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一冊目錄

史地類



## 歷代紀事本末

古史紀年十四卷(甲)自卷八至十四

清 林春溥撰

竹柏山房

○九一 〇〇一

## 歷代史評

閱史邨視四卷續一卷

清 李 燾撰

顏 李

○九一 〇八九

## 歷代史話

志遠齋史話六卷

清 楊以貞撰

暢 園

○九一 一二一

## 先秦史——尚書

尚書要義卷七至九

宋 魏了翁撰

宛 委 選

○九一 一六七

金氏尚書注十二卷

宋 金履祥撰

辛 園

○九一 二〇三

書經詮義十二卷卷首二卷(乙)自卷首至卷九

清 汪 紱撰

汪 雙 池 中 研 所

○九一 四〇九



古史紀年下



帝幸下

四十二年

原註周武王元年。案孔鯨對欲皇南謚之徒。年不復改元。微明其卒父業以求合夢齡之說者。屬誣矣。歐公辨之詳矣。紀年於此紀元獨得其正。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

大戴記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

古史紀年卷八

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劔弓矛為銘焉呂氏春秋曰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怠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維敬口生詭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金匱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陰謀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

自照者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

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

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後漢書注引杖之書曰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

茶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金匱書履曰行必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杖自食戒之愉愉則逃除謀德銘

悲沈瀆致非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

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

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金匱書戶曰

之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金匱

則興倍德則崩金匱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

書鋒曰忍之須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怠自

過予之銘曰造予造予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

聞以戒後世子孫御覽引金匱書王書冠曰能以著首

急職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曰敬遇賓客貴

賤無二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說書視曰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譏言無得汙白書并引原泉滑滑連早則絕取事

有常風教有節後漢書注引凡之書曰安無怠危存無

忘仁誠若女丁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御覽引筆銘曰毫

毛茂茂陷水不可脫陷文不活筮銘曰馬○周書序曰文

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維王元祀一

古史紀年卷八

二

曰維勢是輔維禱是祐五日盤游安居枝葉維落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為本以義為術以信為動以成為心以決為計以節為勝務在審時紀綱為序和均口里以匡辛若見寇口威靡適無口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鬪故曰彘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大開武曰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鄴密命訪于周公旦人稱歷曰已卯又王崩明月王在鄴密命訪于周公旦年武王即位新歷孟春定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與今本歲異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惟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

古史紀年卷八

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在門四詔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九因一神不饗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逐九敵有勝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

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與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有女子化為丈夫

墨子曰至乎商王紂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潛潭巴曰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天子獨居京房曰女化為男茲謂陰昌賤人為政其國必亡

古史紀年卷八

四十二年

周書小開武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足七順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

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時候天視可監  
時不失以知吉凶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  
時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

春大閱

拾遺記曰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  
史記曰申元孫曰中滿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  
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弟曰季勝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  
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寰宇記絳州正平縣有蜚廉城蜚  
廉事紂所居又蒲州龍門縣南七里亦有蜚廉故城  
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  
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  
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  
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  
諸侯滅其烽燧

古史紀年卷八

五

嶢山崩

淮南子曰當紂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初學記引作嶢山在藍田縣南

藍田縣南  
二十里

四十四年武王三年

周書序曰武王許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維王三祀

二月丙辰朔大衍應引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

朕聞曰何修非躬躬有四位九德何擇非人人有十茲

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

以貴物物周為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

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象以備改口以庸庶

格懷惠四位一日定二日正三日靜四日敬九德一孝

子二愉梯三慈惠四忠恕五中正六恭遜七寬宏八溫

直九兼武十姦一窮口千靜二酒行千理三辯惠千智

四移潔千清五死勇千武六展允千信七比譽千讓八

阿眾千名九專愚千果十愎孤千貞十散一廢口口口

口行乃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願弗憂其圖六極

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為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

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

親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

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信既極矣

嗜欲口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周公拜

手稽首與曰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拜曰格

而言上設榮祿不患莫仁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

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為

常

古史紀年卷八

六

西伯發伐黎

前編曰紂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

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為

賜文王得專征伐若崇若密須率西方諸侯也自關河

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故諸儒皆以為

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者傳記武王伐紂曰西伯軍

至有水又曰西伯將焉之蓋武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

其稱西伯

有自來矣

書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戡黎周書序曰商謀啟平周人將與師以承之作鄴  
呼商其威幸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周公  
日時至矣乃與師循故○案鄴謀序與戡黎序相似當  
即戡黎也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  
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曰紂時災異繁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  
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四十七年 武王丙寅向擊出奔周

呂氏春秋曰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  
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為政賞罰無方不  
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淮南子曰  
太史公向擊先歸文王  
暮年而紂乃亡○說異  
四十八年 武王庚寅見

古史紀年卷八

七

周書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徐廣曰夷  
羊怪物也飛鴻蟻蠓也 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免生角是

甲兵將興之兆

二日並出

墨子曰紂時夜中十日呂氏春秋曰晝見星天雨血荆  
州占曰兩日俱出是謂亂明淮南子曰武王蔭暘人於  
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五十一年 武王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

王十年夏正也然史以爲九年說不同  
蓋猶是商正也然史以爲九年說不同  
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於畢大誓鄭注曰周四月  
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書序曰武王將起師伐  
商寤有商獻作寤敵維四月朔王告徵召周公旦曰嗚  
呼謀泄哉今朕病有商驚予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  
王不兄戒乃不與憂其深矣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

人維庸攻其命春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威和遠  
敵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予謀食不驕不吝時乃無  
之葆威而巳余維與汝監誓 東觀兵至於盟津徐廣曰  
武王死九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與今本異越絕書曰  
武王死九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與今本異越絕書曰  
武王死九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與今本異越絕書曰

武王自稱太子發 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  
告司馬論衡曰師尚父為司徒司空諸節魯世家曰齊  
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

以定其功遂與師 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  
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案不葬之說  
與九年祭畢諸自相抵牾汲冢書又師尚父號曰總爾  
以叩馬之諫在武王十三年渡河時

古史紀年卷八

八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齊世家曰師尚父左杖黃鉞  
庶云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

聲魄云文與此小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一紂志曰孟縣在懷慶府城南六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越絕書曰

王賢之未敢伐也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史宋世家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家語曰微子啟帝乙之

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子名子封之庶兄也  
微子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又博州聊城縣亦有微子城  
紂之庶兄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封邑於此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曰殷不



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  
 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  
 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讎今殷其  
 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太師少師我  
 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隴如之何其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災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舊有位人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  
 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殷本紀曰微子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新論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  
 清以比干曰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家  
 注曰比干四月四日紂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路史  
 曰生未旬所本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  
 韋昭洞歷記曰紂無道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比干作秣馬金闕歌

古史紀年卷八 九

比干觀其心正義引括地志曰比干見微子去箕子在  
 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  
 何以自諫比干曰修善之行仁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  
 人心有竅信諸遠殺比干以視其胎箕子懼乃詳狂為  
 也世紀曰紂制比干妻以視其胎箕子懼乃詳狂為  
 奴紂又囚之韓詩外傳曰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  
 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宋世家  
 曰紂為淫洗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斃於民吾不忍為  
 也乃被髮佯狂而去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  
 箕子操戶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  
 免也○案宋世家謂比干姓何幸乃直言諫紂紂怒則  
 君有過而紂不聽則死紂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紂有過  
 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紂有過  
 子三諫不聽則死而紂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其次弟與紀年合而  
 與本紀不同今考微子之去實問於父師少師父師即  
 紂地志以比干之死最殷之太師名少師周本紀見乃  
 持其祭樂器奔周

五十二年武王十 庚寅周始伐殷大衍歷曰竹書十一年  
 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今案出師在  
 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通成君之歲則十三年也  
 史記曰居二年開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  
 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太公金匱曰太師少師  
 史向擊其圍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  
 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  
 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呂氏春秋  
 曰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其亂甚矣矣賢者出走矣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矣賢者出走矣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矣賢者出走矣武  
 武王曰命口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  
 矣周書序曰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  
 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順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  
 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彼心有四佐不和曰

古史紀年卷八 十

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  
 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  
 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  
 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  
 爭曰弱參和曰彊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  
 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  
 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  
 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  
 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肅  
 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眾伯  
 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

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撻擻則不和均佐肅敬而無留  
留則無成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  
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  
一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秋周師次于鮮原

周書序曰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口衆作和寤  
武第二篇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地也近州之  
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  
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  
賄賄無成事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  
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德降為則振于四方  
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

古史紀年卷八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從周  
師伐殷

國語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史記曰武王伐紂吹律聽

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在鶉火九年而崩再期

日在析木其七度是夕也月在天駟在鶉火九年而崩再期

始見大新曆曰竹書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先儒

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初月辰在房四度又

三子辰星夕見在斗柄星也初月辰在房四度又

或於師所凡月或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于辰旁死魄

進由建星之末應牽牛須女涉顛項是時辰星與周師俱  
津而辰星伏於天龜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  
維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案大衍歷  
之說實據竹書其年為核十月月朔較三統前一日以後  
皆合正月庚寅朔其年距甲子十月月朔較三統前一日以後  
得周正月庚寅朔其年距甲子十月月朔較三統前一日以後  
年正月庚寅朔其年距甲子十月月朔較三統前一日以後  
甲子見於武成世傳者甚詳并依三統推之說此後書武  
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二日統推為周正月也越翼日

癸巳日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史記曰武王將伐紂

公盡糧唯太公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又曰乃  
以東伐紂右今注曰武王伐紂周書武寤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約期于牧按用師旅商  
不足滅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尹氏

古史紀年卷八

海惟乃永寧書大傳曰惟丙午日十六王逮師三統歷曰

惟十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紂案是月無丙辰當為丙午前師乃鼓鼙躁師乃

愾前歌後舞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鮪水水經曰河水又

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  
陽城山在今孟津縣西南百餘里當為未至孟津前二

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呂氏春秋曰武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戊午二十日師渡孟津增

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案書序年月正與竹書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方與紀要曰孟津舊縣在今縣東

武王伐紂由此濟河作泰誓三篇泰誓上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釋文曰泰誓年月不與序相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越我御士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

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

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

古史紀年卷八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未渡武成曰既戊午

師渡孟津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

操黃鉞右秉白旄曠目而揚之日余任天下誰敢害吾

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

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泰誓中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

以師畢會王乃狗師而誓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顧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

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鑿惟不遠在彼

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勅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古史紀年卷八

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此既渡洵作○史記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於東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

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

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維泰誓下曰時厥明

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十九日泰誓下曰時厥明

己未晦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

降時喪爾其攷攷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

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  
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原註湯滅夏以至於受通志紂三十三年經二十九王

史世原註紂癸亥終庚寅○史殷

表同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本紀裴駟引汲冢紀年文同

易稽覽圖亦云殷四百九十六年今以本書核之自湯

至受實三十王起癸亥終庚寅實五百八年於數不合

殊不可解案左傳王孫滿稱商祀六百三統歷世紀並

云六百二十九年其各上年數其見通志大衍歷不計

代夏之年為六百二十八年蓋較紀年多周二甲子似

為得之而經世前編並云六百四十四年未知何據商

歷又作四百五十八年

古史紀年卷八終

古史紀年卷八

五

周武王

原註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伐殷清水注引同○召氏春秋曰

年而成甲子之事與紀年合國策曰文王拘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案在今懷慶府東南

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

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

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案在

武縣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隨

東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隨大風折旂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落兵也風霧而乘以大雨水平

地而雷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酒兵也下

利以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鄒

擊象案左傳鄒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鄒

兵忌案左傳鄒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鄒

而迎太歲淮南子曰星出至汜而汜汜而水案至

水出汜水縣南四十里方山縣南至懷而懷案懷有武

西二十里為偃師縣界在河之南今輝縣北七里屬河南

屬河北至其頭而山隧案山今輝縣北七里屬河南

就相率桑林官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俎案

乎哉此下皆所謂道也以此紹般是相亂易暴也吾聞

下閭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

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

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案戚今

古史紀年卷九

五里屬大名府在衛案今屬河南暮宿於百泉案今屬河南

於牧之野孔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疏引皇朝

日在朝歌南七十里孔晁謂去朝歌二十里郡國志朝

歌南有牧野注云去縣十七里寰宇記衛州汲縣本紂

之都近郊十三里武案王戰於牧野即其地

二月癸亥日陳于商郊增

書武成曰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國語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案紂紂子曰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

之億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書序作戎車

三百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歡樂鼓舞以待旦案紂曰舞莫重於武宿夜皇侃以為

甲子敗之于野案此以名曲論衛曰太公陰謀書武

史記曰二月甲子昧爽世傳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

乃誓案齊世家作十一年正月甲子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纘彭濮人案

巴蜀勇銳歌舞以凌般人倒戈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矛予其誓古人有言化雞無晨化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

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

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尚桓桓如虎如龍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  
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  
車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呂氏春秋曰武王以六師伐  
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子武庚  
陳於商郊起於黃鳥至於赤岸淮南五曰師起客關至  
浦水士德有餘萬六韜曰紂之卒握髮流湯者十八人  
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國人圍紂於洹水  
將甲與周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  
流王為難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  
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  
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子武庚  
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新書曰紂陳其左應右應鼓  
之不前皆還其刃願以紂也書大傳曰紂之卒輻分  
紂之車五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墨子曰武王與  
當戰之時十日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於上風雨擊於中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古史紀年卷九

玉自燔於火而死世傳曰紂以自焚凡紂有庶告焚于  
四千五日武王乃俾身厚以自焚凡紂有庶告焚于  
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注云紂身不盡

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其

史記曰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侯畢拜武王武王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書大傳曰紂死武王

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何聞之也愛人者

兼其屋上之鳥不愛人者及其骨餘何聞之也愛人者

名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

敵母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

之也各安其位各田其母故毋新惟仁之商國百姓

親何如武王曰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

咸待於郊世紀曰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

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

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休

志在除賊是非天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不惡

人焉海內諸惡見不怒見於武王使羣臣告諸商  
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於武王使羣臣告諸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孟子曰王曰無畏  
也若崩厥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克殷解以黃鉞斬紂頭曰武

親射紂之頭縣大白之旗新書曰紂走還於鹿臺

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趨紂之官

乃使人誅而守之民捧帷而入提石之者皆進趨紂之官

此說近理淮南子曰紂拘於羑里而不反其過而悔不

誅文王於羑里是又未死也而補龜策傳曰紂不勝敗

而還走聞之象即自殺宜至身死不巳而至紂之嬖妾

二女克殷解作適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劍斬以元鉞殷本紀曰紂已古今在曰太公以元鉞

莫谷河西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世傳曰

紂石北方史記曰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盡廉為

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棹以華氏死遂葬於雷

太山又曰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

遂分天之明古史紀年卷九

其明日乙丑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

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魯世家克殷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劍

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克殷解作

左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齊世家作

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

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墨子曰武王

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

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

明命克殷解作周公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克殷解作周公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武之玉也日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  
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  
王康於色也書大傳曰歸頌宮之女

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宋世家曰武王克殷後子乃持其祭器造

於軍門內紂而左羊右祀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  
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案微子出亡在前安得有面縛  
之事前編從二柏之說謂面縛銜璧者即武庚是也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此時尚未有監之名故第曰相說見後

丁卯日太公望告俘

周書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注云太公受命丁卯望

至告以馘俘孟稱有彼不為臣東

戊辰日追祀文王反商政

古史紀年卷九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注云禦循追祀以地

時日王立政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呂氏春秋曰武

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  
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出  
拘殺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三日之內與謀之政出  
士分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史記曰

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呂氏春秋曰箕子之囚成湯

之廟周書序曰武王既釋箕子呂氏春秋曰成湯

傅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呂氏春秋曰成湯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殷本紀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

命南宮括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

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呂氏春秋曰成湯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呂氏春秋曰成湯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呂氏春秋曰成湯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呂氏春秋曰成湯

大傳曰商民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  
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  
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  
況於復徵乎又漢書鄒陽傳曰聖子封比干之後修學  
歸之墓未

命宗祝享祠於軍周書大聚曰維武王勝殷

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

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

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

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

令縣鄙商旅日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開修道

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

古史紀年卷九

含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

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為邑以

邑為鄉以鄉為閭閭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

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

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

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

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

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立

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

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

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

食費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

食費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

其材商賈趨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賈物益賤賤資賤物出賈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患不效則無窮乏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破溝道路藜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蕪冬發薪蒸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戶此謂仁德曰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故此為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

古史紀年卷九

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命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壬申日 荒新告俘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注云越戲方糾三邑也南宮中縣銘曰惟王命南宮伐反

辛巳日 侯來告俘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注云靡陳糾二邑也辛巳至告以馘

甲申日 百弁告俘

世俘曰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閏二月命陳本伐磨百弁伐宣方新荒伐蜀乙巳告俘增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弁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侯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注云禦大也告以馘俘百弁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弁命伐厲告以馘俘

罷兵行狩

史記曰乃罷兵西歸行狩書序作往記政事作武成世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容齋隨筆作猫麋五千二百三十五容齋作麋麋十有二容齋作麋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

古史紀年卷九

五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容齋麋麋五十麋三十麋三千五百有八注云克紂遂摠其圖所獲禽獸衆多武王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類蓋夏四月壬辰王歸于豐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不巳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問也夫未得勝者惟恐其制之小也巳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精脂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高辭卑讓使其不爭酒肉以通之學以喪其家令類不替高辭卑讓使其財深壘高壁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修其

財深壘高壁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修其



可以持天下弗失... 華山之陽... 放牛于桃林之野... 歸馬于

桃林縣... 示天下弗服... 放牛于桃林之野... 歸馬于

世俘曰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增

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 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

選賢自代... 古史紀年卷九... 上下各得其所

武成曰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序曰賚大封

于廟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釋思

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 黃帝... 之後於陳

之姓使祀虞帝... 子產曰昔虞陶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之賴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齊... 齊... 齊... 齊...

此時必已成人金氏前編謂康叔封衛書無明文而酒  
詰則曰妹邦或先妹邦而後加衛未可知也今從其說  
繫康誥酒誥於武王之世而以梓材一康誥曰王若曰  
簡別為治洛命侯邦之文庶得其實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  
敢侮鰥寡庸庸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以此命能集其民大說  
史記曰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正義曰太伯居海

五十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越春秋曰數年之  
未世衰中國侯王數州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

三其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  
皆耕田太伯卒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

吳越春秋曰太伯曰吾以伯長居是為吳仲雍世木曰  
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

居藩離宋衷曰孰哉仲雍字也左傳子貢曰太伯端委  
以治周禮仲雍謂之陶文身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

也然仲雍卒鄉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子季簡立季簡卒  
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

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  
仲於周之北故夏虛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是

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於吳又封章小子武王追崇武  
王成康所封數百又曰周而同姓五十五左傳成商光

荀子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  
各以次受封如案大紀所載又有封庶叔高於畢季載於

復西至楚道北接漢中極野治其民實直好養上風

德政稱曰周文王封弟康叔定殷墟封為  
庚戌二十柴望大告武成增  
丁未八月十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秦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道會孫周王發不已曾子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  
世俘日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

周三統應引武成云庚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  
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

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  
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

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

周廟

原稿闕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稱有  
 道曾孫周王發不已僭乎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  
 年今移此

世俘曰時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三統歷引武成  
 云庚戌武王燎

廟于周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  
 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二十祀于位用籥于天位統  
 歷引武成云辛

格廟癸丑二十薦殷俘王士百人甲寅二十謁戎殷于  
 牧野乙卯二十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武成云乙  
 卯乃以庶祀斷牛六斷羊二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楚辭注曰  
 武王既誅  
 紂令壞其社以爲天下大社淮南子曰  
 周人之禮其社用粟祀龜葬樹柏其服尚赤

丙辰二十立王世子誦堉

新書曰周后妃世紀曰武王妃太  
 公之女曰邑姜妊成王於身立而不

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

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禮之四賢傍之成王有

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

周書武微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

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

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敬守勿失

命監殷遂狩于管

周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

古史紀年卷九

丙

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江云東謂衛  
 殷謂鄆鄆其畿內爲三國鄆以

曰河內未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鄆以

封于武庚庸管叔尹之術蔡叔尹之術武庚三分其地

三監鄭氏詩譜曰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

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

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世紀曰自殷都以此爲邶衛管叔

監之殷都以西爲邶蔡叔監之殷都以此爲邶衛管叔

之是爲三監諸說五異蔡叔監之殷都以此爲邶衛管叔

之而巳其後封紂於五刑蔡叔監之殷都以此爲邶衛管叔

以封霍叔遂移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衛蔡叔監

監則武庚之封地益無幾矣蓋所以漸殺其勢而防其

畔也又子貢詩傳曰管未封於紂與蔡未霍未康未監  
 殷實則康叔封周書序曰武王既剋商建三監以救其  
 民爲之訓範作大匡三守本服今惟十有三祀  
 以意補之案大匡  
 次在武微之前武微云十二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  
 則此十三祀當爲十二之祀也  
 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周書序  
 曰武王  
 命商王之諸侯咸受厥邦中義告之作商管王若曰告  
 爾伊咎何父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詰命兩在昔後元穀播五穀登禹之績里居獻民今惟新  
亦維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上  
帝弗顯乃命朕甲子克商之命予亦休命爾百姓無罪  
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休命爾百姓無罪  
其有綴芳不令爾百姓無告爾多士其人自敬助天承  
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予惟以先王之德仰  
復正爾肆予明命汝百姓其亦有安處予惟以先王之德仰  
君商庶百姓予則口劉滅之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  
告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

曰知悖則死勇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  
道明道惟法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  
戰惟時祇祇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  
羣正不邇讒邪大官備武小官承長大匡封攝外用和  
大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眾文政曰惟  
古史紀年卷九 十五

十有三祀 當作十二說見前又案紀外幽王末原註云  
武王元年已卯然則通成君數之亦可云十  
也 三祀 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  
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 餘不  
具錄  
作大武樂

呂氏春秋曰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  
武 荀子曰反而定三華假五兵合天下禮樂記曰夫樂  
立辨樂於是武象起而給渡廢矣 禮樂記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  
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云宿夜武曲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

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  
定爾功 左傳以此爲大武首章朱子謂篇  
內已有武王諱非武王時作矣 酌告成大武  
也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川大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功允師 申培詩說曰武  
者爲二成時邁爲三成釐爲  
四成酌爲五成桓爲六成

十三年巢伯來賓  
書序曰巢伯來朝 孔傳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  
湯放桀丁南巢或此是也徐禮曰  
巢偃姓之國今爲縣屬廬州府 芮伯作旅巢命 亡  
秋大有年

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詩序曰桓講武類  
禡也 左傳以爲  
武六章 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  
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古史紀年卷九 十六

王訪于箕子 增  
書序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大傳曰武王勝  
殷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  
因其朝而問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記曰武王已  
克殷後二年問  
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  
存亡國宜告武王亦禮故問以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  
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餘具尚書廣韻引書曰武史  
記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統箋引汲冢周書曰  
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  
新辛錫朕以國關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殲厥邦上隆  
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迩其以  
屬父師案今無此文未知所本

十四年王有疾周公禱于壇壇作金縢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  
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  
某違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

古史紀年卷九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  
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韓非子曰  
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使各以其  
如服衆小以功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書旅旅曰惟克商道遠于九  
作旅葵用訓于王連異記曰東海時有孫竹焉斬  
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博物志曰肅慎氏有  
聖人代立則其樹生皮可為衣周武王時曾遣使  
入貢地理通釋曰肅慎北夷在元菟北二千餘里  
初狩方岳

詩序曰時邁巡守祭告崇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隕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衷  
時之對時周之命

誥于沫邑

書酒誥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詩邶風沫之鄉矣毛  
傳曰沫衛邑正義曰

古史紀年卷九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殊土嗣爾  
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

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放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腴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恨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醒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

古史紀年卷九

九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劫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冬遷九鼎于洛

左傳王孫滿曰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公羊疏之時鼎設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國策顏辛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饒之九鼎所以備者稱此○惟言非實賊哀伯曰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維杜預曰周但營洛邑未有都城義士猶或非之漢書作伯夷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汲冢書曰或告

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為口為萬世之君臣也日然則

今何為口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

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

餓而死遂及俄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韓非子

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下喪服粟記曰伯夷叔齊諫死首

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五穀糞糞宇記蒲州河東縣伯

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又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商之阜以望

商邑周書度邑作微主九牧之師見王武王至於周自

夜不寐度邑作王至于周自鹿周公曰即王所曰曷為

古史紀年卷九

辛

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此

而終之說之矣 麋鹿在牧度邑作夷黃鴻滿野天不

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

亦不賓滅隨巢子作天鬼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

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納延於伊納居易毋

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索隱曰杜預曰

嶽蓋河北太行山鄙 顧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

周居於維杜預曰周自鹿而後去度邑作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

關室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也使我行刑天下之徒我難矣御竟引者  
大傳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深丈餘甲子  
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於門外尚父使人  
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軍使者具以告尚父曰五車  
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尚父各以其名進之五  
神皆驚相

十六年箕子來朝

後漢書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

又置八條之教前漢書曰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贖  
奴文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  
猶羞之遂取無所警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史記曰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

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古史紀年卷九

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詩白駒曰皎皎

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

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鄭氏以  
白駒為饒箕子之詩是也

秋王師滅蒲姑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括地志曰蒲姑故城在青  
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又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周書序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

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政

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

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眾疑德無舉士質

上無遠齊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

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嗚

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長小子于位質

維永寧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路史前編引並作五十四文  
此多

周書作維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錡于岐周明

堂曰克紂六年而武王崩並與紀  
年合世紀曰武王定位元

古史紀年卷九

年乙酉六年庚寅崩年數同而甲子異又封禪書云武  
王位四年而崩風引鄭氏以武王葬後二年崩在  
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  
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武王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  
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通志經  
世前編亦云即位七年要以周書為實錄

古史紀年卷九終



成王原註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康成謂武王崩

注引真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居冢宰攝政

以治天下周記曰成王幼周公恐諸侯畔

伯禽新書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史記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與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與不說周公周

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般於是召公

乃說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

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顯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

身以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一動天

序曰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成王元

年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速播以輔王

其敬天命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九

功一賓好在筭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

五神巫動眾六盡哀民置七荒樂無別八無徇破教九

任謀生詐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正父登過

四機父登失五口口口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內則順

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日明王王拜曰允哉余小子

命魯侯禽父出就國增

三統歷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於魯之

歲也案三統歷以周公七年反政其明年方為成王元

徐並年於紀年則作費普則其就封魯在武王之崩與

公以下均有確年伯禽之前諸王史無年數惟魯世家載考

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逆數至伯禽元年適當紀年周

成王之元年可見紀年所載史記曰周公攝行政當國

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

伯禽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

橋二子往觀之見橋實高而木焉名曰梓二子復

往觀焉見梓實晉晉而南而循反以告商子曰梓者

子道也二子明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據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

周公禽於魯乃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許子作吾所

十人選賢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

天下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曰伯禽將辭去周

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樂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

尊德也又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

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

諱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威下無以

上通巧後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

後說苑南宮邊子曰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

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周書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注曰路廢左門曰闕門會羣門

據序當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人罔

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

大我聞在昔有國誓哲同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

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

王家乃方求猶旁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

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

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用能承天嘏命百

姓兆民罔不茂在王庭王國用寧小人用格戎兵克慎

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士丕承萬子孫用未被先

王之靈光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

于非夷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詳

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維作誣以對俾無依

無助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乃

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命

用違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稽天用弗保婚夫先受矜罰

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

一人憂譬若衆敗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周書作雒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三十里序曰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于後作

諡法維周公曰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

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

已名生于人民無能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

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賞

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

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疆理直曰武威疆敵德曰武克

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

事堅固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苾親之闕

曰恭尊賢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

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

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博聞多能曰憲聰明敏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

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

曰孝大慮行節曰考執心克莊曰齊齊輔供就曰齊豐

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

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

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疆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

德考衆曰靜恭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管

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

義行剛曰景著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

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猛以剛果曰威猛以彊果曰威彊  
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  
曰桓道德純備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  
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  
曰慧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  
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  
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  
殺秉政曰夷安民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  
曰懷夙夜善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  
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避業  
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  
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惑曰戴死而志成

古史紀年卷十 五

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  
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  
曰殤不顧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年中早夭曰悼恐  
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悞悞遂過曰刺外內從亂  
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  
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  
曰哀蚤孤隕位曰幽雅過不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克  
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遠禮  
曰煬好內怠政曰煬肆行勞神曰煬醜心動懼曰甄威  
德剛武曰圍善聞周達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  
曰懲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譽心  
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棟名  
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辰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  
曰醜德正應和曰莫勤施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  
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果遠  
曰趕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  
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  
曰長愛民枉刑曰克嗇于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  
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  
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  
方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  
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  
內德爲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古史紀年卷十 六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  
也胡大也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蹇過也錫與也典常  
也肆放也穰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  
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  
也彌久也

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見述異記在成王元年

越絕書曰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  
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  
家給人足禾黍茂美御覽文選注並引書大傳曰使人周公輔幼主不於功賞茂生  
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

秋王加元服

家語曰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

示為君也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命祝雍作

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

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亦見大戴禮其頌曰令月吉

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

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武庚以殷叛

書大傳曰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王奄君溥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

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子

貢詩傳曰管未封於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

周公康未諫不聽後漢書蘇竟傳曰周公善康叔三未

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

百史紀年卷十 七

匹夫不可奪志也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未以

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

北門三未菁周公邶人風之賦牆有茨三未以殷畔遂

伐衛邶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申培詩說曰芄蘭刺

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

庚作亂衛世家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

周文公出居于東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孔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

告我先王成周道告我先王史記曰周公乃告大公望召

封於魯周文公居東二年墨子耕柱曰周公曰非關叔辭

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讓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逃狩

於洹則罪人斯得宋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嘗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

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子貢詩傳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觀

案詩傳書傳史記王肅皆以居東為東征時成王方

疑周公豈有不待命而專征之理故朱子從鄭說然

鄭謂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

乃避居東都公之屬黨與知將攝者亦皆奔亡明年

乃為成王所得公乃為鴟鴞之詩放其屬臣而以三

監之叛在王迎周公歸攝之後則皆臆說誣妄不合

事情考是時武庚欲攻成周故周公居東都以備之

從容坐鎮是之謂居攝攝政之權是之謂辟而伯禽

就封亦所以備淮徐之變第云避嫌遠謗置身事外

猶非知周公者也

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邾以叛

周書作維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釋史引作

勢內據周公之子其意又在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

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避而起也周公召公

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史記曰管蔡作亂淮夷畔周公乃

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山是得  
征伐為大國都營至又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  
陝以西召公之居東其即分陝然 史記曰伯禽即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 書序曰魯侯

徐夷並興東郊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 禮會子問子  
不謂作費誓之事無詳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曰伯禽封魯有徐戎  
之難曰為母喪也作盼誓 作解又作費 曰陳爾甲冑

無敢不善無敢傷格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  
復之無敢寇攘踰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蕘糗糧

楨餘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漢書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 蓋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升  
疎父之難伯禽珍淮夷之亂 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

古史紀年卷十 九

金縢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序曰鴟  
鴞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子貢詩傳

魯般申始說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  
野注引韓詩說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  
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築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

有子則死有則則破是其病也 王亦未敢謂公秋大  
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

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開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  
申培說曰伐柯管叔以殷圖衛大夫讓迎周公乃作此  
詩九靈周公歸自東也子貢傳曰周公歸于周魯人彼

留之弗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斯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史記曰成王少時  
亦歲其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好神命者乃且也  
王發府見周公禮書 乃泣反周公說異

遂伐殷 作雒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 傳曰客有見周公者  
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客在內即言  
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禽禽徐言則不聞言  
乎將毋周公曰唯唯也明日與師而誨禽禽徐言則不聞言  
乎將毋周公曰唯唯也明日與師而誨禽禽徐言則不聞言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史記作周公乃奉  
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

迪民康劔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古史紀年卷十 十

迪民康劔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古史紀年卷十 十一

迪民康劔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古史紀年卷十 十二

迪民康劔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古史紀年卷十 十三

迪民康劔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  
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  
丕基王曰嗚呼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業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日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  
不越卯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  
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古史紀年卷十

上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業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敵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既  
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作雒曰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  
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書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左傳子魚曰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  
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家語曰唯微子先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祇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史記曰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  
來見祖廟也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  
薪薪禾黍之繩繩也曰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

古史紀年卷十

上

謂之麥秀歌曰麥秀薈薈兮禾黍繩繩彼狡童史記  
分不我好仇案史記以此為其子所作未知孰是  
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  
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遷殷民于衛

作雒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  
遷于九畢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東管蔡世家  
民為二其一封微子殷于宋其一封康叔為衛君實字  
記曰濮州殷時為魯內地周時為三監地及管蔡廢黜  
封康叔以為衛侯左傳子魚曰成王遷建明德以藩屏  
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士以供王職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于般虛史記曰成王以武庚般餘民封康叔為衛

為周司寇賜衛寶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前編謂成王

以殷餘民益封康叔是也

遂伐奄滅蒲姑案蒲姑已滅於武王十六

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樞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

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

諸侯國此地地理志現邪姑幕縣應邵曰薄姑氏至周

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史記曰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詩譜曰武王封呂望於齊地

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城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維海之野

古史紀年卷十

四年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

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案是詩首

衣按衣侯也次章果臝耀耀是秋候三章酒掃穹室是

冬候皆彼此思念之辭至木章倉庚于飛則春候矣其

初春至錄

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嬖嬖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

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嗣王謀

于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淮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也詩世本古義曰戴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戴見辟王

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中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

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

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來

助祭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夏四月初嘗麥

周書序曰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詩序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作嘗麥維四年孟夏王初祈

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御覽引作王初祈禱是月王

命大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

階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

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即居于戶

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容

階作筭執筭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

作筭筭告太宗王命祕作筭許諾乃北向籙書于

兩楹之間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

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路史作

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

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

古史紀年卷十

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疑是甲名  
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子殷當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  
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令我  
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  
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鳴  
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  
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  
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鬻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  
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策刑書

古史紀年卷十

五

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乃降大正坐舉  
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  
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  
百享士師用受其載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  
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  
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載以爲之  
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穡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  
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  
作本典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  
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  
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  
知故問伯父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

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  
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  
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  
可則曰曰至民知常利之道則國疆均分以利之則民  
安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  
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是故奏  
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  
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工師代淮夷遂入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史記作殘奄 作成王政篇七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古史紀年卷十

其

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篇七○史記作薄姑案孟子云

夏五月王至自奄遷般民于洛邑

書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惟五月丁  
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  
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  
勤乃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遂營成周

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年建侯衛書王義引作建衛侯以爲封康叔康叔職方解

百里爲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爲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古史紀年卷十

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案成周與洛邑異地晉地道志

陽即成周河南即洛邑也左傳桓二年遷九鼎于郊注

杜預云雒邑謂之成周也左傳成王定鼎于郊注

所稱是也又左傳成王成周以爲東都洛誥孔傳曰

周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並卜之是成

周即東都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並卜之是成

周即東都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並卜之是成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

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石鼓文曰我

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爰獵爰

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肉弓茲以時我驅

其時其來越越越矣矣即御即時鹿鹿越越其

來大空我驅其僕其來越越射其翹或作屬一汗也泛

泛承彼淖朝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鯨其游

越越白魚鱗鱗其殖底鮮黃白其編有鮒有鮓其胡孔

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

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史記曰魯公

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澤也伯禽之初受

其幣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

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

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

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乎易近民必歸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望於齊周公旦曰魯親親上恩太

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

也呂氏

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鹿鹿雉兔其原有旆其戎奔奔大

車出洛惡獸白臭或作吳或云古老反白澤獸

勿射多庶越越君子乃樂三帥彼鑿車忽速填如秀弓



越越六馬射之簇簇有驅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

禽奉雉我兔允異四弟我來自東古文苑有漢漢二字雷雨奔流逆

湧盈盈潔陞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也洎淒二字古文苑俱有重

文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連維舟以道或陰

或陽扱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

乃事第五宣猷作原作周導適我辭攸除帥彼阪舊作田

莽薛氏為世里希微微薛氏乃啓漆栗柞械其拔機

楷庸庸或作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旂斃斃薛氏作憂

水蓋導旨樹幽晤第六徒御嘽嘽然而師旅薛氏云下

然會同有釋以左施氏云下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

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吁鄭氏音吁薛來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第七

古史紀年卷十 九

彼走驕驕馬庶哲華華雉位多庶微我師氏靈靈

文武可其一之第八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

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

迪章氏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駮駮右驂駮潘氏

駮駮以奕汝不執德旆翰黎黎旂旂旂施公謂大來余

及如茲邑曷不余及第九虞人憐亟朝夕傲惕載西載北

勿掩勿伐若或云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莚祖告于大

視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庶鹿原隰既坦

疆理籒籒或作籒籒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有始

周爰止于是第十右從揚升菴本郭宗昌金石記曰

真如岳峙不可復城郭謂為文後及駮駮三疑

皆替說述謬不足與辨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

詩真如少君古強之徒曾日請其事也馬子卿以為字

文周時作 ○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

荆蠻置茅菴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楚世家曰

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季連姓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

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曰季連

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既出自熊渠

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案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

見於鬻子與史異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

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左傳楚子革

熊繹在荆山單路蓋蠻以處荆山在丹陽楚子能繹

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左傳楚靈王曰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

古史紀年卷十 三

朝諸侯于明堂增

周書序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周

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說苑曰周公踐

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

入告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日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

其國大夫告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其君歸也乃召

也何居之深遠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而見我之明也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天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序天子之

位負斧展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而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  
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  
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明堂方百  
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  
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  
推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  
室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大戴禮曰明堂者  
古有之也尺九室一室而右有四八殿三十六戶七十  
二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也白綴  
廂也室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室室四  
戶戶二廂其宮方三百步在郊三十里周時德澤治  
下之潤澤大以爲宮柱名爲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  
節也然或以爲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鑲示民知  
柱表其倫實也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

古史紀年卷十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史記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  
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荀子曰  
負最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尸子曰周公旦踐東宮履乘  
石祀明堂殿爲天子七年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上執養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殺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呂  
氏春秋曰所朝於窮巷之中棄羈之下者七十及七年  
人聖子曰周公旦朝諸書百篇久見七十二士  
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春二月王如豐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惟

二月既望大衍歷曰周公攝政七年  
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越六日乙未二十王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以遷都之事  
至父王禱告文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甲辰惟丙午  
册三越三日戊申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日一位成若翼日乙卯日二周公朝至于洛則  
達觀于新邑營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子明辟玉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我乃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惟洛  
食作來以圖及瀾水孔傳曰瀾水東瀾水西今河南城  
也瀾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案  
至而卜成周史記以爲復卜申視抑或召公卜洛邑  
周公卜成周史記以爲復卜申視抑或召公卜洛邑  
三日丁巳十四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十五乃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古史紀年卷十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孔疏曰十  
六日己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周書序曰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  
都伊洛作維作維曰周公將作維樂優游  
于土中四方民大和會之三年不能作君子其言而  
不見從取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  
作恐不能揚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力役且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晉書東  
晉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  
波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此錯簡蘇氏以爲洛誥之序前  
編定爲梓材之序釋史從前編召誥曰越七

日甲子二十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謂編  
王命爲書誥命庶殷帥多士之書也書序曰成周既成

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

邑洛用誥商士士王若曰猷咨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行  
後無我怨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今予惟不  
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方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  
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日召  
厥命厥庶梓材曰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  
厥庶不厥庶不梓材曰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  
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古史紀年卷十

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  
其塗墍若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今王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逃民用懌先王受命已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謂吳氏  
其效以下似洛語之文蔡氏謂自古王以下乃人臣告  
君之語金仁山謂其為召語所謂命侯甸男邦伯之辭  
其序錯簡在肅語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釋史從  
之今按其語意亦不甚合始有其說使覽者詳之

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管成周改正朔周昔序曰周公正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長微陽動于黃  
泉陰降修丁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舒  
木萌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  
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應舍于十有二辰

終則復始是謂日月維與周止歲首數起于時一而成  
十仲季以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  
有孟仲季以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  
驚蟄春分清明立夏芒種夏至大暑立秋處暑  
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立秋處暑  
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服號其法在商湯  
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改元之時是以夏商皆以  
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之月為改元之時是以夏商皆以  
于政又曰漢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夏商之時訓以垂  
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又五日  
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又五日  
鳥至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

古史紀年卷十

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  
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  
歸又五日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  
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霜降之日鶡鴉鳴又五日  
大水化為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鶡鴉鳴又五日  
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鶡鴉鳴又五日  
見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始雊霜降之日鶡鴉鳴又五日  
雪之日虹藏又五日雀入大水為雉又五日雉始雊霜降之日  
雁北向又五日鶉始鳴又五日雀入大水為雉又五日雉始雊  
二月賦政之法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  
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  
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  
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詩序曰  
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諸侯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  
朝諸侯率以祊文王焉諸侯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  
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予乎此蓋先君

文武之風也夫召誥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陞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陞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魯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古史紀年卷十

五

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右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悼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汝于非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悼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茲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

古史紀年卷十

五

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悼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倅來愆殷乃命寧予以和惣二白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禮傳三統歷並以爲十二月戊辰在三月二十五日則十二月晦不有戊辰而承爲仲冬之祭當在十一月與作册逸誥非必一時疏謂是年閏九月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禪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史補較年月於終蓋云周公攝政之七年十二月也吳氏以爲

周公自留洛之

後七年而襄非

冬王歸自東都

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

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

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鎬處西都

立高圉廟

國語展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成王下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昨親政

書孔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立政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嗚呼其在受德替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古史紀年卷十一

作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故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嗚呼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其克詰衛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書序曰成王訪周公以民

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王曰嗚呼大師朕維

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憐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

古史紀年卷十一

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詔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燥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

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辨曰有慮者也  
難決以物難說以守大難作難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  
止曰愚依人也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  
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  
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為喜非奪  
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屏言  
而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妒誣者也微而能  
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  
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  
謂考言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氣氣初  
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心氣華  
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

古史紀年卷十一

三

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  
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  
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  
視聲四曰民有五氣喜怒哀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  
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  
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  
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焉然以侮欲色嫗然以  
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  
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  
有可新大難作難之色誠潔必有難汗之色誠靜必有可信  
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儻曼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  
聽此之謂觀色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

其偽以攻其名有隱于仁賢者有隱于智理者有隱于  
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  
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與得小讓而爭大言願  
同與願以為質偽愛以為忠尊其德以改其名如此隱於  
仁賢者也前總唱功慮誠弗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  
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辭而不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  
人以言竭而弗終問而不對佯為不窮口貌而有餘假  
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  
口言以為廉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並稱其說以詐臨  
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  
物不誠於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  
孝者也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

古史紀年卷十一

四

重己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眾而  
貌克如此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  
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言  
忠行夷爭靡及私口弗求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  
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招身立方而能遂曰有  
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  
弗德曰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  
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  
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  
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毀廉潔  
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虛以待命不召不至  
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

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口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口隱遠而不舍曰交友者也志色辭氣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大戴作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不回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古史紀年卷十一 五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分于少皞之虛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案齊與魯武王時至是滅蒲姑而益封齊滅三監而益封衛滅奄而益封魯六族之分卽遷庶殷之事也時太公猶在而後爲齊侯者盧文昭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是已史記曰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回百里親親之義衰有德也

作象舞

呂氏春秋曰成王立般人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淮南子曰周人之樂大武三象棘下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申培說以於明堂而奏象舞之詩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日堂卽詩騶虞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唐杜二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今京兆杜縣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卽堯裔子所封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簋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籥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世本古義曰有曾成王大禘也合諸樂於太廟奏以定爲大禘者以楚茨禘嘗之詩也則有祝祭于禘之語信南山禘烝之詩也則有是烝是享之文而此詩但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意者其卽此時乎春秋繁露曰周公輔成王作泂樂以奉天

古史紀年卷十一 六

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書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史記肅慎作息篇亡○疏曰樂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史記曰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



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呂覽說苑並云周公請之成王

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

為大甲以封于晉姜氏曰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關伯

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人饗國三十一王晉史之記曰唐

如商數將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詩譜曰其封域在禹

西太原大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左傳子魚曰分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左傳周景王曰密須

也唐叔受之以處參墟巨有戎狄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越裳氏來朝

說苑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

古史紀年卷十一 七

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書大傳曰披而後三年

周越裳氏重譯而朝書大傳曰周公若攝六年越裳以

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

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

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諱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

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韓詩外

不波溢也三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

敬受其所以來矣神以薦於宗廟琴操曰遂受先王之

文王之廟初語曰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貢

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綠化而應論衡曰周時天下太平

越裳獻白雉後人貢草進六角牛古今注曰使者逃其歸

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

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拜年而至其國

錄前泥離來朝增

拾遺記曰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王接以外

賓禮也

周文公出居于豐

書大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三年之後周公老

於豐政此當有誤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書序曰周公作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周公曰繼自今嗣王

則其無浮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大紀繫之

為君興立政洛諸諸德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十一

孺幼小之稱而無遠獨無知其為最後也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魯世家曰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書序作

同異母同穎書序作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

於東土作餽禾書序作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書序

周紀作嘉禾周本紀曰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

故初作大誥次作康誥周本紀曰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

封唐安得有唐叔歸後於康叔周公陳征時叔虞尚未

禾之事其誤無疑

綱海塗國獻鳳雛見拾遺記在成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源註約案周平公即周君考周之子伯禽之弟案說本齊家成

書序曰周公既沒年與紀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左傳富辰曰刊晉應韓武之穆也水經注曰聖水徑方

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王錫韓侯其追其貆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

有韓侯城郡縣志曰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

古史紀年卷

九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附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見拾遺記在成

十四年齊師圍曲城克之舊作秦師誤時秦

晏子春秋曰先君丁公伐曲城勝之郡國志曰東萊有

曲城

冬洛邑告成

周書作雒曰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博物志

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之大湊郡國志

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制郊甸方六百里

詩譜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

在兩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開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國西土為方千里地理志曰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

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

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

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王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

中央壘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

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宮

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

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廡

應門庫臺元閭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史記曰辛酉築居九

四方入貢道里均水經注引京相璠曰邾山名邾地名

也卜年定鼎為王之東邾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

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鼎中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鳳凰見遠有事于河

原註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葦莖生

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王退俟于日昃宋符瑞志作

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

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

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

言自周公迄于秦漢盛衰之符據此知非麒麟遊苑鳳

鳳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

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亦見宋符

神鳳操以此歌為

十九年王巡狩侯命方岳召康公從

管子曰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史記曰周德之治維成王  
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史記曰既細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本書與王禮

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書周官曰惟周王撫

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古史紀年卷十一

十一

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宗伯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

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埒利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

陟

黜豐侯

左傳富辰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杜註豐國在路史注

曰三禮圖云射為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各其君以酒

亡國戴孟以戒酒故崔駟酒箴云豐侯沈酒荷器負缶

自僂於世圖形戒後

二十二年除治象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世紀

曰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

九百二十三人周之極盛也

周文公薨于豐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

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

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負展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

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

古史紀年卷十一

十一

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應劭曰周公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

括地志曰周公墓在雍州從文王以示予小子不敢臣

周公也書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於是成王

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

也大傳略同案史記於周公卒後敘入金滕風雷之變

兩以風成王乃不葬周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至漢書

災論衡稱儒者之說亦然大抵金

二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魯在十三年時周公

禮胡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梘棗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周書序曰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

古史紀年卷十一

十一

厥後作王會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絕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絕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注郭叔也掌為天子綦帶焉絕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于內者堂後東北為赤帟焉浴

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元毘宗馬十二王元繚璧綦十二參方元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元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及閭周公旦鄭康曰平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氈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則鳴曰在子揚州馬揚州馬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若俞人雖馬注雖馬當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騊青丘狐九尾周頭輝輝輝者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驢背有兩角東越海禽歐人蟬蛇蟬蛇食之美於越納姊妹珍且歐文蜃其人元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鞞鞞案

古史紀年卷十一

西

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滋白滋白者若白馬央林以會耳會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注央林戎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騊吾乘之曰行千里部注六韜云紂囚文王問天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周書曰夾林會耳大傳謂之任獸書大傳曰西伯因紂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閉尾倍其身名曰廣據此則會耳即北唐以聞騊虞而夾林於陵氏並夾林之異文也樓煩以星施星施者以麟麟者仁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鳩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丹沙下即澗也夷用闌木注木生水中色鐵康民以桴苴桴苴者其宜如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上層翁其目食人都郭生生欺羽人面能言奇幹奇幹善

芳善芳者頭若雄雞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謂高句

嘍羊嘍羊者羊獨鹿叩叩鹿也善孤竹距虛距虛野獸

不令支元貌不屠何青熊東胡黃隈山戎戎菽其西般

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駒駘大夏茲白牛也牛形而

犬戎文馬文馬赤腹編身日若數楚每牛每牛也

甸奴狡犬狡犬者巨皆北嚮權扶玉日白州比閭北閭

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其餘皆可

自古之政南人至謂北

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大廟

春秋文二年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詩序曰雖禘太

古史紀年卷十一

祖也有來雖繼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

壯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耆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

三十年離戎來賓

原註約案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周書曰昔有

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林氏召離戎

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有卷

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魚爾

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

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

子四方為則顛顛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第君子

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

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維維啾啾君子之車

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所歸于宗周鄭環曰房所姓

之役伯所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並異記曰周成王時咸陽

古史紀年卷十一

原註約案咸陽天雨金並異記曰周成王時咸陽三年

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統歷大衍歷作周公七年成

王二十年通引鄭元曰成王二十八年成十七年

書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維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孔傳曰王乃洮頰水相被

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

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

重光奠麗陳敘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

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

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

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遺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廿  
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逆于劍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  
十九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二十日伯相命士須材狄設  
黼展綴衣闕南鄉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筓席元粉純漆仍几越玉五  
重陳寶赤刀大訓中璧琬琰在四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允之舞衣才具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  
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  
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刀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

古史紀年卷十一 十七

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鞬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  
黼裳由賓階隣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隣  
太史秉書由賓階隣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  
武之光訓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  
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自此以下古文分爲康王  
伏五合作太保率西方諸侯人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饗芮伯咸  
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  
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劍報詰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  
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古史紀年卷十一 六

康王 原諱 名釗

史記曰成王既崩禮字記雍州咸陽縣周成王陵在縣西北二十里二公率諸  
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  
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  
子釗遂立是爲康王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

史記曰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作康誥書序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而耳孔安國分顧命之半以當之恐非當別有一篇

諸侯朝于豐宮

左傳椒舉曰康有豐宮之朝括地志曰豐宮周文王宮也  
在雍州郿縣東三十五

三年定樂歌

統箋曰定樂歌如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是也又周頌序曰歌清廟以祀文王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歌執競以祀武王歌思文祀后稷以配天歌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如此類者必其所先定耳

吉禘于先王

詩說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於明堂之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靜之序以為郊祀天地也外傳以為道成王成王又曰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

古史紀年卷十一

克

受釐陳戒之詩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申戒農官告于廟

周頌臣工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鈔奄觀鍾艾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遺於廟噫嘻曰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六年齊太公薨

齊之詩世本古義曰康王春前殺也說得卜於福廟因戒農官

史記曰蓋太公之卒皇覽曰呂尚家在臨淄百有餘年案前太公年一百三十六年今考其遇文王在帝辛三十一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史記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詩譜曰南有晉水國都城

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地理通釋曰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魯侯禽父薨

魯侯禽父薨在十九年今正

三統歷曰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世紀魯世家曰魯公伯禽卒實字記曲阜縣伯禽墓高四丈四尺在縣南七里子考公曾立世本作就左傳有梁其庭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從

古史紀年卷十一

辛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大衍歷曰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與此皆合王如豐錫畢公命

書序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三越三日壬申五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

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恃天道微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段庶士席寵惟舊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閉  
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般士不  
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  
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  
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父嗚  
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古史紀年卷十一

三

成烈以休于前政廣韻曰周文王子畢公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又曰畢公高後封於

氏焉

秋毛懿公薨

左傳曰魯衛毛朋文之昭也人表毛叔孔安國曰司寇

毛公毛在河南籍水旁有毛泉近上邽

十三年魯侯會薨

魯世家曰考公四年卒立弟熙索隱曰一作怡是謂煬公世本

曰煬公徙魯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詩譜曰丁公嗣位於王官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巖有一城號為釗城天每欲

兩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村  
人以爲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  
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  
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爲稱斯  
言將有徵

十九年魯侯會薨

魯世家曰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世本各謂三統歷引魯世家云煬公

以下爲紀而強添煬公獻公之年以求合其說張衡歷  
議所謂欲以合春秋構斷年數損夏  
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正指此也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魯世家曰煬公築茅闕門據世家當在十九年以前今無可證姑仍其舊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史記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詩傳曰召公宣布

殷其雷南國之大夫聘於京師賄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

獄政事其下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公在朝有

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燕庶於野

大說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說苑曰召

伯速職當柔露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

棠之下陝問之人皆得其所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

死之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子守節持義必

道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論衡

公年百八十風俗通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

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括地志曰召伯廟在潞州壽安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經世前編



列女傳曰康王晚出朝關雖豫見後漢書曰昔周王承天人不鳴鐘宮門不擊柝關雖之人見幾而作揚子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雖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也史記曰康王卒通志曰年五十七實字記雍州咸陽縣周康王陵在縣北一十五里

子昭王瑕立昭王名瑕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國語管子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突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躔本肇末勅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

二年刀劍錄曰昭王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案紀年乃辛丑六年王錫師伯命

古史紀年卷十一

左傳曰畢原豐邵文之昭也文王子水經注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曰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里有郇在猗氏故城西北

冬十二月桃李華韓非子仲尼對魯哀公曰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七年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舊在十四年困學紀聞引同今移此魯世家曰幽公十四年紀年蓋謂以幽公第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魏公三統應作魏公第困學紀聞曰諸侯莫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案是時王朝不問討賊史稱王道微缺有以也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周書異記曰廣宏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錄案刀劍通志

前編並云昭王在位五十一年然以甲子核之乃劍鑄二十六年壬午甲寅均無合者二十四年而通志經世前編則據紀年甲寅當為十五年也四月八日江河水地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楚世家曰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羆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古史紀年卷十一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釋史引紀年曰荆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將抵於漢天大暄雉免皆震喪六師於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餘靡皆溺○案此當是註文而今佚之耳

史記曰昭王南巡狩不返尚書中候曰昭王之時鼓鐘王南遊哀樂於淮水之卒於江上呂氏春秋曰周昭王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辛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辛餘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其卒不赴告諱之也通志引皇甫謐曰在位

周人諱王其卒不赴告諱之也通志引皇甫謐曰在位少室山陽城西谷

古史紀年卷十一終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穆王原註名滿

史記曰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周語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王之道缺乃命伯驟申誠太僕國之政作樂命復寧書序曰穆王命伯罔為周大僕正作罔命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干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古史紀年卷十二

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爾無昵于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彙憲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作昭宮

坤雅曰貝大者如輪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

命辛伯餘靡

呂氏春秋曰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般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蜀都賦劉淵林註引呂氏春秋曰周昭王涉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為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文與今本不同未知孰是

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

原註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東晉傳引紀年自穆王壽百歲也穆王以下都於西鄭漢地理志臣瓚注曰周自此文後人概以爲沈約注誤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古史紀年卷十二

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為異覆煖之遂孵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徐君括地志曰大徐城縣北三十一里古之徐國也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多伏從者三十六國後漢書曰徐夷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騾耳穆天子傳注引作北唐之君來見

史記曰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列子曰造父之師曰泰豆氏立

本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也造父幸於周  
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造父幸於周  
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騶騶耳獻之繆  
王述異記曰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  
草名龍駒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秣龍駒化為

九年築春宮原註王所居有鄭宮春宮初  
學記曰鄭宮春宮見紀年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  
推露寢以居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穆  
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赫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  
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  
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  
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  
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既寤所坐猶

古史紀年卷十二 三

嚮者之處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王大說不恤國事不  
樂臣妾肆意遠遊拾遺記曰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  
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案春宵宮當即春宮  
爲集方士之所即列子所云以處化人者歟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韋昭曰祭畿內之  
國謀父字也釋例曰祭城在河南上  
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

周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  
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  
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  
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致我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賓服蠻夷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  
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

古史紀年卷十二 四

祭伐不祀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  
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  
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原註曰征犬戎  
取其五王以東

穆天子傳曰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觴天子於  
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於鉞山之下癸  
未雨雪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山之隊北  
循庫泌之陽乙酉天子北征於犬戎犬戎曰胡觴天子

於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  
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周語曰遂征之得四白狼  
至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隴之閑陞己亥至於焉居禹知  
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於鄆人河宗之子孫鄆栢絮且  
逆天子於智之公利也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  
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丙午天子  
飲於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於鄆邦之南滲澤之  
上案自戊寅至丙午共二十九日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穆天子傳曰戊寅案當作戊申天子西征錄載曰昔穆王天  
遠飛而冲天者其羽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脩鴛行至於陽紆之山從云自

古史紀年卷十三 五

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  
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山海經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  
云水夷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  
東帛加璧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於燕然之  
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  
午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摺名夾佩奉璧南面立於寒下  
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  
西向沈璧於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天子南向再  
拜已未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  
珺器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  
土乙丑天子西濟於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  
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救憲用伸  
八駿之乘後云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

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青四名超影五名以飲於  
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脩芴及  
日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  
不盈於德而辨於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  
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瑤富官  
人執事何謀於樂何意之志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  
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頓首案自戊申至丙寅共十九日

秋七月西戎來賓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  
其劍長尺有咫練銅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疑乎雪亦見墨子孔叢子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

古史紀年卷十三 六

精光明夜照莫夕出於中庭以向天此  
明而水汗已滿於杯中也甘而香美  
王西征至昆侖丘舊在十七年穆傳在引紀年亦云十七  
至於青鳥之所解藝文類聚引紀年云穆王十三年西征  
符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據紀年徐偃王西  
即倫見西王母至廣源頊鳥解羽之所道里甲子應歷  
可數不問至陽紆而反後又西征也御覽藝文類  
聚所引於史記穆傳為合今故移此餘說見後  
穆天子傳曰伯天封膜書於河水之陽註膜書  
以為殷人主丁巳案自前丙寅至丁巳中有五十一日  
西夏氏三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於珠余氏澤昆侖之  
上七百即此五十一天子西南升禮書二字之所  
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案  
余字之人居慮獻酒百於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  
於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鷓鴣之山天子三日舍於

鷓鴣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丘西山曰昆侖

帝之下都海內西經曰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以觀黃帝之宮注黃帝巡

昆侖山起宮室而封豐隆之葬舊封作豐隆上空以詔

於其上見新語而封豐隆之葬今從郭注補正以詔

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禮於昆侖之丘甲子天

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曰珠澤之數方三十里

爰有蘩葦莞蒲茅蕝兼莫季夏丁卯天子北升於春山

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葦木口華

畏雪天子於是取葦木華之實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

溫注淮南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注淮南

俞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宮城九重或上倍天子於是

得玉築枝斯之英注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

帝乃取密山之玉築而投之鍾山之

也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

以詔後世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於赤鳥之人其案其

見下獻酒于斛於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糶麥百

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鳥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

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詔以金刃之刑

賄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長季綽於春山之虱妻以元

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鳥之人墨

乘四黃金四十鑑貝帶五十朱三百褻丌乃膜拜而受

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天子五日休於案

之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口黃金之鹿銀口貝帶四十

朱四百褻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

於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鷲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

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鷲之上

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

黑水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後云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

二百里至於羣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

王毋所居也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

草木而無鳥獸於是載玉萬隻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

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北征口之人潛時

觴天子於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

玉石也不受其牢賜之黃金之罍三六朱三百褻潛時

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於劓閭氏天子乃

命劓閭氏供食六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於

鐵山乃徹祭器於劓閭之人溫歸乃膜拜而受天子已

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於鸚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糶

麥之所草法疑古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口丁未

天子大朝於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

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於平衍之中鸚韓之人無

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犒牛二百野馬

三百牛羊二千糶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罍四

古史紀年卷十二

七

古史紀年卷十二

八

子乃遂西征丙辰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注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於黃

鼠之山乃遂西征癸亥至西王母之邦後云自羣玉之山以西至西王

亥共六十七日始五月終七月

見西王母傳引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宮與今本同又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日有鳥鳴人今本無

案見西王母當在十三年說見前西王母來見當在十七年說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西山經曰西王母其狀如

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

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刀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遂至于曠原增○紀年註云西征至於青鳥所解即此

穆天子傳曰丁未天子飲於溫山己酉天子飲於潯水

之上爰有陵衍平陸頽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

後云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曰天子

三月舍於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於羽琫之上注云下有羽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敗於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敗九日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

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

古史紀年卷十三 九

起庚子至於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

東征案自甲子見西王母至己酉至曠原共四十六日

是共百十餘日計為月者六矣再以前孟秋丁酉推之

是時已在次年二月而紀年云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

昭宮癸未至於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天子北遊於繡

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於天子天子賜之狗璫采

黃金之罍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裏桂薑百口乃膜

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於獻水己亥至於

瓜纊之山闕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行

辛丑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

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

玉一隻奔戎再拜詣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於積山

之邈爰有蔓栢曰昂余之人命懷獻酒於天子天子賜

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

諸軒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

裏諸軒乃膜拜而受之案自庚辰至己巳又二庚辰至

於潯水案乙巳至庚辰三十五日其時當為三月庚辰至

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於蘇谷骨軒氏之所

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於長淡重龜氏之西疆丁

亥天子升於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於重龜氏黑水之

阿爰有野麥爰有蒼重西膜之所謂木禾重龜氏之所

食爰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孟秋癸巳天子

命重龜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升於采石之

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龜之民鑄以成器於黑水

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賜

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

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

古史紀年卷十三 十

重龜之人儼獄乃賜之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貝帶  
五十朱七百襄箭筒桂薑百箇絲繡雕官儼獄乃膜拜  
而受乙丑天子東征儼獄送天子至於長沙之山栢天  
曰重龜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已  
已至於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糝米  
千車天子使卑矩受之天子三口遊於文山於是取采  
石壬寅宜作壬申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  
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馬豪牛老狗  
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罍二九貝帶三十  
朱三百裹桂薑百箇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鬪鬪列子作鬪鬪而左綠耳右驂赤龍古驂字列  
赤驥而左白俄古義字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齒齒子列

古史紀年卷十二

十一

作前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  
左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  
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彌奴乃獻白鵠之血以  
飲天子因其牛羊之湏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  
戌巨蒐之彌奴傷天子於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  
五千秋麥五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栢天受之好獻枝  
斯之石四十箇繡身龜秘佩百隻琅玕四十瓔珞十篋  
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匏采黃金之罍二九貝  
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箇彌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  
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後云大曠原還東南乃遂絕懸磬  
之谷已至於獯瑯河之水北阿爰有獯漚之口河伯之  
孫事皇天子之山有模董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

以佩玉一隻栢天再拜稽首癸丑亥至癸丑天子東  
征栢天送天子至於鄆人鄆伯祭觴天子於澡澤之上  
斷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於澡澤之上  
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栢天歸於丌邦天  
子曰河宗正也栢天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升於長松之  
陞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案以穆傳推之穆王既征犬  
戎遂極西土二年而歸其歸  
也亦非由徐戎之故與紀年不  
甚合此等難以強懸只宜並存  
穆傳曰孟冬壬戌案自孟秋癸巳至孟  
冬壬戌共九十日至於雷首犬戎  
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  
之癸亥天子南征升於髡之陞丙寅天子至於鉞山之

古史紀年卷十二

十一

隊東升於三道之陞乃宿於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於  
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馴造  
父為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南濟於河馳  
驅千里遂入於宗周後云還歸於  
周二千里官人進白鵠之血以  
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  
乘一庚辰天子大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各行  
兼數三萬有五千里紀年註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  
于青鳥所解以征還嚴天下億有九萬里案郭璞山海  
經注穆傳法李善文選注皆引以為紀年之文又開元  
占經引紀年云穆王東征天下億有三里北征二億七  
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十三里西征二億七  
又副以瑤華之輪一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所行之地吉  
甲申天子祭於宗周之廟乙酉天子口疑六師之人  
於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於河乃遂西南仲冬壬辰

案自孟冬壬戌至仲夏至鼻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  
冬壬辰共三十一日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史記曰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後漢書

曰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

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說苑曰王孫厲謂

姁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

楚必事徐玉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

得理文王楚師伐徐之○索楚文王在春秋時去

穆王之世遠矣據楚世家熊繹事成王釋生熊艾熊艾

勝能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民故致於敗乃北走彭

城武原縣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

山說苑曰徐偃王將死曰吾願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

夏四月王政于軍丘

穆天子傳曰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於大沼夏庚午

天子飲於涓上乃遣祭公如圃鄭用口諸侯幸未天子

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注

規度以爲苑圃東至於房西至於口丘南至於桑野北

地而虞守之也盡經林煮口之藪十虞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櫟丘南虞

曰口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口來案當長天子次

於軍丘以政於藪案自癸亥至庚

五月作范宮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

中天子命桑虞出口桑者用禁暴人仲夏庚寅案庚寅

三十七日以仲夏庚寅推之則甲寅作范宮當在四月恐紀年誤也天子西遊乃宿於祭

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天之詩注云詩頌吳天有

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艷當字乃紹宴樂丁

酉天子作臺以為西居壬寅天子東至於雀梁甲辰浮

於榮水乃奏廣樂季夏庚案自庚休於范宮案自庚

秋八月王射鹿于林中增

穆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

爰舞白鶴二八還宿於雀梁案自庚戌至

秋九月翟人侵畢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雀梁口蠹書於

羽林季秋天子乃宿於所畢人告戎曰陵翟來侵天子

使孟念如畢討戎

冬蒐于萍澤

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南遊於黃口室之丘以觀夏后

啟之所居乃口於啟室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

占之口訟之繇戎事則從祭祀則意敗獵則獲天子飲

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締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

筮史狐口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

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

黃竹口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

民且夕勿忘我徂黃竹口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

百辟冢卿皇我萬民且夕勿窮有啟者駱翩翩其飛嗟



我公侯口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乃宿於黃竹

作虎牢

穆天子傳曰戊戌天子北入於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辛丑天子居於臺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

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

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地理志河南成皋故虎牢

東號號天子賜奔戎駉馬十駉歸之太牢奔戎再拜日歐牢

首丙辰天子北遊於林中乃大受命而歸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穆天子傳曰天子四日休於濩澤於是射鳥獵獸丁丑

天子口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陵翟

致賂良馬百駉歸罪之寶案前年翟人侵以詰其成陵

子昂胡口東杜見許男於滄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

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口毛公舉

幣玉是日也天子飲許男於滄上天子曰咎氏宴飲毋

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於出尊乃用宴樂天子賜許男

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

男歸

作重璧臺

穆天子傳曰口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

長是日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日重璧之臺戊寅天子

東徂於澤中盛姬告病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口盛姬

文天子哀之乃殯盛姬於轍上之廟甲辰南葬於樂池

之南視皇后之葬法為盛姬諡曰哀淑人是日淑人之

丘汲冢師春日穆王妻后孕越姬嬖竊而有之楚以元

集於戶禍之辰止第弗克理重靈降諱而復其所居三

月越姬死七日而後言其精日爾矣餘也胡痛君之子

不歸將實爾大

冬王觀于鹽澤原注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水

穆天子傳曰丁卯天子東征約於灤水以祭淑人癸酉

天子南征至於滄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因氏天

子乃釣於河以觀姑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於

河上己卯西濟於河申辰舍於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天

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玉甲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陞

而降休於兩柏之下天子永念盛姬於是流涕乙酉天

子西絕鉅陞乃遂西南戊子至於監注監鹽池今在河

絕澤在西北高昌縣東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

絕道路不可單記水經注曰蒲昌海龍城有鹽澤已

丑天子南登於薄山寘輪之陞乃宿於虞庚申庚寅

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於南鄭乘自丁卯至辛

十六年霍侯舊薨

穆天子傳曰霍侯舊告薨注霍國今在平陽天子臨於

軍王狩於藪案穆傳載此於單人告我之下而紀年

王命造父封于趙

史記曰繆王使造父御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趙州其地也

十七年西王母來朝實于昭宮晉云十七年西王母至見

歸安得其實年即昭宮于今後西征二語於十三年西

注穆傳仍作十七年今攷紀年穆王無五十七年知五字誤衍也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後漢西羌傳曰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

五王遂遷戎於太原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

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周書序曰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

古史紀年卷十二

七

吳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

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公曰天子謀父

疾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六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

王大克之咸茂厥功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始

并并字通屏嗚呼天子三公監於夏商之既敗不則無遺

後難至於萬億年守序終之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

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註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

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

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

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王拜手稽首黨言黨言古通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周書序曰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

記惟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

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開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詔

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

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

無任責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懼其

臣懼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

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

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注

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

而責數日疎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綱職誅者

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

譁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

苗以亡弱小在疆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

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

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

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

而不賞詔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

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

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

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疆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

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

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

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郈君裔

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郈君裔

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郈君裔

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郈君裔

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郈君裔

古史紀年卷十二

六

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  
重氏伐之鄩君以亡次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  
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  
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  
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  
竝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夏本紀曰禹後分封用國有  
為氏有男氏世本作南有  
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  
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  
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  
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價比而戾民畢程氏  
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  
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形而悔者危昔

古史紀年卷十二 九

穀平之君悛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形用國外內相援穀  
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  
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  
阪泉以亡偃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偃而無聽執  
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  
亡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  
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  
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  
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  
者績陽疆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  
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  
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固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

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沛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龍鼉以為梁遂伐越

至于紆廣韻二十二元注引作十七年御覽三百五引作  
征天戎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根賦注引作周武王三  
十七年又架鼉鼉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俱引作此

抱朴子曰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

沙為蟲

荆人來貢

三十八年魯侯濶薨舊在四十  
五年今正

魯世家曰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世本  
作翟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左傳椒舉曰穆有塗山之會穆天子傳曰天子宿於黃  
竹夢羿射於塗山祭公占

之乃宿廣宏明集引周書異記曰穆王即位三十二年

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

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

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周書序

曰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即  
官職方氏也  
文不復錄

五十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書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史記曰諸侯有不  
睦者甫侯言於王  
命曰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鳴義茲况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剕刑劓越茲臈刑并劓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泥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非常鯁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鯁寡有辭于苗德威  
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  
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又于民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

古史紀年卷七

三

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  
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  
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風  
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  
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  
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  
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  
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鍍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鍍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  
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  
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  
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古史紀年卷七

三

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  
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  
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  
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左傳叔向曰周有

五十二年春二月大風地震

周書異記曰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

川大地皆悲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

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起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

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已入涅槃也釋法琳引異記語事之有無不可知即或有之亦穆王將崩之應與佛何涉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史記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通志經世前編同御覽引史記曰年一百五歲喪字

記雍州長安縣周穆王陵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張恭節子共王瓘扈立世表世本

共王原註名瓘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國語曰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於王列女傳曰康公母姓媿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

為祭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祭美之

古史紀年卷十二

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

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韋昭曰密

志曰陰密故城在涇州魏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經世前編同通志云十年又引

史記曰共王崩魯語閔馬父曰周恭王子懿王薨立

懿王原註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開元占經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排斥則日夜出石氏曰日再出為

滲光其國有兵

七年西戎侵鎬

八年魯厲公擢薨魯在十七年

魯世家曰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

十三年翟人侵岐

漢匈奴傳曰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允孔棘此以采薇為懿王之詩說異統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實字記引世紀曰周懿王二

子因居犬丘今槐里是也年異

括地志曰犬丘故城亦名廢王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故犬

也上邑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即周懿王所都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通志經世前編同通志又引

古史紀年卷十二

原註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

職諸侯於是攜德詩齊風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

其職焉○案此詩鄭諸屬之齊哀公原註年註以屬懿王未知其說

孝王原註名辟方

史記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世表作孝王是為孝王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四年衛貞伯薨增

衛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世本康伯名髡宋忠曰

卒子康伯立世本作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

立世本作貞伯卒子頌侯立

五年西戎來獻馬

六年曹孝伯薨增

曹世家曰叔振鐸卒詩說曰鳴鶴曹叔為政有子太伯

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

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

七年是年燕惠侯元年世家曰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冬大雨雹江漢冰牛馬死

原註是年厲王生

蔡厲侯薨增

蔡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

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

八年初牧于汧渭

史秦本紀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

古史紀年卷十二

五

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儿太儿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

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

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鄴山之女為戎

胥軒妻生中滿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

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

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

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

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九年王陟通志經世書前編並云十五年通志云六年六十五

史記曰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變是為夷王

古史紀年卷十二終

古史紀年卷十二

美



夷王原註名變人表各摺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

禮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齊齊哀公于鼎史正義引作

齊世家曰丁公呂伋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

母立世本作祭公慈母古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世本

賢如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還刺荒也哀公好田

繼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哀公時紀侯譜

之周詩譜曰紀侯譜之於周周哀哀公禮記曰太公封

非於周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

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國語曰昔齊駒馬繻以胡公

殺武公十年則武公元年當厲王二十九年又云齊獻

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則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年非

齊表世齊表世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晉厲侯薨增

晉世家曰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

成侯詩譜曰成侯南徙成侯子福世本是為厲侯厲侯

居曲沃近平陽焉

之子宜白是為靖侯

宋厲公薨增

宋世家曰微子開卒寰宇記曰微子墓在立其弟衍

語曰微子舍其孫而自立衍家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

公稽立家語曰微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

稽乃稱公焉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

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

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家語曰申公生緡公

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世本曰宋湣公

生弗甫何左傳孟僖子曰弗父何以有宋而投厲公

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四年秦嬴卒增

秦本紀曰秦嬴生秦侯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御覽引作獵於

魯獻公具薨增

魯世家曰獻公三十二年卒三統歷引魯世家作五十

子真公湏立世本作棼三統

七年號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後漢西羌傳曰夷三衰弱荒服不朝命號公帥六師伐

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

衛頃侯薨增

衛世家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詩序曰相

不遇也衛頃侯之時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稱厲

仁三十七年奔夷明年為共和元年衛釐侯十四年今

以衛世家推之頃侯元年當厲王二十三年與頃侯厚

與夷王時世相及於齊獻公亦然故奔儀之年當以竹

陳慎公薨

陳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

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

下云慎公當周厲王時得史曰胡公傳四世即及周

年若紀年則固慎公卒子幽公寧立詩序曰宛上刺幽

冬雨雪大如礪

春秋考異郵曰刑殺無辜則天雨雪京房曰凡雹過大

人君惡聞其過也

楚世家曰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

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能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

古史紀年卷十三

兵伐庸楊粵至於鄂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

知石也卻復射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

立其長子康大戴禮作熊渠子中子紅為

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世本作章為成章王皆在

江上楚蠻之地吳越春秋曰楚強父習用弓矢以其道

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

乃橫弓者臂施機設楯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

卒人號糜侯翼侯魏侯也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躬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王陟世紀夷王十六年崩經世前編從之通志云十五年

年六十或云六十年李善又以為四年未如何據

史記曰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厲王原註名胡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周語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

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

極猶曰林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

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

古史紀年卷十三

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箠史記曰厲王即位三

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用事其

年未如何據墨子曰厲王榮於號公長父榮夷終

楚人來獻龜貝通異記曰周厲王元

楚世家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

王後為熊母康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左傳曰

竄發夫楚古史考曰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有疾

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說異摯紅卒其弟弒而

代立曰熊延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詩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而作是詩也世本古義曰

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殆不足信竹書紀厲王

三年淮夷侵洛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詩之作疑在此



時淮夷在東方故篇中有東征之語

齊獻公山薨

齊世家曰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

六年楚子延卒

楚世家曰熊延生熊勇

秦侯卒

秦本紀曰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

八年初監謗

周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詩大雅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燕

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

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

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

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書獻典史

獻書師箴賧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

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

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

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周書序曰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

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天子

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

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

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

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

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

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

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嗚

呼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勲德以備難下民

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

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

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

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賸禍翫我遂弗悛余

未知王之所定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口不

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

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

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

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

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

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

為惟爾之禍

九年秦公伯卒  
秦本紀曰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秦本紀曰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詩說  
侯相戒而作日說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十二年王亡奔彘

史記曰三十四年王益嚴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

與辟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括地志曰晉州霍邑縣本

史以奔彘在三十七年經世前編從之通志又以爲四

十年流於彘然證以晉齊衛世家周王之年多於列國

之年與共和元年之表往往不合於是三統應強添魯

公獻公之年以就之而以成王八年爲元年謂即伯

舒封魯之歲前編知其與費誓魯世家不合乃移封魯

於成王元年而伯禽以下遂不能紀其元年皆不信竹

書之過也要知史記於厲王載良夫召公二諫皆出國

語本無確年史難繫之三十年三十四年實無所據後

人當以竹書校史記又以史記

後竹書然後可衷於一足也

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史記曰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

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

其以我爲讎而懟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

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案史本

十三年王在彘原註居彘有汾水焉又曰汾王

詩說曰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

傷而作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原註號曰共和○史記曰召公周公

共和元年庚申時魯眞公溯十五年一云十四年齊武

公壽十年晉靖侯宜臼十八年秦仲四年楚熊勇七年

宋懿公十八年衛懿侯十四年陳幽公十四年蔡武

侯二十三年曹夷伯喜二十四年燕惠侯二十四年○  
案厲王猶在而史直以共和紀元失其統矣竹書得之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魯

連子曰史正義引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

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

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曰共

仁賢周厲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謂矣司馬彪曰

厲王之難諸侯知其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

免遂即王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案史以共和爲

二相子長之單說也竹書所紀左證盡繫固非妄說

晉靖侯薨增

晉世家曰靖侯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左傳曰晉以

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僖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深遠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詩譜曰昔堯之

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於是殺禮以救難厄其流乃被

於今僖侯甚尚愛物儉不中禮國人聞之唐之變風始作

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獫狁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

蔡世家曰武侯卒史表二十二年子夷侯立

楚子勇卒

楚世家曰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

十九年曹夷伯薨

曹世家曰夷伯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陳世家曰幽公二十三年卒子釐公孝立詩序曰衛門

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諒其君也

二十三年大旱

古史紀年卷十三 八

宋倍公薨

宋世家曰釐公二十八年卒子惠公觀立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杞世家曰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

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釋史云東樓公傳三謀娶公

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武公杜氏年表謂

入春秋然春秋惟於僖公二十三年一書杞成公卒其

餘書杞並不明何公而杞世家獨無成公世本則云共

公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公及桓公據杞世家共

即紀年此後亦不

記其卒缺疑可也

二十五年大旱

詩雨無正詩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當為刺厲王詩宗周既

滅靡所止戾宗周鎬京也王流於旄無所安定也劉元

城曰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

字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旄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

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原註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獨異志曰周厲王

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寰宇記下於太陽

兆曰厲王為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史記曰共和十

魯連子曰十四年厲王死於旄共伯使諸侯奉于子靖

復歸國於魯也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

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案此註亦見司馬彪說莊

首即指此也

楚子嚴卒舊在二十五

楚世家曰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

次子叔堪鄭語作少子季徇鄭語作熊嚴卒長子伯霜

代立是為熊霜

宣王原註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史記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

諸侯復宗周

復田賦

作戎車

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古史紀年卷三

燕惠侯薨

燕世家曰惠侯卒史表三十八年子釐侯立表作釐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楚語曰重黎氏世敘天地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

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魯慎公薨

魯世家曰真公三十年卒人表世本皆作慎公詩譜序

及釋文明世弟敖立是為武公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

曹世家曰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後漢西羌傳

史記曰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齊武公壽薨

齊世家曰武公二十六年卒子厲公無忌立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詩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尊篚錯衡元袞赤舄鈞膺鏤錫鞞鞞淺懷儻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殺維何維筍及蒲其贈

古史紀年卷十三

士

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許許魴鱖甫甫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合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啟實籍獻其貍皮赤豹黃熊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馵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

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琴操曰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問之曰此孝子之詞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命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日知錄曰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在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涇陽縣屬安定在涇陽縣志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

古史紀年卷十三

士

是取太原之名爾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備戎之計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

敵方叔泄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

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魚服鈎膺儻革薄言采芑于

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泄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

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

珩歇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泄止其車三千

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鉅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

鼓淵淵振旅闐闐蠶爾蠻荆大邦為雉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獵狁蠻荆來威

晉釐侯薨增

晉世家曰釐侯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世本古史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洗洗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

心載寧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古史紀年卷十三

十三

為戒然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

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潰仍執醜虜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

方不回王曰還歸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詩江漢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功用錫爾祉釐爾圭瓚桓

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西戎殺秦仲後漢西羌傳曰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

秦本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

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

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

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

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詩無衣曰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

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

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案序以

兵于首傳申培說以為秦襄公以王命伐戎前編

以屬秦莊公惟前編之說於時事為合今從之

楚子霜卒

楚世家曰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

於濮鄭語曰楚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注謂而少弟季徇

立是為熊徇鄭語曰聰明和

七年王錫申伯命

詩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登豐申伯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  
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  
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  
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饒于郡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時其糗式過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禪禪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傳曰黍苗城申也  
詩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

古史紀年卷十三 五

之芘芘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  
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  
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地志曰南陽宛縣故申伯國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毛長口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三十五里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

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禘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四牡騶駼八鸞啣啣仲山甫徂齊式過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年初考室

古史紀年卷十三 六

詩序曰斯于宣王考室也秩秩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  
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  
之藁藁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  
斯棘如鳥斯革如蠶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  
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筦上簞乃安斯寢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太  
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  
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嗚嗚朱芾斯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褱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又詩序曰鴻雁美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於寡無不得其  
所焉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周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魯世家曰武公九年  
西朝周宣王周本紀曰十二年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  
魯武公來朝並紀紀年後四年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

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  
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  
王卒立之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

古史紀年卷三

七

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建旒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  
芾金鵠會同有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四黃既駕兩騶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

鳴悠悠旃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  
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  
所同鹿麋麋廣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德僖侯侯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

十二年魯武公薨

史記曰武公十年卒魯世家作武公九年更歸而卒  
表作十年與紀年合今從表  
戲

立是為懿公三統歷曰武公即位

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齊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

與政殺厲公史表厲公九年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五年衛釐侯薨

衛世家曰釐侯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

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自殺衛人因葬之

釐侯旁諡曰共伯詩序曰伯舟共羨自誓也衛世子共

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索隱曰詩者共伯而子共

死不云被殺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蓋非也而立

古史紀年卷三

六

和為衛侯是為武公索紀年魯連子並云厲王奔莒共

以與共非然此共伯名餘與和為兩人彼共伯名和且

共為國名二者別然年歲及不得混以為一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王錫號文公命

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也韋昭曰

文公號叔之後西號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括地志云

號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

十六年晉獻侯薨增

晉世家曰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生立表作弗生世

晉遷于絳漢地理志河東絳縣晉武公自

詩唐譜曰穆公又徙於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蔡世家曰夷侯二十八年卒子釐侯所事立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魯世家曰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

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其語詳以伯御即括未知所據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鄭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年

漢地理志詩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桓公居柘

林從詩鄭譜曰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

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說苑曰鄭桓公東

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也今客之寢安

殆非封也鄭桓公之接自駕其僕接漸而載之行

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警微逆旅之

喪幾不會封也○此與太公封齊相似蓋傳聞之異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齊世家曰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世本成公名說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此詩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

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

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

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

相畏先祖于推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憐如焚我

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早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愾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不神宜

無悔怒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

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

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旻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紀世

行是時天大旱王整身修祈於羣神六月乃得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

古史紀年卷十三

宋世家曰惠公三十年卒表作三十一子哀公立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楚世家曰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罻立

宋哀公卒增

宋世家曰哀公元年卒表無子戴公立詩序曰微子至

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世本日弗甫何生

商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二十九年不藉千畝

周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語地志曰千畝原在晉魏

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彙盛於是乎

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辭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



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澤憤盈土氣震發  
 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  
 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  
 其滿皆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戒監農不易王乃使司  
 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替皆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  
 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粢饗人薦醴  
 五裸粢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  
 饗正陳藉禮大史贊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  
 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欲大牢班嘗之

古史紀年卷十三

五

庶人終食是日也鼓帥音官以省風土虞於藉東南鍾  
 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  
 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  
 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  
 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術藉獲  
 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鏹  
 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無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  
 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  
 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蘇於民矣則  
 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  
 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  
 聽後云二十九年職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夷世  
 紀謂宣王九年不濟於天下大旱遂泥於仰位二

字史記則兩於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之下前編因繫  
 之十二年惟紀年在戰千畝之前十年於國語為近  
 三十年有免舞于鎬京無于字  
 京房占曰免止城上邑必墟又易飛侯曰免入王室其  
 君亡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魯世家曰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  
 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周語曰三十二年宣王伐魯  
 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三統

為伯御叔父周語曰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樊穆仲曰魯侯孝也伯御曰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

於宮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  
 殺之保遂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

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釋史曰孝  
 公之子稱是始為臧氏此輒云臧氏之寡誤也王曰何

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  
 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誅邾婁顏立叔術增

公羊傳曰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  
 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孔

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因以納賊通義曰則未知  
 則未知

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通義曰蓋魯  
 公子伯御臧氏之母養

公者也通義曰孝公時尚未立懿公則  
 孝公為君故傳遂以公言之養公者必以其

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

湊公寢而弑之通義曰時伯御既弑  
 公將并除孝公也臣有鮑廣父與梁

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

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

誅邾婁顏立叔術增

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通鑑曰國語所譏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

陳僖公孝靈

陳世家曰釐公三十六年卒子武公靈立

曹戴伯薨

曹世家曰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表作惠公伯薨

有馬化為人

京房曰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齊世家曰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表與世本並名贖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在使秦仲伐戎

後二十七年

注云見竹書紀年案較今本前二年

古史紀年卷十三

三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開元占經引

廣博物志曰格致鏡原引周幽王之歲有馬化爲狐案由推之是幽王十歲即位十三歲變而前已生太子宜臼矣與國君十五生子之歲不合開元占經引作二十三年

汲冢瑣語曰親覽皇王皇親二部並引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恆春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及元史史

皆咎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

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

不利余一人命棄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未有子

或者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天

子弗棄之

燕僖侯卒

燕世家曰釐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

楚子鄂卒

楚世家曰熊渠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後漢西羌傳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在伐太原戎後

五年注云見竹書紀年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周語曰三十九年戰於千畝史索隱曰千畝地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曰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

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詩序曰

祈父刺宣王也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居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豈不

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襄毛鄭以爲此詩之作左傳

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晉表世家並取齊女爲夫人七年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曰成師晉世家曰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各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

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周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

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

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

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

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

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獲亦於藉  
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  
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  
政而防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戎人滅姜邑

水經注曰岐水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又東逕姜氏  
城南為姜水一統志曰姜氏城在鳳翔府寶雞西南七里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後漢西羌傳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在  
王伐條戎奔戎敗績之後二年書紀年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後漢西羌傳曰明年王征申戎破之註云見竹書紀年

四十二年路史後紀七註云老僖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未知所據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

周春秋曰顏之推免周杜國之伯名為恆為周大夫宣

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  
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

而王不聽案詩序洧水規宣王也其詩有云我友敬矣  
近是說苑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

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

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  
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

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  
罪王殺杜伯周春秋曰王使薛甫左儒死之

其子隰叔出奔晉

詩序曰黃鳥刺宣王也世本古義曰宣王殺杜伯而非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晉語晉所對范宣子曰昔隰叔子

遘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

是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

晉主夏盟為范氏

晉穆侯費生麇弟鴆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晉世家曰穆侯二十七年卒弟鴆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原註晉穆叔元年丁巳左傳後序曰紀年

四十六年王陟

列女傳曰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

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

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

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

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琴錄曰周宣王有琴曰衛風背

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

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

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

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

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

周宣王杜伯語內史過曰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

弑而死漢神記曰王仰心史記曰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涅立呂子當染篇註作官皇詩疏

邾婁叔術遜國于夏父引紀作官皇徐廣曰一作生

公羊傳曰顏夫人者媼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

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何注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叔

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孔廣森通

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

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何注曰猶曰以未足而盱

有餘叔術覺焉何注曰知少爭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

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

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

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通義曰能知邾

引其言以正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

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何注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

兒爭食之事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

吾天子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

古史紀年卷十三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幽王原註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卽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

晉世家曰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是爲文侯趙世家曰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

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

陳武公靈薨增

陳世家曰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古史紀年卷十四

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

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懣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氏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

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開弗仕勿罔君子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應仕吳既不備降此

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

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

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

牡頂領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騁方茂爾惡相彼矛矣旣

夷旣釋如相齏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酈式詎爾心以畜萬邦錄異記

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通荒羅鼎作糜  
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八人鑊中聖取錢底糜  
錢深大故  
人不見也

二年原註辛酉晉涇渭洛竭岐山崩

史記曰幽王二年國語作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

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

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

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

岐山崩

初增賦

古史紀年卷十四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有饑篋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

往旣來使我心疚有冽沍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

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

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能羅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樂鞞鞞佩璫不

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跛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

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

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

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

庚有抹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郇克之乃居鄭父之王是為鄭桓公水經注水注引云晉文侯二年同厲王子多父伐郇克之乃居鄭父之上各之曰鄭是曰桓公

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水經注曰洧水又東南流洧水注之洧水

又東南連鄭城南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姬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

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詩檜風序曰蒸妻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道遠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萋萋強於政治故作是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福難而思周道焉其國北鄰於虢

古史紀年卷十四

韓非子曰鄭桓公將欲襲郇先問郇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郇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變之以雞殺若盟狀郇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郇遂取之說苑同○案滅郇者乃鄭武公此云取之蓋傳聞之異抑或取邑非取國也

三年王嬖褒姒

史記曰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一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檜而去之去鄭語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傳此器周鄭語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噪之釐化為元龍以入王後

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糜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夏本紀曰禹後有褒氏括地

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夏本紀曰禹後有褒氏括地占褒國也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晉語史蘇曰周幽王伐有

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世紀曰列女傳曰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

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惟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詩瞻印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詩中培

古史紀年卷十四

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

冬大震電

詩十月之交曰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

四年秦莊公卒

秦本紀曰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秦人伐西戎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小戎伐收五乘梁輈游環滑驅陰鞞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北

阜六轡在手駢駢是中駟驪是騁龍盾之合鑿以艘納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儻駟孔羣  
女予盜錙蒙伐有苑虎張鑊膺交輶二弓竹閉緹騰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夏六月隕霜

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傳曰正月夏之四月箋曰建巳

之月正義曰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視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既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也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瓊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渝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古史紀年卷十四

五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  
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  
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褒姒成之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顧爾僕不  
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  
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治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彼  
有屋蔽蔽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哥矣富人哀  
此惻獨

陳夷公薨

陳世家曰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

五年

秦本紀曰襄公元年以女公繆嬴為豐本國王妻

王世子宜白出奔申

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說石甫比史  
曰幽王以說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呂氏春秋曰幽王棄於彘公鼓紫公  
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史記曰太子母  
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

古史紀年卷十四

六

波冢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宜白釋以褒姒為后詩說  
虎使執之宜白叱之虎弭耳而伏  
曰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白華菅  
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  
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燥燥視我邁邁有鸞在梁有鶴在  
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  
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詩  
序曰小弁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詩說曰尹伯  
謂而出其鄰大夫作此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  
詩以諷其父古甫說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跋  
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惻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芄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泝泝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確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免尙或先之有死人尙或墜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皇父作都于向

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

古史紀年卷十四

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

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正義曰左傳

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鞏縣西擇三有事賣侯

多藏不懋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後漢西羌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在征申戎後十年注云見竹書紀年

西戎滅蓋

海內北經曰蓋國在鉅燕南倭北

戎圍犬丘虜秦世父增

秦本紀曰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後漢西羌傳作伯父世父擊

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元齊履謙曰以按時歷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百三十三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

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魯詩鄭滿並十月之

交謂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七年虢人滅焦

水經注曰上陽虢仲之所都為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古焦國也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鄭世家曰友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

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左傳正義史記曰王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

古史紀年卷十四

九年鄭伯寄琴與賄于虢郟

國語曰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記曰為司

以發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咸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

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

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

楊廣韻曰楊姓本自周宣王子子魏芮左傳曰虞沈焦滑

地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

也

也

也

也



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頽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號卽爲大號叔恃勢卽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拳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粟歷辛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誰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紉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

古史紀年卷十四

九

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醜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鄒郟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與矣則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莘姓乎莘姓夔越不足命也

蠻莘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與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讓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邠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

古史紀年卷十四

十

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畹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蘇樂如一夫如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詔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糜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會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繪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殺之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繪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逃其難遠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

古史紀年卷十四

乎此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偶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弩與貽號鄭受之十邑皆寄地章注曰十邑謂號鄭鄭補丹依歷歷翠也河南新鄭是也史記史伯對桓公曰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君爲司社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鄭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離東而號鄭果獻十邑竟國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

申侯聘西戎及郟  
潛夫論曰申城在宛北序山之下地理志曰東海繪縣

故繪國禹後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左傳椒舉曰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詩說曰召曼幽王避刑人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惟王之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世本古義曰周幽王或復與諸侯爲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白而後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秋九月桃杏實  
王師伐申

古史紀年卷十四

韋昭曰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與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外暈青一黑盡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數術記遺曰周宣王時有人採薪於郊聞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元泉

申人郢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呂氏春秋曰周宅豳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陸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

侯之兵皆至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哀切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如之笑也周數擊鼓諸侯之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魯語里革曰幽王幽王戎申侯逆戰於驪山之下地志曰驪山即藍田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六里土記曰驪山即藍田山在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傳曰遂取周之焦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

鄭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並殺桓公史表桓公三十六年

鄭人共立其子掘突古史攷作突滑是為武公周本紀曰於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自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古史紀年卷十四

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原註是為攜王二王竝立○春而立伯盤以為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平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木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號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竝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杜預曰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章為褒姒之黨立之又引東晉說伯服立積年劉焯虎以始廢皆未詳攷竹書有犬戎殺伯服之語耳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郛

原註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武王十一年也案本書實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成王十八年加洛定鼎至

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自武王滅自成十八年定鼎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案

武王元年已卯案本書武元庚辰此云已卯蓋上有三年

即紀年之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平王原註名

原註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

史記曰平王立東遷於維正義曰仰王城也平王以國為維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錫文侯命

書序曰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瓚作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

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

古史紀年卷十四

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

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車一而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彙遠能邁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師用成爾顯德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衛世家曰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

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詩序曰與美武公之德也故能入相於周秦本紀曰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周遊天戎難東徒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詩瞻彼洛

矣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

黃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琇有珌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

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世本古義曰瞻彼

年賜秦晉以郿岐之田世本古義曰瞻彼

秦本紀曰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

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晉封

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廣韻曰梁

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詩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

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壽考不忘

秦作四時

封禪書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本紀作各

記曰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月不雨

還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魯孝公薨

魯世家曰孝公二十七年卒子弗湟立表作弗生世本

公皇是為惠公作惠

之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別補富曰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晉語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

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

微子又改為今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世本古

公之於平王始而迎立繼而東徙皆與有力王

之德鄭也深故其情見于辭特為懇摯如此

四年燕頃侯薨

燕世家曰頃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

鄭人滅號

漢地理志鄭縣臣瓚曰初桓公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

於號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號左傳

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世本紀云故號有三焉周與封

號仲於西號此其地也封號叔於東號

即今成皋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號也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秦本紀曰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

年居西垂宮

宋戴公薨

鄭遷于溱洧

漢地理志曰桓公東寄帑與賄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洛左洧食溱洧焉土陝而險山居谷波男女巫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七年之子儀卒

楚世家曰若敖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韓非子曰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

古史紀年卷十四

七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問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九年蔡釐侯薨

蔡世家曰釐侯四十八年卒子共侯興立

十年秦遷于汧渭

秦本紀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入東獵封禪書曰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詩駉鐵曰駉鐵孔阜六轡在于公之矧子從公于狩奉時辰壯辰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駉車驚馳載獵獸駉○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采詩序以馮美矣公今附此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

營邑之案平王十年當文公五年蓋四年營邑五年乃遷也

十一年蔡共侯薨

蔡世家曰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

曹惠伯薨

曹世家曰惠伯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

十三年衛武公薨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

乎作懿戒以自儆也詩昭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詩說序曰抑衛武公賦也亦以自儆兼訓國人詩微也案武公不與厲王同時詩抑曰抑抑威儀維德

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

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

興逃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詩序曰賓之初筵衛

廢蝶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案以是推之抑序所謂刺厲王

王之說女雖湛樂從弗念厥躬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以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

古史紀年卷十四

六

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遺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  
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  
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在染柔  
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詰言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  
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  
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  
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考於乎小子告爾舊  
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  
昊天不忒回通其德俾民大棘衛世家曰武公五十五

古史紀年卷十四

九

年卒

周語曰及其沒也

子莊公揚立

楚子坎卒

增

楚世家曰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

十四年晉人滅韓

詩韓奕箋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  
以爲邑名焉疏曰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  
韓爲侯伯武公之世韓萬已受之蓋文侯輔平王爲方  
伯之時滅之也

案孔不引紀年爲據豈未見此父耶

曹繆公薨

增

曹世家曰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

十五年秦作鄜時

增

秦本紀曰文公十年初爲鄜時用三年封禪書曰文公

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馬  
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  
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  
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其  
語不經見措紳者不道

十六年陳平公薨

增

陳世家曰平公二十三年卒子文公圍立文公元年取

蔡女生子佗

表云元年生桓公鮑  
厥公他母蔡女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秦本紀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

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

古史紀年卷十四

三

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

詩語曰遂橫有周西都宗周  
山在荆岐終岐以東獻之周其年與詩黍離申培說曰  
南唐物之野岐

平王命秦伯帥師逐犬戎於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

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舉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

忍去故作此詩又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

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如若也

衛侯取夫人姜氏于齊

增

衛世家曰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

爲賦碩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或於嬖妾使驕上

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碩人其順

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那侯之姨譚

公維私列女傳曰齊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  
操行哀情心淫泆治容儀見其婦道不立論

之云子之家世尊尊為民法則子之賢也...  
當為人表式...  
與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衣錦衣...  
之責東官之姓邢也...  
道感而自修君子善...  
如公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  
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翟以朝大夫風退無使君  
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葭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蔡戴侯薨

蔡世家曰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一本考父

二十三年宋武公薨

魯世家曰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古史紀年卷十四

三

以敗翟於長丘獲長翟緣斯宋世家曰武公十八年卒  
子宣公力立左傳孟僖子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僮于是鬻于是以餉余口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秦本紀曰文公十九年得陳寶封禪書曰作廊時後九

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

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達二童子謂之曰彼名  
為靈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東南枝插其首則死  
矣靈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為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  
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而逐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  
平林陳倉人告文公文公發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為石  
置之於渭之間立為文公祠陳寶水經渭水注曰昔秦  
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曰吾曰被二童二雉也渭  
水注曰昔秦文公感伯陽之言遊獵於陳倉得若石焉  
其石如肝歸而寶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

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云渭水注曰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列異傳曰  
寶夫人祠渭水注曰雞鳴神也括地志曰寶  
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晉世家曰文侯仇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

秦初用族刑

秦本紀曰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如淳曰父族

二十六年原註丙申晉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案成師昭

其季弟成師並誤

晉世家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案隱曰河

曲沃邑大於翼晉君都邑也案隱曰平陽絳邑成師

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

古史紀年卷十四

三

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  
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左傳曰惠魯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  
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  
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

陳世家曰文公十年卒長子桓公鮑立

二十七年鄭武公薨

鄭世家曰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  
寤生表云十四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

莊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

二十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鄭世家曰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

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

三十年楚子駒卒

楚世家曰駒冒十七年卒

古史紀年卷十四

三十一衛侯燬州吁使為將

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

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

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好兵公弗禁

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那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古史紀年卷十四

有晉國焉晉世家曰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

秦伐南山大梓

秦本紀曰文公二十七年代南山大梓豐大特搜神記

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

語樹神曰勞乎攻戰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若使三



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交袞伐汝汝得不因耶神  
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  
盆以夾樹斷中有青牛走出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水  
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  
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三十三年原註癸卯晉楚人侵申

詩揚之水申培說曰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  
甫及許

三十六年衛莊公薨

衛世家曰莊公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左傳  
曰其子厚石碯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王人戍申

古史紀年卷一曰

三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  
周人怨思焉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  
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申  
培說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君子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  
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三十八年衛州吁出奔增

衛世家曰桓公二年州吁驕奢桓公縋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齊莊公薨

齊世家曰莊公六十四年卒子釐公祿甫立索史傳凡  
傳字皆作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鱣立是為莊伯原註自是晉侯  
在翼稱翼侯

晉世家曰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為曲  
沃莊伯表在孝侯九年  
精古錄作莊伯鮮

四十一年原註辛亥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宣公薨從張遂辰本  
或作襄公非

宋世家曰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病讓其弟和曰父  
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  
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古史紀年卷一回

三

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案惠公不與桓  
王同時呂氏誤其後在於魯墨子

燕鄭侯薨增

燕世家曰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表作  
穆侯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  
卻是為鄂侯左傳在魯惠公四  
十五年與此合

晉世家曰孝侯十五年表作十  
六誤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

侯子翼晉人攻曲沃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  
侯子邾為君是為鄂侯世本曰唐叔虞居鄂括地志曰  
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

四十八年原註戊午無雲而雷

御覽八百七引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月莊

伯以曲沃叛今晉世家無此文開元占經曰天書云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當之國必有甲兵

魯惠公薨

魯世家曰惠公四十六年卒長庶子息世本名攝當國

行君事是為隱公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

以聲子生隱公昭二十四年傳魯夏曰周公宋武公生

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

我生桓公魯世家曰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而自妻之生子息長為娶於宋女至而好惠公奪

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而惠公薨左傳曰惠公之季年

是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四十九年原註已本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案左傳後序謂紀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為莊伯九年與杜引異

古史紀年卷十四

七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左傳後序引同○案此後事詳左傳其非紀年所有者不入復贊

左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

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之盟

五十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案左傳後序謂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

春秋曰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王陟

左傳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周本紀曰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

古史紀年卷十四終

古史紀年卷十四

天



閱史却視

閱史邨祝五卷吾友益吾忽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爲作也其於諸史中  
眾人爲置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  
三致意焉其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  
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之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亟稱以  
爲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  
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  
孫勳敬書

閱史邨祝

卷一跋

四存學會校刊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  
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述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爲瑣務自古及今宇宙河  
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忽谷先生所著閱史邨祝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敘官  
方區與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跋

閱史邨祝

卷一跋

四存學會校刊

閱史邠視卷一

蘇縣李樹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禮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

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

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

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伊尹當風雷之變在公

耳故成王迫之令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

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公於桓公而弑之吁可

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為小人所害而不

閱史邠視

卷一

一 四 年 會 說 列

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啗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

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為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

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為利則彼言者

為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

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人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

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

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會有待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

遺存問其親戚真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

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子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

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礙於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

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軌

在前衛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為好事

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

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嫻細小為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遇老人涉濟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

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

聞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

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則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

曰否師疑而鳩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啓突然

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尙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

閱史邠視

卷一

一 一 四 年 會 說 列

突故隗斯彌不伐樹王驕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

之此亦獲對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聞處乎可以觀矣

然職司陳垣者又不可以此為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醉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

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豐布雄傑驍猛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

禮以消其暴怒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

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

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做大

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圯下之履市上之騰其磨兩

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蒞卒以傲致之則有愧於  
胯下者不尙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歸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  
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  
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試各有員數平地  
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賦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  
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騎曰漢  
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  
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  
軍守官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  
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

### 閩史雜視

卷一

三

四

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  
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如這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  
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練賦曰漢  
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發關  
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衛  
常選漢陽關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百  
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  
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守其治察得其績乃爲其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薛宣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爲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岳鵬舉宿兵遺食隨行令  
士澹澹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  
可爲也

漢高聚韓信遺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  
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真樂爲死矣

漢高大致九國自閩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  
海爲齊趙潁泗以往奄有魯蒙爲聚楚東帶江湖溥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  
盧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  
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  
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然當時不聞供億之賦至於文帝粟紅貫朽  
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鑄錢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

### 閩史雜視

卷一

四

四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  
以宋徽人  
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  
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爲本生父母不  
問親疏皆齊我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  
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  
與獻人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暹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  
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實粟務農天下安寧上從其言公私皆  
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

梁人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更成弊故矣然使用以救窮病為有實濟

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棄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強大

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併大國耳臣之愚

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

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據之

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并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

二世之利也文帝及太子即位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

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詭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

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詭之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

### 明史紀事

卷一

五

四在學台改刊

則詭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

籍鄭君獨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

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徧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

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饒道入

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則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

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為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

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慎嚴尉辱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懷威震則萬物伏夫報怨以除害損殘去殺

朕之所聞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稱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傷朕不

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藁有所屬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嚔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

以法矣

漢官虞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泉忠原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勸諫以為不急

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泉類陸秀夫於倭德敗

### 閱史紀事

卷一

六

四在學台改刊

亡之秋猶口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諫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為人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個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

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

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按對陳豨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

夕至旦才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調遣多大節略與高帝同

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豈曰卿謂何如高帝按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

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意不釋曰如卿言反復勝那苟或

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

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紹寬以寬濟寬故不備公科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掛通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虛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虛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沒調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 閱史雜視

卷一

七

四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共拒禦諸將怒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迫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欣穿曰幾為虜噓當此天動地駭之時而談笑應之真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古圖中興者之所當知也明水諸惟不此之知也故每與國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縛於冀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朱鮪降光武封為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忘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畧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鬪者小云乎哉

孫策別裏衝行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驅大略散蕩望之案劫殺韓延壽馬融代統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二子烏可稱哉且之

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誦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網羅而自理其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况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難去亦不免乃止死智說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願蒲之秋其寄存幸耳

曹公徵劉曄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尋傳輒譏進見效論之具詳獨以不言人任之肆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微機非

### 閱史雜視

卷一

八

四

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撰坐說也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古人心腹之得君乃如此彼操機粹然者何以爲哉耳故以腹心任之也陳壽志不惟略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略載郡被書錄案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淚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官故張仲言其刑煩役重壽為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壽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不永宜哉且待宗族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  
矣然晉祚尚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淨也

吳蜀之和也晉壤飲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  
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與會也

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劍騎射最少年穉陸相都勒講武習兵父老  
咸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遂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間非遺種之地惟江

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傷而還周  
瑜將數百人放過候并求資糧指三千斛一困米與之一見孫權即建鼎足

江東兼并荆楚分據帶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臨和關羽借玄德地驍見  
高田公瑾擊矣且魯魯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溫清濁太明魯魯太分孔明以為敗廢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

### 閩史雜視

卷一

九一四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留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  
任及數外國人為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  
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聞聞聞外國人皆笑四坐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騰  
應會少有特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履與幹  
濟之宏才也我之剛復粗疏其必以此為師而後可謂者不巧巧合色之謂也

觀六朝如九錫及禪授之文語深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衰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  
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  
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問也惟光張安世不失為幹幹沈沈沈沈期不

失為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戌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

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入之可  
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偽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胡藩謂劉裕曰裕運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眾必取戰必勝殺以此服公  
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輳之恐終  
不為公下嗚呼殺之所長乃么麼腐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  
其鑒之

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滯礙賓客輻湊求新百端內外諸  
事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謄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曉事又  
曾談笑笑彌日互時未嘗倦苦或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  
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饋未嘗獨餐真近古之人豪哉王豈獨聞子言曰禮  
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自為

### 閩史雜視

卷一

一〇一四

亦何為者且因此而有矜才競勝之心則愈憤事矣然此論固可補子言之  
未備也

謝靈運狂矣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任宋矣而曰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浪得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  
覆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即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放蕩風流之習可以敗  
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飲以為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邪之禍至五

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  
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晉以來習尚氣勢驅進而

前如頹波之東下潰散顛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敎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

崇之南朝亦尚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日鼓繁氣易我我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此  
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  
山阜皆末之用備珍獨悟其旨私具機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  
艦簞之以茅並立游軍軍將發諸將須機甚多備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  
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靈夏顧歡輩感溺佛老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  
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

### 閱史鄰視

卷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派焉何以考其治亂  
乎不可以言史矣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  
渾所在西師盡銳來攻取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賞不過時罰不除刻萬世  
宜遵也

高洋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眞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廣大乃有俄同  
郡君之號關雎亦號開府一時奸青拖紫者與狗馬全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寶卷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說  
李延壽筆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爲馮夢禎所標甚多至尤難通句屢曰某  
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由性生也哉異矣

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  
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  
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嚴守與賊死角非  
策矣

高洋存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遺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

爾朱榮令侯深討韓樓配氣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處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  
大業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卒數百騎深入樓境去劉百餘里  
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  
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且叩  
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  
三千多則亂此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絲棄也

### 閱史鄰視

卷一

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誦讀詩文非學賢之學也而人君效之更速其敗梁主繹將降魏禁古今圖書  
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  
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繹並不知文武之道爲何  
如者而狼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爲治易危爲安昭昭可行  
也有教之日讀書而不知爲政者乎有教之敵兵滿城猶口占爲詩君臣們和  
者乎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衛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  
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  
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尙曰不然兵互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  
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結爲方陣  
四面外拓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

擊車爲壁壘重設何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隋煬曰善誠善也哉

閱史邾視卷一終

閱史邾視

卷一

一三

四存學會校刊

閩史郡視卷二

蓋縣李崇著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裴寂殷開山郭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鳩毒以療惡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士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靖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盜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聊借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鼓行而西使晉陽無內顧之憂而已又突厥送馬千匹五市高祖擇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彼饒馬而多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此等識見真英主也

閩史郡視

卷二

一

閩史郡視

唐太宗曰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恩若臨天下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泣其言甚是至於明皇之千秋節肅宗之地平天威節加以侈大之名非禮也且唐至五代皆命編黃議經設齋甚者令羣臣赴僧寺齋會其崇邪害治不已甚乎王欽若册府元龜誕聖一則不記太宗之語而記此等事小人之無識如此生日節於誕聖者有所不究矣

天下有一法即有一弊惟在權其弊之輕重何如耳周行封建其亡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鎮其亡也以藩鎮秦宋明去封建郡縣無藩鎮其亡也遂以匹夫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郡縣唐亡於藩鎮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鎮固不若秦宋明之一敗塗地雖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况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總攬於一人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事善不即實惡不

即誅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命書雜查資治史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延遲故奸雄騷擾之謀而已矣此郡縣之權太輕陳龍川所以痛歎也宋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日者封建即難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殺人使之得操兵柄使之有事直達天子祇數年遣官一巡視而不復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廷強矣

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城誅豪俊坑儒生為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亡也嗚呼愚矣道德齊禮則民不忍為逆樂利則民不肯為逆講武練兵即粹有逆者而眾可以拒禦可以削平亦何必認認焉弱之說滑而後世唐宋明以

閩史郡視

卷二

二

閩史郡視

文藝取士士坐老於章句聞文且為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平之後不行古田獵之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忌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尊武卑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亡也哉嗚呼君民一體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曰百姓強君孰與不强百姓不强君孰與不强

李衡公言史官鮮克知兵故兵制不傳全覽漢史以至南北朝良然至唐書乃專誌兵則歐陽諸公之職可謂卓越前矣王崑繩曰唐書亦第載其制耳兵法之不知自若也武聖增父在母服章麻人增出母服履屨沐栝無量力諫其非有大識也夫封建郡縣柳陸諸人議各不同唐史論云教士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

勢莫如置守宰平論亦至論也

讀魏文貞諫章及病革與太宗涕泣相對之語不禁為之泫然淚下不自止云李納遣使至汴劉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醜遺皆得其陰謀此所謂干戈起於衽席也

唐自南詔入寇蜀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李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涿水而左盡為蠻有始章泉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是故戎費盜養成癩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驟劇千里藩無孑遺今撤頤尙新非痛革弊不能刷一方恥乃建審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歌寨饋運運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爰料擇伏瘴瘴與州兵之任

關史鄰視

卷二

三

四

戰者廢遺傳遂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野人浙中由是器械犀銳車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野騎士曰飛星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印峽關徒嶺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說抄運內粟贖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連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羣夫多死德裕命轉印雅粟以十月為清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遠民乃安於是二蠻沒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西番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巽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夫唐相自

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惟李文饒一人而已乃以為邪制之惜哉

儉之自下則涓滴儉之自上則邱山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官貴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侈靡可想見矣

劉士安曰善救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名旨也

唐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礙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受旨之防齋蔽如此貞觀之治所以盛也

平蔡之役非李光顏苦戰疾鬪重致瀾曲之兵則李元直不能成夜半之績非李元直示禍招降能速雪夜之入則李光顏亦未必即奏蕩平之功二公者各擅其長以交相成者也

馬燧字洵美與諸兄學戰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距老一儒說更學兵書戰策後卒如其志功成與李晟皆在朝每晏樂恩賜使者相衛於

關史鄰視

卷二

四

四

道兩家日出無鼓鐘聲則金吾以關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奉樂二公有濟四海之功其享受也固宜

崔暹治魏以寬經月不苦一人及滄郭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郭土沃民馴難以惡俗非用威莫能治知變如此可與言政矣

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發其書不識草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嶺州夫以一書而成大禍如此則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草書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古人之防奢戒侈乃如是哉

傅奕一生斥佛集魏晉以來與佛讎駁者為高識為請除佛法臨終猶戒子習六經拒妖胡又嘗上疏欲變唐隋制度與作禮樂又請簡省簿書則其抱負經

許不止天文古驗而已也然以高祖之賢不能新典章以太宗之賢且以崇佛  
法而傳公遂不能究其用矣病未嘗問醫忽酣臥厥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  
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言固有所憾也夫

蘇定方謂裴行儉曰吾川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界以術後行儉在西  
陲屢立奇功俄風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  
吐番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番叛漢方虛數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  
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定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西大食使徑莫賀  
延曠風磔盤昏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城少安俄而  
雲散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人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  
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燕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

聞史都視 卷二 五

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政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  
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  
其所親問安否外若問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  
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遮旬是日傳  
契箭召諸部屯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備騎約齊裝遮旬獲遮旬使者  
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刻石碎葉城以  
紀功是行也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夷與班超陳湯先後並烈  
有非宋明所可及者然後知作天下事必有窺得其窺則功易成行儉能平都  
支其才也而立波斯王其窺也後之志於功名者亦尋其窺而已  
裴行儉以爲士先器識後文藝識主勃等浮蹤街露非享爵祿之器千古名言  
也

齊游讓龍王毛仲且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及出備麻察因道讓語察未  
奸佞遺言狀明皇怒召潛入曰卿尙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叱高州良德承  
游之淺暗固不足道然亦可見居官涉世如履風波如對敵國出語交人不可  
不慎之又慎也孔光不答溫室樹善矣然士必伏處沈深有素而後當路有成  
不則平居道聽輒說輕浮淺露當大任未有不敗者

魏元忠從盤屋江融學兵機其術後上封事謂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積之權略  
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夫由其射能穿札不止鄴陵之奔陸機能辨亡  
弟使返中宗更爲得寶矣

聞史都視 卷二 六

無救河橋之敗其言則切可爲萬世取人者龜鑑而後人覆轍相尋謂之何哉  
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沈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當稱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  
帝不宜曰虛陵王且則天僭革唐步今以周則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  
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乃居其下方之躋位是謂不智宜省天后紀合中宗  
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  
述太后至太后名氏才藝崩葬日月則入皇后傳乃爲得宜予謂武氏不可入  
帝紀亦不可入皇后傳別立篡逆傳可也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勃然  
輒美可喜李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直道至宰相而喜輔美者乎九齡驚改  
容謝之呼爲小友夫以子壽之賢而好佞吾輩可不悚然哉然佞固不可好而  
直拒之疏待之必至於有禍丁謂爲寇準拂鬚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

長拂髮耶謂大慚恨遂成髡除故君子於佞人有權則屏諸四夷不則遠之而勿顯拒可也

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王績舉草澤文詞清麗科則唐取士之途亦尚多端矣

王峻上言處降人河曲後必內外表裏為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齊豪告以禍福唱以金緡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其議甚是友人張文升亦謂當遷降於南方柔胞之地竄遠之鄉然必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乃為長策若如今之狃狗尚異其服習其教猶悍難制則又禍端也

蘇定方父豈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部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豈卒代領其衆破刺賊張金稱等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

境鄉黨賴之貞觀中乃仕唐為匡道府折衝卒成大將此遺時團練鄉村者之榜樣也

唐俗稱舉人為覓舉覓者自求也賤之也謂時之紺纒小文名曰策學者無實用也今又謂之何哉

宋璟挺挺二張間固自跨厲百代然天下事成於剛直廉簡之人少成於宏襟偉抱之士多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之計於狄文惠答曰惟勸迎虛陵王可以免禍使非平日天覆地載賢奸全在駕御間何能使之聽哉後每以天性感動

后后悟使人迎虛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文惠語虛陵事文惠數陳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斯言也一若還太子專為文惠者一若太子為文惠之太子而還之者至誠感人乃能至是千載下讀之猶泣然交頤也蓋誠至則雖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神徒誠而愚不

可濟也徒術而誠不可為也事父母幾諫幾即術也諫君有五惟諫為上諷即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之謂歟

陸象先政尚仁恕不事權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治千古名言也

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偉哉斯言卒為唐名相有以也夫

魯吳守南陽一年斗米五十千一鼠四百賊不得剽亂江湖張巡守睢陽至殺愛妾以食賊不得剽亂江淮皆扼衝要以成保障唐中興之巨功也

安祿山初反高邈謀殺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太原尹楊光翹天下當未有知者何千年亦勸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鄆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圍野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

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不能用及祿山據洛陽李泌告肅宗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并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禁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留

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走來奉命建軍山來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矣此一策者料天下事如在掌中而唐亦不能用天下事其敗於庸人蓋不少也

錢牧齋言曰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尊或服或叛遂與

閱史邪視 卷二 七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編廢元稹所謂五紀四  
 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  
 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  
 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敢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  
 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瀆棧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例則帝都  
 有藩籬之固矣幸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疑金自貞  
 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盜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  
 事王擴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  
 所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  
 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吳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  
 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救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

閱史雜視

卷二

九一四

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恒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  
 九公集創殘備慮之餘以邊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開府馬武山以七州北捍  
 者十二年恒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僅金存而後亡  
 者封建之力也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  
 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瑄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  
 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周之伐紂而歸也放牛歸馬辟甲  
 包戈乃示天下以休息耳其實田賦出兵蒐苗獮狩之法森然舉行何嘗去兵  
 何嘗一日而忘兵耶唐之蕭後段文昌者以兩河略定謀銷兵奏議密詔天下  
 有兵之處每百人一年限八人逃死異哉穆宗之時豈銷兵之時哉而過人以  
 逃限人以死自古亦未有如是之銷兵者也腐儒愚謬之極乃至此耶宜天下  
 之叛亂四起而不可制也

五代之梁晉梁狀比肩而石敬瑭得罪天下尤甚契丹册爲皇帝文曰吾爾子  
 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真留千古之笑罵也

閱史雜視卷二終

閱史雜視

卷二

一〇

四



閱史鄰視卷三

盡縣李堪著

宋徽祖恢復大略已與漢高帝唐太宗有別至太宗則又下矣宜其終身不能混一字內而一代闡昔之天下也太祖紀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遺詣闕下又詔以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材異行不拘此限闕里郡國選審進署以聞仍為治裝詣闕不專以進士取人也至太宗紀則無聞焉規模之大小此亦一班也

史官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蓋統君臣朝野言之也至真宗與契丹和遂欣然大赦天下宋之不競也宜哉

理宗教度宗甚嚴而無救於亂亡者則以講性命事誦讀所教者已失帝王之正學矣此語未可厚非當云從事編讀耳

閱史鄰視

卷三

四存學會校刊

趙保吉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真可乘之機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勳守延州乃械饒遺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遂絕宋人迂腐懦弱遂至於此可歎也說

三代最重田獵所以習武備也太宗不好獵詔除有司行禮外詔近甸游畋五坊所畜鷹犬並放之臘日但命諸王略畋近郊而太祖五坊之職廢宋之孱弱有自來矣

差役即周之閭閻族師漢之三老亭長也東坡比唐之庸誤矣差役變為雇役雇役變為義役蓋由有司貪虐迫之奔役也輟勢不得不然也使如周漢之法皆用士人賢才隆以官秩何至若此哉然如今之所謂士人惟解讀書不通世

事使之為之亦未了了是必選舉學校皆復古制而後可也以讀書為事為兩之謂而已矣

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材重名曠等而升者辟召也而辟召人尤榮之如蔡邕辟司徒橋元府周舉辟司徒李郃府黃瓊五府俱辟陳紀四府並命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實以恩禮請文為布衣交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祿任延為會稽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受延還功曹書記吏使相望於道種一歲其乃乘輦詣府遂署議曹祭酒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於隋則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辟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任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

閱史鄰視

卷三

四存學會校刊

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遺張博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悛之於辛鑑是也劉貞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廣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於短駟比比而是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難以獨理皆延請幕賓然非宿登任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險道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快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榻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遽巡走入然則文正固宋室書生之雄也下此者不解矣宋仁

宗詔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者還之此何說也夫古之爲兵者皆於齊民中選其材力出業者使爲君父捍禦災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及郡國三百石吏爲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強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爲軍者退還是以兵爲辱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爲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爲君父敵愾者乎至明發罪人充軍是等征戍於流放宜人之惡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爲兵者蓋用其愧恥之心而開以洗滌之路使之勇躍殺敵耳豈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兩朝之兵戾皆士大夫創立法度者學術不明之過也

工虞水火堯舜相傳之治遺也神宗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河工役呂公著言遺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特遇儒臣然則禹之四乘自輕耶舜之使禹賤之耶而胡爲乎諄諄於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讓之耶自此言出士之

開史都視

卷三

三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徒虛言而無實學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曰國家憂銓機不允置審官之司慮議識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又言唐之盛時官奉甚厚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今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積古之意哉夫事不責所任而重置官是東坡所謂廐長增立而馬益羸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億之所陳固後世兩不可解之政也

宋太祖即位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梨棗牛之男女十歲以下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讞民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使戶增田闢者議賞若風土不宜種桑者不須責課豐歲則蠲民課蓋歲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宋制四十二尺爲一工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明太祖勸民種樹植之政亦甚詳悉則知帝王開國無不由於農事也豈獨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間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項而賦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見宋政之寬大而亦可知繼亂之治墾荒爲第一要政也

東南水利自錢鏐而後南宋漕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禦北方一二百年無脫

開史都視

卷三

四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中之患也然揚州古稱下下地之肥瘠豈不以其人哉

知襄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蠲廢耕農矣不許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租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賤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後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今世之一條鞭易不思及此哉徽宗愛香資修道觀采花石天下釋曠然佛道寺觀骨董圖寶糜財至鉅爲今時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時乃一洗而去之也

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質等憚宋祖英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曰如此庶幾稟承之力免妄庸之失坐論禮廢廢所慎之人真不可以爲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瑒守瀛州韓令坤領

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戌晉州李謙守隰州李繼勳領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領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據之甚厚郡中箝權之潤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軍事皆得便宜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議資由是邊臣能養死士爲開謀洞知敵情多致克捷蓋宋帝之雄才大略者惟藝祖繼嗣亡而天下不能混一矣許驥父唐僖宗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曰其父信曰今國政廢弛狄人乘釁而動朔易之民不即去者必爲所虜信以厚資不樂他徙唐遂潛資百金而南未幾石晉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有識之士遇亂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越誠可歎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貴顯不斃虎穴是則孝之大者矣孔道輔論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秋膏亦以得士心爲呂景初歐陽修

開史雜視

五

四

等所論嗟乎選將者將選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見一魁岸巨人則懼服號呼不待其怒搏也削也固宜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偶失坐損國威李樂師破突厥馬隆討樹機能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當用此策方軌徐進來則抵戰去勿急迫不求奇不爭利直逼其穴彼彈丸之地蟻子之眾烏能當之哉乃一時盈廷聚訟言或言守毫無一是歐陽修贊王彥章尙悔西事不用奇用速文人之不知兵乃爾惟楊偕論八陣圖進神梯劈陣乃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王吉川之敗元昊於兔毛川頗得制之道矣王見繩曰奇正因敵變化不可方物烏能先定哉予曰然有方者所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甲兵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

領州大都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薄若平地所以盜賊敵國一發則跳梁莫禦良山貽謀之未善也

顏習先生曰宋主以將得衆心而竊天下故銷兵權去藩鎮一聞士心服將則憊而銷其位而不知將縮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元昊反張元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驍騎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全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禁所城都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

開史雜視

卷三

六

四

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儼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中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昨延州之敗蓋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宜令邊臣定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某相近出敵戰死士某所設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數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不猶不知趙瑜步馬軍開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許蓋駐山東振應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出外策應未嘗用木指揮旗號自以五

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畫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勇強耳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強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耳臣以跳躍野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政安有勝理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鎖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境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均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糶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置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

### 閩史鄉視

卷三

七

四在學台校刊

禁衛隊長山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撤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皆距邊止二三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戰鬪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收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入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喻斷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初元請乘驛入對詔令手書上之後多施用又奏邊政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前後左右自不相教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糧者所逼或因備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

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救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隘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嶺或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圖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敗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里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不下五六萬朝廷營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夫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雖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才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勦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能兵國用民力何以克

### 閩史鄉視

卷三

八

四在學台校刊

堪若因之以饑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眾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副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背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中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成克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嘗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敵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盜竊於其

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而陳利害不報觀此二疏宋之朝議宋之兵將靡亂紛糾如在目前其不能制元吳也固宜夫元吳地小兵寡而以神世衡之計遂殺野利兄弟則其智略亦未必大過人乃宋人無具坐恣橫逆深可歎哉

張元謀擊琉璃堡使燧伏敵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腍占吉凶辭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眾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吁宋人爲小醜所輕笑如此聞之能無汗顏乎

元吳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者爲人憤密察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河破儂智高謀一出已賊既平經營餘事悉以讓河退若不用意者河始欺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賊屍有衣

### 閱史雜視

卷三

九

四存平會校刊

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閱武襄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皆曾其可信具萬人糧於越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武襄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真大將材也使西事專委此一人而以如張玉種世衡張元者爲之偏裨元吳可計日而平也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辦於龐籍范仲淹韓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討儂智高也未至廣西鈴轄陳曙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豈齒關殿直裒用等皆通武襄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相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河余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蓋宋以

文弱爲習實謂悠柔將卒息玩何以制勝武襄此一著已得平賊之本矣王德用狄青之流也在元吳反時名位尙未大著德用則赫然而聞矣乃自討之而朝廷不許何也

夏國主秉常被篡廢市言繼遣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忠今秉常久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諮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才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儂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他待仇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

### 閱史雜視

卷三

一〇

四存平會校刊

請舉屢歷之策合衆水於滄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強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馮槍千五百獨輜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迫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特松亭關傳檄幽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壯其言而不能用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契丹苟使強將勁兵各割邊要練卒裕糧用車爲營方軌徐進得地守地得城守城彼兵寡財少日不得暇其何以支不數年間直抵沙漠易耳乃宋人視之如猛虎毒蛇不可觸還不則欲決勝負於一朝真不知兵者也

遼使蕭禧來議軍事神宗詔問羣臣韓琦上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

閱史邪視

卷三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則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費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藩騎三也創國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謂如將官之類宜因而罷之以釋其疑噫刺公此數舉頗強人意而魏公乃欲罷之耶蓋魏公為惟備遠之敗盟而已矣夫遠使之來也宜告之曰論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雲十六州古豈汝有哉遠人特故遺事端以震宋人耳宋能自強彼必不敢敗盟也如其敗盟我之訓甲練兵何為者正當整罪致討恢復先王疆宇何為罷我制敵之策而求釋其疑耶每閱靖康時朝臣謂用李綱非金所喜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輒欺宋人恐懼顛倒至於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種識見矣又何怪於李邦彥之流乎然刺公卒割東西七百里與遠蓋亦不免於震懼矣使神宗安所倚賴哉

遠之親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畏動侏儒好動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舉一廢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率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尙敢備強哉然遠之於宋亦非好動也但以動嚇之而宋人遂倒矣異哉

寇準勸幸澶淵之策所謂相席行令也使在漢唐一將之任耳安事天子自出

神宗銳然有為積財練兵意在刷恥一時才略之士若蕭本蕭注陶野林廣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或問但宋朝一代氣習安於柔靡羣臣異同動多掣肘故功業遠遜漢唐耳元祐初司馬光無故棄河湟幸賴孫路言而止後卒用蘇轍議而不聽游師雄之言棄蘭州米脂等五寨宋人之偏激怯弱不知遠略乃如

閱史邪視

卷三

一 二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此說今天下如川廣雲貴朝廷不惟不享其賦入而且有屯兵助餉之費然使忽然棄之則自生變故矣烏乎可哉

沈括筆談云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誠哉是言神宗以陳升之平章事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里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醇厚邵雍在天津橋聞杜鵑聲曰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後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為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規夫天之生才何地度有用人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風氣剛勁人常厚重南方風氣柔弱俗易輕廉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土南方不入中國版圖無論已漢唐時宏功偉業多出北方宋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

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楊東里王忠肅亦皆言北人可倚賴古人諒有所見而豈皆偏哉

金以孤軍入汴神師道請運西師之至待其情歸穢諸河上李綱誤聽姚平仲之言以為怯使平仲斫營而敗金人長驅上黨神師中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指其不意當可以還朝廷疑而不用後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為瑣城法困之選暑雲中許翰誤信覘者之言以為將逼黃師中逗撓遂進戰而敗李許豈有心誤國者但以逢掖不知兵動失機宜國事以敗可歎也哉

蘇軾上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亦切中當時談學者之病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數諫諍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時修神宗實

錄數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乎觀此則何怪乎蔡卞之請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祐而後分黨攻激此進彼退迭改史文則宋史固難以盡信矣

元祐二年召彭汝礪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蓋司馬光德厚而才短志誠而識闇不能以虛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遞變而靡定也

宋史記載甚濫文章甚冗論斷亦無見解非大刪修不可成書也

靖康敵退之後吳敏等秉政有八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邵管太學不管防秋邵管春秋不管砲石邵管安石不管肅王邵管舒王不管燕山邵管犇山不管河界邵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邵管陳東不管二太子邵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爲天下所傳笑如此

### 閱史雜視

卷三

一三

四

方臘將反召其眾謂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眾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繁密往來迎滯爲奸盜所窺何如此治天下者尙不知變計哉

高宗初立李綱請命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傳亮爲河東經略副使有能全州復郡者如唐方鎮使自爲守以保中原又言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又請暫駐南陽乃還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請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以臨之皆不畫也高宗愚弱動輒不用可慨也哉

岳飛命牛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穎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與渡河利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捷於

宛亭捷於渤海廟董先姚政捷於穎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穎昌淮甯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皋及傳選捷於京西捷於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西京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昭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迨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於濟源喬握堅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於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淮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嗚呼燕雲唾手可取矣以奸臣敗之可恨也

哉

李迨具奏曰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贖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贖川陝

### 閱史雜視

卷三

一四

四

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完濫在官不在兵也夫後世官完權分坐糜廩祿凡職皆然不獨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候選之人怨望遂不敢議哉何爲也哉

鄧肅言外夷之巧在文書而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嗚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

虞允文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真宰相事也

辛棄疾有宋一代奇偉之士也何物王闞泚其功業然其初乃居城人爲耿京宰書記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

河北忠義軍馬者也宋時中原豪傑之大起也有三宋始南渡一也金主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種人不惟忠義慷慨然其才略必皆有太過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濟行以淪亡宋之負中原豪傑甚矣

宋末襄陽人有張惟孝者襄亂後下居江陵至沙市舉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牌倪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歇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盡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生平盡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盡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盡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壘山游路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

閱史雜視

卷三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禍易聊爲君侯紆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沸五州危甚於是擊鼓燻兵不數日眾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還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如此奇人千載下聞之令人悲歌歎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亦言今世胃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龜人斥之爲哈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靡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嗚呼天下氣習之願誰實倡之哉

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胡穎至傲之作來陰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真最上理也

宋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大謂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註經爲得道統則葉公之畫龍也曷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曷不竭力於此求之

陳淳往見朱熹陳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是上達而後下學也毋乃非聖人之學教耶

陳亮蓋世奇才也中興諸論字字有畫乃不惟舉朝廷儲以爲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頹豈氣數使然耶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且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歸爲兵亦一策也

說

閱史雜視

卷三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略云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敘兵略云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忠藩鎮之強兵俱萃於京師雖漢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失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獲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強幹弱枝之意然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自備豈善策哉而况



以輕將而馭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李全張林等南歸山東已爲宋有大豪傑幹旋之中原可圖也乃以庸才如賈  
涉許國者駕馭之烏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亂耳

閱史邾視卷三終

閱史邾視

卷三

一七

四存學會校刊

閱史邠視卷四

靈縣李堪著

遼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夫三代之師誅暴而安民即漢唐宋之興亦爭城爭野兵相殺戮耳斷不肯殺民也而遼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之封建漢之重郡縣處處皆兵人人習戰則此策亦安能行哉孟子曰仁者無敵蓋必仁者而始無術以敵之也

遼累世子孫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孫為海陵所殺無噍類阿魯補以罪殺撻懶以逆圖被殺及其二子兀朮子孫亦為海陵所誅幹離不二子京文以謀反誅黏罕孫秉德共海陵弑熙宗後海陵忌而殺之遂盡殺黏罕子孫三十餘人皆

閱史邠視

卷四

四在學會校刊

所謂以殺取殺也開國君臣何為而不行仁耶

金南渡後至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每下令簽軍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號泣盈於道路又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貞祐時任子為監當者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為監軍官元光末備瀾關黃河又簽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憤愠哀號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潰亂至此得不亡哉

金史曰金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孺何求不獲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承業口分以制民產做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弊政紛紜度支日匱乎此言其善予嘗謂顏習齋先生曰井田必於開創行之蓋謂斯也

金刷官田與女直其實皆民田也如城燕子城之類乃秦漢以來名稱民業之不計其年矣蓋指以為官田而奪之可哉

種師道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千里深入而能善其歸者豈知郭藥師降金而從宗望南侵也盡以宋事虛實告之能逆測其不競也乎嗚呼宋以堂堂天下為叛臣所料如此一時君臣士大夫千載而下有愧顏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記其得耳其失多不載如吳玠吳玠等敗不見於宋史者金史書之兀朮等敗則不見於金史者宋史書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為將終身亦難以處處皆勝也但當論其成耳

宣宗遷汴言者謂河朔受兵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時河朔汾晉凶荒饑甚又禁河南粟麥不許渡河以至山東燕晉萬里榛莽真斯民之厄運也哉

閱史邠視

卷四

二四在學會校刊

錢牧齋謂言曰金南渡之後為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為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少退解嚴則大張其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銳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速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災異民間困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委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故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為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錢牧齋謂言曰元人進金史表曰勤卒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燕都防忠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

閱史都視

卷四

三

四

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付於易水固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備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源鄭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也紫荆關北口浮圖隘為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由紫荆出師與真定州之軍會於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於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遠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崖石自崩成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遼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真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為三右軍折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於平陽太原之間

左軍遊海而東破澶州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鄭滑景獻河間瀘州濟南諸郡此出紫荆攻燕之三也宣德即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即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為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令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元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伐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席卷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責備師以和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金乘間遣汴元復圖燕都又不下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即遼人剝樹皮之策也嗚呼慘哉

元之信異端也帝師天師僧極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成於帝師且

閱史都視

卷四

四

四

晉僧者殺其舌噉僧者斷其腕事佛之謹如此而揭竿稱首者則白蓮會燒香惑眾言彌勒下生之韓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燒香聚眾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盡屠之其攻燕也三道殺掠復殺所掠去數十萬人於居庸關下使非有耶律楚材之言則真將悉殺漢人空其地以牧馬乎世祖既平中原黠武嗜殺終無窮極豈天心之不仁耶抑中原之惡積貫盈而假手於元耶

元世祖嗜殺黷貨謗聖輕儒崇佛道任奸回穢政種種史多諱而不書蓋佞史也王裕等漫無訂正何以示信於後哉

憲宗在蜀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道聚殘姓游氣驚魂處劉淵撥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無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奚似耶郝經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可謂知兵者矣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術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何有淮何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何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縋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陵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鄂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鄧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撥拾湖澤奪取關隘據諸須索

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蕪黃倫祥恣肆以視江口烏江朶石廣布成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帶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互踏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而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迎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固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衝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引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南下多用經策此後世守江攻江者之大榜樣也然宋之奏議不能密秘爲敵國所得遂倒其柄而擊之亦後車之鑒哉

元漕東西以供燕京運河溢漕轉輸廉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類之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湖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楫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常其後湖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

閩東都視

卷四

五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十萬京師民始再活明初海陸兼運既而潯元會通河遠罷海運萬歷中運河漸梗王宗沐建議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警無間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廢存咽喉之警先臣邱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看核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於通海則計將安出哉

說郭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萬分九州時民戶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

四十九百二十三開府元龜戶字作口四十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三人漢平帝時

元龜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

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二開府元龜戶字作口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九百六十六民口五千六萬開府元龜戶字作口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愷大業中

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八十八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開府元龜戶字作口

八千三百九十五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開府元龜戶字作口四千五百七十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七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九百五十五萬五千六百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四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七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四開府元龜戶字作口七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四開府元龜戶字作口

閩東都視

卷四

六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曰通觀歷

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卽九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慨也夫但歷代戶口之數本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戶口土田眞清册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更爲繁雜如元史志表列傳瑣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况後世之文與事說可刪者多矣

閱史郵觀卷四終

閱史郵觀

卷四

七一四 存 學 會 校 刊

閱史邨視續一卷

蘇縣李瑞著

明太祖謂羣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謂非淫即貪奢侈者溺剽賊者闖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特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也二寇既除或勸朕置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取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廓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爾令未

閱史邨視

續一卷

一四

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明祖料敵之明如此而能禁殺掠用賢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繼漢高而稱英主也

太祖諭諸將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安使元兵最弱而將亡時乃亦如此有國家者練兵可不急哉太祖御製資世通訓曰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諛譽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夫太祖之論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崑崙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以給絲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即勸教豈有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不問猶且陳焉概

云不知何者為教何以用之將來其竄之極邊榜諭於天下攷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學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夫六藝之學正在民情世務用功非僅習其文也吳張二人概云不知其見罪也宜哉但太祖言朔望節序民情世務亦當談及是終以誦讀為正學而經濟為兼學也亦明味參半矣蓋太祖本可與習聖賢之學但為前人詞章所溺而當時無明聖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興實學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學教終不出文學故轍也可概也夫

太祖定金陵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

閱史邨視

續一卷

二四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今之鄉兵亦此法之餘意也

山西訓導葉居升上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開國之病乃不見用而反速問死獄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獨不能虛心受諫甚可惜也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仲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熱神甚屬無謂孤虛宜忌亦且未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顏習齋先生嘗言治歷本以敬授民時今與民時國政無與矣呂氏月令或古歷什一之存者意正與紳論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方孝孺書

事詩曰風軀形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嗚呼以太祖之英武一傳而爲讀書論文之君臣矣至所謂討論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牽義更張於瑣屑之務而所謂大經大略者不知也然則永樂豈能亡之哉自亡耳

永樂以臣篡君罪無可道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卽削弱靡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

仁宗識楊士奇曰近覺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間已進言人主省過受諫如此幾於聖賢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楊天順之治也以李賢王錕馬昂宏治之治也以劉健劉大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豈不信哉

正統初張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張輔三楊入怒責王振罪女官刃加頸已

### 閱史郵視

續一卷

三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而釋之乃三楊不能乘此時明太祖制度寬遂極製卒致土木之變而一代開寺弄權始於此矣夫大臣於國家事成敗禍福必宜爲百世之計而以身任之豈可浮沈其間而貽昔人遺養時晦之譏哉韓琦之處任守忠善矣

李夢陽曰夏襄經綸惻愍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照耀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斷萬幾精駁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原縣封邱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籌帷幄倖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憚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巧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存罔暴義存驕直亦運數然也觀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氣象歷歷可想至正德而後替矣

劉文靖傳曰宏治以前士攻舉業仕精法律動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閒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與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學士雖失於初服而入仕以後精法律勤職事猶然實業也至宏治而後士競以文墨相高分門別戶評古彈今甚至棄職奉而專事浮靡而國專日壞淪胥以亡矣東陽輩烏得辭其責哉劉文靖所見蓋加於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關也

正德時崔銑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執堪內閣玘曰能判類者斯可矣銑曰執當之玘曰若求其次其傳邦瑞乎夫宰臣以休休有容爲主不專以剛烈見長也

### 閱史郵視

續一卷

四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崔羅二公之言蓋慨正德朝宰執多依違羣小國政濁亂故思生死不渝者以主持之所謂救時之論也

王陽明寄楊遠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然後能攬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覿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以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此書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眾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群跡前後毀譽自爲矛盾臣謂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酌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今也未熟計而以人行行終也廉定持又以人言能加以愛惡交攻

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輩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試動見語張盧賊歲時成功難視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患也伏望皇上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慎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教部院衙門務從明簡以仰體省事尚實之意是謂省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摸稜而日調停遷就而日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日此拂人之情務為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憲貞度不執乎私情毋紛於浮議是謂振紀綱邇者天子號令概從忘玩伏望教下部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用撫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勸問奏者酌量遠近嚴與為期註銷稽久以違制論是為重詔令今也稱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叨譽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篇駁其本業名實茫然

閩史雜視

續一卷

五

四存學會校刊

臣願教下吏部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賢名實皇上即位元年頒賦一牛園用邊費遂見蕭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怠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教吏部慎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中考貪污顯著者令所坐贓輸邊自納以為固圉一助又今風俗侈靡服舍無限強兼并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損冒破錢穀漫無稽實吏行因而遊奸此皆耗財妨政之大者若救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憊國家之元氣乎是為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忠少也忠勇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食不忠不足也忠耗損無用不念之費并其財力以撫戰士何患無財將不忠不得人也忠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墩堡令民耕收時簡精銳掃其空虛

則目前之計也是為偽武備江陵作用大略見於此疏真救時之相也然明季衰敗之故觀此疏所陳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維維言是聽維維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消于成又云其曰予聖誰知鳥之維維明白萬歷以後朝中氣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自以為自是以為忠負氣而爭鼓舌而論呼朋引類號呼喧闐各不相下使聽之者迷當之者贖而國是因之日亂矣至今世呼生曰雀嘴又謬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利謂其聚賂而無實用也前哲云愚儒講談多誦古先之書畫書生之好浮議自古以為欺矣

閩史雜視

續一卷

六

四存學會校刊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窟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元黃時勝時敗其既聞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貪誠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百爾臣工皆惶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箝縱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弊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斬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數於禍敗夫宵人聞寺無可言矣而一時號為君子者亦多不為國家計慮久遠結黨負氣曉曉爭辯甚至自相攻擊而國是日潰大厦不支矣謂之何哉

神廟末年高攀龍馮從吾等講學京師或邀鹿善繼往既而善繼聞不言朝政



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鹿公之見卓矣哉

文詞與世道相爲盛衰世道盛則文詞衰文詞盛則世道衰唐初文陋而盛於韓柳宋初文陋而盛於蘇王明初文陋而盛於何李歸唐其陋也世道皆盛其盛也世道漸衰譬之治家然祖宗勤儉創業耕田墾井日不暇給烏視所謂一觸一詠咬文嚼字者乎一觸一詠咬文嚼字而已者衰其至矣

高僧論明代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雖腹心不得聞也而必須關白人有可用雖將相不爲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憚於稽考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於出入之議賊仗未具知其爲盜而不敢誅也存賤未下知其爲奸而不敢捕也機當速應因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遷延之誼一金之費干歷諸司一令之行徧吞羣長

閱史邪視 續一卷 七 四存學會校刊

甲可乙否此從彼違圖政理之志輕而稽簿書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辦文移之日多有蕩軼則下以廢法而訂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譴故君子不敢爲善殆甚於小人不放爲惡矣三代而下惟漢爲禁網疏闊故汲黯得以駭制而發倉粟陳湯得以便宜而斬郅支然當時不聞以法疏而多弊也秦制日更而奸愈滋隋令日下而亂益甚法亦何以詳爲貴乎明興之初雖國用重典而人有意通故功要其成事觀其利不肖者以詳而懼賢者不以詳而阻也而何至如今日瑣瑣之甚乎有味乎其言之也蓋上古法寬後世法密盛世法寬衰世法密有識者其知之也

何喬遠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私門使使之也朝廷以供土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將非庸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必厚贈進酬謝焉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

也甲冑弱於縷綉鞋靴於履絢而將氣已喪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賤削士飢寒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吮嗜武將者十六七猶云時平自息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真念也嗚呼弊乃至此乎甚矣文武之不可分也

明初令商輸粟於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酬其勞名曰開中商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備充足至宏治中戶部尙書葉淇奏請折色而邊儲大困矣無識之人壞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養種馬課駒後民苦之萬歷初張江陵當國盡賣種馬納價太僕太僕出價買驕馬而寄養於馬戶一時馬價充切而論者以爲變祖宗法萬一有

閱史邪視 續一卷 八 四存學會校刊

警調發必關夫民間養馬不論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駉牝三千思馬斯藏之詠悉官養之周之非子唐之王毛仲非明徵乎若於邊荒置牧場而以官領其事歲課孳息復佐以善人易茶之馬國何憂無馬而亦何必寄養於民乎且也復三物取士之法而以騎射當古之御則士之養馬者多矣寓兵於農則民之養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馬蒞庶而馬自蒞庶之道也中國亦何至闕焉以馬少爲虞哉

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兼得緝訪輩下奸私名曰天子詔獄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動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因不勝榜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資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割言若割割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刑獄有司寇專之矣又有三法司會審矣鎮撫司胡爲者哉直弊政

也  
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賢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閩史郡視續終

閩史郡視

續一卷

九

四存學會校刊

閩史郡視刊誤表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頁三	頁七	頁二	頁五
行二十二	行十一	行三	行二
字二十七	字二十六	字十八	字七
誤薛寬	練任	習下脫驚字	楊具
正薛寬	練任	網仕	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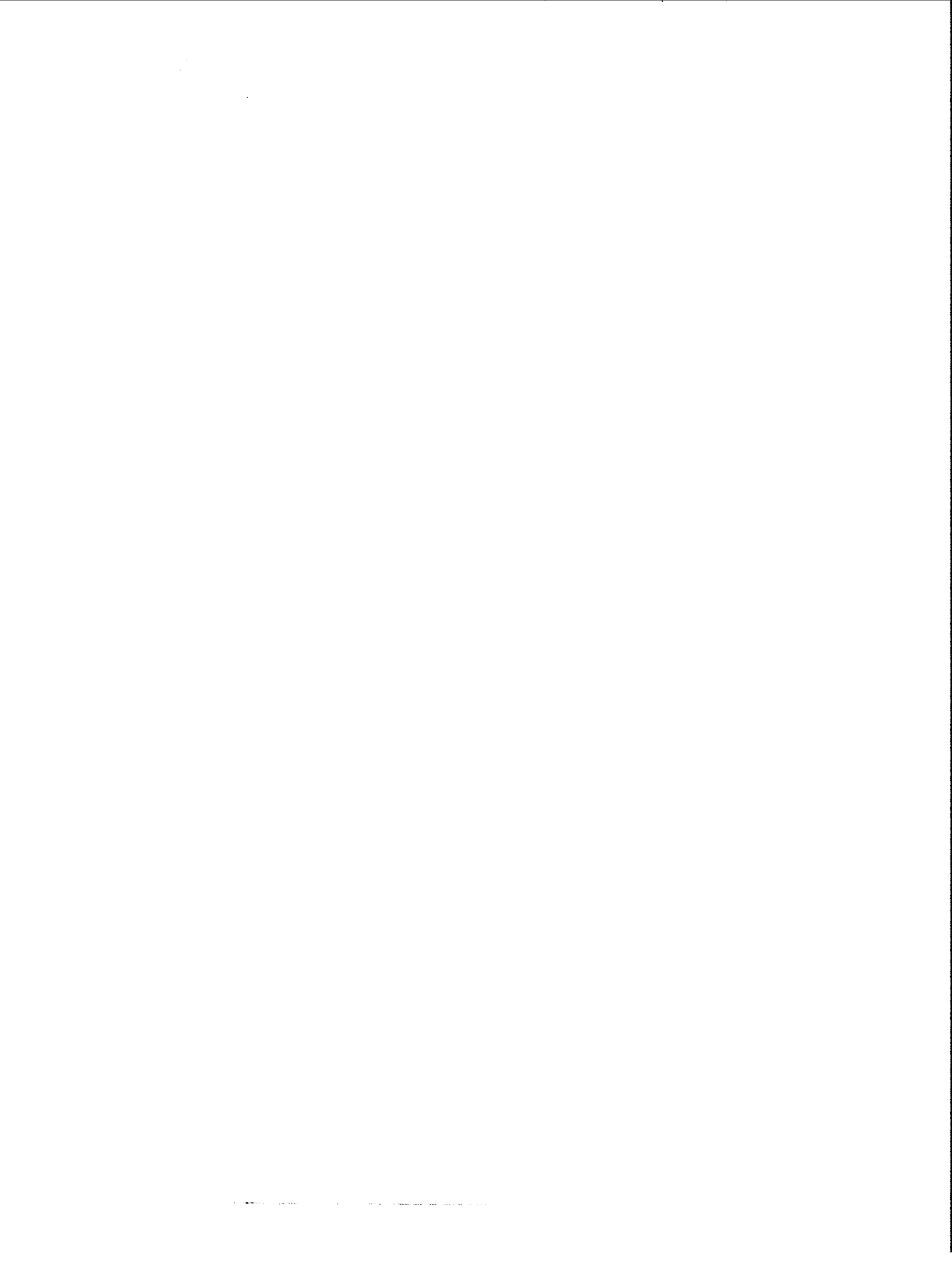
閩史郡視刊誤表

四存學會校刊

續一卷	卷三	卷七	卷六
頁六	頁五	頁三	頁六
行六	行二	行五	行九
字二四	字十三	字四	字一
情鳴	今下脫大字	騷鳴	騷鳴
是白	鳥	鳥	鳥
正	鳥	鳥	鳥

新刊古今考





# 志遠齋史話



## 志遠齋史話一

歸安楊以貞

漢高祖奉太公置酒未央宮唐太宗亦奉高祖置酒未央宮是二君者似乎皆能以天下養矣然分我盃羹之言脅父臣虜之舉後儒不能原其情而寬其責故知事親者以義不以文

與虜和親非美事也然石晉父事契丹而興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或者以為事值萬難之秋不妨權宜而為之不知君子寧全名而殉國不屈節以圖存

石厚附州吁石碯諫之郊超黨桓氏郊憤罵之僕固懷恩叛唐其母捉刀而逐李日月降朱泚其母不哭其死

### 志遠齋史話一

楊涉奉璽於梁其子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奈千載何李懷光將謀不軌其子璿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朱全忠將受唐禪其兄昱呵之曰朱三爾作得否褚淵詣齊宮勸進其弟瓘喟然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名士邪親如父母兄弟宜若可以少諱矣然猶不以私恩廢公義况其在天下後世乎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考亭綱目因之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統涑水通鑑因之後儒是是非非聚訟不休千百年來惟蕭山王穀勝論最為平允其言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為偽蓋臣子立意忠厚在在當

爲國君預留地步況成一代鉅製將以昭示來茲乎故歐公作五代史不爲韓瞪眼立傳蓋使劉原父譏第二等文字今之讀史者須知古人作史之意

蔡中郎自謂惟諛郭有道碑無愧色則其他可知矣班生之受金也陳壽之求米也挾其奇縱誕逸之才而爲褒貶過情之論有如魏收所云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人地清夜自思真覺愧慙故當日獄中求成漢書王允謂不可使佞臣執筆或者以爲允過矣不知此正王允之深識

洪武三年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楊憲等請獻俘於廟太祖曰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獻

志遠齋詩一

俘之事不忍加之乃封元皇孫爲崇禮侯案太祖之待亡元庶幾三代盛王之事以視宋弒零陵齊弒汝陰梁弒巴陵陳弒江陰隋弒介公關其仁暴不大有間乎萬寶常聽太常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曰樂聲淫厲以哀天下不久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案齊之將亡作伴侶之曲陳之將亡有玉樹之歌其聲哀側道路聞之率皆悲泣然則一樂也而治之隆替國之存亡繫焉矣崔實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善人啞啞唐太宗引之以爲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劉先主周旋鄭盧間未聞論赦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有天下者其毋以赦爲寬大乎

東都事略范質字君素初事周世宗太祖卽位以爲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案唐人詩多少興亡事無如死最難以揚雄軼才千秋不免失身新莽以李陵氣蓋一世猶且屈節虜庭獨范質乎

陳執中初諡榮靈後更曰恭沈存中筆談補曰以恭易榮靈乃是用唐許敬宗事適足以爲累耳案竊臣當國惟知竊弄威柄豈暇爲身後計乎然或至老病垂死憂謚傳難堪如賈公問者更可歎也敬宗初諡恭後更曰恭

志遠齋詩一

也然唐史稱劉子翼朋友有過常面責之當時李百藥有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之語據此則面數或亦無妨曰是不然效范謝不得猶不失爲謹厚之士效劉四不得則陷爲天下妄人矣

三

馬廖云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唐皇甫德參諫太宗曰俗好高髻宮中所化誠以國俗之奢儉無不視朝廷爲轉移故漢文惜露臺之費晉武以麻紉易絲紉宋高祖被服布素隋文帝唐文宗並服澣濯之衣宋太祖戒後宮衣錦繡明太祖詔乘輿服御無得飾金欲天下之胥歸於儉也必自一人始

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書人主終三年之喪者晉武魏  
孝文周高祖而已而遺詔短喪者乃在恭儉仁明之漢  
文帝於是議者紛起以爲此實仁明之累然攷之宋晦  
庵集雜著云五峰胡仁仲論短喪喪不在文帝而在景  
帝胡氏讀史嘗見亦云遺詔短喪謂吏民非太子嗣君  
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  
自景帝始也嗚呼孝文盛德之主何至變壞禮法如此  
然非二胡之辨則亦安見短喪之失不在文帝而在景  
帝哉

葵澤之戰衛侯以不去其旗致敗桑落洲之戰何潛之  
以坐舫自表致敗緒圻之戰殷孝祖以鼓蓋自隨致敗

志道齋史話

邱山之戰高敖曹以旗蓋臨陣致敗行軍表異兵家所  
忌然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秋青每戰必帶銅面具而  
晟青皆以勝王伯厚曰兵豈有定法哉岳武穆曰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

秦二世信任趙高遂成望夷之禍漢成帝信任王氏遂  
有新莽之僭蜀後主信任黃皓遂來陰平之寇梁武帝  
信任朱异遂取臺城之辱陳後主信任孔範遂召景陽  
宮之亂隋煬帝信任虞世基遂致彭城閣之變唐玄宗  
信任安祿山遂有蜀道之行宋神宗信任王安石遂釀  
靖康之難建文信任齊黃遂敗燕邸之燬自古國家敗  
亡未有不由於誤用小人故遜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

惡而嚴師卦曰王格有家小人勿用

以金錢愧張武而武爲廉吏以絹愧長孫順德而順德  
爲循良盛德之君以賞爲罰真化貪之善法也

周亞夫軍中不得馳驅文帝曰真將軍也段之玄昏夜  
不奉詔太宗曰真將軍也自古有神明不世出之君而  
後有剛勇不可撓之將

漢高祖既命酈生說齊矣而淮陰侯復破齊唐太宗既  
命唐儉慰撫突厥矣而李衛公復破突厥或者以爲非  
信也不知舉大事者不拘小信

魏元忠自端州召還惟安拱默元稹自江陵貶後忽附  
宦官由其學養淺也故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間根本微  
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志道齋史話

五

輿論不可拂爲其至公也然孔子治魯子產治鄭民皆  
始毀終譽故魏文侯匿諂書樂羊成中山之功魏襄王  
信史起鄴令成鄆水之功人主惟不惑於人乃能用  
劉孝標錦被之疏薛道衡泥燕之詠王冑庭草之句皆  
以自露見忌王僧虔以拙筆作書鮑昭以鄙言成文皆  
以自晦見容故君子盍下人毋上人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漢光武躬親庶務魏明帝按行文書唐玄宗親預銓  
選以人主而好治臣下之事是與驥俱走也

蘇卿衣錦而歸家人榮之以其貴也其初裝敝而返家

人辱之以其賤也不知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不在時之窮達

法已成之法而不能法其所以為法此王莽法井田安石法周禮所以取怨於民也故荀勗曰有治人無治法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一人愛之者用天下人愛之者安開元相九齡所以治也用一人愛之者危此天寶相林甫所以危也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張湯無節不為鄉里所稱然信封侯湯入相少年闊落自喜者可不勉哉

王師且不取張昌齡裴行儉不取王子安士之悅春華而遺秋實者可以猛省

志遠齋史話一

六

紹興南都海內望中興焉然汪藻譽邦昌而汪黃毀宗澤張泉衰秦檜見周紫芝太倉米稀集而徐嘉貶張俊是非倒置如此宜中原之終淪左衽矣

淮蔡平而用鑄昇潞澤定而惑歸真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羊祜對晉武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蓋人主中材多而上哲少也

韓魏公與歐公論繫詞終身不合溫公與范景仁論樂律辯駁千言蘇曾為歐公門人論河圖洛書子瞻以為不可誣子固謂非其耳目所習見陸九淵與朱子論無極而有太極則貽書往來辨論不置古人之辨義也甚於今人之爭利

黃霸於獄中受尚書崔瑗於獄中問禮楊溥於獄中讀史趙岐於避難注孟子李泰發於貶謫著易說古人於顛沛患難之中不肯舍其所學如此世之優遊坐廢者盍少奮哉

魏為曹參之後見三國志南齊為蕭何之後見南齊書隋為楊震之後見隋紀宋為趙廣漢之後見後錄有功德於天下者子孫必蒙其福

春秋繁露實性曰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韓退之送文暢序云民之初生若禽獸然今安居暇食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賜之也案魯論一書曰教不能曰教之曰教民曰有教無類聖人之於民不忍不教

志遠齋史話一

七

如此無非欲其復於善而別於禽獸耳 帝后濁亂朝綱莫如漢呂氏晉賈氏唐武氏然攷其所以生皆非無因也呂公術士性傲詭賈充姦臣性殘忍武士護庸吏性貪鄙皆積其背陰沴陽之氣而造國家之禍種特亦有不可解者新莽篡漢一賊也而其女羞志自殺隋文篡周亦一賊也而其女憤惋不平豈事之偶然耶

晉武之於表宋文之於劭明祖之於允攷皆知其不堪負荷不能即廢卒致骨肉相殘為智士笑故整隅子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

楚子常索賄於唐子晉苟寅求貨於蔡侯風俗貪鄙自



春秋時已然厥後尉繚子之賂豪臣范雎之散合縱王  
翦之間趙王田單之屬郭開皆以重金啗之故六韜曰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其術亦屢試屢中

霍傳陸驂乘之意過嚴周條侯鞅鞅之態未化卒啟宣  
帝之疑而皆不免於禍若孔文學禰正平當曹瞞得志  
之日而樹矯矯之節為激切嫉俗之談雖欲求免得乎  
神明逸晚年畏讒常夷甫晚年悔仕見老學庵筆記可為輕出  
者戒

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時謂之韓門弟子見李氏國史補今  
人有為後進求科第鮮不指斥隨之矣豈風俗勝於昔  
乎

志遠齋史話一

李固鼎角班超虎頭王敬則紫胞歐陽修白耳相貴矣  
果以貴顯然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而亦以貴顯相  
之不足盡信如此

陶威公一生忠勤蘇峻之亂遷延而不進討後儒惜之  
李臨淮一代元勳勤王之詔疑懼而不赴援士論貶之  
夫事君不顧大義惟擇利害而為之豈非不學之故歟  
于禁不死龐德之敗文帝令謁高陵時懸象以愧之甄  
濟不受祿山之封肅宗令受賊爵者列拜以愧之卒之  
于禁死而列拜者不死唐人之廉恥於是及魏遠矣  
魏昭為郭泰作粥荀爽為李膺御車殷陶黃穆為范滂  
應對漢季尊師重儒之風何其盛也降及後世若游定

夫楊中立之侍立程門門外雪深三尺謝顯道願執弟  
子禮至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而謝亦  
安之若素明季陳繼儒肩輿答黃黎洲門人徒步相隨  
天寒涕出藍田玉以袍袖拭之見黃黎洲思舊錄以視七十子  
之侍杏壇其心悅誠服當不過是

國步艱難之會苟有一人首倡忠義則人人無不激發  
如燕人伐齊七十二城皆為燕有一王躅義不降燕然  
後齊士靡然從之新莽篡漢舉天下和之一翟義起兵  
討莽然後三輔起兵應之安史犯關二十四郡無一全  
者一顏真卿首倡興復然後諸郡聞風響應忠義之在  
人心猶日月之常昭宇宙也雖有時蔽於浮雲而其不  
可終蔽者自在耳

志遠齋史話一

疑碧池之冥雷海青不肯奏樂黨人碑之刊安民不肯  
識名一樂工一石工乃能自拔於流俗之外  
何進詔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殲軍容夷小人之  
黨而借其力適啟小人之亂唐用回紇以擊祿山宋和  
女真以滅契丹消夷狄之患而資其勇反罹夷狄之害  
故君子之相與也惟其類也不類則不與圖事

蘇良嗣之怒批僧懷義宋璟之欲斬張昌宗皆凜凜有  
大臣風以視孔光之拜董賢何啻芝蘭之於蕭艾然開  
蘇宋之先者則申屠嘉之辱鄧通也  
呂后結劉章以婚姻武后殺唐子孫殆盡其厚宗室者

非有德於宗室也其屠宗室者非有怨於宗室也呂成公大事記曰高后欲王諸呂故諸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可謂直抉其隱

漢高昧君臣之義則有新城三老以告之武帝忘父子之恩則有壺關三老以悟之王尊蒙被劾之誣則有湖三老以辨之漢世代有賢臣而關係重大之事均有賴於三老孰謂野人可忽哉

事有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者往往功成於彼而禍兆於此如張良請封信越以分地所以助帝滅楚也而殺信越卽於此兆之召四皓以輔太子所以護惠帝也而殺戚夫人卽於此兆之請封雍齒所以安一時之反側

志遠齋史話一

十

也而啟帝疑心叛者九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卽於此

兆之詩外傳曰福爲禍本利爲害先不其然與

李林甫無怨不報王安石狷狹少容國家受其禍狄仁傑不欲知讒人之名呂蒙正不願問讒者之姓國家蒙其福故人君未論相先觀量

趙涉以計說條侯而田伯祿之計適倖於涉唐太宗以策料高麗而對盧之策適合於太宗運籌決勝之士何地無之故君子之對敵也不愚敵愚敵者必爲敵所乘漢武帝用公羊九世復讐之說而窮征伐唐太宗用周官唯王不倉之說而縱太子王安石用周禮國服取息之說而行新法卒皆取譏史筆豈聖經之不可用邪不

善用之則不如不用

苻堅不聽劉后而敗宸濠不聽婁妃而亡三代而下婦人爲厲階者眾矣而此獨不然故君子之聽言也未嘗擇人其納言也亦未嘗不審其是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者心常貧貧者心常富此齊邱子之言也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此季元衡之言也夫儉美德也乃世人好儉率近於吝推原其故非不能儉實不知儉也蓋吝於己不吝於人之謂儉吝於人不吝於己之謂吝吝於己并吝於人之謂愚儉者君子之行吝與愚小人之事毫釐千里好儉者不可

志遠齋史話一

十一

不察

王文正且局量寬厚未嘗見怒容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問何以不食曰我偶不喜羹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不喜飯可其粥來其子弟或愬於公曰庖肉爲羹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羹人所腹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見筆談案文正之量亦所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故雖強毅如寇公且爲其所包容今之狷狹少容者正可以此作韋絃之佩

王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謂人苟知心雖胡亦樂從也案聞見錄載瀘南有秦吉  
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五十千買之其人告以貧  
苦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而死以  
此言之荆公之立志尙不如秦吉了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  
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眾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  
此安得不亂言未竟聞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  
呵闖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  
饌又令秣馬餽僕及入內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學院中  
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緇千匹見補賄之得

力如此故如杜預之賢在鎮時猶數饋遺洛中貴要或  
問其故曰吾恐爲禍不求益也馬伏波亦言吾畏長者  
家兒顧不能預爲之所一旦構譏竟解排解然貨財致  
譽志士所羞且見忌於小人未必不深契於君子若求  
合之則如君子之指斥何得失瞭然無待審量如裴氏  
所爲其俄頃之間忽怒忽喜尤小人之鄙陋不堪者也  
以其情狀如繪錄之可供一噓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涸三泉上崇山墳以石柳爲  
遊觀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  
棺槨之麗振古未有一旦項籍兵至發掘殆盡後世於  
營葬每援送死可以當大事之說以爲非厚不足盡人

子之心於是董匠鳩工不嫌其煩刻鏤雕文徒形其楷  
卽有從而告之曰此慢藏誨盜也而彼不悟焉昔孔子  
葬母於防稱古者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不識也乃爲四尺之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  
子孔子流涕曰昔者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  
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  
時服封墳掩坎而已季子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  
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而季子不歸葬  
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今人有似季子之所  
爲鮮不以爲簡略矣然而孔子以爲合禮蓋禮固宜儉  
毋奢也劉子政曰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志遠齋史話一

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壘彌高發掘必速世之營葬者  
其毋以劉氏之說爲警乎

宋孝祖壞高祖所居陰室見有土障高燈籠麻繩拂數  
事乃啾然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祖宗有儉德而鄙  
薄之誠不可以爲子矣攷元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  
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羣臣曰世  
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以斯較  
彼豈直祥麟腐鼠之別

漢書載交阯太守贓物簿入大司農帝命頒賜羣臣鍾  
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恠而問之曰贓  
物也不知物在交阯太守爲贓自天子頒之則無所謂

賊也今有貪墨發覺所有沒入庫藏而朝廷給俸卽取  
於庫能辨其爲賊錢而不受乎要之不受君賜者必有  
重於所受也如唐高宗以立后賜無忌金縉宋眞宗以  
天書賜王旦美珠苟以意之不受處無忌旦之時則庶  
乎可貴矣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權術出於道義是聖賢作用道義出於權術是姦雄作用聖賢無權術不能為聖賢姦雄無道義不能為姦雄如公山弗擾佛肸亂臣賊子也春秋之例在所必誅一巨夫子聞召慨然欲往及仲氏據理陳說猶復一則曰吾為東周一則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他人出之鮮不曰飾非拒諫矣顧攷夫子生平亦無仕公山佛肸事則當日欲往之意何其迫告仲氏之詞何其決邪曰此聖人之權也大抵桀菴之徒聞與順之言則喜聞忤逆之言則怒怒則雖赴召不能免禍韋祖思之於夏王勃勃

志遠齋史話二

是也喜則雖不赴召足以保身管幼安之於曹操是也夫子於此蓋籌之熟矣卒之公山佛肸亦不聞禍及尼山豈非權術足以避之乎道義出於權術者王莽謙恭下士曹操讓還三縣此類皆是以揚雄荀彧之通識不免覩顏事之豈非智不及此哉今人論聖賢以為斷無權術論姦雄以為斷無道義不知權術者聖賢以之濟其窮也道義者姦雄以之掩其迹也能辨尋常之所不辨然後可以觀人

張真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羗酋感服威化大行乃王必之鎮靈武也盛納吐蕃賂遣使成浮橋而朔方之患終不可禦邊城之安危繫於

邊帥之貪廉如此故太公對武王曰將有三曰禮將曰力將曰止欲將止欲者廉而不貪之謂也街亭之敗罪在馬謖而武侯請自貶其秩東關之敗罪在毋丘儉王昶并州之敗罪在陳泰而司馬氏皆引為已過宜祿之敗罪在渾瑊而郭令公自任其失君子之於已也也不少恕故能立已之勳名其於人也不苛責故能得人之死力

志遠齋史話二

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則斥去矣盧杞謂關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邪張延賞謂柳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致矣姦臣欲愚弄其君必先壅塞其耳目故縱有岸然自異而欲有所論說者亦惕於勢而不敢不噤其口然則一姦臣得志而舉朝鮮有不為所制者唐書王君操報父讐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詔原之張瑄張瑒報父讐殺御史楊汪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據法置之死梁悅報父讐殺秦果憲宗宥之流於循州夫父讐不共戴天禮經之義也知此者為孝子不知者為罪人國有孝子國之瑞也不旌其節猶當憫其情奈何以展轉相讐何有限極而竟置之於死乎

展轉相讐何有  
限極林甫語

隱美名也然不必膏肓泉石偃仰山林始謂之真隱也如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此亦隱也王

瓚之歷官尚書未嘗謁一朝貴人稱朝隱此亦隱也否則為賣藥之韓伯休織簾之沈麟士自食其力與世無爭亦不得不謂之隱者也後人徒慕其名往往借空山片石傲薄王侯棄家室滅禮教狂放自喜使天下而盡如斯人則名義可捐綱常可廢豈猶復成冠裳之域乎昔人謂儒而不能踐其實即是異端彼隱而若是殆其尤歟而踵其流者或本無高才碩學足以動世特假此以為仕宦之捷徑如周彥倫之北山盧藏用之終南山更可笑也晁文光公曰始知真隱不在山林韓偓詩云時人未會嚴陵旨不釣鱸魚只釣名昔桓元使皇甫希之為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若周盧輩者正可謂之偽隱

志遠齋史話二

三

郭崇韜以汾陽王為遠祖狄青不以梁公為同宗小人自恥微賤冀自附名公之後以掩其恥不知欲掩其恥乃深可恥也君子自貴勳名不必藉同姓之榮以益其貴究之不欲益其貴乃愈可貴也

轉移風俗不限方隅惟視主持之人何如耳如福州蠻服也被李椅常袞之化其每歲貢士等於內州淮西中土也染李希烈吳少誠之虐其風俗獷悍過於夷貊唐李祐甫多薦親故以親故知之素也論者乃謂必若是而後薦拔無乃太隘不知孔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知固有限也與其廣收而近於濫毋寧隘取而稱其選自昔祁奚薦祁午謝安薦謝元曹彬薦曹瑋呂蒙正薦

呂夷簡皆以內舉不避親傳為盛事不然天下之人材眾矣何不一一薦之而必出於子姪哉亦曰有知有不

知耳

諸葛亮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祖述江中誓曰不請中原有如此江裴度請討淮西曰誓不與賊俱生三子者同一誓也然度成功而亮逃敗亡朱晦庵曰人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勳名事業誠不可僥倖矣然或以成敗論之則豪傑有不如一夫者

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戰勝以喪禮處之後人不曉其義徒肆殺戮若白起之坑趙卒李廣之殺降兵曹翰之

志遠齋史話二

四

屠江州其視民命豈直草芥而已然天道好還理無不復起喪於杜郵廣終身不候子為虜翰身沒未久子孫流為乞丐後之為將者鑒此亦可少戒

謝安以奕碁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以飲博而折契丹傾國入寇之師或者以矯情鎮物目之然非深識國勢洞燭敵情亦不能坦然若是明夏原吉有曰處大事當如小事處有事當如無事若先自張皇事何由濟謝寇二公蓋得處事之方矣

呂蒙正罷太宗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昌言罷太宗意其涕泣錢若水稱無之向晦中除僕射真宗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無之以

此見宋初士大夫多苟賤故取輕人主如此然非宋無禮義之防也承五代之後而其毀節滅義之風未盡革也

漢世酷吏如郅都之流不過為治尙嚴務使盜賊屏息夷狄畏服未嘗輕戕民命也至宣成趙由稍稍效尤遂流險刻其後張湯定律令而王溫舒尹齊之徒遂相率皆務於酷其端自都開之也班氏酷吏傳以都為首豈無故歟然唐世酷吏若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諂附賊后屠戮忠良其深文周內之巧羅織煅煉之工雖老奸巨猾鮮有得脫較之漢之酷吏猶為彼善於此所以然者天地轉移之氣既愈趨而愈下而生人心術之壞乃愈

志遠齋史話二

五

出而愈奇殆亦運會使然歟

史記謂武王克商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旂此馬遷輕信汲冢書故有是說也而司馬通鑑因之譌益甚矣方正學辯之曰武王與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使紂悔過武王必不興兵即紂已死武王必不踴而哭以禮葬之安有如史遷所言哉賈子曰紂死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說近是然就使管蔡相殷一節觀之武王待其後人猶如此而謂果有懸旂之事乎則不待證諸後儒之說而其謬亦見矣  
程子謂張良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楊龜山是之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良不能及則非儒者明甚廬陵羅大

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數語足以息論者之紛

漢文帝欲誅犯蹕者張釋之諫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唐太宗欲誅詐冒資蔭者戴胄諫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楊龜山邱瓊山皆以開人主妄殺之端責之不知二子之諫特故作已往難追之詞堅其當時可從之意乃一時之隨機善變也當取其智之捷不當求其語之疵

唐太宗以弓示弓工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此以弓諫也與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同意

桓玄篡立王謐授璽劉裕受禪謝澹持册攷謐為導之

志遠齋史話三

六

孫澹為安之孫嗣守之難如此朱晦庵為武侯作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以見武侯之子若孫皆能見危授命固屬嗣守之不易得者乃張南軒不以為然謂瞻任兼將相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危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是論也確則確矣毋乃刻乎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有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  
見汲冢案漢丁喪亂之後不數十年而致殷富間遇天飢可以無患攷之簡策非無自也農者

天下之本一言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世重農如此曾何飢荒之足患哉李文靖語王旦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聲色狗馬而土木禱祠之事作矣又陳晉公不對錢穀之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厥後景德祥符間丁謂上會計錄於前而東封西祀之事起林特上會計錄於後而天書符瑞之說興然後歎陳李二公之爲慮遠矣

志遠齋史話二

七

漢曹參飲酒不治事後世譽其能唐盧懷慎伴食中書省後世訾其無能然以愚攷之懷慎能參無能參相繼體之君當時制度大抵襲秦蕭何佐高祖定天下戰爭甫息未遑革正參繼何爲相海內雍熙此時正當擇其善者守之不善者變之庶幾三代盛王之治晦而復明而參乃日飲醇酒託爲清淨無爲之政非無能而何懷慎與姚崇同時爲相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慎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崇之能卽懷慎之能也且謂之伴食必其依阿無恥懷祿苟安則可懷慎身居相位孜孜國體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慮豈

區區材智之士所能擬其一二哉則不謂之能不可也而世之尙論者輒軒曹而輕盧遂使充位者獲美譽讓能者冒惡名豈不悲哉

趙蓋韓楊之死世皆病宣帝善殺賢能然以愚攷之非宣帝殺之也趙廣漢殺男子榮畜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之帝惡之坐腰斬案斯時之丞相爲魏弱翁使弱翁釋私怨惜人才爲廣漢竭力申救則廣漢可以不死乃不聞出此而坐視廣漢陷於極刑則雖謂弱翁殺可也蓋寬饒奏封事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上以爲怨謫下其書執金吾奏寬饒欲求禪大逆不道此執金吾當是寬饒讐人

志遠齋史話二

觀鄭昌訟寬饒書有直道而行多仇少與數語可知則寬饒之自到闕下其由執金吾之所致歟韓延壽爲左馮翊蕭望之聞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坐棄市則殺延壽者明是望之矣若楊惲之死則又孫會宗致之也會宗遺書規惲惲報書有足下居昆夷舊俗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云云此憤極而罵之談意會宗得書必有大不能忍者故有人告惲會卽出書以成其獄耳嗚呼宣帝雖果於刑戮而此四人之殺實有殺之者在焉世之病宣帝者盍一求致殺之由乎

傳說之告高宗也念終始典於學陸賈之啟漢高也時時稱說詩書自古帝德皇猷未有不從學中來也若吳



張布之排韋曜鄭冲唐李宗閔之沮鄭覃殷侑皆以其  
主好學爲礙事又豈特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哉  
楊震四知之說徐勉風月之語是猶顯以卻之也若魏  
公子之退讓而趙王不忍獻其五城尹翁歸之無私而  
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陳師道之持正而傅堯俞不敢  
出其懷金是謂不卻之卻乃爲善卻  
王坦之有廢莊論程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別是謂莊子  
無取也然春秋經世之言胡文定取之舉天運天之說  
朱晦翁取之蓋莊子一書取其大略不爲無益若必句  
句而求字字而解則迂矣不特讀莊子爲然凡有類於  
莊子者舉莫不然

志遠齋口語一

七

樊崇發漢陵董卓亦發漢陵溫韜發唐陵楊璉真伽發  
宋陵其卒皆罹慘報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隋煬征高麗而禍生於肘腋苻堅窺東晉而變起於腹  
心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漢世重選舉士有不得推擇爲吏州里薄之於是  
情飾行博取時譽以弋位祿而一二率真之士反無過  
而問者故論衡曰窮達皆出於有命達者未必賢窮者  
未必不肖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中鑿曰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追則飛疎則放  
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漢祖入關除秦苛政世祖恢復  
舊京除莽苛政唐祖入京師除隋苛政其有鑒於疎之

義乎

唐太宗賈士及之附和嘉木朱全忠殺僚佐之附和柳  
樹佞人以諛順而取戾亦何樂爲此諛順哉

中宗之被廢也裴炎主其謀武氏之改國號也傅游藝  
創其說而皆不獲令終奸人之希圖榮寵而禍人家國  
者可戒矣

兩漢有五母王陵母陳嬰母趙苞母范滂母姜敘母皆  
以忠義教子者也若陳幼公位極上公乃以調諛教子  
不亦爲五母之所羞乎

鉏寬不殺趙宣子張師政不殺于志靈一息之良盜亦  
偶露

志遠齋史語一

十

東晉之偏安也說者謂元帝非英明之主卒使五胡盤  
踞於中原衣冠終淪於左衽然以愚政之其積習使然  
也自王衍何晏輩崇尚虛無久已不知名教禮義爲何  
物加以竹林諸人病狂喪心雖賢如王謝不免染其污  
而成其流導喜通展介安居  
喪不廢絲竹樂於是孔孟之學不明而老  
莊之說不息亦臣子不共戴天之義無能大白於天下  
卽一二發奮爲雄如祖士雅劉越石亦不得少伸其志  
豈非習俗之深有以掣其肘歟故卞壺以中朝傾覆罪  
悖禮之人陶侃以遊逸荒醉傲參佐之漸以及范甯謂  
王弼何晏罪浮桀紂虞預謂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被  
髮雖心知前人之非各持譏切之論而終無補於偏安

之業亦積之者重則返之者難也是以聖王之開國也  
崇道德屏虛無當其盛也碩德重望接踵於朝相與啟  
維新之運及其衰也義士仁人奮跡於野相與維做壞  
之基以其肇興之時規模異也若非然者其不為東晉  
也歟矣

唐潞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  
是潞王焚而唐鼎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  
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夫契丹胡虜  
覬覦之輩反因為固故光武閉關謝使明祖不受異  
域內附誠以泯奸民之冀幸也若僅僅謂防中國患恐  
猶是一隅之見

志遠齋史話二

十一

六朝相業自王謝而後少繼其軌者江左之翹楚與宋  
世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豪俊然非王佐才柳景元  
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一有守士耳梁之韋叡可謂  
特立之儒當武帝崇信釋氏天下從風而叡獨不與時  
俯仰不過人遠哉外此若馮道根戰勝攻取口不言功  
亦孟之反馮異之流也許懋力闢封禪掃秦漢之陋習  
發萬古之光明卓卓乎豪傑哉陳世傳緯章華犯顏敢  
諫死而不悔可謂骨鯁之臣隋之高頌牛宏梁毗皆賢  
者也然頌逮事煬帝禍及其身豈智士之所為乎宏或  
始終無累毗亦庶幾直諫案自宋及隋非無人才之可  
稱然方諸王謝猶多遜焉所以然者世無英明不世出

之君以禮義下士而士之懷才自重者忍亦聽其湮沒  
而不肯謀投於用故唐自太宗崛起聘儒者培善類一  
時房杜協贊於前姚宋戮力於後濟濟登庸稱極盛焉  
又豈六朝諸人所可同年而語哉

漢元帝不斥恭顯宋文帝不廢子劭唐文宗受制宦官  
皆以優柔不斷卒召禍亂然或脫然而斷如景帝殺周  
亞夫桓帝禁錮名士苻堅侵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  
太子唐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番之類則又斷非所斷  
矣夫天下事豈一端而已要當察其是非揆其利害權  
其重輕然後定以從違否則失之過失之不及鮮有不  
貽誤後世者

志遠齋史話二

十二

唐殺來瑱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為辭殺劉晏於  
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為懼刑罰者所以佐教化之窮也  
然須與天下共守其法不可以一人獨用其法  
留侯辟穀鄴侯亦辟穀一追四方底定重尋黃石一追  
兩京既復高臥衡山千古視功名如脫屣者鳴夷之後  
二侯而已  
鮑叔薦管仲而齊大蕭何薦韓信而漢興徐庶薦諸葛  
而蜀霸故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  
一歐冶  
一念之仁可格天心如楚莊王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  
蛇而致福唐太宗啖蝗而消災當其起念之初豈嘗有

所希冀而爲乎然感應之理已有如是之速天固不負仁者哉

唐太宗好讀書宋太宗亦好讀書夫書中講倫理之事備矣而兩太宗俱廢兄弟之倫則其所讀者何書邪然唐則兄弟負太宗宋則太宗負兄弟

宋太宗之世有神放真宗之世有魏野皆隱者也放後拜中書舍人東封西祀皆預其事野徵召不起僻居陝東同一隱也而真偽判焉矣

梁書稱韋叡臨陣交鋒嘗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其有漢武侯晉羊叔子之風與

何無忌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疆弩數百登山邀射

志遠齋史話二

三

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戰死於是勝王導之節遠矣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顏之推之家訓朱伯廬之格言教育家之道莫備矣世說載謝公夫人常教兒問謝公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劉孝標注曰案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贖貨致罪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我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仿效豈嚴訓所能變邪安石之旨蓋同斯意誠以言教不如身教也然劉氏子猶如此教育家不誠難哉要之不教而善者上智之不移教而不善者下愚之不移未可概諸中材也范仲淹曰有躬蹈禮義之父兄斯有不敢苟且之子

志遠齋史話三

弟蕭相國曰使後世賢師我儉師之云者志父之志行父之行也苟徒煩訓誠不修躬行彼將退有後言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矣亦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昔申公對漢武曰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子謂家政如國政當先求力行不當但恃規誠以賈誼之才而遇文帝之求治以董仲舒之學而遇武帝之重儒鮮不謂千載一時矣乃一終於長沙傳一終於江都相始而遇者終於不遇若唐之陸贄其才似長沙其學擬江都以一人之身兼二賢之美雖猜忌如德宗乃能屏去逆億推心委任軍國巨細一決於贄贄可則行否則雖或違忤亦曲意聽納而贄以受知獨深益

圖獻替論者謂解奉天之圍而復李唐之社稷其功業較鄴侯尤懋也寇氛既息鑾輅還京意必念定難之元功示優崇於朝闕而贊之宏才碩學得以從容展布卽三代盛王之治何難復觀乃貝錦之織既成而緇衣之好頓廢忠州之貶卒以老死嗚呼賢人君子曾何負於家國哉漢唐以來求其身居揆輔始終信任者不數數覲誠以君子之制行也方方則以為固執而戾俗君子之計利也遠遠則以為迂闊而難行故如贄者可以兼長沙江都之才學而不能異長沙江都之際遇君子誦孝標辨命之詞知生人遇合之間不可以常理測矣陳橋推戴陶穀於袖中出禪文太祖輕之終不大用先

志遠齋史話三

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四海今不禮天下將謂公賤賢矣於是靖為司徒然則陶穀獨無虛譽耳君子曰是不然夫色取行違聖人斥焉孝直雖一時權宜舉靖以收眾心然虛譽者居顯位實德者逃徵辟矣古未有國無賢人君子而國可理者也孝直所為知誦而不知正不可以為世法李愬入蔡得李祐使佩刀出入帳中左右請殺皆不聽卒資祐以擒元濟此降將之得力也然漢費禕刺於郭循元蔡罕刺於田豐降將皆可近乎君子曰有智可以畜虎狼無識不可以調鷹犬董宣為雒陽令格殺蒼頭周紆為雒陽令折辱竇篤其

持正守法之概同也然宣荷賜錢之榮紆召繫獄之辱以其所遇之君異也

李固與郎顛同年召對固對第一顛條陳七事然固受祿而顛不受其究也固罹禍而顛全高是以君子貴有相時之識也

史弼不秦鈞黨而黨人多所全活謝弼請黜宦官而直道光於史册漢季二弼皆賢者也

黨錮之興由於張成黃巾之起始於張角然則亡漢者二張也

曹操成事世皆罪荀彧等為之畫策詎知挾天子之謀創自毛玠操為漢賊玠亦罪魁矣

志遠齊史話三

三

魏祚之促說者謂其篡立故也不知乃祖創業略無仁恩惟肆屠戮擊徐州坑殺流民至數十萬之眾如此以殺戮得國不為嬴秦幸矣尙何望立國之久哉

三國肇基時孫劉曹皆不足以自立也然其雄才大略卓絕一時故智謀之士羣趨附之於時迎劉備領徐州則有糜竺說孫策取江東則有朱治勸曹操挾天子則有毛玠然後經營土地各堅帝業亦其所夙具者異也荀彧之死溫公以為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其仁復居管仲之上蘇文忠以為才似子房道似伯夷亦嘉其能死漢也楊龜山朱晦翁並疑其欲蓋晚節然以愚考之荀彧始終無為漢之心也其沮九錫之議也特欲

迎合操意耳上年曹操有讓還三縣之事或知操矯名飾節非往昔顯肆僭亂之比故其斥董昭曰君子愛人以德不當如此意操必欣悅其言也詎知奸情莫測適觸其怒空器之饋或知術之不售也故死之不然或與操周旋踰二十年操之無君或知之操之亡漢或佐之至是乃欲以正論忤其旨以自取疎辱其愚恐不至此楊子雲比新莽於伊周溫公以為莽自況伊周則予之況黃虞則不與荀文若比魏武於高光溫公以為此史氏之文豈皆或所言邪凡此委身事賊公皆曲為之辯豈真闇於義者哉誠以愛才之心重不覺律罪之意寬矣以此知溫公畢竟是長者

志遠齊史話三

四

漢之嚴遵京房魏之管輅晉之郭璞皆善易者也然遵輅全高房璞實害故天下有一術也善用之則危可使安不善用之則福可為禍

貪鄙之夫際運移之日恥為避世之冷官而好為黨奸之豪暴故璽綬之上道左之迎或蒲伏以為恭長跪以為敬凡所以降志卑躬者無非為求榮地也然亦有易一術以處此者如司馬昭晉爵為王王祥抗不下拜周郭威擁兵犯漢馮道立受其拜一時傲然不屈者可以振靡而立懦者夫何一為晉太保一為周太師其尊寵較隆於同列以其邀求之巧百倍於人也噫是亦可謂黠小人矣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魏明帝不法服不見楊阜非憚其人也憚其以禮束我而我先以禮自處也故黃東發曰朝有不犯非禮之臣然後國有不放無禮之主

蜀信巫而不設備吳信筮而不修德皆為禁星氣讖緯之主所滅晉泰始三年詔禁星氣讖緯之學然則信理則興信神則亡

孫拯不負陸機費慈宰意乃不負拯桓彝不負國俞縱乃不負彝否則已先有負人之心恐縱有厚恩於人人

亦將坐視顛危而不肯為之圖効矣如劉元海之於成都王昭然可鑒噫孰謂天下人可負哉

高光非猜忌之君而蕭何守關中遣子孫昆弟悉詣軍所耿弇擊彭寵其父遣弇弟入侍以質取信衰世之風

哉然處嫌疑之地不得不爾也後世臣子身居要地手握強兵或來昏暮縱敵之謠或起戎幕受賂之誘以致猜嫌日啟莫保初終者曷可勝道然則蕭耿之所為亦明者之防於未事乎

志遠齋史話三

五

無識謂之愚無斷謂之懦愚與懦盡人之所不欲居也若隗囂既斬使絕蜀遣子事漢其於順逆之理似乎有識有斷矣夫何聽馬伏波動如節度數語而嚮漢之志頓易於是班彪諷之而不喻來欽責之而不悟竇融勸之而不納重以王元九泥封關之說以壯其膽而背漢益決迫略陽既失心腹已壞然後疾餓交作恚憤而卒不亦為愚懦之一夫乎

復租而不敢違期十年作陵而念及迭興之後光武之為慮遠矣以視呂政二世至於萬世之語豈直愚智之判乎

周孟威見獲於秦秦欲以為尙書郎孟威辭曰老母見獲故失節於此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其見義似亦審矣夫何所守不堅卒受其官既受其官又與苻陽謀反是欲忠於晉則叛於秦既叛於秦仍不能忠於晉君子曰如周虓者殆亦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如此

漢蘇子卿在匈奴十八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皆全節而歸然子卿位不過典屬國什門則既拜治書御史又蒙策告宗廟頒示天下以此言之什門幸而子卿不幸

志遠齋史話三

六

劉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蘇綽戒其子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劉獻對齊高帝曰政在孝經案經之足以佐治益人者豈特孝經而已哉然苟讀孝經則孝經之效見於家國矣

齊高帝之受禪也謝朓以一臥違之齊武帝之見弑也謝朓以一臥避之兄弟詭計皆託於一臥然朓則惜名淪則畏禍

蕭衍既稱帝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齊主寶融居之沈約爭之以為慕虛名而受實禍衍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熟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醢膠足矣乃飲

沈醉伯禽就摺殺之使衍不聞沈約之言則伯禽可以不使而寶融可以免禍顧乃驟起片詞殃及故主人第知弑巴陵者蕭衍而不知所以弑巴陵者沈約也然則約亦賈充之流乎

侯景叛東魏而降魏此何異呂布去丁而事董後復叛魏而降梁猶布叛董而降曹也惜曹氏有劉備而蕭氏乃有朱異興亡之機決於此矣

梁武帝春祠廟既出宮有司以馮道根計聞帝以吉凶同日問朱異異以衛獻公不釋祭服哭柳莊對觀此一事異若明經術識大體者奈何侯景叛附勸帝受降遂基梁室之禍經術之士誤人家國一至於此雖然漢之

張禹孔光亦經術士也而不免羽戴王氏夫通經將以致用也至誤於所用則其於經必未嘗通也若朱異若張禹孔光得謂之通經乎哉

王仲淹太平十二策不可無議然此後教授河汾屢徵不起則知前日之獻策為天下計非為一身計也設使當時用其策并用其人仲淹亦必有毅然求去者而劉氏屏山胡氏致堂尹氏遂昌皆以枉道自售少之抑何繩其迹而不能原其心邪

李密初起兵數煬帝十罪與李淵手書氣傲蓋世志量兼人誠一命世之英雄也及兵敗歸唐猶不失為識時之俊傑至恥列進食之班誤聽伯當之計假往山東遂

據桃林然後一戰而北傳首京師是直一巨盜耳徐文遠謂密為君子曾是君子反復無常進退失據乎又案甘澤諸載魏生對李密甚詳魏謂密乃亂世之雄傑又云吾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密不聽終見覆敗既又思魏生之言遂歸於唐夫何復構桃林之叛此其大誤耳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雖基址已成而一臺不築唐太宗監秦人之敝雖材用已具而一殿不營朱沛國曰擗節於一身若甚小而功力之及於一世者甚大窻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鉅案文帝收富庶之效太宗成貞觀之治雖非由一臺不築一殿不營之故然要皆此節儉之心所推而致也

志遠齋書話三

入

潞公縱之也當神宗踐祚之初謂潞公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言似得時政之要其實以理財為急務即孟子所謂君心之非也為潞公者當對曰王者以務德為先德被於天下則兵革不興財用自足且陛下所謂豐府庫者天地生財祇有此數若竟以豐府庫為務則閭閻困矣閭閻困則寇盜興矣寇盜興則夷狄乘間而入矣故務德可以生財務財適以召亂臣願陛下言德不言財此社稷生靈之福也誠如是神宗必知理財為非務德宜急非心既格雖使王安石才辯過人亦不能售其剝民奉君之術矣惜乎潞公默無一語徒使其君懷求財之鄙見用務財之小人

以致民困國疲不數傳而有南渡之禍當時大臣若韓琦呂誨唐介趙抃等非不沮之効之然而神宗相安石之心不少移亦謂以彥博當代碩望未嘗以理財爲非爾輩何紛爭不已也嗚呼由是而言神宗之相安石潞公尙得辭其縱之之咎乎春秋責備賢者故不可不辨漢武元狩中有獲麟之瑞宣帝神爵中有鳳皇數集之瑞他若寶鼎赤雁芝草神馬之類武宣之世史不絕書嘗異之以爲漢世之瑞何多也及讀歐公五代史王建世家論並考之胡氏讀史管見之說而後知漢之所謂瑞者大都出於僞耳歐公之言曰麟獸之遠人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而出而當春秋之

志遠齋史話三

九

季世果足以爲瑞邪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率舞是時鳳鳥適至舜之史因紀以爲瑞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鳥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果足以爲瑞邪是說也第言麟鳳不足以爲瑞而尙未直揭麟鳳之所由來也胡氏致堂曰智巧之徒皆能僞造花草可以培養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脈木理亦能假幻使成文字然則漢世之所謂麟鳳者或亦智巧之徒之所爲乎而所謂寶鼎赤雁芝草神馬之類或多半猶夫元狩神爵之麟鳳乎今之侈言祥瑞者盍一讀歐胡二家之言哉

絳侯左袒右袒之語先儒謂設使軍中皆右袒或左右參半事將曷濟愚謂此正見絳侯厚重有餘而智謀不足也然處此者如唐葛福順之言則得之矣案臨淄王勒兵入元武門斬典兵者以徇曰章后醜殺先帝今夕當共誅之敢有懷兩端以助逆黨者罪三族於是羽林士皆欣然聽命其語言直截使人利害曉然較之左袒右袒設兩歧以聽人自擇者不大相徑庭乎故愚嘗曰未事之意貴密臨事之詞要決

志遠齋史話三

十

武氏僭位二十一年當時天下稱治識者謂其穢聲雖播政體未乖也然以愚考之其用小人也卒能知其爲小人而鋤去之其用君子也卒能信其爲君子而保全之如裴炎創謀廢廬陵王者也不數月而卽殺之傅遊藝帥關中百姓勸改國號者也後因事而死之於獄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者也而旋命李昭德杖殺之周興來俊臣煽助爲虐者也而興流死俊臣棄市凡其誅戮佞邪略無顧惜而兢兢保護惟恐其遭排擠而陷於憲典者則恆在狄仁傑宋璟姚崇朱敬則之流故胡明仲曰使其生爲男子而君臨天下其雄才大略當與漢武等然愚謂見駱賓王之檄而反謂宰相之過使之淪落不偶聞沈全交翹心昧目之誦而笑謂御史曰使卿輩所舉不濫何恤人言蘇安恆請傳位疏有陛下食其寶位忘母子深恩何顏見唐家宗廟等語而竟不之



罪其度量恢恢足以容人斷非漢武所能及

宋儒謂狄梁公獻忠悃以感悟武氏卒能反周爲唐以  
愚考之武氏始終無復唐之心也其不終於周而仍易  
爲唐者天也非梁公之力也案武氏改國號建廟殺唐  
子孫殆盡其目中無唐久矣欲立諸武爲太子當時雖  
格於外庭之議然欲立之心未嘗須臾忘也觀頊與  
武懿宗爭功而后則曰頊者朕前猶卑視諸武異日豈  
可倚邪夫其爲異日可倚計非謂異日與頊同朝而頊  
不肯相下也謂異日正位青宮恐頊如徐敬業之流也  
或曰誠如是曷爲召還廬陵王曰召還廬陵王爲夢鸚  
鵡折兩翼聽梁公起二子則兩翼振之語冀藉此以覆

志遠齋史話三

十一

災也且是時在外諸臣念唐者多而帝遠在房州房爲  
淮蜀要衝設有識時務者聚徒起義輔廬陵以正帝位  
號召天下傳檄四方樹恢復之幟興問罪之師則畿甸  
震而武氏危矣故其決然召還亦未始非思患而預防  
也而豈謂有意使之復位乎然此尙懸揣其說則且證  
之召還廬陵以後之事當五王起兵討亂武氏驚起問  
曰亂者誰邪羣臣對曰張昌宗易之謀反故奉太子令  
誅之武氏見太子遽曰乃汝邪小子旣誅當還東宮夫  
欲使其仍還東宮則其本無傳位之心可知矣幸桓彥  
範剴切直陳力持其間而武氏適當病劇自見大權已  
去莫可如何遂不得已而從廷臣傳位之請設武氏當

時不病則五王旣不敢起兵而廬陵亦安能復位卽欲  
立諸武爲太子而在廷諸臣自梁公旣卒以後敢犯顏  
抗議者鮮矣雖異日復能反周爲唐或未可知而當在  
武氏之世則固傳及其族而非復李唐之天下矣特所  
慮者諸武中惟攸緒淡榮忘勢不受爵祿其餘率皆沉  
溺聲色無一堪主器者此則天所以遷延至垂老病死  
而不能一決也苟諸武中有如王巨君之流則固早已  
正位青宮而置廬陵於放廢矣何待有五王起兵之事  
哉神龍元年正月徙武氏於上陽不數月卽病死論其  
年則固當就木然亦未始非爲諸武無人而神器終歸  
他人之手增其墳墓悲恨之懷有以速其死也雖然諸

志遠齋史話三

十一

武所以無人而終不立爲嗣續者天也乘其病劇起兵  
而天下卒爲唐有者亦天也故曰反周爲唐者天也非  
梁公之力也若梁公者亦始終心乎唐室而已  
開元相業獨推姚宋夫姚崇應變之才誠不可及然日  
食不驗鼎銘偶合則相率表賀太廟室壤不諫其君修  
德省愆而反諷其慢遊東都是直達君之惡矣惟說元  
宗十事有關佛一端革梁陳之頹風啟清明之治運其  
所學亦甚正瀕死禁追薦冥福永爲法戒亦賢矣哉宋  
璟持正守法得大臣體如不欲重賞郝靈荃抑邊功也  
禁立遺愛碑斥諂諛也奏史官得隨宰相入侍復良法  
也凡其相業略舉之已可概見第貞觀初太宗定制內

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武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嬖幸猥多宦官三品以上止十餘人衣緋者尙寡元宗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又以誅蕭至忠岑羲之功擢爲右監門將軍於是宦官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熾實始於此夫有唐三百年社稷惟宦官之禍最烈璟旣持正守法當陳祖宗之遺訓絕閹豎之亂階事戒履霜謀深未雨豈非爲久遠艾安之策而免貽子孫數十傳之荼毒乎乃不聞一言及此其爲賢明之累者豈淺鮮哉夫監於先王之成憲永無愆此書之明訓也璟知復史官隨宰相入侍之舊制

志遠齋史話三

十三

而不知遵內侍省不置三品之祖訓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若姚崇者可謂能臣宋璟者可謂良臣而皆難乎其爲大臣者也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圖窮而七首見荆卿之報燕也一擊而中副車張良之報韓也二子用意同事蹟同而一亡一免則不同論者謂暴秦如虎狼人人欲啖其肉荆卿張良之所為皆義舉也然以天下公憤而洩之於陰謀秘計直匹夫之勇耳豈豪傑之士之所為乎雖然天下無有刺秦擊秦者有荆卿之刺張良之擊猶足以礙秦魄耳特其事蹟雖同而是非有各判者荆卿遊俠之徒以身命爭氣節無深謀與略足創宏圖其刺秦也志於是竭力於是盡良世家子也承詩書之澤秉禮義之節如其憫韓之亡憤

志遠齋史話四

秦之暴則當默揆時局靜參大計以期異日之一遇乃迫不及待而為行險僥倖之事萬一大索就獲喋血溝瀆得毋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乎故同一圖秦也荆卿雖亡而所為是張良雖免而所為非或者因其亡而以為拙因其免而以為巧是但論成敗之跡不察是非之實也又烏足以談往事哉

項羽不殺劉邦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唐元宗不殺安祿山當時雖有范增孔恂王猛張九齡預燭其禍固勸誅戮而卒反受其害論者以為此殆天意非智力所能強也然以愚考之此自然之理也項羽陰弑義帝擅殺卿子冠軍屠堅城坑降卒其自負可殺之罪

固必有人以誅殺者也晉武平吳之後撤州郡備兵銷天下兵器羊車恣樂務為奢淫其自開大亂之隙固必有人以生亂者也苻堅以傾國之師越天塹而窺晉鼎龐然自大方謂投鞭不足斷流其自取滅亡之道固必有人以殄滅者也唐元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斥逐忠正保養奸回其自長釀患之階固必有人以為患者也故此四主者雖明知劉淵慕容垂安祿山必為噬臍之毒或以弱而易制或以帖服而不虞亦斷乎其不肯殺也然而事每起於無因繫常積於所忽一旦禍作海莫能追不知者以為天意庸詎知皆自然之理也使當時決然殺之而天下之接踵而起者正不可勝殺

志遠齋史話四

也故有國者必先自立於有道無過之地則寇盜皆腹心矣亦安用殺為哉

政莫重於兵事鉗制之方井畫之議不可不熟籌也唐自貞觀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焉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元宗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於是始久任矣領節度不出關者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於是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於是始兼統矣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必能為朝廷盡死元宗悅其言始用安祿山為節度而諸道節度使亦盡用胡人精兵威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皆林甫之謀也考林甫為相韓休所薦為德林甫嘗薦已也而休在相位元宗有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之語則知遇不可謂不隆乃顧私恩而忘國計使巨蠹秉鈞致寇倏靡起休之負國不已宏乎雖然國必自敗而後人敗之元宗有吞四夷之志林甫遂以攘四夷之術進之不當專罪林甫也故君人者伐欲之藁窳貪之源懸至德以為師收大權而獨攬雖有如林甫之柔佞狡猾亦烏能售其奸哉書曰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孔壬知此可與

志遠齋史話回

三

設政本

元宗英明酷似太宗其定韋氏之亂斷而敢行與太宗發晉陽之謀如一轍即位以後出宮女焚錦繡耕籍田置侍讀正蕭岑之罪斥姜皎之欺誅賈嚴明中外悅服史稱開元之治比於貞觀豈虛譽哉及侈心一動百蠹環生姦邪張矣宦官熾矣豔妃驕而羯奴貴矣由是邊塞告警鑾輅蒙塵而昔之所謂英明者至是竟成閭閻故伊尹之告太甲曰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成王之戒蔡仲曰慎厥初終元宗先後判若兩人亦豈非不慎之故與

顏真卿既起兵有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

於真卿真卿問其所為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引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率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之變矣案萼此策審虛實知彼此識先後將材也當時既不聞從其策而真卿又聽左右年少輕慮之言舍之使去至於賀蘭進明則咨以軍國之計讓以堂邑之功取舍任彼太阿倒持范祖禹曰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以不與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也愚謂若用李萼則不讓進明而與郭李犄角矣

志遠齋史話四

四

惜魯公之不知出此也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言其中人陰險而人不測也然以愚考之大都自熾其欲而墮其術耳如嚴挺之元宗嘗問林甫可用否今安在時挺之為絳州刺史林甫召之來論以上意甚厚蓋稱疾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元宗曰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元宗歎咤久之乃以挺之為員外詹事又李適之嘗為林甫所給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元宗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鍾鑿之非宜故不敢言元宗以林甫為愛已而疏適之夫使挺之適之皆能循分自安則雖

以林甫之中人陰險亦無如之何也乃一則欲得美官一則欲求異寵墮其術也固宜夫天下之物虎則猛焉蛇則毒焉當其深谷距躍大澤蜿蜒雖虎戶蛇神不敢逼視也然卒可以馴之於圈畜之於笥以其有欲故也故損象曰窒欲樂記曰制欲人能屏去身世之欲而後常存方寸之明矣

王承業不救常山而顏杲卿丹矣賀蘭進明不救睢陽而張巡縛矣君子曰使承業進明救常山睢陽則承業進明之功顯而顏張之節反晦矣乃本欲害之而適以利之豈顏張之不幸哉後之君子據要地握強兵而遇有常山睢陽之事其母以慙德累己以美節讓人手

志遠齋詩話四

五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言耳目之易壅也若大將將兵在外與敵對壘一日之間機有數變斷非遠處深宮所能揣其形勢決其進退者乃靈寶之役哥舒翰不欲戰而元宗偏聽楊國忠必欲使翰進兵邙山之役李光弼不欲戰而肅宗偏聽魚朝恩必欲使光弼進兵卒皆一敗塗地大損國威夫將之於士猶臂之於指也士之進退離合惟將之命是聽也然而史稱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各以其意操之或問其故巡曰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外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夫將與士同踐疆場

相距不必懸隔而猶不欲牽制使各自為戰況人主去疆場懸絕顧欲掣其肘而使之遠承廟算其得不敗者幾何哉故愚嘗謂將不以法拘士而後士之力盡君不以命致將而後將之功成

窮於所欲者必極於所苦天寶時以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口腹之恣絕不稍留餘地可謂窮於所欲矣及虜騎犯關自黎明出延秋門抵咸陽日已向中猶未得食於是楊國忠市胡餅民間獻糲飯此境此情較之苦之務為奢侈者不已極於所苦乎

志遠齋詩話四

六

李抱真為潞澤節度使籍民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郡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天下稱潞澤兵為諸道最又蘇軾乞存恤河北弓箭社疏謂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日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自相推擇家貲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帶弓而勦佩劍而樵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比戶相望若走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者其當番人皆有重罰若遇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云云案抱真選丁免徭農隙習射猶得寓兵於農之意國家多故得賢有司生聚教訓以抱真之法酌而行之有練兵之實而無養兵之名至嚴督備關公其賞罰民之爭所能而恥於不能者

更切於上之屬望之心其練習既成雖衛兵有不如其  
精銳者弓箭社卽民團兵也四方未靖團練便於防禦  
然須長官時加撫恤結以恩信使社社樂爲我用則卽  
他處有警祇須寸檄一傳諸路畢集所謂緩急可以得  
力也不然社社各保一隅則收效亦微矣抱眞之法蘇  
氏之說在軍政似最簡易錄之以俟能者

盧懷慎不營資產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避風雨張嘉  
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比見朝士廣占良田  
身沒之後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盧張  
皆位宰相而清節可風如此誠以郡守之黷貨收令之  
污職皆自列顯要者啟其竇也黻子曰三公儉則庶官

志遠齋史話四

七

廉開元外補多廉吏盧張二公示之制也

魏程亮循資格於前唐裴光庭循資格於後欲以平銓  
衡而適以棄英俊邱瓊山世史曰宋人有言賢才伏於  
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害之也上之責  
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  
人眾也萬事之所以徹壞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  
以廢頹而不可救者皆資格之失也然則資格者其衰  
朝之蠹政乎

元宗夢立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於是遣  
使求之得於塾屋范祖禹曰明皇惑於方士之言自以  
老子爲其祖惑而見之於夢亦其誠之所形也伊尹起

莘野正使求之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而上之也二說  
皆能曲道其詳然自此以後田同秀奏立元皇帝告以  
靈符在尹喜故宅安祿山奏夢先朝名臣李靖李勣向  
其求食元宗自爲怪誕不經之說其臣亦以怪誕不經  
之說誑之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  
仙之事元宗何相遠之甚邪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千載疑焉然攷其說  
之所自來則本於陳樞之私史樞之說本於李燾長編  
燾之說本於文瑩湘山野錄案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  
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勝之狀而燾改不勝爲遜避太  
祖引斧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戮雪爲戮地

宋史樞密傳

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樞則以好爲之下增  
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遂若太  
祖不得其死而太宗確有篡弒之事矣不知野錄出於  
傳聞難爲信史然就其中攷之如云帝遂解帶就寢鼻  
息如雷霆又云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溫瑩如  
出湯沐則亦初無豪髮可疑之隙且太祖生平之屬意  
太宗本有鑿然可稽者開寶間太祖還自西都語太宗  
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相之他日可使輔  
汝又嘗語羣臣曰晉王龍驤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據此太祖早有傳及之意而太宗肯爲晉相之事乎譬  
如家有一物異日必爲己有而或迫不及待爲權奪之

事此非至愚者不爲而謂太宗爲之乎前人論辯如林獨未及太祖屬意太宗之事遂使一代令主躬冒不韙之名吾甚惜焉

王安石之奸韓琦知之謂處翰林有餘唐介知之謂奸

古狷狹呂誨知之謂外貌樸野吳奎知之謂護非自用

少容而或謂最先知者蘇明允以辨奸論作於諸賢論安石

之先也或又謂最先知者李師中以眼多白似王敦其

說在蘇氏之先也然以愚攷之仁宗朝安石知制誥一

日賞花釣魚宴內侍以金樸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

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

則止矣食之盡非情也由是不樂之後安石著日錄厭

薄祖宗於仁宗尤甚然則人第知諸賢能指安石之奸

而不知明主之深識早辨之於侍從之時矣

葉水心兵論曰諸將如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

岳飛各以強兵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

任數避事無如張俊廩食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

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故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誠

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

南方亦未易定也據此秦檜議和雖無遠慮然亦諸將

之驕橫有以激成之也當時給事中汪藻亦言諸將飛

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張俊自明引兵

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

志道齋史話四

九

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王璣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夫古人仗鉞靖寇成則君之福敗則臣之罪安有握強兵使驕氣而目無王章者哉安有縱虜掠擾閩而不恤小民者哉論者以爲秦檜和議檜之罪矣夫檜誠有罪矣然諸將之激成之者容得謝其責乎

裴袖以事下獄元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

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向者臣巡北

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登三品亦有微功願以息隸待

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元宗然之嘉貞不悅退

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

可以鞭笞辱及吾輩矣范文正作參知政事富文忠作

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知光化軍鄧均房棄城走奏至

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

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

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邪范公

從容謂曰上春秋方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

領皆不保矣二事正相類夫教人主恤刑是也若吾輩

云云未免私意太勝

邵氏博云漢高祖方擁威姬周昌嘗入奏事是周昌得

見威姬也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

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周昌得見呂后也文帝至潮陵使

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願謂羣臣是羣臣皆得見

志道齋史話四

十

慎夫人也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得見皇后慎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愚攷宋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時曾空青以江南轉運使攝府事忽傳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遂之所問勞動渥命喬貴妃者出焉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聞曾三此卽是也遂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空青拜祝而出見揮塵三錄又蔡元長曲燕記玉真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妝閣開之西垣掛妃畫像元長有玉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之句上因命妃出見元長拜妃答拜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

志遠齋史語四

十一

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乎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見揮塵餘話夫妃嬪見外臣非禮矣見外臣而至於侑酒且至於酬酢漢代未聞有是也博爲徽宗時人而輕詆漢宮禁之法不嚴豈喬妃安妃之事未及聞邪王明清謂岳侯坐死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以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卽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爲抗拒詔命云云又謂張堯叟來自九江言在匡廬觀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填塞後一僧言岳侯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後果岳侯當之然則地理之說或亦未可厚非乎

宋明肅太后欲謁太廟詔禮官草儀學士以周官后服進議倭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三呼及儀衛皆王者制入太廟豈當以后服見祖宗邪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俱不之聽賴薛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邪女兒拜邪明肅無答是夕報罷見湘山野錄熙寧中邊吏報北虜入寇朝廷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時沈括爲記注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母墳墓田廬皆當棄去何暇恤車

志遠齋史語四

十二

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曰卿言亦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民間輜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喜曰無有如此告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見聞見後錄案薛公之言直而不激沈公之言婉而可聽皆能化有事爲無事可爲居言路者法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疾非此藥不治疾可憂藥不



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黥  
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  
頰面公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見筆談劉貢父  
過荆公值其方飯吏延入書室見有草藥一幅在硯下  
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父性強記過目輒不忘既讀  
復置故處頓念以僚庶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  
趨出待於廡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趨入坐語久之問  
貢父近頗爲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  
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草藥爲己意以對荆公  
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草藥裂之蓋荆公平日議論不欲  
與人苟同也見卻掃編觀荆公卻人參澡豆此新法所

志遠齋史話四

三

以必行裂兵論草藥此孟嘗君論所以絕世

論班馬優劣者無慮數十家而其著爲論說者大都不  
惜煩瑣惟晉張輔之言最爲簡當其言曰馬遷敘三千  
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言不深  
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

宋許懷德爲殿帥有一舉人因懷德孔老求爲門客懷  
德許之舉人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謂懷德  
武人不知事體密告之曰舉人無設階之禮宜少降接  
懷德應之曰我打得孔老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今  
之待關節秀才悉如懷德則奔競之風亦可少息

邵公濟云鮑司隸謂民有七七豪強大姓蠶食無厭一

也馬援謂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  
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卒爲豪強所忿遂謝病去今之  
君子欲區區以禮義裁大姓之暴亦疎矣愚謂潁川宏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大姓之不可治由來舊矣孟  
子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夫不得罪於巨室正不  
難中之難事也

志遠齋史話四

三

志遠齋史話四終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張九齡居相位三年李林甫十九年而安史之亂作李綱居相位七月秦檜十九年而徽欽之仇忘君子之才以之治天下則有餘以之保一身則不足小人之才以之保一身則有餘以之治天下則不足然而保一身者私也非才也惟君子無私故難進易退不屑阿柔媚之態小人則反是然而人主卒親小人遠君子豈小人果足以勝君子乎蓋小人之道曲曲則無不可行君子之道直直則有所不行以有所不行者與無不可行較其孰勝孰不勝又奚待深辯哉

志遠齋語五

金主晟於宋為寇讐於金則賢主也其祀孔子北面再拜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以外域而知尊聖前世未嘗有焉厥後世宗賢明仁恕為金令主豈非沐聖人之教者深所成就者遠哉

史稱岳飛好賢禮士當飛握兵之日聲震海內士有懷奇負異者莫不望風奔附思有以自見而朱仙鎮之捷金兀朮欲棄汴以去有書生叩馬獻策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因留不去此書生也何為乎來哉其跡甚詭而其言甚毒果何德於兀朮何仇於飛邪以飛之好賢禮士而使士有去我而向敵豈好之心有未誠禮之意有未至歟

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宋高宗欲為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古人心存君國決無自為便安之計而推其竭誠圖報之心雖使處於可安之日亦且惕然自恐而有所不快蓋忠義篤則志願奢故功業之所就有高出尋常萬萬者

陳俊卿論湯思退所為多效秦檜高宗免思退奉祠辛次膺疏其姦謂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孝宗曰有謂思退可用者雖皆能彰其罪惡究不能使之貶斥惟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之然後有永州之貶太學生之權殆重於朝士歟思退之後有如思退為太學生上書以去者可以指數至賈似道秉政首結太學生故雖邊警時聞

志遠齋語五

而酣歌未已亦無有論及之者有無名子作詩曰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想見似道之結太學生有不惜賂以金錢者似道不足責而太學生之愛似道之賂亦可慨已盧仲賢使金僕散忠義要以四事懼之以威仲賢恐言歸當稟命范成大欲正受書禮至金指笏出疏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使臣之關乎國家甚重得其人則足以尊朝廷不得其人則足以辱社稷苟不深察其人之可否而漫以使之鮮有不自取侮辱者皇甫坦相李道女當母天下言於高宗聘為恭王妃而妃性妬悍高宗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

相士能相人之貌而不能相人之心高宗聽坦之說是徒以貌求人耳以貌求人安得淑人哉

王淮薦朱熹劾唐仲友仲友淮之姻家也熹可謂不負淮矣為淮者當以熹之不黨不阿益引重庶幾趙宣子姚崇之風可以復睹乃引以為嫌倡為道學之禁何淺也史稱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君子惜之然則淮攻道學於道學無損徒取譏耳淮亦愚矣哉雖然淮不能容熹而後之欲為熹者足以戒焉夫凡太自愛者必不為天下人所愛蓋天下不皆自愛之人以我之自愛而欲望人之無不自愛立心甚公而用意亦刻矣趙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而宣子不以

志遠齋史話五

三

為忤姚崇薦魏知古知古劾其子而崇不以為怨此千古盛德之事不可常得者也以不可常得者而欲得之於與我並世之人何其責人之厚也或謂君子惟求合於義而已而人之諒不諒不問也然至求合於義而讒謗交至幾無以自容則為義不已苦乎使凡為義者皆若是之苦又誰肯為義哉凡君子以道自任貴能達其道於天下不貴守其道以自取窮辱然行義達道夫子歎為未見蓋若斯之難矣然人不勉為其難而徒斤斤焉以所不難者自取又果足貴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欲行我之忠而不先之以恕吾未見其能行者也夫有忠而至不能行豈忠之咎哉功罪毀譽之

志遠齋史話五

四

見太明而求功求譽之心太急也夫功罪毀譽之間君子辨之甚嚴而處之甚謹一以求功而不防罪必得罪一以求譽而不防毀必得毀故防罪者常無罪常無罪則常有功防毀者常無毀常無毀則常得譽故君子不敢先有求功之心求無罪而已不敢先有求譽之心求無毀而已其求無罪無毀之時無異乎庸庸碌碌者流也而君子不顧君子謂將欲成我之功非可以驟而成也將欲集我之譽非可以驟而集也急之而一無所得不如緩之而無所不得也緩之何如熟思審處欲合乎天理之正先求乎人情之所安而已天下惟馳騫於外而有求知於人之心則無所不用其急無所不用其急此罪之所由來而毀之所自至也夫以可成功可集譽之人而至不見功而見罪不見譽而見毀或者謂之不幸而豈不幸也哉

秦檜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晚年尤殘忍數興大獄如使趙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然竟無子以妻兄王暎之子為嗣謂非天斬其後吾不信也 案高宗非普惠劉禪之比而檜之得君行政有若斯之專且久何也君子曰是有道焉檜告張九成曰立朝須優遊委曲夫以優遊取容而恩寵何由而替以委曲順旨而嫌隙何自而生檜一生得力止此四字故於九成鄭重

及之然則以此立朝宜乎得君專而行政久矣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彌其  
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  
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收不  
復受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由是一鄉四五里間雖遇  
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  
家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  
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  
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  
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漏惡不實還者有罰案丁丑

志遠齋史話五

五

歲晉豫奇荒赤地數千里死亡相枕藉東南數省官捐  
民捐葦金以賑者不啻數十萬雖全活甚眾而轉徙溝  
壑者已不可勝計然晉豫因東南之賑貸而災黎得延  
其餘生東南因晉豫之告災而財力亦形其匱乏假行  
朱熹社倉之法於十年以前則備之有素自賴之無窮  
何至親民命之慘亡竭他省之財力哉丁丑以後東南  
偏災無歲無之誠舉社倉法酌而行之亡年補牢未爲  
晚也

宋高宗以宗支再造僻處海濱痛二帝之未還念中原  
之未復則當臥薪嘗膽嚙血尋仇大張撻伐之威以消  
敷天之憤願乃偷安歲月任用奸回良將忠臣戮辱相

望既無謀於討賊遂觀顏以稱臣而一二草茅之士轉  
負忠義之氣競爲恢復之圖宿松魏勝起兵則復海州  
矣高平王友直起兵則復大名矣雖運值中否莫睹成  
功而大義稍伸人綱稍振然以堂堂中國天子不言戰  
宰相不言戰而匹夫發憤轉不惜衝鋒陷陣以奮其雪  
恥復讐之志豈是非順逆之理上者聞而下者明乎君  
子原情定斷知高宗與秦檜皆有意焉蓋二帝還則高  
宗不得有其位中原復則秦檜不得有其功君臣各以  
其意謀議廟堂之上而天理人心有所不暇顧也彼李  
綱趙鼎岳飛張浚之徒尙欲以區區之公義奪其固結  
之私情宜乎斥者斥而死者死矣

志遠齋史話五

六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典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  
雖過人果何取哉夫才枝葉也心本根也取其枝葉而  
不察其本根豈工師度木之意哉才不逮人而心未嘗  
不正者雖無大功效而時時以循分守職爲懷不致  
陷茲欺苟簡之習才雖過人而心未嘗或正者雖有大  
功效而時時以營私罔上爲念絕無有至誠惻怛之  
存故論才而不論心必有竊威盜柄而貽國家之憂論  
才而兼論心必有竭節效忠而造蒼生之福然則用才  
者不問才之可用先論心之可用心苟可用雖甚無才  
而可用之心實勝於有才也心苟不可用雖甚多才而  
不可用之心轉不如無才也

元祐有黨人之目慶元有偽學之名而主皆非昏暗徒以任用非人遂使顛倒是非誣陷良善蓋以黨猶不同器邪正不並存君子在朝廷留一日之名小人在朝廷卽形一日之醜故君子未有去小人之心而小人先有逐君子之勢以爲不使彼得罪而我何以能有功不使彼敗名而我何以能前耻故譏謗之極不難指伊且爲廉來攻訐之深不惜目夷齊爲躡然君子固貶斥而愈見操修之懋小人因誣罔而益深罪戾之叢況主德有清明之日或崇正而黜邪後世有公允之評各流芳而遺臭小人之厚毒君子者乃所以曲成君子乎

志遠齋史話五

七

出其門於時屈膝由實則有許及之獻珠冠作犬吠則有趙師異獻美妾則有程松以彼身列士夫豈不知獻諂工嬾之可耻而利祿之念迫於其中有不暇顧名義而惜行品者矣然利祿足以榮我之身而不足以益我之性況以苟賤而得利祿不足以爲榮反足以爲辱夫平居學問之日於忠節之士則慕之於貪鄙之夫則耻之固知秉彝之好未嘗稍異於人也乃一登仕版不能不改其素守者則以平日所讀之書率皆弋取科名之具而於持身涉世之遺略無心得故是非之理不明而取舍之道多失也然則欲明是非先辨義利一事雖細不敢不嚴一物雖微不敢不謹能戒於眾人所不戒之

地然後能免於眾人所不免之途不然者鮮不爲許及之之流矣

林大中上書論韓侂胄之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夫人一有求免禍之心鮮有不喪其所守而被黨惡之名不知禍自天降無與於人吾其不免於禍也將愈求免而愈不得免至於終不得免而又冒天下之不韙則其巧於自謀者正其拙於自謀也夫禍之免不免不係乎身之屈不屈而惟問乎心之正不正心苟正也雖得禍不失爲君子心苟不正也雖免禍不免爲小人人不自問其心而惟營營擾擾於其外其

志遠齋史話五

八

不見笑於大中者幾希矣

張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夫不擾則民安不差則民服旣安且服安得不謂之撫字不謂之教化哉而今之治民者不然催科焉而已刑罰焉而已或假催科以嚴其刑罰假刑罰以急其催科遂使催科無不本刑罰而來而刑罰無非爲催科而設催科刑罰合而爲一何有乎不擾何有乎不差哉然催科擾則民之家室不能全刑罰差則民之手足無所措由是患苦之甚鬱爲怨咨怨咨之深寔爲叛亂而烏合之眾集於野鴟張之勢聞於朝然後興廟堂征討之師起海宇戰征之禍膏塗原野骨填川谷嗟彼擾鋤

之子盡銷鋒鏑之中謂黔黎之不仁豈師徒之克義蓋論其迹則死無可追而原其情則罪有所歸祇牛羊之牧乖方致豺狼之噬頓起藉使政除虎猛德洽雉馴則詠黍苗而懷陰雨愚賤盡解銜恩擁桑麻而課子孫田家自有至樂何至挺而走險盜弄潢池狡焉思逞盡罹法網也哉然則催科雖關國課不擾所以釀天地之和刑罰雖屬王章不差所以造生民之福有牧民之責者其亦曾三復方言否邪

金主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論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自然之理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宋不

志遠齋史話五

九

許或問宋之不許是非乎非乎曰非也必自審其力可以自保而又足以禦元人之強然後可弗許焉若自審其力不足以禦元人之強而又不足以自保則彼雖無求於我我猶當助之何也彼與我為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我固不得不厚保其唇也然則贊可不念乎曰此非念贊之時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得以獨存幸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不免與之俱亡不可也與其不免與之俱亡不若聲罪致討正復贊之名則猶愈於抱幸災樂禍之心而不覺災禍之自及也然君子猶非之以為不思社稷宗廟之重而徒博報復之一逞也然則宋許之將無滅亡之患乎曰國之存亡天主之人無得而與焉

人惟盡其力之所得為而已結金以禦元宋之所得為也不此之務而曰天實亡我是豈天之亡之哉

真德秀論賞罰謂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不可使有一豪私意於其間人君苟有私心則賞罰不得其平賞罰不得其平則於人心不順由是怨苦憤懣之氣鬱結於朝野上下之間而亂成矣而人君猶不悟以為是天之不仁也臣之不忠也民之無良也而豈知由於一己之偏私所致乎是故以有心馭天下而天下常亂以無心馭天下而天下常治天地之於萬物也運之以無心而已其培者非有心培之也栽培之其覆者非有心覆之也傾則覆之故萬

志遠齋史話五

十

物初不知有所德即有所德而天地不受也初不知有所怨即有所怨而天地不任也不受萬物之德不任萬物之怨而萬物有不靖者未之前聞也人君能以天地之待萬物者待臣民雖唐虞三代之盛可復睹也又曰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寬裕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也迫蹙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也其間有難易久速之別人君為其難而斥其易務其久而舍其速則王道可成矣

沈漢曰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妻子夢寐至切近者凡用功必從切近處着力然後有根有基不為事物所搖奪否則徒事驚外祇自欺耳

一旦臨以利害則真吾畢露有欲掩而無可掩者故夫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儒固有君子小人之判也

陸九淵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利欲之人如在睡夢中喚之使醒猶易也意見之人則如墮入魔障治之良難

朱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用敬之道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敵愾而已致知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已一則尊德性一則道問學元儒吳澄謂熹偏於道問學亦未湖濠之淵源耳

志道齋日語五

十一

朱熹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有經欠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夫朝廷之祿絲毫皆出於民故不稱其祿者有罰有降有斥有罪重惜此祿所以重惜此民也故人君甯獨數十百萬於無告之窮民決不肯舍半粟於無用之冗員蓋窮民受一分恩猶能償一分力冗員食一分祿則耗一分財也凡冗員眾多之日必小民困苦之日官多則食繁食繁則賦重賦重則民困民困而國未有不貧焉者也熹之疏入理宗豈不與二三大臣廷議之乎願

志道齋日語五

三

大臣之宗族親戚或散處於郡國之間苟是其說則將及於宗族親戚矣由是以爲朝廷待臣下當過寬毋過刻此易說之辭也且郡國大吏亦不願朝廷有汰冗員之旨汰者怨之階而謗之府也孰當汰孰不當汰縱使秉公畫一而怨者自怨謗者自謗怨謗積而於己且不利又誰肯爲是哉然而國家之有冗員則猶人之有附骨之疽也不去則人不安冗員不汰則國不可治小民之待撫也久矣其得盡力於農而輸財於上者恃上之有以護惜之耳自冗員之數日見其盛朝廷之力患黎元者或不及於民而先及於冗員由是民不聊生有散而之四方者矣有聚而爲盜賊者矣務本之民日少就荒之士日多賦稅之數日臧府庫之藏日虛征斂之令日繁騷動之患日亟調度之費日廣財用之源日竭而國遂無以爲國皆此冗員之所致也然則人君處此當毅然獨斷不爲姑息不參猶豫欲求萬民之所以安必去萬民之所以困困紓則力饒力饒則國足國足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許衡謂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誠如是必使生理盡足然後爲學則天下之學者亦僅矣且所謂治生者縱使盡出於義而歲積月累以迄於足然後爲學則其學道之日亦淺矣故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飯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衡之言何以異於孔子耶顏子簞瓢陋巷曾子衣敝履穿皆不以治生爲務者而衡何以未之聞邪書云凡厥庶民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禮義生此爲民言之非爲士言之也士則無恆產而有恆心衣食之謀固不足攬其念也蓋爲學之道初不在乎治生在乎立志苟其有志於學雖窘如顏曾不郵也苟其無志雖富埒陶朱不能強之使學也故凡有治生之念者皆無學道之志也凡有學道之志者皆無治生之念也其間蓋有本末內外之別矣衡又言商賈雖逐末亦有可爲苟處之不失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夫子貢貨殖夫子謂之不受命商賈果可爲乎且以義理爲商賈其爲商賈

志遺齋史話五

三

也必無利蓋牟利之道貴巧貴捷而以義理處乎其間則不見巧而見拙不成捷而成迂以迂且拙者與天下之捷者巧者爭則常不勝之勢矣故商賈者商此利買此利也天下有偶合於義理之利斷無不營營於利之商賈爲商賈而言義理猶爲盜賊而言廉恥也誰其信之哉然則士而可爲商賈必聖人之道卽市井之道而後可魯齋爲元大儒而立論不純如此

楊太后聞執政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乃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蒙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糾揭二

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如此時爲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在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嗚呼宋待士大夫未嘗不厚而未造危急之秋率皆棄位逃竄各謀自保何其辜恩負國以至於斯邪然推原其故不可專罪士大夫也蓋高宗朝有秦檜盜宗朝有韓侂胄光宗朝有史彌遠理宗朝有史嵩之賈似道歷朝皆有奸臣當國而忠臣義士或降或斥或死正氣爲之不伸人心莫知感奮加以教澤寢微化源盡窒生斯世者又當此四方擾動物力交竭之秋朝夕謀其家室衣食之私唯恐不足而又何暇

志遺齋史話五

十四

爲悼信明義之圖故一旦幸掇青紫叨列士籍則其處心積慮猶是見利忘義之本懷而邊警告急紛紛逃去亦固其所無足怪爾夫昇平無事之日旣不能導人以禮義患難相迫之秋安能責人以廉恥後之有天下者知任用姦臣之禍其終必至於此亦當猛然深省而懷覆車之戒矣

秦人坑趙卒楚師屠漢卒慘矣然未有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礮如伯顏之攻常州者史臣以伯顏比曹彬語其功則略相當而論其性則仁暴判焉矣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



失於小兒其道如此案太祖得天下雖天與人歸而揆  
之於義則有不能略無憾者至末造乃使敵人以爲口  
實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葉夢鼎以似道當國除官不拜或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夫人惟視死生大而廉恥小故或由貧屈膝或犬吠雞鳴或以賤名達鈞聽或稱恩主恩父或為腹心爪牙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夫子告子貢以士之道必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不為苟得者誠恥之也人而無恥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更何論功名何論富貴哉

志遠齋史話六

元世祖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刺皇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財賄以賂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明太祖克元都諸將俘寶玉至馬皇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乎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開創之君其雄才大略既足以馭羣雄而撫方夏而又每得賢后為之贊助於內以翊興王之業至於國勢陵夷則有驕君弱主相屬於代而又必有妬后悍妃憑寵自放以召禍亂甚至亡國敗家者往往而有噫何其興者益興而廢者益廢邪

許衡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

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以衡之賢猶不免為虛名所累不如衡者不待言矣然至垂老病死又或於餘光向盡之中汲汲焉為碑銘為墓誌以為身後之誦述其視衡之語詔于相去何如哉然則衡自知其累正不足以為衡累也衡固有過人者矣

志遠齋史話六

元世祖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通經史夫儒而不通吏事謂之迂儒吏而不通經史謂之俗吏儒之於迂則六經皆無用之文吏之於俗則五教皆虛設之具故通經致用盛世以之勵人才不學無術識者以之諷有位誠使錢穀簿書之庶務服習於執經問道之年壁中柱下之遺編貫穿於問俗觀風之日則儒皆有

用之儒吏皆善治之吏矣  
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槩回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夫人君莫不知納諫之為美也及一聞讜論則以為沽名矣以為訕諂矣以為誣罔矣賞賚不及而刑戮隨之或者陽為尊崇而陰忌之外示恩寵而內疎之求其虛心聽納屈己以從者實不多觀而為之臣者雖抱忠藎之心切糾繩之志第以君威不測刑禍無端則不得不託危行言遜之途而居明哲保身之列由是水旱不以聞盜賊不以聞小民號泣而無所控告者亦不

以問馴至禍亂將作宗社將傾而人主方晏處深宮略無聽睹有如燕雀巢幕不知焚之將及者而頑頓亡節莫詬無恥之徒方且獻諛工媚日以聲色狗馬承奉左右必至鐘虞失守身爲人俘而後已而彼憚不知方謂人之負之者多也而不知已之負人者厚乎然則一人之昏明百僚之直枉係焉一人明則直者固直枉者亦直矣一人昏則枉者固枉直者亦枉矣孟方水方盤圓水圓其亦善譬而喻者矣

英宗被弑拜住被殺首逆雖正典刑而黨與未盡逮治吳澄爲元大儒方且高據經筵進講帝範而逆黨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數語乃出諸張珪之口

志遠齋語六

十一

珪爲洪範子先居武職後更文階其平日無甚學術可知然於是非順逆之理知無不言初不肯如澄之安於緘默者則澄有愧於珪多矣

順帝時有議賊更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治天下豈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法者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而教忠教孝宵寓乎其中賊更遭喪不許歸葬正以儆未犯者之不可自絕於親也乃遵謂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不知彼爲惡之日無人倫久矣遵乃欲使之強有人倫邪又曰豈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失罪人則棄法矣棄法則無君矣不可使天下

有無親之吏獨可使天下有無君之吏乎且失一罪人可以不恨在我以爲寬厚而適足以啟人無忌憚之心使貪污成風民生無賴而寔爲叛亂者皆自遵之言肇其端也當時亦無駁詰之者而不許歸葬之議遂寢惜哉

脫脫問治何先揭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夫士當譽望未隆則常不見信於世凡有經營室家之謀其勞苦艱難百倍於庸眾故環堵敝宮之子率不能壹意於學而攻其業誠陋於境也至有所謀而輒不遂則有懊喪愧恨或棄其所學而爲改絃易轍之圖苟有以養之使朝夕之所憂思

志遠齋語六

四

者一旦盡釋而得以從容暇易畢其智力於至德要道之歸則所成就者豈不大乎至於周密庶務之後則其學足以應世之所求而不窮於用蓋所造者深所蓄者厚也然或不得藉手以展其尺寸使落實困頓老死於深山窮谷之中則棄才甚矣故必有以用之使出其所蓄出水火而登諸衽席矣然則國家之所以厚待人才者人才正未嘗有負國家矣

成祖起兵時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甚以爲忠及即位大加委任令刺事其後遂有劉瑾王振魏忠賢之徒口含天憲手握王章以貽國家無窮之禍易曰履

霜堅冰至誠不可不慎之於微也

解縉與胡廣王良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後良死而縉廣不死廣以賦性縝密始終得保恩寵縉爲高煦劾私親太子逮下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夫同一死也死於成祖卽位之日則重於泰山死於積雪中則輕於鴻毛士君子處人家國間值存亡危急之秋誠不可不一權輕重矣

周納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夫篡奪之君何功何德而周納呂震

亦述齊書

五

猶請封禪豈天地鬼神亦可欺乎此不特無羞惡之心并且無是非之心矣成祖引魏徵諫唐太宗事斥之蓋未始不內媿也然則成祖者其猶有人心者矣

楊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楊榮謀而能斷楊溥有雅操時號三楊然榮於燕王入京迎謁馬首曰陛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察其詞氣頗似馮道縱有才能曾何足取史與士奇溥並稱失其倫矣

英宗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直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所費較課銀尙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眾案開礦有二害未開之日廣募人役厚給薪糧糴之眾見利

而趨鱗萃屬集常數千人多一礦夫少一農民田疇荒棄所在多有徵賦徵糧歲形不足至其性成桀黠方務構煽亡匿山谷劫略道路甚或黨徒日益盜弄潢池此一害也人物所產全資地靈菁英結聚多歷千歲一興礦務攻鑿窮施氣脈大傷地靈全失異人偉士自斯而查此一害也洪武初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太祖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杖之流海外英宗何不一誦祖訓邪

志遠齊史話六

六

王振倭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糜帑數十萬旣成延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夫天子綱常禮樂之主天下臣民所仰以爲法範者也顧乃皈依沙門師事釋徒其奚以立臣民之上邪梁武捨身佛寺千古笑其愚若英宗者欲求後人毋笑得乎景泰二年令軍民納粟者世襲武職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軀獲此彼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解體四年夏又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教授黃鑾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任以民社是猶驅狼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啖噬得乎夫名器國家之大柄故爵以詔德祿以詔功先王之世出之恭慎

至後世有納粟之例而名器始輕然未有世襲武職及國子生亦可以納粟得者至孝宗時尙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祇廉隅爲循吏豈可得乎於是始命停之恕之言可謂重惜名器而足以興邦者矣

劉吉與萬安劉珣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之謠案吉使魏璋傾湯餌是小人之伎刻者安獻房中術諂事閹寺獲子是小人無恥者珣自以宮僚舊屬遇事無所回護解杜俊之獄疏李孜之

志遠齋語六

七

罪是雖與小人同列而不害其爲君子者三閣老顧可一概而論乎

世宗朝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立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下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時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貨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

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愛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令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持罪於朝僮僕亦分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夫三代下如汲黯魏徵之抗直亦足稱矣然如薄於父子君臣夫婦等語則汲魏二公尙所不及況汲魏皆大臣而瑞

志遠齋語六

八

一主事耳其言尤不易也至於市棺訣妻子待死闕下則尤爲古今之所創見嗚呼有臣若此惜世宗之不知用也

孫承宗以知兵名時東事日急承宗疏言週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間戰守於朝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夫國家用兵之弊苟有如承宗所言未有不敗亡者蓋兵事貴專責成貴一責成專則無所推諉不得不激厲以圖其效事權一則無所牽制自不難從容以

盡其能

魏忠賢以市井無賴黃緣保母得備宮監恃寵竊威顛  
倒朝政乾兒義孫羅列顯要浙江巡撫潘汝楨首請建  
忠賢生祠自是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頌忠賢有民心  
依歸即天心向順語更有稱堯天舜德至聖至神者監  
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  
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嗚呼自古天  
理人心之滅絕無有過於此者夫至變極亂之國其天  
理人心苟有幾希之存則雖屢瀆於亡猶可以圖振興  
而延世數至并此而滅絕殆盡則相率而趨於禽獸之  
路雖欲無吞噬殄滅之禍不可得已自忠賢伏誅歷十

志遠齋史話六

九

七年而明祚告終小人之亡國有如此之速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不  
察不畜不畜與民爭利也萬厯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  
渡市集無不屬之顯宦而察雞豚畜牛羊又在所不屑  
為矣

呂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不從後官軍引賊陷城  
殺常洵勻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夫使聽維祺言  
未必有救於敗亡之禍然不失為智者之所為必欲與  
財俱亡愚矣管子有曰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利字  
從刀殺機其顯露歟

妓女紅娘子作亂眾至數千擄李信去強委身事之李

信者逆案中尙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飢民民德之  
曰李公子以倚門賣笑之人而聚斂木揭竿之眾前世  
未嘗有焉然民窮思亂無人不可為戎首也豈獨限於  
女流哉

楊鶴曰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  
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  
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道在  
培養時以為名言然此後舉自嚴請敵加三釐歲增百  
六十五萬小民之加派如故也陳奇瑜敗於車箱峽盧  
象昇潰於鉅鹿傅宗龍遁於新蔡汪喬年挫於襄城封  
疆之喪師如故也溫體仁攻何如寵張至發詆黃道周

志遠齋史話六

十

士大夫之相傾如故也譬負重病不能養而剝傷之雖  
欲不亡得乎

劉宗周對思宗曰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  
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凡宗周所言皆  
取亡之道而思宗書襟語謂諸臣誤朕不罪己而罪人  
斯其為亡國之君乎

李自成陷京師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  
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中拷  
索賕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媚賊以求  
生而適以得死死又為叛臣為降虜人之失算無若此  
者或謂此輩亦悔不殉國否曰殉國者大丈夫之有福

命者也彼鄙夫小子烏足以語此

志遠齋史話六

十一

志遠齋史話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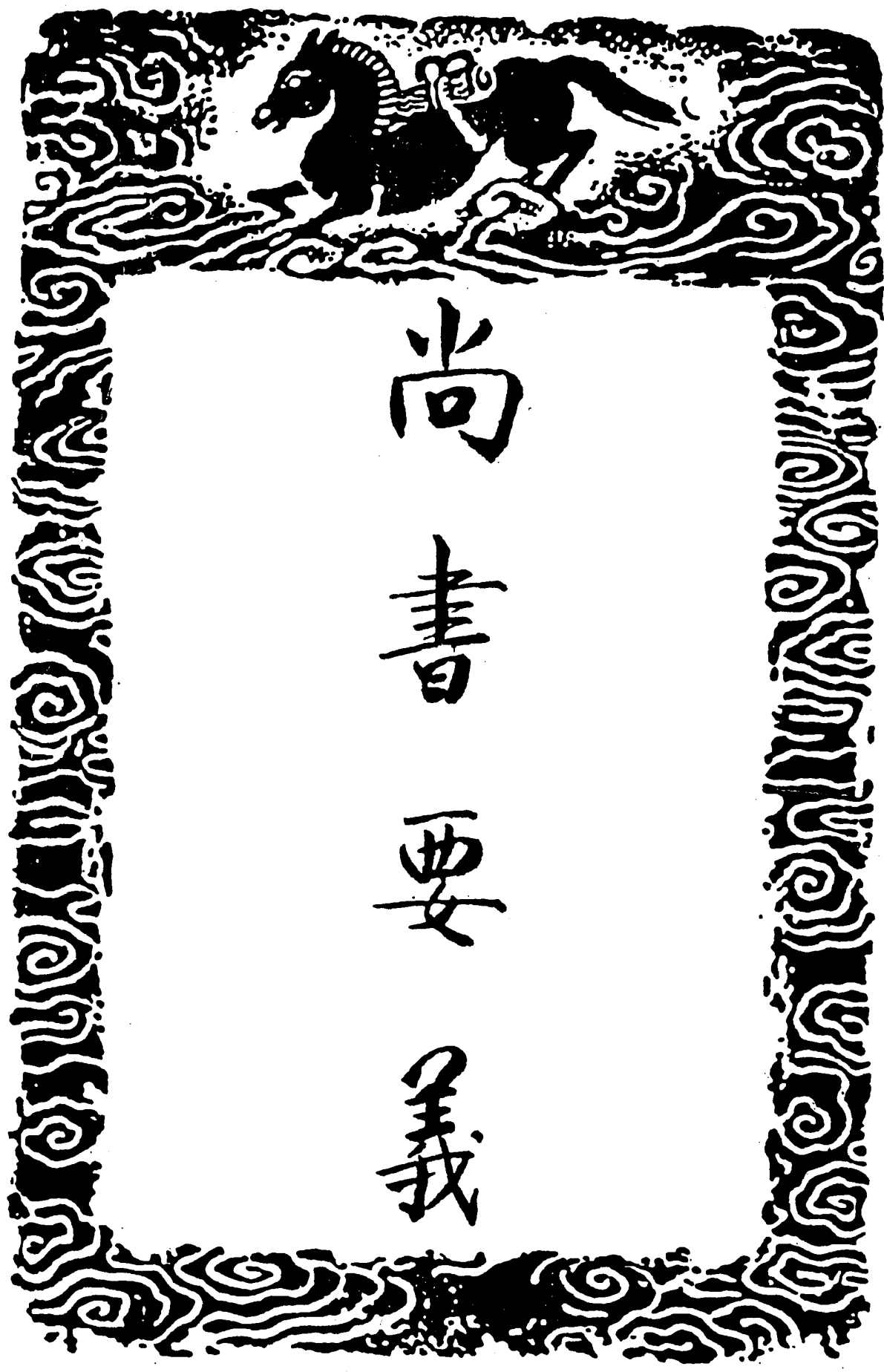
道不可道因文以見道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修春秋凡所以載道而通世用也先生此書談數千年  
以來是非成敗之故如指諸掌而識斷精嚴竊嘗謂可  
引以審事有非經生家所能及者言也而道存焉請得  
質諸大雅宏達以爲何如也始豐張邁書

志遠齋史話六

十一







尚書要義



尚書要義卷第七

宋 魏了翁 撰

甘誓至允征

甘有扈之郊如牧費皆以誓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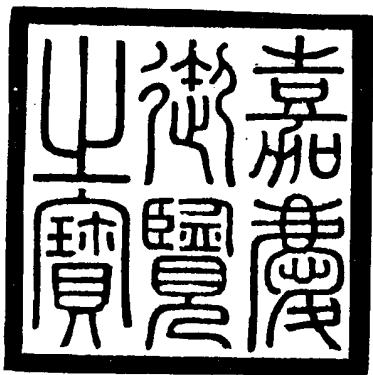
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  
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  
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  
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

丙子年我六二

先誓言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  
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  
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  
戰

二 六卿即軍將六事之人徧敕在軍

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元  
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  
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



書中首葉印章集印於此

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三 觀射父連言朱均觀扈管蔡皆恃親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

四 禹舊姓姒而賜姓姒猶伯夷固姓姜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

尚書皇極卷七

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

五 凡兵車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

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左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申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

六 將之兵車則御在勇右將在中擊鼓

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

尚書皇極卷七

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七 賞于祖戮于社皆在軍賞罰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

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豐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勲乃至太祖賞耳

八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孥戮者權脅之

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子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

九 羿射官距太康於河北立仲康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

名也說文云羿帝嘗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十 經傳惟此言六馬漢天子駕六

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十一 自堯至禹都不出冀故舉陶唐

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二十 關石謂通金鐵使和平

尚書卷之六

六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注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林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

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

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

尚書卷之六

六

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草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三十一 羿浞相承尚百載馬遷不言

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

既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尚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四周禮惟小宰徇以木鐸無道人

宣今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今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五辰弗集房即日食伐鼓用幣救日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朔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贖奏鼓畜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贖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焉夫

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六孔以房為日月所舍或云九月會房心非

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

尚書卷六

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唯可見秣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

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  
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七十 伐鼓于社責羣陰上公

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  
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  
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社  
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

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  
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  
責之也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  
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  
無雷夫之官禮云雷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雷夫蓋  
司空之屬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

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  
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後庶人走供之鄭注  
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  
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

八十 左傳夏四月日食伐鼓用將此以九月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  
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  
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九十 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晦朔望

先時不及者謂此秣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不得  
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  
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  
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



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今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秣乃以癸亥為朔是造秣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秣後天時也後卽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尚書要義卷六

一一

二 渠魁為大帥史傳言渠帥本此

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乙 自契至湯八遷今可見者四

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

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元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

二 侯國而得數遷都蓋以時王之命

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

尚書要義卷七

一一

三 湯居亳從先王居謂帝嚳

自契以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

四 湯不從商邱遷亳有說

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  
因知言自商邱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  
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  
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邱遷也鄭元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  
曰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  
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  
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

尚書要義卷七

一

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  
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  
亳今梁國穀孰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廿五湯進伊尹於桀冀其用賢非反間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正義曰湯欲以誠  
輔桀冀其用賢以致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  
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  
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

此說殊

尚書要義卷第七

尚書要義卷七

一五

尚書要義卷第八

宋魏了翁撰

湯誓至咸有一德

一湯升自陟出桀不意

湯誓第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二書伊尹相湯承上文醜夏

尚書要義卷第八

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

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其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

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湯故戰于鳴條之野

陟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

三湯慚懼故出桀不意與武王異未必然

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

尚書要義卷第八

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懃誓眾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三

四昆吾與桀同日亡此安邑之鳴條

鄭元云鳴條南裔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裔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腹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腹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裔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

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  
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  
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  
南裔乎謚言是也

五 契封商故代號商獨夫桀故稱王

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  
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元之說亦然惟

白字二九六八

王肅云相土居商邱湯取商為號若取商邱為號何以  
不名商邱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  
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  
改名多矣周不取后稷封帥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  
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豳大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  
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  
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

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

六 武王亦伐紂始稱王鄭謂文王生稱王者謬

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元以文王  
生稱王亦謬也

七 食言如食之消盡

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  
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  
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

尚言二九六八

也

八 孔以孥戮為權脅二鄭為實戮

昭二十年在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  
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  
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  
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  
於此解之鄭元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  
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豪鄭意以為實戮

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  
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  
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稟人之官引此孥戮汝  
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緣坐  
者也

九湯欲遷社無及勾龍故不可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  
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  
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十湯變置社稷不待七季鄭非孔是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  
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

尚書卷之八

注

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

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  
周棄功多於柱即今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  
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  
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  
為此謀鄭元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  
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  
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  
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  
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  
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  
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  
夏衰為言也若商草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  
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  
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

十漢儒社稷二說孔同賈馬祭人神

尚書卷之八

六

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

一桀自安邑東奔湯緩追之遂奔南巢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迫遂奔南巢俘

尚書卷之八

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二伯仲叔季字之常虺或字仲名虺

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

三南巢不知地所在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元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四仲虺陳兼弱等義言桀自亡不足為慙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皆暴其意亦在桀也

尚書卷之八

五十九族離舉親明疏九族有二說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右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元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尚書卷八

六十一湯用元牡未變夏禮

政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元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其義也

七十二孔注論語元牡孝經郊丘無六天之說

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園丘牲用

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園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望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八十一湯崩踰月太甲即稱元年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

尚書卷八

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

九舜禹以歲首受終遭喪嗣位經無文

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

十一史記書外丙仲壬七年歆固謚從之

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

尚書卷之六

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人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十二祠于先王謂奠殯而告非祠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

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群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歛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傳解祠為奠耳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

尚書卷之六

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十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伊尹



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群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三 酣歌恒舞似巫事鬼神然

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與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

尚書要義卷八

一一三

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四 臣不匡君其刑墨其訓于蒙士

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頤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為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

之士

五 善不積德罔小二經詞反意同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

尚書要義卷八

一一四

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善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六 桐宮湯葬地不知朝政曰放

經稱營于桐宮宥通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

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廿序言三年復歸非在桐宮三年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正義

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

尚書卷八

二五

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

廿八顧諟天命常自在之諛是古今字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自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諛與視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

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自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

廿九伊尹名摯而君前自稱尹躬

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

三十機括與射物三者合法度釋則中

尚書卷八

二六

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射必中矣

卅太甲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今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

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  
迷惑怪之

三 三季踰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

太甲中第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至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  
冠也踰月即吉服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  
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  
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

尚書卷之六

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暮除喪服也至

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  
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  
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  
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  
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  
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  
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

掌五冕備物畫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  
也

三 孔王二十六月服闋鄭二十七月

案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  
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  
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  
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  
元以中月為間之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

尚書卷之六

十八

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四 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

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  
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  
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  
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逴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  
謂之逴亦行不相逢也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  
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五州 太甲伊尹俱拜手稽首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上王拜手稽首注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

六州 伊尹申誥于王論天親民懷神享

太甲下第七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于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

七州 治同道亂同事興難而亡易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正義曰總言治國

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八州 太甲留伊尹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

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

高書要義卷八

三

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九州 伊尹年一百餘此告歸七十左右

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

四史記與紀年書太甲伊尹事皆妄

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

尚書要義卷八

三二

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落有

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四漢哀平間緯侯起孔時未有

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侯之書乃稱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侯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四七廟常禮鄭不見古文妄云殷六廟

尚書要義卷八

三二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正義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尚書卷之八

三

四 王肅等以庶子王亦得與嫡子同立四廟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庶子初基為

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四 皇甫謐妄謂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尚書卷之八

三

五 伊尹巫咸父子並為大臣

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大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六 祖乙圮于耿謂圮于相遷于耿

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

尚書要義卷八

三五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正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

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要義卷第八

尚書要義卷八

三六

尚書要義卷第九

宋魏了翁撰

盤庚至微子

一 盤庚將治亳殷此三篇告民之辭

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

尚書要義卷九

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二 商人屢遷前八後五

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三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

三 束皙以壁內書將始宅殷治與始不類

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

殷在河內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皙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

尚書要義卷九

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四 王鄭皇甫謂遷殷為君民奢孔地勢下

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元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



謚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  
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元既言君奢又言  
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孔意蓋以地勢  
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  
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  
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五 殷質未諱君名故盤庚仲丁祖乙名篇

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相六年

尚書卷九

三

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  
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  
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

六 史記以後人思盤庚作三篇與序違

史記股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  
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

七 稱毫稱殷稱商稱殷商

此序先毫後殷毫是大名殷是毫內之別名鄭元云商

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  
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  
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  
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  
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毫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  
之毫社其毫鄭元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  
或云濟陰毫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八 責公卿不能和吉言于百官

尚書卷九

四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  
官是自生毒害正義曰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  
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  
知樂遷也

九 自作弗靖謂自為非謀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子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  
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告民不  
徙者非善謀也

十 功臣配享謂烝嘗禘祫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也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禘祫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眾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

尚書卷之六

五

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

十一 近代功臣時祭不配毀廟亦止

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

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十二 鄭氏天子諸侯禘祫之數未知孔意

王制云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烝諸侯禘祫禘一禘一祫嘗禘烝禘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禘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周則春曰祠夏曰禘三年一禘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

尚書卷之六

六

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十三 盤庚見都河北作惟南涉河之法

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眾人於時眾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教告之鄭元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

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  
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四 臭厥載謂臭敗香穢皆為臭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  
渡臭敗其所載物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  
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  
公改葬中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  
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

尚書卷九

為敗

五 勸夏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眾今不  
徙則憂來眾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六 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正義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勞  
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  
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七 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  
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  
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  
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

八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  
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

尚書卷九

八

奉上帝也暫過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  
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  
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九 剝殄謂剝絕易種相染易

五刑截鼻為剝故剝為剝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  
剝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生子孫有  
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  
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

新邑也

十一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

永建乃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十二 既遷殷即云罔罪爾眾與之更始

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眾曰汝等自今以

尚書卷之九

九

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眾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十三 莫居鄭謂里宅孔云王宮

鄭元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莫厥攸居者止謂安民之居豈先令

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

王宮即是先定王居

十三 先王適于山降去凶德

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水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尚書卷之九

十四 鄭王以鞠為養與孔訓窮異

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入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曰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五卅孔以百工為百官皇甫百工寫形象

以工為官見其求者眾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  
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

六卅傅巖在虞號之界說代胥靡築護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  
靡築之以供食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肖似所  
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尚書要義卷九

夢之形正義曰股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  
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  
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  
始命為傅氏不得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  
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  
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惟說  
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  
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  
巖謂之傅說

七卅皇甫謐傅會傅巖之夢

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  
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  
實事也

八卅明王順天道建邦猶日月星辰之等

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

尚書要義卷九

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  
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  
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  
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  
侯國都

九卅古甲冑用犀兕後世鍪鎧用鐵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兕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正  
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兕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

以今曉古也古文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鑿  
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  
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  
危在出令今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  
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三衣裳不可妄加干戈不可輕用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  
可任非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

尚書卷之三

十一

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  
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  
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在命然則再  
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  
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  
而意異也

乙卅啓寵則自納輕侮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正義曰君子位  
高蓋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  
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  
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二卅黷于祭祀之戒為祀豐于昵而發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  
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  
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正義曰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  
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  
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三卅甘盤於高宗時有大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  
賢臣有道德者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  
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  
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卽

尚書卷之三

十四

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訖乃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四州 遜野宅河孔謂小乙使高宗居民間

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正義曰

尚書卷之六

十一

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五州 鄭不見太甲篇故云伊尹太甲時曰保衡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

六州 雉升鼎耳孔謂不聰劉鄭不明

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與馬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

尚書卷之七

十六

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

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七 周繹商彤祭之明日復祭

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小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大夫曰儻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八 祖己首言降季季者人之所愾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大壽為言者鄭元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愾焉故引以諫王也愾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

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九 周以乘黎見咎鄭謂因斷訟及三代

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元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邲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者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邲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十 受紂因音亂故字改時未有謚

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元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

尚書卷之六

十一

尚書卷之六



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替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四 雍州伯東西二伯此鄭王二說

鄭元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

口口二 卷之九

二

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鄭元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四 孔傳文王內秉王心孔疏云貌事紂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

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

四 微子紂兄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

南 卷之六

二

四 鄭云微在圻內王謂微子入為卿士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元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

四 微子衍亦稱微猶虞叔祭叔同兄氏

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

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

六比干紂諸父箕子名胥餘不知何親

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大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

四書考索九

三

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元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七少師為孤卿以三孤六卿共為九卿

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

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

八沈酒若沈於水醜醬醉而發怒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反善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醜況其醬詠也然則醜醬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

九再呼父師少師告以顛隳何其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我念殷亡發

四書考索九

三

病生狂在家老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隳隳如之何其救之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老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隳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

癡此其事也

五家老遜荒猶詩人出遊寫憂

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老亂鄭元云老昏亂也在家不堪老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五攘犧牲用無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尚書卷之九

十一

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五自靖謂各自謀行其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遜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五詰二人而一人答心同鄭云少師不答

詰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真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

既不顧行遜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于意

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

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

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四荒殷邦者紂而云天毒降災

五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

五漢魏以來律盜郊廟物皆死

尚書卷之九

十二

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

六箕子欲以死諫紂而詔微子出

五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

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  
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  
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  
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  
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

五啓行紂同母而生時為妾為妻異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  
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行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

尚書卷九

卷九

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  
妻之子不可立妻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  
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  
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  
後

尚書要義卷第九



金氏尚書注

\_\_\_\_\_ | \_\_\_\_\_ | \_\_\_\_\_

# 金氏尚書注

## 金氏尚書注序

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夫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書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成矣後之讀者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

## 金氏尚書注序

一

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注也然其輯錄特答問之多端纂註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尙未曉析而乃游目廣覽則茫无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書注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噴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囁嚅而齟齬者不爲無矣况有所謂天文地理律麻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

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仁山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於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置金氏注釋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卽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因畧爲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注則先入者

金氏尙書注序

一

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道爲天下法爲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爲通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卮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時

清祐四年歲次甲辰四月六日金華王柏魯齋序

金氏尙書注自序

吾郡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呂祖謙范處義先生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尙書小傳者也至王長嘯夫子與其弟令君同登何北山門學者謂之婺州兩滕和叔漸涵於一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藪蓋自予受業門下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予出所著書曰尙書注分十二卷者十二萬言和叔教子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注乎猶之木焉本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原

金氏尙書注序

三

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受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注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紫陽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祕者也  
寶祐乙卯重陽日蘭谿吉父金仁山書



舊跋附錄

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跋云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鈔本從子謙姪藏舊鈔本傳錄宋仁山金履祥著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柳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云云蓋卽是書金氏受業於王柏所引柏說俱稱子王子日以尊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係金氏創解反覆辯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嫌其畧矣又如說血流漂杵

金氏尚書注跋

一

云梓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也說率循大卞云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本從廿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未載可資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率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

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未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所爲墓誌銘序茲不述也

顧氏手跋曰歲癸亥夏五余在崑陵得金仁山先生尚書表注比藏書家多欲借抄余寶愛是書恐紙墨剝敝因手抄二帙以廣其傳今崑山所刻者是也近薄遊婺州訪求先生遺書不得後見柳文肅貫所撰先生行狀云先主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眾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

金氏尚書注跋

二

絡通貫其枝葉與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文字之訛表諸四闢之外曰尚書表注并得先生自敘一篇錄置卷首復補其原敘缺頁且原其作書之旨先生得朱子之宗傳加以精究潛思刪繁就質嘗自云解至後卷卽覺前義之淺蓋殫畢生之力以成之者也今錫山秦氏崑山徐氏皆藏先生尚書注十二卷子嘗見之卽早歲之書非定本也顧世未見表注真本卽以是爲表注謬矣先生生於宋紹定壬辰卒於元大德癸卯是書

刻於宋末元初尚避宋諱可徵也丙寅三月望日太倉  
後學顧湄誌於金華之密印寺樓

金氏尚書注跋

三

朱竹垞經義攷曰

金氏履祥尚書注十二卷存按此書錫山秦氏崑山徐  
氏二家書目均有之徐乾學曰尚書注引據精確可稗  
蔡傳其作通鑑前編卽自採用其說

金氏尚書注跋

一

跋金氏尙書注

滄葦見此書於毛氏子晉家乃蔴沙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元鈺板於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歎久之校正其本元鈺板於東陽倅廳之齋芳堂以廣其傳乙未望日記

金氏尙書注跋

元史儒學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麻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

金氏尙書注本傳

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鷗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

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卒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

金氏尙書注 本傳

二

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

曰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語孟子集注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大厯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

金氏尙書注 本傳

三

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金仁山先生事略

姓譜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師事王柏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以淑後進

柳道傳仁山先生行狀先生將產散翁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能維罷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而先生生遂以祥名稍長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

柳貫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

金氏尚書注 事略

一

超然目悟擺脫眾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葉與論諺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意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注而自序之

章贄仁山先生傳略用邵氏皇極經世麻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王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通鑑之前為書二十卷曰通鑑前編他如大學章句疏義一卷論孟集注考證十七卷尚書注十二卷尚書表注四卷門人許

謙益之校定皆傳於學者

張雲章曰尚書表注四卷見於仁山先生本傳而無所謂書注十二卷者按柳文肅貫撰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蓋指書注十二卷而言此書為先生早年所成晚復撥其要而為表注也

徐袍仁山先生年譜序成公世學以關洛為宗而文定又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兼二代而充拓行澤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里閭學士彬彬葵以此稱小鄒魯

金氏尚書注 事略

一

徐袍宋徵士仁山金先生言行錄序先生在宋嘗以史職召不用殞於元故傳在元史後人遂因以為元人鄉祠木主皆從元余為諸生時質於余師章素菴同請於學易其主題之仿朱子靖節書例稱徵士冠以宋蓋從先生志云

趙崇善曰宋季國勢阨危在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叙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非面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

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云  
 仁山先生思舊操爲宋亡作也詞曰南方之裔大地之  
 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  
 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  
 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蒼茫穹  
 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聞者徒悲傷

金氏尙書注

事略

三

皇極經世書

郭忠恕佩觿

衛宏古文奇字序

爾雅

爾雅疏

博雅

楚辭註

劉向說苑

蔡氏律呂本原

蔡氏洪範內篇

東坡地理指掌圖

李善文選註

文苑英華

文鑑

魯南豐文集

衛宏漢官舊儀

李塹續補漢官儀

三輔黃圖

金氏尙書注

引書

一

周子易通

管子

列子

莊子

荀卿子

楊子法言

韻會舉要

玉篇

唐韻

樂史寰宇記

輿地志

輿地要覽

崔豹古今注

程氏敘論

薛氏古文

西山讀書記

洪範五行傳

周書王會篇

諡法解

本草

金氏尙書注  
引書

二

金氏尙書注引用書目

金氏尙書注卷之一

芋園叢書

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序

文文字也籍書籍也

說文序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蓋制字之初以象形爲本如日月蟲魚之屬次則指  
事如上下字次則諧聲如江河字次則會意如武信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一

字次則轉注如考老字次則假借如令長字日圓月  
闕是象形也卜在一上爲上卜在一下爲下是指事  
也工與江聲相近可與河聲相近是諧聲也諧和也  
又名形聲如江字水形工聲河字水形可聲也止戈  
爲武人言爲信是會意也鄭氏通志畧云非止戈爲  
武當云亡戈爲武亡讀爲無也考字足左迴老字足  
右轉是轉注也使令之令借音令尹之令長短之長  
借音長幼之長是假借也此文字第一門故詳言之  
揆度也

度入聲孟子集注云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  
同也

伏羲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黃帝以土德王少昊以  
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高辛以木德王唐堯以火德王  
虞舜以土德王夏禹以金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武  
以木德王

此皆據釋文愚按終始五德之傳起戰國鄒衍之說  
其合於經者月令五帝春帝太皞即伏羲也夏帝炎  
帝即神農也中央黃帝即軒轅也秋帝少皞即少昊

金氏尙書注卷一

二

也冬帝顓頊即高陽也此其說之合經也其不合於  
經者夏后氏尙黑非金德也殷人尙白非水德也周  
人尙赤非木德也此其不合者也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

此據前漢藝文志注文也陸氏釋文序錄云秦禁學  
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而釋文注又與師古說同故  
蔡氏亦據之

掌故晁錯

掌故初補官名



齊人語多與頴川異

伏生齊人晁錯頴川人

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

卽三代時字起於黃帝之史倉頡歷代修改至周宣王時太史籀又加損益爲大篆十五篇與古文並行孔子書六經時以黑漆寫之於竹簡漆書點畫稠濃形類蝦蟇子秦時獄吏程邈作隸書卽今常行楷字李斯作小篆卽今玉筋篆時人以隸書便於徒隸書寫簡易皆競習之故三代古文棄而不習至漢時無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能識者乃妄稱爲科斗書在三代時無科斗之號也幸伏生口傳於前孔壁發藏於後安國得以考論文義遂使三代古文得傳於今日此萬世之功也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

孔氏疏云言隸古定者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釋文序錄云古文尙書皆科斗文字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愚按隸古尙書宋時柳學有板其字蓋用隸書筆法寫古文點畫平正無詰屈蟠糾之勢若今廣韻玉篇內所載古字非用隸書換易古文

也易字當是寫字之誤又按郭忠恕佩觿云尙書宋

齊舊本隸寫古文

焚書在三十四年

疏云始皇三十四年因置酒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坑儒在三十五年

疏云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又

金氏尙書注卷一

四

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八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

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

孟康曰纂音撰

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志  
乃班固所刪劉歆七略中語也又按古周書七十篇  
孔子所刪去者而今每篇亦皆有序冠其篇首則知  
百篇小序決非孔子所作矣

江充造巫蠱敗戾太子

疏云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毒藥害人者是若行符  
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以蠱皆巫  
之所為故曰巫蠱武帝末年淫惑鬼神由此奸人江  
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

金氏尚書注卷一

五

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  
知已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  
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二輔  
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  
殺

古文

安國壁中書也

今文

伏生口傳書也

裁二十餘篇陸氏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本二十八

篇後加傷  
素書一篇

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

宗彤曰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太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康

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已上是伏生口傳二

十八篇今開所合者共三十三篇蔡傳後云古文今

文皆有者此是也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金氏尚書注卷一

六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  
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已上是壁中  
書多於伏生者也蔡傳後云今文無古文有者此篇  
是也凡今文所有古文亦有之故止稱今文無古文  
有不稱今文有古文無也

復出此篇并序

舜典益稷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此五篇伏生所

合安國析出之通前伏生二十八篇安國增多二十

五篇及此析出五篇并小序一篇共五十九篇除開  
小序冠篇首正五十八篇也又按隸古尚書自堯典  
稱第一至秦誓第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秦誓不更  
稱第一也

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按藝文志故字上更有一雅字讀連下句顏師古於  
詩經魯故下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他皆類此今流  
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又按爾雅有釋詁  
篇如顏說則雅故者卽爾雅釋詁也讀書者依雅故

金氏尚書注卷一

七

解古今語則義可通矣故字上當補雅字

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  
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  
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據孔穎達敘此歷歷今本晉書無之恐太宗未修以  
前舊史所載也隋書經籍志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  
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武帝時魯恭王壞孔  
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  
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

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  
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  
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  
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  
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立亦爲之注然  
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  
無師說晉書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  
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  
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

金氏尚書注卷一

八

辰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真始得  
安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  
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  
於是始列國學又云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  
守范甯注釋文序錄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  
采馬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  
郭忠恕佩觿云吳興大桁戶剛反船舶之類又通鑑  
劉裕梟桓玄首於大桁桁與舡船舶與市未詳孰是  
張霸所僞作

釋文序錄云百兩篇者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採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堯典

說文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本注云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居之切下基也愚按典字於六書屬形兼意疏云策長二尺二寸簡長一尺二寸漢書藝文志云每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

金氏尙書注卷一

九

字愚觀書中脫簡錯簡多不過三十字則古書凡千萬言者簡編甚繁不可無架閣之所也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

此卽安國隸古文

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此本安國及馬氏鄭氏說高祖一曾祖二祖三父四已五子六孫七曾孫八玄孫九

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此是包歐陽夏侯及林氏說父族有四父本族一姑

夫二姊妹夫三女夫四母族有三母父族一母母族二姨母家三妻族有二妻父族一妻母族一二十八宿眾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

經不動者也緯往來行動者也按通志畧載殷巫咸齊甘德魏石申三家經星都三百座一千四百六十五星內二十八宿計一百六十六星

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

晉天文志云自軫十二至氏四爲壽星於辰在辰自氏五至尾九爲大火於辰在卯自尾十至斗十一爲

金氏尙書注卷一

十

析木於辰在寅自斗十二至女七爲星紀於辰在丑自女八至危十五爲玄枵於辰在子自危十六至奎四爲娵訾於辰在亥自奎五至胃六爲降婁於辰在戌自胃七至畢十一爲大梁於辰在酉自畢十二至井十五爲實沈於辰在申自井十六至柳八爲鶉首於辰在未自柳九至張十六爲鶉火於辰在午自張十七至軫十一爲鶉尾於辰在巳凡二十八宿度數闊狹多少隨時推步故歷代移易不同今但據晉史以見其概爾其日月所會則每年立春後十六日有

餘而日纏嫩嘗之次其正月合朔則在立楊矣

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

春分之日初出之景於地則在卯方之中於日則在卯時之中蓋春分已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卯中也春分已後漸漸北去至夏至而日出寅又過乎卯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而來至於卯中秋分以後又自卯中南行而至於辰為冬至故春分秋分日皆出卯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溫之中也

金氏尚書注卷一

七

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

朱鳥七宿并鬼柳星張翼軫也一行立宗時僧舊唐

書云姓張名遂魏州人公謹之孫出家為僧於嵩山

一云改名敬賢推周易大衍之數撰開元大衍曆中星者所

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昏中則夕見於地之正南方

旦中則晨見於地之正南方月令記昏旦二中堯典

止記昏中古者玉衡之器以玉為管橫設之以一端

對南北自南面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

面南望之則昏時某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

之地故謂之中星其北極一處則凝然不動常對管

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

陽所在星輝隱沒本不知其行在某度惟從中星推

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則黃道日軌亦退至西上

日入處某宿第幾度晝考諸日影夜考諸中星則七

政之運皆可推而麻日不差矣鶉火午上柳星張三

宿也自驚蟄至清明則此三宿逐次為中星當春分

之夕則星宿為中星也然此只是就堯典論之後世

金氏尚書注卷一

七

如月令史漢晉隋唐宋諸書所載中星皆不同有二十四氣中星又有五更中星蓋後世麻法漸密推步愈精不如古麻之簡易也

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

索隱云譌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譌皆是耕作營

為勸農之事史記正義云譌於偽反據此索隱仍依

史記作譌但闕孔本作訛耳

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

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

按周禮言致日者五處春官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  
秋致日以辨四時之敘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  
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疏云春秋分日在婁角  
而景長七尺三寸六分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疏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而營  
王城故有土圭度日影之法測度也深謂日景長短  
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  
正與土圭等卽地中也古注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曰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  
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鄭司農云以夏至之日至八  
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  
爲然疏云南戴曰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  
於地中尺五寸景云南戴曰下萬五千里春官典瑞  
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疏云度其景不至通卦驗  
云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  
是其景至也或長或短則爲不至也地官土方氏掌  
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注云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

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疏云謂冬至日  
極短夏至日極長其極長極短之間冬至後日漸長  
夏至後日漸短假令冬至日南至之後日漸北之時  
日行大分六小分四大分者一寸爲十分小分者十  
分寸之一分又爲十分但日景一寸則於地千里大  
分一爲百里小分一則爲十里則冬至後日向南行  
六百四十里但冬至丈三尺景除本尺五寸外加丈  
一尺五寸從冬至至春分晝夜等之時則減五尺七  
寸半景從春分到夏至又減五尺七寸半景則減盡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丈一尺五寸惟有尺五寸在以爲夏至之景南戴曰  
下萬五千里謂之地中故云其間則日有長短也冬  
官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云致日  
度日景至否疏云於地中立八尺之表於晝漏半夏  
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爲景  
不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故云度景至否也但景至與  
不至皆由君政得失而來度之者若不至使君改德  
教也愚按歷代史志皆載日晷其長短並不同文多  
不錄學者當自於全史考之可也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晉天文志云鄭眾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是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極

金氏尙書注卷一

五

八萬里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計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凡千四百六里三十四步六寸四分隋天文志云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

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更當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更當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合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

金氏尙書注卷一

六

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也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去洛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里乎五千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則一千五百里管二十六分四十分該四千里不盡四分四十秒開元二年遣使天下候

影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晷差二寸餘南候林邑冬至晷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北候鉄勒夏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冬至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計陽城南距林邑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頂北六度北距鉄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舊說千里而差一寸疎矣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

蒼龍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也大火卯宮氏房心也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七

心亦獨稱大火

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

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

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

日出止於寅日入止於戌所行黃道則斜繞東南西

三方其北方亥子丑三位日行之所不到惟夜半然

後轉至地下北方而其光景沈伏不能反照故曰淪

於地中萬象幽暗也

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

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也

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

一行曰度議曰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爲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於堯典石刻尙書圖云古法以紀歲爲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入十五紀入元一十有二節當癸酉節歲在己丑而生帝堯至甲辰歲十有六卽位越二十有一歲得甲

金氏尙書注卷一

六

子而演紀作厯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又按紀元厯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三十六分此一歲之氣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六十四分太陽所纏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卽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度每一萬注以一度爲萬分自演紀至開元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度凡退二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至乾德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凡退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至仁宗慶厯四年甲申冬至



日在斗五度此法通古合今故知堯曆日在虛一度而鳥火昴虛以仲月昏中合堯典愚按自堯二十一年甲子至今至治元年辛酉計三千六百五十八年堯時冬至日在虛一今在箕九退過四十三度即以四十三爲法除三千六百五十八得八十五是大約八十五年退一度矣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

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分當得二百三十五分

金氏尙書注卷一

五

也

繞地左旋者

坐北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爲左旋

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者

天運一日夜轉一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外又攙進一度也朱子語錄云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月累將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又曰而今若就

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滾得不在舊時處

麗天

麗者附而不綴之義二十八宿及眾星不動者皆綴定於天體矣

不及一度者

恰行一周不及天所攙過一度也朱子語錄陳安卿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嘗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何如朱子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卻成每日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不及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卻成退了十三度有奇

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若逆天而右麻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

九百四十分者

麻家額設一日細數也

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

卽四分日之二也

與天會者

天每日攙過一度則是日每日追不及一度直待三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後日追及天也如是觀之卻不是日一年一周天乃是天一年而攙過一周天也日一日一周天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次周天一年三百六十六次周天

十九分度之七者

以一度分作十九分月行不及天十三度之外於十九分度之中又不及七分也此是并天攙過一度算如以一度爲九百四十分而以十九除之則每分該四十九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以七乘之該三

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絲七忽六微以十九乘爲全度該九百三十九分九厘九毫九絲九忽二微虧八微月一日夜實行三百五十二度八百二十八分六厘八毫四絲三忽四微不及天十三度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絲七忽六微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者

以一日十二時除九百四十則一時該七十八分三分之一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六時合二十九分也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而與日會者

日月合朔也每年正月朔或立春前或立春後皆會於立梛二月朔會嫩訾逆周十二位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者

十二个二十九日也

五千九百八十八者

十二个四百九十九分也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

以九百四十爲一日之法而除五千九百八十八得

六個九百四十為六日也

不盡三百四十八者

除六個九百四十該五千六百四十之外尙餘三百

四十八也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者

有全日三百四十八并餘分之積得六日也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者

即上除不盡之數計四時合三十四分三分分之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三百六十者

麻家設此為常額多於此者為盈少於此者為虛易

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募之日正謂此也

氣盈者

從二十四氣算來三百六十之外所多者也

朔虛者

從十二月朔算來三百六十之內所少者也

一歲閏率者

合氣盈朔虛之數也其詳具於左方

一日九十四分

一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日行之數二

十四氣一周也

一年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月行之數十

二月朔一周也

一募大約三百六十日以為常數

從二十四氣算來則日與天會多五日二百三十五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分為氣盈從十二月朔算來則月與日會少五日五

百九十二分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一年閏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

二年閏率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

三年閏率三十二日六百一十九分除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作一閏外餘

三日一百二分

四年閏率一十三日九百二十九分

五年閏率一十四日八百二十六分借下年四日六百二十三分湊

閏作再

六年閏率六日二百四分

七年閏率一十七日九十一分

八年閏率一十七日九百一十八分借下年一日五百二十一

第三

九年閏率九日三百六分

十年閏率二十日一百九十三分

十一年閏率三十一日八十分作第四閏外餘一日五百一十一分

十二年閏率一十二日四百八分

十三年閏率二十三日二百九十五分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十四年閏率三十四日一百八十二分作第五閏外餘四日六百

二十

十五年閏率一十五日五百一十分

十六年閏率二十六日三百九十七分借下年三日一百二分

作第

十七年閏率七日七百一十五分

十八年閏率一十八日六百一十二分

十九年閏率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正作第七閏無餘無欠

一年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十九年積二百九十日

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除為二百六日六百七十

三分分為七閏每閏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除盡

無餘故曰氣朔分齊謂之一章一行云厯法合二始

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厯二餘以紀閏餘一始者一

為陽始二為陰始一奇為剛一偶為柔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

己辛癸二中者五為陽中六為陰中五者十日六者

十二辰也五者及十二律為六十日十一一終者十

為陰終九為陽終故閏法以十九歲為一章也三歲

一閏非四則三五歲再閏非十則十二八歲三閏非

金氏尙書注卷一

三

八則九十一歲四閏非四則五十四歲五閏非正則

二十七歲六閏非十則九十九歲七閏非六則七

鯨崇伯名

疏云崇國伯爵史正義引皇甫謐云崇夏鯨封虞夏

商周皆有崇國殷之崇國文王所伐者寰宇記在京

兆鄂縣

鯨姪直

楚辭注姪胡冷反狠也

金氏尙書注卷一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金氏尚書注卷之二

宋 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元 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舜典

東晉梅賾上孔傳

按此注全用孔氏疏檢晉書無之惟隋書經籍志有此事而以姚方興為姚興以方字讀連下文又以大航為大桁未知孰是

王范之注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一

王肅范甯也隋志有王肅注古文尚書十一卷范甯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陸氏釋文云舜典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愚按此前題云王氏注又

云今依舊音之又云聊出之于王注無施則陸氏以

謂此注仍是王氏本特附入方興所上二十八字或

十二字又按序錄云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則今古

文舜典是王氏注明矣

齊蕭鸞

南朝齊明帝

隋開皇初購求遺典

開皇三年因祕書牛弘上表言典籍散逸詔獻書一

卷賚緣一匹

金氏尚書注卷二

二

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見文十八年

此蓋又兼四岳之官

四岳至四方之諸侯經云賓于四門故知舜以百揆

兼四岳也

易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意為近之

程子曰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人無不懼而自失唯宗

廟祭祀執七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

如祭祀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

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朱子曰七所以  
舉鼎實壘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  
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

按此段注全據孔氏疏此所謂天文志乃蔡邕所作  
非諸史之志也

一曰周髀傷米切 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晉書云一曰蓋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  
其本包犧氏立周天厯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商  
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孔疏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但絕無  
師說今按晉志云宣夜之書亡惟漢祕書郎鄒萌記  
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翥精  
絕故蒼蒼然也辟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  
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  
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  
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  
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

與眾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  
得爾也愚按此說頗似朱子所謂天無形質只是氣  
旋轉之說

周髀之術

晉志云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  
天地皆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  
而旁陔四隕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  
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

金氏尚書注卷二

四

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三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  
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行道為  
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  
晷景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  
髀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  
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  
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  
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  
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

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愚按孔疏于天似下脫蓋笠地法四字蔡傳亦脫之當補

渾天說曰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

此說是吳中常侍廬江王蕃所作也晉志亦引之又按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裏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並訛作裏字又隋書謂如卵則稍長不若如彈丸爲是

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金氏尙書注卷二

五

此度是自東數向西去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絲也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

此下數句論度數直至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皆是自北數向南去橫布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愚按在天度數其初止以爲日行之限布在黃道上斜繞天腹其三百六十五度如甜瓜文北極如甜瓜蒂其後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東西縱廣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闊狹之限橫布于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

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以渾天說中所論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讀者宜別之

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

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按晉志云漢太初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圓儀以考厯度又按隋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按虞喜云

金氏尙書注卷二

六

落下閎爲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厯或其所製也一云落下閎姓姚氏字長公隱于落下巴人也愚按隋志分儀象爲二篇謂璣衡爲儀謂有璣無衡者爲象故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

宋錢樂又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

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無傳隋志言徑八尺者漢候臺銅儀也又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亦徑八尺檢其鑄題是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孔挺

所造又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爲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以爲渾儀則內缺衡管以爲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別爲一體愚按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

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最其內曰四游儀

渾儀至唐李淳風一行而法甚密本朝因之者言宋亦因用舊儀之法不曾改創法度也按新唐書天文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七

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太宗因詔爲之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立樞爲軸以連結玉衡游筭而貫約規矩又立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內玉衡在立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

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帝稱善置于凝暉閣又舊唐天文志云開元九年詔一行與梁合瓚更造渾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赤道黃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其規環尺寸具載唐志文多不錄宋太宗更名太平渾儀

四游儀

爾雅疏云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立春西游春分正中立夏北游夏至極下立秋東游秋分正中立冬

金氏尙書注卷二

八

南游冬至極上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升降而地之體則隕然不動所謂四游決無此理輒據此以釋四游儀之所以得名耳

黑雙環所刻去極度數

皆是自北數向南去之度

赤單環黃單環所刻度數

皆是自西數向東去之度

麻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



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  
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  
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晉志云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  
為玉衡

郊祀者祭昊天常祭

古者天子以冬至日于國之南郊祭天于圓丘于郊  
故謂之郊鄭氏通志畧云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  
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

金氏尚書注卷二

九

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  
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罇及菹醢之器以瓦爵以  
匏藉神之席以藁秸及蒲翦而不納配以帝鬯

禮精意以享之謂

見國語

所尊祭者其祀有六

禮記疏云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  
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取明也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

陽之氣俱出入于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  
陽為義也用少牢者降于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  
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熟唯殺牲埋之也  
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為禳祈禳卻也寒  
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禳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  
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于坎寒  
陰也暑則于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  
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  
月也者祭月壇名也月明于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

金氏尚書注卷二

十

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為崇崇壇  
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幽  
祭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為  
人所吁嗟禁亦營域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祭也  
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周禮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物注  
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  
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愚謂地有十等蔡傳止云丘陵墳衍者又按小宗

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山川已見上文故此止稱丘陵墳衍也古昔聖賢者小宗伯注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愚謂如祭法有功烈于民者皆是也

桓圭

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土也四植謂之桓柱之豎者豎之則有四稜也桓圭蓋以桓為琢飾長九寸

信圭躬圭

周禮注云信當作身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欲其慎行保身皆長七寸

穀璧蒲璧

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以穀蒲為琢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愚按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未成國也

天子執冒

周禮疏云方四寸邪刻之

燔柴以祀天

禮記燔柴于泰壇燔音煩疏云燔柴于泰壇者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幣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祭禮通解云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起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

王制疏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劉向說苑曰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

金氏尙書注卷二

十一

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肆覲東后

王制疏曰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按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王升立于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

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子于下等律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音孔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

律呂本原云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

律呂本原云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厘六毫太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厘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

分六厘

以之制樂而節聲音

律呂本原云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故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聲五十四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聲四十八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愚謂五

金氏尙書注卷二

十四

聲之大小出于五行之生數數少者清數多者濁天一生水數最少故羽最清天五生土數最多故宮最濁地二生火故徵之清次羽地四生金故商之濁次宮天三生木居四者之中故角音之清濁亦居四者之中也實本于河洛之自然豈人力之所強爲哉以之審度而度長短

律呂本原云度若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注云凡黍

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成一分積九十  
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  
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前漢律厯志云以子穀秬黍中  
者一黍之廣度之蔡元定云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  
十黍為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愚案孔  
疏云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非也  
以之審量而量多少

律呂本原云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  
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

金氏尚書注卷二

五

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合龠為合注云兩龠也十  
合為升二十龠也十升為斗二百龠也十斗為斛二  
千龠也愚按元定律呂書以合龠為合而蔡傳謂十  
龠為合蓋誤于孔疏也孔疏謂十龠為合非也漢志  
亦謂合龠為合蓋合者取合并二龠之義故一升該  
二十龠一斛該二千龠也若謂十龠為合則一斛該  
萬龠而量過于大矣西山父子以律呂名家不應相  
反是殆誤錄疏文而失于檢正也據朱子文集亦作  
合龠為合洪範內篇亦作合龠為合蔡傳之訛當改

以之平衡而權輕重

律呂本原云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  
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  
黍重一銖一龠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注云兩  
龠也十六兩為斤三十二龠也三十斤為鈞九百六  
十龠也四鈞為石三千八百四十龠也孔疏云衡平  
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

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

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

金氏尚書注卷二

六

律為萬事根本焉蔡氏又推黃鍾為六律之元故曰  
黃鍾為萬事根本也

五禮吉凶軍賓嘉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  
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埋沈沈祭  
山林川澤以鬴僻辜祭四方百物以肆剔獻裸享先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  
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

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  
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  
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  
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  
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  
也大封之禮合眾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  
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  
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注云禴祀煙氣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七

之臭聞者禴積也詩薪之禴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  
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司中三能台  
司命文昌宮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陰祀自血起貴氣  
臭也社稷土穀之神社祀句龍稷祀棄五祀五官之  
神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  
金修及鯀為玄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  
后土食于火土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高祭  
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鬻辜鬻牲鬻也謂磔攘及蜡祭  
肆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禩

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也禘言肆獻禩言饋食  
著有黍稷互相備也札疫厲也禍哉水火也禴禮同  
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恤鄰國相憂也殷見殷  
猶眾也殷覲諸侯使卿以大禮眾聘大師用其義勇  
大均均其地政地守地職所以憂民大田簡車徒大  
役築宮室大封正封疆嘉善也所以因人心之善者  
而為之制賑膳社稷宗廟之肉

禴玄黃

不見禮經蔡傳只據古注孔疏亦云未知出何書王

金氏尚書注卷二

六

蕭所注同

羔雁雉

疏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  
其守介死不失節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也

民功曰庸

夏官司勳文王功曰勳若周公國功曰功若伊尹民  
功曰庸若后稷事功曰勞若禹治功曰力若咎繇戰  
功曰多若韓信

中古之地但為九州

中古指禹治水以前朱子大全集作古者中國之地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

東字誤夏官職方氏云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朱子語類云分冀州西爲并州今按長安禹迹圖及東坡地理指掌圖皆以并州在冀州之西通典云并州左有恆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則在冀之西明矣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

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注云醫無閭在遼東書疏云知分冀州爲并州者以職方有幽

金氏尙書注卷二

十九

并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嘗有幽并且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也

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

爾雅曰齊曰營州疏云齊有營丘以是名乎書疏云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董氏輯纂引曾氏謂分冀爲營又引王氏謂非分青爲營一說皆非又按杜氏通典以安東府屬古青州指掌圖云以青州越海析遼東之地爲營州注云今安東府與通典合營非分於冀明甚又按指掌圖云舜肇分爲十二州蓋

以古冀州南北闊大分衡水爲并州衡水在真定分燕以北爲幽州又按堯都平陽後爲唐國唐後爲晉今爲平陽路舜都蒲坂爲今河中府禹都晉陽又徒安邑安邑屬解州在禹貢時皆屬冀州在舜分十二州時皆屬并州通典言左有恆山右有大河則唐虞夏所都皆在并州之域但并州設未久後復合於冀故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後世地理書皆以禹貢爲定莫能別此三都爲并州爾

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金氏尙書注卷二

二十

按地理指掌圖宋河東路所管平陽隆德威勝平定太原大通寧化岢嵐汾遼絳隰火山靖康代忻石憲麟豐保德二十一郡然皆正并州之境不知何以指爲冀州之地恐以職方有其浸汾潞之文而并州浸涑易故以河東爲冀州與然汾晉之地自史漢而下皆以爲并輿地所載沿革甚詳當再思之

每州封表一山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

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澤藪曰具區川三江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山鎮曰衡山澤藪曰雲

夢川江漢浸潁湛河南曰豫州山鎮曰華山澤藪曰圃田川滎雒浸波滎正東曰青州山鎮曰沂山澤藪曰望諸川淮泗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山鎮曰岱山澤藪曰大野川河涕浸盧維正西曰雍州山鎮曰岳山澤藪曰弦蒲川涇汭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山鎮曰醫無閭澤藪曰獯養川河涕浸淄時河內曰冀州山鎮曰霍山澤藪曰揚紆川漳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澤藪曰昭余祈川虜池嘔夷浸涑易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則是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

周禮疏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畧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若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小於禹貢時冀州以其北有幽燕并州故知也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

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雍梁荆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自古以來皆有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至夏時還爲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愚按十二州至禹卽位時必復爲九州而其州名必合爾雅而不合禹貢爾雅又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既爲禹所名乃有幽營而無青梁是不用禹貢舊名也謂禹時未復九州歟則既有十二州何爲貢金九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牧而所鑄者九鼎耶何爲五子之歌以所都爲冀方耶可以知省十二爲九者必禹時無疑也

夏楚二物

學記注云夏楸也古雅反楚荆也爾雅注云楸今之山楸

金黃金贖贖其罪

黃金依孔氏傳疏云黃金銅也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愚謂贖者贖鞭朴之罪

此五句從重入輕

典刑最重流宥次之鞭輕朴又輕贖又輕

二句或由重而即輕

指眚災肆赦所犯雖重然出於過誤不幸直赦之也

或由輕而即重

指怙終賊刑所犯雖輕然有所倚恃故意再犯必賊殺之也

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

金贖在鞭朴之下鞭朴已在五刑之外以待罪之輕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者金贖又在鞭朴之外則輕之又輕者蓋典刑至重

鞭朴至輕流宥以待典刑之稍輕金贖以待鞭朴之

尤輕者當分作三段看典刑流宥為一段所以言其

重也鞭朴金贖為一段所以言其輕也眚災怙終為

一段所以言法外意也

殛則拘囚困苦之

朱子語錄云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又

云殛鯨於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

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

輯纂引孫氏云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

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可怒者在四凶非舜之私意怒之也程子云喜怒在

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又云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

隨物應之而已

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其工

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

文公十八年注云渾敦不開通之貌窮奇其行窮而

好奇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饕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堯十六即位

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又試舜三載該八十九年

又不聽政三十八載該一百一十七年稽古錄云壽

百一十七歲而崩

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

蓋以上文有三載字此繫以月正元日故意為百姓

既喪三載則舜亦為喪畢之明年也孟子云堯崩三

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也

能者擾而習之也



左傳云不相能也與此能字義相近

僉眾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舜問四岳四岳止一人而稱僉曰者可知為四岳所

領諸侯之辭也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如周以六卿兼三公

輯纂引傅良云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

顧命自同召太保爽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

三公兼之

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李沆制詞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鄭

獬制詞富弼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士理官也

月令注理獄官也夏曰大理韻會云皋陶為大理

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

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蔡傳云事在

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

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

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

惟大辟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

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

宮刑腐刑也如草木腐而生意絕也前漢司馬遷傳

茸以蠶室師古云茸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

溫密之室也又衛宏漢官舊儀云皇后親桑於苑中

金氏尚書注卷二

美

蠶室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下法皆詣蠶室與婦人

從事又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司馬遷下蠶

室屏處隱風處也朱子語錄云宮刑下蠶室其他底

刑也是就个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割了耳鼻豈不

害破傷風胡亂死了人又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閉之疏云仞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者牆上置棘外閉

謂扇在戶外閉也

曲禮六工

殷制

周禮有攻木之工

考工記云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

六築冶皐桌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鞞韋裘設色之

工五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五玉柳雕矢磬搏埴之

工二陶旌

攪工垂之指

陸氏釋文云攪呂係反又力結反

虞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

金氏尙書注卷二

毛

夏字誤按周禮地官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

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林衡每大林麓下

士十有二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

虞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

下士二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

澤中藪如中川之數小澤小藪如小川之數府史胥

徒在外輯纂引曾氏云益蓋為眾虞之長耳又周禮

注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衡平也平林

麓之大小及所生者

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

其詳已見上文五禮下天神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是也人鬼先王宗廟是也地祇社

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是也

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

周禮春官宗伯掌邦禮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注云

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賈氏疏云成均五帝學名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

金氏尙書注卷二

毛

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

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

出史記樂書主聲音而言其和平足以蕩滌人之邪

穢其節奏足以斟酌人之飽滿所謂樂而不淫和而

不流也周子通書曰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

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動盪血脈流通精神

亦出史記主舞蹈而言其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屈伸

俯仰綴兆舒疾足以動盪人之血脈流通人之精神  
所謂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者也  
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樂記云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  
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  
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又曰樂也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又周子  
通書云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又  
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

金氏尚書注卷二

五

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  
焉愚按周子之言中和是兼內外體用而言若中庸  
所謂中和則中爲性之德和爲情之德靜而無少偏  
倚則能養其中矣動而無少差繆則能養其和矣蓋  
氣質之性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偏惟能養其中  
和之德則直者必溫寬者必栗剛者不至於虐簡者  
不至於傲矣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  
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

朱子語類云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愚按管

子地員篇云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  
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  
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李淳風云宮音如牛鳴  
窮中隆隆如雷聲響商音如離羣之羊如叩鍾如飛  
集之羽如汲水咨嗟聲感人角音如千人語銀鏗然  
令人悲哀如人叫啾啾如千人呼嘯如雞登木徵音  
如奔馬炎火如縛屍駭起羽音如擊濕鼓如流水揚  
浪激聲相磋如麋鹿鳴人之歌聲難以類比愚嘗察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之人聲怒聲多宮哀聲多商樂聲多角喜聲多徵聚  
聲多羽如歌聲則又以其抑揚高下而辨之如燕太  
子丹送荆軻至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  
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  
目髮盡上指冠如此皆在歌呼抑揚之間變徵之聲  
清楚故能使人幽憂涕泣復爲羽聲本尚幽怨纒加  
忼慨則其聲頓揚近于變宮便能聳動感激使人瞋  
目豎髮故人之聽聲必在聲入心通之妙難以言述

古之雅歌今皆不傳雖詩章具在終不得其抑揚高下之法也

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三分黃鍾之長而損其一自

子至未下生林鍾

長短已見前如黃鍾九寸三分三而損一則得六寸爲林鍾之長

分林鍾之長而益其一自未至寅上生太簇三分太簇之長而損其一自寅至酉下生南呂三分南呂之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長而益其一自酉至辰上生姑洗三分姑洗之長而損其一自辰至亥下生應鍾三分應鍾之長而益其一自亥至午上生蕤賓三分蕤賓之長而損其一自午至丑下生大呂三分大呂之長而益其一自丑至申上生夷則三分夷則之長而損其一自申至卯下生夾鍾三分夾鍾之長而益其一自卯至戌上生無射三分無射之長而損其一自戌至巳下生仲呂陽律生陰呂謂之下生凡五位布算者倍其實三其法陰呂生陽律謂之上生凡六位四其實三其法又按

蔡氏律呂證辨云大呂夾鍾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故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又復下生大呂也朱子語類云自唐以前樂律尙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杜佑通典所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看通典又不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愚按語錄朱子多責人不讀通典今據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禮運注疏極詳諸史志亦言之西山蔡氏律呂本原尤爲明白茲不遍錄具載通典說于後云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合足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爲宮黃鍾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鍾之調也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爲宮大呂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鍾爲商夾鍾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仲呂爲角此大呂之調也仲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

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上生  
蕤賓爲角此太簇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  
律之聲也夾鍾之均以夾鍾爲宮夾鍾下生無射爲  
徵無射上生仲呂爲商仲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  
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也  
黃鍾下生林鍾爲角林鍾子聲短非仲呂爲商之次  
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爲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  
子聲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鍾爲徵應  
鍾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上生大呂爲羽正聲長用其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子聲爲羽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則子聲短故還用  
正聲爲角此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仲呂之  
均以仲呂爲宮仲呂上生黃鍾爲徵正聲長用其子  
聲黃鍾下生林鍾爲商林鍾子聲短用正聲爲商林  
鍾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聲長故用其子聲爲羽太  
簇下生南呂爲角此仲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蕤  
賓之均以蕤賓爲宮蕤賓上生大呂爲徵大呂正聲  
長故用子聲爲徵大呂下生夷則爲商夷則上生夾  
鍾爲羽正聲長故用子聲爲羽夾鍾上生無射爲角

子聲短還用正聲爲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  
聲也林鍾之均以林鍾爲宮林鍾上生太簇爲徵太  
簇正聲長用子聲爲徵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  
生姑洗爲羽姑洗正聲長故用子聲姑洗下生應鍾  
爲角應鍾子聲短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鍾之調亦子  
聲二正聲三也夷則之均以夷則爲宮夷則上生夾  
鍾爲徵夾鍾正聲長故用子聲爲徵夾鍾下生無射  
爲商子聲短故還用正聲爲商無射上生仲呂爲羽  
仲呂正聲長故用子聲爲羽仲呂上生黃鍾爲角黃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鍾正聲長故用子聲爲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  
三也南呂之均以南呂爲宮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姑  
洗正聲長故用子聲爲徵姑洗下生應鍾爲商應鍾  
子聲短故用正聲爲商應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正  
聲長用子聲爲羽蕤賓上生大呂爲角正聲長用子  
聲爲角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以  
無射爲宮無射上生仲呂爲徵仲呂正聲長用子聲  
爲徵仲呂上生黃鍾爲商正聲長用子聲爲商黃鍾  
下生林鍾爲羽正聲長用子聲爲羽林鍾上生太簇

爲角正聲長用子聲爲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  
四也應鍾之均以應鍾爲宮應鍾上生蕤賓爲徵正  
聲長用子聲爲徵蕤賓上生大呂爲商正聲長用子  
聲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正聲長用子聲爲羽夷  
則上生夾鍾爲角正聲長用子聲爲角此應鍾之調  
正聲一子聲四也朱子語類云旋相爲宮若到應鍾  
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  
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  
聲不得過宮聲愚按如黃鍾全用九寸謂之正聲折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半取四寸五分謂之子聲餘皆倣此又按律呂本原  
黃鍾自爲宮變半爲無射商變半爲夷則角變半爲  
仲呂徵變半爲夾鍾羽大呂自爲宮半之爲應鍾商  
半之爲南呂角半之爲蕤賓徵半之爲姑洗羽太族  
自爲宮全爲黃鍾商變半爲無射角半之爲林鍾徵  
變半之爲仲呂羽夾鍾自爲宮全爲大呂商半之爲  
應鍾角半之爲夷則徵半之爲蕤賓羽姑洗自爲宮  
全爲太族商全爲黃鍾角半之爲南呂徵半之爲林  
鍾羽仲呂自爲宮全爲夾鍾商全爲大呂角半之爲

無射徵半之爲夷則羽蕤賓自爲宮全爲姑洗商全  
爲太族角半之爲應鍾徵半之爲南呂羽林鍾自爲  
宮變爲仲呂商變爲夾鍾角全爲黃鍾徵變半爲無  
射羽夷則自爲宮全爲蕤賓商全爲姑洗角全爲大  
呂徵半之爲應鍾羽南呂自爲宮全爲林鍾商變爲  
仲呂角全爲太族徵全爲黃鍾羽無射自爲宮全爲  
夷則商全爲蕤賓角全爲夾鍾徵全爲大呂羽應鍾  
自爲宮全爲南呂商全爲林鍾角全爲姑洗徵全爲  
太族羽又律呂本原云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  
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  
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  
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  
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族宮至仲呂羽並用  
太族起調太族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  
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  
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

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朱子語類云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徵二聲愚按律呂本原七聲之序宮一商二角三變徵四徵五羽六變宮七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鍾爲變宮皆以隔八相生得之其生之序則宮一徵二商三羽四角五變宮六變徵七若正聲長而不能爲七聲之次則亦用半聲也蓋聲音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而獨爲聲氣之元也五聲十二律合之爲六十調七聲十二律合之爲八十四調通典云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其五聲爲正二聲爲變二者和也朱子云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朱子又云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

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愚按前段所謂黃鍾起調黃鍾畢曲者此之謂也愚又按隔八相生至無射生仲呂其道窮矣復變而上生黃鍾謂之變律如仲呂再生黃鍾則不及九寸仲呂律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陰生陽四因其實三其除法得八寸七分七釐七毫九絲四忽不盡二算如前所謂變半者則以此變律復折半爲用也又案朱子大全集云俗樂之譜合爲黃鍾四下爲大呂四上爲太簇乙下爲夾鍾乙上爲姑洗上爲仲呂句爲蕤賓尺爲林鍾工

金氏尙書注卷二

三

下爲夷則工上爲南呂凡下爲無射凡上爲應鍾六爲黃清五下爲大清五上爲蕤清五尖爲夾清其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

被之八音

金爲鍾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埴革爲鼓木爲祝敔

敷奏復逆

復逆者周禮云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注疏云

復是報白之文逆謂上書

納言官名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皆此職也

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李暹續補漢官儀云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明帝詔曰尚書蓋古

金氏尚書注卷二

三

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漢尚書稱臺魏晉以來為省晉志云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舊唐志云秦漢初置侍中曾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侍中二員隋曰納言武德改侍中掌出納帝命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新唐志云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舊志以度支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辭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

省

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謂平水土若百工同領於司空也冬官司空之職編簡散亂錯雜於五官之中如土宜土均之法懷方合方之職皆司空之事漢儒不察強以考工記補之良可歎也

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

金氏尚書注卷二

四

杜佑通典以兵附於刑謂大刑用兵甲其次用五刑亦猶古意

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

見退之黃陵廟碑晉束皙傳云太康二年以郡人不準不方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

方猶雲徂平方之方

楊子法言云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云徂往也方四方也



零陵蒼梧

零陵今湖南永州郡名舜冢在道州界蒼梧今廣西梧州也

金氏尙書注卷二

聖

金氏尙書注卷二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金氏尙書注卷之三

宋 後學蘭谿 金履祥仁山撰

元 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大禹謨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

云九州之外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

一來耳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一

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

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鍛冶金克木以成器此相

制以洩其過者也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此木克土而生五穀相助以補其不足者也

雖然此以人事言之也五行之用質生於地而氣行

於天聖人因五材而修之其功可見也所以變調元

氣裁成輔相而致其參贊化育之功者則不可得而

見也然政在養民而又謂之六府則是當以在人者

論不在天者論

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

也又云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

惇典惇五典也敷教敷五教也上云父子兄弟夫婦

是五典五教中切於民者也其實并五典盡教之三

者舉其近耳

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

生也

朱子語錄云九歌便是作韶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

金氏尙書注卷三

二

在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又曰九

歌只是九功之敘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

可得見

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太司樂云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注引左氏云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磬讀為大韶

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

苦者也

史記樂書云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

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

澤水澤洞

孟子集注澤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今訓爲澤洞當從胡貢反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

中庸序云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蓋虛靈是未發時心之體也知覺是已發時心之用也人心道心皆是已發之心故以知覺言之不必下虛靈字然又云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主於中則所主者卽體也

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

如寒欲衣飢欲食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之類皆從形氣上來此人字非人已之人

如天人之人以其皆屬自家身上事故曰人心

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

如渴不飲盜泉水餓不受嗟來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之類皆從義理上來卽知覺之得其正者以其合

於事物當然之理故曰道心

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

私者我之所獨蓋耳目鼻口皆屬自家體段如專欲求利於己則必違義而生害以至於危而不安矣

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道者人之所共由蓋四端之發原於仁義禮智是天下公共之理也然不能卽其善端發見而充廣之則人欲縱肆而所謂道者微妙難見矣

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人心不能無也必道心常爲之主則理可勝欲雖形

金氏尙書注卷三

四

氣之所發者亦無不合乎義理之正而無一毫私意於其間矣

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此時中之中指已發而言也先儒於未發之中則以不偏不倚訓之於已發之中則以無過不及訓之蓋未發之前不見其過與不及也必已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亦無不及焉所謂允執者亦性焉安焉之謂欲執其中者必在精一至於允執則不思不勉而亦無事乎精一矣唯聖者能之大賢以下則擇善固

執而已

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

孟子集注云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孟子是論觀人之法書是論修己之法然可欲之善則同

龜卜著筮

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史記云上有禱著禱遂下有神龜龜千歲乃滿尺二寸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分而為五十者二每用四十九莖分掛揲歸十有八變而

金氏尙書注卷三

五

成卦以占吉凶卜官得大龜以庚辛日殺之剔取其甲以清水澡之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灼鑽畢以五兆占之以辨吉凶其祝龜曰假爾泰龜有常祝著曰假爾泰筮有常詳見洪範七稽疑

神宗堯廟也

蘇子古史云神宗者舜之所宗堯也注云舜受命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蓋將以天下與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者也祭法疏云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

親是尙德也自夏以下稍用同姓代之

軍旅曰誓

見周禮士師

商作誓周作會

見禮記檀弓

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

韻會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亦名歷山又

越州餘姚縣濮州雷澤及媯州皆有歷山舜井

仁覆闕下謂之旻

金氏尙書注卷三

六

爾雅云秋為旻天詩序云旻愍也毛公云仁覆闕下則稱旻天闕愍通用書疏云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號呼於旻天於其父母

朱子語錄云號泣於旻天呼天而泣也於父母呼父母而泣也

怨慕之深

孟子集注云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又云自責

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

即孟子所謂底豫也

即孟子所謂底豫也

集注云底致也豫悅樂也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瞽長老之稱

集注云瞽瞍舜父名蔡氏於堯典云瞽無目之名於

此又云瞽長老之稱蓋舜父老而無目號曰瞽瞍而

蔡傳釋其所以為號之由也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

爾雅疏云干杆也郭云相杆衛孫炎云干盾自蔽杆

蠹翳也孫炎云舞者所持羽也郭云今之羽葆幢舞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七

者所以蔽翳又按周禮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注

云宗廟以羽兵事以干疏云析羽為旌羽舞析羽也

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為兵孔氏書疏云武舞執

楯文舞執羽干羽皆舞者所執據器言之有武有文

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皋陶謨

大包藏凶惡之人

此指孔壬與舜典而難任人同說文云象人懷妊之

形故以包藏訓之

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

穀梁傳云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公

羊傳云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正言而反應者

寬正言也栗反應也餘倣此

所以明其德之不偏

寬而不栗是偏於寬也栗而不寬是偏於栗也今云

寬而栗是能兼有之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如伯夷是

偏於清也柳下惠是偏於和也若伯夷清而和柳下

金氏尚書注卷三

八

惠和而清則不偏矣餘倣此

皆指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

凡寬而且栗柔而且立者皆因氣稟之不偏故其德

性之美成於自然非寬者勉求為栗以濟寬柔者強

求為立以濟柔也朱子云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

質

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

自立春後木旺七十二日立夏後火旺七十二日立

秋後金旺七十二日立冬後水旺七十二日季春辰

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夏前季夏未土旺十八日寄在  
立秋前季秋戌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冬前季冬丑土  
旺十八日寄在立春前亦共七十二日通為三百六  
十日

有庸馬本作五庸

據釋文云

衷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

湯誥傳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  
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

金氏尚書注卷三

九

俱生所謂性也愚按以此爲卽典禮者蓋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卽仁義禮智信之道聖人所以  
因而品節爲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亦無往而非此道  
故曰天敘又曰天秩蓋本於天而備於我其體則具  
於中而無少偏倚其用則行於外而非過不及此蔡  
氏所以謂之卽典禮也

典禮雖天所秩敘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  
而有常則在我而已

朱子云因其生而第之以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

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又云許多典禮都是  
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  
凡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  
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  
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个車子本自轉將  
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

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各得其正則發必中節而於天理之自然者皆無所  
乖沴是以能和衷也輯纂引齊氏云聖人爲禮以節

金氏尚書注卷三

十

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  
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  
等所以明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  
肆其情欲于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  
先務堤防世變之大端也

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周禮春官司服注云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六曰藻七曰粉米八  
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公之服自衮冕而下衣五

章裳四章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即華蟲雉也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無龍與山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毳畫虎雖二獸於宗彝之器衣三章宗彝藻米裳二章黼黻凡五無龍山蟲火也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希者刺粉米於衣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黼黻而已凡三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玄者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用冕其旒數則亦異又按楊信齋祭禮經傳通解云衮衣之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

金氏尙書注卷三

十一

輯錄云問聰明明畏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先生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愚按此蓋謂民之所好者天必明之民之所惡者天必畏之畏與威同

益稷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

此據古注也陸氏云輶丑倫反橐刀追反

輶史記作橐漢書作輶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橐史記作橋漢書作榻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陸氏云輶漢書作橐如消音莖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橐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口子云澤行乘莖子絕反橐史記作橋徐音近遙反漢書作榻尤足反書疏云

金氏尙書注卷三

十二

史記河渠書泥行蹈絕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凡玉反輦直輟車也漢溝洫志泥行乘輶山行則榻居足反輶如箕擿行泥上如消云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也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章昭云榻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輶與輶爲一橐與榻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又史記夏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橐山行乘橐正義云橐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

杭州温州海邊有之也權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

左傳云井堙木刊

見襄二十五年

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

翼為在股肱明聽在耳目

宗彝虎雉取其孝也

爾雅云雉叩鼻而長尾郭璞云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

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

雉音誅廣韻音余救以季二反周禮注讀如蛇虺之

虺又讀如公用射隼之隼釋文又音以水反周禮注

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雉彝因於前代則

虞氏有虎彝雉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非蟲獸

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于宗彝則因號虎雉為

宗彝其實虎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

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雉取其有智以其兩則以尾塞

鼻是其智也愚按禮疏謂虎雉取其嚴猛與智而蔡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丙

傳云取其孝者蓋以虎彝雉彝為四時享祿之器不與諸尊彝同孝思之所在也

黼若斧形取其斷也

書疏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

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

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

書疏云刺繡為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

之黻以青黑線刺也取其善惡相背也

絺鄭氏讀為帶紩也紩以為繡也



釋文絺勅私反此據周禮注釋文術張里反疏云鄭讀希爲帶帶紕也刺繪爲繡也紕音姪韻會云縫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言繪繡于衣裳其序如此衣六章日月在上華蟲在下裳六章宗彝在下黼黻在上

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

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

金氏尙書注卷三

五

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音環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注云玄黃相次以上六色續以爲衣五采備以上繡以爲裳火以圓者形如半環山以章獐也在衣水以龍在衣鳥獸蛇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在衣疏云畫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衣在上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陰主沈重故刺之也

又案周禮

見春官司服注

以日月星辰畫于旂

鄭玄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旌所謂三辰旂旌昭其明也案書疏云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三辰卽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周禮疏云若孔君安國意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旂旌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旂旌若虞時日月星畫

金氏尙書注卷三

十六

於旂旗則衣無日月星也

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周禮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又知登火于宗彝者宗彝則彝也若不登火於宗彝上則彝是六章之首不得以彝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也

袞冕九章以龍爲首

畫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於衣刺藻米黼黻四者於

裳王享先王則衮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

鷩必列反即華蟲華蟲即雉畫華蟲火宗彝三者於  
衣刺藻米黼黻四者於裳王享先公享射則鷩冕侯  
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

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

毳虎雉之毛也畫虎雉二獸於彝器之腹也其衣三  
章畫宗彝與藻刺粉米其裳二章刺黼黻凡五也疏  
云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衣亦刺之王祀四望山川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七

則毳冕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愚按此  
下再有希冕三章玄冕一章蔡傳略舉不備錄也今  
具如左希冕三章希音止希刺也刺七亦反刺粉米於衣刺  
黼黻於裳凡三也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孤之服自  
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  
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  
衣無文玄色而已也王祭羣小祀則玄冕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案楊信齋祭禮經傳通解  
云林之奇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纁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  
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  
十二物者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盛德焉繪以三辰  
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  
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旒留纁早之數耳周禮乃  
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  
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  
至於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  
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

金氏尙書注卷三

六

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蓋不  
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  
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  
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况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  
王服亦九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  
別歟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  
矣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  
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  
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楊氏云周制大裘之上有玄

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鄭說周止九章非是

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陽統陰也

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呂又名六同案周禮大司樂注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嫫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

金氏尙書注卷三

九

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愚案建者謂斗柄所指也辰者謂日月所會也建與辰各自為合而陽律統陰呂之象亦可見矣子與丑合黃鍾統大呂也寅與亥合太簇統應鍾也戌與卯合無射統夾鍾也辰與酉合姑洗統南呂也申與巳合夷則統仲呂也午與未合蕤賓統林鍾

也又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以類附於下周禮注云

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氏疏云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位象子母謂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林鍾位在未得為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

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

周禮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

木愚謂有律而後有聲者如黃鍾既生十二律然後律呂旋相爲宮徵商羽角五聲五聲既具然後八音有所依據而成樂如黃鍾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卽八十一絲爲宮七十二絲爲商之類是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

輯纂引蘇氏云五言詩也以諷詠之言寄於五聲也陳氏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

蓋射所以觀德

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不能多

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

此天官司裘職文也大射者祭祀之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

祭者侯者其所射者也以布爲之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音準謂之鵠著於侯中王之

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

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梓人冬官職也崇高也方等也三分周禮作參分鵠

居侯中於高廣當三分之一也制弓長六尺以射故制侯以弓爲節天子大射侯道九十弓每弓取二十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二九一十八是九十弓得一丈八尺爲虎侯之崇廣能侯七十弓崇廣一丈四尺豹侯麋侯五十弓崇廣一丈以三分之則一丈八尺者其鵠方六尺一丈四尺者其鵠方四尺六寸六分一丈者其鵠方三尺三寸三分此所謂參分其廣而鵠居一也諸侯之在國中者亦如之此祭祀之射也其次有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其次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也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大

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眾庶又有州長射於州序其侯並同賓射之法又有主皮之射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壹獲而射一是庶人之射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職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也又梓人職云張皮侯而棲鵠此言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此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此言燕射也朱子中庸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以虎熊豹麋之皮棲於侯中而又以其皮飾於上下惟大射用之賓射用五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采之侯所謂畫布曰正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也又訓爲鳥名射義疏云齊魯之間名懸肩爲正射人職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立居外各從五行所克爲次三正損立黃二正畫朱綠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餘倣此其侯亦如虎熊豹之崇廣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分布之其外又畫雲氣以爲飾惟士豻侯飾以豻皮豻胡犬也天子以下燕射尊卑皆用一侯禮記疏云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白質赤質皆以白土赤土塗之大夫士言布則白布不塗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所畫處皆丹質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天子以下其侯道同五十弓宗廣方一丈也又六藝五射一曰參連二曰白矢三曰剡注四曰襄讓尺五曰井儀是射法也

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弟睦婣有學者

地官黨正云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三

時涖校比族師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閭胥云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愚按閭二十五家也族百家也黨五百家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黨正族師閭胥皆鄉大夫所屬故蔡傳不別言之總稱為鄉黨之官也

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見前漢律厯志

稟盪舟

稟寒泥之子左傳作澆魚甲反力能陸地行舟

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

此據孔氏疏文也在今淮西道臨濠府鍾離縣寰宇記云塗山在縣西九十五里太康地志云塗山古當塗國夏禹所娶也山西南蓋禹會諸侯之地今邑界有富塗故縣後廢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三

五千里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

五百里詳見禹貢篇末禹貢之制五百里甸服即自王之宮城算起每面五百里是穿心一千里即為王畿故五服穿心止有五千里也周制則除王畿千里起算通外九服穿心萬里也禹服五千開方為方千里者二十五止得周制四分之一耳

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

如王制所載鄭氏以爲夏制每州二百一十國除十二國爲師外餘一百九十八國以十二師分治之則所掌各得一十六國半天下九州惟天子縣內九十三國通八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內除爲師者一百單八國餘一千六百六十五國爲羣后矣然傳言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槩言其多乎將通薄海內外而計之乎若以五千五服開方平計之止得方百里者二千五百必如周制九畿之數而後得百里之國者萬也然除山川丘陵之外亦不得以滿此數

金氏尚書注卷三

毛

矣書疏云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採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又案孔氏古注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用三萬庸是爲十二師東萊謂一州一師十二州共立十二師如十二牧蔡氏俱不從者以如古注之說則州境有闊狹用工有多少例言三萬人不知用工日數且治水四年施工必多計日則不合人數計人則不合日數故不從也如

呂氏之說則禹治水之時弼成五服之日又止九州不合十二州之數且經文州字居十二上是言每州有十二師非十二州故亦不從也惟注疏引鄭氏之說以爲每州十有二師然彼又謂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又妄之甚者也蔡傳特取其每州十二師一語其外亦不從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

金氏尚書注卷三

天

書疏引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是通內外皆五國立一人以爲長也而蔡傳不從者以十二師繫於州五長繫於海故知五長專在外所謂咸建者是指東西南北皆建之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

朱子語錄云苗頑弗卽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

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文集云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獠略有四種曰獠曰狔曰狔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皆在深山中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並記於此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三

戛擊考擊也

考扣也

搏至拊循也

說文云搏至也廣韻云手擊也然則至者言手之所至也韻會訓撫為循訓拊為擊然則蔡傳訓拊為循者亦取撫摩琴瑟以成輕清之聲歟漢趙充國傳拊循和輯則拊亦訓循矣古注及疏皆以搏拊為一樂器之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形如鼓所以節樂者而蔡傳不從者以戛擊是作用之名搏拊對之亦當為

作用之辭且節樂者不當獨見於堂上又非輕清之聲以合詠歌者故不從舊說也然蔡氏所據則按周禮大師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司農云樂或當擊或當拊疏云先鄭之意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然則蔡氏實據先鄭司農之說也

升歌於堂上

升瞽人登階也周禮疏云將作樂時太師帥取瞽人登歌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鼓瑟以歌詩也郊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三

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神之格思之格

朱子云格來也隨感而至也

虞賓丹朱也堯之后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

微子之命傳云賓以客禮遇之也

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

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以祀天神孫竹之管以祭地

示陰竹之管以享人鬼鄭氏注云孤竹竹特生者孫

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又案小師注



云管如篴六孔疏云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為正也鄭立云管如籥音而小併兩而吹之如今賣飴餉所吹者爾雅疏云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愚案大師注云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

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此小師注文也又按大司樂祀天神用鼗鼓鼗祭地亦用靈鼓靈鼗享人鬼用路鼓路鼗蔡氏既引陰竹孤竹等以證管而不引此以證鼗者以大師下管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三

奏鼓音小師下管擊應鼓與應皆鼓之小者注

謂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鼗亦鼓之小者必先搖鼗後擊鼓故即引小師注而不復引大司樂之文也且後鄭謂鼗鼓鼗皆八面靈鼓靈鼗皆六面路鼓路鼗皆四面則其器不為小矣是以不取為證也

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

愚按非如桶也正方如斗耳但不如斗上大下小此

則上下皆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不存斗口六面皆用板平之底板有孔穿柄所謂椎柄正似斛槃耳造時先穿柄于底板然後合成故柄橫木得陷於內引柄撞之其橫木自左右擊也蔡傳所引即爾雅注文但彼注撞作桐爾雅又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云止者其椎名

鼓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鐻刻以籥櫟之

此亦據爾雅注文爾雅云所以鼓鼓謂之籥郭注云以木長尺櫟之籥者其名籥音真書孔氏疏云櫟即

金氏尚書注卷三

三

戛也

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笙師注云笙十二簧疏引廣雅云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云大者十九簧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韻會引潛夫論云簧削銳其頭塞蜜蠟有口舌之類

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

爾雅云大鍾謂之鏞愚按大射禮云樂人宿縣於阼

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其南鑄周禮既瞭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疏云東方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故云庸由是觀之則鍾磬俱有笙頌之名不當爲黃鼓維鑄之鑄也然蔡氏取之者以經文作鑄且合二孔注疏及爾雅大鐘之義故從之也頌戚氏音容又案郭氏注爾雅云書曰笙鑄以閒亦名鑄音博據此則鑄正爲其南鑄之鑄不當訓爲頌鍾之頌也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

朱子詩傳云間代也言一歌一吹又云笙詩有聲無詞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輯纂引新安陳氏云夏擊之搏拊之以歌詠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柷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眾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眾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今諸解者徒見儀禮鄉飲酒禮燕禮並有

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證此章林氏倡於前蔡氏述於後其辭欠明蓋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由庚崇丘由儀相更替也與此以間初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王氏炎以爲堂上登歌堂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之間以解笙鏞以間之間謂以間卽是間歌殊不知堂下安得有歌乎簫古文作箛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箛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箛者則箛韶蓋舜樂之總名也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見舞象箛南箛者注云象箛舞

所執文王之樂也箛音朔又云見舞韶箛者注云舜樂箛音簫然則箛有二音於舜樂則音簫於文王樂則音朔然獨於象箛注爲舞所執於箛韶不注而蔡氏亦以爲舞者所執何也蓋左傳既云見舞韶箛者則爲舞者所執可知或云箛韶或云韶箛或音朔或音簫其實一耳韻會入聲注云舞箛也

先儒誤以簫管釋之

古注及疏皆然  
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

禮所謂九變也

周禮大司樂疏云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變人鬼可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漢以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

或曰笙之形如鳥翼

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五經通義曰

簫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博雅云大者二十四通典作三

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云笙形如鳥翼未詳今日之笙尚如鳥翼

鏞之虞為獸形

冬官梓人云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曾耀所教反後大

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虎豹羸之屬恆有力而不能走

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

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事見荀子注云瓠巴伯牙不知何代人

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

周禮磬氏疏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爾雅云大磬謂之磬虛嬌反

郭璞云磬形似犁鎗疏云犁刃為鎗韻會云股廣三

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虞謂之編磬周禮注云

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假令股廣

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

寸愚按韻會誤以鼓作股又按編鍾編磬所以用十

六枚者蓋十二律當十二枚又有四清聲作四枚共

十六枚也歌磬即上文鳴球是也

石音屬角最難諧和

角音不高不下太下則近商太高則近徵爲清濁之中故難和也

記曰磬以立辨

見樂記磬磬然辨別也

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

孟子集注云玉磬也振收也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鋪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

舜與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韻會云權輿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金氏尙書注卷三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金氏尙書注卷之四

宋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

元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禹貢

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

朱子云夏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一

周禮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古黃帝時堪輿亡故

其書亡矣又云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

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

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次者亦謂同年度受封

故同次也又案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

兗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斗

牛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

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

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井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

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以九州言則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二

為九野以十二州言則為十二野

壺口今隰州吉鄉縣

寰宇記云在隰州吉鄉縣西南五十里今改吉州隸

平陽路

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

寰宇記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今隸太原

路

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

今隸太原路

六壁城在勝水之側

勝水寰宇記在汾州孝義縣南一里六壁府後魏太平真君五年討胡于六壁即此城也俗以城有六面因以為名在孝義縣西八里今仍屬汾州

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

寰宇記為并州今為太原路屬河東山西道

太岳在河東郡堯縣東今晉州霍邑也

寰宇記太岳在霍邑縣東三十里晉州宋改平陽府今仍之霍邑今改為霍州

金氏尙書注卷四

山南曰陽則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

岳陽縣今屬平陽路

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東入于河

今案汾河在山西當云西南入河地志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

覃懷地名今懷州也

今為懷孟路屬河東山西道

涑水出乎其西

地志涑水出代郡廣昌東南行五百里至容城入河

今案容城屬涿郡在幽州之境去懷孟南北懸絕涑

水不應在懷孟之西涑字恐是濟字之誤

漳水二一出上黨治縣大阻谷

上黨今潞州也治字誤地志作沾師古音它廉反韻會亦作沾寰宇記音丁念反

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

寰宇記云少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十里清漳水出焉平定完顏金改為州今屬河東山西道

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

金氏尙書注卷四

長讀為長短之長

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

寰宇記發鳩山在縣西南六十五里濁漳水出焉然縣別有鹿谷山非鹿谷即發鳩也漳水一名潞水今潞州為平陽路支郡

東北至阜城入北河

地志東北至邑城入大河

鄴今潞州涉縣也

涉縣今屬真定路

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

今並有阜城東光二縣皆屬景州為河間路支郡

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注壤土也釋云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注云十二土

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疏云分別物

之所生而知其所殖之種遂即以教民春稼秋穡以

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亦大司徒文也注云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

金氏尚書注卷四

五

駢剛赤緹之屬疏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言天下則并

畿外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五物即上山林川澤

之等是也愚案上文云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之名物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

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

曰原下濕曰隰

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

鹿

地官草人云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音低用羊墳音粉壤用麋渴音澤

用鹿鹹音昔渴用狽音九勃壤用狐墳音石墟用豕疆音上糞

呼覽反用蕘音扶輕音輿用犬注云土化之法化之

使美也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音源色也

緹七音緹渴澤故水處也渴音他也勃壤音粉解

者墟音黏疏者疆音強強堅者輕輿音輕輕脆者鄭司農云

用牛以牛骨汁瀆其種也謂之糞種蕘麻也疏云案

禹貢冀州云白壤青州云白墳兗州云黑墳徐州云

赤墳墳揚州荊州云塗泥豫州云墳墟梁州云青黎

金氏尚書注卷四

六

雍州云黃壤與此駢剛之屬為九等不同者以禹貢

自是九州大判各為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

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

土會之法

大司徒云以土會音古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音阜其民毛而方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

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音核物其民

專音團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

其民哲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  
物其民豐肉而庫注云阜物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  
屬理致白如膏玄謂膏當爲囊蓮芡之實有囊韜  
天子所自怡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  
載師所載賦非盡出于田也

地官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  
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  
去聲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凡任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七

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常山郡

今真定路

定州曲陽縣

定州今改中山府曲陽隸保定路中山屬真定路

東入滹水

地志應邵曰滹音驅驅候反

瀛州高陽縣

瀛州今爲河間路高陽縣今隸安州屬保定路

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

行唐今隸保定滋水去縣三十六里

衛水東入滹沱河

寰宇記滹沱水在靈壽縣西南二十里

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

鉅鹿卽邢州今爲順德路鉅鹿爲屬縣寰宇記云廣

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麓一名天州在縣

西北五里其澤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

金氏尙書注卷四

八

澶相

宋澶州今改開州隸大名府相州今名彰德路

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巒班馬王橫皆謂載  
之高地

此西山指太行山也迤北連綿直至趙州以上接恒

山皆在河北之西其地常高于河

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

貝州今改恩州爲廣平路支郡冀州爲真定路支郡

案程氏禹貢圖古澤渠自邢州來過貝州北至冀州



之東禹河自相州來經貝冀之南過洛水

及其已過信洛之北

信字下脫都古二字案此段自程氏曰以下皆禹貢圖敘說之文傳寫脫二字耳信都冀州也古洛即枯洛也其北則趙深二州之境

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

寰宇記昭慶本漢廣阿縣大業末改為大陸縣天寶

十三年又改為昭慶縣舊唐書謂天寶元年改為昭

慶舊唐書又云深州陸澤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

金氏尚書注卷四

九

置陸澤縣至德二年改鹿城為東鹿寰宇記云陸澤

本漢廣阿縣地隋象城縣地唐開元中置以大陸澤

為名貞元中以饒陽立深州至長慶已後移深州理

于是邑今案饒陽改隸晉州而深州理靜安其大陸

鹿城並未詳沿革然皆不出漢之廣阿也蔡傳本陸

澤多訛為陸渾非是

邢趙深三州為大陸

邢州則有廣阿澤趙州則有大陸縣深州則有陸澤

縣故總言之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

南也

地志作驪成無河口之地四字碣作揭師古音築寰宇記今平州理盧龍縣本漢遼西肥如縣也碣石山在縣南二十三里碣然而立在海旁大康地志云秦

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又平

州石城縣在盧龍西一百四十里有碣石始皇刻石

漢武登之常山嶺有大石如柱號曰天橋柱立于巨

海之內平州今改名平灤路仍理盧龍而至大都五

金氏尚書注卷四

十

百五十里驪城光武時省廢今無之

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

遼東西今屬遼陽北平今為平灤漁陽今為薊州上

谷今為霸州易州

其水如遼濡滹易

地志云大遼水出塞外濡乃官反在遼西肥如縣滹

滹沱河在靈壽易即南易水

去岍五百餘里

地志言離縣二十三里此云去岍五百餘里者蓋去

滄州岬五百餘里非去平州岬也程氏敘說云平州之南卽滄州之東北也平滄隅立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視之則爲正南從滄視之爲東北也滄州卽漢勃海郡北境與平州相接相去五百里

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前漢地志九門不言有碣石後漢郡國志常山國九門縣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寰宇記亦不言有碣

金氏尙書注卷四

十一

石今無九門縣

林氏曰濟古文作洑說文注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當以古文爲正

說文洑字下注云洑也東入海子禮反據此卽合導

洑水東流爲濟之文故當以古文爲正地志常山房

子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瘦陶

瘦音影 鉅鹿縣入泚音脂 師古

曰濟音子詣反

許商云在平成

前漢溝洫志鴻嘉四年河隄都尉許商言古說九河

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

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

離此域師古注云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

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鬲與

隔同成平今蔡傳本多誤爲平成

徒駭河地志云濇沱河

地志成平濇沱河民曰徒駭河

滄州清池

金氏尙書注卷四

十一

縣卽州治今隸河間路

成平

後漢及晉皆屬河間隋改景城今河間無之惟景州

有故城縣恐是而滄州亦稱景城郡

德州安德平原

今二縣仍隸德州爲濟寧路支郡寰宇記云馬頰河

在德安縣南五十里鬲津枯河在德安縣南七十里

棣州滴河北

寰宇記云馬頰枯河在縣北二十里今無滴河縣初

隋以縣南滴河爲名而今有南河縣恐卽滴河改名  
南河寰宇記云漢許商所鑿故以商爲名後人加水  
焉然則滴不音的當讀如商郭氏佩觿云滴河從商  
式羊反

篤馬河

前漢溝洫志章昭云在平原縣地志云東北入海五  
百六十里

胡蘇

寰宇記云臨津古胡蘇亭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在古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三

胡蘇河邊漢書地理志云東光有胡蘇亭卽此也

滄之饒安無棣臨津

饒安臨津今並廢革無棣改隸棣州

東光

在今景州東北

鉤盤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

樂陵屬滄州寰宇記在縣東南五十里平昌今爲德

平縣樂音洛

高津寰宇記云在樂陵西北流入饒安

在樂陵縣西三里

許商云在高縣

高齊天保七年并入安德縣

漢世近古止得其三

許商所指的是

唐人遂得其六

馬頰覆鬴鉤盤并許商所云爲六

輿地記

簡牒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鄭氏求之不得以爲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

爾雅注疏云鄭立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

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

竇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鄭立

蓋據此文謂齊桓公塞之故蔡氏以爲無稽也

夫曲防齊之所禁

孟子注云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也

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于海

此段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至論終皆程氏敘說成文

惟鄭氏一段非故此以程氏更端下云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愚案程氏本意非謂去平州岍五百里乃去滄州岍五百里爾蓋去平州岍只二十三里無許遠也

漢王橫言

溝洫志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上子廉反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

金氏尙書注卷四

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

地志作成陽寰宇記作郟陽此作城誤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

今無雷澤縣澤在濮州鄆城縣鄆工掾反屬濟寧路

汭水

說文注臣鉉曰今作汭非是皮變反案寰宇記陳留縣下云睢溝在縣東南五里輿地志云汭水自滎陽受睢水東至陳留彭城南入泗水自後開通濟渠此渠廢今無水據此則蔡氏以汭為難以睢為沮皆合

其滎陽則會同之地也睢音隹獲音歡澮音楚汭音汭沛國芒縣

地志芒莫郎反光武改為臨睢隋改為永城即今歸德府永城縣也

沮有楚音

韻會在呂反巨名

祭之地地墳

見左傳僖公四年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

金氏尙書注卷四

先天之位艮為山居西北故西北多山兌為澤居東南故東南多水

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

兗承河濟下流徐承淮泗下流揚承江漢下流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地志云行千二十里東武陽今濮州朝城縣也千乘

今益都路樂安縣也

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案程氏貢道圖云潔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漢後受河于武陽縣東南大抵東北行至千乘入海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愚案程氏意非指潔為漢河蓋古今自潔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潔水仍以東武陽為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潔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潔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潔所在耳

岱泰山在今龔慶府奉符縣

龔慶府今為兗州完顏金又于奉符縣置泰安州並

金氏尚書注卷四

七

屬山東濟寧路

嶠夷今登州之地

今登州為般陽路支郡在東海之濱東北西三面皆

距海

濰水出琅邪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

完顏金于莒縣置莒州屬益都路

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

地志作昌都今濰州屬益都路

淄州淄川縣

今淄州改為般陽路仍理淄川而泰安州又自有萊蕪縣

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

濟地志作沛青州今為益都路屬山東壽光仍隸

錯蓋別為一物如磬錯之錯

韻會云錯鑪也又云鑪磨錯之也朱子云磋以鑪錫

蔡傳後云磬錯治磬之錯也

即今萊州之地

在東海之濱隸般陽路

金氏尚書注卷四

六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龔慶府萊蕪縣也

萊蕪今改屬泰安州

鄆州中都縣

鄆州今屬東平路無中都縣有汶上縣

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

蓋地志音古盍反今沂水割屬莒州

南至于下邳西南入于海

地志行六百里下邳今邳州也

水出尼丘山

在今兗州泗水縣

武陽之冠石山

在今濮州朝城縣地志云行九百四十里至下邳入

泗

有澗

說文云水在魯苦郭反寰宇記云源出費縣東南連

青山下西南入徐州滕縣界

沂沭

沐食聿反寰宇記云沭水出沂州沂水縣西北沂山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東南入泗水

沂州費縣

寰宇記云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高四十里長六十

九里

海州朐山縣

寰宇記在縣西北九十里縣所極處下有羽淵今海

州名海寧州仍理朐山為淮東淮安路支郡朐音渠

大野在今濟州鉅野縣

濟州今升為濟寧路鉅野為倚縣寰宇記云東西百

餘里南北三百里

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

乘氏舊屬曹州今廢寰宇記云漢乘氏縣在鉅野縣

西南五十里劉宋時廢程氏禹貢圖云水經既于封

丘分南北濟又于乘氏分為二必有一誤封丘今隸

汴梁路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

今亦稱東平路

搏埴之工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搏音團拍也埴時職反黏土也出考工記

埴埴以為器

出老子十一章埴始然反和也

周書作雒

此汲冢周書第四十八篇也下文本見度邑篇古書

誤以二篇合為一耳

其埴

本書埴作疆孔晁注云疆疆塗案此書傳刻訛舛

正如晁注四字亦不可解大槩疆者指其埴爾埴之

五方以五色土各隨其方疊塗之也壘則四旁起埒如牆無置黃土之處當以疆字爲是壘以醉反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孔晁云其方土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苞覆苴裹土封封之爲社也

葛嶧山

寰宇記嶧陽山在下邳縣西六里西征記下邳城西五里有葛山禹貢所謂嶧陽山也下邳今邳州西北陪尾山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三

寰宇記在泗水縣東

西南過彭城

彭城今徐州屬河南省

襲慶府泗水縣

今爲兗州泗水縣

下邳有石磬山

石磬當作磬石寰宇記輿地要覽皆作磬石山在下邳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之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其山出石大小

擊之其聲清亮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

濠泗楚皆貢淮白魚

濠州今爲臨濠府泗仍泗州楚爲淮安路

及期而大祥

及當作又

中月而禫

禫徒感反說文云除服祭名也鄭玄云澹澹然平安之意文公家禮曰大祥無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二十五月祥後便禫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三

以之爲袞所以祭也

左傳疏云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玄衣而畫以

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

以之爲端所以齋也

春官司服云土之齋服有玄端素端鄭司農云玄衣

有襦裳者爲玄端鄭玄謂端取其正也

以之爲冠以爲首服也

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

許慎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濛為澨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澨至于泗也

自淮入泗至彭城入澨澨之上流即汜水也至浚儀入陰溝自陰溝而後北入河也

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沂泗水而北至濇為滎處入河滎水即沛水也沛古

濟字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

東字誤地志作西漢彭澤今南康之都昌江州之湖

金氏尙書注卷四

口彭澤皆其地也彭蠡在三縣之西南

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

豫章今龍興路也此湖南至龍興之新建東至饒之

鄱陽西至南康之建昌星子北至都昌

夏小正

夏時之書子夏傳

松江

寰宇記云松江在蘇州吳縣自太湖出海屈曲七百

里又名吳江又名松陵又名笠澤

併松江為三江

愚按以此為三江固賢于眾說然亦不合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之文蓋松江出于太湖之下已與大江不相附近而婁江東江又為松江支流不過為太湖水口耳其於岷江漢邈乎其不相關也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為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也庾氏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之言未敢遽信然蔡氏主之者以其地有三江之名且合吳越春秋之語舍此他說愈妄故取之耳然導水所謂中江北江則不在此也愚又思之恐三江有二不可合而論之三江既入一也中江北江二也本不相合

震澤太湖也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

蘇州今浙西平江路也太湖縱廣二百八十里周迴六百五十四里為地三萬七千頃其中有洞庭山夫椒山洞庭即包山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通五嶽



見寰宇記

如三川震之震

三川震國語文

梗梓豫章之屬

梗皮連切豫章木名吳都賦作椽樟

葛越木綿之屬

吳都賦蕉葛升越弱于羅紕注云蕉葛布之細者升

越越布之細者說文云葛絺綌草也韻會云越草名

蒲屬葛越草布也

金氏尚書注卷四

五

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

寰宇記云揚州江都縣合溝渠在縣東二里本吳掘

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也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

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

亦曰邗溝邗河干切

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

據禹迹圖自江漢合流至海洋一千八百餘里

長沙下雋

地志雋字克切寰宇記作雋郡國志作雋

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

洞庭湖記云沅澧之交瀟湘之會九江之間

岳州巴陵

今隸湖廣行省

沅水

郡國志云出牂牁且蘭縣地志云行二千五百二十

里東南至益陽入江說文云出蜀郡由牂牁至長沙

入洞庭湖且子閭切且蘭今播州境也益陽州屬潭

州路

金氏尚書注卷四

五

漸水

地志云武陵郡索縣漸水東入沅索縣光武時廢未

詳其地

元水

漢志在武陵郡無陽縣字或作沅源出牂牁郡故且

蘭縣南入沅或名巫水又曰無水又名灑水灑水舞

水聲之訛也今蔡傳作元亨之元者字之訛也

辰水

地志出武陵郡辰陽縣三山谷行七百五十里入沅

寰宇記作三崕山谷在今辰州路激浦縣

敘水

地志云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鄜

音敷寰宇記作敘水鄜梁作鄜梁在今辰州路激浦

縣

酉水

地志出武陵郡充縣酉原山行于二百里入沅今辰

州路沅陵縣有小西山西溪

澧水

金氏尙書注卷四

地志出武陵郡充縣歷山行于二百里入沅今澧州

路澧陽縣也

資水

地志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行于八百里入沅都梁

今湖南武崗州武崗縣也

湘水

地志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行于二千五百三十里

入江零陵今湖南永州路零陵縣也

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

地志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大江案漢之尋陽縣

治在今蘄州界內地名蘭城在江北而地界管至江

南今江州之德化德安二縣皆其地也

九江之名

今自蘄州而下至尋陽小水入大江者固不一然並

無一名如舊冀之九河遷徙不時至漢尙有可考者

大江南北山隴界限千古不移而反無一名存焉可知

其說之妄而不足憑也

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

金氏尙書注卷四

謂九江之尋陽亦誤尋陽在漢屬廬江不屬九江九

字恐誤秦置九江郡在壽春今安豐路有壽春縣而

臨濠府光州和州皆其地也漢之廬江郡則今安慶

無為皆其地也無為有廬江縣今之江州在漢則為

尋陽縣及豫章郡之柴桑縣王莽時劉歆誤指彭蠡

為九江遂使莽改豫章為九江郡改柴桑為九江亭

而又改壽春之九江為延平郡於是九江之名始遷

于江南矣東漢九江仍治壽春廬江內治舒尋陽仍

隸而柴桑仍隸豫章晉改九江為淮南郡惠帝元康

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  
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  
州初理江北岍地名蘭城在今蘄州界內後温嶠移  
于湓城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  
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  
尋又省九江入尋陽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  
桑縣柴桑仍爲郡愚案尋陽縣卽今德化也柴桑卽  
今瑞昌也而今之德安則又尋陽柴桑之二境也寰  
宇記云九江在江州西北二十五里名曰白馬江則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又以爲一江而無九名矣又史記正義曰九江郡都  
陰陵陰陵故城在豫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

東陵今之巴陵

屬岳州

南郡枝江縣

今江陵路屬湖北

華容縣

屬岳州路

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王氏炎曰案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潯卽古潛字今松  
滋分爲潛江縣屬江陵路

江夏安陸

江夏縣屬鄂州安陸古郢州也今爲安陸府而德安  
府亦有安陸縣雲夢在其南

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

定四年

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

昭三年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三

別而言之則二澤也

江南曰夢江北曰雲朱子云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

雲夢

弩者中矢鏃之用

今江西吳城龍廟中有東城所藏石弩一枚色青而  
質堅長可四寸東坡曾爲文誌之

肅慎氏貢楛矢石弩

事見國語

董安于之治晉陽

事見國語

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疏云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

謂之縮

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

見左氏僖四年

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

見輕重下篇

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

金氏尙書注卷四

見寰宇記今麻陽縣隸沅州

組綬類

崔豹古今注云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

滄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大龜尺有二寸

史記龜筮傳云龜干歲滿尺二寸

舍舟而陸以達于洛

程氏圖荆貢陸行向洛在襄陽北光化鄧州之間

熊耳在酉州上洛縣

商州今爲陝西奉元路支郡

弘農盧氏之熊耳非是

今嵩州盧氏縣屬河南府路

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澗水所出

北山卽名穀城山澗水出其下

澗水出廣陽山

寰宇記云一名澗池山

河南府河南縣

今理洛川縣

金氏尙書注卷四

澗池縣

今割屬陝州

濟水自孟州温縣入河

今之懷孟路

滎在鄭州滎澤縣西

滎澤今屬汴梁路

敖倉者古之敖山也

寰宇記云書言仲丁遷于蹕詩言搏獸于敖春秋云

敖鄙之間漢書云東據敖倉卽此地秦時築倉于山

上故曰敖倉

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

寰宇記云古者濟水出河北截河南流而為滎澤自

王莽末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

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

見春秋傳閔二年注程氏云春秋衛侯及狄人戰于

滎澤然則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矣

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河水溢山為滎東南流為濟為汧南入泗泗入淮

金氏尚書注卷四

三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

程氏禹貢圖云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

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為官渡官

渡亦名沙水沙讀如蔡即蔡河也班固著葦蕩渠于

滎陽而曰首受沛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即此派也亦

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分境者也既至陳留蔡河正

派之外支脈散布遂為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

為浚儀渠稍東為汧又東行至蒙為獲獲至彭城北

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之北而數之為北來第一水也

其浸波澆

澆側駕反

荷澤在定陶縣今濟陰縣

今二縣皆屬曹州荷澤在濟陰縣曹州即興仁府也

東過宛句縣

句音劬今濟陰縣地

孟諸在睢陽縣東北

金氏尚書注卷四

三

今歸德府即宋之南京宋州古之梁國仍理睢陽

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

今虞城割隸濟州屬濟寧路

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

湔子于反氏丁奚反道者出徼之路縣之領夷者名

曰道如剛氏道平陰道嚴道蕪道之類徼吉弔反徼

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

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

今為成都路支郡地志云江水出嶧山東南至江都

入海行一千六百六十里

青城天彭諸山

青城天彭二山皆在今淮州天彭亦名灌口山寰宇

記云李冰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闕灌州舊

名永康軍

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

縣

案地志不云嶓冢在氐道但言漾水所出至武都為

漢于西縣下却云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

金氏尙書注卷四

又于武都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

之夏水據此則有西東二漢水其嶓冢則不言出漾

而即言西漢所出其氐道則又即言漾出而不言有

嶓冢分而為二則不合經文故蔡氏合兩出而並言

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

寰宇記西縣本後魏嶓冢縣也又云嶓冢山在三泉

縣東二十八里又云漾水一名漢水一名沔水源出

嶓冢山今興元路屬陝西省而西縣三泉皆無之未

詳沿革

江沱在成都府郫縣

郫音疲今仍為縣

永康軍導江縣

今軍名灌州縣廢州隸成都路

巴郡宕渠縣潛水

宕徒浪反今東川蓬州地也

渠州流江縣

流江今廢渠州隸四川東道

瀾水出洋州真符縣

金氏尙書注卷四

洋州今隸興元路縣廢

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

二縣並未詳沿革當在今嘉定路之西三百里

沫水

史記音妹漢書音本末之末

蜀郡太守李冰

秦時人

和川

在雅州嚴道縣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

羅嶺州

寰宇記作羅繩巖古嶺州

巴郡魚復縣

地志復音腹

佷山縣

地志屬武陵郡孟康曰佷山音恒

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

周禮云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一易者間一歲耕百畝也再易者間二歲耕百畝也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三五

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

史記蜀卓氏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擬于人君程鄭亦治鑄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毳毛織之可以爲罽

毳昌芮反獸毛之細者罽居例反據說文織皮爲罽

毳布爲罽並居例反

西傾在洮州臨潭縣

今爲臨洮府屬陝西鞏昌路縣革

葭萌

地志屬廣漢郡宋屬利州今爲廣元路綿谷昭化二

縣皆其地也

漢沔

地志如瀘曰沔陽人謂漢水爲沔水師古曰漢上曰

沔

晉壽

宋名利州今爲廣元路屬四川南道

至於褒水逾褒而暨於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屬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

金氏尙書注卷四

三五

地志扶風郡武功縣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

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斜弋奢反衙音牙郿音媚

褒城斜谷南鄭皆在今陝西興元路武功今屬陝西

乾州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

事見史記河渠書

南陽上沔入褒

史記正義云南陽今鄧州案今自有南陽府

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

地志云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後漢志云張掖在雒陽西四千二百里寰宇記云東南至洛陽三千三百里今爲甘州路又有山丹州卽刪丹也後魏曰山丹並隸甘肅行省刪丹山名一名焉支山

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

柔然卽蠕蠕如克反事見通鑑宋文帝元嘉六年

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出蠕蠕傳云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東亘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

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其說非是

程氏云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

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弱水既西桑賈班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及四海者旣之故敢主其說

原州百泉縣岍頭山

漢書作開頭山寰宇記作笄頭史記作雞頭在今陝西涇州界內而原州今爲鎮原州

金氏尙書注卷四

四

永興軍高陵縣

永興今陝西奉元路

渭州渭源縣鳥鼠山

渭州今爲平涼府渭源屬臨洮府

船司空

縣名地志云本主船之官遂以爲縣名今廢

華州華陰縣

今隸奉元路

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沔水



今屬鞏昌路

漆水自耀州同官縣來

耀今改輝州

沮水在坊州宜君縣

今宜君割屬鄜州

坊州昇平縣

坊州理中部縣今州廢中部撥屬鄜州而昇平亦并

入宜君縣

耀州華原縣合漆水

金氏尙書注卷四

望

縣今革寰宇記云合漆水入富平石川河

至同州朝邑縣入渭

同州今屬奉元路

又漆水出扶風縣

今鳳翔府扶風縣

岐山普潤縣

鳳翔二縣也今岐山仍隸鳳翔普潤革

澧水出永興軍鄠縣

永興奉元也鄠音戶

至咸陽縣入渭

縣屬奉元

耀州富平縣掘陵原

縣屬輝州

終南在永興軍萬年縣

完顏金改萬年為咸寧今為奉元倚縣

扶風武功縣

武功今屬乾州

地志古文

金氏尙書注卷四

望

古文者班固時古地理書也班固引之故稱古文

原隰在邠州

屬陝西

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

屠音除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古今當作古文

涼州姑臧縣

今西涼州屬甘肅行省

三危在燉煌

燉徒門反今沙州路屬甘肅省輿地要覽云三危山

有三峯俗名升雨山後漢西羌傳注亦云三危在沙州

昆侖虛

虛音墟爾雅疏云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即

崑崙山也

琅玕石之似珠者

爾雅注云狀似珠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注琅

玕子似玉

積石在鄯州龍支縣

金氏尙書注卷四

鄯州在長安之西一千九百九十三里龍支縣在鄯

州南一百三十五里積石山又在縣南宋時鄯蘭二

州俱廢今復置蘭州屬陝西省鄯在蘭西四百九十

里

龍門在河中府龍門縣

河中屬河東山西道縣革

熙河路

宋神宗改鎮洮軍爲熙州以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爲

一路

會州西小河

會州在長安之西北一千一百九十里今屬陝西鞏

昌路

興州

今四川南道沔州也屬廣元路廣元古利州也今河

北亦有興州管宜興與安二縣未知孰是

小河鹹水

其地生鹽去州一百二十里

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

金氏尙書注卷四

西安即鹽州在今甘肅省地面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

此據地志也臨羌漢屬金城郡山在今甘肅省肅州

路境內寰宇記云肅州酒泉縣崑崙山在縣西南八

十里馬岌言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

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

河關縣名地志屬金城郡寰宇記云即涼州也

渠搜近朔方之地也

地志中部都尉所治屬朔方郡

隴州吳山縣吳嶽山

寰宇記云秦都咸陽以為西嶽故稱吳嶽山在古縣

西南五十里隴州今隸陝西縣革

隴州汧源有岍山岍水所出

自羊頭山分而之東在沁水之北潞水之南沁干浸

反

又次一支乃為恒山

自白登山正東而來與真定府相近數十里

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

金氏尙書注卷四

四

王肅鄭玄也王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

為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鄭以岍岐為正陰列

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

朱圉在秦州大潭縣

秦州今屬鞏昌路縣革

太華在華州華陰縣

今屬奉元路

潁州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

地志云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密古崇字

西京登封縣

今河南府路登封縣嵩高山也

桐柏在唐州桐柏縣

唐州今為河南府路支郡縣革

陪尾今安州安陸

今江陵路德安府安陸縣也

荆山今襄陽府南漳縣

今作南陽

南方今荆門軍長林縣

金氏尙書注卷四

四

今荆門改州屬江陵路

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

今為岳州路散府縣革

衡山今潭州衡山縣

今洞庭之南湘水之西資水之東衡州之北

敷淺原地志豫章郡懸陵縣南有傅易山

師古曰傅音敷易音陽

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

在廬山之西

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

鄱陽又在彭蠡之東今經文止言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不更言過彭蠡也故非是

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惟廬阜最高且大宜當紀志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

案江州圖經南康郡志皆言周成王時有匡俗結廬隱居此山之西北後因名其山曰廬山或曰匡山又曰匡廬審如此說則周以前固未嘗名廬山安知其初不名敷淺原及既稱廬山之後而舊名得專之於

金氏尙書注卷四

支麓小阜乎

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錡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

自岷至敷淺原論其山脊綿亘道里甚遠今直曰其北一支爲衡山亦未也蓋岷山之南爲沫若水所限東北又限於涪墊大江諸水其岡脊支脈乃遠行而西自西而南至雲南之境又東趨夜郎已四千餘里乃越五溪之尾至湖南爲衡山則又二千五百餘里

矣其南一支自桂嶺至零陵爲九疑山下郴州迤東

北而行徑袁州筠州之間筠今瑞也又下爲幕阜白藤高良諸山乃至南康江州之境大爲廬山小爲傅易抵於江而止其自桂而來又二千餘里矣其去衡山則信乎爲湘水所隔而不通也

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

卽今甘州路也弱水亦在其地寰宇記云合黎水一名羌谷鮮水案隋志不云亦名羌谷惟寰宇記有此名又以爲水不以爲山恐言山則獨名合黎言其下

金氏尙書注卷四

水則兼名羌谷也漢志有羌谷水

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

卽今甘肅省沙州路也案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至瓜州沙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

又案山水皆原於西北

先天卦位艮西北兌東南故水聚東南而尾西北山聚西北而尾東南所謂山澤通氣也

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

犍音乾犍為故夜郎國也黑水地志名符黑水犍為今敘州等處宣撫司所轄馬湖路富順州長寧軍等處地也今加定府亦有犍為縣

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浩江皆入於南海其曰麗水者即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

浩字字書所無惟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中有此一字而讀者無定音寰宇記永江軍導江縣下有此字音如夜反然非瀾浩也程氏禹貢圖皆作瀾諾恐蔡傳誤書言為三點當從程本程氏云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於南海者四西珥河與蘭倉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浩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其謂麗水者綽指言其水正為黑水

而邏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也四水與蔡傳同異

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

葉榆屬漢益州郡

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舊時其地方有黑水舊祠

滇音顛滇池縣地志云屬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故滇王國也滇池澤有黑水祠舊先藥反滇國今雲南行省所管地也

其地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北史云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裔其地東接中華

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

孟津今孟州河陽縣亦名富平津

河陽孟之倚縣古書多作盟津盟亦音孟寰宇記云或謂之富平津又謂之小平津

洛汭在河南府鞏縣之東

河南即古洛陽

山再成曰伾

爾雅云山再成英注云兩山相重書云至於大伾疏

云山上更有一山重累者名伾

張揖鄭玄臣瓚云云

此皆據爾雅疏文又本漢書注文

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

此正據瓚說寰宇記云在縣南七里又名青檀山通

利今為濬州為大名路支郡

修武武德

古懷州二縣武德今革

成皋

金氏尙書注卷四

至

今汴梁路鄭州汜水縣故虎牢之地也

洺水今冀州信都縣枯洺渠也

今冀州為真定路支郡信都為倚縣

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

鄴今彰德路也

古洺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

貝今恩州也南宮信都皆冀州屬縣

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鬻流移水陸變遷

水高於地故為隄以障之隄壞則河決此所以有水

患也輯纂引方氏云建炎紹興後黃河沒入鉅野溢

於泗以入於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

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汴也

河自開封北衛州沒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

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

源出河北溫縣猶徑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

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

唐神龍三年置在雲中之地有東西中三城今皆廢

金氏尙書注卷四

至

漢水有兩源

程氏謂東源正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其西源乃嘉陵

江自利州已上數百里不為東流與經不合以漢高

帝置廣漢郡而因誤目嘉陵之水為西漢水也蔡傳

則略不及嘉陵水而以東漢為漾之下流西漢為沔

之下流二漢復合流東行以入大江也程說非是

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

縣屬均州今為襄陽府路支郡寰宇記謂水在均州

鄖鄉縣即漁父棹歌處

三潞郢州長壽縣

郢州今改安陸府屬荆湖北道

復州景陵縣

復州今為沔陽府屬荆湖北道

番陽澤在江之南

番音鄱在南康之東南饒州之西北

去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里

自南康至漢陽

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龍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興南康數州之流

饒信徽在江東餘十郡在江西饒有餘干水鄱江水

信有弋陽水貴溪水徽之婺源有婺水撫有汝水臨

川水吉有吉水贛有章水貢水南安之南康縣有益

漿水封侯水良熱水建昌南城縣有盱水臨江之新

淦州有淦水袁有宜春水筠瑞州也高安縣有蜀水

龍興富州有豐水南康建昌州有修水已上諸水下

流皆入鄱陽湖

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

西則廬阜之麓名江基東則湖口之雙石鍾山相去

一呼今名唐石渡

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

今湖在淮西無為州廬江縣北三十五里一名焦湖

大江在縣東南百九十里

合東匯北匯之文

愚謂以巢湖當彭蠡信合東匯北匯之文不如番湖

之懸絕然二湖之下均為一江以達於海畢竟無中

江北江之分也諸家惟知求彭蠡而不知求中江北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江蔡傳辨論最悉雖未見其的姑亦傳疑而已

濟水絳州垣曲縣

屬平陽路

東出孟州濟源縣

屬懷孟路寰宇記云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

有二源皆繚以周牆

號公臺

在孟州温縣俗名賀酒臺

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

爾雅疏云巨形上有兩巨相重累者名陶巨廣濟軍  
即今曹州定陶縣也

濟陰縣自有河派

亦屬曹州

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

今博興州隸益都路

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

鄭州滎陽郡也隸河南行省滑州隸大名路曹州隸

濟甯路鄆州今東平路濟州今濟甯路齊州今濟南

金氏尙書注卷四

至

路青州今益都路

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  
河清

見寰宇記孟州濟源縣下淄川今般陽路也北海今

益都路也云實河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

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以旁之

人名曰趵突之泉

歷城縣今屬濟南路趵突北角反廣韻云足擊也輯纂

音方車反非是

灤水

音鹿

舟之通於濟者

曾集濟作齊

東阿

縣屬東平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平氏縣廢山在今唐州界內地志云淮入海行三千

二百四十里

金氏尙書注卷四

美

地志云烏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

案地志隴西郡首陽縣云禹貢烏鼠同穴山在西南

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不言

烏鼠爲同穴之枝山也

盧氏之熊耳

嵩州盧氏縣也

九州之山榘木通道已可祭告

案益稷言隨山刊木此言九山刊旅必隨其山而刊

之導山是其序也其所行有九節導峴及岐至於荆



山一也壺口雷首至於太岳二也底柱析城至於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五也能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六也導蟠冢至於荆山七也內方至於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至於敷淺原九也是蓋施工次第九節非論山脉也亦非以配九州也

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

九州之川非一而其所滌之源有九施工次第因而序焉導弱水一也導黑水二也導河積石三也蟠冢

金氏尚書注卷四

五

導漾四也岷山導江五也導沅水六也導淮自桐柏七也導渭自鳥鼠同穴八也導洛自熊耳九也亦是施工九起非以配九州也

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

九州之澤非一其雲土夢作又及大陸既作皆可耕治不待陂障餘為陂障者亦有九焉雷夏既澤一也大野既豬二也彭蠡既豬三也震澤底定四也九江孔殷五也滎波既豬六也導滄澤七也被孟豬八也至於豬野九也此特言其已有陂障者爾非若職方

氏分為九州澤藪之比也

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十二土分野十二邦各有所宜也

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

致當作教注云壤亦土也以為物自生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

錫之士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輯纂引林氏云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

金氏尚書注卷四

五

姬有土有姓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唐陸渚春秋纂例云姓則百代不易唯天子迺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媯是也又曰胙之以土而命之以氏舜賜禹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大夫之子例以謚配字儋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為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鄭夾際氏族畧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

姓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姚姒  
媯姑妘媯始媯之類是也凡言姓氏皆本左傳然  
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  
五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  
以國如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也二曰以邑如崔盧鮑  
晏臧費柳楊也三曰以鄉如裴陸龐閻也四曰以亭  
如麋采歐陽也五曰以地無封土以地居命氏如傅  
說穎考叔桐門右師祿里先生介之推燭之武之類  
六曰以姓如姚墟嬴濱姬水姜水故曰因生以賜姓

金氏尙書注卷四

五

也七曰以字如鄭子駟之孫曰駟帶宋子魚之孫曰  
魚石八曰以名如魯公子展之孫曰展無駭展禽鄭  
公子豐之孫曰豐卷豐施王子朝之後爲朝伍員之  
後爲員九曰以次如伯仲叔季是也十曰以族如丁  
氏癸氏祖氏禰氏第五氏第八氏之類十一曰以官  
如司馬司空庾氏錢氏是也十二曰以爵如皇王公  
侯公乘公士是也十三曰以凶德如黥氏梟氏十四  
曰以吉德如冬日氏老成氏十五日以技如巫屠匠  
卜參龍御龍十六曰以事如后緡逃出自竇爲竇田

千秋乘小車爲車十七曰以謚如文武哀繆莊僖康  
宣是也十八曰以爵係如王叔王孫公子公孫是也  
十九曰以國係如唐孫氏滕叔氏是也二十曰以族  
係如季孫氏叔孫氏是也二十一日以名係如士季  
氏伍參氏韓嬰氏臧會氏是也二十二曰以國爵如  
夏侯氏息夫氏白侯氏是也二十三日以邑係如原  
伯氏申叔氏沂相氏是也二十四曰以官名如師延  
氏史晁氏呂相氏侍其氏是也二十五曰以邑謚如  
苦成氏二十六曰以謚氏如臧文氏二十七曰以爵

金氏尙書注卷四

六

謚如成公氏成王氏是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  
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皆夷狄二字姓也  
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如侯莫陳是也三十二曰代  
北四字姓如自死獨膊是也右鄭氏之說甚詳具載  
通志略姑節其目以明姓氏之多門焉  
甸服畿內之地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

古者以長三百步爲一里一步六尺計長一百八十  
丈也王城四面皆五百里是穿心一千里而王城亦

在其中矣孟子所謂天子之用方千里周禮所謂方千里曰王畿皆謂是也以開方法總計之則為方百里者一百个也以此百个百里分為五等貢賦則在內四个百里納總次外十二个百里納銍又次外二十个百里納秸又次外二十八个百里納粟又最外三十六个百里納米

侯服者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侯服五百里為三等

若并甸服是穿心二千里也侯服之地開方計之為

金氏尚書注卷四

空

方百里者三分為三等則四十个百里為采地五十六个百里為男邦二百單四个百里為諸侯

綏服者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綏服五百里為二等

若并侯甸是穿心三千里也綏服之地開方計之為

方百里者五百分為二等則在內三百里為二百七十六个百里揆文教在外二百里為二百二十四个

百里奮武衛

要服者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要服五百里為

二等

若併綏侯甸是穿心四千里也要服之地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七百分為二等則在內三百里為三百九十六个百里為夷地在外二百里為三百單四个百里為蔡罪之地蔡素達反

荒服者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分荒服五百里為二等

若併要綏侯甸是穿心五千里也荒服之地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九百分為二等則在內三百里為五

金氏尚書注卷四

空

百一十六个百里為蠻地在外二百里為三百八十四个百里為流罪之地也合五服五千之地總為方百里者二千五百除山川丘陵之類三分去一之外可建百里之國一千六百餘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并蠻夷君長言之舉大數耳

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之地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

劣禹迹圖堯都平陽今平陽路也甸服五百里其北

則石州太原也南則陝州虢州也東則澤州潞州也西則鄜州坊州也侯服五百里北則朔州也南則鄧州之北也東則濮州也西則涇州也綏服五百里北則雲州之北也南則房州也東則淄州也西則秦州也要服五百里北則在大漠之北南則在江陵之南東則登州西則熙州荒服五百里南則至湘潭而未及衡山東逾海西逾積石而及流沙北則去雲中一千二百里矣凡此所指皆以里數至其境耳

金氏尚書注卷四

三

周制九畿亦五百里而王畿不在其中並之則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

相距萬里是百个百里開方得萬个百里禹服止有二千五百个一百里僅當周服四分之一乃是周制三倍於禹也

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二千里

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

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郿縣

寰宇記云秦改為郿今縣有扈鄉復有扈谷亭又有甘亭是也

嚴其坐作進退之節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冬教大閱羣吏各帥其民質明弊旗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日不用命者斬之鼓人三鼓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擁鑼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此可見坐作進退之節矣弊仆也

金氏尚書注卷四

六

夏有觀扈商有姚邠周有徐奄

杜預左傳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觀陸氏音館姚邠

二國商諸侯邠今下邳姚西典反徐奄二國皆嬴姓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爲州六  
遂在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卿一人長之每遂亦萬  
二千五百家中大夫一人長之每軍萬二千五百人  
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軍六軍共計車千乘每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則千乘該七萬  
五千人也夏官司馬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  
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金氏尙書注卷四

空

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  
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又語錄云邵子皇極經世  
書一元統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當初一萬八  
百年而天始開在子會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在  
丑會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在寅會邵子於寅上  
方注一開物字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皆可以爲  
正

左射以菽

菽音騶矢之善者

折馘

折其左耳

詭御

孟子作詭遇謂不正而與禽遇也

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疏云遷廟主新遷廟主也齊  
車金路也主木主也天子一尺二寸有遷主者以幣

金氏尙書注卷四

空

告神而不將幣以出行卽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  
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

祖左陽也社右陰也

禮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秋官司厲拏男子以爲罪隸

周禮拏作奴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

罪隸

五子之歌

窮國名拜窮國之君也

左氏襄四年魏絳曰昔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注云鉏羿本國名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也

或曰羿善射者之名

說文一曰射師羿羽之羿風謂箭乘風而疾也

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

左傳注云羿有窮君之號

金氏尚書注卷四

小弁之詩父子之怨

周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遂宜曰宜曰之傳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其情以作小弁之詩言其自怨慕親之意也

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

三百五篇之詩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都冀州

寰宇記云帝堯始封於唐在太原郡平晉縣北二里

有故唐城堯所築也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太原注疏云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

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

周禮天官云一日治典二日教典三日禮典四日政

典五日刑典六日事典又云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

二日法則三日廢置四日祿位五日賦貢六日禮俗

七日刑賞八曰田投

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

金氏尚書注卷四

五權者鈇兩斤鈞石也黃鍾律管容千二百黍重十

二銖兩之為兩故一兩重二十四銖十六兩為斤三

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員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

見前漢律厯志權與物鈞者孟康云謂鍾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繩直生準者韋昭云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也規矩繩權衡謂之五則準繩連體權衡

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轉彌執玉以翼天子故詩云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此法度之所自出也

肩征

仲康始即位即命肩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

命

經世書以征羲和為仲康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

弄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

左傳注云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卒

金氏尚書注卷四

空五

子相立弄遂代相

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漢高后崩呂祿呂產欲作亂絳侯周勃誅之大臣迎

立代王王至代邸即天子位是為文帝其夕入未央

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漢衛宮之軍在

南為南軍京城之軍在北為北軍南軍者衛尉寺即

衛期門府羽林府都尉是也北軍者中尉府城門校

尉及八校尉是也仲康遭夷弄廢立之際權本在弄

而危疑未定文帝承大臣迎立之時尊卑已定而權已歸已則仲康之命肩侯也難文帝之命宋昌也易由是觀之仲康殆勝於文帝遠矣祿產尚存文帝未必能有為也

官以職言師以道言

非師保之師如承以大夫師長之師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金氏尚書注卷四

主

一行日度議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麻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其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新麻仲康五年癸巳歲

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劓以爲元年非也

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隱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注云正月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也

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

金氏尙書注卷四

圭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于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朱子詩傳云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

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君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

輯纂引陳氏云政典有司馬掌邦政可據肩侯爲大司馬故引之玩其辭意直誓軍旅之辭

諸侯敵愾

愾苦愛反左氏文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

金氏尙書注卷四

圭

而獻其功注云敵猶當也愾恨怒也

金氏尙書注卷四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金氏尚書注卷之五

宋 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元 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湯誓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契帝嚳之子為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于商

今商州也為陝西奉元路支郡湯國號商盤庚遷殷

之後又號殷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

金氏尚書注卷五

一

史記索隱曰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

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

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

代張晏曰禹湯皆諡也諡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皇甫

謚云商家生子以日為名其母以甲日子則稱某

甲譙周以為死稱廟主曰甲愚按古周書諡法解一

百八十二諡並無堯舜禹湯桀紂為諡者鄭氏通志

略云周人以諱事神故卒哭而諱將葬而諡其有堯

舜禹湯桀紂六人乃人名非諡法也如云巧言如流

曰架闕于四門曰穆有文在手曰友乃聖乃神曰武

持盈守成曰成此皆採經傳之言大不通理者愚謂

諡法當以周書所載為正其餘諸家皆後人贅附之

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湯為號為

是今史記首卷有諡法一篇多周書一十二字皆後

人所增者也

亳

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仲虺之誥

金氏尚書注卷五

二

仲虺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先後音去聲猶左右也

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在今淮西無為州巢縣

愧德之古若

輯纂引陳氏云觀湯之慙湯之本心始見矣以居萬

世君臣之始變也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蓋命謂分也富貴貧賤各有其分先王制禮不可踰越苟無聖人以主之則人人各縱其氣質之性以極其欲而各求所不當得者則必犯非其分而爭且亂矣

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

金氏尙書注卷五

三

索隱云獄名夏曰鈞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陽

翟元屬許州今屬均州

懋茂也

左氏宣十五年伯宗曰艷舒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

葛國名

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亳百里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新安陳氏云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

及之用是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眾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

湯誥

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實字記云殷謂之南亳亦嘗都之穀熟今廢按注疏云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

金氏尙書注卷五

四

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衷中

朱子語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意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又云看得衷字是个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又云此衷字義本是如左氏所謂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愚案說文云衷褻衣增韻云方寸所蘊也蓋是天以此理降付于人人受而具之于心無

少偏倚本謂之中爲其蘊之方寸若褻衣之在裏故謂之衷也其實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蔡氏直以中訓之

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當作屈原傳曰本太史公辭也云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簡閱一聽于天

朱子語錄云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相似

金氏尙書注卷五

五

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伊訓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歲木星也一年行一次十二年而亥子一周祀祭享也一年而徧年禾一熟也

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

正正朔也王者易姓受命而改正朔夏正建寅取人生于寅之義商改而建丑取地闢于丑之義周改而建子取天開于子之義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

三微

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

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其月爲孟春天時人事咸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歲故以建寅之月爲正歲周禮屢稱正歲是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猶可考周建子矣而詩書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

愚按商秦二代不改建寅之數固爲明甚惟周則建寅建子並無左驗故辨者紛然迄無定說謂周不改

金氏尙書注卷五

六

月數者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也謂周改月數者禮記有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有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早朱子注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左傳正月日南至據此則周又似改月數矣朱子于幽七月傳引呂氏云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周並舉而迭用之此說蓋是

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

湯三子太子太丁未卽位而卒次外丙在位二年而

卒幼仲壬在位四年而卒外丙仲壬皆無子惟太丁有子太甲伊尹立之為仲壬後繼仲壬而王也

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為之服為之子二為字並音去聲太甲為仲壬之子服仲壬之喪斬衰三年是為仲壬之後而為仲壬之喪如子之居父喪也又按程氏云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愚謂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弟若謂二年四年非在位之數豈有兄乃二歲而弟反四歲乎此其在位之

金氏尚書注卷五

七

歷年無疑也

鳴條夏所宅也

疏云今安邑有鳴條陌孟子云東夷鄭玄云南夷或

云陳留平丘皆非在今河東解州安邑縣

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

按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朱子引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

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

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爾若湯初求伊尹而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輔氏曰楊氏真得湯與伊尹之心足以洗世儒之惑愚謂孟子此章楊氏此注亦見湯之克忠處

巫覡

女曰巫男曰覡

金氏尚書注卷五

八

十愆

恆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恆游五恆斂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頑童十

墨

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杜注云昏亂也墨不潔之稱忌畏也三者皆死刑

太甲上

顧常目在之也

朱子語錄云古注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夏都安邑

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金氏尙書注卷五

九

虞虞人也

掌山澤之官

括矢括也

括矢末也

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欽厥止者使然而然故有聖賢之別

桐城湯墓陵之地

史記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口鄉南有亭坂東有城

太甲所放處也按口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太甲中

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爾此蓋衮冕之服

疏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皐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愚按天子六冕祀昊天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

金氏尙書注卷五

十

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祀天之冕無旒餘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有十二玉笄朱紘冕之為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周禮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朱衣之于冕之上下延者即是上玄者紐者綴于冕之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冕前低一寸得冕名冕則俛也纁雜文之

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就成也繩之每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旂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十二旂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絃者用朱繩一條先屬一頭于左旁筓上以一頭繞于頤下至向上于右筓上繞之蓋有筓者屈組以爲絃垂爲飾無筓者纓而結其條也頴達以此爲衮冕者蓋據享先王言耳其實周冕文勝于商孔子云服周之冕可見也

太甲下

金氏尙書注卷五

二

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無輕民事一也無安厥位二也慎終于始三也必求諸道四也求諸非道五也

咸有一德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朱子語錄云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于善始爲吉爾善亦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前日不善今日則善惟

須協于克一乃是爲善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

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張敬夫語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

注疏引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劉歆馬融王肅

金氏尙書注卷五

三

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爾中庸或問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始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或問又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又云周穆王時文

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

盤庚上

祖乙都耿圯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

自祖乙至盤庚居耿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殷今河南偃師也

金氏尙書注卷五

三

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曰邢音耿

由古文作𠄎木生條也

說文𠄎從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𠄎枿弓乎感切草木之華未發也徐鍇曰今尙書只作由枿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臣鉉等按孔安國注尙書直訓由作用枿之語不通愚按枿字今文作𠄎通五割反

盤庚中

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

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爲準而不爲浮言所搖動也

盤庚下

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

注疏之說如此而本傳立政又與此不同者彼亦出疏文此爲鄭氏說而彼爲皇甫謐說蓋蔡氏有疑故並舉之耳疏又云古書亡滅無證未知誰得旨矣成

金氏尙書注卷五

丙

皋春秋之虎牢也轅轅山名在河南府緱氏縣

說命上

亮一作諒陰古作闇

諒據釋文又力章反本作梁一變爲諒再變爲亮

鷄鷓之鷓

烏南反

柱楣所謂梁闇是也

柱知主反楣音眉楣卽是梁闇卽是廬梁闇者廬之有梁者也禮疏又謂施梁而柱楣則楣與梁又似二

物未知孰是

剪屏柱楣

剪當作翦書者誤朱子書說云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不可作戶也愚按朱子謂至是者既虞之後也

宅憂亮陰言居喪于梁闇也

居喪二字今董氏輯纂誤書作宅憂

金氏尙書注卷五

五

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見安國傳

語復而不可解

復音福重也

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輯纂引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

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傳巖在虞統之間

史記正義云傅巖即傳說所隱之窟名聖人窟在今

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愚按河北縣

唐天寶元年陝郡太守李齊物改為平陸今屬解州

方言

揚雄書名輶軒使者

說命中

治亂曰亂

亮軒馮氏云治之與亂其義相反古治字作亂經文

誤寫作亂傳者宜云亂當作亂與治同凡經中訓亂

金氏尙書注卷五

六

為治者做此

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既云凶德又云有過人之才者何也才稟于氣美惡

不同隨其德之所成吉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善凶

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過才者有能之謂能之所為

或良或不良也德而有凶有吉者蓋亦得于所稟之

初聖賢得剛柔之中氣故清明而純粹其餘剛善柔

善亦可以沈潛高明勝之而就吉若稟剛惡柔惡之

氣則必強梁險譎自暴自棄而就為凶德矣然未必



無才也如桀紂智足以拒諫文足以飾非濟以凶德則無不爲矣

說命下

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東坡云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卽位而甘盤遜去使人求之迹其所在則居于河濱自河往毫不知其所終武丁無所卒業乃相說也古注謂武丁遜于荒野使爲太子而遜則爲吳泰伯豈復立哉學者徒見書云高宗舊勞于外乃小乙使之劬勞以知艱

金氏尙書注卷五

十七

難爾決非荒野之遜也朱子語錄云東坡解作甘盤遜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遜于荒野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

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

麴酒母也蘖牙米也

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

朱子語錄云惟教學半蓋已學旣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

半旣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

或曰受教亦曰教教于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

朱子語錄云因說教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呂伯恭亦如此說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

金氏尙書注卷五

六

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逮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教一面理會教人又一面窮義理後面說得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教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

高宗彤日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

爾雅云繹又祭也孫炎云繹者相尋不絕之意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何休云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祭禮經傳通解云爲祔于外祔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故曰于彼乎于此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云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

金氏尙書注卷五

五

繹昨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尸頌云兕觥其觶曹氏注云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祭禮通解陳氏云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于無算其罰至于兕觥則繹祭可知矣輯纂引陳氏云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昵者禰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禰廟

豐於昵失禮之正

豐于昵則必儉于遠厚于父則必薄于祖故云失禮之正

類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時祭處也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漢稱爲雍鄜密上下四時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帝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也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游祠帝不親

金氏尙書注卷五

二十

往武帝卽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外有西時西時不在五時之數時有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尊之謂數百歲人也武帝慕道多祠祀皆祈年請命之事

西伯戡黎

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

今潞州壺關縣也又有黎城縣史記稱西伯伐飢國又云敗耆注云飢耆卽黎

姜里之囚

史記正義云姜一作曠音酉姜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今彰德路湯陰縣

獻洛西之地

史記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文丹坊等州也

或曰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

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毋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

金氏尚書注卷五

三

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膠鬲去而雨甚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主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

微子

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也

朱子云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注疏云微箕二國皆在殷圻內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色純曰犧

殷人尚白祭天地宗廟用白牛

體完曰牲

牛羊豕之未體解者

牛羊豕曰牲

總名曰牲獨用曰特羊豕曰少牢總用曰太牢

用相容隱

古注謂器實曰用疏以為簠簋之實則以容二字不通故蔡氏不從

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不從卒立紂

金氏尚書注卷五

三

正義引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后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君於時箕子蓋謂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

張

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

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至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愧于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

金氏尙書注卷之六

宋 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譌

元 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泰誓上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史記后稷封于邠公劉子慶節國于豳古公亶父止于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于太王大于文王成于武王故蔡氏截自文

金氏尙書注卷六

一

王言之耳古公即太王也詩言太王實始翦商是也邠在今鳳翔府扶風縣豳在今邠州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史記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即太王城也武功今屬乾州又按文王作豐邑自岐下徙都豐武王徙都鎬在今奉元路今之奉元古京兆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漢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

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

獻之此云武帝時者據注疏云司馬遷在武帝之世已見泰誓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不可信故蔡氏不從之疏又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有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泰誓三篇然宣帝無泰和年號恐本始之誤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或問伯夷叩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豈有十二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愚曰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久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遂事不說伯夷獨不能諫之於平日

金氏尙書注卷六

二

而乃卒然發乎事不可已之時乎孟津之會文王之葬久矣故知扣馬之諫必無此事也

漢孔氏言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合爲十有三年

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

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

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用十二

金氏尙書注卷六

三

月卽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卽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數謂之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所以證改月者如左氏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夫南至卽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朱子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足以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蔡氏之所引然七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曰爲改歲朱子引東萊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每隨文解之於改月不改月迄無定說惟蔡氏立說甚確又按古周書周月

篇云維一月旣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

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愚謂正月則以寅起數所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朝覲會同用之

其農事自依夏正也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數者恐末世國異政之所爲在東周之前

固無之讀是書者自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

金氏尙書注卷六

四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

輯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

百萬曰億

輯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章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

萬萬爲億今解尙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

未見所本

貫通盈滿也

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冢土太社也祭社曰宜

冢訓太社土神也故知冢土為太社孫炎爾雅注云

宜者宜求見福佑也

泰誓中

次止徇循也

疏云左氏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金氏尚書注卷六

五

信為次此次字直取止舍之義非左氏三日之例也

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

六日爾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

止於河旁也徇者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

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一說取撫循師旅之義

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武成傳是建寅月所以知戊午為二十八日者

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為初二日則

此月朔辛卯也數至戊午可知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

韻會云豐在京兆杜陵西南鎬在上林苑中豐東二

十五里今並在陝西奉元路

古者去國為喪

朱子云喪失位去國也

元良微子也

知為微子者以殷王元子長且賢而又去之周也

諫輔比干也

知為比干者以剖心為賊虐之事也

金氏尚書注卷六

六

知伐商而必勝之

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

伐之也林氏曰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變伐大商愚

按康誥傳云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是以戎訓大也

而此訓伐者蓋本孔傳云以兵誅紂必克之古疏云

訓戎為兵是以兵誅紂也

亂臣十人

據孔疏謂先儒鄭玄等皆云然

文母邑姜

文母文王正妃是爲太妣邑姜武王后也

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爲益明白于天下也

于湯有光此光字屬成湯非武王尤光于成湯也故  
蔡傳云湯之心爲益明白又云湯之心驗之武而益  
顯武王弔伐所以有光于湯者蓋言成湯公天下之  
心經六百年其慙未解至武王而始得明白如云在  
今日爲他發潛德之幽光耳非武王之誇辭也

秦誓下

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

金氏尙書注卷六

七

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周禮云萬一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二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  
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  
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  
伍皆有長愚按天子之國六鄉出正軍七萬五千人  
六遂出副軍亦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十井八十家共  
出車一乘一乘計七十五人內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萬井八萬家合出車千乘甲士三千人步卒七

萬二千人其時武王未立六鄉六遂之制不應先爲

六軍且孟子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亦不合  
六軍兵車之數牧誓止言司徒司馬司空每一卿爲  
一軍將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該車五百乘孟子止言  
三百兩者蓋兵士雖有三軍之數而其兵車尙闕二  
百乘以見聖人之不恃力也如此然此經文言大巡  
六師周禮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則是六師共一萬五  
千人蔡氏不以此訓者明知一萬五千人上不合大  
國三軍之數下不合小國一軍之文文王武王相繼

金氏尙書注卷六

八

爲西伯今日大舉必不止一萬五千人也故直以六  
師爲六軍武王雖伐紂其時未備天子之制不應有  
六軍且有牧誓二卿爲質故以爲史臣之詞也以三  
百計之爲二萬二千五百人孔疏不計甲士三人只  
得二萬一千六百人也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  
典常之理卽仁義禮智信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心  
之固有謂之顯道猶言明命也天以此命之於人其  
義類甚明如父子有親仁也君臣有義義也夫婦有



別智也長幼有序禮也朋友有信信也以五性而合之五品之倫義各有當所謂厥類惟彰也斯理斯類出於天而備於人紂乃狎侮荒怠而弗敬焉所以自絕於天而結怨於民也

正士箕子也

知正士為箕子者經言囚奴正士即箕子為之奴也

郊所以祭天

古者天子于國之南郊築圜丘之壇冬至而祭天之主宰者是為昊天上帝于郊故謂之郊

金氏尙書注卷六

九

社所以祭地

社土神古天子諸侯于公宮之右為壇以祭之

淫巧為過度之巧

淫訓過淫巧過于巧者也

祝斷也

公羊傳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見左氏傳宣二年

商周之不敵

見左氏傳桓十一年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

衛州今衛輝路也屬河東山西道云在朝歌南又云

州治之南者非朝歌即州治蓋州治正牧野地武王

陳兵在其少南相去不遠而紂都朝歌則在州之東

北七十三里是州治在朝歌之南而陳兵又在州治

之南也

金氏尙書注卷六

十

甲子二月四日也

以一月為辛卯朔大盡則二月當辛酉朔而甲子在

初四

王無自用鉞之理

古注云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

教疏引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蔡氏

云王無自用鉞之理者以史記言武王以黃鉞斬紂

頭此事必非聖人所為而徒為武王萬世之累故特

于此因左杖之文直書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破司

馬遷之誣况經無其事乎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尙爲諸侯故未備六卿

司徒掌教司馬掌兵司空掌事如冢宰宗伯司寇雖無其人事不可廢蓋三卿兼攝之而不備官也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

此據注疏蓋專主從軍而言大司徒職曰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大司馬職曰

金氏尙書注卷六

十一

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周官篇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其治壘壁亦匠人之職也愚按蔡氏以此三卿卽爲三軍之將而孔疏所釋義各掌一事非若軍將之所爲何也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每鄉卿一人統一萬二千五百家大軍旅則卽以爲軍將所謂軍將皆命卿者也蔡氏於甘誓言之詳矣蓋大國三卿其三卿率其三軍之眾而總屬於大司馬大司馬自與司徒司空總治三軍之事故司徒治徒庶司馬治誓戒司空治營壘

如疏所云也所謂軍將在亞旅之中矣

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

周禮師氏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愚按此師氏卽周禮師氏故古注及疏皆引以爲說而蔡氏乃曰猶周禮師氏則是本不同何也蓋周禮乃天子制度武王此時未宜有此雖設師氏亦未盡如周禮之制故蔡氏以猶字言之所以著當時之實迹發後世之新義有功於名教

金氏尙書注卷六

十二

者皆若此然論師氏之職則文武時已有之後來周公修六典始備天子之制也

千夫長統千人之帥

周之軍制無專統千人者惟有二千五百八爲師師帥皆中大夫故古法以千夫長爲師帥

百夫長統百人之帥

周禮云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蔡氏不據之者以周禮爲天子之制恐不同耳然六軍三軍雖不同而各軍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爲伍則皆同也

庸濮在江漢之南

寰宇記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也今為襄陽路支郡羅氏路史國名紀云濮熊姓在峽外為楚害楚滅之杜預云建寧郡南濮夷地建故縣今為鎮隸石首以多曰百濮

羌在西蜀

詩疏云氏羌之種漢世猶存在秦隴之西愚按今之西和州即故岷州其地亦古西羌地屬鞏昌便宜都總帥府韻會云後漢光武紀注羌有百五十四種在

金氏尚書注卷六

三

西蜀者疏云羌在蜀西故云西蜀蘇氏注云羌先零罕开之屬

髡微在巴蜀

疏云巴在蜀之東偏漢巴郡所治也愚按巴郡今重慶忠州合州涪州萬州等處皆是諸家皆未能詳髡微之所在路史國名記微在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即微也

盧彭在西北

疏云在東蜀之西北也蘇氏注盧卽左傳羅與盧戎

兩軍之之盧寰宇記襄陽郡中盧縣春秋盧戎之國

縣今廢輿地要覽云襄陽路周穀鄧鄩盧羅郡之地也蘇氏又云彭今屬武陽有彭山愚按卽今眉州彭山縣也八國惟蜀地後世甚明故古注據以為向餘皆難考故蔡氏亦因古注成文解之

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

疏云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

婦姐已也

疏引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

金氏尚書注卷六

五

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

古注云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愚按紂有同祖之弟又有同母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一弟字省文也蔡氏言先王之胤則包之矣疏引爾雅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母弟謂同母弟也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

坐作進退大司馬文也車徒皆坐車徒皆作起也

進車驟徒趨也退鳴鏜且卻也

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

如車三發徒三刺之類

武成

死魄朔也

漢律麻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之象合沓陽上陰下

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

也有死而復蘇之機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

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

金氏尙書注卷六

五

死而魄生

翼明也

輯纂引王氏云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

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

周鎬京也

時武王已遷都於此

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三輔黃圖云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

匝二十一里蓋地二十三頃長安縣今屬奉元路即

安西路古京兆也

豐文王舊都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

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

丈周圍百二十步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

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

華陰今屬陝西華州寰宇記云潼關即左傳晉侯使

詹嘉守桃林之塞是也按潼關是自函谷至於潼關

高出雲表幽谷祕邃深林茂木白日成昏

華山之陽

金氏尙書注卷六

六

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

畔

許斬反與釁同

豆木豆邊竹豆

邊豆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生魄望后也

十六日為哉生魄此言既生魄未知的為何日故止

以望後言之輯纂引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

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

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

廟簡倒爾

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

追尊為一代之始祖郊祀則以配天故謂為先王無  
諡有諡者自文王起然親廟追尊為王者止三世文  
王父也王季祖也太王曾祖也自組紺以上仍稱公  
故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父加諡固稱文王  
祖無諡不容單稱王故以字配之以取別然字不可  
加於爵上故稱王季曾祖亦無諡為愈尊加太字稱

金氏尚書注卷六

七

太王也王業自太王起故追王始太王也

后稷始封於部

寰宇記云武功縣古有部國堯封后稷之地故爨

同城在縣西南一十二里前漢為爨縣後漢省入武

功武功縣今屬乾州乾州即唐奉天屬陝西奉元路

太王古公亶父也辟狄去邠居岐

邠與豳同地志云扶風栒邑縣有豳鄉公劉所都今

有邠州屬陝西道岐今鳳翔府岐山縣

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詩魯頌閟宮之辭朱子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

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始著益有翦商之

漸矣

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自為西伯  
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

朱子語錄云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要考說  
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  
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者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  
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

金氏尚書注卷六

六

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

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

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

為自虞芮質厥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

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

其勢自爾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

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

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又云文王之事惟孟子識

之今按孟子集注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敬夫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疏云即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故云后土社也

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

金氏尚書注卷六

五

周禮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

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

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他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紂比干墓

實字記在汲縣北十里後魏孝文太和中親幸其墳

刑石曰殷大夫比干之墓薛尚功古文法帖云唐開元四年游于武子偃師耕耘獲一銅盤上有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人以為武王時物也考之即比干墓

商容商之賢人

疏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

金氏尚書注卷六

五

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疏云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齊子也武王賑窮賜之

疏云紂所積之府倉名曰鹿臺鉅橋其義未聞寰宇記云鹿臺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紂造飾以美玉七年而成大三里高千仞餘址宛然衛縣

今廢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

愚按此列於邦國之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等也

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愚按此亦頒於邦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諸侯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嘗考之孟子論諸侯地方之制雖諸家之通論而周禮大司徒獨異焉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

金氏尙書注卷六

三

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云其食者半所食租稅得其半爾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顛與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此非百里之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諸家說合爾愚按周禮成

於武王崩後恐周公具此制度而未見之於施行也孟子又言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伯禽既爲侯爵合受百里費誓亦言魯人三郊三遂計七萬三千家合百里萬井之數然以理推之方里而井井占八家百里萬井占八萬家豈魯國百里之地皆爲田井而畧無山川城郭陂池園囿之所侵乎如以三分去一除之則又不滿萬井之數而無以容三郊三遂之民而况可容泰山龜蒙之大乎其實田與地不同田則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而地之封域則當

金氏尙書注卷六

三

如大司徒之制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專以田爲率夫田非有千百里之地如棊枰之可布也但以田井計之耳八家共一井而爲方一里爲田九百畝也八百家共百井而爲方百里爲田九萬畝也八萬家共萬井而爲方萬里爲田九百萬畝也十井八十家出車一乘百井出車十乘千井出車百乘萬井出車千乘故公侯皆謂之千乘之國是蓋百里之田提封萬井也大國三軍三鄉三遂三鄉爲正軍三遂爲副軍每鄉

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也  
其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倣此愚故謂蔡氏所釋分  
土惟三者以田論也論其疆域所包者不止此也  
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

愚按長幼卽兄弟誤重書而遺朋友當改正  
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  
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武王周公

金氏尙書注卷六

三

之事而重民喪祭之驗也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

劉氏原父貢父王氏介甫朱子語錄云問先生近定  
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  
或接於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  
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是錯以爲命諸  
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  
理某看却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  
當在大告武成之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輯纂云近

歲括蒼鮑氏復有定本謂古竹簡一行十有三字偶  
當句斷處差互四月至豐一節掇王若曰至萬姓悅  
服在厥四月哉生明之前或以爲然愚按此說甚善  
惜先儒不及見也

金氏尙書注卷六

四

金氏尙書注卷六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金氏尙書注卷之七

宋 後學蘭谿金履祥仁山撰

元 門人東陽許謙校正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

唐孔氏曰此經大旨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二

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孔傳特云箕子作之又云商曰祀周曰年此周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此篇蓋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書皆云商書是箕子所作明矣愚按左傳襄二  
年云商書曰無偏無黨意夫子未定百篇之前此篇雜商書中自經夫子之手然後定為周書以繼武成之後歟今觀箕子有不可臣之實預言罔為臣僕一也紀周之年而稱祀二也對武王不稱王而曰汝三也特以斯道之在已舍武王無可傳者不得已而授

之此武王之問固難其辭而箕子之答尤難其辭也武王之訪即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新安陳氏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其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也歟

朝鮮

漢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周秦時與中國絕武帝元封三年始開寰宇記云平州盧龍縣有朝鮮廢城即殷箕子受封之地今平灤路盧龍縣也

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二

朱子詩傳云秉執也彝常也言天生眾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軌之常性也愚按武王所問箕子所對其指彝倫蓋合一本萬殊之理言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近而五常之性散而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皆在其中矣蓋五行五紀在天之彝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彝倫也皇極在君在民之彝倫

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彝倫也庶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彝倫也推之而彌滿六合卷之而退藏於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爲萬萬會于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用兼該顯微無間此其所以爲常理此其所以爲洪範歟

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

鯀治水九載不能順水之性而疏導之乃以土塞其下流夫水性潤下不得其性則必橫流逆決而爲害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甚矣夫五行之序水居其首而土居其終當鯀之施工而水土溷塞是汨陳其五行也蓋水得其性地平天成然後水火相生金土呈露而稼穡以成焉今五行旣亂則萬物失宜民生不遂舉凡彝倫之當然者皆斃敗而不敘矣夫以鯀之方命圯族斃敗彝倫得罪于天宜上帝之震怒也羽山之殛舜固誅之然舜之誅之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故鯀之殛理之所當怒也理之當怒卽上帝之所怒也然觀箕子之論謂之彝倫攸斃可言也謂之帝乃震怒亦可言也孰從

而知九疇之將畀而不畀哉蓋於禹而後知之也禹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而畀九疇則汨陳五行者之不得畀從可知矣雖然當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彝倫之斃哉此無他非言朝廷也蓋言水患之甚爲民害也五行旣汨九功未敘獸蹏鳥迹之道交于中國堯甚憂之此彝倫之所以斃也豈必綱常絕滅而後謂之斃哉

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

金氏尙書注卷七

四

者也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故君子以人治人則治水者亦當順水之性也先天之位山澤通氣凡天下之水皆出於山而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蓋艮居西北而兌居東南則天下之水必源發於西北之山而委趨於東南之澤者是水之性也天地定位去古未遠神聖繼作財成未備是以水之在地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當唐堯之際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泛

濫衍溢懷山襄陵四海一壑仁人之所惡而帝堯之所憂也舜使禹治之禹知水勢所激在龍門呂梁之間乃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下流之勢然後治梁及岐鑿龍門疏底柱使大河西來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不致橫流逆決然後迤邐東行各循其道河水既定餘川尙多禹之施工皆自下流疏淪其壅遏分別其枝派故自冀而兗而青而徐此自北而之東也自徐而揚荆由東而南也自荆而豫由南而至於中土也自豫而梁雍又由中土而後至西北也蓋天下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地勢西北至高東南至下茫茫禹迹必先經理其下流而後浚滌其泉源此所謂順水之性也豈若鯀之湮塞汨亂之爲哉禹也能行其所無事以蓋前人之愆善莫大焉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惟能生覆而不能成載故盈天地之間者必麗乎土昔也洪水爲患莫不昏墊今也水患旣去地勢已平而天之所生者可以成遂矣如六府孔修三事允治皆是也莫大於大地使天不成而地不平天地亦無如之何也一禹之功

上極乎天而天已成下蟠乎地而地已平窮高極遠莫測深厚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永有所賴是則功侔造化道通神明固能使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穹而効靈而川嶽貢珍者也昔者伏羲在御龍馬已嘗負圖出河矣伏羲因之而畫八卦禹之功業充塞天地而垂諸無窮者如此寧不有感而致盛時之嘉瑞乎故洛水之涯天地之中也陰陽之交也風雨之會也有神龜焉乃能於此負書而出許氏說文云書者如也又云著也蓋天地之理與數著見於此

金氏尙書注卷七

六

而又克如禹之志也伏羲仰觀俯察不待河圖而畫八卦而龍馬出河之數自合於先天之圖故謂之河圖大禹地平天成不待洛書而敘九疇而神龜出洛之數自合於洪範之書故謂之洛書箕子乃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夫旣非人力之可致也則不曰天錫而謂之何哉洪範之訓是爲大法彝倫之訓是曰常理禹之所以爲大法者其存神過化亦已久矣於今而有覩於龜背之數自一至九是何神也天不言豈有世人之字以爲書哉特所具者數而已數之所存

理之所寓也聖人以常理寓諸法天以常理寓諸數  
理同則道無不合矣是故禹也別龜之數敘吾之範  
龜有九數範有九類九類既彰萬理咸備故曰彝倫  
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九疇敘於聖人九數闡於  
洛龜倫既敘於疇而數一寓於書故後世卽謂九疇  
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也吁是豈可以易言哉  
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  
之數也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七

數也左三右七三近左脇七近右脇也二四爲肩二  
近前右足四近前左足也六八爲足六近右後足八  
近左後足也又有五數居正背此當補五數居中一  
句始備本數嘗詳言之自一至九而五數居中五者  
數之宗也一者其始而九者其究也龜背之文分居  
九位而五爲之宗則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自一至  
九積而計之凡四十有五則爲五者九爲九者五也  
然則九者九疇之所以分而五者又九疇之所宗也  
五不著則九不敘故汨陳五行則彝倫攸斁也何以

言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彝倫者天命之所付也天道  
之運莫過於五行五行者造化功用之原也在洛書  
具五行之全數在洪範貫五行之宗旨其一六者水  
也二七者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居中土也此  
具五行之全數也一五行五氣運於天而五材生於  
地也二五事五行之發於人也五皇極五數之御於  
君也稽疑卜五事物吉凶之先見也八庶徵天人休  
咎之感應也此貫五行之宗旨也洪範九疇而貫五  
行者五位焉故初一曰五行而不言用無所往而不

金氏尙書注卷七

八

用也是孰有大於五行哉且九數之位崇陽抑陰一  
爲陽之始故居下九爲陽之極故居上五爲陽之中  
故居中三在五前爲陽中之陽故居左七在五後爲  
陰中之陽故居右一三者水木之生數自北而東陽  
生於子誠之通也九七者金火之成數自南而西陰  
生於午誠之復也二四六八是爲陰偶分居四隅不  
敢抗陽也六居一西八居三北四居九東二居七南  
陰隨陽後各從其類也水一加火二爲三三加木三  
爲六六加金四爲十十加土五爲十五十五則無以

復加矣故洛書一二三四五之積爲十五義畫以一極兩儀四象八卦合之亦十五然洛書之十五陽之積也義畫之十五陰之積也陽則周流而無窮陰則一定而不易故洛書縱橫錯綜皆十五而爲十五者有九以橫計之二九四四九二各爲十五一也七五三三五七各爲十五二也六一八八一六各爲十五三也以縱計之二七六六七二各爲十五四也九五一一五九各爲十五五也四三八八三四各爲十五六也以斜計之二五八八五二各爲十五七也四五

金氏尙書注卷七

九

六六五四各爲十五八也以錯計之正之一三隅之二四以及中五又虛中而七跨八九跨六各爲十五九也愚故曰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雖然十五之數雖有九而其參五數者止五位其二九四六一八二七六四三八則未嘗有五豈土居於中而不及四圍乎曰不然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亦爲五土固無所不在也一六爲水數六退五卽生一加五卽成矣是水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二七爲火數七退五卽生二加五卽成矣是火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三八爲木數

八退五卽生三加五卽成矣是木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四九爲金數九退五卽生四加五卽成矣是金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土得一四亦生二三亦生合一二三四爲十而後成也水火金木生於土之先成於土之後土生於四者之後成於四者之先所謂土得一四亦生二五亦生者一四合五金生水而金枯也二合五木生火而木燼也金枯木燼皆爲土矣洛書無十數一二三四之積是爲十不待更著十也此洛書所以具五行之全數而洪範所以貫五行之宗旨

金氏尙書注卷七

十

也朱子易學啟蒙云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員員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又云洛書以奇數

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  
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中一  
點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天  
九之象也又云洛書之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  
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又云洛書之縱  
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盈虛五分十而一合  
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  
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又云聖人則河圖  
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

金氏尙書注卷七

十一

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  
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  
其位與數尤蹺然矣又云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  
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合九八  
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  
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  
八卦也河圖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  
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  
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

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是其時雖  
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  
義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  
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  
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  
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  
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  
爲大衍之數也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  
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

金氏尙書注卷七

十一

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西山蔡氏云古今傳記自  
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  
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旣  
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正寇背之象也惟劉牧  
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旣與諸  
儒不合並無明驗漢書劉歆云禹治洪水賜洛書法  
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  
爲表裏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

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  
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禹箕敘之而  
作範也愚又按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以為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有範數  
圖八十一章章八十一變共六千五百六十一變曰  
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  
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  
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  
其所之妙

金氏尚書注卷七

三

此九疇之綱也

朱子語錄云此是个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  
備於此矣又云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  
是个八政而已又云洛書本文凡有四十五點班固  
云四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模樣但今  
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  
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  
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  
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

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  
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  
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其善  
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又云初一次二此讀也全  
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  
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  
不明也王太古見易云範疇有九合乎河圖之綱數  
王氏以九  
數為河圖範之子有五十五合乎洛書之目數王氏  
數為洛書有五行有五事有五政有八紀有五皇極居中

金氏尚書注卷七

四

德有三卜五占二休徵五咎徵五福極共十一總五  
十有五疇有九而五行不言用虛一者體猶太極也  
目五十五而皇極不言數虛一者理猶太極也昔禹  
之謨九功其六府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序自上克下  
河圖九宮之文也及敘九疇其五行以水火木金土  
為序依天一地二之次洛書五位之文也其序禹貢  
又準洛書以北東南中西相生為序先冀州於北次  
兗青徐於東水生木也又次揚荊於南木生火也又  
次豫於中火生土也又次梁雍於西土生金也若此

者非規規求以合之也合乎理故合乎圖合乎書無往而不合也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輯纂引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愚按以五事參五行者言人之貌言視聽思正與天之水火木金土相配合也詳見本疇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一曰食主於稼穡必因春之發生夏之長茂秋之成遂順天時而施人力然後稼穡可成焉二曰貨以五金爲富必因天地之所產而人取以爲貨焉三曰祀必因天地鬼神爲物之體而不可違故祭祀以報其

本焉四曰司空主平水土必因天時地利而使四民各得其所焉五曰司徒教以人倫必因天敘天秩而教民明善以復其初焉六曰司寇掌邦禁必因天討有罪而施刑焉七曰賓必因天地之蕃毓而後嘉會以合禮焉八曰師必恭行天罰以誅鋤暴亂焉此所謂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民以食爲天故以食爲首而又曰農用焉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天之爲象以日司晝以月司夜以星辰司位矣南北

金氏尙書注卷七

六

二極示人以樞機東西升沒示人以運動日月之會示人以晦朔晝夜長短示人以寒暑周而示人以期歲中星之移示人以躔度斗杓之指示人以月建天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矣在乎人之所以推測而合之耳故聖人制爲曆數之書詳占步之法以求其所以合乎天者焉故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當以一身爲四海之標準無所



不用其極使民皆仰望而取則焉故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聖人之德有常凡民之德則無常也無常則爲變惟聖人爲能隨其變而應之必至於治而後止故曰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

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人心不能無惑惟天可以爲人心之準天者理之所由出也理明則惑祛矣然天不言理無迹聖人必假

金氏尚書注卷七

七

蒼龜以前民用而使民聽命焉以爲之準故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兩暘燠寒風五者皆天之所爲也人君必因而反之於己以省吾所以感召之者如何蓋聖人無一時而不戒無一事而不戒天人感應之機必有攸在也故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五福者人之所嚮也故因以爲勸六極者人之所畏

也故因以爲懲人君而能建其有極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凡民而能錫汝保極則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天人之間有感必有應者如此夫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本之以五行則承天意以從事敬之以五事則身修而道立厚之以八政則萬事得其宜協之以五紀則四時得其序此皇極以之而立也又之以三德則俗

金氏尚書注卷七

六

化日以厚明之以稽疑則事理日以著驗之以庶徵則戒懼日以謹勸懲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不可誣矣皇極之行其備於此矣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水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太古王氏曰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爲天地也以先後爲一二也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之故曰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語其生則土最後蓋有  
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爲質語其成則土才具而四  
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爲成本無六七八  
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後之序耳生之者奇  
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  
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潛潤  
呵而雨噴而灑悲而泣愧而汗牝牡之交感果實之  
包含其初皆水也溼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  
與溼相搏持則凝故木次之俄而堅強不撓故金又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次之四者俱備相與冲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  
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有成故  
生成之數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爲六火之二加於土  
五則爲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爲八金之四加於土  
五則爲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塗附塗  
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曷爲而成十哉全  
水火木金之生卽土之成數蓋一二三四之積卽十  
數也愚按此論甚精可以發明九宮無十數也又蔡  
傳引疏文微著爲次之說亦可與此互相發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

東齋集傳云潤下潤溼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  
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斂曰穡  
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輯纂引夏氏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  
流而入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  
作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  
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  
始稼穡亦然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五行有聲色氣味

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  
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  
金腥土香也

以性言也以德言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  
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  
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  
爲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

之德也故不可以爲性也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

其次序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

思皆人事也故謂之五事

貌澤水也言揚火也

精之潤澤者爲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

爲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爲水

言者心之聲也故爲火

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

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

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

收

思通土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體思者

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

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論語云貌思恭

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聰思於貌言視聽無所不在故

土於水火木金亦無所不有故以思屬土也勉齋黃

氏云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煥少陽金聽寒

少陰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

德者所得之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貌自得恭之理

言自得從之理目自得明之理耳自得聰之理思自

得睿之理皆天性之本然人事之當然也

肅又哲謀聖五德之用也

恭從明聰睿本得於天故爲德之體由是作肅作又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作哲作謀作聖則德之用也蓋貌本具恭之德而乃

不能作肅是有體而無用也用不行則體亦無自而

立苟貌而作肅言而作又視而作哲聽而作謀思而

作聖則恭從明聰睿五者之德無不備於我而爲有

德之人矣顧在所以作之如何爾作字是用之行處

又按五事貌居其首蓋貌總一身其德主敬是敬又

爲五德之原也故曰敬用五事如下文農用八政以

食爲首故曰農用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

愚按八政皆爲民而設故五事指名三事指官而不  
及冢宰宗伯司馬民莫急於食貨故首列之在周禮  
則食貨掌于天官祀掌于宗伯此分言食貨則不及  
統率百官之事獨言祀則不及朝廷禮樂之事司空  
安居四民司徒教民五典司寇禁民姦慝皆切近民  
事者賓如鄉飲鄉射之類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本屬司寇今析言之則不及朝覲會同之事師如五  
人爲伍守望相助之類不言司馬則不及陳師鞠旅  
之事蓋民生日用食貨既足然後修祀事定居室教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以孝弟禁其姦慝會賓友尙往來然後能親其上死  
其長也治民之序固如是若主朝廷布政之職則有  
不盡於此者禮樂大事而不舉焉愚固以八政皆爲  
民而設也注疏亦云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  
獨三事舉官也蓋八政主農而言非謂公家之事爾  
歲者序四時也  
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止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  
序而後歲功可成也  
月者定晦朔也

歲統時時統月時有三月故三月爲天道小變之節  
不可差也在於定晦朔而已晦爲前月之終朔爲後  
月之始每於日月所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  
矣

日者正躔度也

在天爲度在歲爲日躔者日行於度也天有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日行每與月會則爲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  
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尙餘十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  
貯之故日行惟在于正躔度躔度既止則日月之會  
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日月日  
歲皆可協矣

星經星緯星

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  
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  
仰觀而識之後倚北極前定昏旦二中伺察五緯晨  
夕遲疾順逆伏見孛彗流隕皆謹視之以奉天戒

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自玄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度以追計其所會而定晦朔弦望必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詳見堯典

麻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尙矣蓋黃帝考定星麻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顛頊之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麻數在爾躬舜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返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愚按占步之法麻代不同三代不可考矣後世作者莫善於唐一行大衍麻法其詳具載唐史今之授時尤精焉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

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徑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卽經文而但讀皇為大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

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

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朱子又云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以與其民也愚按極本於理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蓋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君以皇極爲訓而庶民行之則庶民亦受其福矣君人者豈他有所謂福以付畀之哉

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人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爾

下文言有猷有爲有守此庶民之無淫朋者有能有

爲此正人之無比德者人民二字分言甚明諸說要以蔡傳爲正新安陳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帝念哉之念

言人君子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皋陶也

歸斯受之之受

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楊墨而歸儒者有可與爲善之機也故歸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斯受之

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朱子又云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傳辨皆作民言孔氏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兩而字皆指武王言假容色以俯就誘掖人則人心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君則尤

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德爲五福之一實  
福之本也愚按此說盡善而朱蔡並不從孔者蓋經  
文此一節本說庶民有此三等所當念之者是中人  
以上有可見之德者也所與受之者中人之資可與  
進德者也彼安和其色自謂好德者中人以下者也  
朱子所謂革面從君者謂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  
莊者乎汝則錫之福者與其過而棄之寧若過而與  
之人君於此三等或念之而不忘或受之而不拒或  
錫之而不吝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無不勉爲善

金氏尙書注卷七

无

矣如孔氏之意止言念之受之兩等總以謙下之而  
錫之福也如此則中人以下之資皆棄於聖人陶冶  
之外矣下文尙言無虐癸獨况於革面而知以好德  
自名者乎此朱蔡不從孔氏之旨也

癸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  
甚者而言

癸獨微賤無善可錄又出於上文三等之下人之所  
易忽者也高明尊顯聞望久著又出于有能有爲之  
上人之所易畏者也於此無虐而無異焉則抑揚予

奪之間其必有道矣在三德之疇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是也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癸獨爲庶民之微者  
故以結上章之末高明爲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  
之首也朱子辨中併下文至而邦其昌解之謂君之  
與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眾多而  
國賴以興也與蔡傳不同

此言有位者也

此亦分三段者第一段言在位而又有才智施設使  
羞其行則是加其已善而益進其後効也第二段言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富則方穀貧則陷罪是中人而在位者必養其恆心  
而後責其善行也第三段言無德而錫福者是謂用  
咎蓋爵罔及惡德之義也誠以列於庶位之人善惡  
有未易先知者必考其實而黜陟之也詳此民人兩  
章合分三節其論人君升降子奪之權既明且嚴誠  
以居上御下威福在己一失其道則下不得所其將  
何以建其有極而使民人皆錫女保極哉又按其作  
女用咎朱子謂至於無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  
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女惟

有惡而無善矣蔡氏謂則爲汝用咎惡之人愚謂作起也咎歸怨也如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意謂於無德之人若錫之福祿則人皆起而歸怨於女矣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

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彝理爲訓惟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爾愚又按此章有戒辭有勸辭上六句用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下六句用王字者所謂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前言無偏陂好惡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禁止之意重後言無偏黨反側禁止之意輕蓋人慾之萌能遏之於心則及其既發自然中節而無事禁止之嚴矣方會其有極也必指其所當行者故曰遵義遵道遵路遵而不失則自忘其傾邪狹小之念矣及歸其有極也莫不識其正大之體故曰蕩蕩平平正直如行者之赴家而自達於公平廣大之域矣始而行道終而造道皆以人君爲標準而自求至極之理於吾心也故在君曰建其有極在民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有者各有其有耳非人有之而已獨無

也又非得他人之所有以爲己有也合而來也各有其有來而至也同有其有此皇極君民所以相與之盛歟

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

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愚按太師教詩而本之以六德是固可以融會性情而興起志意然三百篇之多一言之要在思無邪而已曷若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使人諷誦之間恍然而悟油然而得者故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比之六詩雖同一機括而尤爲切要者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凡民之所以有生者父母也父母有我合天地之氣以成形具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父母之所以恩育我者其初惟能保此天地之氣而使形體之長茂爾其賢不肖固未可必之于後日也有聖人焉繼天立極是彝是訓能使天下之民皆有以明天地之理以全其固有之性則其教誨式穀皆父母之所不能備者



於是時也服膺皇極之訓親近天子之光皆曰生我者父母也而能備教育之恩者吾君又爲一父母也則其歡欣愛戴之私不極其歸往之辭不止也故曰以爲天下王夫自古未嘗一日無王也而得民之尊已者爲誰惟以德行仁者而後天下以爲王也蓋生我者一家之父母也而建其有極者天下之父母也爲天下之父母則天下之赤子皆往歸之不謂之王而謂之何哉箕子之爲是言以天下之公義而推望於武王者深矣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正直剛柔三德也

三德一疇須分君民之別然後義明

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

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爲政以德德者出治之本也

人君道全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遇而應之

爾

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

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

此三德之在民者并正直爲三德人君能建其有極故三德皆吉凡民有氣稟之殊習俗之異故正直之德甚少而剛柔過不及之德甚多皇極之化所以抑揚進退者皆欲過不及者之歸於正直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

正直卽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平康卽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謂家用平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

正直用之於平康剛柔用之於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習俗之偏言習於彊而偏於剛習於變而偏於柔氣稟之過謂所稟沈潛而過於柔所稟高明而過於剛

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平康強梗委弱有舉世而然有一家一國而然有一身一時而然聖人抑揚進退威福予奪所謂酬物制宜者也

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

三德在君皆主於治民在民各從君所治民所習者剛或所稟者柔則君皆以剛克之民所習者柔或所稟者剛則君皆柔克之陽以舒之者言變友柔克沈潛剛克皆人君之所子也陰以斂之者言強弗友剛克高明柔克者皆人君之所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兩端用中皆借說聖人稟中和之氣三德備具其為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治也全體立於此而大用行於彼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或以剛克或以柔克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卒化天下於平康所謂用其中于民也兩端言剛柔也中言正直也聖人豈不欲天下之人皆正直而無所事乎矯拂哉不可必得故盡其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妙會極歸極而終得以歸於聖人之天也故曰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惡好惡加人之意也此云作福

作威亦以威福加人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孔傳云玉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禮始諸飲食蓋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威福之外未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為戒

頗不平也

頗普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詔改為陂事見郭忠恕佩

觿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

而家而國與皇極疇而邦其昌好于而家同而字皆訓汝彼而邦指周言此國字指侯國言大夫之家諸

侯之國而謂之而家而國者蓋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侯大夫其實無非天

子之家國也天子不能作福作威而使權移於下是自害汝家自凶汝國耳魯用天子之禮樂其流之弊

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陪臣執國命是其驗

也

龜曰卜著曰筮

輯纂引東齋集傳云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蕪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劫凡十有八變而成卦又西山蔡氏云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兩者如雨其兆為水霧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合五行之生序蓋龜兆隨時而見不如五事有先後之倫也絡繹孔氏作落驛疏云希疏之意愚按五兆蔡氏與孔氏所釋大同但孔氏不知為五行之兆耳又疏云今之用龜

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

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又

史記龜策傳其兆有首仰首俯足開足<sub>音琴</sub>橫吉

之類是漢太卜法其文雖存而今之學者亦罕通之

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

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名體為經也占人云凡卜筮君

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

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壘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

金氏尙書注卷七

三

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朱子語錄云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

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

字有終始之意一貞八悔如重乾澤天夫火天大有

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內體

是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

疏云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

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韋昭云命筮之辭也得貞屯

金氏尚書注卷七

三

悔豫皆八也

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

朱子啟蒙云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本卦

為貞之卦為悔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

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

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故

云皆八而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

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

疏云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

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卜法有

一人故三人也又周禮疏云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

瓦田之豐鑿謂破而不相離也原原田也杜子春云

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

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

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

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敘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

易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

金氏尚書注卷七

罕

卜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君從第三卿

士從第四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

吉

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

是第五條為次凶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

是第六條最凶

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

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

僖公四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預注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又朱子語錄云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揲扚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

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爲雨火陽盛故爲暘木

金氏尙書注卷七

望

陽穉故爲燠金陰穉故爲寒土沖氣故爲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

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引左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虜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金行在西是謂之寒輯纂引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風

爲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又孔氏疏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葵初王氏曰吳斗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引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極合造化愚按五事思曰睿睿作聖休徵曰聖時風若蓋思無不通曰睿有八風宣暢之象

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于五行庶徵則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

一曰水在事爲貌在徵爲雨二曰火在事爲言在徵

金氏尙書注卷七

望

爲暘三曰木在事爲視在徵爲燠四曰金在事爲聽在徵爲寒五曰土在事爲思在徵爲風皆自然之合也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應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

愚按蔡氏既曰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是其失得感應之條緒有不可紊者

矣然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反也此無他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後世之惑爾前言自然之應者以其理有不可爽故也後言膠固不通者以其事有不可泥故也且經文明言念用庶徵又曰王者惟歲且以五事之得失詳著其效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天戒者豈妄為虛文以厚誣天人哉朱子語錄云今人讀書粗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

金氏尙書注卷七

聖

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愚按漢儒以五行論災異正為不知五行五事皆有自然之序而恣為穿鑿之說其言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

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疢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

金氏尙書注卷七

愚

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疢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疢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疢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

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  
伐上之疴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唐孔氏曰洪  
範大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曰貌屬  
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  
也漢書五行志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  
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微孔子述春秋  
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

金氏尙書注卷七

聖

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  
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搯仲舒  
劉向歆傳載陸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  
行事迄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朱子語  
錄云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  
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  
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  
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  
西山蔡氏云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

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  
徵無不應矣繇陲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汙  
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說驗之於古  
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陴  
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董氏曰仲舒  
劉向五行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  
相從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衍其一則於咎徵  
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  
則于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

金氏尙書注卷七

聖

遠矣愚謂洪範九章五行居首而其相貫者五事庶  
徵而已漢儒分析六極甚無謂也蔡氏知其牽合穿  
鑿泥於災異將以防人君之失而適以啟世主之惑  
故深闢之而又以其理有不可爽者故以自然之應  
論之可謂深切著明者矣今以經之成文事之定理  
係其感應約為條緒遵蔡氏之旨正漢儒之謬曰天  
有五行散為五氣順則時若逆則恆若人有五事具  
為五德修則徵休過則徵咎天人相應理氣存焉大  
君受命欽若昊天建其有極惟謹厥德反躬克念休

咎靡忒天一生水水性潤下在事爲貌在氣爲雨貌  
德惟恭貌澤爲水恭而作肅時雨順之弗念而狂恠  
雨順之地二生火火性炎上在事爲言在氣爲陽言  
德惟從言揚爲火從而作又時陽順之弗念而僭恠  
陽順之天三生木木性曲直在事爲視在氣爲燠視  
德惟明視散爲木明而作哲時燠順之弗念而豫恠  
燠順之地四生金金性從革在事爲聽在氣爲寒聽  
德惟聰聽收爲金聰而作謀時寒順之弗念而急恠  
寒順之天五生土土德稼穡在事爲思在氣爲風思

金氏尙書注卷七

巽

德惟睿思通爲土睿而作聖時風順之弗念而蒙恠  
風順之人主一身示天下準財成輔相惟明克允匪  
曰一動厥咎易彰匪曰一言厥休永臧誠之於思視  
聽無違念茲庶徵內外兩持惟德惟至惟義惟極居  
中御外孰曰罔克斂茲五福以錫萬邦永孚于休外  
順內昌上帝降監保茲皇極於萬斯年爲民之式  
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  
失得其徵以日

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統日月統日故王者

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計之師尹以日計之職  
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上之於  
天子天子反躬自省視吾之五事失得如何或有太  
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者王曰是吾  
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曰是吾之咎也  
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爲災害者師尹則曰是吾  
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屬於君其次則係於大  
臣其次則係於羣臣上下之間交相儆戒不敢有一  
毫忽天之心則必和氣致祥休慶駢集歲月日時無

金氏尙書注卷七

巽

所變易而稼穡治功人才家國無不各順其宜矣其  
或玩月愒日昏迷天象災眚荐至若罔聞知自下至  
上互爲欺蔽積日至月積月成歲師尹不致其憂卿  
士不疚其心天子不能反躬修德遂使日月至歲變  
其時若百度皆廢休咎所致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

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爲  
風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  
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



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  
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  
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  
則爲春秋分

此皆據漢志文愚謂天體至圓非有界限爲日月五  
星之道路也惟有經星綴天不動可借之以誌界限  
於是記取日所經歷之處周圍有二十八星名曰二

金氏尙書注卷七

巽

十八舍又記取日行之路名曰黃道黃道貫穿二十  
八舍之間斜繞天腹一日行一周而不及天少許蓋  
天亦動日亦動皆自東而西天至健一晝夜一周而  
過一度初不知其爲一度也則見日行於內一晝夜  
恰一周而不及天所攙過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日行恰退過一周遂卽其所誌二十八舍  
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蓋以日一日不及  
天少許之處爲一度地位也其黃道既斜繞天腹則  
去北極自有遠近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

去極遠者北至者夏至之時也南至者冬至之時也  
東井本在南方朱鳥七宿中牽牛本在北方玄武七  
宿中今以夏至日行在人間天北井度近於北極冬  
至日行在人間天南牛度遠於北極故北比至東井  
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也東至角爲秋分日行所  
退之處西至婁爲春分日行所退之處此東西者  
則按天圖言之角在東北七宿婁在西方七宿也又  
非人間之東西也日至牽牛而爲冬至在東井而爲  
夏至在婁爲春分在角爲秋分此皆漢麻然也天運

金氏尙書注卷七

辛

於外日行於內每歲有差至八十餘年則差一度唐  
一行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及開元甲子却差三  
十六度自開元至於今又不同矣今則北至井四南  
至斗初東至軫二西至壁九與漢不同漢麻亦與周  
初不同也而蔡氏引之者亦示人以麻法大槩使學  
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爾  
月有九行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  
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

立夏夏至從赤道

此亦據漢志文又按大衍麻云凡合朔所交冬在陰  
麻夏在陽麻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  
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冬在陽麻夏在陰麻  
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  
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陽麻秋在陰麻月行朱道春  
衝之宿亦如之  
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  
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  
亦如春在陰麻秋在陽麻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  
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四序離  
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金氏尙書注卷七

至

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  
其去黃道六度凡日以赤道內爲陰外爲陽月以黃  
道內爲陰外爲陽愚嘗思之月有九行合洛書九宮  
之數分爲八節合洛書八方之數每一節四十五日  
合洛書之目數五日爲一候九候爲一節合洛書九  
數皆以五爲宗也故五九四十五日也一節四十五  
日八節合三百六十日爲一期之數也洛書縱橫十  
五故月十五日而望也一六配黑道三八配青道四  
九配朱道二十配白道五配黃道六爲老陰一合五

亦爲六在北爲立冬冬至八爲少陰三合五亦爲八  
在東爲立春春分九爲老陽四合五亦爲九在南爲  
立夏夏至七爲少陽二合五亦爲七在西爲立秋秋  
分

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南

衍文漢志無南字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  
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  
沙畢是又網漉魚底又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

金氏尙書注卷七

至

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  
柄下開兩又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  
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風者軫是東南方屬巽  
爲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  
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人君建其有極而民人會極歸極者所謂理一也福  
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分殊也夫死生禍福貧富壽  
夭得於有生之初各有一定之分而不可移者今而

樂用五福所以勸善威用六極所以懲惡然則福極果出於人力而不謂命哉曰不然皇極之理與天爲一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自出也皇極既建是訓是行此天之所培也嚮用五福固有可致之理也背道滅德自暴自棄此天之所覆也威用六極固有可召之機其福極之本皆原於氣壽得氣之長富得氣之厚康寧得氣之安攸好德得氣之純考終命得氣之正凶得氣之暴短折得氣之促疾得氣之疵憂得氣之鬱貧得氣之薄惡得氣之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診弱得氣之衰無非氣稟之所爲者然氣非理無所主理無不善有主之後氣拘物蔽在乎善返其初與否耳理順則氣順順則爲福蓋理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化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皇極之君德盛仁熟斂福於身推以爲訓而與民由之所謂錫福也其或自外於聖人之天而無攸好德之實則鮮不陷於六極矣雖然有常有變爲善致福爲惡致禍此常也盜跖之壽顏淵之夭此變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蓋惟於吾心之天求之輯纂董氏曰自初一日五行至

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卽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卽在九疇中

金氏尙書注卷七

五

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金氏尙書注卷之八

宋 後學蘭谿 金履祥仁山撰

元 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旅獒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云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

周禮注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四八周之所服用數也爾雅注疏云東夷有九種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蒲師五曰鳧更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

金氏尙書注卷八

一

曰倭人九曰天鄙八蠻若李巡云一日天竺二曰陔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

按汲冢周書王會篇所載蠻夷戎狄所獻有曰稷慎之璧曰穢人前兒曰夏夷在子曰揚州禺兼曰發人鹿人曰俞人虽馬曰青丘狐九尾曰周頭抵輝曰黑齒白鹿白馬曰白民黃乘曰東越海童曰甌人蟬蛇

曰於越納曰姊妹珍曰且甌文蜃曰共人玄貝曰海

陽大蟹曰自深桂曰會稽蠃曰義渠茲白曰央林

耳曰唐戎閭曰渠叟鼯犬曰樓煩星施曰卜盧以牛

曰區陽鼈封曰規矩麟曰西申鳳鳥曰氏羗鸞鳥曰

巴人比翼鳥曰方煬皇鳥曰蜀人文翰曰方人孔鳥

曰卜人丹砂曰夷閭木曰康民杼苴曰州靡費費曰

都郭生生欺羽曰奇幹善芳曰高夷嘍羊曰獨鹿印

印距虛曰孤竹距虛曰不合支玄獫曰不屠何青熊

曰東胡黃罷曰山戎戎菽曰般吾白虎曰屠州黑豹

金氏尙書注卷八

二

曰禹氏駒駘曰大夏茲白牛曰犬戎右皇之乘曰楚數每牛曰匈奴狡曰權扶玉自曰白州比閭曰禽人管曰路人大竹曰長沙鼈曰魚復鼓鍾鍾牛曰蠻楊之翟曰倉吾翡翠正義所謂王會備焉者此也

犬高四尺曰葵

據爾雅

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階而走

見宣公六年躅丑略反何休注云躅猶超遽不暇以

次

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史記注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索隱云召者畿內采地或者謂文王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后也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

新安陳氏云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

金氏尚書注卷八

三

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

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異物也

正義云玄纁緜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

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

魯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

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楷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之得之金櫝如之

金氏尚書注卷八

四

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左定四年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旂旌大呂殷民七族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也甲名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不役于耳目之所好

不為聲色所役也心箴云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狐當作狼

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

董氏曰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之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漢文帝無

太保之訓而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金滕

藏于金滕之匱

金氏尙書注卷八

五

王曰休曰滕緘也以金緘封若今鎖然鄭氏曰凡藏

祕書皆然非始周公

築土曰壇除地曰墀

築土封土也除地平地也鄭玄云時爲壇墀於豐壇

墀之處猶存焉

詩言圭璧既卒

雲漢之辭既卒既盡用也

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先公

冬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

柄爲圭也林氏云植璧于壇秉圭于手愚案裸圭有

瓚非所秉者所秉于手者乃桓圭信圭躬圭耳當如

雲漢總爲禮神之玉若爲所秉于手者則非裸圭也

故孔注以爲周公秉桓圭以爲贊蔡氏雖以爲裸圭

而遂不容解秉字要之周公當時亦無酌酒降神之

事當依古注爲是

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

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于天之下疑有

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

金氏尙書注卷八

六

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然惟不用

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語錄云此一段

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

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

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

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

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

民意如此

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

林氏曰旦多材藝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

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蔡氏及古注皆不明指是字為何物所并者何兆愚

竊謂以三龜卜之見兩兆皆吉故云一習吉及啟籥

見書乃云并此兆亦吉也

體兆之體也

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

金氏尚書注卷八

七

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然證

以詩之語則卜看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翼曰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

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

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孺子成王也

案稽古錄武王克商七年而崩子成王誦立成王年

十三周公為冢宰攝行天子事據此則武王克商二

年病時成王僅八歲故不知卜事至此十三歲而即

位聞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已十五歲所謂五

尺童子也故稱孺子冲子自成王即位至周公復辟

時凡七年而成王二十歲所謂六尺之孤也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

詩疏云流謂水流造作虛言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

也

見七月詩序下詩疏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需

王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

金氏尚書注卷八

八

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作辟字而借聲為義

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朱子與蔡仲默書云弗辟

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條一

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

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

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

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於王

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

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

嚴氏詩緝云鴟鴞惡聲之鷲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爲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巢也喻爲惡者既陷管蔡於罪

金氏尚書注卷八

九

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傷憫今旣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巢乎程子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旣以惡汚染使陷於罪是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誚讓也

讓責也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新當作誚

案陸氏釋文云新遊馬本作親逆

大誥

三叔懼遂與武庚叛

東齋陳氏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朱子語錄云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旣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

金氏尚書注卷八

十

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旣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如此

紹介天明以定吉凶

韻會云紹介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竊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



明道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  
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可見

反鄙邑我周邦

左傳宣十四年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  
我亡也杜預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

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  
之非敢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

金氏尚書注卷八

十一

微子于宋樂記曰武王下車投殷後于宋是也及武  
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  
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也史記  
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  
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且武王猶封箕  
子於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新安  
陳氏曰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  
為天子武庚紂子實為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耳武  
庚在為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

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歟

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  
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啟為太子太  
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  
後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

宋亳在東故曰東夏

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即隋之宋州唐之睢陽  
郡宋升應天府今為歸德府屬河南即高辛氏闕伯

金氏尚書注卷八

十二

所居商丘也有微子墓

服命上公服命也

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九為節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  
之服

康誥

武王誥命為衛侯

朱子語錄云五峯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  
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

康叔爲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

武王分封之時年九十

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而崩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則近九十矣

衛康叔封布茲

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一

金氏尙書注卷八

三

作芝公明草也言茲舉成器言之見潔草也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新安陳氏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土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

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

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

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卽此所謂洪大

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云云之類參以召誥

日月召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

不相應其爲洛誥脫簡無可疑者諸家阿附牽強解

之非矣

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康叔之爲

金氏尙書注卷八

西

方伯無疑

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

林氏曰按蘇忿生以溫爲司寇立政司寇蘇公是也

又定四年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

以衛侯入繼蘇公爲之故并以誥姦刑暴之事告之

臬法也爲準限之義

東齊陳氏曰臬門柶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

法爲律也愚案律卽黃鍾十二律也毫釐不可差刑

法亦然故稱法爲律

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職任內  
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云云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  
寇之職而此未必然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爲王朝  
之卿明矣爲司寇與卽衛封兩不相妨往來乎朝廷  
邦國之間何往不可呂氏內事外事之說極當蔡氏  
何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  
一句適以助後世成王封康叔之說何也權用殷罰

金氏尙書注卷八

五

有倫者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必  
師用殷罰爲哉味此語愈見得此爲武王之書也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

東齋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  
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  
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

顛越人

疏云謂不死而傷

夏法也

新安陳氏曰蔡訓憂爲法未見所本愚案釋詁以典  
彝法則律夏皆訓常郭注云皆謂常法耳疏引不率  
大夏蔡氏蓋據此也

酒誥

妹邦卽詩所謂洙鄉

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洙字  
水名因水名地愚按古文水名多從女如媯水姜水  
是也毛詩傳云洙衛邑也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

金氏尙書注卷八

六

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  
考爲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  
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

天始令民作酒

疏云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爲  
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爲亦天之所使也

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耳

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  
本爲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

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史氏漸曰吾切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爲禁防者傳爲子孫法焉

肇敏

金氏尙書注卷八

七

蔡初王氏曰肇訓敏未可曉愚按釋言云肇敏也郭云肇牽車牛蔡氏正據此而蔡初妄議甚矣學不可不博

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瀆于酒

林氏曰康叔爲諸侯長故劫愆及侯甸男衛

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

太史內史在周官爲宗伯屬而六典八法八則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而太史又建六典以爲王逆邦國

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宰既以八柄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以詔王治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法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八則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八柄曰爵曰祿曰子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也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之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爲友者也愚按此章冠之以汝劫愆

金氏尙書注卷八

六

殷獻臣當如陳氏說

位三卿者

大國三卿也

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

圻詩作祈毛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云封圻當作畿古作祈圻畿同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

大司徒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  
天下之地征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凡此皆農事  
既富而後教先王之政也

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義云諸侯三  
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宏大也言大  
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  
羣飲蓋亦當時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金氏尚書注卷八

九

史記注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故賜酺得  
會聚飲食酒誥羣飲之執其類此歟

梓材

大家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

正義云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  
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愚案定四年云分康叔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音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即  
衛之大家也

律所謂知情藏匿贓給

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贓給之贓  
當作資以贖資之也

漢律所謂痕也

痕說文云毆傷也諸氏切

此章文多未詳

新安胡氏曰蔡傳僅訓字而云多未詳信當缺之愚  
以意解之云汝若常言及曰我固有官師為師三卿  
及正官之長及眾大夫然必自曰我不可厲虐殺人  
亦以為人上者當率先恭敬勞來故在下者無往而

金氏尚書注卷八

十

不恭敬勞來矣惟其有欽恤之心勞來之意其用刑  
也故于往日為姦為宄或殺人或虐人皆宥之故亦  
於見其君事而有毀傷人者亦宥之往日紂在時也  
見厥君事亦紂事也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為惡者  
康叔於此不當追咎於既往而與之更新可也

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

受紂也非授受之受東齋陳氏曰康叔孟侯故稱之

為監

敷菑廣去草棘也

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菑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

反草為菑

畎通水渠也

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塗墍泥餅也

說文云墍仰塗也

茨蓋也

穀梁傳注云茨謂茅蓋屋也

梓良材

金氏尙書注卷八

三

梓木名

臙采色之名

正義云臙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鄭玄引

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臙此經知是朱者與丹

連文故也

樸斲以喻制度

陳東齋云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肆今也

新安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愚案釋詁云肆故

今也郭云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亦為故故亦為今蔡

氏正據此陳氏未考耳

監視也此人臣所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

茲監罔攸辟之語而編書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

已若茲監之語以為意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

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

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

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去聲監觀之

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今至

金氏尙書注卷八

三

于萬年當為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其

人臣所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

金氏尙書注卷八終

刊

金氏尙書注卷之九

宋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元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見左傳桓二年又宣三年云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一

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史作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太行轅轅嶠也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四視河水在後也粵詹洛伊毋遠天室史記正義謂粵者審慎之辭言審慎詹洛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愚謂粵與越同及也視洛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舍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

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戊申三月五日也

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案二月小盡故三

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宮門阿之制

金氏尙書注卷九

二

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旁三門則四面通十二門也國中城內也九經直路九條也九緯橫路九條也涂路也九軌言路之廣也軌車轍也乘車之轍六尺六寸兩旁加各七寸通八尺九軌之廣七十二尺也左祖宗廟在王宮之東也右社社稷壇在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朝廷在王宮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市朝一夫市與朝各方百步也阿棟也高一丈長三丈謂之一雉三宮之門屋脊高五丈也隅者角上浮思也

疏云浮思小樓也上刻畫雲氣蟲獸宮隅之制七雉者王宮之四角高七丈也城隅之制九雉者城角高九丈也環涂者遠城下路也七軌廣五丈六尺也野涂國外之路也五軌廣四丈也○又案周書作洛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湊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案以六尺為步算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譌耳郊山即郊廓之郊史記正義

金氏尚書注卷九 三

云郊山名鄆邑名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廓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也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

孔氏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愚案上三說皆是也古者無天地合祭之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為上帝之牛一為配帝后稷之牛蔡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說誠誤社為土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蔡氏不用何也王制曰天子社

稷皆太牢

春秋傳曰土彌牟營成周

見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揣高低勿溝洫物土方

度高曰揣度深曰勿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邦伯諸侯之長也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當作

多陽當作日西景夕當作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

金氏尚書注卷九 四

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

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

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

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

陽城地為然馮氏子亮云土中之說蔡氏引王氏所



論而今本多訛曰東景夕多風誤爲景朝多陽曰西景朝多陰誤爲景夕多陰宜正之又案王氏據周禮而鄭注不明蓋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曰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曰南景短曰北景長曰東景夕曰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曰南云者是立表于晝日之南也表立于此則其影必短于圭而其地多暑是偏于南矣曰北者是立表于晝日之北也表立于此則其景必長于圭而地多寒是偏于北矣表立于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景方與圭齊是

金氏尙書注卷九 五

又偏于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于晝日之西則曰方朝而表景已與圭齊是又偏于西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占之說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爲地中也又案竇宇記云河南府登封縣測景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周迴十六步周禮地中在此也縣北有陽城山

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于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

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于善則明可作哲習于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爲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于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于此

金氏尙書注卷九 六

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

洛誥

復如逆復之復

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復命于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

古注云因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新安陳氏曰

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也

洛師猶言京師也

京大也師眾也

河朔黎水河北水支流之內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黎陽漢縣今大名路瀘州也

地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

澗水東瀉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瀉水東下都處商民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七

之地王城在澗瀉之閒下都在瀉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雨云惟洛食也

史氏漸曰澗瀉之東西卽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卽洛

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

洛澗瀉自爲澗瀉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瀉澗瀉周

流于其閒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瀉水在洛之

左周公于澗瀉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居

定郊社宗廟是爲郝鄔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

左越瀉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

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下建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

祭統云夫祭有舁輝運胞胞翟闇者惠下之道也輝

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

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程子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

之時薦謂獻腥獻熟之時居上者正其表儀如始盥

之初勿使神意如旣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

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金氏尙書注卷九 八

子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

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于祭祀皆曰有事公但

微示王將行祀事于洛之意于百官以待王之自教

詔之也

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

朱子云四輔猶四鄰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

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末嘗設四輔官時公且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輔故上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

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

此言曰其自時中又案召誥云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周公固嘗舉與召公言之此又舉以答成王也

金氏尙書注卷九 九

秬黑黍也一稈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

正義云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稈米殼也音字爾雅曰秬黑黍秬一稈二米郭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詳此則一稈二米名曰秬常罕得既名秬鬯則不必其皆一稈二米也

卣中尊也

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彝為上屨為下卣居中郭璞云

卣不大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屨彝之間卽周禮犧象壺著大山六尊是也屨者尊之大者也案禮圖云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彝為下受一斛毛詩說金屨大一碩是也彝卣屨二者皆為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聘義文

饗有體薦

見左傳宣十六年

金氏尙書注卷九 十一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饗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敬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饗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饗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宿與願命三宿之宿同

宿進爵也願命則謂三進爵于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

蔡氏于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魄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二月亦在七年也康誥篇首乃洛誥脫簡及召誥洛誥月日皆第七年中事今以漢志考之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召誥言二月既望十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也三月甲辰朔惟丙午朏三月初三也越三日戊申初五日也越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此接康誥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己未也又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三

召誥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洛誥予惟乙卯卽召誥三月十二日也戊辰王在新邑十二月三十日也唐孔氏謂此歲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

烝祭之禮

冬日烝

周尙赤故用駢

駢赤色毛也

宗廟禮太牢

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

文武各一牛故爲盛

逸史佚也

時太史名佚古字通作逸

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

制周頌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

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

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三

訓太室爲清廟中央室也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

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

氏以爲惟七年卽攝政之七年者非是

多士

弗弔未詳

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

旻天秋天也

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

肆故也

弋取也弋鳥之弋

論語曰弋不射宿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  
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  
德者天因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  
善禍淫天之道也聖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三

降猶今法降等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  
誅戮

如今云滅死一等也

來自商奄

孟子注奄東方之國史記注云奄于險反兗州曲阜  
縣奄里卽奄地東齊陳氏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  
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  
伐奄在後誅奄卽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

邑四井為邑之邑

四井三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所謂宅爾邑也

無逸

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  
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  
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顛因  
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又經

金氏尙書注卷九 四

世書高宗祖庚祖甲世次歷年皆與書合又周公言自  
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  
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  
矣

西山真氏曰祖甲為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為  
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為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  
三及字皆不足援以為辨太甲為商賢君萬萬不可  
磨何苦極力挽從來無人齒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  
○愚案真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

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  
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廁於其間此蘇氏之  
說非也陳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其意默取  
蘇說以破蔡傳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  
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  
壽耶既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  
時厥後詳之則蔡傳所考不可破而孔氏蘇氏真氏  
陳氏諸說皆非是

金氏尚書注卷九 五

昃日昃也

昃徒結反

春秋貢于霸主

左傳昭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行理  
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唐有送使之制

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  
曰送使三曰留州

君奭

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

疑至臣扈湯時二臣名輯纂陳氏云湯至太戊百三  
十年必二人而名同也

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  
詳不得而聞矣

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尙父之意愚案  
周公以君奭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  
老成是以武丁時不言傳說文武時不言太公傳說  
太公非若甘盤號叔之舊也

金氏尚書注卷九 六

陟升遐也

如陟方乃死之陟

通徹三極而無間

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

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蓋淑人之所  
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  
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震撼擊撞欲其鎮定

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

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才細反

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

繫錯芬結欲其解紓音舒

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

黠闇污濁欲其茹納

言所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

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

《金氏尚書注卷九 七》

小吏乾沒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

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干

召公親遭大變破谷缺斯之時

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

壞之時也

超然肥遯

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

遯者飄然遠逝無所繫滯之為

蔡仲之命

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

也

蘇氏曰郭虢也

當時聲訛以虢為郭如韓為何陳為田之類

管霍國名

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古管國也左傳閔二年晉滅霍

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

也

《金氏尚書注卷九 六》

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

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

知非魯國之卿者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

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既曰己卿士

是圻內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于

其君周公以仲為己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蔡左傳在汝淮之間

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

九江下蔡惠案汝南上蔡今汝寧府上蔡縣也新蔡

舊亦爲蔡州屬縣今廢下蔡宋爲壽州倚縣今廢在安豐路界內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聞也

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邁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略之不同如此

金氏尚書注卷九 九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爲天下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多方

光武成功若建瓴然

建音蹇瓴音吝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瓴水注云建翻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而翻瓶水言易也西漢之末

王莽篡逆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莽兵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爲漢者二百年

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卽成王卽政之年也多士作于是年之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士作于卽政之明年

金氏尚書注卷九 三

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成王歸自奄此書曰成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叛王隳其城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算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卽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奄不知所在

解在多士寰宇記在曲阜縣淹中古奄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



見祭統孔悝衛莊公蒯賾時大夫也鄭注云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悝音恢

時鎬已封秦

史記大戎殺周幽王驪山下秦襄公以兵送平王遷都洛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克堪者能勝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己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金氏尚書注卷九

圭

神天之主

東齋陳氏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鷩服

鷩質涉反漢書云羣臣震鷩鷩中自服也

賓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

如大胥小胥象胥宗伯宮伯宮正酒正之類胥有才

智者也伯與正皆長也

立政

萬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

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

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案夏官虎賁氏掌先後

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

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

趨

金氏尚書注卷九

圭

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任之有司曰準人

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

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

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

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

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

一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

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

人主平法之大臣也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嶽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長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

甸者并收其地什伍其民也并收者按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什伍其民者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小司徒云

金氏尚書注卷九

三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治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并牧什伍之大綱也

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行有所寄

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按康叔為司寇是宅乃準者封于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三宅為長伯之

證

趣馬掌馬之官

趣七口反周禮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攜僕攜持僕御之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隸僕下士大馭中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上士田僕上士馭夫中士車僕中士

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也

周官有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金氏尚書注卷九

三

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畿內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

卜如太卜卜師龜人菴氏籒人占夢眠禘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是也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

傳意謂庖人為庖尹內饗為饗尹而膳夫則兼二者

而爲之伯也蓋庖饗各治其事而又統于膳夫也然此二句以下文比之必有脫字

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

太師及司樂爲鍾師磬師之伯此二節特舉例以解尹伯以是求之尹伯固不止于此二者矣

太史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所

書善惡必以實錄所謂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諱先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三

王名也惡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樂周官云小

史詔王之忌諱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教司馬主政司空主土諸侯之

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于天子歟

愚按康誥言圻父農父宏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

爲諸侯之官蓋大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

者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也

亭見史三亭蒙爲北亭穀熟爲南亭偃師爲西亭

此據正義所引皇甫謐說也寰宇記考城縣有北亭

城今睢州考城縣也蒙縣名今廢又云宋州穀熟縣

亭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宋州今歸德府也穀熟縣

廢偃師縣屬河南府地志云河南偃師戶鄉殷湯所

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

有伊尹冢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

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

案地志中國四夷皆有都尉治在蠻夷謂之中部都

尉東部都尉南部都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又有屬

金氏尙書注卷九 三

國都尉宜禾都尉騎都尉農都尉江關都尉匈奴都

尉等數十處意與夷微盧丞三亭阪尹相似皆王官

出治外地者

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

地志云溫己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

溫今孟州溫縣也

金氏尙書注卷之九終

宋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元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周官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

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位次

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

封加一等則九命為伯是舉朝無尊於此者而外朝

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禮也孤則

亞于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位相對六卿莫敢先也

其六卿之職曰太宰卿一人大司徒卿一人餘皆然

其贊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于孤又可見矣但公

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

公六典專為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為鄭重而未及言

之非周禮與周官二書迥絕也

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

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

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資

級如是之卑耶周禮注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理案

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

猶世國子先生之儔耳故列在司徒之屬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

者

秋官大行人云侯服則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

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

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九州之外夷

《金氏尙書注卷十二》

服蕃服也

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

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

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惜哉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

則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

解周官其與周禮未吻合處姑略之可也○王莽時

劉歆置周禮博士司空篇亡購千金不得以考工記

充之○臨川俞庭春曰司空之篇爲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爲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爲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漸譌誤並與其官廢蓋嘗細釋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倒錯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焉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溢員也小宰曰其屬六十則六十之外皆羨矣周禮得于秦火之後宜少不宜羨今天官之羨者三地官之羨者十有六春官之羨者九夏官之羨者九秋

金氏尙書注卷十 三

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不皆亡矣又云詩之逸不可復考獨周禮司空有可得言者反覆之于經質之于書驗之于王制皆有可以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誠有裨然富于人心者不啻寶刀大玉之得而鄞謹龜陰之歸也

庭直也

釋詁文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

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卽六服而略言之也六男承德卽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在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

周制無萬國大言之耳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

金氏尙書注卷十 四

四千五百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國率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于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數也然史官例以萬邦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立始辭也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國家定制則始于此也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葉氏曰成王以周

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爽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如是則三公俱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金氏尙書注卷十 五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陽一陰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

古者王佐之才上有以參天地之常道下有以修國家之常典惟其論道則講明精至必能推天而達之人而天下之常經不紊矣惟其變理陰陽則調和清穆必能存心以事天而天地之常道不變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道謂太

極之理也元亨利貞萬古周流而不息故曰恆而不變者也其不變者此理而已若論陰陽二氣苟變理之不至則有常者不能不爲之變日月之薄食星緯之錯行山川之崩竭年穀之凶荒札瘥之夭折皆陰陽之變耳如朝廷之上三公得人則必講論精密內有以修其身上有以啟其君經綸有要變調有道在造化則使三光全而四時和在國家則使三綱正而九法敘而後無愧三公之職焉然豈可以易言哉故曰惟其人而已

金氏尙書注卷十 六

天地以言形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天地之化運而無迹如四時之行六氣之運皆造化之妙用不言而示人者也範圍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蓋參化之極功能使造化圍于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圍郭而不違也張而大之如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育也敬而明之如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也

天官卿治官之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



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爲六卦之父母比于六卿之冢宰六卦爲乾坤之男女比于五官也

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

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禮大行人合

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

金氏尙書注卷十 九

類五歲徧省也歲屬象宵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年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

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推此則制度已

預飭于前至巡狩特考之若曰言語諭歛辭命協歛

書名譽歛聲音雅歛瑞節達歛度量同歛牢禮成歛

數器同歛法則修歛凡此者或否歛

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

孟子趙氏注曰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處齊宣王欲毀之漢時遺址尙存郊祀志云泰山東

北址古時有明堂處是也

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

林氏曰卽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

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呂氏曰諸侯既親承德音于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

于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

于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

事之繁簡與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

金氏尙書注卷十 十

通以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

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

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

時兵衛日多徵求日眾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鄭子產鑄刑書

見左傳哀公六年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律令而已

鄭夾深通志略云奮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國

諸法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爲九篇叔孫



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合甲以下三百餘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

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金氏尙書注卷十 十一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刑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于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膾香達于彼者也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所達無界

限也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陽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陰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膾蕕是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極天亦如氣臭之達于上下也聖賢以德爲政故至治不離于德

假黍稷以薦馨非黍稷之氣可以感神明也蓋有明德本于內至治成于外上帝監此馨香之氣已久矣今以黍稷之薦感于神明雖有黍稷之氣實在于明德之馨也明德之馨至治之馨與黍稷之氣合而爲

金氏尙書注卷十 十二

一故曰非有二馨香也至治之有明德猶黍稷之有氣臭至治之馨在明德黍稷之馨在氣臭皆精華之可以上達者也然氣臭與黍稷非有二體明德與至治亦非有二體黍稷之馨至治之馨尤不可離而二之也爲人上者不恃其黍稷之有氣臭而恃其至治之有明德則精華達于上至治成于下神明尙可感何有頑民而不可化哉

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愚按多士篇商民自言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此意蓋怨周人之不用已也成王言予一人惟聽用  
德今命君陳曰簡厥修進厥良實成王欲踐舊日之  
言所以簡拔有德而置之在庭百僚也

顧命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正義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此言召  
公本居太保之位又兼領太宰之職也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

金氏尚書注卷十 十三

芮姬姓之國今同州朝邑縣芮鄉古芮國也時芮伯  
以諸侯入王朝為大司徒

宗伯第三彤伯為之

王肅云彤妣姓之國時彤伯以諸侯入王朝為大宗  
伯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也武王封之于畢在今奉元  
路咸陽縣時畢公以成王之叔父繼周公為東方諸  
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為太師又兼領大司馬之職

也此後康王又命保釐東郊亦所以繼周公也而康  
王稱之曰父師則在太師之位無疑矣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

左傳定四年云康叔為司寇而此書列在第五與周  
禮秋官司寇第五同次故因可推此六人為六卿也  
詳見康誥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毛公名鄭亦文王之庶子時以諸侯入王朝為太傅  
兼領大司空司空為古官之長在諸侯惟有司徒司

金氏尚書注卷十 十四

馬司空立政亦然王朝既以冢宰為第一而太保  
領之則是六卿之冢宰猶三卿之司徒也餘司馬司  
空故亦以三公領之畢公既繼周公為太師則此毛  
公當任太傅矣正義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今亦  
稱公故知此三人是三公也此六卿次第蔡傳皆據  
孔傳成文又案周公位太師時為冢宰周公既沒召  
公元老當居冢宰而太保則如故畢公以太師領司  
馬蓋太公望嘗以太師領司馬故畢公居此位不為  
卑兼分掌東伯則與召公實相並云

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西山真氏甲記云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朱子云這幾個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甚精真氏云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

金氏尙書注卷十 五

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于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于外者言又烝民之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天生烝民有是物必有是法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以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皆是也

孔子所謂知幾

下繫云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

子所謂謹獨

中庸章句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于此尤加謹焉

周子所謂幾善惡

通書云幾善惡朱子云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語錄云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

金氏尙書注卷十 六

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又云通書極力說謹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綴衣幄帳也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

羣臣既退徹出幄帳于庭

正義云王先在帷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爲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于北墉下

懸樂懸也鍾磬之在篋簞者天子宮懸諸侯軒懸非

謂幄帳也墉音容

於其明日王崩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

王十三卽位壽五十也

唐穆敬文武以降闡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庭猶

不聞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爲蘇佐明

金氏尙書注卷十七

所弑王守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爲太

子宦者以爲立不由己廢之而立頴王漣是爲武宗

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立憲宗子怡是爲宣

宗宣宗崩宦者立鄆王溫是爲懿宗懿宗崩宦官立

其少子儼是爲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爲太

子是爲昭宗昭宗遇弑朱全忠立幼子祚是爲哀帝

而唐遂滅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

時分天下爲左右以三公領之曰二伯樂記云五成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故召公爲西伯周公卒畢公繼爲東

伯也

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

據禮記狄人設階蓋設梯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

袞綴衣是典設張之事也

設黼袞帳幄如成王生存之日

正義云經于四座上言設黼袞綴衣則四座皆設也

先施屏風于前又施帳幄于上愚謂四座雖當皆設

金氏尙書注卷十六

幄帳惟黼袞當止設戶牖閒一處餘三座不當設也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此據古注而古注則據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設黼

依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故知此亦然也

天子之席三重

周禮文也正義云此四座皆言敷重但舉其上席而

言知其下更有席也牖閒之座卽周禮展前之座蔑

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其

餘三座禮無其事可推其爲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

是何席耳

蔑席桃竹枝席也

此據古注也竹枝字當乙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

席黼純注云次席桃竹席有次列成文者爾雅云桃

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戴凱

之竹譜云桃竹堪為簞又竹記云桃枝竹皮滑可為

席南越志云出南海縣緣海而生

黼白黑雜繒

雜言白黑二色相雜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金氏尚書注卷十 九

純緣也

純之尹反緣于絹反

周禮吉事變几空事仍几

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

旦夕聽事之坐

亦據古注正義云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

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

底席蒲席也

正義引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

綴雜彩

正義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

彩也

文具有文之貝

正義云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于貝之下

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

白為文彩名餘蚺以白為質黃為文名餘泉有文之

貝謂此也

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金氏尚書注卷十 十

正義云案燕禮云坐于門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

與燕禮同故知之

豐席筍席也

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云豐

席為筍席也據古注訓豐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

席傳寫誤也正義云釋草云莞苻離詩云下莞上簟

莞周禮音官爾雅疏云本草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

莞斯干鄭箋云莞小蒲也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

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粗故得

為兩種席也爾雅疏又云鼠莞織細似龍須可以為

席

親屬私燕之坐

正義云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是隱映之處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燕之坐也

筍席竹席也

古注云筍蕩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

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蕩竹之皮以為席也

牖戶之間謂之辰

金氏尙書注卷十 壬

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云窗東戶西也

天子負辰朝諸侯

如正牖戶之間是以地言此又云負辰者是以器言

也正義云禮有斧辰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辰地

因名為辰故先儒相傳黼辰在戶牖之間愚謂據爾

雅則辰自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

為辰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辰以所畫之形言則曰

斧辰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辰以天子之位而

言則曰當辰而立

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云今

之書刀也正義云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又云

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以前成王顧命言嗣守文武大訓

琬琰圭名

見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東齊陳氏云琰有鋒

芒琬無鋒芒

金氏尙書注卷十 壬

夷常也

大玉常玉皆玉璞未琢故不以禮器名之

球鳴球也

益稷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義云玉色如天故曰天

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

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

謂馬負圖必有文在其背不應別有一物想如今之

點數具于馬背毛色爾時必著之竹帛謂之河圖也

一六位北北方者水之數一生水六成水也二七位南南方者火之數二生火七成火也三八位東東方者木之數三生木八成木也四九位西西方者金之數四生金九成金也五十居中中央者土之數五生土十成土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劉歆皆言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之位其橫圖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圖位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

金氏尚書注卷十 三

西北所謂四象者老陽金象居一含九少陰木象居二含八少陽火象居三含七老陰水象居四含六然以此象數考之河圖則火全易位不為昭合故劉牧此洛書九宮四十五數為河圖而以此河圖五十五數為洛書蔡西山朱子皆不之從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其詳說具啟蒙矣自來先儒傳說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則洛書而敘九疇夫子于大傳獨載五十有五之數而不及四十有五之數則足證五十五者果河圖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筭于是焉故河圖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陰

金氏尚書注卷十 四

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虛五與十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大傳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同此說却分曉又云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

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

王之五輅輅周禮作路

見春官巾車之職玉路金路象路謂以玉以金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輓以革漆之

《金氏尙書注卷十 五》

而已輓莫于反

成王殯在西序

禮記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弁士服冕大夫服

正義云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

六寸前圓後方楊信齋云冕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名曰冕弁制無旒又前後平故名弁

用布升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冕用三十升

雀弁赤色弁也纂弁以文鹿子皮為之

正義云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阮湛三禮圖云

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愚謂文鹿子皮者其皮有文

如今鹿皮赤質白文者也既以鹿皮為弁其制必不

用版安國亦以雀弁為韋弁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

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也

堂廉曰

正義云廉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惠三隅矛劉鋹屬戮瞿皆戟屬

正義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艾即今之句子戟劉蓋

《金氏尙書注卷十 三》

今鏡斧鉞大斧戮瞿蓋今三鋒矛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

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說文所引書皆古文之舊故從之然其餘所引不同

者尙多有之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

古語坐不垂堂以切近階也

側階北陸之階上也



正義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

呂氏云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

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又云周廬陛楯

衛宏漢官舊儀云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令

秩皆比二千石左車將右車將左戶將右戶將皆比

千石屬光祿勳與大夫諫議大夫同列皆侍宿衛禁

中班固西都賦云陛戟百重周廬千列李善引漢書

云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廬設卒甚謹張晏

金氏尙書注卷十

三七

曰直宿曰廬

椎埋鬻悍之徒

前漢趙肅王傳云椎埋攻剽師古曰椎殺而埋之

冕麻三十升麻爲冕也

朱子云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

縷矣愚案麻冕用三十升布上染玄下染纁以衣其

版

康王吉服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正義云王

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享先王則衮冕衣五章裳四

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

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錫諸侯云玄

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蟻玄色

正義云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

如蟻

大宗宗伯也

時彤伯爲之又稱上宗卽周禮大宗宗伯之職

金氏尙書注卷十

三六

彤纁也

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

受成王臨崩前一日之遺命

太史奉冊

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于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大宗相祀

宗伯掌邦祀

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

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

符指瑁寶指介圭

受同以祭宿進爵也

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咤奠爵也

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

金氏尙書注卷十 五

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濟同義初疑咤字從口意蘇

說為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

食亦怒也託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託字

傳寫譌爾孔注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託由此觀之則

咤訓奠爵不可易也

酢報祭也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 亞禘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金氏尙書注卷十終

金氏尙書注卷之十一

宋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元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康王之誥

一曰臯門

在外第一門建臯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

二曰維門周禮圖作庫門

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

三曰庫門圖作維門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若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旁

有兩觀後有明堂

四曰應門

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

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內朝當作外朝

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

經言王出蓋出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言

應門內有內朝也傳寫誤耳

自陝以東

陝於周時在虢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陝州也

姜里

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

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好惡在理不在我

程子所謂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又言顏子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之怒在物不在己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

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

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

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為申侯犬戎所殺

晉文侯迎立平王于申遷于東都西周故宮鞠為禾

黍而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念其弑父為當誅

及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柔遠能

惠康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固有感于此

其意又在于建炎紹興之事也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

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狄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於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

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

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三

喪冠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朱子語錄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

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

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

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

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

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

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韓文外集

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

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之

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朱子又云康王

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

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畢命

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也

愚案妄作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至於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四

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豐刑非

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成周下都也

在灋水之東處商民之地

十二年曰紀

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

治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

成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凡二

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公則通

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

舉大數也

畢公輔導四世

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

二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紂克商後

七年而崩通二十年則畢公自武王即位以來已歷

六十九年矣又加之以在文王之時已為大臣則此

時必九十餘歲可謂國之元老矣

君身

金氏尙書注卷上 五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昭王名瑕穆王名滿

欲君身以其祖考事先王者事我

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此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

曰由先正舊典時式則君身之祖父必嘗為周司徒

矣然則君身或芮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

配於前人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卽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之意

司徒兼教養之職

卽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

艱難則救死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罔命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罔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

為御周游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

御之閒抑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

史記云蜚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

得驥溫驪騂騶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

金氏尙書注卷上 六

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左傳昭公十

二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

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

呂刑

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

後為甫歟

顏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成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古注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注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天子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七

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

苗民承蚩尤之暴

正義云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羲黎卽和也

此承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爲帝舜之命又據楚語堯復育重黎之說遂依古注訓重卽羲黎卽和也史記索隱曰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

見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九黎黎氏九黎黎氏九黎黎氏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夫人人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八

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氣受命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千亂也周禮則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尙書云火宗伯掌祭祀陰位也周禮則司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徒掌土地人民也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有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義氏和氏是也

也

火正黎

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祓注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愚案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注云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陳說是也

禹平水土以定民居

愚案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九》

皆禹所名是也

命皋陶為士制百姓於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

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藝瀆之禮次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與民利夫然後始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勤德刑之本必主

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

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

以德為本也曰觀於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

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於民之中曰咸中有

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

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

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吝之也注云吝恥也

格至也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十》

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

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

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

刑不當矣

及逮也

逮逮捕也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

謂之逮

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呂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周禮所謂色聽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  
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  
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  
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男子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  
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  
剕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  
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  
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  
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椽去其陰事亦同  
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  
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

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刑  
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  
宮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周禮注  
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剕斷  
足也周改臙作刑周禮音義云涅乃結反

六兩曰鍤

百鍤六百兩也倍二百鍤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  
鍤三千兩也六百鍤三千六百兩也千鍤六千兩也  
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  
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  
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注云書傳  
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  
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蕩人者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其道義而誦不祥之  
辭者其刑墨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二  
千五百罪之大略也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劓舊五百



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為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獄

讞逆結反說文云議罪也

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愚以意詳之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鬻獄而圖利其家於兩事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貨非所

金氏尚書注卷上 三

為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言罪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者言深長思之所可畏者惟刑罰之事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言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惟天所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於天下也此章蓋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舞文弄法刻剝以取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

自穆王之後歷共王懿厲懿王韞孝王辟方夷王燹厲王胡無道國人畔之王出奔晉之虢二相共和十四年而王崩於匭宣王靜立周室中興崩子幽王宮涅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來至此凡二百五十七年矣愚案自武至幽凡十二世王室三亂穆之遠游厲之監謗幽之褒姒周室之微其所由來者遠矣宗周豐鎬之基以至岐邠之

金氏尚書注卷上 十四

地上自后稷下逮文武千有餘年興王之業平王一且捐之以畀秦自是以後關西之勢駸駸為東國患不可復制君子固不待赧王之稽首而後知繼周之為秦也○夏氏曰古今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之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按周禮有鬯人有鬯人鬱鬱金草也鬯黑黍之酒名曰秬鬯取和鬯之義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詳此則秬酒本名秬鬯加鬱金煮之則名曰鬱鬯蔡氏於洛誥直訓鬯爲鬱金香草蓋亦因和鬯得名也鬱人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

金氏尙書注卷上 五

爲築以煮之子遙反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按本草云鬱金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生大秦國四月五月採花狀如紅藍花卽是香十二葉爲貫將以煮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

左傳閔二年狄人侵衛衛懿公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威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八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戴公卒文公立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金氏尙書注卷上 六

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二十二年越伐吳棲吳王於姑蘇之山自殺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賜句踐胙命爲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眾而爲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

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况申侯實啟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又云申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也

金氏尙書注卷上 七

甫許皆姜姓許今潁昌府許昌縣也甫卽呂刑之呂其地未詳

費誓

費地名

愚按伯禽建國今兗州曲阜縣也費今沂州費縣也竇宇記沂在兗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兗州之東三十里是自由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氏之邑僖元年傳

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爲費宰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爲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孔安國謂費爲魯東郊之地潁達附會且言未出魯境皆非也伯禽之誓於費如啟之誓於甘湯於鳴條武於牧野皆臨敵境而後誓所以申令吾將士其時徐戎必寇費故伯禽征之耳

淮夷徐戎並起爲寇

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雖居中國自

金氏尙書注卷上 六

爲戎夷之俗歷代帝王亦以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爲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邑近結奄民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淮夷徐戎並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爲征徐戎而作也然蠢茲戎夷爲亂必非一次周公旣沒又復爲亂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

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

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

古注甲冑兜鍪正義云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鄭云穀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穀理穿治之

金氏尚書注卷十一 九

徽楯常有紛繫持之

楯即干扞蔽之物紛即紛帨之紛讀如焚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楯以為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獲機檻也

正義云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則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馬牛風逸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主於放逸遠去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王制注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愚按王國百里之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為州六遂在焉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

金氏尚書注卷十一

三

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此一鄉之民數也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百家為鄗五百家為鄙二千五百家為縣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此一遂之民數也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師以下原闕

秦誓

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於殺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云云

文元年傳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

金氏尚書注卷十一

三

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旅力能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

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注云旅力眾力也張氏曰眾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旣愆已皆不能及人也蓋言番番然老貌者其眾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謬以中壽詆之今日思之

眞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尙爲我有乎

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

秦師適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蓋言仡仡然勇敢之夫善射善御而不違於法者雖有超躍升車之力然輕而無禮不如旅力旣愆者之善謀也自今以往自悔自艾庶幾我不以此爲欲乎

勇夫我尙不欲則辨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

金氏尚書注卷十一

三

者我遑暇多有之哉

此蓋深悔爲杞子之言所惑而失不用蹇叔之言也故杞子奔齊而不敢復此三節雖皆悔過之辭然曰我尙有之我尙不欲尙之辭緩辭也非決辭也故卒用孟明而不見終謀於蹇叔彭衙再敗而猶未已焉是蓋知悔而不知改者也

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唐書云玄齡當國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

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玄宗時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卽建言請委尙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者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三

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國家強富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帝然之因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爲大將卒蕩覆天下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幸肅宗在靈武每用宰相輒啟聞及房瑄爲將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

賣直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姪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三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終

金氏尙書注卷之十二

宋後學蘭谿 仁山金履祥撰

元門人東陽 許謙 校正

小序雖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因不取之猶存於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爾隸古本文自堯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秦誓不復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後人所次爾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覽而見百篇之舊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

金氏尙書注卷十一

虞書

堯典第一 舜典第二

汨作第三 九共一第四

九共二第五 九共三第六

九共四第七 九共五第八

九共六第九 九共七第十

九共八第十一 九共九第十二

橐籥第十三 大禹謨第十四

皋陶謨第十五 益稷第十六

夏書

禹貢第十七 甘誓第十八

五子之歌第十九 胤征第二十

商書

帝告第二十一 釐沃第二十二

湯征第二十三 汝鳩第二十四

汝方第二十五 湯誓第二十六

夏社第二十七 疑至第二十八

臣扈第二十九 典寶第三十

金氏尙書注卷十二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湯誥第三十二

明居第三十三 伊訓第三十四

肆命第三十五 徂后第三十六

太甲上第三十七 太甲中第三十八

太甲下第三十九 咸有一德第四十

沃丁第四十一 咸乂一第四十二

咸乂二第四十三 咸乂三第四十四

咸乂四第四十五 伊陟第四十六

原命第四十七 仲丁第四十八

河宣甲第四十九 祖乙第五十

盤庚上第五十一 盤庚中第五十二

盤庚下第五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高宗彤日第五十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微子之誥第六十

周書

泰誓上第六十一 泰誓中第六十二

泰誓下第六十三 牧誓第六十四

金氏尙書注卷三 三

武成第六十五 洪範第六十六

分器第六十七 旅獒第六十八

旅巢命第六十九 金縢第七十

大誥第七十一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 嘉禾第七十四

康誥第七十五 酒誥第七十六

梓材第七十七 召誥第七十八

洛誥第七十九 多士第八十

無逸第八十一 君奭第八十二

蔡仲之命第八十三 成王政第八十四

將蒲姑第八十五 多方第八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官第八十八

賄肅慎之命第八十九

毫姑第九十 君陳第九十一

顧命第九十二 康王之誥第九十三

畢命第九十四 君牙第九十五

冏命第九十六 呂刑第九十七

文侯之命第九十八 費誓第九十九

金氏尙書注卷三 四

秦誓第一百

右百篇 存五十八篇 亡四十二篇

虞書十六篇 亡十一篇

今存五篇 夏書四篇

今皆存 商書四十篇

亡二十三篇 今存十七篇

周書四十篇 亡八篇

今存三十二篇

陋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正義云桀都安邑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明矣

隔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隔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今安邑見有鳴條陌上黨壺關今潞州壺關也河東安邑今解州安邑也古安邑城在今解州夏縣寰宇記雷首山一名隔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此下序中地名見前經文內者茲不重注

金氏尙書注卷三 五

帝告

新安陳氏云帝告卽帝嚳也

三朥國名今定陶也

今曹州定陶縣也有三朥亭

大坰地名

正義云未知所在當在定陶向亳之路

桐湯葬地也

史記正義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又云尸鄉在偃師西南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寰宇記云蒲州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

金氏尙書注卷三 六

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其陵下先有石弩以銅爲鏃盜開挺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於恩由是執事者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經其處也愚案此事不經但其地則實爾

嚳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正義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嚳在河北或云河南敖倉相卽相州今彰德路也河實甲所居故殷城實在今滑州內黃縣內黃元屬相州政隸魏州今又改隸德州也史記索隱河東皮氏有耿鄉寰宇記云蒲州龍門縣古皮氏縣也縣南十里故耿城殷王祖乙所都

傅巖

在虞號之閒今名聖人窟

武王觀兵

觀猶示也古亂反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輜車又名輦人輓以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

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谷一斤一鑿一榷一

鋤一版二禁十五人輓之

司馬法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

李衛公兵法云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以

《金氏尚書注卷二十七》

二十五人為一甲一乘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也曹公

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即馳車也前拒一隊一隊二十五人左右

角三隊三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守車即革車也炊子十

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

二乘凡百人帥蔡氏所謂一兩也又云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

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

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

顧顧前後序也武成序言武王伐殷此序言勝殷殺

受分器序言武王既勝殷是三序自相顧為文也

宗廟彝尊也

彝酒尊也上有虎雉之狀取其孝也分與諸侯如錫

秬鬯二旨之類

金氏尚書注卷十二終

終

《金氏尚書注卷二十八》



書經鈺義

上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大司寇鑒定

# 書經詮義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堯緒 茂茂 秋月 重刻

## 書經詮義原序

經生家尚書為難紱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遂以詩授  
 書易未遍及也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尚書教於鄉里而  
 紱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日夕稍暇母閒以書義講得其  
 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勺時從鄉先達遊  
 詰以難義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不足矣探討書義乃自  
 伊始天下輿圖形勢先高祖清簡公詳有所考而曾祖光  
 祿丞公研於天文樂律故義和章及禹貢皆不難悉殷盤  
 周詰辭聲牙耳疑者不妨闕之所難不在是典謨洪範伊  
 周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也唐虞  
 書經詮義原序

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管桐周公避謗非得聖人之心何以  
 論聖人之事不察於性命本源之地又安足以語聖人之  
 心難矣哉詩易皆有未傳而異語且復紛然書傳成於九  
 峯畔蔡者自謂無罪幾微近似差戾天壤而治書則愈難  
 矣紱時有志及書恆多困躓而偶有心解隨筆識之終之  
 不見涯涘輟而攻四子書於尚書又且寘矣乃寢食程朱  
 亦時旁悟暇復披閱蔡傳心目豁然庚戌辛亥四書詩義  
 皆手錄成書因復檢尚書翻閱前所筆識覺可自信殊多  
 更搜諸家參研細剔亦成詮義一編思為蔡翼無徒謂難  
 亦非敢易敢告窮經之士此非舉業書不徒君相責吾天

命有易吾性情有詩吾心身有書吾動作有禮吾云爲慄  
以春秋四代之書二帝三王之政卽家庭行之六經之難  
其難同以此爲難斯難之至但求作何解穿鑿疑團非難  
之至也

雍正癸丑九月之望婺源汪紱序

書經詮義

原序

二

自序

予窺竊陳編而不喜捫牆依壁貪攬羣言以參要害至於  
節目則默坐終日不下一字然思有所得則振筆直書不  
為草藁是以諸書皆無副本雍正癸丑書經詮義既有成  
編門姪麗南攜之入京後麗南卒於京寓本遂亡失後此  
十餘年余秀書能昭昆弟屢請以書義見示予從麗南家  
索之不得乃默復記憶雖卷帙煩多辭句渺難再述而精  
意大義規模綱領則胷中故物且在昔嘗費探索而使其  
說不存亦予所不忍也因敝筆研復理舊緒十餘年來見  
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得又自喜義理猶昔而辨析益

書經詮義

自序

一

加詳矣凡二期而書義再就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  
者亦三之一蓋事理別於微渺而尚論期見古人之心故  
經義本文或置不釋而字句訓詁別有求詳曲引旁論時  
復汗漫而會通典禮要有同歸總非兔園挾冊亦不欲多  
而寡當也嗟乎今之經生欲以講經自見則講章日煩唾  
餘收拾不盡矣不然則選擬題一小帙且不通其義固已  
可決巍科而都富貴安用是勞心殫力以不急之務為難  
然號以經生而不求心得且欲自欺欺人此中能無內愧  
況斯理人心所同聖賢豈異人事惟是以不思寘之則亦  
終身自外於道耳乃今日言及理學便自搖手咋舌詆為

狂僭過于自命嗚呼何自處不肖而且以不肖待天下也  
是以予雖好自著書而書為一世所不好非不自知亦不  
復顧然而有好之者朱蔡之後無朱蔡則言理亦豈能有  
加於朱蔡然能言朱蔡之所言以自附於朱蔡有所發明  
則是亦朱蔡之徒夫是以不憚煩也因有感而復為識之  
乾隆癸酉八月之望葵源汪紱復序

書經詮義

自序

二

書經詮義目次

卷之首上

蔡九峯書經集傳序

書學源流

今文古文考辨

舊圖考辨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

卷之首下

書序

卷之一

虞書

堯典

舜典

卷之二

虞書

書經詮義

卷之目次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之三

夏書

禹貢

卷之四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之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之六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之七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卷之八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之九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書經詮義

卷之目次

卷之十

周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之十一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卷之十二

周書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

書經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集傳序

一

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

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

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

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

蔡沈序

九峯先生此序扼一心中字爲主其源蓋本於大禹

受心法可見尚書之與中庸相表裏矣問考書之有傳自

漢唐二孔而降以及宋之蘇林王呂其發明旨趣各有可

觀而一至於深微之處則每多障礙其障在毫釐間未易致

辨蓋其於聖人之學實未多至九峯參合諸儒要說

大成也黃東發曰經解惟書最多至九峯參合諸儒要說

諸家爲的鄱陽董氏曰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

惟詳制度至宋諸儒數十年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

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九

峯蔡氏然既嘗親訂之則猶其自著也郝氏敬曰朱子於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集傳序

二

經傳多有訓釋惟尙書未嘗及蓋以其多錯簡脫略非古

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三謨蓋當時門人撮語錄其

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撮語錄其

集所謂語以成之非朱子語類也○愚嘗疑蔡傳亦似傷煩而

殊覺蔡傳終屬正當語類所載或不復載蔡傳然仍書此序

據也愚於此編以卷帙既多不能復載蔡傳然仍書此序

於前誠以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

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

書則庶乎於尙書可有所得其心學當守此二語以觀蔡傳而蔡

傳見矣

書學源流

唐陸氏元明字曰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

及秦禁學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名勝

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二生皆逸其名歐陽生字

張陽生授同郡兒寬兒音倪亦作倪或云伏生授張生

業以授歐陽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

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

陽歙字正思東漢歙以上八世皆為博士以上皆歐

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受尚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

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及陳翁生梁人官信都太

至丞相子晏亦明經司徒及陳翁生傳家世傳業翁主

授殷崇為博士及龔勝字君賓楚人當授朱普字公文九

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後漢漢濟陰曹曾字伯山官受

業於歐陽歙傳其子社南尹又陳留陳弇字叔明別受樂

安牟長字君高河內竝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

常傳受尚書於朱普東觀漢紀云榮事九以授漢明帝遂

世相傳東京最盛榮子郁以書授安帝官至侍中太常郁

歐陽別傳張生受書授夏侯都尉魯人逸都尉傳族子始

昌昌邑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後屬東平長勝從始昌受

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劉向著洪範五行又事同

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書學源流

三

一師受詔撰尚書說尚書章句號為大夏侯氏學按夏侯

自張生而勝又師簡卿兼得歐陽氏學故傳齊人周堪少

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實皆出於兒寬云傳授元帝官至太中大夫號褒成

君霸傳子光字子夏官宰相堪授魯國牟卿士及長安

許商字伯長仕商授沛唐林字子高為及平陵吳章字偉

王莽重泉王吉字少卿王齊煥欽字幼卿王後漢東北海

牟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氏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

少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傳平

陵張山拊字長賓為博士論山拊授同縣李尋字子長及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書學源流

鄭寬中字少君為博士授成帝書山陽張無故字子孺廣

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調者論寬中授

東郡趙元御史無故授沛唐尊字莽恭授魯馮賓士後漢

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夏侯氏學漢宣帝本始中河

丙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

之按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

錯往受之曰堯典曰皋陶謨曰禹貢曰甘誓曰湯誓曰盤

庚曰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曰微子曰甘誓曰湯誓曰盤

命曰無逸曰君奭曰多方曰立政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

張生歐陽生者當亦即此二十八篇其所教於齊魯間以授

未知其作於何人宣帝時孔壁書已出但於泰誓一篇則

泰誓一篇反得附伏生今文並行然合偽泰誓一篇乃成

四

二十九篇而陸氏乃云伏生口誦二十九篇合然泰誓年  
偽泰誓為三十篇此或一時錯數而云然歟

馬融鄭元王肅諸儒皆疑之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  
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

作首尾凡百二篇按武帝時孔壁尚書已出而傳成未及  
未之見張霸之徒遂於伏生書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

一篇合前此所得偽泰誓凡三十二篇又偽作舜典一篇  
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大禹謨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一

篇肆命一篇湯誥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寶一篇伊訓一  
篇文亦共五十八篇所云百兩篇者豈當時偽書猶不止

此歟班固曰孔子集書凡百篇而為之序書緯云孔子得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十五百四十篇為

尚書繼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又班固藝文  
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然則百兩篇者其書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書學源流五  
序百篇之目歟抑并數逸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

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以上皆今古文尚書者孔惠之  
所藏也按安國之曾祖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

藏意孔惠即孔騰歟抑別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共王名餘  
是一人而傳聞不一歟

於壁中得之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孫子國孔子十二  
臨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

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壁書所多於今文者  
歌曰肅征曰仲虺之誥曰湯誥曰伊訓曰大甲曰三篇曰威

有命曰蔡仲之命曰周官曰君陳曰畢命曰君牙曰周命  
又於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出益稷盤庚分出二篇顧  
命分出康王之誥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以安國又受詔  
合之伏生所口誦今文共凡五十九篇也

為古文尚書傳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值巫蠱之禍事連  
及上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

如辨名重華禹名文命之類皆今文所無是得之古文中者也  
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眾班固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

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  
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

十○按此蓋諸家授受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庸生授清  
河胡常字少子為博士常授毓徐敖右扶風授琅邪王璜

及平陵塗暉字子暉授河南乘欽字君長一王莽時諸學  
皆立暉璜等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

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書學源流六

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傳伏生所誦非  
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按

向別錄班固藝文志范曄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皆  
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也故馬融鄭元劉欽趙岐服

虔章昭杜預之徒實皆未見孔傳鄭元注禮記趙岐注孟  
子章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凡有引用二十五篇者皆曰

逸書其實也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  
見孔傳而祕之乎陳氏曰考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

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暉暉傳柔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  
馬融鄭元作傳然而遠父微實受其書于塗暉逵傳父業

雖猶然凡在征南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魏  
晉猶然凡在征南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魏

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曰今泰誓無此文蓋帝末諸  
間所獻泰誓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  
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馬鄭惟傳孔學二篇即  
伏生書耳亦未得為孔學也然又按家語孔衍上成帝書

日臣祖安國以經學見稱前朝得古文科斗尚書訓傳其  
義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  
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不記於別錄臣竊惜之又劉歆移  
太常博士書曰古文尚書與逸禮左傳藏於祕府伏而未  
出孝成帝時學殘文簡乃發陳祕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抑而未施由成帝時則  
安國書傳雖未獲上聞而未嘗不為家學至此考之則  
其書已出特以多脫簡未立學官故當時儒者多未之見  
耳陸氏謂王肅私見孔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  
傳而祕之理或然也  
字仲真汝南人○隋 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  
經籍志作梅賾云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晉徵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  
以續之曰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堯典止於帝  
學徒遂盛 按音書鄭冲始得古文尚書以授蘇愉愉授梁  
柳又以授臧曹授枚頤頤乃奏上而施 後范甯順陽人  
行焉然則枚頤所獻亦不為無淵源矣  
東晉豫章太守 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  
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  
於大航頭買得上之 按姚方興所上舜典篇只於篇首增  
其篇之孔傳數 梁武時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  
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  
毫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按按今文合為一篇古文分為二  
之誤合也以二典合為一篇則曰若稽古云云自不必有  
分二典為二篇則曰若稽古云云二十八字亦不可無是  
安得以此為偽造邪且史記謂舜名重華重華二字非因  
重華協干帝一語而云然乎蓋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得見  
古文然則校正今文本而復脫之耳無庸疑其偽也 漢  
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

嘉 晉懷帝 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  
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  
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尚書之學流分派別  
故畢錄之其有異同則參之孔氏 惟陸元朗所述為詳  
仲達所考以補其說之所不及云 ○李氏延壽曰齊時儒  
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  
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  
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 北齊  
年 末劉光伯 名炫博 劉士元 名焯始得費魁義疏乃留意焉  
劉焯少與炫為友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 ○唐孔  
著五經述議行於世劉炫劉焯時人稱二劉云 ○唐孔  
氏曰名穎達伏生所傳三十四篇 伏經只二十八篇此云  
字仲達 伏生所傳三十四篇 三十四篇因壁經篇目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而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  
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  
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師祖孔  
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  
同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至晉世始得古文尚書而施  
行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  
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按劉  
孔穎達明鄭學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  
之禮穎達請質疑帶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夫穎達為  
鄭學而此所云亦疑鄭學之未得為孔學矣及孔疏之成  
則多尊先孔是亦更有得於劉士元也晉尚清談未齊  
梁陳南北分朝干戈擾亂當此之際經學為難是以傳經  
之士鮮著名焉二劉得傳於費魁又不知費魁何所師承

也○六經之在漢草昧之天也詩則有齊轅固魯申韓

毛易則有田何焦之京房梁邱賀費直春秋則分三

傳梁左氏禮則分戴慶聖戴慶普書則歐陽夏侯專門授業

各有師承其說經也詳於訓詁其論事長於附會其立義

善於穿鑿其心得則未有聞也程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

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生有儒者

氣象顧由今以觀則毛公於詩視諸家稍為簡要耳其無

決擇同也董生大本為正其春秋則好言災異深求於天

則亦不無傷鑿矣且諸儒所爭求者每只在文義異同之

間而分門既多則各執已私爭訟以起墨守可攻廢疾可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九

起經義何所折衷因誤合之言而抑姚方輿之二十八字

以闡門二字而廢劉知幾之古文孝經蓋迄唐猶然嗚呼

何不深觀於理而所爭之細也然而刻竹宏公孫披蒲路温舒

負薪朱買臣鑿壁匡衡帶經而鋤兒寬受書於獄夏侯為學之專且

苦後世鮮有如漢儒者况其居則遵守師門出能引經斷

事是理雖未或盡當而要之為有用之學與今人之徒滋

口說殆非同日語也且六經之學至宋而始大明然而今

古異聞方言異詁不有漢儒之章句訓詁後儒亦何從而

因其文義以得前聖之心則由是言之漢儒說經之功其

安可没乎春秋三傳左氏後立禮樂五家小戴後出詩學

四家毛氏後顯其果後起者勝歟尚書之古奧艱澀尤有

甚於他經歐陽大小夏侯夫安知罔所發明者願自古文

書出而三家盡廢古文學顯而鄭學亦微於後世固無從

而考其得失矣予悲漢儒之苦心且偉其開來之功為不

可忘也故述唐陸孔之說以詳為表之抑重惜其終就湮

没云○莊周有言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已

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

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固亦理勢然哉

夫唐虞夏商周一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心刪之者孔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十

子而章句異以古今說經劃為三學是亦其自一而分者

矣及夫東漢之末賈馬鄭元諸子固已崇孔傳而陋三家

然此尚是今文尚書諸儒皆未及見古文也 自晉而唐古文尚書行而今文諸

家盡廢孔穎達作疏一遵孔傳而間參之鄭學自唐之世

孔學獨行無異說焉庶所謂折衷於一而得所歸歟然而

經學之衰于唐為甚蓋其所尚者詩賦辭章所重者身言

書判至於明經帖括則不過敷衍文義而已誰是其有志

於講明經學者故唐世之儒寥寥若晨星焉豈說經之無

異實說經之無人也宋室之興名儒藹起其倡明理學則

周程張朱其以書傳者則蘇名軾字子瞻號東坡著有書傳○朱子曰蘇氏說亦有可

觀但終是不純粹又曰蘇傷於簡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  
 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似失之簡日亦有只消如此  
 解者他力過人發明得外精神王半山臨川人介甫號  
 好又筆力過人發明得外精神王半山臨川人介甫號  
 傾得數處甚不見得於鑿又曰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  
 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解之今人多  
 說荆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卻須要解  
 盡林名之奇字少穎福州人有書傳○朱子曰林傷於繁  
 但自洛誥已呂名祖謙字伯恭號東萊有書傳○朱子曰  
 問之曰所解不強解將去爾要之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某  
 難說處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某  
 而卒其徒時關以平昔所聞纂成之四家為最其若楊時  
 字中立號龜山劉敞鼂說之道葉夢得字少吳棫字才老  
 山程子門人劉敞鼂說之道葉夢得字少吳棫字才老  
 傳○朱子曰才老神傳頗有發明又曰胡氏開得吳才老  
 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工夫只是義理上自是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書學源流

士

看不得有薛季宣字士龍○朱子曰士龍書解胡瑗字翼之  
 先生○朱子曰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胡瑗字翼之  
 載但言行錄上安少許解未必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  
 平且意又問引東坡說東歐陽脩承叔廬曾鞏人其說再  
 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歐陽脩承叔廬曾鞏人其說再  
 範數處朱子沈括存中處胡安國侯曾彥和名岐其解再  
 甚取其義陸佃農師陳振孫曰農師撰二典義通考一鄭樵  
 取之陸佃農師陳振孫曰農師撰二典義通考一鄭樵  
 通仲蕭田人撰通考七卷曰糾繆四闕疑一於復古二陳振  
 孫曰樵以遺逸召用博聞洽見然迂闊○按通考一陳振  
 多能補通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千之書夏僕元肅書  
 志所未及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千之書夏僕元肅書  
 胡寅明仲號致張子韶名九成史浩朱子曰史丞相書亦  
 說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既歸命周公在陳  
 後看公定子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陳  
 傅良止齋黃度叔項安世平甫號其皆著述爛然或探

索精研或博稽名物或釐正句讀或者悉訓詁皆有以補  
 漢唐注疏之所不及而正其疵謬者然言論紛支派益  
 別彼同此異得失或相半焉非有以折其衷又難言歸於  
 一矣朱子曰諸經皆以注疏為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  
 蘇軾程頤揚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又曰  
 尚書注疏程張之外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少補但在  
 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昔道夫嘗以  
 點讀尚書請於朱子朱子雖謙讓未遑然卒之手定二典  
 三謨以授九峯蔡沈而命之作傳蓋書傳雖非朱子手成  
 而蔡傳猶朱傳矣嗚呼蔡子之言曰後世人主有志於二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書學源流

士

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  
 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書何以又曰文以時異治以道同  
 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  
 此數言者可以得蔡傳之指歸而百家判矣是故羣言日  
 分齊之以一一者天地與人自然之理也理者人物與我  
 本然之心也溯其本然而自然見焉本其自然而當然出  
 焉一實分萬萬歸于一求之外焉惡乎能同彼莊周者固  
 聽其不同以為同非能因所不同而得其同也○西山真  
 氏曰蔡季默一作仲默西山先生季子也西山先生名元定字  
 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季默季默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  
就其書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  
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發諸儒所未及者  
仁山金氏曰朱子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  
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又當日同遊朱子  
之門而說經可互相發明者則黃榦字直卿號勉齋政和  
馬陳涪字安卿號北陳埴字器之董銖字叔重滕璘字德  
源人滕璘字德和璘其人其未及朱子之門而說經可  
相合揆者則王炎字晦叔號雙溪婺源人戴率初日王雙  
及於時文公假令尚在當有葉適字正則號水心龍泉人  
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 其若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三

時瀾 金華人 呂陳經 字正甫 眞德秀 字景元 號西山 浦魏  
了翁 字華父 號鶴山 建王應麟 字伯厚 陳大猷 字東齋 方  
回 字萬里 劉克莊 字潛夫 馬廷鸞 字仲翔 黃震 字東谷 王柏 字會  
魯齋 金華人 陳振孫 字伯玉 胡士行 號廬山 考索名物 胡方  
平齋 婺源人 則皆守朱蔡之說而發明之迄元則許衡  
字平仲 金履祥 字吉父 號仁山 金華人 許謙 字益之 號白  
號魯齋 字幼清 號草廬 臨馬端臨 字貴與 樂平人 博戴表元  
吳澄 字幼清 號草廬 臨馬端臨 字貴與 樂平人 博戴表元  
字率初 傳黃潛 音黃瑞 節觀胡一桂 庭芳 號雙 董鼎 亨 鄒  
王雙溪 學黃潛 卿音黃瑞 節觀胡一桂 庭芳 號雙 董鼎 亨 鄒  
陽人 陳櫟 字定宇 號曰鄒季友 鄒陽人 王充耘 字耕 陳師凱  
盧黃鎮成 鎮李祁 初各抒所見以承宋儒之脈其選則魯

齋仁山為最次則新安陳櫟 疏為詳鄒陽注亦密然其精入宋  
儒之門勇往以登其席朱蔡將引以為徒其他馳則隱隱  
離而去之有不知其失者矣明儒家著戶述指不勝屈其  
醇者河津薛子一人 名瑄 字德溫 號敬軒 諡文清 次若邵  
寶 字二泉 羅欽 順 字整 胡居仁 字叔心 號敬 又次而邱濬  
字仲深 號瓊 呂柟 字仲木 號涇 韓邦奇 字汝節 號苑 洛 鄭  
山 瓊州人 莫如中 字子長 張居正 字時大 號太 嶽 江 王樵  
字方麓 金壇人 著歸有光 字熙甫 顧憲成 字叔時 號 葦 枏  
日記亦多所發明 歸有光 字熙甫 顧憲成 字叔時 號 葦 枏  
羣言自抒已見往往可觀又郝敬 字仲輿 亦時出偉論然  
已有揚帆別適之意矣其若陳雅言 永豐 申時行 字 瑞 王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四

肯堂 字子泰 姚舜牧 字虞 號黃 字了凡 顧錫疇 字九 以  
下有事治書者無慮數十家要以隨文衍義為經生生活  
計何嘗真以是求二帝三王之治作身心性命事乎 此以  
數列明儒但因其有 夫說經不嫌其多期於有得言理不  
妨別出要於同歸李一初曰九峯蔡氏親受朱子指畫作  
為集傳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九峯亦止據其所長  
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顧愚謂討  
論典故考訂名物之功後儒之有補於蔡傳所未及者容  
多有之若先聖帝王之微言奧義則朱蔡備矣後儒從而  
發明之恐不及耳而況有馳而越之豈不悖歟 經術之

顯晦醜駁視乎創業之君而人品心術從之漢祖得天下於馬上安事詩書此其不學故也然及聞賈山至言而亦能嘖嘖稱善則美質存也經學當晦蝕已既之餘剝盡斯復亦其機焉武帝美儒之名而儒亦以名應之然經學之在人心者雖非實探其源亦庸以獻其璞矣美璞既呈真寶自蘊而天下鮮玉人則經學在明晦間而西京之儒亦居混沌境暨于末路鮮所執持故為莽大夫者甯獨草元一子歟光武起自儒生監西漢之末失崇尚節義迄乎明帝臨雍拜老是雖未得真儒而事之然儒者之氣不於是而日舒而經學之傳亦由斯而日知所講歟然而賈馬鄭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五

氏之徒說經多雜識緯則又以光祖好識之故是以東漢之儒氣節雖著而學問不純則其於聖人中正之道卒已遠也唐宗矯偽治匪其情本之不求紀綱紊亂經學雖存只供辭說終三百年退之而外暨無儒者宋祖以倥偬戎馬之間而不忘儒生之業開卷有益數求遺書重門洞開期於此心可以共見是庶幾有合於帝王之道則真儒名賢之藹興而經學之倡明如揭也不有自歟元代非無名儒儒術究非所重明祖崛起草莽之中而首能聘禮賢士尊尚儒術斯有明一代之風俗民心亦以肯敦醇樸而其於經學又確然知所尊主而不搖

如易尊程傳朱義書尊蔡傳詩尊朱傳春秋守

公穀左胡禮記尊成祖命大臣纂諸經書大全雖當日從陳雲莊兼及註疏事諸人皆碌碌庸才靦顏從逆然大全之纂雖不能有所決擇有所發明而於程胡朱蔡所云猶斤斤守之無敢叛去是以自洪建迄于正嘉學未厯而人多厚也然太祖師心自用因寇讎之言而欲黜孟子指月行右旋而幾廢蔡傳非錢唐之袒腹受矢太祖將作何舉動歟成祖本躬親篡逆則表章聖學不稱其情況四子五經大全親為制序宋儒性理大全方親為制序而釋藏之楞嚴法華亦親為制序則不知其學將何所宗主其將以至尊而口舌媚人為鄉原也是以白沙陳獻章攘臂於成化之時陽明王守仁鼓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書學源流

六

舌於正德之世為其颺陸氏之波期壓諸紫陽之上龍溪王心齋王愈馳愈背蔽陷離窮狂瀾汨于莫挽故自正嘉而後人心風俗漸以淫邪行至舉業之文亦以離經叛傳為快柔媚之骨習乎西漢之末口舌之禍釀為東都之錮而明隨以亡噫是殆亦太祖之敢射孟子成祖之贊揚佛藏為有以兆之抑大全之集庸庸無所決擇不得其精乃易致人之叛越歟予故曰經術之顯晦醜駁視乎創業之君而人品心術從之則國脈亦以繫焉況六經皆躬行事也有國者其可以名務之而徒事為經生事邪



今文古文考辨

伏生口誦所傳二十八篇受書者寫以當時隸書而孔壁所得其五十八篇皆古科斗文字孔安國以今文參考讀之乃定為隸古因未及行故漢儒知之而未獲見之因謂伏生所傳為今文而謂孔壁所得為古文此書之有今文古文所由別也班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顏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又范蔚宗曰劉陶明尚書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字向書按安國既隸古定更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今文古文考辨

七

寫竹簡即以送官藏之書府但此未作傳耳祕府所藏自已有安國本成帝時劉向校書應獲見之所謂中古文蓋即孔本也孔本無傳安國所作傳以未行而散在民間也故雖及見亦第以校正今文而今文所無向亦不復審錄不記於別錄此孔衍所以爭歟孔衍所上書錄在前冊孔壁古文書安國所傳至晉齊間書始漸出至隋開皇二年隋文帝乃得舜典篇首有二十八字古文書始全唐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韻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按古人義字有幾音則與頗字聲韻本叶然陂字亦有坡音也天寶三年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馬賁與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

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又變為俗書矣安國所得孔壁書雖為之傳未得立於學官東京以後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方顯人往往以僻書裨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從俗字也按典謨兩頁之文多見陶之為咎繇刊之為棗濟之為泚蓋史記從安國本隸書而今本皆唐所改俗字也大抵隸書猶存篆意自魏晉而下如鍾繇張旭王羲之輩變隸為楷為草專以便利於用筆以期悅目取妍字畫任意加減而古體破壞幾盡大抵六勝正父不獨尚書然也三山林氏亦曰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顧文字已改皆從今而篇目之出於今古文者則後人可考大抵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多順遂是以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今文古文考辨

六

先儒頗多疑之新安吳氏曰伏生傳於既毫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則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乎真之難言也已朱子曰漢儒謂伏生之書為今文孔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伏生年九十餘無齒故語言不清乃轉自伏生之女子口傳以授錯然此以授鼂錯然先錯則然耳其授張生及歐陽生當在早歲或不然也然先

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轉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此吳才老及朱子之說皆不能無疑草廬吳氏曰於古文然亦未嘗謂古文之皆偽也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專以古古之書便自偏著且古奧之文人不難做如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積一段蓋皆戰國時人所做為古奧之文者書經詮義卷之首上今文古文考辨

枚頤所增二十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即大不然矣古文尚書如禹謨伊訓太甲等篇皆是何等古文而以平緩卑弱乎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以此疑然草廬是有意為低昂不是平心讀書則不又京山郝氏但不曾細味古人之書且并未會解論文字曰記曰書之失誣予初不解所謂及讀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刪書時纔百餘年簡編已不足信宜後世偽作愈甚也秦漢之世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真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要非古人完璧矣孟子本精於書而言其不可盡信郝仲與卻先存一不信之意以讀

書則安在不疑其偽乎京山謂序中猶多真目然秦漢以前之書所引書文并未見有出於作九共葉飲蓋漢湯征汝鳩汝方諸篇者則序文篇目恐亦無從而稽考真偽也其曰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要非古人全璧則庶乎為近又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纘粟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竝列先後文質倒置京山以伊訓太甲誥為樸茂此不求之意理之奧而徒求之聲韻之間耳誠也盤誥之聲牙朱子以為勸諭百姓難雜以方言如今人書為難曉在當日又未必非俚俗所共知也乃京山認此以各就本篇玩之虞夏商周由質山堂章氏曰書學不同非而文體氣大別又何嘗一律也書經詮義卷之首上今文古文考辨

伏生之由也蓋古人傳授點定大義則意見義通無俟乎訓詁之末生當煨燼之餘授書於人其所誦者傳之其所忘者闕之於大義既未有害而盤誥聾牙自是書之本體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誥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非齊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非其實也此論只解得今文艱澀之不以反平易且亦無解於仁山金氏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所以偏記得難的之故仁山金氏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仁山此論最為近之然如此則又連江陳氏曰古文尚書似古文非謬而今文用有失真矣

至東晉始顯唐孔氏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偽者宋  
吳才老始駁之朱考亭因之曰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  
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吳草廬又因而極非之蓋自二  
子言出疑古文者紛然矣愚竊以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  
誥外若堯典皋謨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  
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此正不然堯典中如其  
舉陶謨中如乃言曰載采采懋遷有無化居惟動不應等語  
志等語湯誓中如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  
協等語即牧誓篇以較泰誓三篇牧誓自古簡泰誓自淺  
率無逸篇最易解讀中亦有講張為幻等語若古文  
尚書中則自鮮見有此等句矣正自不得以古文  
多文從字順而今文獨詰曲聱牙二語為非也況書之  
顯晦亦自有時春秋三家左最後立詩四家毛最後顯禮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今文古文考辨 三

五家高堂后倉大戴小戴後出卒之左傳毛詩小戴皆孤  
行至今未有疑其偽者愚按左多浮誇戴亦駁雜若毛詩  
亦未嘗不疑其非左傳國語論語孟子禮記呂氏春秋等  
書所引二十五篇之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字  
句為之是倒置本末反以枝葉為根幹也草廬采綴字句  
自當得較但此猶嘗考前漢民間得泰誓三篇有白魚入  
于王舟火覆于王屋流為鳥諸語董仲舒對策司馬遷本  
紀皆引用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按其文皆淺露吾見  
書傳多矣引泰誓而不出泰誓者甚多孔仲達曰今泰誓  
所無者古文泰誓皆有則古文為真復何疑乎愚謂古文  
所有可疑

者正猶在又考孔子刪書百篇遭秦火伏生藏之亡數十  
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二十餘篇是安國所得即伏  
生所亡也校之百篇尚存其半豈非斯文大幸歟後儒乃  
以今文真也古文偽也惟郝仲輿有偽作之言然亦不全  
指古文餘則雖有疑焉而未嘗全  
偽也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辭坦明耳今以觀左國禮記  
諸書傳所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  
雅坦明無艱深險澀語豈所引者皆偽乎此夫為諸書所  
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  
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辨草廬京  
山之說則可以辨朱子及吳才老之疑則未當朱長孺曰考成帝時古文已出特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今文古文考辨 三

以脫簡未立學官耳何得云偽吳草廬既辨古文為偽草  
廬亦未嘗而其所撰三禮考註凡釐正周禮六官之舛錯  
者又一以周官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等語為據  
夫周官非古文歟草廬於此尙未有定見而後儒趙子常  
歸熙甫輩皆祖述其說何歟草廬考註三禮卻又何嘗的  
二說又皆為  
古文出脫者夫尙書之有今文古文一由伏生一由孔壁  
所從出異矣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其文字殊矣况口  
誦偏得所難而隸古偏無不易則事可疑矣廬孔壁百年  
而一篇之中全無剝蝕晦民間者又數百年而舜典之首  
乃增二十八字況漢人於泰誓可偽於汨作九其可偽而

壁書有可依附則稍僞託焉其誰忌之而誰辨之然則謂  
 古文必無可疑此不然之說也然謂古文為皆可疑則禹  
 謨危微精一十六字聖人傳心之要不得於今文而見於  
 古文之中朱子又嘗曰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  
 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為人君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  
 取細讀夫五篇是皆古文也朱子何不竟疑之而以爲僞  
 乎愚謂讀古人書惟衷以理理苟是矣古文不必疑理苟  
 非歟今文未足信也昔朱子嘗謂今人不於身心上理會  
 卻只理會小序乃今人又不於義理上理會而紛紛理會  
 今文古文真僞之辨不亦異乎要之古文之文從字順而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今文古文考辨 三

絕無訛損一字則終不能無疑竊意安國校定之時其錯  
 亂磨滅不可知者既置之而已而苟其端緒可尋意理可  
 通不甚磨滅者則間有一二字句之不可知亦遂以已意  
 增附潤色爲貫通之是以文成而鮮艱澀於理不害於辭  
 則已稍近也是則文從字順者半由誓命之體當時史官  
 所撰本自平易半亦禹謨虺誥諸篇安國隸古時不無已  
 有脩飾也 以禹謨較皋謨則禹謨句法又稍艱奧 至若泰誓三篇  
 則暴揚受惡再三已甚更使人不能無疑蓋必有非其舊  
 者只以牧誓較之而可見矣其出於孔書固然抑或久在  
 民間至枚本而後然則俱未可知也大抵讀書者惟當是

平心靜氣反身切己以讀之則其中道理自見而眞僞是  
 非亦自可辨不可先萌一箇意見以著嚮書上則書中道  
 理都倒嚮私意偏去媿妍失形是非皆炫亂矣尙書五十  
 八篇要身心上事文雖異以今古讀之者信所可信疑所  
 可疑一以爲可疑而皆少之一以爲必信而皆崇之是其  
 具要也歟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今文古文考辨 三

舊圖考辨

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亦云

然合五百二十歲也年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

二十歲此恐有誤蓋十世之久不能得二十次曰帝宣曰少

昊一曰金天氏即窮彘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即高

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曰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

四百歲又引張融說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

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又

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此出書緯若五帝當

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此皆漢鄭氏所據也大戴禮少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舊圖考辨

典產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為帝

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

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

牛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

文命是為禹司馬遷史記據之今圖以元囂為少昊句芒

項今據如大戴禮則黃帝至堯凡四世黃帝至舜凡八世

世數既如其不倫矣又堯為舜之高伯叔祖世數未遠

而舜有鰥在下如不及知安所云敦敘九族歟堯之二女

為舜之曾祖姑雖古人未必百世而昏姻不通然世次可

敘而妻其祖姑於倫不已瀆乎又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

皆無違命而史記所載則舜之祖無所謂幕者樂記云武

王封黃帝氏之後於薊使三代皆黃帝後則黃帝本有後

何用更封薊為是大戴禮及史記所云考之經傳亦多不

合鄭氏之非之宜也至若春秋命歷序之云則雖上古渺

遠難以必據然於理無礙非若大戴史記之次序訛繆有

傷倫化也乃今之作書經世系圖者猶從史記則無目矣

故此編削去唐虞世系一圖夏商周三代之王則世次分

明為附於三代之書之後舊圖又謂自契至湯凡十四世

自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所傳只多一世而在後六百餘年

此亦本必不然矣故此編亦不載云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舊圖考辨

堯時春分日中星鳥夏至日永星火秋分宵中星虛冬至

日短星昴夫冬至以昴為昏中之星則日之在虛審矣冬

至日在虛則是十一月日月會於元枵非會於星紀也夫

歲有歲差今古不同歷唐至周千有餘年故周時冬至日

在斗而日月會於星紀矣而圖者以唐時之中星合之周

時之合朔不亦誤乎故正之圖附於堯典之後至若齊七

政撫五辰二章則有非可以圖明而亦不必圖者茲皆詳

其說而削其圖焉

律呂之學今人久置不講舊圖所畫十二律管既無尺寸

法度而所引陳祥道之說又只知本於淮南京房與史記

律書蔡西山律呂新書之法不合其所云宮八十一絲徵五十四絲商七十二絲羽四十八絲角六十四絲之說雖非無所本然此只立為五聲相生之活法若使人執此為說則不通矣八音之各屬五聲此又別因其聲之所近為言與迭相還宮之五聲不同說也圖者皆混而同之益使人茫不知所謂矣茲皆詳為正之圖附舜典之後律之長短不為之則則不可圖此編所圖十二律皆以度量衡則不必圖欲為之圖則量宜用周補工記不當用漢斛見班志西山之略周補而詳漢斛者彼專以求律呂之積分耳此編於度量衡之圖皆削之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毛

五玉桓周禮疏云如信周禮注云躬周禮注云信躬皆象云信圭直躬圭曲為人形誤也愚按此穀蒲周禮注云以謂其形勢略似人耳非必琢為人形也穀蒲周禮注云以也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大宗伯舊圖有琢人形者非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是未成國也穀蒲皆緹散成文舊圖叢植者非洪武年間有掘地得古穀粒蒲草之形故知琢叢植者之非也明太三帛世子執祖以為古人禮神之物令復於原處瘞之三帛世子執纁孤卿執元見於周禮附庸之君執黃於禮無文然漢孔氏之說亦必有本究之三帛二生一死皆不必有圖也十二章服不必有圖舊圖於日中畫三足鳥於月中畫娑婆樹及兔以玉杵臼搗藥尤為俚俗無理夫豈唐虞法象皆刪之

球磬鼓長而狹股短而博考工記有度詳見舊圖既知引陳祥道考工記之說而其圖又作人字形不分長短狹闊其皆誤人矣琴瑟管箏人所習見不必圖也柷如漆桶敵為伏虎此亦易知然敵背有一十七鉏錡刻此刻虎背作斑文為凹凸耳圖乃畫作竹箴之形孔廟樂器亦刻穿虎背而植二十七箴其中此皆誤也鐘制古有兩角考工記鐘兩樂謂之鈞而圖者無之節韶九成節本舞者所執之器蓋箴類今文箴字作箴而先儒亦遂以箴管釋之然鳳簫以管之長短應律故編之如鳳翼參差不齊參差又有玉而圖者徒作編籬之形是皆失之此編或正之或刪之不使人誤也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亥

澹水澮距川夏制周制未知同否要之天下溝洫雖與王難以盡改不必疑貢助徹之殊況溝洫必自井田始是宜據考工記匠人為圖舊圖不甚分明茲補圖之見後躬成五服虞書周禮不同然曾氏之說似為可據然五服相去道里宜就各方圓算而後道里始均若如方田法布之則四正之來者各五百里而四隅之至者有七百里非所以均遠近矣此意先儒所未思及為圖正之圖附禹貢州域水道古今既不能合一而說者又多附會妄指又或偏執已見斟酌最難且載古州域而不載今地名則

人終茫然不知何處是有圖如無圖也載今輿圖而不能考悉乎今古山川之異將使人執今以疑古是有圖反不如無圖也千萬里河山繪之於不盈一尺之幅布置之疏密少差為謬將數百里九州地有寬狹不當皆以尺幅限之舊本有九州分圖者有合只一圖者亦有既作古圖而又正以今圖者要之方域闊狹水道游移皆不能以無失又不能識古之某州某山某水某澤當今在何地而且或與朱蔡相背茲編分九州為九圖其圖之大小各稱其州域之廣狹水道必稽合於古而附載於今之郡邑以識之縱橫曲折近遠方位皆不敢苟又復并合一圖以聯其疆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三

界定其方位考悉至精詳矣圖皆附禹貢之後至於任土作貢及田賦之九等土壤之色性則見於本經無可圖亦不必圖也刪之  
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月行九道先儒之說其實月行別有小輪五星附於日道即黃道左右六度之間以或上或下或出或入耳其在日道南也謂之入陽歷其入在日道北也謂之入陰歷其正交黃道一點處自內出日羅睺自外入日計都非真有九道也月之朔與日會月之望與日衝然朔而不交日道則不日食望而非交日道則不月食以相並行而有南北則不相掩不相抗也惟朔而正交日道則月掩日而日食矣高日

在上月望而正當日道則月抗日而月食矣月體無光受光其正與日衝則中為地稊九道之說殊覺未明故特作所障不得受日光矣故月食日月食圖圖附後

七世之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為得之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是只四親廟合二祧乃有七廟其說不然故朱子於中庸或問雖猶據四親廟之說其後又有取於劉歆九廟之說此以文世室武世室為二祧數在七廟之外也良以功德不祧者或有三四人則占去親廟之數是親廟反無可容也然此亦不必為圖又七廟之制太祖最北三昭三穆則昭廟在東穆廟在西以次而南其廟皆南嚮廟中之主皆東嚮主在室中室以西為尊惟祫祭於太廟則惟太祖之主東嚮而三昭之主皆北墉下南嚮三穆之主皆南墉下北嚮今作七廟之圖亦如祫祭之嚮誤也刪之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三

商人五遷東亳穀熟今亳州蓋西亳偃師亦當都此教倉今河陰又皇甫相河北今彰德府耿河東皮氏今河津是耿在殷亳西北而盤庚渡河以東南遷殷也圖五都者耿在亳東其誤甚矣且不必圖也刪之  
周公營洛先卜河朔黎水黎水不知所在要當在河陽懷孟之間若大名濬縣之黎陽則去洛已遠非上中之意蘇傳非也濶瀆皆自西北而東南流注於洛但王城在濶東

灑西下都在灑東耳土中測景於夏至午中樹八尺之梟  
其影北指度以尺有五寸之土圭而梟影之長適與土圭  
等說見本鄭氏謂惟潁川陽城爲然寰宇記云河南登封  
縣測景臺高一丈周迴十六步縣北有陽城山是卽中嶽  
嵩山之下也登封在洛水東去洛邑不遠則洛亦土中矣  
然此亦不必圖而所圖又每不親切皆刪之  
河圖爲伏羲所因以畫卦洛書爲大禹所因以第疇先儒

雖曰相爲表裏經緯然聖人既各有所取意則不必相混  
也禹言六府以右旋相克爲序其第九疇以自一至九爲  
數其本於洛書甚明三衢劉牧兩易其名蔡西山先生已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正其非矣然則洛書何與於八卦而後人往往以文王後

天八卦配之洛書此不已牽合而非聖人意乎洛書亦可  
亦可衍疇此以理數之可相通聖人原無所執滯言之耳  
今乃以洛書之數與之洛書則乾坤四卦爲金而六卦爲水  
本爲土而八卦爲木數異卦爲火而四卦爲金而六卦爲水  
數之與卦相配甚爲西矣以成右旋相克之序而術家日者乃  
九四居南七二居西一白紫水黑土碧青木黃土火六白  
倚附河洛以有九紫火之說三碧青木黃土火六白  
此離其宗而配之洛書也乃不精之至也且洛書第九疇則  
九疇而已以意取類而寓王者爲政之大法焉安所謂取  
某某相乘以巧合於數者相乘之說不知自何而起請以  
五紀相乘爲二十五德不與五相乘爲九疑自相乘爲四  
相乘象天圖而有變三德自相乘爲九疑自相乘爲四

十九八政自相乘爲六十四六極自相乘爲三十六此四  
疇相乘象地方而無變此皆全無義理且此數將來何用  
又別有九疇皇極居五圖皇極必居五五何必有圖九疇虛五用十圖  
以皇極不言數而九疇合八疇數圖謂皇極無數而合  
疇之外又有六極也九疇合八疇數圖爲十者二合爲十  
大衍之易周禮亦合五此則與此何與洪範大衍本數圖九  
疇之然偶證其同無關大義也皆全無意義茲所存惟  
河圖洛書本圖及九疇一圖及洪範篇餘皆刪之

禮器如圭瓚書序文侯之命篇○裸圭尺有二寸見周禮  
先儒謂凡流皆爲龍口瓚爲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  
徑一尺然古經未聞有下槃亦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  
者仍畫爲龍首有槃之說今圖彝器有虎彝有黃彝有象  
皆盛鬱也龍首有槃之說今圖彝器有虎彝有黃彝有象  
之尊也兩雅即卣也尊也周禮象之屬然獻尊尊象尊以  
書經詮義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盛五齊卣則盛鬱卣則不與宗廟異也豆邊武城篇○聶崇義

麻也冠倍衣布之縷是也雀弁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以布冠元端非布也冠也按冕服亦以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麻也冠倍衣布之縷是也雀弁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以布冠元端非布也冠也按冕服亦以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麻也冠倍衣布之縷是也雀弁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以布冠元端非布也冠也按冕服亦以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麻也冠倍衣布之縷是也雀弁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以布冠元端非布也冠也按冕服亦以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麻也冠倍衣布之縷是也雀弁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以布冠元端非布也冠也按冕服亦以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麻也冠倍衣布之縷是也雀弁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以布冠元端非布也冠也按冕服亦以蓋齊士服之祭服其制如冕以絲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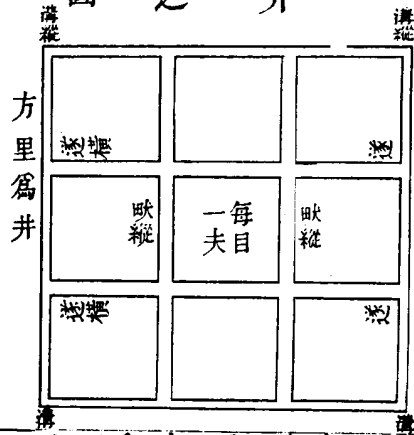


國以雀弁為韋 綦弁 蓋即皮弁服之弁天子之朝服也 下  
石之亦不日然 綦弁 通於士皆得服之 曰綦弁者飾以玉  
色如馬之青黑也 綦 先王則裘冕九禮祀上帝亦如之  
此有十二旒者則也 先王則裘冕九禮祀上帝亦如之  
則先公享射則也 先王則裘冕九禮祀上帝亦如之  
之卿大夫國之孤得服也 祭服之祭服也 祭服也 祭服也  
朝皮弁服即皮冠也 視朝大夫冠也 視朝大夫冠也 視朝大夫冠也  
前圓後方前俯後仰前制乃天子之冠也 天子之冠也 天子之冠也  
以青卿大夫以黑非周制也 天子之冠也 天子之冠也 天子之冠也  
顧命○制如屏風從廣八尺絳帛為質纁以絲禮物如黼展  
斧文○近刃白尺高二介圭無柄此亦不有圖玉几馬融曰  
尺此亦不必有圖二介圭無柄此亦不有圖玉几馬融曰  
之即介圭也又有大圭三尺指於紳帶非此所守之大  
圭愚按玉藻云天子指撝方正於天下也此即玉笏耳與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圭

有軾有較兩旁有軌其後則空之故升車自後而圖則四  
方有轅如房馬車駕四馬一轅當兩服之中以鈎衡而圖  
作兩轅龍首短在後後太常宜植車後而圖則橫曳之四  
馬全非古制又其圖有六人皆冕而步於車後皆執圭一  
人冕執物如輓立於馬前此豈因周禮節服氏之說而然  
乎然節服氏如王之服以乘王之副車安得有冕而隨步  
於車後者又有許多圭可執此等圖無所發明而反以惑  
人皆舊皆有圖此於其不必圖者皆刪之其有所誤者正  
之  
器數非窮經急務讀書者宜求之聖人之心程子曰讀  
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也然朱子嘗曰  
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  
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 舊圖考辨 圭  
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源頭處  
理會來則天文地理樂律禮教凡名理所在即聖人之  
心之體用所寓又不可以迹象誘之也今人讀書病在  
涉躐粗淺又病在畏難苟安惟其畏難苟安所以涉躐  
粗淺肯務博者已鮮矣况求之聖人之心者乎故此編  
於天文禹貢樂律數事皆圖之頗詳而各附於其篇之  
後以為是皆王者致治之源也而於名物象數之末有  
凡所當考及舊圖有誤者皆一為正之以附於左方云

益稷濬畎澮距川

井之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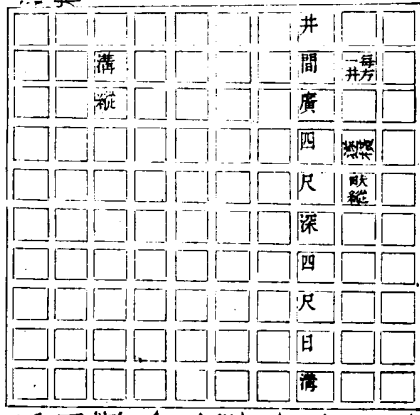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是三代授田不同然  
禹言濬畎澮距川則溝洫  
之制宜不容有異況方里  
而井井分九區與分地九  
州之意相爲表裏也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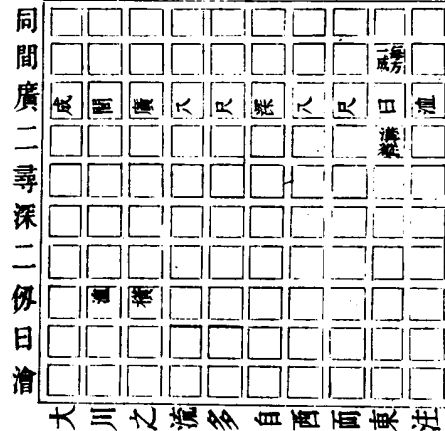
義

方十里爲成爲井者百圖



考工記匠人職云耜田之廣  
五寸二尺謂之耜田  
伐廣尺深二尺謂之  
首倍之廣二尺謂之  
謂四尺爲井二尺謂  
廣十尺爲成謂之溝  
尺爲深四尺爲成謂  
里八尺爲成謂之溝  
二里爲深八尺爲成  
以備溝洫之制專達  
以引水澮故以引水  
以入澮澮澮澮澮澮  
水澮澮澮澮澮澮澮  
水澮澮澮澮澮澮澮  
溝澮澮澮澮澮澮澮  
以決澮澮澮澮澮澮  
水澮澮澮澮澮澮澮  
川澮澮澮澮澮澮澮

方百里爲同爲成者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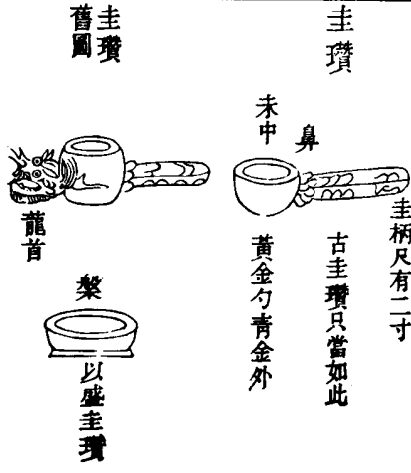
然之水非人力所及然  
方百里之間未必有  
田即方里及溪澗之  
山陵可井者以制宜  
大約形勢以制宜非  
古人如畫局也但古  
必盡田必畫局也但  
不疆者置之或聽民  
自利也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圖

義

文侯之命篇序



今圖如此周禮考工  
記皆無爲龍口使鬯  
自口中流出之說殆  
漢制然歟此備二圖  
以正之

武成篇執豆籩

豆 蓋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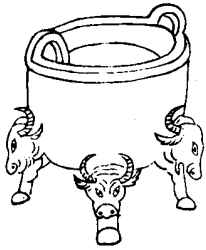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圖

高宗彤日篇

牛鼎



羊鼎



此本不必有圖因舊本有不甚肖者故圖之又今人禮器每易而用錫亦非古也

毛

鼎無定形大約上有鍋以烹下有竈以爨有耳以舉有足以立而已舊說牛羊豕各狀其首於足上是或宜然然則魚腊之鼎亦必狀魚獸於足也又古人燕牲用犬鄉飲酒禮烹狗於東方

豕鼎



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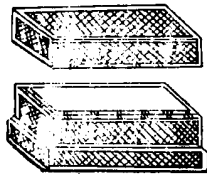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首圖

禹貢篇厥篚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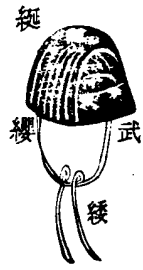
則狗亦必有鼎矣舊圖畫鼎而無爨突故正之  
畫鼎者有方鼎然鼎三足而方鼎則必四足恐未必然也此亦以意爲圖而已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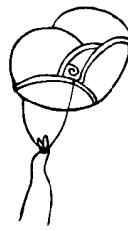
此本不必有圖陳氏聶氏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答大全既引此爲說則爲圖要當畧做尺寸乃圖者所畫如今之竹箱其高廣皆與聶說不似是貽誤也故作圖正之○聶氏所言盛爵之篚也承幣之篚又不知同制與否

顧命篇

麻冕



麻冕



按麻冕用三十升之布爲之則其衣必朝服十五升之布也用布則非祭服之冕也然則麻冕亦元冠耳而謂之冕者或者其制爲齊眉大冠不同於緇撮歟舊圖如後世之幞頭要必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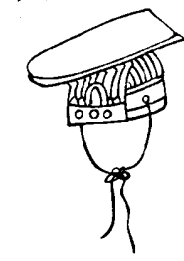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圖

冕

顧命篇

爵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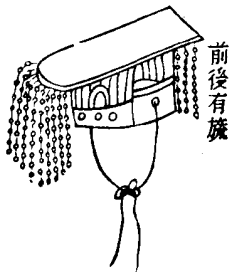


有旒無旒

後方而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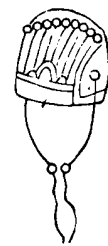
有覆

前圓而俛



雀弁絲衣士之祭服蓋次於六冕者也故雀弁有覆如冕而無旒其服亦元衣纁裳而無章也又冕者俛也其制皆前俯後高舊圖失之

綦弁



綦弁舊圖



按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是卽皮弁也皮弁制當如此今人所事三官之神之冠是矣舊圖綦弁其鬢績竟不可解雖相傳已久竊謂必有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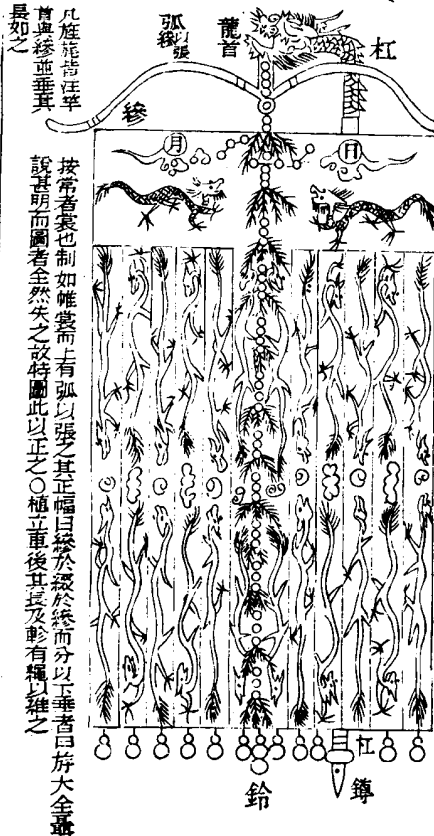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上圖

冕

君牙篇大常

綦上畫日月畫雲龍十有旒皆上屬於纁纁上赤畫雲龍皆有鈴十二旒各分垂如令之幡非聯屬一片也



凡旒旒高注平首與綦並垂其長如之

按常者裳也制如帷裳上有弧以張之其正幅曰綦於綦而分以垂者曰旒大金畫說甚明而圖者至然失之故特圖此以正之○植立重後其長及軫有繩以維之

秦晉稱戈立矛費晉銀乃戈矛

戈  
夷矛

上銳旁鉤向見詩經大采圖作鈞形者非

長二尋

胡  
內尋 樹六尺守 總長尋也  
廣寸 或畫側腰頭者皆兩皆駁類

鐵  
鐵底

首矛

虞書舞千羽

長尋有四尺

鐵  
平底

羽

此本皆不必圖因舊  
圖有誤者故正之  
干不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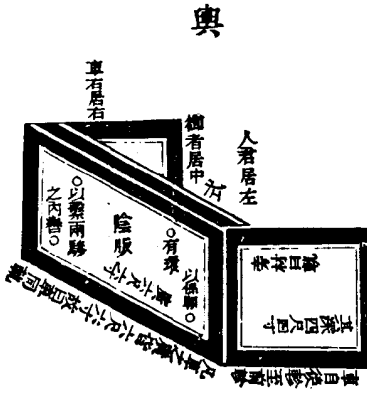
竹竿  
無有種有皇皆植羽於竹竿而舞之惟施舞乃  
執牙施垂於竿首圖似旄形者非是

書經全義

卷之首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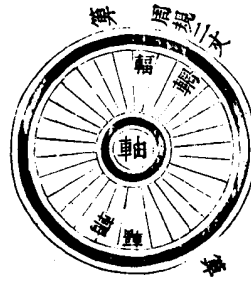
聖

顧命大轄舊圖全非此折圖以正之  
升車自後而升



方者曰輿所以載人輿底  
曰軫軫謂之收輿之旁材  
曰軌軌之版曰陰版車前  
橫木以憑曰軾若更倚上  
出軾有憑者則曰重較。  
太常植於車之後有蓋亦  
植車後上曲而前

輪



圓者曰輪所以行地兩輪  
以象日月輪之內者曰  
輞輞者外周者曰輞輞之  
輞者輞之輞也內受輞  
而外持輞輞輞輞輞輞  
老子曰三十輞月有三十  
也乘車之輪徑六尺六寸周  
一丈九尺八寸實有二丈  
軸居輪之半軸上有輞輞  
又謂之伏兔以承輞輞也  
是輞之當去地約四尺  
人及於臍也輿上有殺  
執綏自後而升

書經全義

卷之首上圖

聖

衡

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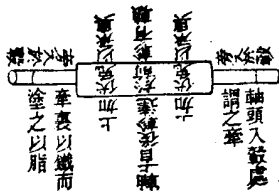
較

橫當馬之頸曰衡衡下約於馬首者曰  
軛  
十寸外  
十寸外  
十寸外

衡亦以皮約之其以  
帶繫於馬之首則以  
絲所謂繁廣或九就  
或七就五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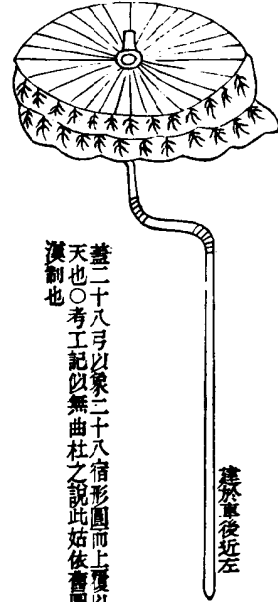
孔以繫  
二在外白  
長在輪外者  
輔又險則可  
以扶之也

軸



蓋

之則兵有乘  
無車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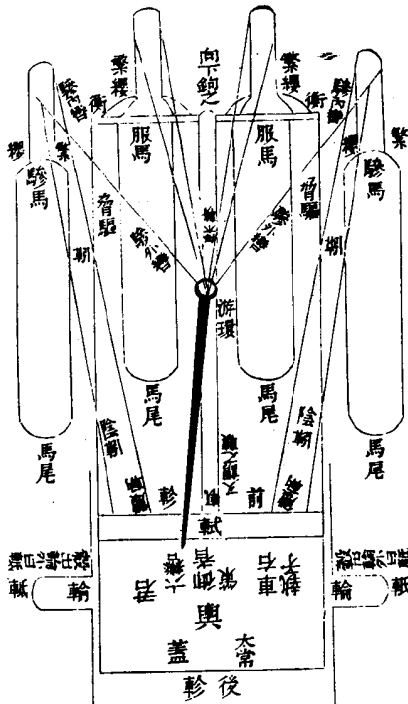
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形圓而上覆以象天也○考工記以無曲杜之說此姑依舊圖或漢制也

書經全義

卷之首上圖

望

大輅駕馬圖



此圖若欲得馬形制度必不能悉故作此正圖而馬車之注若然矣此與秦風小戎篇正可

參看畫戎車與乘車只文辭不同耳其制度則初不異也舊圖全然無稽此正可以相證矣

孔安國古文尙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皞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書經詮義

卷之首上 古文尙書序

望

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攝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經本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書經詮義

卷首上 古文尚書序

吳

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宋子曰此序全不類西京文字蓋西京文字粗枝大葉此序細碎鞏弱疑是後人所託也又曰安國此序絕不類西京文字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此篇以見按孔氏古文之學至隋唐而後顯則此序為後人所託殆未可知矣

書經詮義卷之首下

書序

集傳漢劉歆曰孔子脩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反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吳

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唐孔氏曰書序鄭元馬融王肅竝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按據安國序云并序凡五十九篇又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則書序本不先經而自為一篇可見馬貴與曰書序自為一編 自安國本分書序各冠篇首而唐孔疏仍之自此相傳說書者皆以依附於序為主蘇王林呂且惟朱子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蓋朱子嘗有無不皆然類問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邪朱子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嘗說及武王只語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

以爲成王時蔡九峯作書傳置之於後以存其舊朱子專此豈可信也集傳本書序別爲一冊附於經後今惟大所授之旨也原本則有之而坊行讀本則不復載學者鮮知有小序矣茲編因經文卷帙已繁故經文之下不復載蔡傳以蔡傳固經書者人所讀也經末亦不能復附小序而小序又不可遺故收之卷首朱子曰且畢載蔡傳亦自爲一冊以廣學者耳目云何氏曰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所作何氏曰書氏以爲皆孔子文而朱子悉以爲非蔡傳以爲周秦間人文字有合經處中間略有得春秋意者東萊見一處有似春秋遂以爲皆孔子之書不知各篇原自一史官敘作書之意儘自明白仁山金氏曰前漢書言張霸探左傳書敘之意儘自明白仁山金氏曰前漢書言張霸云朱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之漢初時泰誓且有偽書何况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其爲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書序

堯

典  
集傳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序文改欽明作聰明便自不通書意被字與宅字亦不相洽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爲治之次第至讓於舜方止今卻說是讓於舜後方作。按蔡傳此節但順文釋意如此至下節方駁之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集傳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

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按序言因上篇經文側陋及有礙在下而云然也孔傳謂爲庶人故微賤以觀其初耕歷山則其爲庶人固矣乃岳牧之薦而帝亦曰予聞則庶人之賤有善何以遂聞天子乎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是可見瞽瞍固繼世有土之君而有虞即其國媽無違命是可見瞽瞍固繼世稼陶漁殆以象欲奪嫡而舜因失愛於父因被放逐舜又不忍離去則耕稼陶漁以自苦勵勉唐孔疏因孔傳庶人之言遂謂蓋至瞽瞍始失國亦未必然也四岳薦舜明曰瞽子父頭母瞽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序乃止曰堯聞之聰明是亦與經文不合矣呂氏乃曲爲之說亦辭費矣朱子曰舜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卻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而作也。按所謂作堯典作舜典竟不識作者何人亦屬混語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書序

舜

帝釐下土方說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飶集傳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稟勞飶賜也凡十一篇亡唐孔氏曰凡此不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合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亦不可曉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其爲邱言九邱也劉厥父云古文邱共相近誤爲共按此以作邱爲是然作共亦可通蓋言九土所共也葉少蘊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或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



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朱子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按此序在當日似有所本

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集傳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皋陶以謨名禹以功稱

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

舜申禹使有言申皋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

曷嘗無言皋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皋陶之精微

者哉

朱子曰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即謂皋陶謨

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下書序

完

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

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

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又曰小

序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

得且如再謨序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

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

謨而思日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

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

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此

語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皋陶

使有功之說愚按此等處亦不甚緊要語錄所載朱子語九峯或未與聞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集傳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如經文濟河惟兗州隨海岱惟青州之類

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

而制貢也此序似已該括然經文本明白此自不必有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集傳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

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

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啟之賢征扈

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下書序

辛

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所以與戰之故序亦不能說出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集傳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反不如經文原

序之明何用此多事乎

義和涸淫廢時亂日脗往征之作脗征

集傳以經考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

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耳序書者不明此

意亦曰涸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統按誅一失職之臣耳而天子乃命大司馬親帥六師

以臨之則當日情事可想矣况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其

微辭又有指也卽以經文考之征義和之舉以季秋日食而義和罔聞知之故以其不謹天戒不知脩輔其君爲罪而序文乃云廢時亂日竟不提起日食之變亦既與經文不相應矣經文原序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當日史臣之辭何等嚴正是胤后之征義和王命征之也故不曰誓而曰征明上伐下之義於式微之時也序乃但云胤往征之則似胤侯無王命而自興師往征竟爲五伯之爲矣故後世有謂義和實忠於夏而胤侯黨羿之惡借天變以罪之者皆因序文之不明以致斯誤也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至

惟卽經文玩之則序文之失亦甚明而異說可以息矣自契至于成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漢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唐孔氏曰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又曰傳言湯自商邱遷焉此不必然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

居或當告帝嚳也新安陳氏曰帝告疑卽帝嚳字釐理治沃沃土也按陳說近是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事見仲虺之誥及孟子然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是征葛之事雖起於葛伯不祀而湯之所以征葛者不止於爲其不祀也序乃獨以葛伯不祀爲言二孔因之爲說亦與仲虺孟子之意異矣○湯征與胤征其文一例何歟曰征之爲言正也夏桀之世天子而不能正天下矣聖人不得已庸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至

起而任斯責焉易窮則變變則通湯之征葛文王之伐密伐崇同一揆也其爲征同其事與胤侯異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集傳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

方二臣名五篇亡此連上五篇同傳

唐陸氏曰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黃叔憲曰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橫浦張氏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紂謂自仲康至桀夏史未必無一篇之存於孔子時者  
孔壁磨滅作序者亦不復知耳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集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及

湯咸有一德伊訓亦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蓋湯之

公之疏謂升者從下向上之名陟當是山阜之地則意在河

志也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地無考傳云

向南流曲而東行之處其陽蓋雷首中條諸山間也鳴

條在安邑西孔疏云今安邑見有升自陟義未詳漢孔

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啟其陋歟

漢孔氏以升自陟爲出其不意唐孔氏爲之說曰桀都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聖

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自陟歷險迂路爲出其不

意故也鳴條在安邑西桀都安邑西出拒湯故戰於鳴

條之野蘇氏林氏皆駁之云古今地名道路每有改易

不可知者安知陟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陟以紀記

戰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夫威文節制之師

已無事於詐謀而况湯武之仁義乎唐孔氏又謂湯承

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說

則湯之代夏是誠何心哉或問朱子曰湯升自陟先儒

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

今不的見陟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

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陟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

書須求其要處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曰凡書傳

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紂按湯當日者東征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所征非一國矣則或因西征既克

遂便道自陟以伐夏亦未可知然玩湯誓本文在其民

則曰舍我穡事在湯則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又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則湯誓乃自亳

興師時誓師之言非既至鳴條將戰而誓師之言與牧

誓語意情事皆不相似也而序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作湯誓則與經文舍我穡事今朕必往之言舉不相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聖

肖矣然則序說全不體會意旨而妄爲附會漢儒出其

不意之陋說又已無庸復辨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集傳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爲

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

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

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

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按漢孔氏曰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

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唐孔氏

因之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篇又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夫遷社云者意亦毀其壇壝而變置之非必易其所配之先臣也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古主土之官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稷農官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又祭法云烈山氏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二孔之所附會本諸此耳然夏之衰也易柱以書經註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堯

棄此自不知何故而要非湯為易之且句芒祝融蓐收元冥配食皆不改何故獨欲易稷社歟故程子曰湯以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云喪國之社屋之蓋程子已不用欲易句龍之說因言遷社本非湯意不待眾議而後以為不可耳新安陳氏曰孔注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是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為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

仁昭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為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正不必辨愚按陳氏發明序意及程子之意最為明白然遷社之義亦非王政之大序文臆說未必有當聖心湯何必切切於遷又何必羣爭而後不遷蔡傳亦非徒以駁程子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集傳三腹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亦非聖人所急亦字因上節而言遷社俘玉能庇蔭嘉穀故寶之葉少蘊鄭景望又以庸器世守為重言之是雖足以垂戒要非聖人所急湯當日去暴安民政豈無急且大於此者而徒以遷社俘玉傳歟以武成篇較之則可見矣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堯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集傳大坳地名

經文原序甚明此真疣贅耳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新安陳氏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

明

咎單作明居

集傳一篇亡

漢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馬

融云咎單爲湯司空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集傳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

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

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

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

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祖

后二篇亡漢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吳氏曰太甲

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下 書序

毛

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按父喪

斬衰三年仲壬既君天下則太甲已爲其臣况今又承

其後而嗣之位則自當爲三年喪又不必爲之子而後

喪三年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於湯

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

祇見也按湯尚在殯則新君朝夕在前何勞奉以祇見

吳氏之辨至爲明白矣但經文所謂先王所謂

厥祖則當是統自契以下之先王蓋喪禮合羣廟之主

皆聚於太祖之廟中祇見厥祖者祠於契之廟則因而

偏見先王矣其所云烈祖則以湯

言惟時湯之主亦在太祖廟中矣

東坡蘇氏曰太史公案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

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斷以爲

成湯没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漢孔氏曰太甲太丁

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没而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

太甲立稱元年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

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安國謂湯崩

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斷也愚

按邵子皇極經世編年於湯後即繼太甲無外丙仲壬

年數程子解孟子謂年齒也古人謂歲爲年湯崩之時

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後人從二孔者多

據邵子程子之說但湯以百年而崩何故得有二歲四

歲之少子如果使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則亦支庶

幼子不立爲常孟子何必數及且兄先弟後亦孟子宜

書經註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姜

先數仲壬後及外丙又不當先數二歲者而後數四歲

者也邵子固精於歷數然算歷亦只能驗歲時之無差

豈能考先世世次之承繼邵子所考亦原書序耳龍門

世典史職史記考據世本以爲有此二君邵子處二千

餘年之後安得確知其無乃必據邵子而非史記乎商

世每以兄弟相及如太甲之子有沃丁太庚小甲雍己

大戊之子有仲丁外壬河直甲祖乙之子有祖辛沃甲

祖丁之子有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之子有南庚祖

甲祖甲之子有廩辛庚丁皆以兄弟相繼爲君若必謂

湯崩遂立太甲無外丙仲壬則是沃丁之後遂立沃丁

之子未嘗更有大庚小甲雍己諸君也粵考當日情事  
太甲屬在太孫其年必幼丙王皆太丁弟其年必長又  
太甲欲縱伊尹蓋早及見之而湯有天下十二年崩則  
國勢亦未堅固伊尹爲天下計立長立賢故先丙王而  
妬置太甲及夫二君不永然後扶太甲而立之卽位之  
初遂已不勝爲慮而惓惓於訓誡太甲之繼仲壬而非  
繼湯史記必不誣也朱子於孟子註中兼存趙氏及程  
子之說然以趙說居前亦以趙說爲長故也或問註中  
載者畢竟何說爲是朱  
子曰畢竟前說爲長餘辨見本篇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堯

太甲三篇

集傳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  
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  
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  
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  
二帝故書皆不通  
或謂湯之崩不知在何月計七月而葬則因葬而營桐  
宮使廬於墓亦事之宜也不然則居仲壬喪而廬於湯  
墓不已迂乎曰伊尹固曰密邇先王其訓也密邇於殯  
未能訓又望其密邇於葬以訓乎故知在殯者仲壬也

非湯也古人以昭穆葬湯墓在桐則丙王墓皆在桐矣  
廬於湯墓卽廬於仲壬墓也非迂也廬於仲王之墓實  
至是乃密邇於湯也經文可據也孔氏遷就爲說胡可  
通歟○又按太甲上篇放桐以前事也太甲中篇嗣王  
已允德而迎歸事也太甲下篇伊尹恐王德未固而申  
戒之辭也序文不爲分別亦已失之思庸二字尤屬勉  
強漢孔氏曰念常道東坡蘇氏曰思用伊尹之言如此  
二說則思庸二字當在放諸桐之下不當在復歸于亳  
之下矣太甲三篇史臣所記豈伊尹所自作乎

伊尹作咸有一德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卒

全無發明何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漢孔氏曰沃丁太甲子咎單忠臣名唐孔氏曰皇甫謐  
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咎單蓋卽前此作  
明居者繼伊尹爲政者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  
父四篇  
漢孔氏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唐孔  
氏曰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殷本紀云一暮大拱  
按劉向五行傳據此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則有青眚之祥漢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故其為說如此木色青故言青眚之祥桑穀其生於朝是木之變怪也贊告也巫氏也名咸

○按史記大戊立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

帝其脩德大戊從之祥桑枯死夫災祥之故自人召之德可勝妖必然之理然洪範庶徵一疇亦不過分類為

言以啟人主自省之端而漢儒遂斤斤以類求之以事實之是則推測之私未必其能有合也一有不合則反

使人主謂事無可徵而天變不足畏矣大戊之政有闕安見其必貌之不恭且漢儒所分類尤為牽強與洪範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空

之意殊不合也且此節序文亦不甚明據史記所云則

伊陟贊于大戊耳此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則意似巫咸為政伊陟以脩德之意贊告巫咸而使之脩

政也君爽篇曰巫咸又王家序意亦似有所本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漢孔氏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新安陳氏曰巫咸又王家意咸又篇臣下自相警戒之書大戊又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漢孔氏曰大戊子去亳囂地名陳遷都之義囂與敖通即河南敖

倉地今河陰沁水間也皇甫謐云在河北亦未詳所在未知孰是

河實甲居相作河實甲

漢孔氏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今彰德府地或云今大名府地即古內黃

有故殷城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集傳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陟伊尹之子大戊沃丁

弟之子小甲之子桑穀二木名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

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

水所毀曰圯凡十篇亡此總上六節作傳

漢孔氏曰實甲子圯于相遷于耿唐孔氏曰孔以河實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空

甲居相祖乙即實甲子故以為圯于相地乃遷都于耿

也據文圯于耿謂遷來于耿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

遷于邢司馬遷所為說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如鄭所言稍為文

便但未可依信也愚按相在太行之麓宜無河毀之患謂圯於相者或不然也耿地近河當龍門之衝曰圯於

耿得其實矣盤庚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其

爲水患明甚是則盤庚實自耿遷非祖乙既遷而盤庚又遷也但所謂五邦者有一邦無可考亦不知何代耳此序云祖乙圯於耿作祖乙意者耿有河患祖乙號令其民以治河之書乎及平河患終不可治盤庚乃去而遷殷矣概謂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恐不然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集傳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

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毫囂相耿惟四邦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奎

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

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按此條漢孔盤庚凡五遷都未嘗有盤庚自有五遷之說蔡傳所云駁史記之誤也然經云于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邦矣孔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似并盤庚遷殷數之亦欠明白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

集傳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象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傳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漢孔氏曰盤庚弟小乙之子武丁號高宗廟號也夢得賢

相其名曰說序已近誤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

於野得之於傳巖之谿命爲相使攝政唐孔氏曰以工

爲官見其求者眾多也孔傳已附會皇甫謐云使百工

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傳異證說近矣然何用百爲

○說命三篇史臣記敘甚明安用此疣贅刺繆爲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集傳經言彤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以

爲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奎

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室深遠幽邃

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漢孔氏曰耳不聰之異唐孔氏引洪範五行傳云視之

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又引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

三公之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

廟之祀也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

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孔傳就鼎耳取類故云聽不聰

以爲視之不明劉歆又自鼎足取意鄭漢儒好言災異

然不知反己以省其躬之所闕而徒爲揣測之冥冥之

天意則支離矣○唐孔氏曰高宗之訓訓高宗也二篇



俱祖己之言。仁山金氏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彤於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篇作於祖庚之時，而其說又不分明。愚按仁山說是。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集傳：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

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

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祖伊奔告之意，猶欲

豈咎周哉。唐陸氏曰：黎，尚書大傳作耆。鄱陽董氏曰：祖伊奔告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奎

於紂，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初無怨於周

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愚

按：經文本明，而加此序，不惟無益，祇以惑人。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篇乃微子以國難訪於父師，少師而相與問答之辭。

序乃曰：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亦不明白甚矣。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集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

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

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

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

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

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

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繆相承，展轉左驗，後

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

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二月戊午

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

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

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奎

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

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

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

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

此序及孔氏之誤，乃君臣大分所關，聖人心迹所

哉。在而于有餘年習而不察，故蔡傳辨之，不得不詳。

新安陳氏曰：案此之一月，即武成之一月壬辰也。戊午

即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日旁死魄，壬辰則戊午

二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洪範之十有三祀也。一

年之一字，誤顯然也。鄱陽董氏曰：泰誓三篇非一時一人所作，序謂作於一

日豈理也哉○詳見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集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

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

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

人即周禮大司馬一卒之眾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當三

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三百七

十五兩此蓋約舉大數言之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

人之長也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伍有公司馬五伍為

人之長蓋即此所謂虎賁也馳車七十五人為三兩車

上甲士三人即兩之兩司馬而甲士三人中又以左射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為長其人即卒長矣輜車亦一兩司馬而亦統於卒長

故合之即百人也又此所謂虎賁以戰士之武勇言之

非周禮虎賁氏之

虎賁牽台者妄也

鄱陽董氏曰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

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序歟孟子蓋亦

本於此歟○按禮記孟子皆言虎賁三千人蓋以十夫

之長言也二伍之長又推此言三百人則以百夫長言

也經文言子有臣三千惟一心豈即指此虎賁三千人

而言歟然牧誓之文原有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之眾蓋皆陳牧野且未戰而受之前徒已倒戈矣

序言亦安在為得其實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集傳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多矣何

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此序識其政事四字為得之歸獸二字新安吳氏曰史

記本紀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

當以狩為正然經文不見有行狩事是亦出於附會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集傳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

意也

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自殺遂言殺紂也按史言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紂奔鹿臺衣寶玉自焚死蓋為得其實矣乃又謂武王

斬紂首懸之大白之旗斬妲己首懸之小白之旗夫不

已過歟且自焚之餘意必灰燼安所得辨為紂首而斬

而懸之況將立其子以承殷祀而斬其父首而懸其父

首以示人又何以安武庚乎竊以為武王必不然也但

紂以武王之伐而死則謂武王勝殷殺受語亦不為失

實要之懸首大白之說未必非此殺字啓之矣又按經

文則既勝殷之後遂釋箕子之囚洪範篇首云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是蓋武王既釋其囚即就箕子所居

而訪之乃好賢樂道之至也但武成篇方記武王大政

故未及詳記訪箕子之事至洪範篇乃復特記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以猶在殷故仍殷俗而曰祀其實此時武王在殷乃四月哉生魄以前事非既歸周而後訪箕子也箕子自靖自獻先王何嘗肯歸周武王尊禮箕子遂其不臣之志何嘗以箕子歸乎序者第以洪範篇次在武成之後遂謂以箕子歸乃作洪範此又聖賢心迹之所在亦不容以不辨者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集傳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按周頌賚篇云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堯

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詩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孔疏亦引之以證此序而左傳以賚詩爲大武之三章樂記云未及下車而封黃帝氏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又曰三成而南蓋分封正在此時事也邦諸侯即武城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周初之制其後廣封則不止此統同異姓也班宗彝班於同姓也管蔡霍衛受封皆分殷畿內之地而謂之監殷蓋亦在此時矣故旅葵篇曰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此序蓋有所本矣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葵

集傳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集傳篇亡

漢孔氏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蓋即今無爲州之巢

地芮伯周同姓畿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於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

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

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辛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集傳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凡

國在殷畿內則監制殷之舊國小侯而謂之監殷康叔封衛亦監殷也但康叔不叛而管蔡霍同武庚叛故只

言三監耳

大誥東征所征不止一國而要主於武庚經文可考此

所云將黜殷是也東征者周公而大誥實傳王命此言

周公相成王是也然三監淮夷之叛實武庚煽之而叛

故經文云殷小腆誕敢紀其緒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曰

子復反鄙我周邦序乃舍武庚而獨言三監及淮夷則

失其本末重輕之序而將黜殷命句亦無來歷矣又大

誥之作以當日羣臣有不可征之言故反復爲開導之  
以爲甯王之功不可不終而卜不可違序文亦殊不見  
旨意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集傳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黜殷命微子皆提成王頗可正周公攝王之謬唐孔  
氏曰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初封  
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  
湯新安吳氏曰微子封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爲上  
公申命之書愚按此二說皆因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主

宋之言而云然爾以情事考之當紂之時箕子詔微子  
以出迪及乃父師奴少師死則微子已去而遜之荒野  
矣及夫周既克商其時微子未出武王因不得已而封  
武庚武庚已封則殷祀未斬微子亦行遜自安耳其後  
武庚復以叛誅殷祀再斬成王不忍湯之無後而往求  
微子微子亦以宗祀之故而不得不出是微子至是始  
歸周而成王於是始封宋凡面縛銜璧及抱器歸周之  
說皆妄而武王之世實未嘗封微子也樂記推武王興  
滅繼絕汲汲之志而約略敷之固不必盡其實也蓋樂記雖  
以宋言而投字書有微子之命頌載有客之詩以微子  
實以武庚言

之賢周人待之何等尊敬何等慎重使武王克商之日  
而得微子則武庚可不立矣武王安得而投之云哉故  
孔氏吳氏之說其皆不然者也詳見本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  
歸禾

得禾獻禾未知的在何年唐叔之已封未封亦無可考  
據據下蔡傳所引葛氏說則或者當既啓金縢成王疑  
釋將迎周公之日適得此禾因以遺周公也然篇次乃  
在微子之命之後則又或者周公以王命東征之日武  
庚雖已滅而淮徐之功未成則周公猶未歸而王命以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主

此禾歸周公於師中也是皆不可考矣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集傳唐叔成王母弟畝壘也穎穗也禾各一壘合爲一  
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  
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總  
篇作

其篇既亡其時其事皆無可考蔡傳雖引葛氏之說殆  
亦未必有當也闕之可耳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集傳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

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繆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戰國擾攘書籍散軼雖在孔氏之家固不能必其無錯亂也夫春秋之時魯號秉禮而詩樂至孔子時且殘缺失次及孔子參互考訂爲一正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至秦又二百年所藏之簡策其有顛倒失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七

次者宜矣恨作序者不究其詳不能如夫子之正樂則書序之作僅如帳籍一般約略簡點其冊數而已而不知簡編之錯又復強爲之說遂如後世之所說脂麻通鑑也作序者固未必自託孔子然此序與經並藏則後人之得之者竟以爲作於孔子矣故凡讀經之法惟就本文潛心細讀涵泳出滋味出來古人之意旨語氣自見而他說之是非亦明愚鄉以此意讀詩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與朱子詩傳有默契焉及以此意讀書則亦猶之詩矣漢儒墨守一說固其篤信然徒求之外而不知求之心知附會於事而不知揆之聖人之理知求之

字句訓詁之間而不知尋繹經文意旨所在以體其語氣通其脈絡則只管附會將去承訛襲謬而爲誤愈不小矣然而簡編之錯立說之誤則亦不全在漢儒如汲冢之書竹書之紀山海之經固皆在先秦之時已有舊籍也書序之誤又奚疑哉○康誥非康叔之命乃兄弟相戒勅之辭而史臣記之耳酒誥專以慈酒因殷民染於紂習故也梓材篇亦有錯簡序皆不能分別而三篇總作一序亦不精之至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每以成王爲主亦是序者特筆故東萊以爲孔子所作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七

也然欲宅洛者武王之意周公成之成王雖朝諸侯於洛而終不果居序以爲成王欲宅洛邑亦不考矣又召誥前半篇敘營洛之事後半篇乃召公告王敬以祈天永命之辭序乃言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則反似王以誥召公不亦誤乎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洛誥自以告卜爲主而於後周公迎王泄洛及成王至洛又留周公後乃復歸鎬其相與往復之辭則皆附焉

蔡傳甚明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集傳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新安陳氏曰書稱商王士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目為頑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也愚按頑民二字序本畢命篇來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爽

集傳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啟之也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書序

圭

召公不悅一說竟不知不悅箇甚新安陳氏曰書中略

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啟之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集傳踐滅也篇亡

按踐與翦同禮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君子弗身踐也

漢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

而徙之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

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

征之黃叔憲曰淮夷種類不一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嘗

與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於洛淮夷又不

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奄尤首亂也成王始祭

天地宗廟見諸侯蒞殷民封蔡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

焉作書曰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按篇名之義黃氏

似為得之然亦想當然耳又按營洛之歲十有二月王

尚在洛行烝祭焉及次年三月周公遂以王命告商王

士又多方篇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是

成王既自洛歸鎬明年正月遂親征淮奄及五月遂踐

奄而歸矣噫王師一何速也然則成王之踐奄殆以朝

洛而淮奄不至之故黃氏說是也二孔所謂成王即政

則仍以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耳詳辨見洛誥篇朕復子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書序

圭

明辟下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集傳史記作薄姑篇亡

漢孔氏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

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薄姑告

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序意孔說皆不明白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亦周公以王命誥非成王自誥

周公作立政

作立政未必在踐奄之後觀孺子王矣之語則成王甫

畢諒陰時作也篇次前後錯亂失序者多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集傳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復言黜殷命滅淮夷者因經文四征弗庭句而云然也

新安陳氏曰序言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

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

明白小序贅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集傳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漢孔氏曰海東諸夷駒麗後或作高句驪又名高麗扶餘亦作穢獬亦作穢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毛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按此諸國之地今皆屬於朝鮮蓋海東及遼東皆古營

州之境是為中國遠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是中國得而封建焉諸夷之通道於周固也成王即政

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為

卿大夫唐孔氏曰晉語云文王誡於祭原訪於莘尹重

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與否或其子孫也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

來賀唐孔氏曰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夷成王

時奄淮近者尙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滅

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不必成王親自伐也肅慎

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

也黃叔憲曰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云即

古肅慎在扶餘東千餘里按挹婁在今朝鮮東北成王之世周室雖盛未必勤遠略

姑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

集傳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

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

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

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歿則其致政歸老

果在何時邪篇亡此辨在豐二字之訛且正孔氏致政歸老之謬漢儒立說前後決衡往往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毛

此如

漢孔氏曰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孟子亦言

畢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與序不相允會其

篇既亡不知所道東坡蘇氏曰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至此并告以遷歟愚按此安見毫姑之為蒲姑孔氏猶

闕疑蘇氏益加臆度○黃叔憲曰伊尹從湯葬周公從

文武葬皆國禮世皆反葬於周蓋亦此意東萊呂氏

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

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

葬使耐於文武按此二說雖未見其必然然見古人厚

意故存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唐孔氏曰分正猶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愚按君陳

和中篇中雖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然未遂分別善

惡所居如畢命之旌別淑慝也顧此說猶為近是乃序

言分正而漢孔氏言分居說者遂有君陳惟分治成周

不及王城之說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為主故君

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

治洛之事周公君陳畢公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

欠明或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為之正長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三

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其說蓋小序誤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集傳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

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尸字唐孔氏

然康王明是為天子而曰主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集傳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唐孔氏曰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愚謂凡

命辭皆內史為冊何獨於此言之且冊畢二字豈成文

法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集傳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

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邪

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集傳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

專為夷狄不為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

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 書序

六

非古制明甚按虞書亦稱夏書而舜典有金作贖穆王

刑所謂訓夏贖刑者意以此附會敷

耄荒車轍馬迹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

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

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

本篇

東匯陳氏曰呂命二字為句疑有闕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集傳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

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幽王為犬戎所弑平王立而東遷晉文侯以師定之故



有錫命之寵而序皆不言其故何用序爲○圭瓚以圭爲柄黃金爲杓青金爲外而朱其中其形如斗乃自彝中挹鬱鬯而注於同之杓也聶崇義禮器圖加以龍首有丹以盛之此蓋漢制非周物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集傳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東坡蘇氏曰東郊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蓋戒嚴也

○當日情事今不可詳宜姑闕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疇還歸作秦誓

集傳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疇子之言不聽

書經詮義

卷之首下書序

全

蹇叔之諫序文亦不明此意

番陽鄒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

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

非孔子筆削之例○按秦誓之作要當在焚舟之役封

疇尸而後之事必非在敗疇還歸之日詳見本篇

按蔡傳雖載小序於經後而爲說甚略良以爲不足

釋也辨其訛謬而已然自有蔡傳而後猶有欲搜尋

小序遠宗二孔者故愚於此編亦備載小序并錄蔡

傳而又旁收他說間斷以已意非求多於蔡傳乃以

辨蔡傳之所未及辨正以輔蔡傳也然今之經生亦

安問此其不思自得也久矣

書經詮義卷之首下終

書經詮義卷之首下書序

全

書經詮義卷之一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跋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虞書

虞書五篇皆極其純粹親切似非親見堯舜者不能記得如此切實然文字片段而篇首又各以稽古發端則確是夏史追記之辭意虞史紀堯舜實錄尚多而夏史乃纂成之耳紀堯事略紀舜事詳而堯典中大半為讓舜張本蓋堯年稍遠故不能詳猶左傳之略於隱桓而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一

詳成襄以後也左傳引虞書為夏書據所傳也孔子定以為虞書以其紀虞事且明道統也○虞書最難讀以其純粹而淵靜學者先須洗心退藏於密而後可以捉本二典三謨一經一緯二典德業如許闊大三謨言心言幾至細無閒合來乃得箇著實處蓋堯舜從心幾細密處做成許大德業後人看唐虞德業更須處處體貼心幾先儒云尚書難讀難得許大心智如義和章便須胸中有三百六十五度的天在竊謂不讀二典大處坐地便小了如何做心性工夫正當以此擴大心智硬頭擔荷再反而求之本源畢竟見萬物皆備祇在心性中

矣其或看二典未洽則且放下待看三謨其正心脩身成就功業處卻在三謨中見讀破此五篇一部尚書可了并聖人事業亦了毋畏其難也

堯典

篇內分三章首二節是一章總堯一生德業而要言之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為一章自若時登庸至終為一章敬天勤民用人圖治皆平章協和中實事首章固是大綱然下二章亦不是目但舉其大端耳但就此以觀亦足以見聖人心德全體故虞史特記之百王之大法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二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欽之為敬此心常存之義從古無不敬之聖人蓋天地生人得此秀靈之氣萬理咸備此理此氣炯炯常明明健不息此即敬之本體全盡此理而氣無所昏雜則自然萬事照看真到一刻放心不下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其次未能如此則須效此而已聖人純亦不已學者勉勉存存事雖不同其致一也尚書贊堯首揭欽字後人言及敬字稍涉工夫便以為非聖人事則大謬矣此理常存則虛靈本體瑩澈不消事至物來自然通

明了當故蔡傳言欽體明用是也然明在用上見而欽卻在心非在外也此理常存不失一理渾然之中自見萬理具備秩然成章不待安排布置此之謂文萬理具備於中事幾觸緒應付通微而無不迥此之謂思欽明言其大綱文思言其細密也四者性之德而皆出於安朱子曰安安天理本如是堯生而全盡天理無所污壞故安安如是也安安如是故允恭克讓恭者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皆天理之所發見也讓者待人接物大公無我皆天理之所流行也允克亦安安也以欽明文思安安之德性著而有允恭克讓之行實故其德光無所不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至被四表格上下此所以放動也下節所云則盛德大業被格之實徵也○放動二字尙虛○光被四表格上下放不得推字德在此光自及彼無待於推大業皆自盛德中自然流出要推便非安亦不尤矣然德之發越無待推而事之推行則有序故下節蔡傳中用一推字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氣秀靈而理咸備也萬理具備故曰俊即上文欽明文思是也德而曰俊則是近而九族遠而至於萬邦黎民皆德性中一體之人而脩齊治平

皆德性中自然發見流行之理矣此俊德安安然而無所污壞是獨能明此俊德所以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民變時雍能盡其性而及於人自然適合乎人性之所固有故推之家國天下無不丕應也親之者篤之以恩而聯之有序也睦則恩相信而氣相孚也既盡也平之使各得分願章之使復其性天昭明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矣協和者以己之心合天下之人心而使天下之人心無不得其和也變觀感而興起雍則亦徧爲爾德矣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蓋俊德人性所同有而不能無形氣之私以蔽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四

之則不能有以自明而必有待於聖人之首出聖人能盡其性則盛德在躬既有以光被天下而又因心以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合天下而無不有以無失其性之本然是其事之推行雖不能免於布置之憂勞如下二章所云者而其過化存神之妙則實惟默有以運於無聲無與之天初未嘗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亦非能有加於天下之民也此節乃所謂放動也夫合家國天下爲一體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者一欽之至也欽則一私不存欽則念念無已故以己德則克明以天下則天下平矣知明處當德之明也推行有序德之文也各盡

其極則思之深遠也而允恭克讓之實亦於此可見矣  
上節言堯德而先以放勳此節言堯功而本以俊德史  
臣其知聖哉○問他人德性或欽而不明或明而不文  
思或有文思而不欽獨堯備此四者故曰俊德否曰不  
然人之氣質固有欽而不足於明明而不足於欽者若  
論德性則四者是人都有堯只爭得安安耳四者亦非  
俊德之目四字只一欽字一有不欽便不明不文不思  
或欽而不明不文不思則亦非德性之欽欽者剛健中  
正純粹精的天道天理渾然自然萬物皆備故此德謂  
之俊堯合下如此故曰安安安安則何事於明之而後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五

明曰自然而能不失究竟是他能明之若大賢以下便  
須用力於欽到得自然便與堯無異○克明俊德古注  
作能明俊德之人朱子非之蓋上節言德而先曰放勳  
此節言治而本於俊德上下相承文勢可見○九族古  
說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朱子謂以此言較大然不  
必泥蔡傳只據鄭康成本禮記說故又補云異姓之親  
亦在其中○百姓只統織內民庶言若專指百官族姓  
言則狹矣○或疑於字只如字讀言黎民於是變而是  
和曰不然六經皆只用于字無用於字者用於字者皆  
歎美辭也

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聖人之德之大一天而  
已聖人之業之盛奉天而已史臣既贊堯德而遂繼以  
治歷明時之事明乎治民之政莫大於此而敬天之迹  
莫著於此也欽若者敬以順之懷之如師保之訓畏之  
如父母之令而不敢不奉承以行之也人君之臨臣民  
也無非敬天順時之事於一日而夙興夜寐於一歲而  
東作西成小而衣食器服之宜大而祖識地德糾虔天  
刑之用時未至而多所違是逆天命也時已過而多所  
怠是棄天命也凡夫天運於時者如日月之往來昆蟲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六

草木之變更雨暘寒燠風之時序無一時而不有一人  
事惕厲於其心惟恐違天棄天而臣民失所稟法然不  
精察夫天行之運則無以盡夫敬順之事故本之此意  
以命治歷之官使歷官即承此欽若之意以歷之象之  
毋或差貸而還敬授之人是欽若之實政也曰欽曰敬  
非有二也敬順天所以授時於人敬授於民正即其敬  
以順天而已授人時非授庶民凡百官有司皆是明時  
者歷官之事而奉時者君臣民之通責也人時亦不止  
耕穫之時而農事爲重也孔子論爲邦首曰行夏之時  
可見敬天授時爲爲治之首務蓋古之歷書不止以紀

時月凡國家所當行之大政與施於民之典法皆畢書於各時日之下所謂序事會天以一時所頒而具一歲之令以一官所理而關天下之政而安可不敬歟夏后小正之書周官始和之布泰儒月令之記蓋古者曆書遺典故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聽朔於太廟敬天授時之典如此其重也後世曆書非以敘事會天而為術家刑德之言不紀朝野政事之宜而為細民選擇日時之術至使治歷之事儒者亦遂以推步小數輕之干欽若昊天之意大相背矣且治歷之道消而先王之體廢如占者仲春會男女順生意也自日者之說行而昏不以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七

仲春矣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喪葬各有限月辨上下也自日者之說行而俗多停喪不葬矣昏葬大禮如是而教何以行事何以興是古之為歷也將以治民今之為歷也適以惑民可勝歎哉章首乃字繼上章而記其治歷之事重言之辭非繼平章協和而後方治歷也通節一氣讀言堯乃命羲氏和氏使之敬順昊天之常行以歷象其日月星辰之分數定為時月節候而敬授之人乃記敘之辭非堯命之辭亦言當敬其事以授人非歷既成而遂授人也此節命之治歷下四節又命之考驗所歷本非一事不可謂此節為綱下四節為目然既

歷之象之而又必考驗之惟恐或差則總此欽若昊天

之志也○治歷以日為主日行有常度其順天左旋一

出一入為一日其行退而右旋即不及天行處歷三百六十五

日三時約少而復故處為一歲如今年冬至日在箕某

度箕某天無所謂度以日之行為度日行三百六十五日

三時而一周天故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天體左旋其南北不動處乃天之樞為南北二極南極

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此指嵩高

言嵩高以北則北極出地漸高嵩高以南則北極出地

漸少大約二百五十里而高下差一度其以嵩高為土

中者以日至之影尺有則指太乙識之紫微天極也北

五寸適與土圭合也極有五星前一

星太子次二最明日帝星次三庶子次南北二極之中

四分天腹曰赤道歷家為天象設赤色以日行黃道亦

家因日行之道而半出赤道南半入赤道北至遠處皆

以黃色識之故名半出赤道南半入赤道北至遠處皆

二十四度日出赤道南二十四度為冬至則陽氣遠而

寒中國地當赤道之北西學謂之中和帶日行南以漸

而北正當赤道為春分陽氣漸近而萬物生農順時而

播種官順時而興事天子順時而布德所謂東作入赤

道北二十四度為夏至陽氣至近而暑以日近至北則

復也反陽盛而陰交萬物所以變化故曰南訛以漸而南

又殷赤道為秋分陽氣漸遠而萬物肅農順時而收穫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八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九

官順時而成務天子順時而勅法所謂西成由此益南則又寒至萬物閉藏北則復南成終成始故曰朔易是四時皆以口定歷之主也天度無可紀以經星二十八宿紀之見月行在黃道左右六度之間或出或入出入於黃道左右所謂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是大概遲速則十四度餘二十七口有奇而一周天二十九日有六時三刻弱而與日會此亦大概也月遲則七時方會則月光盡而為晦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日高則下土不見既會則光復生而朔朔易與日平分四之一側受光而上弦人見其受光處側耳平分四相對則光滿而為望月受光處在下故復平分四之一而下弦漸及日而復晦十二月皆以月定故歷月以紀十二月也每歲日月有十二會故又分天以十二辰起斗至女

女至危子亥楞自危至亥娠營自奎至胃戌降婁自胃至畢西大梁自畢至申實沈自井至柳未鶉首自柳至張午鷄火自張至軫已鷄尾自軫至氏辰壽星自氏至尾卯大火自尾至斗寅析木此十二次之大略

經星不動以紀天度之度占度多者莫如黃道二十八宿度次南斗二十六度占度少者莫如紫微只二度其大與鬼四度然宿之占度多寡強弱古今歷法亦各有不同南北經度則指天極為主如某星在赤緯星歲星司道南北幾度去北極遠近若干度之數緯星歲星司歲周天也一熒惑執法明去星主填星福德土所在太白輔日金星常行辰星司農之次早其行右旋各有遲疾順

逆留伏見詳見以齊七政章無關時歷然亦必歷之象之考其

行度順度吉七政章無關時歷然亦必歷之象之考其

小大動靜過小為不及大為太人君以時恐懼脩省官民

先時預為防備亦皆敬天勤民之要務惕厲憂勤之盛

心也○歷之推算其行度象之體驗其合否也象器見璿璣玉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平在朔易分職頒布也

賓出日候中星省民物分方考驗也考驗所以慎於頒

布非既頒政後而又考驗其曰寅曰敬則皆欽若之心

也考驗各於四表而敷布時政則實統頒四方以春政

驗之於東為得其詳耳嵎夷以海隅得名舊說皆指登

或據後漢書暘谷明都昧谷幽都官次皆主日而立名

指朝鮮地宅之者以時考驗則至此如今公館非常居之也分官測候

必於四表者四方各有專氣時至先得朱子所謂得其

真也且四表空闊便於測景如嵎夷當地之卯位日一

出海便見若中國則未免被高地障隔見日出稍遲矣

寅賓出日蓋亦設祭禮之春分日出卯中卯時卯位地

位景正西指樹巢以測影所以宅嵎月會有常而節氣

卯景正西指夷陽谷者蓋特為此也

或遲或早均之使得氣候之平而次序之審先後以適  
事宜此正頒歷之事此始如五日一候十五日先後而一節氣之類即均之也如春分清  
明穀雨芒種之春分日交赤道故日夜均五十刻  
夜百刻今歷法九十六刻  
則春分晝夜各四十八刻此必有器以候之如周禮挈  
壺氏是也即今銅星鳥鶉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春  
分中星蓋七星也此以星虛星昴推之據堯時而言也  
東井天官書柳為鳥味星為鳥嗉翼為鶉尾是即此七  
宿有鳥象金仁山別指有鶉鳥星非也春分日在胃故  
昏中七星此亦據堯時言今之春分驗中星所以驗日  
之所纏度也日之所纏星伏不可見故四分天體昏中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十一

之星去日四之一觀中星而日之所纏可定矣星鳥舉  
象星火舉辰虛昴舉星錯舉互見耳孔氏所推及王肅  
分孟仲季月為說皆非也此節語脈謂堯既命羲和以  
治歷矣又分命羲仲於嵎夷設暘谷官次以寅賓春分  
初出之日而平秩春月所當興作之事又驗之日夜之  
分刻與夫昏之中鳥其皆合則仲春信乎中矣仲春中  
則東作無不可平秩矣其民已析可以順時興事如播  
百穀會男女之務其鳥獸孳尾則牛馬可遊牝蠶事可  
興為蠶畜計而田獵置罟皆禁以愛施於物是皆平秩  
之事宜為裁成輔相之道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南交下當有日明都三字

南交南方陽盛而陰交之地今交趾蓋漢之訛動而變  
化也陽盛則動極陰萌故物由變而化若耘耨之務燒  
薙之事是也周禮土圭尺五寸以致日又日至之景尺  
有五寸謂之土中夫地中日景與土圭合則南交之地  
日景必短聞占城有夏至日中無影之地理固然也按  
景凡南北五百里而約差一寸今以天度與地徑途考  
之則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下一度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有奇則地毛周九萬一千五百餘里而徑三萬餘里  
為可據矣周尺長短今無可據而鄭氏謂日景千里而  
差一寸者畢竟未是晉天文志所算周天敬致者夏至  
里數雖知股弦徑矢法皆合亦究難憑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十二

日午日景南北正直以驗經度耳日永六十刻今法五十七刻  
分則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也大火心星其中星色  
赤故其辰為大火今歷夏至昏中亢蒼龍七宿角亢房心尾  
箕有龍之象角龍角心龍昏中亢星火則日在七星也此亦據  
今夏至則日在參末井初欽定云日躔於觜日景短日晝永昏中火三者  
皆合則南訛之政可平秩而不貸仲夏正矣民因則散  
而力田皮毛屬肺金暑盛金鑠故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蓋近流沙之地西戎荒漠略言之也或以為天水之西縣或以為鄯

部西州皆未必是蓋西縣 秋分日入酉中西位景正東  
秦所置西州唐所置也 指宵中因納日而言秋陰故舉宵言宵中五十刻今法  
刻則日交赤道也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以室壁  
合體為龜象又虛危之北有騰蛇星斗之南有天龜星  
故玄武龜蛇也星虛則日在大火今秋分昏中斗三者  
皆合則仲秋得其中矣仲秋中則西成之政可平秩矣  
秋金肺旺故鳥獸毛毳暑退而民夷而鳥獸亦生羽毛  
則農事當速成禦寒之具宜預天氣日肅皆向成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厥民隩鳥獸氄毛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朔方北方陰盛而陽復生也交則動而方則靜故獨言  
方此蓋亦以荒漠而略言之漢朔方郡今河變秩言在  
亦安靜以圖之意官府則總質要會以待來歲農事則  
鍵閉斂藏而預百種凡朔易之政察之而已周禮冬夏  
致日則冬至亦當有禮日而測景之事然堯時與周末  
必盡同而冬至夜子則日在地中以夏至主午則冬至  
秋分主酉也故不言敬致也非致日則何必於朔方以四方  
各有專氣時至先得故測驗冬宜在朔也若南方則冬  
而草木不黃落者日短四十刻今法三則日在赤道南二十四  
度也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背虎頭參為肩為身

為足伐為虎尾星昂則日在虛也今冬至日在如是則  
仲冬正而朔易之政可平察矣民隩而鳥獸氄毛則當  
與民休息靜寓來歲事也考驗之詳而頒政之謹如此  
皆所以欽若昊天也○朱鳥七宿而中於春蒼龍七宿  
而中於夏者天體圓動有南北而無一定之東西二十  
八宿皆在赤道南北開環繞北極半隱地下半見地上  
其見皆於南方只以星鳥在南方定位則蒼龍在東白  
虎在西玄武當北方在地下而象具羽鱗毛介法應水  
火金木也○歲差之故以天運恆餘而經星在天稍足  
則經星亦有右旋之度但甚微而難覺耳帝堯甲辰冬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十四

至日在虛七夏不降乙未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退牛  
末周簡王丁亥退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壬子退斗二十  
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漢太初元年丁丑退斗二十  
考歷可晉太元九年甲申退斗十七宋元嘉十年癸酉退  
斗十四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退斗十宋慶曆四年甲申  
退斗五至度宗四年戊辰退斗四元至正元年辛巳退  
箕末明洪武十七年甲子退箕七嘉靖三年甲申退箕  
三今之冬至日在箕一度內道交室末壁初外道交翼  
十七帝堯至今四千餘年歲差五十九度餘合算之則  
劉焯七十五年而差一度之數為近然差亦有遲速未



易定算也○潘叔獻曰測星之法治地平規而圓之徑

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之二六尺為步周三百六十五尺

二寸有五以一尺為一度立一臬於地平之中曰中表

從表北向立一臬於正午之經頭曰游儀之表每日望

以尺量其下去所表候星以牽牛為始牛為星紀望星

之數每一尺為一度候星以牽牛為始以昏時之正午

為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婺女來中故牛為八

法定初昏時刻而後有準否則中星西移矣女中之後

十二日虛中故女為十二度復候虛至十日後危中故

虛為十度也然列宿分度法亦隨時不同如井宿通志

定二十四度與鬼明歷四度今定只二度背觸通志二

度今定只半度其占度左右間或屬此或屬彼亦各隨所

道日度皆乃在參之度此以交度轉移因黃道入交不書

書經詮義卷之一 堯典 圭

同故日行所值之先後有差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上五節所命之職此一節命之之辭也朞謂日行天一

周如今歲立春至來歲立春則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

言六日者舉大概也歲十二月定於月之晦朔望而

歲之四時八節則由於日行之南北二者相與差池故

必歷象日行而後時節可定歷月行而後大盡小盡可

定如是而每歲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餘以為常節氣

推移其閒此所以使之欽若以歷象日月星辰也而二

者相與差池節氣推移其閒則氣至日遲行度或先或

後歲有一定之月而無一定之分至推步恐未盡合則

分方考驗不容緩矣所以分命申命而使之寅敬於考

驗也凡一歲日月十二會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自今歲立春至來歲立春則得三

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常數三

百六十日計之則月不及日者五千二百九十二分

五日八時為朔虛日不及天四千九百三十五分計少五

強為氣盈合氣盈朔虛得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計當

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半強使不敬為推

步加之考驗則日月之會以漸而早四時之氣以漸而

遲歷三年而春之一月入於夏矣八年而春全入夏矣

何以平秩四時之政哉故必置閏其閒三年一閏五年

再閏八年三閏十一年四閏十四年五閏十七年六閏

十九年七閏而後四時不貸歲功時成也然不欽若以

歷象之不寅敬以考驗之則何以知置閏之期故必敬

以歷象考驗察其或於卯月之終而日始交赤道或於

卯月之半而日夜未均則當置閏審矣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而後以此信治百官之事則庶績咸可廣不置閏

無以定四時成歲不敬以歷象考驗不知何時置閏此

帝之所以咨命諄諄詳密也此節似專言閏然所以當閏之故即在歷象考驗中見之非既考驗後方置閏也允釐百工即敬授人時庶績即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之績也○按天體左旋最速處其中者以漸而遲恆星稍故有歲差填星次之故二十九年餘而右旋周天歲星又次之故十三年而右旋一周榮惑又次之故二年而右旋一周日又次之金水又次之故皆一年而右旋一周月最近下故二十七日餘而一周至地則不動矣此西學分天九層之說然實先儒所已言也日一出而入而不及天一度即為右旋一度月不及天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即為右旋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即以不及之度為右行之度此歷家推算捷法也故朱子詩傳十月之交章言日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七

月右旋此蔡傳言日月不及天其實一也明太祖據詩傳而駁蔡傳妄矣月右旋凡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而一周天又行三十度而與日會一歲凡十三周天而會日者十二凡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七時強然月行有遲速亦不正此數也以一暮統計則歲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原不必分氣朔但以三百六十日為常則見日有羨餘為氣盈月有小盡為朔虛耳氣朔盈虛歷家設紫蒸識之法以月行一周天而蒸順移一度約二十八日而一周天日月十二會約歲法三百五十四日四時三刻每氣盈朔虛合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為十日十時有

奇二歲得二萬零四百五十四分三歲得三萬零六百八十一分為道一閏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計之合用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為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為一月而仍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四歲加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則積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分五歲積二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分再置閏除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則反欠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六歲又得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除舊欠四千三百八十三分仍餘五千八百四十四分七歲積一萬六千零七十一分八歲積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分三閏除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則又欠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九歲復得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除舊欠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仍餘八千七百六十六分十歲積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三分十一歲積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分四閏則仍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二歲合積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分十三歲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分十四歲積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二分五閏則仍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五歲合積一萬四千六百一十分十六歲積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七分十七歲積三萬五千零六十四分六閏則仍餘七千三百零五分十八歲合積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八

七千三百零五分十八歲合積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分十九歲合積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正合一月之法故七閏而無餘分爲一章然雖無餘分而氣朔未齊故二十七章爲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一千五百三統爲元四十六百一十七年而日月氣朔均齊此大衍歷法也古人置閏皆在歲終春秋書閏在歲終左傳云歸餘於終秦據此故知置閏用亥正秦漢之間史每書後九月正義在歲終占法也月之中氣未免有入下月者後世立成法凡三十二月而置閏及審交節有長短日行亦有遲速冬春盈亦不得正三十二月總以中氣至而置閏望前後夏秋縮半月終前月之氣望後半月後月之氣望前古法簡略而今法詳矣○又按分度分分分日古今歷法不同然皆不能無差故朱子云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五

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也邵子元會運世只以周天三百六十度爲率故今歷定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六十分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十二時八刻十五分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迭析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之二時七刻零三分四十五秒此一算日蓋以天度之整御日法之零也但天本無所謂度以日之行而定爲度耳今分天定以三百六十度似亦無據與虞喜何承天郭守敬等之見等耳未知久後又當不差否也要之古聖王欽若爲心故因天以定歷惟恐未合則急爲考正後世欽若之心不篤徒制歷以推天則是強天就我也然古人之歷畢竟甚精歷法之

差蓋自周衰以後云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以下用人之事汲汲於得人所以仁天下也急先務之智也用人必稽於人公也能斷於心哲也曰登庸者蓋欲舉而加諸上位相與共憂天下也登庸而曰若時者順時則不違天而與天合易曰時成中庸曰時中皆若時之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所當順時而開物成務者非一端矣故咨之尤急急也放齊以胤子朱對放齊知朱之啟明而不覺朱之嚚訟知啟明之可用而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不知嚚訟之非能若時也帝曰吁嚚訟可乎以嚚訟之不能若時則雖啟明而不可以登用矣夫堯曰欽明而爲聖人朱以啟明而至嚚訟何也曰明本於欽所以聖也欽則存於中者不偏不倚欽則發於事者無過不及天理常存誠則明矣此所以爲聖人之明也今日啟明而已則是氣質高明而未能一出於中正所謂智者過之也曰啟明亦美質也而胡爲至於嚚訟曰以是明而主之以欽則可至於時中氣質不得而固之率其氣質之偏而不知所敬斯流而不善矣恃其啟明之質以上人所以傲也庸言之不謹則嚚訟矣庸德之不行則傲

虐矣罷訟傲虐則動與時違在常人之見未有不以爲才可登庸而益宏先業者惟聖人公明之至爲能有以默察於微而知其不足以繼天下此所以爲堯之知人也曰朱以啟明之資爲聖人之子宜堯之所以教之而變化其氣質無所不至矣而卒歸罷訟得毋所謂有性不善歟堯之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而乃有罷訟之子何德化洽乎天下而反不能及於家庭也曰朱之罷訟惟堯知之惟禹言之方堯之時洪荒未闢水土未平非至聖不足以順時而理天下方欲爲天下得人而擇之安可不審辨之安可不嚴禹以防君於微斯危辭以示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主

傲耳且放齊方以朱爲啟明則是朱之罷訟惟堯舜禹知之以言不擇中而過人即罷也自用其智以屈人即訟也朱之所爲罷訟即人之所稱啟明而已傲虐慢遊者剛簡之過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亦甚言其不能若時之意也夫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纔出於善則入於不善矣朱誠不肖也然此亦充類至義之盡也今之啟明如朱者有焉世何嘗以不善目之幾見罷訟傲虐已甚之人而安然以父之天下讓人也者以朱在今日人且嘖嘖稱賢矣氣習之偏聖世所不能無舜父頑母嚚象傲而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教於家也堯子不

肖而堯能使之不以聰明亂政是則堯之教於家也后夔作樂而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亦可見堯之化朱者固已深矣後世之爲父者溺愛不明以陷其子於惡固無足言矣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又以教之不善而遽棄之以爲性有不善堯且無如何其爲陷子於不善一也世之啟明者固當以朱爲戒而世之爲父者其毋或得以藉口於堯也夫

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曰都其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滔天二字義文

采曰予采以天下之事爲己事也采亦曰若者天下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主

物皆天理之所爲故必順事之理而後可以治事苟不順事之理而妄有所作爲則無以治事而適以亂之矣方鳩僝功蓋妄爲自任而自以爲能見功者朱子曰方未可曉且依古注說耳違則不若矣靜言似天下事無不可爲及庸而違其言言不由中所謂巧言也恭美德也象恭則惡矣所謂令色也夫以巧言令色自文之密如此而堯有以知其中之不然此如神之智也滔天二字義文無疑孔氏以爲其心很傲若漫天此強解也林氏謂古簡疑容二十字自此象恭至下文滔天甫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堯於崩子只曰罷訟可乎見其不足用耳於其工則直言其隱然則靜言庸違象恭之與罷訟其不善

有淺深亦可見矣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咨嗟歎聲惕於洪水故咨歎而訪能治水之人也曰若時登庸求其天下之人也曰若子采泛求治事之人也此則專以洪水為憂故深切言之堯之心無日不在天下故孟子曰堯獨憂之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是可謂知聖人之深矣鯀蓋大魚之名古人多以能名鯀蓋習於水者也吁咈哉甚言其不可用方命圯族則言其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不可用之實也異孔傳曰已也退也說文曰舉也蔡傳蓋合此二義而用之異字從已從升升兩手共可亦僅可之辭舜禹未興則姑使鯀戒以欽哉欽則不敢方命圯族矣九載績用弗成鯀之卒不能欽而方命也按堯有洪水洪水非至堯而有也洪荒之世氣化未治昔其工時龍平九州蓋亦草草畫定水土未能盡安自此至堯時又不知歷幾何歲草草之治又盡隳矣前此帝摯之廢朝廷紀綱必甚廢壞天下廢摯宗堯而驩兜其工之屬其皆帝摯舊人也堯自唐侯特起為帝草昧更創先飭朝廷洪水之憂勢有未能及者迨政稍清夷憂及

洪水又或未得其人未用鯀之前未嘗不使人治而皆難成功乃至此憂之愈切求人愈殷也所謂洪水者若河決海溢之類考禹貢為害之水惟河為最淮泆次之其大川若江漢之屬致功甚略至若沁易滹沱汝潁不見於經則蓋安流無害也然則洪水不必真徧天下只瀕河泆卑下之區時為水決彼此無常耳聖人之憂民深故言之感如此及命鯀治又九載績用弗成舜已興宅百揆乃因其罪而殛之禹乃嗣興此洪水始未也後人因此九載之文遂謂堯有九年之水又謂堯時天久雨洪水橫流皆誤說也僉舉鯀而堯謂其人不可用四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五

岳強舉而謂第取其能治水此似堯過求備一人而四岳得器使之道抑知好違上命則必不能順天理下戾於眾則必不能順物性此正不能治水之實矣顧已廢而強舉者以眾所共舉則堯不敢有自用之心而又以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且未得其人而水患又不可一日不治故以拯溺之急而強舉之且戒之以欽望其知改聖人不得已之苦衷也鯀既不能治水何以九載而後雍曰三考而後黜陟唐虞之大法也鯀之治水蓋強為堤坊以墜之其始也水亦未嘗不就堤坊而隨出小效然勉強為束縛之非能順水之性水受束縛其積益悍

堤堰之築烏能不潰則久之而過見矣夫水亦有當堤堰處但不可以概施耳故禹亦有因鯀功而脩之之處總之鯀不能行所無事迨八九年之久則川壅而潰傷人益多矣且其拂戾剛愎之性為罪必猶有滋大者故誅殛加之洪範曰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是鯀之罪可見矣乃孔引祭法為言謂鯀治水非全無益但以不能成功故殛非也祭法謂夏后氏禘嘗而郊鯀夫帝方震怒汨陳五行之人而安得以以死勤事許之而禹安得以私親配之於天禮運曰杞之郊也禹是所宜也若鯀者禹可以宗廟饗之而必不可郊祀崇之也若既有

益而但以不能成功殛之舜刑不已過哉○當堯之時而有四凶何也曰此摯之舊也左傳季孫之言與此四凶未合不可盡信且謂堯不能去而舜去之則言尤無理四凶之罪只以此經可據共工靜言庸違象恭驩兜薦之蓋其黨惡之人二人柔惡者也三苗反道敗德自甘化外鯀方命圯族是剛惡者也苟其惡大逞則共工或甚而當堯初服舜禹未與共工驩兜姑領舊職然若采之問驩兜欲援共工而堯不聽則是堯究未嘗用之于政二人雖比周惡無由逞也三苗負固遠在外服又舜時猶慮再三與內臣有間也惟鯀以僉舉之故使

行治水得騁其自用之智至陞洪水而汨五行而罪害大矣是以鯀殛而死罪之所致有由也聖世不能無凶人但能使之不得大肆其凶以書予治斯為聖世三凶之不可用堯知之若明鏡焉然未即加誅殆欲防閑而教育之抑罪惡未顯則難無故加誅豈真不能去哉及其惡終不改而罪日著則刑戮不得不加終於流放竄殛然非聖人之得已也程子曰堯舉舜於匹夫而禪以位於是四凶始懷憤怨不平之心以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理或然歟張子曰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道不敢不虔其始斯言得矣然舜誅四凶蓋在納百揆之後四凶之誅雖由於舜而命舜使誅者堯也安在為堯不能去而舜去之也哉以四凶而不能亂堯之治此史臣之所謂昭明於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媿汨嬪于虞帝曰欽哉

丹朱未足繼世而欲求繼治之人廷臣惟四岳為尊而賢故先咨問之然曰汝能庸命亦不足之辭四岳自知

不足亦可見古人之賢自揆能否而無利天下之意矣  
眾舉舜而帝命之又曰子聞者以舜之聖德存神過化  
自足以聞如耕歷山而耕者讓畔陶河濱而又舜本先

世帝王之後媯汭又近在畿內固自無不聞其名也堯

平陽孔氏曰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阪

縣南入於河今考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是近在冀州畿

也聞之而不即舉者以天下固有名浮於實者側陋之

久未得其詳未經薦舉固未容遽用慎之也及眾既舉

之則遂因之而詢其實矣四岳言舜之實而獨稱其孝

孝非聖人不能盡孝以事天則順孝以事君則忠孝以

治民則仁今以頑嚚之親加以傲弟而能諧之以孝進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進於治而不至於姦則化成天下必不難矣此四岳稱

舜之意也既詢其實而又試之者非過為疑也欲為天

下得人而安可以不慎丹朱其工崇伯皆近在朝列堯

得而窺其微若舜之在側陋則堯何從而盡知其詳且

放齊舉朱驩兜舉共工僉舉鯀而既皆失之未易以人

言信也然試之而遂女以二女者蓋其人能孝則大本

已不失縱人言未必皆實亦不妨女以女矣女之而刑

未盡善則烝父者或未實異位未易言也夫婦人倫之

始闡門萬化之原刑家最非易事人之怠慢疎忽之情

有不敢見於父母兄弟而不能不微見於妻子者視聽

言動之閒偶違其則則足以生妻妾慢易之心親愛賤

惡之施稍流於僻則足以啟室家不平之念苟非純亦

不已者孰能對妻子而無慚刑厥家而不失乎故試之

先以此也日記謂我其試哉言欲授之事以試其治天

下即下文歷試諸艱之事與女子時二句似各一意抑

知觀厥刑觀字正與試字相應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

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

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

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蓋烝烝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父不格姦是能化於家也女子時觀厥刑於二女試其

化于家之實也何容有異說哉以女觀刑於人則不可

不先戒其女故勅之曰欽哉也○此合上三節即用人

一事而德之全體見焉愛民之志一息不忘求治之心

乾惕不已敬天順理欽之至也胤子啟明知其嚚訟三

凶才智燭其隱姦欽明之用著矣於胤子只言其不可

而無餘辭於鯀則俯從眾言而不敢自用且勅之以敬

而欲曲為保全於舜則聞而必詢其詳詳而必試其實

又何如有文章而思深遠也審慎周詳大公無我而愷

悌慈祥之意時洋溢於辭氣之間其允恭克讓蓋亦可

觀一斑矣噫此堯之所以放動歟○語稱自幕至於瞽  
瞍皆無違命是舜固先世帝王之胄然朱子云舜在側  
陋如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况上  
古人壽長傳世數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但仁  
山通考虞實有國土象欲殺舜亦疑其志在奪嫡是則  
其有鰥在下耕稼陶漁或亦父母虐之抑舜以不得於  
親而自苦且以陶漁教也稷以帝子而好稼穡商王祖  
甲舊爲小人似側微亦不足爲胄子異矣又世本以堯  
舜禹皆出黃帝之後自黃帝至堯凡五世自黃帝至舜  
凡九世此則必不其然○師曰有鰥在下故帝遂女子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完

時此亦古人鍼縷○側陋之日四岳舉舜已曰烝烝乂  
不格姦則萬章完廩浚井之說自是後人附會降二女  
于媯汭并不告而娶之說亦恐不然矣堯之舉舜也求  
賢於側陋而必詢其詳又必觀其微其難其慎如此及  
舉之而又歷試之以微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以  
觀其績而後使之攝位此所謂薦之於天暴之於民察  
乎天心民志惟恐稍有未協而不敢有一毫自用之私  
仁敬之至也若謂堯心已知舜之可巽而姑與天下其  
之使人習知其真而後巽位此說入作用去便非聖人  
氣象幾微之間不可不辯也

呂東萊曰子聞者不過問  
舜之名非堯先有巽舜之

心學者因子聞之說遂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  
其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  
堯雖聞舜賢舜爲人何如堯未必果知也獨如何二字  
足以見堯之心矣按東萊所辨亦正與愚此說同意總  
著一毫作用也 ○媯汭只是小水入大水之名如渭  
汭洛汭皆然地記謂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南流  
者媯水北流者汭水殆附會爲名耳又媯以河東爲是  
今隆慶州亦名媯  
州亦有媯山皆  
後世附會也 ○宅嵎夷朱子云宅度古字通用只是  
度其日景又東作朱子云只是萬物皆作然二典朱子  
固嘗手訂語類多未定之說耳

書經詮義

卷之一 堯典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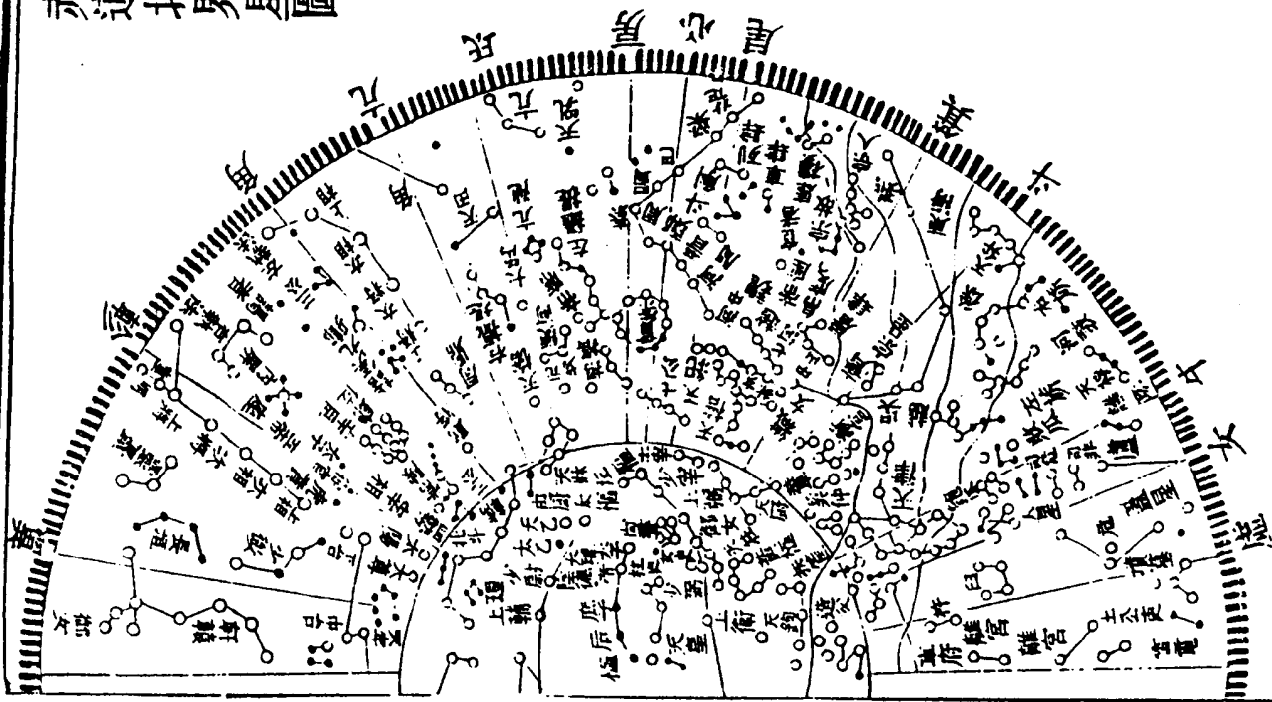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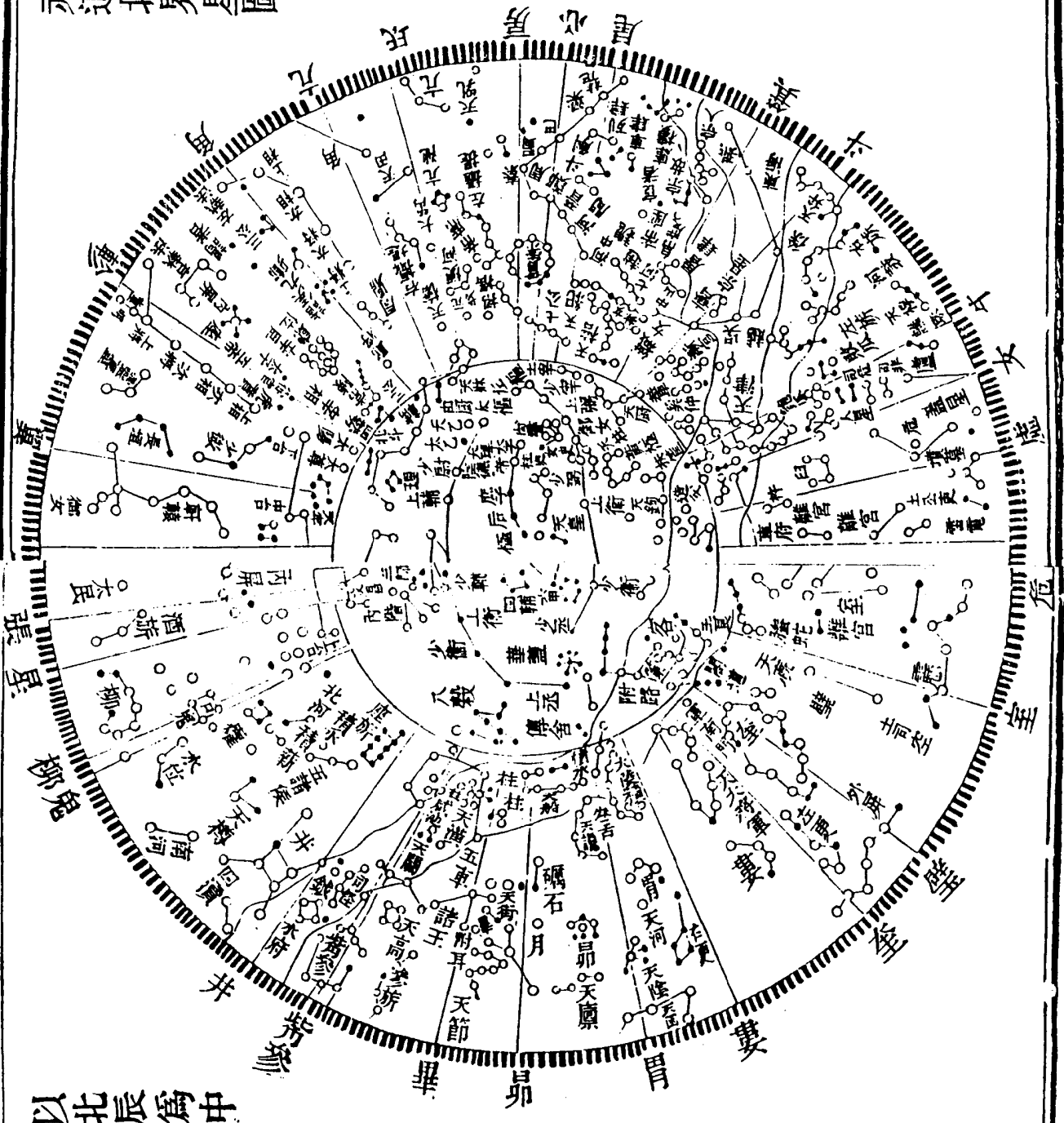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一 堯典

三

赤道北界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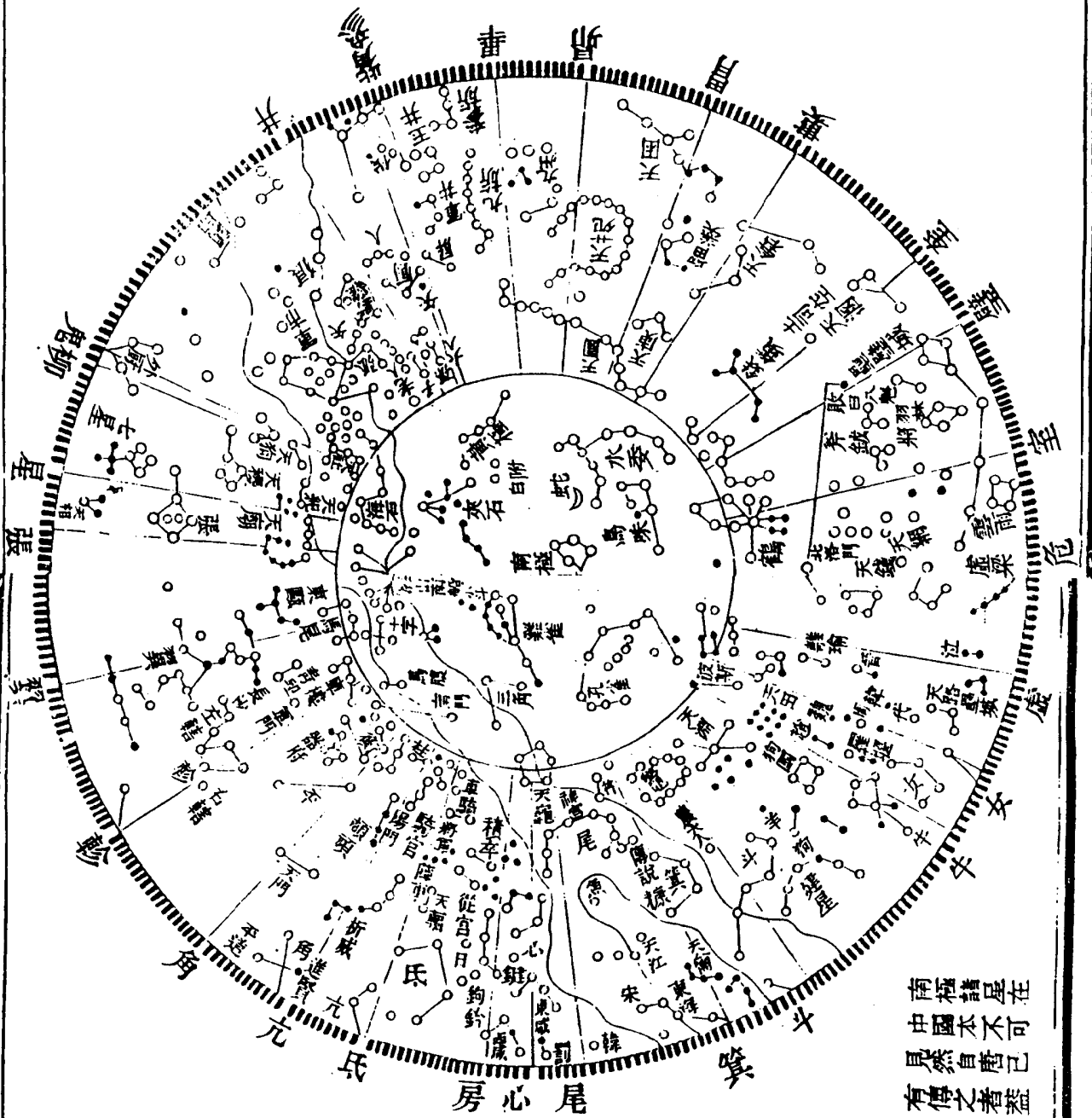


# 赤道北界星圖



以北辰為中

# 赤道南界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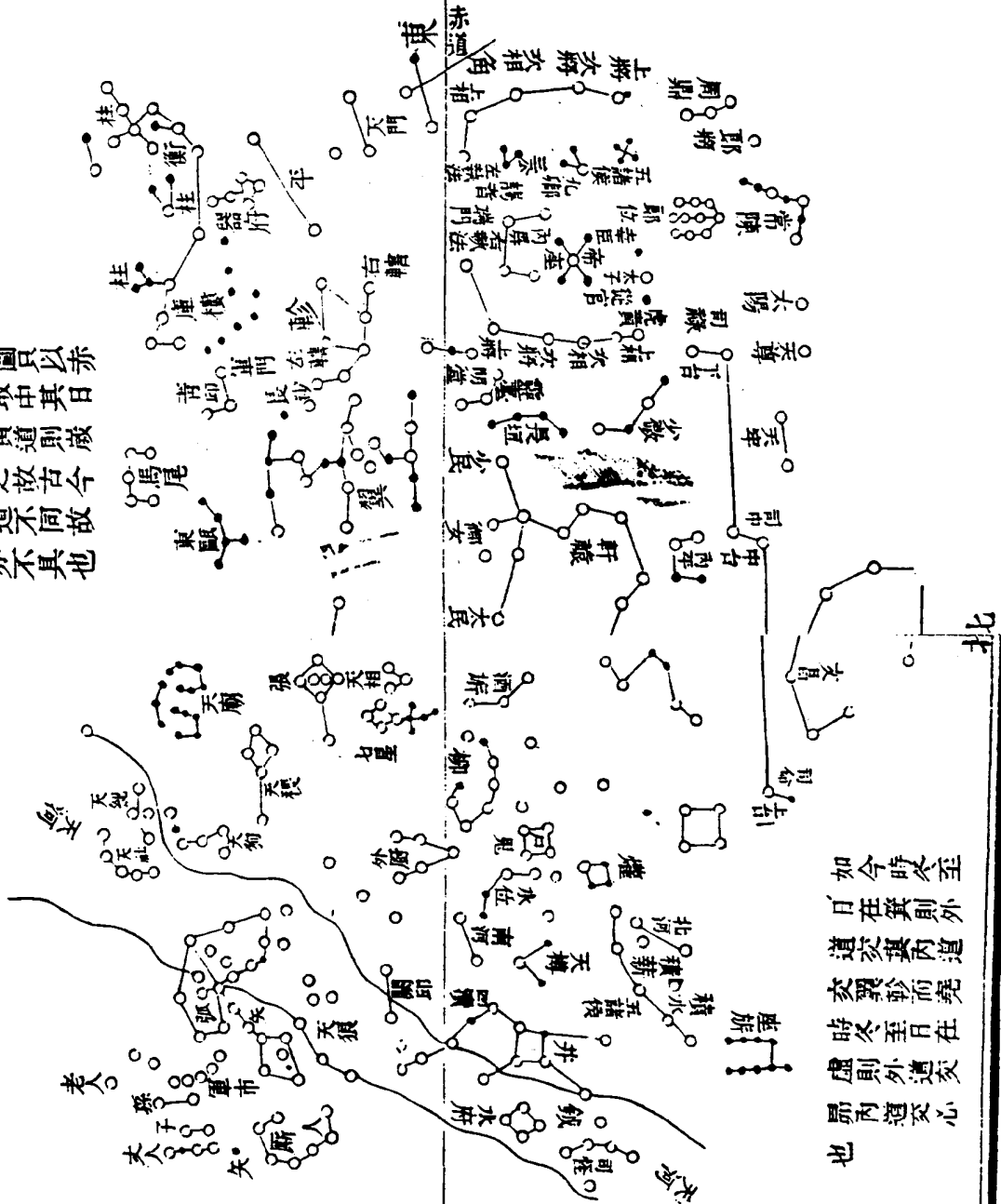
以南極為中

南極諸星在  
中國本不可  
見然自唐已  
有傳之者蓋  
南海外見之  
也

日中星鳥之圖

此圖只以赤道取中其日行黃道則歲差之故古今交道不同故此亦不具也

南



如今時冬至日在箕則外道交裏內道交翼軫而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外道交昂內道交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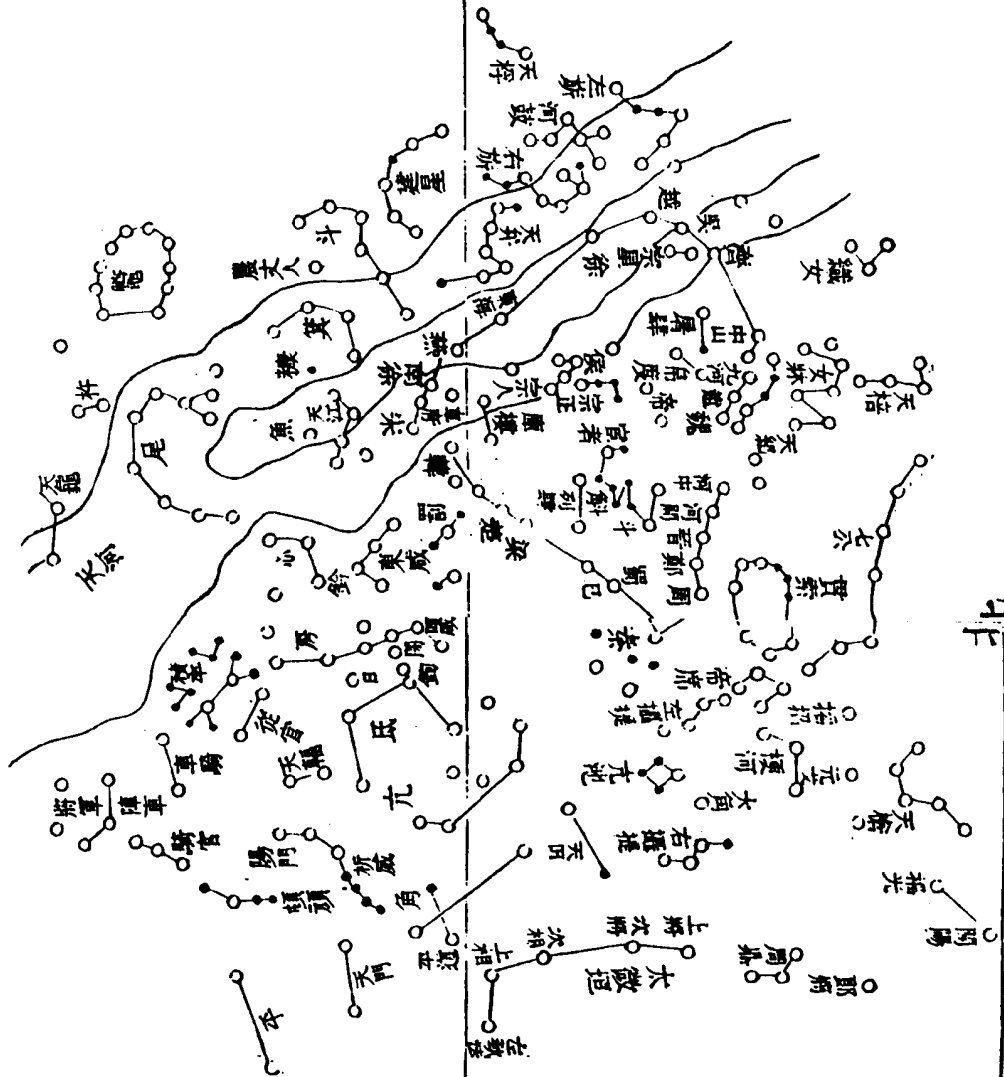
日永隍火之圖

東

南

北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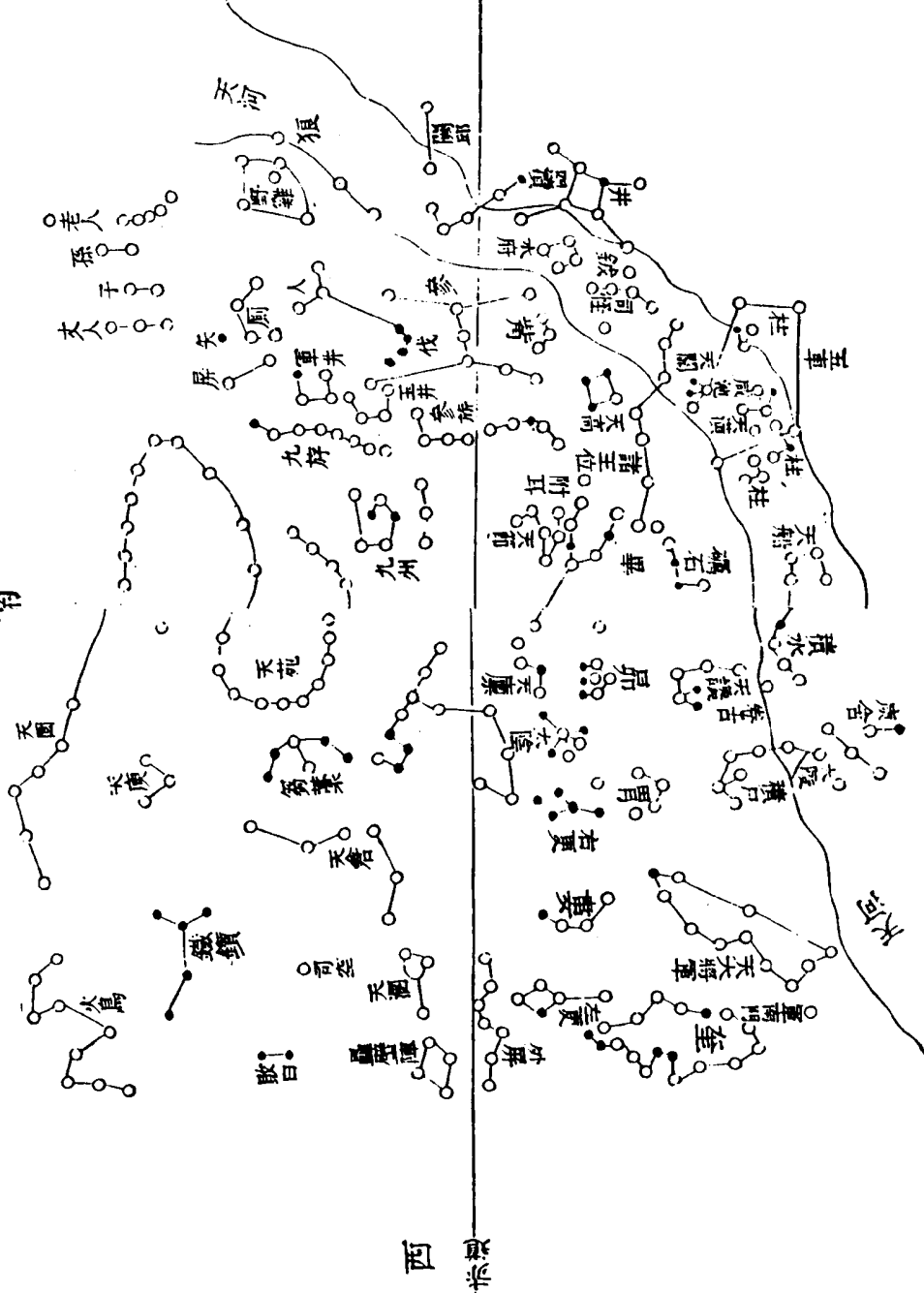


日短星昂之圖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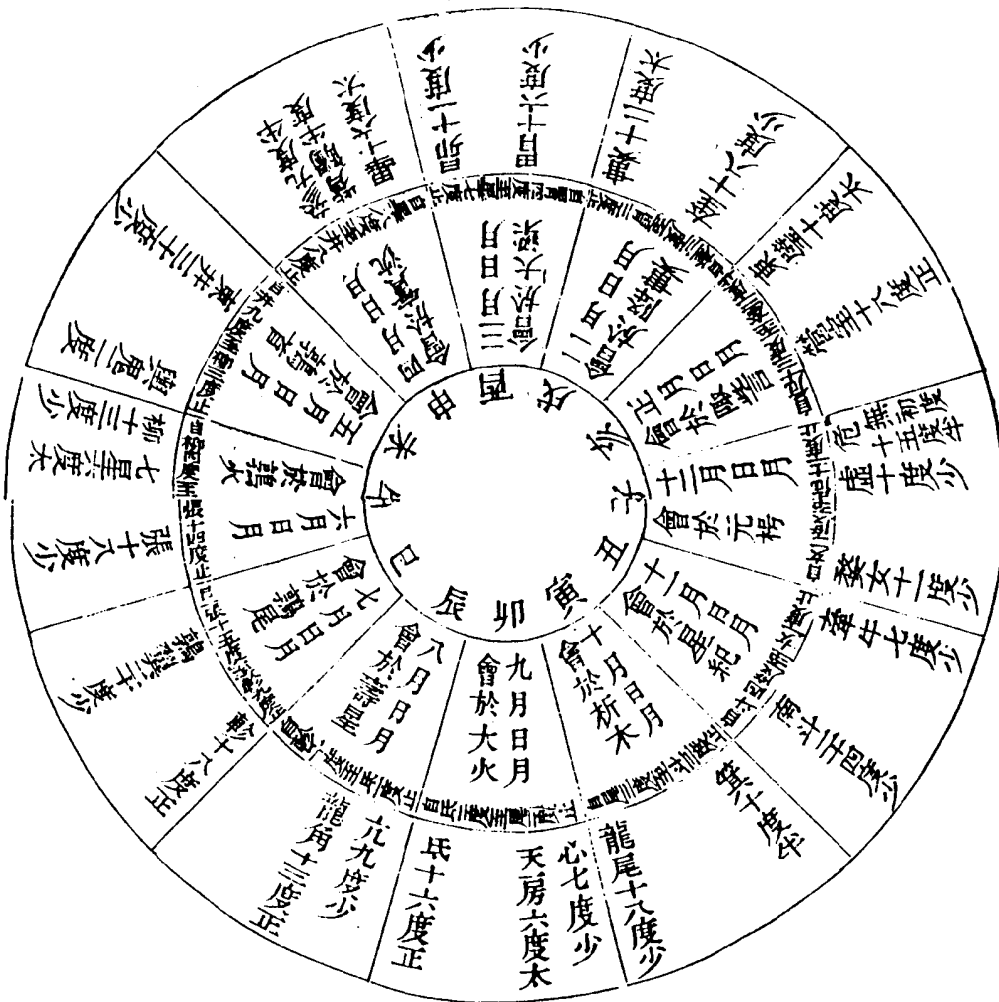
北



西

### 十二月日所會分十二辰圖

此據中古為圖耳若在堯典冬至日短星昴則是十一月日月會於元枵十二月日月會於璿室正月日月會於降婁二月日月會於大梁三月日月會於實沈四月日月會於鶉首五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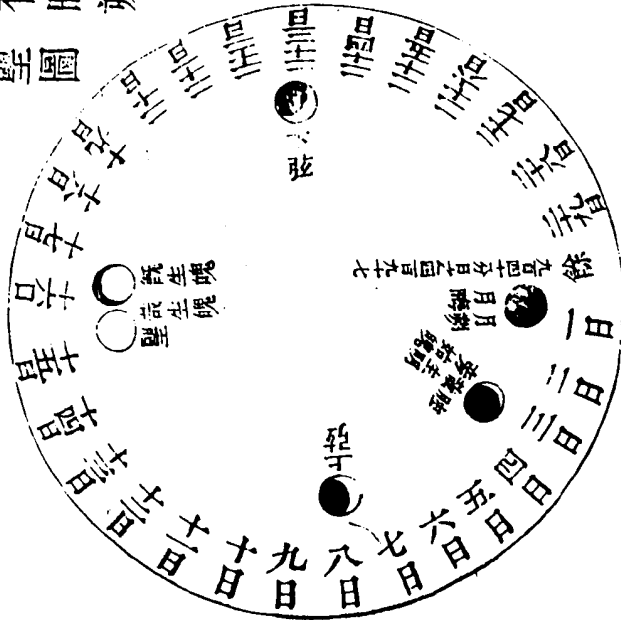
月會於鶉火六月日月會於鶉尾七月日月會於壽星八月日月會於大火九月日月會於析木十月日月會於星紀○今則冬至後日方在析木是十一月日月會於析木十二月日月會於星紀正月日月會於元枵與此圖又不同蓋啟差自堯時至今已差近六十度故也學者多不知考矣

29A



月有晦朔

弦望圖



一日為朔七  
 十五日而望二十三  
 日下弦二十九日為  
 晦以月會二十九日  
 而餘四百九十七分  
 前後乘除故月有大  
 盡小盡也

日短中日中宵永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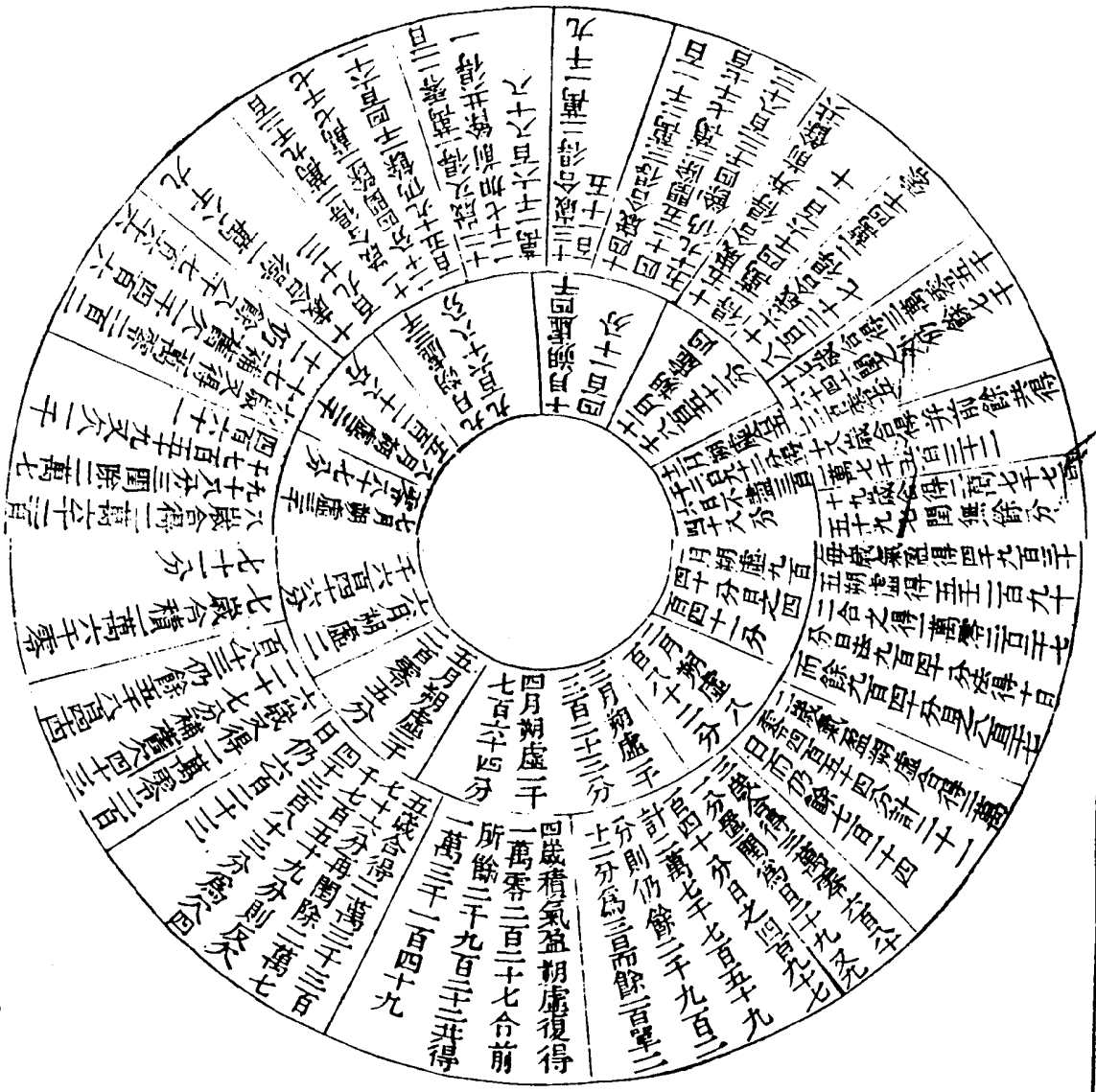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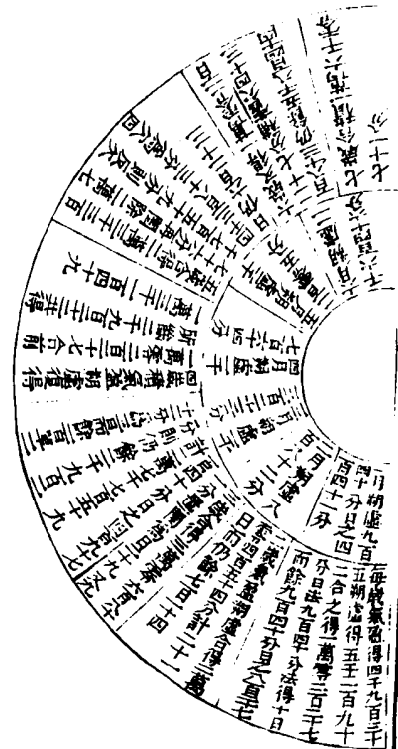
冬至 出辰初刻 入申正刻  
 小寒 出辰初刻 入申正刻  
 大寒 出辰初刻 入申正刻  
 立春 出辰初刻 入申正刻  
 雨水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驚蟄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春分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清明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穀雨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立夏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小滿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芒種 出卯正刻 入酉正刻  
 夏至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小暑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大暑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立秋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處暑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白露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秋分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寒露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霜降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立冬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小雪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大雪 出寅正刻 入戌初刻  
 冬至 出辰初刻 入申正刻

刻六分分之得二百四十分布十二時故  
 每時有初刻二十分今法只作九十六刻消  
 四刻於九十六刻中也每刻十五分每時八刻  
 而無餘分故每時初刻初一刻初二刻三  
 刻正初刻正刻正刻正刻正刻正刻正刻正  
 名同而實與古異也

閏七月九年七十歲成時四定月閏



九年七月一閱之章圖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聖

舜典

舜典亦分三章首二節為一章見舜德合堯所以受禪之本然與堯典首二節稍不同堯以君而稱其放勳舜以臣而稱其協帝也自格汝舜至遏密八音為一章紀舜攝位之事臣道之代終也自月正元日至終紀舜用人之事君道之急先務也說約以屑屑與堯典分配亦不必堯汲汲於疇咨以期得舜舜分人而時亮所以紹堯也○古文尙書自梅賾上孔傳闕篇首二十八字至姚方輿而始得之自慎徽五典以下固具於伏生今文蔡傳備矣然今人猶以今文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聖

合舜典於堯典自帝曰欽哉直接慎徽五典文理通屬又元德二字似涉老子書故終疑二十八字為後人所加愚謂有無庸疑者二十八字文意簡古非漢晉人印版摹古文字如忠經摹孝經答客難答賓玄戲之摹解嘲皆印版相似德二字雖朱子亦嘗疑之語類云玄德二字難曉然經傳中亦無言玄者朱子中庸釋不顯維德亦曰幽深玄遠之意則不必以語類一時之疑為據矣金仁山曰重華見於楚辭當已有之非至宋齊竊謂合舜典於堯典者虞史舊聞方作此附會也竊謂合舜典於堯典者虞史舊文而伏生傳之也劉舜典而加篇首二十八字者夏史所增脩也既分舜事為舜典則自合另起故有曰

若稽古之文孔子刪書二者並傳學者受授或異如齊論魯論春秋三傳之經文互有小異職此故耳程子云舜典是夏史所作乃梅賾所上又無此二十八字者蓋因合今文以觀則以此為羨而誤脫之耳離騷史記皆以重華為舜名號而王范之注亦皆知補此孔壁所傳當有自矣太史公蓋及見孔壁書孔書雖鄭沖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且讀書觀理理足曹曹授梅賾是古文有自傳也即其真理歎則其偽二十八字包括聖德縱使為後人所加吾以為如親見舜者讀之可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

華德光也盛德在中而光華發外也於堯曰勳以功業之廣言於舜曰華臣道無成則見其盛德之光而已堯以德為勳舜以德為華則與帝協矣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者皆盛德之著小德之川流也哲謂辨於事幾濬深也濬而哲則深濬而非自用之智居深山無異野人而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也明謂通乎物理文而明則順理而非察察之明好問察而執兩用中也明者哲之體哲者明之用明涵於事物之前哲動於應接之頃明者心之虛哲者心之靈濬哲則靈應之神文明則虛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舜典

聖

涵之備聖人之智也恭謂處己之莊敬温而恭則和順而非勉強之恭恭而安純亦不已也塞謂踐履之篤實允而塞則誠實而非矯為之塞內外一而至誠無息也恭者心之敬塞者行之實誠實於中而恭著乎外敬故心存而理無不實理無不實則敬恭益動以天而不能自己温恭蒸動以天允塞塞成於性聖人之仁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不言安安而安亦可見矣會編以濬哲文明屬心温恭允塞屬身欲以印版堯典非也玄德猶言不顯之德程子曰玄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上八者皆德之光而其德之本然則幽深玄

遠至矣積之深故發之盛化於家邦而升聞於帝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承上乃命以位而紀舜化神之妙與不動心之大勇皆德光之乘時而播於事業者也或謂此不必承乃命之職位則司徒百揆非職位而何五典天敘人性所固有敬慎以徽之而已徽之者猶易所云嘉會以合禮也舜以孝友之至德本諸身而示諸民斯民無不從矣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亦可見克從之實矣五典自以孟子為據孔氏以父友弟恭子孝為五典程子曰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乃遺之可乎納納之也時敘猶若時之義由舜之濬哲文明則知無不明由舜之温恭允塞則處無不當所以百揆皆合於時中而就敘也四門四方也穆穆敬和而有深肅之意舜以盛德接人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舜典

聖

人皆德觀而化蓋有深於人心者非只和其外也蔡傳教無廢事無凶人皆本左傳然左傳無違教以舉八元布五教於四方言無廢事以舉八凱揆百事言無凶人以誅四凶言要之司徒百揆尊官也以身為範而納于用人以治其事不必身親羣賢之治皆舜之治矣納于大麓烈風雷雨蓋事之偶然者而弗迷則足以見其盛德大勇故史氏因類記之孔氏以大麓為大錄謂納舜時之官無尊於百揆者既納于百揆則錄萬幾之政矣何必又納於大錄必無此理又人傑問賓于四門是使

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朱子曰若爲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使之入山雖遇風雨不迷其道也又義剛問主祭之說朱子曰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風在天如何解迷仍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又豈閒嘗論之大變不撓有強制而能者有性生所近者有盛德之至者三者未可強同雷轟柱而讀書不輟大敵至而賭奕自如此強制之爲強制者不可久持至折屐而真情見恐助長是以滋害也避雨樹下危坐愈恭糞污朝衣徐言不怒此性情所近視強制者勝矣然此宜加之學不學則或流於偏至有失脚處恐亦不能不動也若聖人之烈風雷雨弗迷則全是義理所定雖歷萬變而不搖矣此節與堯典次節亦稍不同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書

堯以君道化成是一滾遠去舜以臣道任事乃隨事見功慎微等皆平章協和事而舜之脩齊則已見於克諧以孝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用人之大法乃言底可績是成允成功卽上節所歷試是也舜讓于德聖人常見不足在己有餘在人但二典記堯事略未詳所讓之人耳今人欲從蔡傳後說抑知讓于有德之人便可包已德不足之意故蔡傳置或說於後也此下當有申命之辭

如大禹謨者而書簡脫失書疑欲以論語堯曰咨爾舜節補之不無見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攝之始堯事之終舜攝以成堯之終也故曰受終○正月之正只當如字讀上日宜以朔日爲是○文祖之廟未知何人林氏疑爲顓頊此因祭法而云也朱子曰堯舜之廟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爲可疑如此則堯之文祖亦未必顓頊矣近世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書

黃黎洲曰舜受終文祖禹受命神宗可見舜有天下仍堯之祖廟禹有天下仍舜之祖廟至於私親則或另設廟以承祀兩者未嘗合一竝行故舜之所郊者堯而私宗則瞽瞍禹之所郊者舜而私宗則鯀若祭法所云則兩廟不分公私紊亂於是司馬遷傳會堯舜禹同出一祖昏姻授受無不亂矣按此說亦辨祭法之非然與朱子之意異而禹之郊舜亦無可據卽受命神宗亦未知神宗果堯廟否要之舜受天下於堯其受終及告卽位自當於堯之祖廟文祖廟當是帝嚳舜後以天下授禹禹受命自當於堯廟此以天下公器授受大事原其所自以授

人與平時之祭祀自不同也若四時之祠禴嘗烝以及禘祫則自各親其親追養繼孝豈有舍其本親而祀他族者舜之祖廟自瞽瞍而上禹之祖廟自鯀而上堯之廟立於丹朱之國舜之廟立於商均之國情理必然朱子之說不可易也堯廟立於丹朱之國則禹之受命神宗何也曰使往而祭告可也周都於鎬而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至豐而受命於文王宣王命召虎亦於周受命自召祖命重其事則本朝且然舜以天下命禹何必不合告堯廟於丹朱國乎曰受人天下而遂廢其祖廟惟祀私親可乎曰天下之授受非私恩也宗廟之享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聖

祀所以伸己之孝思也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則未嘗廢其祖廟也若以受人天下而遂以人之祖宗爲祖宗則是感恩佩惠之私而非天下大公之志且二本非所以教孝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一本之地夫安可誣也曰堯廟立於丹朱之國則諸侯不得祖天子者謂何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此以本朝之支庶分封者言非謂先代之後也然尊賢不過二代故杞宋於周爲客而薊黃帝祝堯後陳舜爲三恪則禮有降殺也然則漢定陶宋濮王明興獻之事當何如曰事各有不同者爲人後者爲之子則降本生父母期此以義斷恩漢哀宋英之不

得私於定陶濮固也然禮稱本生父母則父母之名亦似未可易矣明世宗入承大統以武宗言則昭穆非次以孝宗言則孝宗有後且未嘗命世宗爲子如仁宗之於英宗者乃欲使之父母孝宗而廢其父母其於天理人情皆不愜矣張永嘉之議是也然漢光武立四親廟而未聞尊以帝號漢宣帝紹昭帝統其於祖考亦不過曰戾太子曰史皇孫周家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王迹所起故追王之舜於瞽瞍古人只言其爲天子父則亦未聞帝之也明世宗之於興獻宜立私廟父母之而不必帝之卽使帝之亦不得而稱宗以亂大統張永嘉不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聖

復言之其出於阿諛亦可見矣禮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蓋天位者天下之公父子者孝子之私先世祖考未有功德及於天下而以己私尊之是誣天下也親未嘗身居其位而加之於其位是誣死親也況父母天親其尊莫敵焉此固不待爵位而後崇者爵位自外至耳人子甯得以天子傲匹夫之父哉曰然則當如之何曰曰皇伯父皇伯母曰皇考皇妣如其本稱曰皇帝皇后曰王曰王妃如其本爵四時之祭先大統而後私親其私親則上祀以天子之禮庶公私其兩得之然此非舜禹比也此無關本章之義然以典禮之大故詳論之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初攝位而首及此即帝堯欽若昊天志也人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而繼述之惟恐少違親心其事天也亦若是焉已耳天道無形與聲而時行物生莫非至教故聖人之於天行也必時察以警惕其心而敬奉之以脩於身而布之於政亦猶事親之承顏伺色而惟恐少違者所以為天之子也七政在天各有遲速而時行物生胥職於七者之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若水火木金土五星則亦各垂象為休咎而各有專司人君察之遇災而懼先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兪

事為防古者歷象授時則庶政皆以時定焉固不止今日日家之說為歷已也而安得不以此為先務乎然則舜之在齊也非謂己恐未當於天心也孔氏曰舜察天已當天心與否朱子曰不然只是從新整齊亦非恐義和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亦非恐義和有失職而察之也申瑤曰器有遷退之差故致察焉天運難見即諸器而可察法易遷退之天而益合愚按法製器數亦只有司事守義和於堯時亦未必遽有敝壞又林氏曰舜察日月之加以此所皆器也此說不然堯王氏謂堯典所言皆道也此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所謂歷象即此璣衡也此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有詳略耳非必歲差之及但所記亦非為審歲差也友謂此當專主歲差而始加詳也亦非為審歲差也立且數一年之間其差未及一二度無庸察也亦非首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兪

一致察自後則不復察之也蓋自居攝以終帝位無時而不懷一敬天奉時之心則無時而不伺察夫天之法象脩身以此釐工熙績以此無他道矣豈必身自執璣璣以侵義和之職而後為在之齊之也哉惟真西山以為事天之敬斯得之矣○察璿所節之璣使法象度數皆合於天因以玉衡窺璣以察所歷之日月五星行度合否七者之行度不齊而各有其恆其有不恆則陵歷闕蝕盈縮守犯也歷非所處而處曰陵非所行而行曰度曰盈不及度曰縮止而璣衡所見皆其軌度時數之不去曰守橫及某星曰犯然不如璣衡所窺則為災變察其不齊乃所以齊之也○周髀晉志作蓋天今釋藏尚為此說而稍不同氏釋以崑崙為天地之中渾天天包地外如卯之裏黃此亦其說甚陋故不必錄渾天中不過廣堂中懸一菽耳蔡傳大慨言之其實地在天中不過廣堂中懸一菽耳蔡傳多誤作裏晉志窮論天之理數者皆妄也天度有經北言渾儀之黑雙環有緯度二環結於卯酉者是也本以日行為度東曰行自西而因即以日行之度度渾天因東西度法由北極出地三萬高言出以度南北也由北極出地三萬高言出有五及夏至日道去極六十七度當春秋分日道去極九十度當高冬至日道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下及地一百三十六度餘合之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極人地六十度皆經

度也赤黃二道七政所纏入舍日月所會十二辰皆緯度

也按古渾象以二分為度周七尺三寸半喜出隋志虞

闕所為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飾作太初曆者謂之

渾象則渾體以布星辰與璣衡之立環分儀窺天者不

同器以二分為度則七尺三寸也蔡傳衡璣徑八尺圍周

五分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也

二丈五尺強則是以六分九釐為度法當二丈五尺二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又隋志錢樂之銅儀象徑六

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按史錢名樂之而

地在天內此蓋別一器蔡傳據孔疏也六合儀主靜以

運動二極始有所屬地平始有所準西學因之有赤道

中分天腹有經緯度而無辰宿列宿附天左旋不動三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辰儀動法天行然後七政可齊四時可考平其白單環

以鎮定黃赤二黃道斜交赤道日行黃道四經度立分

環耳非象地也時皆定於日經度立分

至二分至及諸節氣皆緯度分辰宿別十二辰二十八

星考日經四遊儀遊移以用窺驗玉衡始有所施占候

定月會後世因訛為地體南北低昂以望星經緯七

始有可據有升降四游之說南北低昂以望星經緯七

之去極遠近日行黃道月及五緯各有小輪緯度出入

在赤道南半在赤道東西運轉以望星緯之所纏宿度

北去極各有遠近

如是而七政可齊常變可考矣四遊儀內之直距俞氏

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沈存中一加銀丁之

關軸以夾望筒望筒仰玉衡也

說亦以丁記度耳非以象星也為渾象則可以布周天

可以布 ○七政皆行黃道蓋七政別有極極不同於經

星也

星之極其極乃在南北二極二十四度之外故黃道斜

交赤道出入皆二十四度今考黃極在紫微左但經星

極無轉移而黃道極則有轉移其微故黃赤二道之交

古今不同後世之制器象天者或更當有術焉矣又日

行黃道有恆而月及五星則更有自行小輪附於黃道

之閒以生遲留順逆又天度南陸稍狹以下北陸稍寬

以高故日之右旋日行一度其大概也然而冬盈夏縮

冬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日行度今定每度以較平

行盈二分夏一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較平行縮二分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然逐日漸盈漸縮從春分至立夏行黃道四十五度餘

而歷四十六日十餘刻以有空度從立秋至秋分亦行

黃道四十五度而歷四十六日三十八刻有奇以有其

度春盈秋縮盈縮之界在二至後六度閒蓋日本有常

第南陸近下則見其速北陸遠下故見其遲也月有一

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刻有奇而一

周天又行三十度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

九十七而與日會其大概也然月道出入黃道左右六

度之閒以逐時有高下遲疾疾行則每日十四度而盈

遲行則一日十二度而歉故前後合朔不止二十九日



六時有奇之數歷家於月行最遲之所立月孛識之月  
 小輪高度則遲而體小月行小輪低度則孛九日而順  
 速而體大月孛其高度也五星遲速亦然  
 移一度九年而一周天六十二年而大周一周天行天  
 日未同大周者月孛皆同前且復故度也故月交黃道  
 凡六十二年而月之大小盡大約皆同矣  
 六度之間是生陰陽二歷交黃道而南曰入陽歷月行  
 凡十三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一交黃道其在黃道內外  
 也皆如之皆十三日不正交黃道故雖朔望而不與日  
 同道衝射則無薄蝕若正交黃道而適合朔則月掩日  
 而日蝕日高月下故正交黃道而適望則月抗日而月  
 蝕以月日正對中隔于歷家於陰陽二歷立暉計識之  
 地月無從受日光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舞典

璽

入陽歷為暉暉計相對十九日而逆移一度十九年  
 而一周天七閏成章而日月之交軌復故十九年而前  
 後多同九十二年而大周如前日月歲星道附黃道左  
 右八度之間順行在日前為順去日二十度而夕伏  
 則無光與日會為合伏三度八十六分各歷十六日八  
 十六在日後二十度而晨見東方日行十分度之二不  
 及乃疾漸遲行十七度八十四分留遲極如不行此順  
 四旋晨退夕退左旋為逆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各四  
 十八刻各退四度八十分亦二十復順日行十分度之  
 八分一十二秒有奇留四日復順日行十分度之  
 一不及夕遲漸疾遲疾共一百一十二日近日二十度

而夕伏為一周此遲疾順逆伏見之一周也  
 編列宿天也八十四年而大周七周而熒惑道同歲星  
 順行在日前二十度而夕伏與日會而合伏各伏六十  
 五十在日後二十度而晨見東方日行九十二分度之  
 五十三由疾漸遲疾遲共二百八十四日留八旋晨退  
 夕退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各二十八日九十六刻  
 十五分六留八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之五十三夕遲  
 漸疾遲疾共二百八十四日近日二十度而夕伏計行  
 十五度日已二周有奇道及熒惑而熒惑又在日前二  
 年而編列宿七十九年有奇而一大周實四十填星道  
 同熒惑順行在日前二十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舞典

璽

度而夕伏與日會而合伏各伏二十日四十刻在日後  
 二十度而晨見東方日行十五分度之一由疾漸遲  
 共八十六日共行留三十旋晨退夕退日行八十一分  
 七度六十五分留日六十四刻五十八分各留三十  
 度之五退三度六十二分五十四秒有半留三十復  
 順日行十五分度之一夕遲漸疾遲疾共八十六日共  
 近日二十度而夕伏計行十二度二十九有奇而編  
 列宿五十九年有奇而一大周約仍先三時十五年恆  
 北十五年恆南也木火土皆遲於日近日則伏與日分  
 天三之一則留衝日則逆其行由遲而疾疾又漸遲遲  
 甚則留留而後逆逆又復留又遲順行以漸而疾輪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度而又夕伏計行五百八十三度有奇晨見東方二百  
方亦二百四十六日有奇又伏七十八日乃夕見西  
二日而又晨見歷五百八十四日一年而徧列宿八年  
有奇而一大周辰星道附黃道五度之餘其逆行當日  
前十二度而夕伏與日遇而合伏各十一日十八刻八  
十分過日後十二度而晨見東方留二日旋復順行日  
七分度之六漸疾日行一度又三分度之一十七日其  
行三十一度近日後十二度而晨伏及日而合伏各伏七  
度五十分刻各行三十過日前十二度而夕見西方由疾漸  
遲疾遲共二十七日止留二日退近日十二度而又夕  
伏計行一百一十七度晨見東方三十九日而伏三十  
伏六日乃夕見西方亦三十九日又伏二十二日而夕

書

下半規則近而見其疾行小輪之旁規或自下上或自  
上下則斜而見其遲薄日氣乃上行小輪之上規則見  
其遲極而留自上而下見其太白道附黃道左右七度  
行順自下而上見其逆行也  
之間其逆行當日前十二度而夕伏與日遇而合伏各  
日各退四度過日後十二度而晨見東方明日日行十分  
三十五分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留五日旋順日行四  
度之三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留五日旋順日行四  
十六分度之十漸疾日行一度又九十二分度之十五  
遲疾共二百三十一日行近日後十二度而晨伏及日  
共二百五十九度又五十分各行過日前十二度而夕見西  
而合伏各伏三十九度五十分

方長由疾漸遲共二百三十一日其行留五日旋夕退日  
行十分度之三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近日十二  
度而又夕伏計行五百八十三度有奇晨見東方二百  
方亦二百四十六日有奇又伏七十八日乃夕見西  
二日而又晨見歷五百八十四日一年而徧列宿八年  
有奇而一大周辰星道附黃道五度之餘其逆行當日  
前十二度而夕伏與日遇而合伏各十一日十八刻八  
十分過日後十二度而晨見東方留二日旋復順行日  
七分度之六漸疾日行一度又三分度之一十七日其  
行三十一度近日後十二度而晨伏及日而合伏各伏七  
度五十分刻各行三十過日前十二度而夕見西方由疾漸  
遲疾遲共二十七日止留二日退近日十二度而又夕  
伏計行一百一十七度晨見東方三十九日而伏三十  
伏六日乃夕見西方亦三十九日又伏二十二日而夕

晨見其歷一年而徧列宿四十七年而一大周其見也  
一百日  
春柱奎婁夏在東井秋在壽星冬在牽牛金水皆速於  
日水火土皆高於日  
星度以每度百  
分每分百秒算  
逆行必夕伏而合七政之常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遂告攝位於鬼神也類于上帝告天地也  
帝也周禮有圜丘方澤而吉禮只言昊  
天上帝蓋統母於父則只言上帝省文此非南北郊之  
常而倣郊禮行之故曰類也六宗天神之類山川地祇  
之分羣神該上文所未盡如羣小祀之類成王初宅洛  
周公亦告以肇稱殷祀咸秩無文○六宗自如祭法所  
云少牢蓋六宗所用祭時以埋蓋以四時之氣自下  
而升也相近於四坎壇蓋祭暑於壇祭寒於坎相近二  
作儀禮王編作祖迎祖送也按寒暑歲之常  
祀非所禋類周禮有逆暑迎寒作祖迎為是幽宗雩宗  
如司中司命諷伯雨師之類據周禮當實柴燹燎使氣  
上達也宗字許氏依鄭說謂祭謂歌咏以祭朱子亦  
只用尊字之呂氏只讀如字陳雲莊集註從之蔡傳  
義宗義為長祭山川用血祭狸音埋沈望祭亦以血望其  
方灑之也或疑四時水旱之祭不當一時並舉然以類  
告之自可而此亦概舉之辭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攝位之初徵會天下使人知所宗也入覲必合瑞受攝

書

之初尤所當謹非只防乘間窺竊也四岳蓋四方諸侯之長非在朝姜姓之四岳羣牧蓋十二牧羣后即眾諸侯此因尊卑而參錯言之日觀隨至而隨觀之班瑞亦隨台而隨班也○五瑞見周禮上古誠不知何如然既曰五瑞則知五等與周禮同子男執璧五寸不成圭則用璧也圭雙植蓋形方如柱也信圭則體伸而形稍薄也射則稍俯矣穀璧蒲璧明初有掘地得古璧者通禮為穀粟蒲草之文今圖者作成業禾草分於四方禮亦失之○萬授一毀蔑周禮獨據考工記謂無子男執璧之文又謂璧只以享不為瑞天子有瑞以冒圭不可以冒璧且公侯伯皆執圭而子男獨執璧若捧祭匱為不成禮抑知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而後日賜國則子男為未成國矣璧雖不可冒然瑞器自有制度執璧如捧祭匱則執圭豈不以捧神主乎且考工記不言子男之圭則子男非執圭亦明矣何妄儒之頗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後歲更歲也既輯瑞以正始亦已詢知天下之故而盡其禮意以協和之矣然未親巡之未足以知其實而盡其詳也明歲遂攝堯巡守之事以觀守土以議禮制度考文所以均治政同民俗盡綱紀之詳以寬過於天下皆

承天而出治者也柴燔柴以祀使氣上升於天也至岳將覲必先告天欽若之至也望秩山川徧祭東方山川不能盡至其地故望而秩之秩山川亦猶觀東后之義也或謂柴望秩於山川只是燔柴以祭山川非祭天也祭天必於郊至岳而祭告是一歲四祭天不已讀山川而祭非祭義矣秋所書魯郊皆祈穀也仲春則有孟春則有祈穀春祭也夏月則有大雩春秋所書大雩祭也孟秋則有祈穀也禮記又曰天子將出則類於上帝是此柴於四岳也未聞數祭為禱但南郊特重耳先祭告而後覲先神後人亦猶先告攝而後徵會也五玉羣后之贊羣后來覲則有附庸卿大夫士之從又或有有故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焉

而使世子孤卿攝者其見於舜則有三帛二生一死之贊抑舜廣為諮詢所以盡利弊也陳氏謂瑞上班而下之日記以周禮小行人註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大各如其瑞諸侯用享之玉以次降一等則瑞自琮玉知瑞亦贊類禮之憑按周禮大宗伯六瑞與六贊連文可見相見而主人還其贊禮亦曰諸侯之贊主也儀禮士相見禮以相見而已見則還之陳氏謂上受之非也日記之意蓋以璋璧琮琥璜為五玉抑知享有三帛二生一死之贊禮祭傳於五帛則據宗伯之文三帛則據三命之文而增其色二生一死則據宗伯之文三帛則據三命之文而盡符合恩按非士執鸞執雞庶人不傳贊於天子也天子頒歷諸侯則書政令於其日月之下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視朔於太廟遂頒此一月之政焉故協之所以考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美

庶政而釐工熙績不徒叶正朔之同否也承天出治莫先於此故觀東后而遂協此時月有氣朔先後二者皆當協不協時月則日無從正故必由蠡及精諸侯之歷未必遂敢不齊然惟恐其怠棄亦敬天之志也律簡應十二月之氣而因以制度量權衡皆天地地理氣流行之所為節度律以正因樂而經地畫野以及於車服器用皆必有常度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考工記臬氏為量其鬴名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制度之重如此是故古者布帛有量周禮所謂漚制如帛廣二尺四寸布幅二尺二寸及朝服之布十五升之類車輿同軌

如兩軌之閒 百度有常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後世不知六尺六寸 制度之重遂使民間之度量衡皆意為長短輕重大小百里殊量十里殊衡十家殊度市井小人濫惡相欺豪右奸民詐力相虐井田不均上下無制而欲致治者愈難矣故同之非只以大一統也所以正經界均田野止濫惡防奸偽辨上下定禮制飭侈靡杜豪強而一風俗以則天明也孰非承天出治之急務哉度量衡一本於律律差則度量衡皆差故同之必由本及末十二律之度數子一黃鐘九寸一者全數也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云者子黃鐘之實數也丑三分二林鐘六寸三分二也下皆倣此法寅而丑得其二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美

九分八太簇八寸九分黃鐘之全數而寅得其八也此三律皆得全寸故杜佑通典與律呂新書卯二十七分十六南呂五寸三分此據史記律呂同九釐為分九毫為釐九絲為毫九忽為絲以九為數故三分損益其數可行故南呂曰五寸三分通典云南呂五分三分寸之一則以十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姑洗七分為寸法也下皆倣此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姑洗七寸一分通典七寸九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應鐘四寸六分六釐通典四寸二十七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蕤賓六十二分八釐通典六寸八十一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大呂四寸一分八釐

三毫倍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律書之法陽律當位自得陰呂易位居其對衝故丑林鐘為未律卯南呂為酉律巳應鐘為亥律未大呂為丑律酉夾鐘為卯律亥仲呂為巳律西方之呂如其本

數呂居東方則倍之故林鐘南呂應鐘皆只本數而大只夾鐘仲呂則皆有倍數也通典本呂覽為法則十二津隔八相生而不必易位居衡加倍之法二法不同其實則三分損益之數實如一也通典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零九十六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通典五寸七百二十九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鐘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倍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通典七寸八十七分寸之一戌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三萬二千零七十七有五分

七千六百六十八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通典四寸六十一分寸之六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千五百二十有四分

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仲呂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

忽倍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者子  
黃鐘之實也亥得其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以寸為九  
分分爲九釐釐爲九毫毫爲九絲絲爲九忽納之則仲  
呂三寸二分八釐六毫四絲二忽居對衝已位倍之則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二忽通典已仲呂六寸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三之一爲三忽凡陽辰午申戌皆  
千九百七十四○此亥之一爲三忽

下生凡陰辰未酉亥皆上生下生者三其法倍其實如  
子黃鐘爲九寸三之則每分三寸乃倍其三寸爲六寸  
寸則林鐘律此即所爲黃鐘六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也上  
生者三其法四其實其如林鐘六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也上  
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此法與通典如一但此以陽  
辰下而生呂陰辰則上而生律十二辰順行而陰呂則  
有居衡加倍之法通典隔八相生則自子至午在東方  
者皆下生西方之律呂自午至亥在西方者皆上生東  
方之律呂故呂有下生律律有上生呂者而不必居衡  
加倍也○自仲呂轉生黃鐘則有變律以之分鈞和聲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則用之有半律法此不復  
詳詳見後命變典樂章下十二律皆本黃鐘也由是九  
分黃鐘之一以爲寸而度起此則以一寸爲十兩黃鐘  
之所容以爲合而量起黃鐘之管內容一寸爲尺兩黃鐘  
同此蔡傳云十龠爲合蓋龠二龠爲合班志及律呂新書  
誤沿孔疏之失偶失檢也兩黃鐘所容之重以爲兩而  
衡起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矩以生繩繩以生準故黃鐘  
爲萬事根本也自律呂亡於漢末董卓亂權度變自隋文  
大業中盡變金石不考於郭周王朴典樂制律不考古  
古度量衡 金石不考於郭周金石而後專求之累黍  
而後世律度量衡聲音法制皆無所取衷矣禮者天地  
之序聖人制爲五禮因天理之節文而品秩之以爲人  
事之儀則所以範圍天下而節其性情也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後世朝廷官府雖稍有體制然暴秦督責叔  
孫綿最要已大謬於先王周禮儀禮固有傳經而放失  
者已多其存者又束之高閣漢唐以下稍知講求終鮮  
定法至士庶所日用則寂未之及宋司馬二程朱子著  
述略定而雖善不尊冠昏喪祭隨方異俗使異端得竊  
福利之言術數復亂先王之典奢麗則僭以傷財儉嗇  
則固而可鄙何以教天下歟爲品節以同之而正其器  
數則正民德而天地爲昭者在是矣或疑五禮卽五典  
之禮唐虞與周禮未必盡同曰不然禮只一禮而五典  
其經五禮其緯之如第言五典之禮而已則何以彰節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文之密是必如周禮之所謂吉凶軍賓嘉然後可以經  
緯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貫也周禮大宗伯以吉禮  
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山川  
司命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山川  
林川澤以禋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  
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饋食  
以烝冬享先王以饋食  
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我邦國之憂以饋食  
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  
見日遇國大見日會邦國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  
禮同邦國大見日會邦國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  
禮簡民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大田之  
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  
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  
客以賑播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詳所以有五禮又禮之經而上下隆殺等級又有節目之  
道入於至小無開矣三代損益只在文章制度小過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不及之閒豈至周而後始有吉凶賓軍嘉之目哉謂五禮只是五典之禮朱子曰不然五禮只是古凶賓軍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又問五器即諸侯五玉之器朱子曰不如此此以因書文顛倒了五器即五禮之器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禮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也王方麓曰簠簋豆玉帛羔雉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旗物鏡鐸軍禮之器玉帛羔雉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嘉禮之器也○何以見經文倒了朱子曰既見東后必先有贊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過事畢則回五禮在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後者向南岳去也

協時同律中有厚生利用之政焉而脩禮所以正德五器亦自律度出以緩急為先後也復者轉行之意以四時周四岳順陰陽之氣也一歲周四岳而不以為勞勤民而忘勞也朱子曰巡守非舜時創立此制黃帝本紀亦言其披山通道未嘗甯居不至

於勞民傷財者節以制度也易彖傳曰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叔恬問文中曰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徵求寡也此固名言然有未盡者按朱子曰儀衛少而之如所謂國君以師卿以旅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茅茨土階之時莫不同否曰不然如黃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自不應大段寡弱可見朱子曰不以文中子之說為然矣要之君而勞民傷財則勞民傷財矣君而不勞民傷財則不勞民傷財矣不在儀衛之寡

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野有委積之待次舍無行宮別殿之費帷幄無錦繡靡縵之飾飲食有常無食前方丈之設交際有禮無進獻供奉之俗以己勞民而不以民從欲則其行裕矣故一歲可周四岳也後世人君高居簡出則下民利弊四方政俗既無由以上聞及一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出而傷財害民有不可紀極者倖臣獻媚又有以揜蔽人主之聰明而使之不覺嗚呼尚可言巡守哉歸格於藝祖以告至紀其反面而出告可知用特非祭也此當子說時解謂以

衡山今湖南衡州衡山縣西三十里又霍山亦為南岳今廬州府霍山縣南或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何處朱子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然古之夫子一歲不能遍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按衡陽惟荆州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則衡山自湖南言耳非必此章本旨但此經只言南岳而未言四岳者又未衡山否也華山西岳今陝西華州華陰縣南恆果今衡山否也

山北岳今山西渾原州州南二十里按班固漢書云縣在恆山東南向一歲周四岳先儒或頗難之竊謂百四十里似太遠也

新天子以身勞民作新天下而輯壹其耳目心思自當一歲而周歷之周詩亦曰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由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帝王所同也平成而後甯謐守成則巡守或可稍疏故唐虞五載一巡守而周制乃十二年一巡守亦時勢然也然久而怠忘則又宴安鴟毒東滙陳氏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而

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朱子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竝行不肯祭天親侯之意皆在其中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儒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夫玩此二說而先王所以必巡守之心大可見矣祭天卽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而後世襲之以侈封禪之說觀后卽易象建國親侯以比民之意協時以下卽省方觀民設教之事而後世廢封建以爲郡邑之治是又務末而忘本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因既巡守而遂定爲五載之期中間羣后四朝因之敷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畜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亦猶協時月以下諸事之意也敷奏以言非只使自陳其治蓋凡其國之歲時豐歉地方利弊民閒疾苦措置事宜皆廣爲諮詢以期於周知天下之故而其所爲治之說亦因以可考矣明試以功非使羣牧考羣后四岳考羣牧之說蓋參以岳牧之言協之盈廷之議察其追琢之旅斷以事理之中而其爲治之功過亦於是可定矣羣后無他職民功而已勤民則所以敬君而敬天詩曰稼穡匪懈錫車服以旌其庸天命有德非徒以示褒勸亦天理人心之不能自已也盛世君臣一心圖治皆所以自盡其心有心爲喪

待賞而勸斯已後矣至於以爵賞示恩視褒錫爲奇數此則衰世之人情勢必至上驕下諂而羣爲趨慕榮祿以流於靜言庸違象蒸矣若乃至爵賞不足以勸人則天下不其殆哉盛世有天理之公以至誠相與而已此唐虞之所以爲治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因巡守述職而遂紀其經理天下之略分九州爲十二州自舜肇之因封十二山以表之蓋使州牧奉其祀也此在禹治水之後九川本已滌源然必時復濬之使不至於壅言川而畎澮統是矣以正經界備旱潦通舟楫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勤民事也建牧立監封山濬川天下若網在綱以脩六府而和三事治天下之大凡也分九爲十二舜蓋因一時之宜在今有未可考者禹時復爲九州爾雅九州有并青於營說者以爲商制周禮職方有幽并而無徐梁蓋并徐於青并梁於雍若後世漢晉分雍西爲梁分荆南爲交分梁爲益唐十道宋十五路明大概以冀青地兩京十三省皆因時爲制無一定之數大川之限故宜分廣民眾而大行恆代渤海本有名山大川之限故宜分治使澤可徧敷耳揚荆梁雍州域雖廣然南西荒裔或可略也歐陽志輿地廣記多以營州遼東屬冀州之地海而遼與幽冀陸壤相接也不知幽營雖接壤而營遼營青雖隔海而實近遼東旅順口舟達登萊不過三四百里朝鮮與登州亦對岸相望爾雅有營無青故太公本封於青齊而曰營邱是青與營合也周禮有青無徐

首言無營則餘與青合而營入於幽故青有沂沭而幽  
州之鎮曰醫微閣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侈言海外之田  
亦以青州州域本跨海耳明初亦以遼陽府都司隸山  
東省則孔疏分青為營不足疑矣但遼陽府在今遼陽  
當是營州鎮山蔡傳以為幽州因周禮職方而誤耳日  
州城有彼此分合則職方之山鎮皆未必與此同

然也且周禮方并梁於雍以廣王畿舜何為反分王畿  
而以爲厚屏藩歟武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皆  
如內臣是梁之從於雍蓋亦已久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恬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紀舜之恤刑承天討也政刑之用聖人不廢但刑期無  
刑欽恤之意行乎其中而德盛道隆教化所流自神於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刑之外然甯設而不用而不可一日弛天討之嚴必曰

聖世無刑人而刀鋸盡釋則堯舜猶病是亦求聖人之

過矣林少穎曰荀氏云世俗之說治古無肉刑而有象  
罪而直輕其刑則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為人或觸  
何以爲懲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殊章  
服爲象刑豈非

讀舜典之誤歟象以典刑垂刑象以示人恐人之誤入

也入於刑而或有可議此如周禮之入議三宥有不忍  
施以肉刑者非如下文之責災

也則有流放之法以宥之此士師所掌也鞭以飭胥徒

扑以儆不率大射鄉射司馬摺扑亦是教  
學之事孔氏以為官刑非也此隨事而施

難定常典或犯鞭扑而有可議與上則使以金贖蓋官  
同例

長師正行之不專在士者也嘗己之誤災至自外皆不

意者故宜赦賊致刑也蔡傳賊雖訓殺然只是必刑之  
於人言非  
義非必大辟廬陵羅氏以賊害  
文義也天地以生物爲心然至獲罪於天則天討必

加亦天之所不能已聖人欽若天心以明刑夫亦曰以  
生道殺民而已是故罪有大小情有輕重而法因之以

有上下天理之當然也既曰天理則凡所以揆其罪而  
察其情者必不敢以不慎以至於失理而違天矣是則

所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也舜非司刑官此卽其制刑  
立法之意而可見其心故如此云○五刑卽墨劓剕宮

大辟古之制刑以仁而行刑則可懲立法尙簡而用法  
則惟權五刑皆罪之大而可死者不死亦所以寬之耳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奎

至如鞭扑之科條則不屑屑著也漢文帝除肉刑史已

議其名曰輕刑而實重之唐太宗易鞭背以笞臀究竟

今之笞臀則又重於鞭背且有竟斃杖下者後世定五

刑以笞杖徒流死笞杖之條非律所能限且輕之不足

以懲惡徒使人輕犯而不悛而死刑則又有溢慘於古

人之外之外者至如梭夾重枷訊杖則罪人未入五刑

而支體之斷不可復續死已不可復生矣古人尙忍言

哉若乃惑於陰騭冥報之說而徒以姑息爲仁則又徒

縱惡失刑以貽害於善類而爲惡者之恣睢無忌受害

者地下之目不瞑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而已何當於欽



恤哉黃黎洲以五刑爲五典之刑而謂五虐之政苗民所制又或謂此章曰流曰鞭曰扑曰贖曰賊是卽五刑之目此皆欲與朱蔡爲難而不知其心志之蔽於大道一離識見之卑并文義且不解也張子曰古之五刑若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人之死朱子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非一於輕也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不忍於元惡大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也則又有不當死而死於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矣

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噫張朱之言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矣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因舜之恤刑而紀此以實之也流如今之編配放則未殛則重役居作四罪先輕後重孔疏謂重者居前非是四凶止於流放亦議貴議故例也共工四凶之首而止於流蓋罪之所著者小則聖人不得而重之鯀至於殛墮洪水汨五行則聖人不得而輕之也三苗君長恐非一人不得以左傳所謂鯀

發當之咸服者服其公也亦服其欽恤也○其工驩兜必有所以得罪者而今無可考然堯之吁之不過曰靜言庸違象恭而已禹之難之亦不過曰巧言令色孔王而已夫既能靜言而庸敢於違之既知當恭而徒以貌象之則失其本心亦何惡之不可爲是以居四凶之首也然則今徒取人以言也執筆之士亦誰不言聖人之言者其居身何似又何待見庸而後違哉阿諛苟容詭遇求合皆象恭也吾不知其當流與否矣○幽洲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在密雲縣東北寒外崇山今湖廣永定衛在衛西大庸所之東大約亦古澧州地也又交趾亦有崇山相傳爲舜放驩兜之地故其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矣

地亦名三危括地志以爲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其山有三峯故名三危今則在陝西嘉峪關外古沙州之界然民謂塞外西蕃中古疊州亦有三危山當雲南麗江府之龍岩昌蠻人卽三苗遺種竄三苗於三危回宜在此羽山今山東沂州南百里南接郯城及海州之贛榆縣○程子曰鯀竄字萬章引此誤作殺字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紀堯崩爲舜攝位之終以上皆攝位二下節帝舜卽位之始以下皆舜卽一以見堯德之厚而天下哀慕之深一以見舜攝之久而天下猶堯天下也○三載二字當

屬上句讀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受終於文祖則告卽位亦於文祖禮固然也孔氏曰自當自立祖廟而文祖廟遷於丹朱之國孔氏以此為喪畢之明年蓋據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而言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堯之初崩丹朱居喪舜自禮當攝事至喪畢而避位及天下終不釋則不得不卽帝位矣然經無明文故蔡傳疑之或謂上節有三載一字因可見此在喪畢之後云

詢于四岳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堯崩以上舜之經理庶務臣道之代終自此以下舜為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丰

天下得人君道之急務也得人本於知人之哲而用人

凡以為民事事即天工分職任官不外知人安民二事

闕四門廣用人也明目達聰求民隱也求賢無已視民

如傷此所以治求益治以紹堯於無窮也蓋雖使野無

遺賢萬邦咸甯而其心猶病也矣以詢四岳者四岳居

內統外此由之以知天下之故也時必有行人外史之類為四岳之屬官

所詢非一時一事史臣撮記之如此謂凡事訪之四岳

以來賢俊而廣聰明也是為治之首務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

周天下之故以通於天子四岳任之承天子之命以分

治一方州牧任之咨十有二牧曰作一句讀命州牧而

曰咨者若不敢自必其言之當否也食哉者重言之也

惟時必不違其時所以重民食也柔者緩為揉熨以招

來之能者數為摩娑而習服之皆涵育漸摩之意而詳

略緩急有不同者能本獸名好摩弄而馴習於人故有馴習之義非教其所不能而責其所

不足以致教非得仁厚之人不足以養民故必於惇德

允元德以得於己者言仁則心德之全而能愛也然非

分二人也惇者禮之厚允者心之孚也王妊也故有包

藏不可測之意不去惡無以用善故難任人難難之也

金華時氏曰難之一字甚嚴非特去之而已也常此皆有戒心焉少不戒謹則王人或得以乘其閒矣此皆

用人之事也蓋羣后各君其國懼有治否不同而州牧

為一州之長故必率之以重民時親教化用賢去姦則

凡通貨利備凶荒恤鰥寡睦鄰國之事皆在其中一州

之內一德同風矣蠻夷率服推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前此舜宅百揆而攝天子此舜既為天子而擇百揆以

自輔也重其任故詢之四岳難其人故咨之不敢自用也天下之事非奮則怠故必常存強勉之心而後足以熙帝之載一有荒怠帝載壞矣非有作為於帝載之外也在物曰疇處物曰采疇有各足之理貴順之而不可違則采有當然之則當明之而不可昧矣亮采而知明處當乃所以惠疇而使之各遂其性各得其分也此所以奮庸而熙帝載也禹以司空兼百揆時洪水已平而時濬川滄度地居民猶禹任之○攝位之終書帝祖落卽位之始猶稱舜曰嫌疑之際史官謹之而後世猶有如咸邱蒙之誣者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圭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水土平而五穀熟此猶曰阻飢者聖人視民如傷之心恐有一夫之飢則已飢之故也后稷職播百穀審天時辨地宜趨民力省勤惰也此申命舊職之辭非稱美前功之辭此厚生之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倫皆天性也自其性之真摯而不漓言則曰親自其序之秩然而不戾言則曰遜懼其不親不遜猶上節言阻飢也敬者小心謹慎之謂孰勞孰來孰邪孰枉別之必明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行之必力輔之而不敢懈翼

之而不敢離又從而提撕警覺之以加惠於無已皆敬之至也敬似與寬反而實以相成不敬則刑驅勢迫本以教民而反若以強民不能寬矣不敬而寬則怠忽縱弛又非所以教也然敬而不寬則煩瑣亦非所以為敬究之民性所固有在善導之耳安事拘迫哉主敬而行之以寬以是宣布其教於民民親且遜矣此正德之事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圭

蠻夷或有猾夏者不可不防使士掌兵制以防外也民

或有為寇為賊為姦為宄者使士掌刑典以飭內也為姦在外為宄以國家之內言非外指蠻夷也飭內正以威外如禹云苗頑弗即功而帝曰臯陶方施象刑惟明也

復齊董氏曰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征苗之兵實掌之則刑非兼掌矣因是說者遂謂寇賊姦宄夷之道今中夏而有為此者是則以蠻夷之道得亂中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其說者前編謂聖人在上無大征國不司刑戎蠻夷委州牧其說者前編謂聖人在上無大征於司刑又為調停於其工馬政兼刑官兵無專官自廢日大刑用甲兵則兵之說愚按此皆未考而辭費也國語合為一官將見聖人之仁刑之大者皆耳東陳氏曰兵刑不可為官將也故征者非必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未嘗為將也故征者非必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之哉帝王異世制亦相襲事勢殊也愚謂士應置而不言之哉帝王異世制亦相為寇及大姦大宄皆有非兵不弭者而刑辟之施亦惟

兵事更嚴故士師掌之如蒐苗獮狩步伐止齋有犯法者皆師士師施刑也兵刑夙嚴則有以備蠻夷之猾夏矣且以弭寇賊姦充矣經何必不言兵而必為之曲說哉至於五刑有服以下乃專以刑言而三苗蠻夷君長也計非以兵安得而竄之竄三苗于三危五刑有服又即五流有就也孰謂兵刑不當合一官哉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焉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工曰予工禮曰朕禮凡天下之責皆引為己責也若子工者必順物之性而後能盡物之宜不然非奇淫則苦窳矣百工之官共工為之長往哉汝諧使往蒞事而和順百工也此利用之事也○吳氏以及斯伯與為垂之佐則云共諧其職亦可但以再謨惟汝諧觀之舊說為是

瑤岑孫氏曰明示百工以制器尙象之式使工必中是程器必適用工拙不至相蒙勤怠不至相冒乃謂之諧○余峯張氏曰古人制作盡物之宜精以適用今人制作窮人之意巧以悅觀琢材散醜莫此為甚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

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山林川澤草木鳥獸皆以供民之用而物各含生則愛物之仁亦不能已物為民害則除之有道焉取之以時用之以節樽節而愛養之使各遂其性而亦不害於民所以若上下草木鳥獸也天下山林川澤各有虞衡之官而使益為之長益初佐禹治水蓋有以周知天下之山林川澤矣故至是命之為虞以諧天下虞衡之治亦厚生利用之輔也

麗南曰後世竭澤而漁加之以毒藥無所禁欲材用之不匱不可得也其不仁甚矣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焉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獨言三禮者禮莫重於祭然五禮皆其所掌呂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與司徒士師官聯其所獨掌者惟天子邦國之大享祭祀是猶士兼掌兵而獨詳於刑也司徒敷五典而五禮又掌於秩宗者五教以全其天性而諭之使盡其恩義別序信之常五禮則更為之品秩其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以盡其節文之密所以範圍其行而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二者交相輔也獨名秩宗者人本乎祖故大宗者五典之綱維禮以接人而祭禮則

使之報本迫遠以厚其天性於無窮故莫重於祭而秩之則牲帛酒醴祝號各有等差又卽事人之禮以事神以生其敬而使不徒求之冥漠也寅者晝夜之交人於平旦時夜氣清明心志專靜嗜欲未交故以敬爲寅人能齊一此心常如平旦則內無不直故歎美之曰直哉其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也蓋神者天地人心之妙用心動以雜則神有所偏而遠於大本無以合天地矣心專以靜則神全而大本見天地之妙用與吾通焉夙夜惟寅所以爲交神之本也禮有節文之詳而惟寅清者能有以行而實之不然則禮爲虛器矣再曰欽哉丁甯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美

之至也夫人能夙夜惟寅則作聖之功然此專以事神言耳聖功之主敬則本此以應萬事非只靜坐會神惟致齊時乃一心交神不似今人徒朝夕張燈換水奉事菩薩也此正德之輔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夔曰以下益稷篇文簡編脫誤

禮之報樂之反一也故因伯夷之讓而遂命夔以典樂禮樂皆以教人而禮以飭躬樂以養心尤爲漸漬優悠

以移人於默默之表故唐虞成周皆命樂官以教胥子也禮樂皆本於天故禮樂之至皆足以和神人至於能和神人而學者之德亦於是乎成矣故樂官亦有事神之職與秩宗司徒官聯秩宗亦以教人於此可見也

庸孝友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亦歸於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美

中和已耳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也和者發皆中節無過不及也祇敬也戒慎不睹恐懼而行之謂敬以直內也庸平常也慎獨審幾使必率性和而使之不失也孝友又性情之最真者而百行之本原孟子所謂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夫然則凡聲之起由人心天性渾然隨感而見是中和之至也也人心之動感於物也心之寂也其性而感也其情故詩以言志歌永其言而聲依永所謂聲相應人之性情之發也不能盡中而律者協乎生氣之和道於五行之宜是天地理氣之自然所爲節度是則天地之中和也故詩以言志而有歌聲亦既本之性情而又必稽之度數卽十二律以律和聲所以範其性情而立中和之軌

也此則變成方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樂之中也發乎人情衷於律呂樂之和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祇庸之實亦於是乎見矣蓋心之所之謂之志作詩以言志而可以知其中之淑慝情之所發見於聲聲依所咏之言而可以驗其情之和戾志淫情戾則其聲必怙懣而不合於中和協之以律必有姦律而相陵者矣姦律謂非用之律而有滌濫于正變之間者相陵謂商大於宮角大於商之類蓋五聲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宮最大濁羽最短細中調以漸而降若角徵反大於宮商則最下陵上也徒求悅耳則此所不問必求淡和則此所當絕也有如是者或只存肄業時而颺之以為懲戒而正樂不用焉如詩存鄭其合律之正者性情亦各有衛之例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夫

所近如黃鐘大呂之宮近於寬姑洗仲呂之宮近於直視于注為之審一定和之宮而定其和使五聲成文則各具不偏之實律和聲究竟只是人聲未說樂器蓋古則大師為吹律以聽其聲清濁高下俱要合律然今人唱曲雖徒唱不配管必欲有台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也時賢不知音律之妙遂把律當樂器而謂由一音和以推之八音不必泥蔡傳人聲二字謬也五聲不亂乃比音而樂之八音各有度數皆衷於律蕭管之孔之上下笙簧之厚薄鐘聲之大小琴瑟之徽柱皆求合律毫釐之閒不容失度一有失度則姦律而不諧矣此則制器審度之事而人氣失和則八音又變有不從律者八音克諧與歌律無不協也無相奪倫五聲之序不怙懣也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如黃鐘一宮則太簇

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此皆用正律林鐘以下皆有半律林鐘二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半太簇為徵半姑洗為羽太簇姑洗皆長於本宮故只用太簇三宮則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南呂四宮則應鐘為商半大呂為角半姑洗為徵半蕤賓為羽姑洗五宮則蕤賓為商夷則為角應鐘為徵半大呂為羽應鐘六宮則半大呂為商半夾鐘為角半蕤賓為徵半夷則為羽應鐘最短故所用皆只半律蕤賓以下則有變律蕤賓七宮則夷則為商無射為角半大呂為徵半夾鐘為羽大呂八宮則夾鐘為商仲呂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夷則九宮則無射為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夫

商變半黃鐘為角半夾鐘為徵半仲呂為羽五聲相生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此以仲呂羽上生黃鐘角則不及九寸之度故為黃鐘變律而變黃鐘又長於夷則本宮故不用具全而只夾鐘十宮則仲呂為用變半所謂黃鐘不為他律役也夾鐘十宮則仲呂為商變林鐘為角全無射為徵變半黃鐘為羽無射十一宮則變半黃鐘為商變半太簇為角半仲呂為徵變半林鐘為羽仲呂十二宮則變林鐘為商全變南呂為角全變半黃鐘為徵變半太簇為羽不如是則有姦聲而相陵者矣十三正律已見巡守節其半律則大簇四寸姑洗三寸三分蕤賓三寸一分四釐大呂四寸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則二寸七分二釐五毫夾鐘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無射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仲呂三寸二分一釐六毫二絲二忽惟黃鐘無半律林鐘南呂應鐘則有半律而不用也至仲呂上生黃鐘則不

及九寸而止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黃鐘不爲  
他律役則只用變半律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由此轉生林鐘用全則五寸八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用半則二寸八分五釐六毫四絲零六初林鐘轉生太  
簇全七寸八分零二毫四絲四忽七初長不用半三  
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太簇轉生南呂用全  
則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六忽九初太簇轉生南呂用全  
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南呂轉生姑洗全七寸零  
一釐一毫一絲一初二秒姑洗轉生應鐘全四寸四分三釐一  
毫一絲一初一秒姑洗轉生應鐘全四寸四分三釐一  
毫一絲一初一秒姑洗轉生應鐘全四寸四分三釐一  
四絲三忽一初四秒半太短不用變律至是而止非不  
可轉生以十二鈞六十調所不必用也蓋當用正而用  
變當用變而用正則不合上下相生之數而爲聲當  
用半而用全當用全而用半則不合君臣民事物之序  
而送相陵故毫忽之間不容不謹也又角徵之間收近  
微一律爲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律爲變宮古謂  
之相繆此蓋以角之與徵羽之與宮皆相隔二律其聲  
難於續接故以此和之初不以爲正音也後世第求悅  
耳故二變聲皆以起調而爲八十四調則聲音之道溫  
矣其在今日則陵亂尤盛如大常樂譜實有變徵而無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舜典

全

角又所收變徵乃近角而非近徵徵亂事性情者人之  
煩角亂民困况何以和神人而養德性哉  
中和也律呂者神之中和也生氣之和即天地之妙用以人之性情  
協於理氣之節度而無不昭合則和之至矣以此而還  
感於神人神人其有不和者哉自詩言志以下所以言  
作樂之本然樂至於可以以和神人則以是教胥子使浸  
淫而壓飫之直而溫寬而栗剛而不虐簡而不傲德性  
之成其必由是矣此正德之輔也

帝曰龍朕聖讓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益稷篇云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則納言與典樂官聯故  
因伯夷之讓而命龍以納言也讓說珍行震驚朕師言  
爲讒訛不道之言者以傷絕善人爲行而駭亂眾人之  
視聽也舜命九官而終之以此爲聖猶孔子告顏淵爲  
邦取法四代而終之以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上文咨十二牧亦終以難任人讓說亂真於忽微一有  
不慎則爲其所惑而盛治隳矣故防之不敢不嚴也周  
禮內史掌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  
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內史讀之納下納上也訪上訪下  
也此名官以納言明目達聰之意納非王命總曰出納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舜典

全

朕命達上以待命亦命也惟允則所謂詔王聽治蓋議  
論是非審度可否辨析邪正弼君違懲臣惡惟其必當  
於理則必無矯出妄入之患此覈實至當之道也但內  
史所掌似無關聲律愚意讀四方之書則詩謠亦在所  
納而太史陳詩觀風太師職之唐虞官省諸史職亦納  
言所領而命令政教敷奏復逆之出納尤所重也此亦  
正德之事也○百揆秩宗皆咨四岳重其官也命官不  
讓者其舊職也又因讓而命之也命垂命益第曰汝其  
工汝作朕虞而無他飭辭焉以能任官而可矣餘皆有  
告教之辭者其職重也命之曰往哉者皆不與其讓也

曰汝諧者總其屬也秩宗非無官屬而飭之以欽則亦無不諧矣○命官不及義和蓋歷象之事義和世官仍堯時舊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總羣臣而敕之惓惓之思也先詢四岳以來賢俊達民隱治之大綱也由四岳而十二牧而後命九官猶其先曰柔遠而後曰能邇天下一家者然也命外略而命內詳內爲外之本也百揆百官之長掌邦治以均四海故首命之而司空平水土稷降播種皆養民先務猶命十二牧之首以食哉惟時也富然後教故司徒次之恐不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全

率教而後設兵刑故士次之先曰蠻夷猾夏而後曰寇賊姦宄亦先遠而後邇其實則能邇爲重也其工以利用農末相資故其工次之民事其略備矣然後推恩以盡物之性而且以廣資民用故命虞次之民物皆得其所而禮樂興以隆報本以育人才以安上治民易風移俗而垂之永久故命秩宗典樂次之敬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禮明樂備治功大成然讒說易乘則前功盡廢讒說殄行非必如矯託詔旨阻撓事機凡析言破律左道亂眾及於時日卜筮假託鬼神之類及夫淫詞豔曲小說異聞有一於世皆足以惑人心而壞盛治故帝

舜聖之而命納言終焉所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此段與王

雙溪意相似而少異水土天所以居民百穀天所以養民而五典

即天所以與民之恆性也兵刑天所以討民罪五材天

所以資民用而草木鳥獸皆天所並生以各有其性者

也禮者天之敘樂者天之和而出納之際必辨天理人

欲於疑似之微則所以欽若昊天天之至也羣臣各於是

而致功焉故曰天功時若時也欽則時時對越在天而

無一事之敢忽可以亮采惠疇而熙帝載矣此段與王

方麓日記意同○亮字前訓明而此訓相各因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全

事必數考而後不至於怠任必歷久而後有以見功故

三載考績三考而黜陟幽明也然此其大法若甚惡則

豈必遲之三考楊葆元曰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抑四凶已逐列聖

盈朝則當日百官或無甚不肖也陟亦因能授職遷其

祿秩而已稷契工虞舉世不遷所以敬天用人後世或

職位未煖轉陞他任此事功所以無成非唐虞法也分

北三苗此在禹征苗後事此綜舜事而言之以見德化

之遠無不被也○此章所記用人行政固百王之大法

然後世立官益煩考成益密而治終不足以臻唐虞則

徒飭文具而欽若之意不存斯法爲徒法或仁柔苟安



而奮庸之志不立斯善亦徒善且私欲未盡天理未純  
讒說紛乘無能自主也法唐虞者其必先窮理遏欲以  
自治其心也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總記舜之始終故復稱舜蓋以別於帝堯也三十徵  
庸有鰥在下至始命以位也三十在位自慎微五典至  
格於文祖事也五十載陟方乃死自詢于四岳至分北

三苗事也蔡傳所引竹書紀年只以證一陟字然其書

多不足信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塚或云安  
竹書紀年與汲冢周書自是二書蓋同得之於汲冢耳然則周書又十三篇之餘篇也不若陟配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全

天之證為近素問言黃帝終而升天亦陟方之意也既  
曰陟方又曰乃死者陟方以其精神言死以其血氣言  
也舜葬於蒼梧之野其說見檀弓而史記遂言巡守崩  
於蒼梧之野我先清簡公曰堯老舜攝則巡守舜攝行  
之舜倦而禹總師則巡守禹攝行之矣舜安得巡守而  
崩於蒼梧禹老而薦益則巡守亦益攝行之禹安得巡  
守而崩於會稽乎然而九嶷有舜墓會稽有禹墓者蓋  
古者封名山而祭之後世因指其所封而誤以為墓又  
或者遠方遐逝思慕帝德而設為封墓哭之以誠不忘  
則蒼梧舜墓會稽禹墓所由來也舜卒於鳴條孟子時

必有所據矣紘按舜即巡守亦不遠至蒼梧其說必也  
素問言黃帝登天而後世遂有騎龍上升之說舜以巡  
守死亦解陟方二字之訛故也○二典及禹貢文字最  
片段好看中間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無不精妙以文章  
言亦萬世之祖也餘篇或散紀其言或特紀一事體裁  
與二典異矣

書經詮義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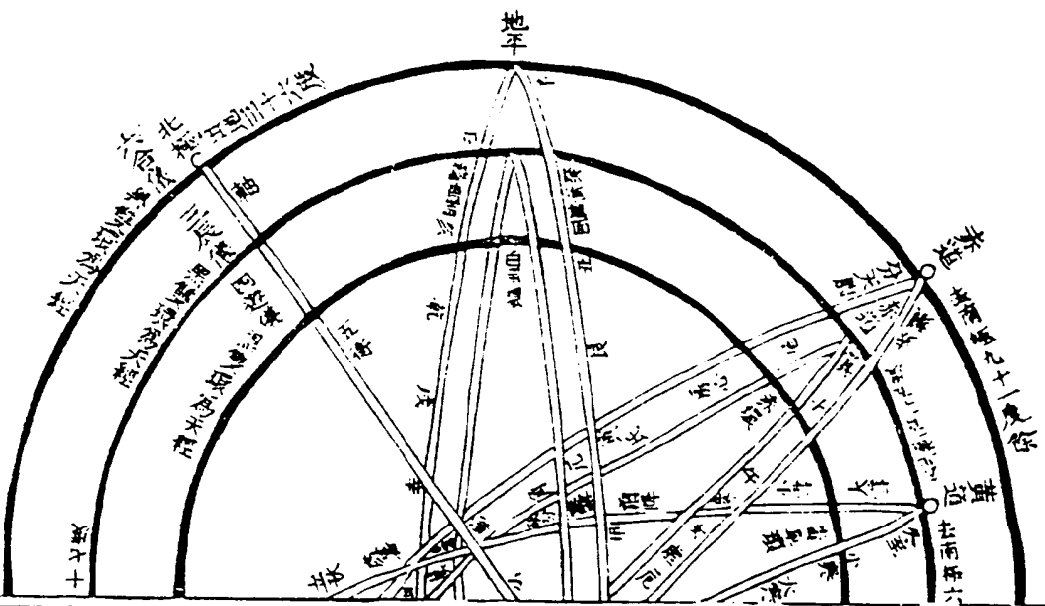
書經詮義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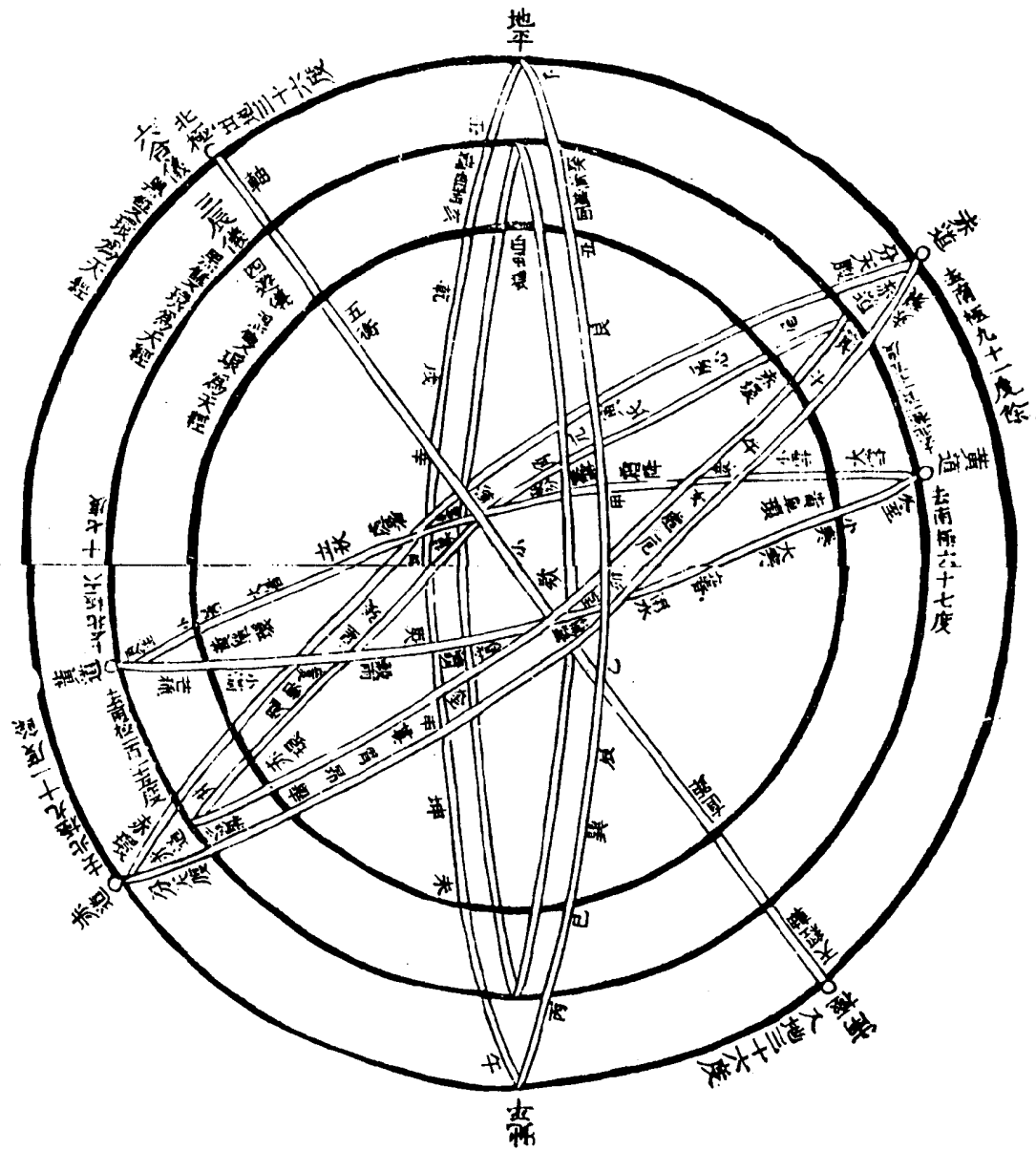
舜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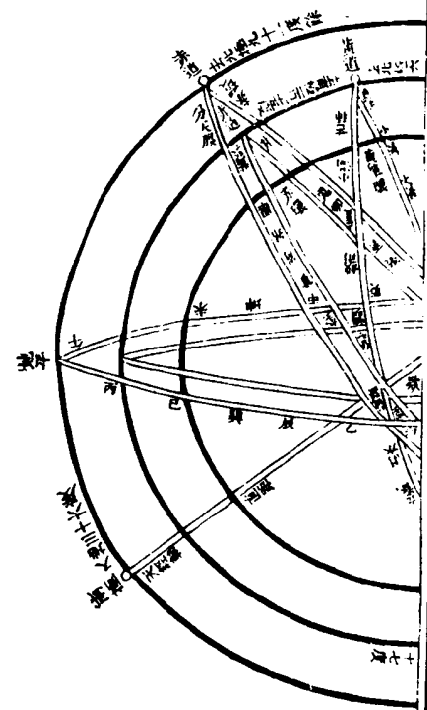
全

璇璣玉衡圖



# 璇璣玉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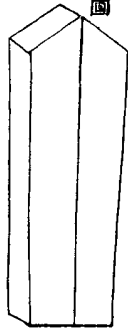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舜典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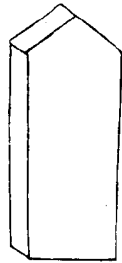
桓圭圖

寸九



信圭圖

寸七



躬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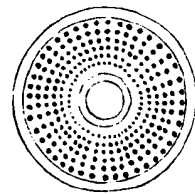
寸七



雙植曰桓蓋其形如方柱也  
信者體直不雙植蓋稍薄也  
躬則體稍曲也肉倍好曰璧  
肉壁身好壁孔也穀蒲皆偏  
肉刻為穀蒲之文非作成叢  
禾草也按辭士龍說亦曰穀  
璧為粟文蒲壁稍粗耳○按  
圭璧有命圭璧所謂五瑞諸  
侯朝於天子則執之以合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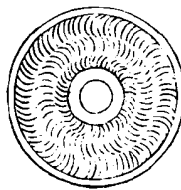
穀璧圖

寸五



蒲璧圖

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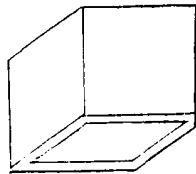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舜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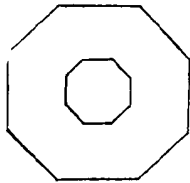
全

瑁圖

寸四



琮圖



有聘圭亦天子所命而各降  
其瑞一等諸侯朝聘鄰國則  
執之以通信既事則還之至  
於享玉則有璧琮琥璜與五  
瑞自不相混問於后夫人以  
璋璋半圭也是璋亦贄玉也  
故禮曰已聘而還圭璋聘諸  
侯以璧聘夫人以琮琮如璧  
而八角也璧琮皆有幣以薦  
之而主君受之也君醜來聘  
之君大夫則奠酬幣以琥琥  
刻玉為虎形也夫人奠酬幣  
以璜璜半璧也禮曰圭璋特  
琥璜爵是也此於經文無所  
繫然因日記之說而特及之  
以見五玉之即五瑞無可疑  
不以享玉相混也  
會編於三帛二生一死亦各  
為圖夫恐說有難明者則為  
圖以明之耳若元纁之色及

璋圖



琥圖



璜圖



羔鴈及雉之形則亦誰不知  
之何待於圖故此皆不之及  
又按三帛世子執纁孤卿執  
玄附庸之君執黃惟三帛二  
生一死不必有圖如羔鴈雉  
誰人不識乎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九

十二律圖

黃鐘九寸三分損一上生林鐘  
 太簇八寸三分損一上生南呂  
 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姑洗  
 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南呂  
 應鍾四寸七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應鍾  
 蕤賓六寸一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蕤賓  
 大呂四寸四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大呂  
 夷則五寸七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夷則  
 黃鍾七寸九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黃鍾  
 大呂五寸七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大呂  
 仲呂六寸九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仲呂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圖



此及上圖皆用呂氏春秋及  
淮南子之說隔八位以相生  
下生者五上生者七蓋自東  
而西則下生自西而東則上  
生也此圖易明故先列之然  
與蔡西山稍異

書經詮義

卷之一 舜典

九

子一〇下生林鐘  
 黃九寸三分損一上生南呂  
 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姑洗  
 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南呂  
 應鍾四寸七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應鍾  
 蕤賓六寸一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蕤賓  
 大呂四寸四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大呂  
 夷則五寸七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夷則  
 黃鍾七寸九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黃鍾  
 大呂五寸七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大呂  
 仲呂六寸九分寸之三分損一上生仲呂

子○下生林鐘

丑○下生黃鐘

寅○下生大呂

卯○下生姑洗

辰○下生中呂

巳○下生蕤賓

午○下生夷則

未○下生南呂

申○下生林鐘

酉○下生黃鐘

戌○下生大呂

亥○下生姑洗

子○下生中呂

丑○下生蕤賓

寅○下生夷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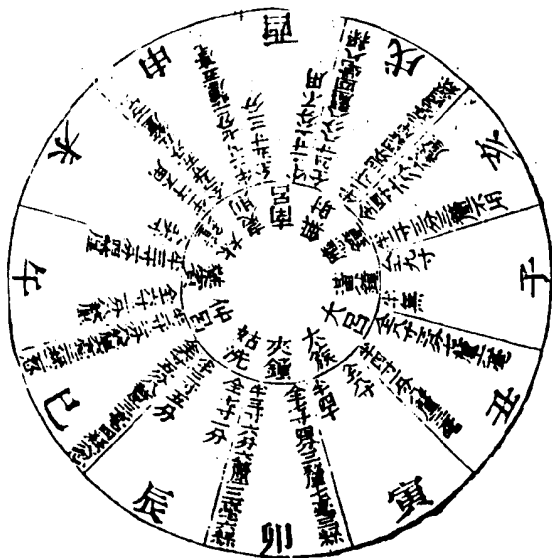
黃鐘  
林鐘  
大呂  
姑洗  
應鐘  
蕤賓  
南呂  
夷則  
中呂  
姑洗  
應鐘  
蕤賓  
南呂  
夷則  
中呂

律生鐘分順序相生圖



此及上圖據史記律書及前漢志以黃鐘三歷十二辰而生鐘分其相生法亦以三分損益但律當位自得而呂居其衝呂居西方則如本數居東方則倍其數乃應十二月之氣蔡西山律呂新書用此

陰呂居衝乃應月氣圖



此陰呂居衝以應月氣則與  
 呂覽之隔八相生者同究之  
 則律呂之長短二法皆合一  
 ○圖內因前鐘分難曉故此  
 特書其寸分之實然此以一  
 寸為九分一分為九釐之法  
 非以二寸作十分算也

變三鍾寸分毫厘五絲忽不用

半寸三分釐五毫三絲忽

變林鍾寸分毫厘四絲忽初不用

半寸三分釐五毫四絲忽初

變夾鍾寸分毫厘四絲忽初不用

半寸三分釐五毫四絲忽初

變南呂寸分毫厘三絲忽初秒半寸三分釐五毫三絲忽初三秒

變姑洗寸分毫厘三絲忽初秒不用

半寸三分釐五毫三絲忽初秒

變應鍾寸分毫厘三絲忽初秒半寸三分釐五毫三絲忽初三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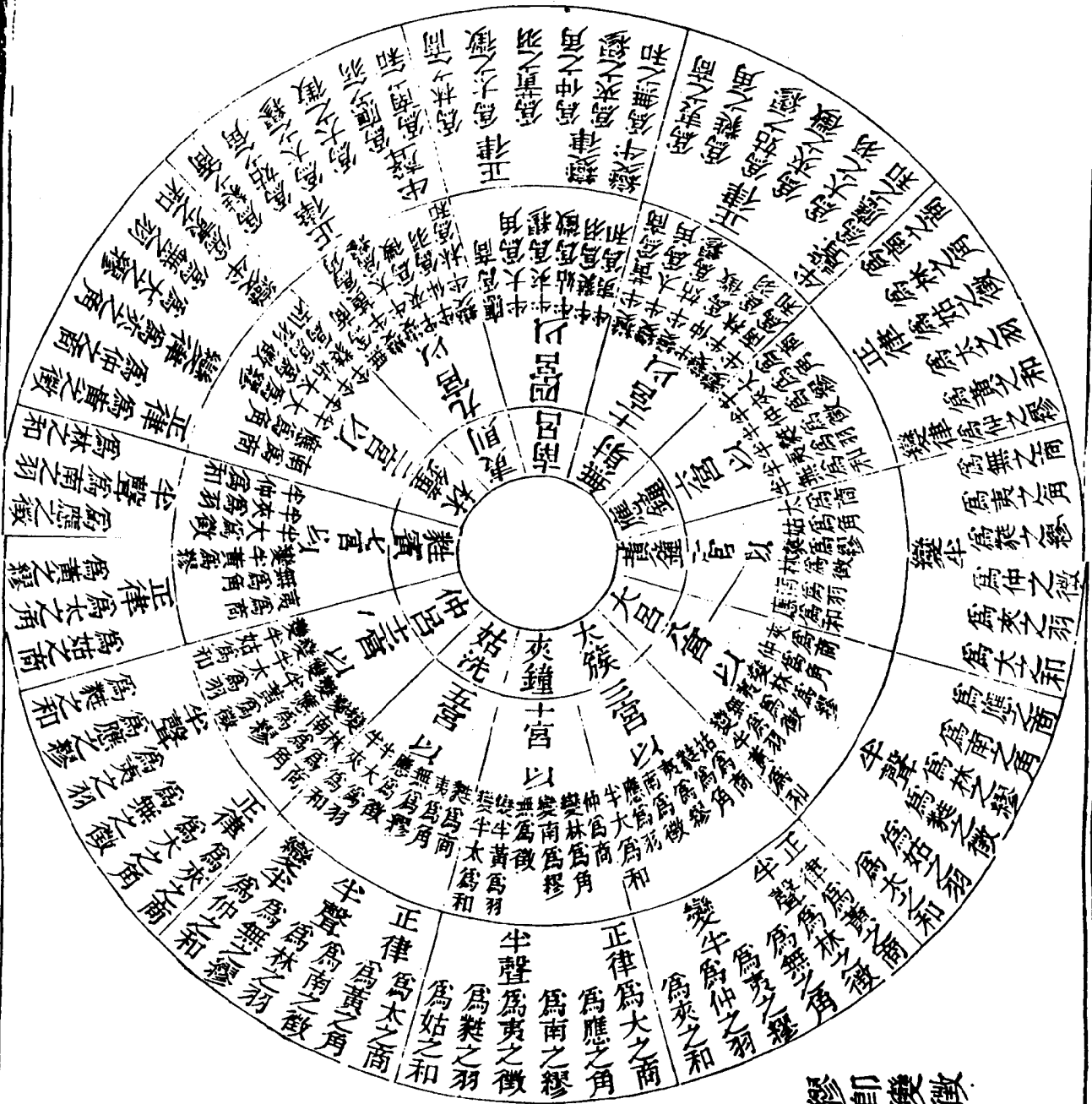
變

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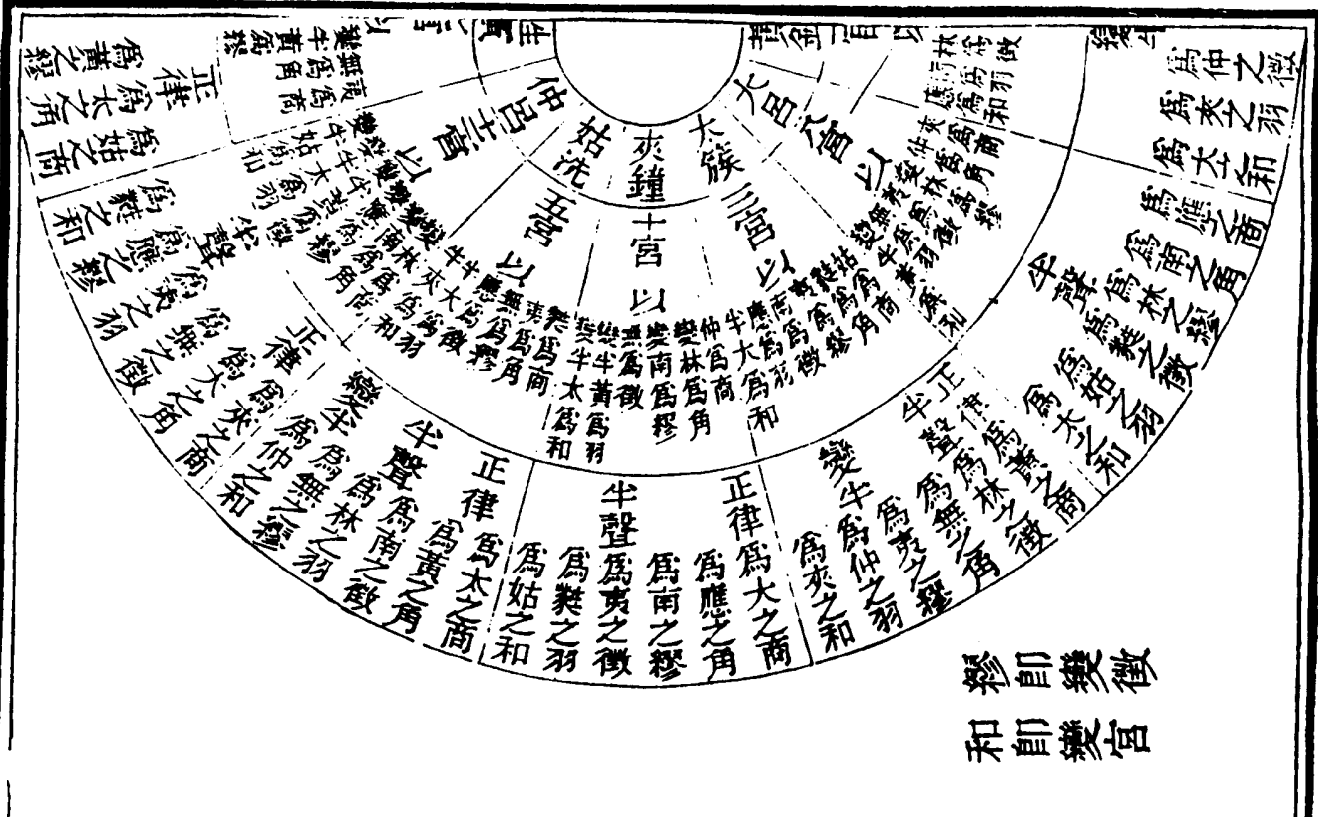
此由仲呂轉生六變律以盡還宮之用其止於應鐘以旋宮所  
 不及用則不必更推也其凡用半律者以全律大於本宮則不  
 用而用半也凡用變律者由本宮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  
 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三分損  
 一下生變宮變宮三分益一上生變徵則律呂有當用變而後  
 得其和合其度者此變律所以用也○律尺今無可考此圖略  
 以中人之同身寸及古貨錢為則雖未必合幾於近之矣非若  
 他書之任意長短以作圖也

十二律旋相為宮圖



變即變徵  
和即變宮





書經註義

卷之一 解典

三

圖風八宣音八



入音惟革大單出餘金  
 石土絲匏竹則每器各  
 具十二律五聲非有專  
 屬一音然先儒謂石音  
 角故難和者此又入  
 音之器大概所近非關  
 十二律事管子曰凡聽  
 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  
 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商  
 如牛鳴中凡聽角如雉  
 離羣羊凡聽音匏竹商  
 木此則革音音匏竹商  
 木石角絲徵金羽之類  
 也若舜典所謂聲依永  
 律和聲入音克諸則非  
 謂是矣大抵今人於五  
 聲皆不解辨且并非  
 齒舌唇之謂也

書經註義卷之一終

葵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題圖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大禹謨

二典主於紀事三謨主於紀言

二典亦記言而主於事三謨亦記事而主於言

於言二典極規模之大三謨抉性命之微沈潛於三謨

所言即堯舜事業所從出也大禹謨亦分三章自首

至時乃功為一章乃大禹所陳之謨

中間有益之言而以禹為主

綱領在克艱二字而惠迪儆戒又克艱之實也自格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一

汝禹至若帝之初為一章記舜命禹總師而戒飭之

辭所重在執中二字而惟精惟一又所以致其中之

本也自咨禹至終記征苗之事所贊重惟德動天而

至誠則德之本也然以克艱為心則擇之不敢不精

守之不敢不一而中得而執矣精一執中則無不誠

而至誠罔不動矣無二致也言之非難踐之為難讀

尚書者奈何徒以資口說畢乃事歟此篇名大禹謨

者蓋主首章大禹陳謨而因以命禹總師征苗一事

附之後皋陶謨益稷亦主於皋陶所陳之謨而以后

夔之言及颺拜之歌附之也○此篇今文所無而精

蘊若是能以古文而不之信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書之本序曰若稽古大禹者夏史追記之辭禹夏王

而只稱大禹者禹於舜時猶人臣祇承於帝也文命敷

於四海者一以見當日之已安已治即下文所謂無虞

一以見禹之功而不自滿假文命既敷於四海而猶祇

承於帝正禹之臣克艱厥臣也稱禹之祇承於帝以起

下文所云禹之祇承蓋非一端而即所陳之謨觀之則

責難陳善祇承之實亦可見矣○祇寅恭欽皆敬之義

然欽有收斂意此心之存而不放中實之敬也寅有清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二

明意此心之直而無累中虛之敬也祇有謹懼意此心

之順事而不違審幾之敬也恭多主容言然制外即以

養中也分言之略有不同通言之則皆敬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艱艱之也真知其艱而戰戰兢兢無一事之敢忽則是

能艱之者非俗解所謂實能有以勝其艱之說也艱之

者又政之體又政者艱之之用黎民敏德則自然之化

也蓋人之有心本萬理皆備之心亦天下黎民所共有

之心此心常存而不放則察理者精而應事必當有以

合乎天下之人心而動其固有之天性一有忽易之意

則此心放而不存吾心固有之理不可復見施之政事必錯亂邪慝無以合乎天下之民心而動其天性而天下皆化爲邪慝矣能艱之則此心常存矣故艱之之爲貴也後世之人主往往易於又政而艱於化民其視民也冥頑梗化有刑驅威迫之而猶不可服者而不知政之難又一日萬幾一有所忽則邪慝之政興何以防民而況於嚮化乎聖人於政之又則難言之知政又之艱則克艱而不敢忽能艱之而不敢忽然後可庶幾政無不又而化民者無他道矣若夫民之敏德則風行草偃自然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非可容心也然黎民之德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猶有未敏則是吾政之出身加民猶有未又而艱之之心愈不容不厲聖人有終身艱之而已此乃所謂之克艱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者然其言也允若茲者言信能艱之則必孜孜於聽納而嘉言罔攸伏信能艱之則必汲汲於求賢而野無遺賢此推言克艱之所以又政也善言畢采而得人以布之政乃又矣萬國其可咸甯而敏德矣然易放而難存者心偶有忽易之心則必有自用其聰明而不稽於

眾者則必有自私其意見而繫吝於己者而嘉言伏矣偶有忽易之心則必視民爲己安而有虐無告於不自知者則必視政爲己又而有廢困窮於不自覺者而賢者遺民不甯矣是非此心之純亦不已有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者不能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如此其盡也故曰惟帝時克此又推言艱之之實必如此而後盡也用賢所以又政而安民安民之外無政故此以愛民好士並言之惟帝時克克字與克艱克字稍不同俗解因此有惟帝時克之語因解克艱爲能勝其艱抑知此段只言聽言用人又政之如此其難盡善而惟帝能之正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四

謂后職之如此其艱耳非謂堯能勝其艱也克艱者能存此艱之之心非謂后位之難勝而已能勝其任也一日能勝其艱則非能艱矣豈所謂堯舜猶病乎舜不自以爲克正舜之能艱之也○稽於眾勉然者能之今未嘗不該部議奏也然心有私繫則雖稽眾仍只是自用其私而不肯舍故非忘私順理之至者不能有人不賢而言可用者故嘉言與賢異其文愚按不以人廢言亦正大公之至者也若以人廢言則亦是私矣慮無告廢困窮非必自己虐之廢之只一有忽易之心則虐之廢之者已不少矣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其澤則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方是不虐無告思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則民主罔與成厥功方能不廢困窮朱子  
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  
須是聖人方寸理會無一家不到蓋惟舜真能有艱之  
之心故一聞克艱一言則默契於心而發其蘊如此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

因惟帝時克之語而云然以見其所以克之之實也廣  
者能存此心之虛而無一毫私意之蔽則萬理備具而  
廣大無外也運者能存此心之靈而無一毫私欲之累  
則泛應有主而運行不息也此所以若非有事於艱之  
而艱之之實有自然而不能已者在矣聖者中之備故  
書經詮義卷之二大禹謨

感無不通神者化之敦故應不可測此以聖字承廣言  
體之用以神字承運言運兼用言而神又用之本於體  
也與蔡傳似少異而實無不同蓋廣運即廣者之運聖  
神亦聖之神非截然此篤恭不顯之妙非人所可窺者  
兩分但一橫一豎耳此篤恭不顯之妙非人所可窺者  
而父政安民之效則正由此致之非知德者不能語於  
此也武者用之嚴因事而能斷文者中之著順理而成  
章此以武承運字言乃健毅之意以文承廣字言有高  
見於事言亦似與蔡傳少異然蔡傳以見於身言此以  
自非相背也此則著顯於脩身蒞民用人行政之間為  
人所共見者然非聖神之根於廣運則必不能文武之  
各臻其至有如斯也堯之特起為帝天下宗之也然惟  
堯之心有以全其心之理而無歉則有以合於天心有

以達其心之用而無息則有以合於民心之心即天  
之理民心所歸即天命所予所以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為天下君而所謂黎民敏德萬國咸甯之效本於艱之  
之一念者亦於是可徵矣蓋此以實舜之言而勉舜之  
意則自可於言外會之○潘叔獻曰乃武乃文取韻句  
也今按此篇多用韻古人文字每多用韻但順口說來  
何能如此或夏史有潤澤也

再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因皇天眷命而云然以申不可不艱之意堯有廣運之  
德而為皇天所眷命正惠迪之吉也能艱之則不敢不  
書經詮義卷之二大禹謨

惠迪而吉矣不以為艱則必從逆而凶矣順逆判於一  
心而吉凶隨類而應惟影響焉此以理之必然者斷之  
也按上文明言堯以惠迪而受天命為天子舜之命禹  
亦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吉凶即以禍福言惟影響  
亦言如影響耳今必謂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而以心  
廣體胖為吉以心勞日拙為凶則反說入無憑據去非  
此章動人君以克艱之旨也人君為善固非必以徼福  
不為惡固非必以避禍然人君為天之元子而天理只  
在民心迪於善則民心歸而天命固入於逆則人心離  
而天命去天監甚邇影響之應所必然者然要必能艱

之之至至於此心無一毫私意私欲之存以使聽言用人行政之閒果能嘉言罔伏野無遺賢萬國咸甯夫然後可謂之惠迪夫然後有吉而無凶若人君欲以勉強之迹偽爲之善數端偶合於道而遂以責吉於天則其從逆者必既多矣試以問嘉言其罔伏乎野其無遺賢乎萬國其果甯乎有一善則以自多有不善則多自怨此其忽易之念與克艱正相反也而可言吉哉若夫士庶之家臣下之位則位卑勢異有其善未足動天有其惡亦不甚廣則氣數之天時世之亂固有爲惡而未心遂禍爲善而不能得福者君子於此只當自問其心心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七

廣體胖即其福心勞日拙即其禍善雖罹禍亦所當爲惡雖蒙福亦所不顧此乃衰世之天而必非唐虞之天君子安命之常而非禹益告君之旨天子所以承天出治之小心也讀書者當因文求義而無庸故爲高論矣曰天亦有盛衰乎曰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天不能有爲自君相爲盛之衰之而天有盛衰矣然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則未嘗泯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因惠迪從逆而云然以明言所當艱之實也蓋有虞而儆戒中人能之若水土既平文命四敷則無虞之日雖賢者或不能無少安焉然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危不起於危而伏於安以爲無虞而稍忽之則怠荒所自萌而禍亂已滋起矣後世如唐之明皇憲宗皆自多艱稍自振拔及夫小康甫奏而汰侈遂生禍亂竟不旋踵聖人固必不如是然而儆戒之念則不可一日忘也法度以先聖成憲言而聲律身度自君身始玩蔡傳言法則制度又曰無虞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則法度自統言朝廷紀綱不專指君身矣東萊呂氏曰此不獨朝廷紀綱一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八

身之閒動作飲食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此則其言之密也蔡傳後亦言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俗解專以君身之法度言則狹且曠矣遊者出而忘反淫者溺而不出皆心之放也人不能有勞而無逸遊於逸則宴安鳩毒人不能有憂而無樂淫於樂則樂極生哀蓋失者偶然之失而遊淫則已恣矣非必果即荒淫動念貴防其漸也三者自事而身而心法度以事言逸以心言防之愈嚴愈密所以全此心之虛靈而迪德以立聽言用人又政化民之本也第曰野無遺賢求賢切矣然得賢而任之不專邪間之也去邪而行之不決私累之也無虞之日小人易於繼繼而君子守正不阿此心微

有私欲之累則雖未嘗不欲去邪而姑息之意去之恆覺其難雖未嘗不欲任賢而畏憚之情任之每由於勉如此則邪慝終勝而賢者不足大展其為卒於以困窮廢耳惟仁人能好惡人斯以心之純為用人之本可也第曰嘉言罔伏求多聞以建事耳然有謀而未免於疑是稽於眾有未詳也疑謀而遂成之是自行其私意也無虞之日行事易至苟且以為是或無傷此心一有私意之存則好大喜功之念或生而不暇復揆於理決以有為之氣或過而不暇復顧其安如此則大非舍己從人之公而嘉言亦不復進以終於伏矣惟大智為能執兩用中斯以心之虛為行政之主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純而無所累心虛而無所蔽則義理昭著百志之發自無不光明矣義理昭著本上三罔而以體言百志二句蓋百志惟熙句鎖上生下說恭傳方寸之開光輝明白云云可見是中細句矣說者乃欲以百志惟熙句獨與疑謀勿成句反正相足豈成謀欲此志之熙而任賢去邪獨不必此志之熙乎謬矣違道干譽私意之徇乎人也嗚民從欲私欲之徇乎己也政以又民非以徇民政以安民非以徇民而一己之私或有未忘則時而委曲以從時而獨斷以拂者容或有之此不必出於小惠市恩損民利己之大而第是稍出有心則非義理之正惟斷之以義理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

所以出身加民者皆止於至善民所以咸甯而敏德也而非百志惟熙者惡能及此歟以是八者儆戒不忘毋怠於心毋荒於事內外夾持動靜交養是則真能艱之者帝之廣運聖神文武或非不可能而嘉言罔伏野無遺賢萬國咸甯之效可必至四夷且來王而黎民之敏德不待言矣謂非惠迪之吉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又因益所言而欲帝深念焉且實指用人行政安民之事以實之見其非虛言儆戒也德如帝德廣運之德德無可見為政以德則政皆其德而非徒善矣政如任賢去邪成謀之事養民者養其生使無不遂養其性使無不全皆養之也養民之外無政矣故曰政在養民也水火金木土穀以五行之右旋而相克為序蓋禹之有得於洛書者而穀尤切於生民故特列之為六府也以相克為序所以著其用也孔氏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而言耳未嘗考於洛書以得其因書衍疇之意也蓋河圖之位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洛書之位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而五居其中以成縱橫十五此則金火易位以顯其用於是五行右旋而相克矣五行以相克為用廬山陳氏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十一

曰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鍛冶金克木以成器此相  
 制以洩其過也水之補其不及也火之洩其過也木之  
 有相剋以補助之則其德無虧也金之補其不及也土  
 剋木以補其不足也水之剋火以補其不足也火之  
 剋金以補其不足也土之剋水以補其不足也此五行  
 之相生相剋之道也  
 太過而當用之則金克木木陰陽之不足也  
 金非火不克木非水不榮木非土不榮土非火不榮  
 火非土不居土非水不潤水非火不熱此五行之用  
 也  
 乃皆生於土非火則金不化金不化則土不潤土不潤  
 則木不生木不生則水不流水不流則火不炎火不炎  
 則土不生土不生則五行不立五行不立則天地不  
 成天地不成則萬物不生萬物不生則人無以生人  
 無以生則天下無主矣此五行之用也  
 圖以畫卦此開物之謂也聖人象其本然之體而  
 中其所為者而伏義所以制之六十四卦皆虛中  
 以漸而興而末能各安其位至大禹乃因洛書以  
 則成務之時聖人乃盡其當然之用而大備焉建  
 以為皇極而入焉大禹謨

為用者也大禹所以修六府和三事也今觀洪範則不  
 規規於五行而要皆皇極脩和之用故不曰水火木金  
 土而曰水火金土修之者天地自然之用今此天地雖平  
 成矣而不能保後此之竭其藏且有汨陳者所以宜  
 宜品節之而不可一日忘也朱子曰水如隄防灌溉  
 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古人設官掌此六  
 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  
 節也雙溪王氏曰溝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  
 鑽燧有變萊有禁火之修也植於地中取之有節  
 而修成之辨肥瘠相高下以植斲物上之修也播種有  
 宜耨穫有候穀之修也高下以植斲物上之修也播種有  
 以治木木以壅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六者既  
 足以資民生而恐其逸居無教則爭故正德要焉恐其  
 無以相通則偏故利用次之恐其用之無節則置故厚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十一

生次之此以重輕為序也和之者天地自然之理今此  
 文命雖既敷矣而不能保人情之不即於怠且或有頑  
 讒者所以宜和協之而不可一日忽也五常之性民所  
 固有為之惇典庸禮以正之六材之用民知自取為之  
 通功易事以利之相生相養民有良能為之制節謹度  
 以厚之此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志也修和之功其  
 有成敘則民享其利而歌詠之矣而修和之事非可自  
 今日已也按修和四句說者多作已然看如下文所謂  
 樂其生云云允治而勉戒之意則只在戒董四語此蓋因  
 浴膏澤而歌詠勤苦數語則似以修和為已然之功也  
 然府事之治多是禹功而蔡傳不惟原治水之事又惟  
 修和敘之字亦不作敘已然語氣日記云禹之心蓋  
 不自以為已修和是已然事然在舜歸其功則可在  
 節允治云云則修和是已然事然在舜歸其功則可在  
 禹陳其功則未必然也此說似善而愚按修和二字自  
 與平成二字不同平成者締造之功成於禹修和則非禹  
 一人之責百官皆與之責也故下文戒之董之論語亦戒  
 董又修和與否耳蔡傳中既已修和董之論語亦戒  
 矣又九歌便是作韶樂之本周禮大司樂曰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然則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然此韶樂之本非  
 九歌俾勿壞亦是述已然事不見有戒勉意矣視百  
 工有能勤於修和者則更預戒其後以成其休所以勞  
 之來之也有怠於修和者則必董督其成以使之畏所  
 以匡之直之也蓋任賢去邪亦任其能修和去其不修

和者耳疑謀勿成亦成其所以能修和之事耳事有利在目前而弊遺後日者百姓趨之有伏在後日而勞在目前者百姓畏之斷之以理則不違道于譽矣事有利歸於上而害生於下者當圖其害有不便於己而實便於民者當從其便大公無私則無咎民從欲矣要不外戒董修和而有他政也戒之董之而猶慮其難於持久也則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易者莫善於樂故當即功敘歌詠之言協以律呂播之聲音以用之鄉人邦國所以從而振德之使之永保其修和之功而勿壞此君臣相與克艱而不敢怠荒惓惓之至意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十三

歌觀蔡傳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云云則似是采民所歌曰此不可以辭書志蓋民俗歌謠之詩似未可用於廟堂其體自異也蘇氏傳曰九功之歌意者其若幽詩賦新安吳氏曰勤以九歌者民以樂之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禮縣正趨其稼事里幸趨其耕耨篇章吹幽雅幽頌及為春酒殺羔羊百日之蜡一采之民開矣幽詩雖有存者如二氏所云則九歌非必非民間作而實則皆民間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之情則以為是民所歌詠而樂其生之歌可也九歌或因民之歌而更為修飾或體民樂之情而更為作夫政不外於養民而養民之政不外於修六府和三事周禮一書其規模之大經緯之細皆不越是

不修焚萊無禁煤卅擊窮山骨樵爨挖盡根株井田之制不行桑麻之宅鮮睹竭澤而漁鯢鯢魚小盡取民畜滅耗胎卵不遺淮黃之閒載巨瀆於民居之上滄漠之遠逐異貨於蛟鱷之區民俗日非佻風益甚商賈貴於農士貨賄黷以公行掄才選士徒尙虛文器用百材只求華飾經制不定靡費無節子弟鮮美遊閒耆老或多凍餒而為官府者則惟以催科訟獄具乃職其為民興一利除一弊課農桑敷教化者殆未一見也戒之誰歟董之誰歟則所謂修和者果安在歟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十四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俞者俞其政在養民修和勿壞之言也天施地生地所以代天成終地平則天成矣府謂天地之藏事則裁成輔相之事禹所平者水土耳而以六府三事允治皆歸禹功者水為五行之首土為五行之成如水生木木生金金乃復生水又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得五而地六成水二得五而天七成火三成土五而地六成木四得五而天九成金五得五而地十成土大抵五行之用水土為重醫家以先天腎水為養生之本後天脾土為養生之本佐其理也水土平則六府三事皆可得而治矣雖益稷六府者皋契三事者各有成功皆續禹之緒也既俞其言而又推其功以美之亦脩和之勸也舜於克艱之言則曰惟帝時克於府事之治則曰是



禹之功於以見舜心之虛於已若無與焉是其所以克艱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下皆命禹攝位之事聖人與天不息而血氣不能無衰所以倦於勤勞也然御天下非勤不可故勉禹以不怠而使之總師焉聖人之心知為天下而已○舜之時天下已無為而治矣則仁之子亦似可以無慮而舜不然者平成之績自舜攝位始身致之則以思平成之治豈易保之又當舜耄期之年所相與佐治者稷契蓋已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五

先卒惟禹皋益存觀禹皋所陳之謨則禹之不怠可知能保平成之治者其必惟禹此總師之命所以必在禹不僅以其功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百揆之宅禹讓於稷契暨皋陶此獨讓皋陶蓋稷契先卒也種德曰邁者亦不怠之意惟自強者為能不息也德降民懷觀下節帝所稱皋陶之言而其實可知禹皋陶皆舜所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又曰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然禹自念以為德不若皋陶者禹平水土宅百揆德民於不自知皋陶體好生之志以明刑親民之官其降德易於眾見聖人之心常若不足在己也又言惟帝念功者降德於民即其功也念茲四句是禹自念

如此朱子語類以林說為是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政以正民不正乃刑之罔或于予正即無犯於刑也明刑弼教舜所以期治之心能明允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以期副舜為治之心也刑非能不用而用刑之心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六

則期於無刑以期於無刑為心則欽恤之至而明生焉刑不濫矣刑不濫則民皆明於立法之意而又感於欽恤之心故卒之民無不化以協於中刑竟可以不用矣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正謂此也禹言惟帝念功故舜言皋陶之功如此而更勉其後也○中即天降之衷然不必太深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化民以德德脩於身自治罔愆化民之本而寬簡以下

則又其德見於施者也時解即以寬簡十句德不足則為帝德之罔愆未是德不足則

所恃以臨民者惟法而法令煩擾順事理之當然而以

躬為率則體要有恆民亦明於所從而不敢矣德不足

則所恃以御眾者私智而忌刻疑猜任天心之自然而

大公無我則包涵徧覆民亦安於日用而不迫矣時解

寬簡為德則伯子之簡劉寬之寬各有所偏而皆得以

寬簡稱之此以德罔愆故自寬簡是則聖人之寬簡而

非太簡及姑息者所可託矣毫釐之閒不可不辨也二句所包者廣下文又以見

於刑賞者言之罰止其身賞延後嗣過誤雖大必有宥

之也非竟舍之不懲若小過則直赦之矣怙終雖小必刑日必刑亦則止當

刑罪而有疑則從其輕功而有疑則從其重非疑其有

也無疑其介

於輕重之閒也此皆忌刻之君煩擾之世所必不肯為者故程

子曰不日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日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蓋帝

舜皋陶非必嘗有殺不辜失不經之事而其心則常存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實未

嘗不殺然董子曰天地之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

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

任德不任刑也惟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無一

毫私意以雜之故其德罔愆而與天地同量雖其不得

已而有刑如刑故無小之類亦怒所當怒而以生道殺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七

民况失之不辜而使刑有不當於罪者乎損齋王氏曰

不當罪者則曰不辜也惟其心量如是是以法令恆

簡而無事乎名例科條之密此則惟寬故能簡蓋寬者

能乾常統乎坤天下之民自涵育於帝德之內而殺之

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所謂好生之德洽

於民心神化之妙感應不足以言之也然非皋陶深有

以契乎帝舜之心而與之合德則亦不足以窺此矣抑

又嘗論之帝舜之寬非有意於寬也亦非若婦人之仁

响响不忍也有如舜罔愆之德則自無不寬舜德亦天

而已若有意為寬則必流於曲法而縱弛今試觀刑故

無小罪疑惟輕云云則亦何嘗屈法而縱罪以使姦民

倖免而後世有惑於陰陽果報之說務為婦人之仁者

則既不能以德化民而使之不犯又不能以法齊民以

使之知畏徒欲於萬萬當死之罪之中委曲以求為可

出之路縱一惡人其遺害於良善者不知凡幾受屈者

舍冤長惡者無惡而敲扑訊鞫之下其有蔓及不辜者

則又模糊任意而不知省存矣是故朱子曰古之用刑

貴寬而今反欲其嚴者今日之寬非寬也縱弛而已古

之遺愛次莫如猛非教人殘忍也以天討之必不可庸

吾私而法之一刻不可廢也然此衰世之說也人上而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八

有心於至治也其必嚴於脩己之德也夫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好生者君之心而能體君心以成其德化者則臣之美

也○皋陶以刑官而成德化之盛如此蓋刑期無刑刑

皆其德刑之不可廢而刑官所宜深念也世俗或謂禹

稷契之後皆有天下而皋陶之後不有天下且因皋陶

庭堅不祀忽諸之語左傳厥文仲因楚人滅六而言而謂刑官無後至

後人之仕者竟以刑官為忌嗟乎此固俗論稍有識者

所必不言然亦足以見人心之惑而陰陽果報異端之

說其充塞人心也為害甚矣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九

帝曰來禹降汝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

躬汝終陟元后

述澤水之傲以歸功於禹以見其功之莫尚也以澤水

為傲予者舜以天之心為心而禹能成允成功則是禹

能以舜之心為心也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此唐虞

用人之法舜之舉禹蓋必先詢其形勢之略與其布治

之方其皆合於物理事宜實見其可以施之於行而後

以其事任之及其既任事也則又果能實見於行以有

元德者居之

平成之績而無愧於其言故曰成允成功賢之者賢其

功也曰勤曰儉人以爲小德而已而不知非自彊不息

者不足以言勤非私欲淨盡者不足以言儉而勤於邦

則非爲己之勤儉於家則非吝嗇之儉此以身勞天下

而於奉己無與焉盛德大公之至也克勤克儉即其不

自滿假一有滿假之念則勤者怠而儉者肆矣非不以

勤儉之德而自滿自寬之說也滿盈也假大也二者皆

有己之私也此以不自滿假句與上文克勤克儉二句

書因以假訓借者皆非是孔疏亦曰假大也賢之者賢其德也功德之賢如

此而禹心欲然不自知其有是如上文曰朕德罔克民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十

不依亦可見其不矜不伐之實矣能即勤儉之能功即

成功之功禹惟不矜不伐而功德之實天下卒莫能與

之京莫與爭只是莫能與並之意呂東萊無蓋禹方自

以為功德不逮皋陶故舜命之如此皋陶之巧德非不

崇然明刑弼教於平成之後猶易爲力而成允成功於

澤水之警則難爲功微禹則明刑之治亦無所施况克

勤克儉又有泯德於無形者是以總師之命不在皋陶

而專在禹也舜大其德而美其功懋又訓大者朱子曰

也結實之大如瓜而以必天之歷數者天位無常惟有

元德者居之

故古人以楸爲大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天下之物至賾而不可惡蓋天命之性萬物各有其本然之物宜所當因物以付而確乎其不易者稍偏焉則不合於物而違物之性矣天下之動至變而不可亂蓋率性之道萬事各有其當然之典禮所當隨時以處而泛應於無方者稍忽焉則不惟其時而非事之道矣命此字性字皆指物之性命言率是必也本乎吾性命之正性之道則以己之應物言以隨時發之於事使發之事者皆有以脗合乎物之性命之正而無少過不及之差焉是乃可謂之中人之所行一有失中則無以成己而成物物必有受其害况君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天下平堯之命舜既曰允執其中矣顧中非易執必惟精惟一而後可執而中之所以必惟精惟一然後能允執者則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故是以舜即堯所傳之意而詳言之以命禹也人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心則人之所得乎天者其秀靈之氣之神明而具眾理以應萬事者也人生有形形域於器域於器則各有我故以神明而用於形氣則私而謂之人心道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物我所同而無彼此之隔故以神明而發於義理則公而謂之道心朱子曰口鼻耳目四肢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又按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可見知覺與性原一并在形

聲中但知覺則有時主於道有時主於氣耳金仁山云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二生字穩不器非道無所主道非器無所寓道心之發要即此形氣之心載而行之非耳能聽無以為聽德之明但人

心有欲即介乎公私之間而機之發也往往易流於自便稍不維持則偏僻矣故曰危也或問朱子曰程子云是人欲朱子曰人欲亦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欲止於危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欲仁而仁至使若義理之所欲如此又豈可無惟欲其所不欲乃私耳若義理之正則固天命之性而道體無為人自形生知發而後日攻取於形氣之場此心之出入無恆紛紜擾亂則不能保其常明而微昧難見矣此譬如明珠在水水波不定撼動沙泥則明珠在沙泥間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或明或昧無以照物然明珠終在水中一定便見一點晦微者難明有時故謂之妙故朱子曰微是微妙亦不見了故按此以常人之言然自家見得即其妙也亦有時不見見又其味也此非道固然道心則然平旦之明晝夜不格則如是矣黃黎洲以為微粗則異物雜之微則其間不容一毫滲漏聖賢相傳只此些子非以其難見而曰微也愚謂不然孟子言幾希者孟子以人禽較言同得天地之理氣而生所不同者只此純雜偏全之少異耳故曰幾希若夫此所謂道心則萬理本無不具全體本無不明豈真只於幾希言各有當何必全乎且道心之所以微者亦以人心之危者微之耳精一危微若是而執中危者安微者著矣道心豈些子已哉危微若是而不加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性命之真不可見而應事之間何以能合乎當然之典禮措之於物又豈能適協於本然之物宜也哉願道心非本微也至虛之體萬

理具焉然必證之以有象而後始得其真心之知虛物必證之以實方始認得親切人不能即物以窮其理則知之不真又或少見焉而自謂已知終不能有以究夫事理當然之極與其所以然之故故理欲公私之辨不明而是非疑似之介亦茫然不知所擇道心所以愈微也窮理以致其知精之而至於精義入神則義理日明而形氣之私不足以惑之矣人心亦非終危也神明之用萬事待之以應焉然必御之者有主而後能軌於正人或雖知之而不能慎獨以審其幾又或知所審矣而養之未純終未能盡化夫氣質之偏以立其廓然大公之體斯理欲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猶有交戰之虞而用情亦不無偶失所檢之失人心所以不免於危也力行以踐其實熟之而至於利用安身則道心爲主而人心且皆道心之用矣精以察之極其至而無一理之遺一以守之致其純而無一息之間由是而因心應事時措咸宜皆有合乎物性之本然而無過不及之失信乎能執其中矣脩己治人而治天下何以越此朱子曰堯舜以來所傳心法惟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惟精也篤行則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也學是學此孟子以

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乃後世爲陸氏王氏之說者則方且以窮理爲意見以格物爲支離而獨以立大爲聖基標良知爲宗旨是則但提此心可無問其爲人爲道知皆固有亦無事於惟精矣且其爲說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爲致知爲善去惡謂之格物夫心而無善無惡則無所謂危微矣有體而後有用心既無善惡矣則意之有善有惡又何所自起乎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言無喜怒哀樂謂之中也日未發則是已有此理但未發出耳人固未有全不知善惡者然善惡之極至疑似之幾微則未有不學不慮而能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知者也不讀書不能責其識字且可學可慮而知者則亦其本然之知矣豈窮理有加於心性外哉學而可知則心性所不來如馬牛則必自具若無此性便學不可強之識字矣心既無善無惡矣則善可爲惡亦宜無不可爲矣而又何取必於爲善去惡也此其陷溺於告子之途而將以學問爲戕賊人性也亦已甚矣乃江西人猶有私其說者謂必待窮理知至而後力行則聖賢無可力行之日擇善即在固執時學問思辨即所以篤行此所以必慎其獨不當以知行分兩截按其所言固自似慎獨審幾之學然既說著學問思辨則已是窮理以致其知矣且學問工夫必在平日假如士子無當

官任事之責然當官任事之道雖小如簿書錢穀亦何  
一不當講求至出仕時乃可以舉而行之若平素不講  
臨事茫然更說甚正心誠意以治平天下乎如事事皆  
待即事而學是賊夫人之子也至如慎獨審幾則以平  
日所窮之理亦既知之而臨事起意又須以平日所知  
者與今茲所應者對證一番是則決然行之非則決然  
去之所謂慮而後能得戒欺求慊乃惟一之事非惟精  
之事也聖賢之學知行並進固非必待格致已盡而後  
誠正待惟精已盡而後惟一然知之不精守之必不能  
一則其先後用功之序有確然者而安得不以知行分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五

兩候乎又有爲其說者曰人能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  
氣象守之不失則發而中節無往而非道心苟失此未  
發氣象則無往而非人心矣道心卽在此血氣中然形  
而上須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始見此性不於血氣  
中認取也噫聖賢之所以防閑人心而立其道心者積  
學累行多少工夫今只須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無  
失其虛虛漠漠之氣象見得此性便能發皆中節無往  
而非道心則惟精惟一四字皆可以不必說豈非明心  
見性便自成佛之邪說乎且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此語固本之場龜山而李延平常稱之然人生而靜已

上本不容說今欲求之喜怒哀樂之前而觀其氣象則  
此求之觀之之心已是已發又何從以得其氣象而觀  
之乎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前是有此理然  
此理之具足而不偏倚處則只於發而中節徵之未發  
前無可求無可觀也致其中者亦只是戒慎恐懼於不  
睹不聞以還他虛靜本體而不使意必固我之私得以  
淆之耳非求觀其氣象也戒慎恐懼便只是防其意必  
固我故朱子曰只是提醒此  
心卻大段著  
不得力也且致中所以立致和之本要須使未發時  
無少偏倚而後能於發之時無不中節今只觀其氣  
象此氣象亦濟得甚事乎程子與呂氏辨論此處甚詳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五

具載於中庸輯略今人不考也然朱子於延平之失  
未嘗深辨者延平固朱子之師夫安得而明駁之而其  
於輯略則詳載程子呂氏往復之言則其意之所是非  
亦可見矣曰未發之中乃中節之本然堯舜心傳皆只  
言無過不及之中而不及未發之本何也曰經傳之所  
言中者多只是以已發言卽中庸亦是言無過不及處  
多正以人生而靜以前不容多說也然道心者性命之  
正此性命便是未發之中不偏不倚者也惟精則所以  
實此中所具之理而識其中惟一則必由此未發之中  
以發之事也是雖未言大本之中而其理自無不足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言出於人言如數必有稽於古而後聽謹讒頭也謀發

於己凡揆度政必諮於眾而後庸戒自用也此亦惟精

惟一之事但上節主於自制其人心以立道心言之乃

所以脩身之事而為行政之本此節則又專以聽言處

事言之蓋行政治人之大者也自脩之本在內政治之

用在外故蔡傳言內外相資然聽言之必審是亦精也

發謀之無私是亦一也慎於聽言處事而後無害於政

治是亦中也非上文已能允執厥中矣而此乃又以二

事保其中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毛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

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興戎朕言不再

此丁甯告戒之辭可愛惟君則君宜有以副民之愛矣

可畏惟民則君宜慎其所以加民矣眾非元后何戴所

以可愛之事后非眾罔與守邦所以可畏之故也孔疏

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民如此則有位不可不敬

矣曰欽又曰慎曰敬丁甯之至也敬脩其可願即允執

厥中之事好安惡危好生惡死好善惡惡皆民有同情

而君之所行一有不合於中則拂乎民之好惡民失其

所願矣精一以執中乃所以敬脩民之可願者也末二  
句申攝位之命以示不可再辭之意耳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

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志者人心之鬼神也但人心未免有欲而鬼神則無私

故志之所斷未敢自專則協之鬼神此卜筮所由起也

卜筮所以傳神意而已若理所必然眾謀皆協則鬼神

所不能外何待於卜卜亦吉不卜亦吉而又卜之故曰

卜不襲吉固辭者欲然之志也諧者合宜之意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天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受命受攝位之命不言受終史氏之變文可互考耳黃

叔文言受終者堯不復為政受命者大政猶自舜出此

亦未必然也命禹攝位自當于堯廟蘇傳引祭法亦以

見堯廟宜稱宗耳吳草廬謂堯舜皆黃帝之後宗堯可

無嫌亦未必然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蔡傳明言一如帝

舜受終之初等事矣或謂只率百官不及巡守之事亦

不然也征苗之事舜命禹行之安知巡守之事非舜命

禹行之乎舜之巡守其亦以堯命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  
眾上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有苗非一種散處荆揚之閒吳子云有苗左洞庭右彭

吉安南安贛州長沙茶各有君長而酷刑好鬪奪攘矯

虔皆其故習今在雲貴川湖舜當攝政之日已竄三苗

於三危蓋亦嘗以師征之乃執其君長為惡之甚者而

竄徙之若非以師征之則三苗之至是三苗之在故處

者又復不率德教於是舜又命禹征之弗率者如禹誓

師所云及苗頑弗即功者是也蠢者無知而妄動蓋當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完

日猶必有猾夏者也昏迷無知而不知所敬侮慢無禮

而妄自尊大蓋有天子無如我何之意反道以所行言

敗德以其身言君子二句又以其拂人之性而播惡於

下言前編云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固不服而已以

觀舜禹及呂刑所言則以其反道敗德棄民虐刑耳非

謂其抗衡而征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凡以為民矣

愚按前編所云甚得聖人之心然以堯舜之治而不服

則不服已足蔽有苗之罪矣惟不服故弗率如是弗率

即不服之實也○分北三苗蓋又在有苗格之後孔疏

泥經之前後而以分北三苗在始即位時至此又復不

率未是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干

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誓稷夔夔齊慄誓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日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之征苗也蓋陳師境上動之以威而不急於攻戰且

先之以文告之辭以待其自服至於三旬而猶逆命則

攻戰之用宜若不能復止此益所以急贊於禹而欲其

脩德聖人之重言兵刑固如是也德者人我之所同得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於天德全乎天則天人物我之交無所闕闕無遠近彼

此之殊也滿者自德其德是以德服人德由於僞人且

從而損之矣謙者不敢自以為德則德日積於己德由

其誠人自從而益之矣長至則日短短至則日長暑極

則日寒寒至則日暑理氣皆有其必然者一陰一陽之

謂道也大壯之為卦雷動天上內健外動有盈滿之意

卦山伏地文周象爻皆有戒辭懼盛滿之為累也謙之為

象皆吉凡下所謂謙者皆非有而不自以為外示其欲然不

也損其懷即積誠之至非老氏良賢深藏外示不足謂  
損其忿愆則心日謙矣益卦損上益下上下同歸於益  
遷善改過皆厚自卑牧厚自卑牧則德日誠矣典謨周  
符節如此 于田號泣怨慕之深厚於至性負罪引慝



孝子之心知爲己之罪己之慝而已求己之罪慝而不可得是以發而號泣呼天孺子之於父母折蓐笞之愈奔號暈就而不能去謙之至誠之至也祇載齊夔謙抑積誠見於承奉容貌之間是其篤實輝光誠無不動瞽亦終信而順之蓋其感通之難易雖或遲速不同然惟恐己德未誠何患物之不感也罪以見於事言慝以匿他人見以爲負之引之耳非舜之自謂非罪而姑負爲罪自謂無慝而姑引爲慝也若姑負爲罪姑引爲慝則自滿而非謙僞爲而非誠矣而以人子而不能順親則子罪已無容道此念辨於幾微人子不可不審也○夔一足立不能安故以誠之爲言咸也神者天地之用也爲恭敬齊慤之貌誠之爲言咸也神者天地之用也性情之德人所同得心有所私則失其誠而發不中節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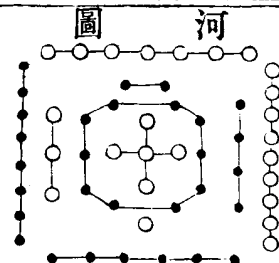
非戾不和無以合乎天命之本然則無以合乎事物之當然無惑乎人之不我從矣心無所私則全乎天命之實理斯發而爲情無不中節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以己之誠合於人物之情性而無不脗合其得天之本然是以感而遂通天人之理也孔氏曰誠和也朱子曰誠感物曰誠朱子之說所以補孔傳之未足而和字之義自中而說見於外又卦內艮止外兌說是爲篤實積於中而和說見於外又此止彼悅在我者安其所止而物自悅而從之是以爲無心之感若有心爲感則非止而不誠矣安其所止則有中節之和故誠能班師振旅亦閒暇從容之意班有感物自和字之義班師振旅亦閒暇從容之意班有以歸也振收也整齊而收之是整而且暇也舜之文德非自此而敷有苗之格亦非以干羽而至然曰誕敷者

則有自恐不足之志而脩者愈脩矣是則所謂謙也舞干羽亦文教之一事蓋典樂以教胄子虞廷之常事而已所謂置三苗於度外也然而有苗之格適當其時者前此非無文德而三苗險遠謂天子不能數如我何及以師臨之而三苗殆知所懼矣然懼之而猶逆命者則以前此之君長已被誅竄而今茲之罪慝無復可辭則相與苟延旦夕而不敢遽爲順從也及夫王帥引去而天子好生之心三苗亦憬然悟矣千里而征我其非無如我何可知征我而不害於我其不忍罪我可知及今革面宜可無投竄之凶倘王師再至則必無以自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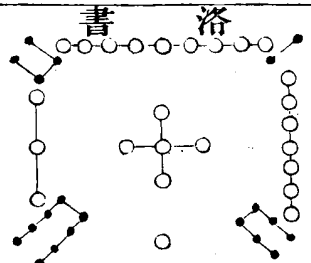
書經詮義 卷之二 大禹謨

三

文王之伐崇亦然是以懷德畏威而翻然內附也不懾以威無以震其志不脩己德無以感其誠故威德之用聖人不偏廢焉而恆以好生爲志不然則舜之征苗幾爲黷武而多事而干羽之舞亦非所以爲服遠之謨矣讀書者宜致審焉來格者非徒朝貢之至蓋自是而率於德教不復前此之昏迷悔慢也三苗險遠矣而舜必征之者介在荆揚之閒舜誠不忍使其阻於德教而虐此一方民也



書經註義 卷之二



河圖以天生水而居北地二生火而居南天以土而生地五成土而居中央地以木而生金而居東方金以水而生火而居西方火以土而生金而居南方土以火而生土而居中央

用此伏義因圖畫卦之次序也既而見乾坤震巽坎離兌艮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因又定以爲八卦方位則成數居四正之位而居於四隅之空矣

居於四正之位而居於四隅之空矣

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

一剋者性附於質而始一五行所以修六府也

二則性附於質而始一五行所以修六府也

性者道也三於陽而紀物以成務皆養

道之教也四輔而皇極建由是皆用

三德所變氣備而性明所以若昊

以決猶豫而成事念用庶徵所以承

天而脩錫之於民皆皇極之用也

天命而錫之於民皆皇極之用也

禹因書而序也或以書附於

者非是

皋陶謨

此與益稷本屬一篇自此篇首至方施象刑惟明皆皋禹所陳於帝前而互相問答者但漆書限於簡冊所以劉爲二篇因獨以皋陶所陳者仍題曰皋陶謨下篇大禹所陳則標益稷以爲識耳此篇大旨在允迪厥德一語而慎厥身修思永則所以迪德之實知人安民又迪德中之事必其能知人安民而後爲信能迪德之盡也亦行有九德二節所以言知人之事無教逸欲一節又推本官人於君身天敘有典一節所以明安民之道天聰明一節又歸重於君心之敬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皋陶謨

官人所以安民原非二事而要以慎厥身修思永者爲之本此與精一執中之言實相表裏千古言治無以外此宜乎孟子以禹皋陶並稱而謂其爲見知之聖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民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亦曰曰若稽古者亦夏史追記之辭示古訓不可忘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天知周萬物道濟天下乃吾心性之本然而人每以逸欲怠荒失之故無以實蹈其德耳謨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蓋

以陳善言弼以救過言人君能允迪厥德則謨無不明  
 弼無不諧此理有固然者然人君所以能迪德之實及  
 所以迪德而遂使謨明弼諧之故則未及明言故禹既  
 俞之而復問之也慎其身使無不脩慎其思使必於永  
 思所以檢其身而作聖者然身之所以脩者謹於貌言  
 視聽則思非涉於渺冥思之所以永者務於訂謨遠圖  
 則身不流於細謹二者貴交盡焉而要以慎之一言不  
 敢以一毫私欲累其外所以廣道濟天下之仁不敢以  
 一毫私意蔽於中所以立知周萬物之智則允迪厥德  
 之實功也按近說多只以慎字管身脩二字而思永即  
 在脩身內此其意亦本於西山真氏然西山

書經詮義

卷之一 皋陶謨

美

人以身而庶明之勵翼皆以慎之一念為之招慎其身  
 之脩則脩我者交至慎於思之永則論思者愈詳如是  
 而身始無不脩有以建四方之極而思始無不永有以  
 立萬世之模邇之在身家朝亡之上遠之被天下後世  
 之遙國治而天下平無他道矣庶明二字王振子言亮  
 賢二字看為穩捷謨明弼諧說者多只以明諧貼臣言  
 王損齋則以明諧屬君言謂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  
 旨而無疑有違而進規則能諧合其言而無逆思按以  
 貼君言不若貼臣言之該廣然非君能明其旨則謨亦  
 安得而明非君能諧其言則弼亦安得諧王說自得其  
 本也但以下文百僚師百工惟時觀之則明諧自包  
 羣臣說耳又國治天下平亦已在謨明弼諧內事申瑤  
 泉謂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特謨明弼諧而已亦稍有  
 語病蔡傳所謂推廣者推廣其言約而旨廣禹所以拜  
 義耳非有推廣於上文之外也

而俞之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驪  
 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歎美而後言者自美其言蓋有味乎其言之也人之德  
 即己之德非允迪厥德則無以知人私意蔽之也民之  
 德皆己之德非允迪厥德則無以安民私欲累之也然  
 於人有未知則是猶有私意之蔽而不能知周萬物且  
 謨何自明弼何自諧乎於民有未安則是猶有私欲之  
 累而無以道濟天下且庶明之所勵翼者安在乎故必

其於人無不知於民無不安然後實見爲身之克脩思之克永爲允迪厥德之全量故不曰又當知人安民而曰在知人在安民其所以責難於君者至矣人君日以此自責而省躬焉其尙敢有一念之不愼乎然此言也正所謂堯舜猶病者故吁而難之非謂此言之不然正以見人君之不可不慎也惟帝其難之指帝堯言下文也所憂畏之三凶皆帝堯時事也哲者智之用既別乎人之賢否又辨於德之淺深才之大小與其職任之所宜而稱其才德以分布用之哲而能官人也惠者仁之施既實以愛民爲心則必求所以遂民之生復民之性以布之爲禮樂政刑而實究於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毛

下使無一夫不被其澤惠之所以深入於民隱也哲能官人故能收謨明弼諧之益而所謨所弼要卽此安民之事哲惠數語已包在皋陶二在字中必如是而後可謂之知人安民禹特推其意以見其難盡耳非有加於皋陶所言之外也驩兜比周能蔽君之智者三苗弗率能壅上之仁者令色象恭也巧言靜言庸違也王包藏凶惡也巧言令色則足以惑人之知孔王則足以播惡於民皆迪德之害者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知人之哲知其德耳亦行有九德德見於行德不可見於行見之也行必有可徵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德非求全貴徵其實有其德於中必其行載之以見於事乃卽其事而可信其中也曰采采者見其非一時一事卽有常之意也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皆質之所稟者非必其出於中和而有陰陽之倚粟立恭敬毅溫廉塞義則其學之所成者皆有以化其偏而益著其美所以爲成德之彥也寬者患其弛寬大而有縝密者存則非縱弛之寬矣柔者患其靡柔順而有植立者存則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美

非輕靡之柔矣愿者患其朴謹愿而肅恭以文之則非鈍朴之愿矣亂者患其恃有才而小心以守之則非妄作之才矣擾者患其因循擾馴而專確以循理則牝馬之貞也直者患其急切勁直而出之以溫和則羣龍无首也剛者患其客氣之勝剛而出於篤實則非多慾而悻悻也簡者患其脫略之過簡而有其廉隅則非太簡而無事也彊者患多忘分之爲彊而揆於事宜則無犯分出位之失也人之才德大抵不外於此九者然必彰於事行而有其常然後可謂之德此由學問以成之非率質所能合亦非一時所可勉爲也此知人之法也

葉氏

少蘊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然非身有其德則亦何以知人之德故周書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是知人之必本於迪德也○幾享陳氏曰皋陶言九德程子以爲此唐虞論學之密洪範云又用三德大約寬柔愿擾是陰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彊是陽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下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則成爲正直矣按此亦有見但簡字似不當屬陽邊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疑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堯

九德有其三而日宣播之則可以任大夫之事而夙夜浚明以有家矣九德有其六而日益嚴密以祇敬之則可以任治國之事而亮采於有邦矣日宣日嚴即彰而有常之意然德不日新則必日息日宣日嚴所以保其常也嚴者瑟密之意祇於事敬於心而不敢少疎蓋德既日碩則有恆愈難故不獨言日宣而曰日嚴祇敬也浚明者治而明之力於職也亮采者明於治事則事非一事而治之不難故氣象有大小之不同也然此概言之耳九德之用各有其宜如寬柔愿之德宜於牧民亂擾簡之德宜於任事直剛彊之德宜於準法於凡有一德以上者皆翕而受之稱其德之所

宜與所有之多寡以敷而施之使九德之人皆事其事則浚乂皆在官矣此能官人之事也不廢困窮惟德是舉是以人皆興起於德百僚更相師法百工及時趨事柯山夏氏曰自聯事言曰以是撫于五辰以治物言則百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工以是撫于五辰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脩以興事言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四時之政以教言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有撫五辰之義他如藏冰開冰出火納火斬陽木斬陰水之類亦調五辰之一務也曰五教何當於五辰曰夫婦之別水也父子之恩木也兄弟之序火也君臣之義庶績無金也朋友之信土也是五教亦五辰之撫也庶績無不凝矣官人之哲盡而安民之惠由是行然非心無私累慮在遠圖者則或有明知其有德而不能用者矣又安能大公至當而收其知人之益有如是乎故下節復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皋

本於君身言之○三德六德說簡大概然亦有九德皆備者乎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朱子以寬而栗柔而立爲聖人之教人變化氣質此九德者即德勝其氣性命於德之謂也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時而寬柔自見栗立時而剛彊自見塞義如天之太和元氣運於四時又所謂大德不官者矣然古聖人氣象亦大概有不同如禹則大段剛毅惟人君果能合九德之賢而並用之則人之德皆己之德亦不失爲身備九德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

人君之任賢非圖以自逸也亦相與兢業以圖幾耳苟不脩厥身而忘遠慮則必溺於晏安縱欲敗度臣下化之皆逸欲而不知脩德是教有邦以逸欲也况欲得賢而用之乎獨言有邦者舉尊而言實包有家以下也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多且至萬焉是必當無縱欲而兢業以圖之然後庶此身不貢於非幾所思不域於淺近知人之哲生布政之宜得率作興事羣賢亦以勵翼而獲自見其才猷如教逸欲有邦則幾之不圖萬事隳壞禍患起於忽微而殃咎加於百姓悔之其何救也且一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聖

日之逸欲一機之未審則智昏而無以知人私勝而不能用人將必有官及私昵爵加惡德者用匪其人而庶官曠矣東滙陳氏曰官非無其人人君所理皆天之工惟萬幾之煩人君不能獨理而用人以代之教以逸欲而用匪其人皆習於逸欲而無以撫辰凝績是曠天工也故人君當慎厥身脩思永而又在於知人然後足以見其為身脩思永之實也○兢業即慎也兢業於萬幾即慎厥身脩思永也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又曰誠無為幾善惡以其為善惡所由分故不可不慎以其動而未形則可審之以嚮於善不審則每動

於惡而後此不可挽矣故慎必於幾人之有性雖曰皆

善曰不徧不倚然意念之發率性者恆少不率性者恆多善幾恆少惡幾恆多蓋幾如弩牙善如中的即發而謂弩牙之發惟一線中的處方為善幾不然則發矢之或蓋高而或落低的或大偏或小偏不能中的反至害物皆為惡幾不必的在南而發幾嚮北然後為惡也故幾字本兼善惡而蔡傳獨以禍患之幾言以惡幾恆多故也知惡幾之恆多則知圖幾之不可不兢業矣或曰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心初動本無不善之幾慎此以往其應必主於吉故又曰惟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聖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不慎此幾而嚮於逸欲則禍患萌焉此萬幾正易知幾之幾也蔡傳訓為禍患之幾不惟書義不明易義亦晦嗟乎此詖辭也知幾者能審幾之謂也惟能審慎於幾故能免禍患之萌而成天下之務且豫之六二處羣陰豫樂之時禍患固未至也而豫樂之至即禍患之幾矣惟六二以柔順中正知其為禍患之幾故介于石不俟終日豈幾無不善之謂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彖傳亦偶脫一凶字耳今遂謂幾之應必主於吉豈不成楚書燕說哉人心初動本無不善此以乍見偶發時言則誠如是要以乍見偶發

時心無私繫不偏不倚故率性所發自能中節而善端見焉然人試自思此念之發日間能有幾乎如果念念皆然則幾固皆善人亦可無庸兢業矣而嚮於逸欲者此幾又何自起乎多見其辭之窮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典禮命討皆天工也惇庸章用皆人代也典常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陽變陰合而有夫婦陽變陰合生生不已而有父子生有先後之異斯為兄弟及夫物生日繁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皋陶謨

聖

而有貴賤之等則羣有所統而君臣立焉而所統之眾又以類聚羣分則朋友交焉此皆天地自然之敘所謂五典也有夫婦則自然有內外之別有父子則自然有慈孝之恩有兄弟則自然有友恭之度有君臣則自然有令其之義有朋友則有施報之文是皆人性之秉彝然莫為正之則行之而不著天性有日即於薄者惟為土者正其在我以各盡其道而知厚焉盡己性即所以盡民性也禮履也人之所履也品物流形燦然備見其動靜大小先後尊卑親疎貴賤彼此相接各有自然之體而秩然其不可紊此天地嘉美之會禮之所由生也

故報本則有祝嘏之誠送終則有悲哀之志同好則有玉帛之奠同惡則有相死之情嘉會則有相慶之願而動靜有常大小有倫先後有序尊卑有等親疏有殺貴賤有儀是又人情之懿好然莫為先之則習焉而不察交際有日流於褻者矣惟為上者倡之自我以各守其

常範其身即所以範天下也或問此五禮向即以五典據吉凶賓軍嘉言何也曰五禮必以吉凶賓軍嘉言方見經緯之妙且吉凶賓軍嘉言何常出在五典之外且蔡傳以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言朱子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及七廟五廟言是可見一五禮則離不得吉凶賓軍嘉言矣如必以五禮為即五典夫有是之禮然則五刑其亦必為同于五服之刑哉夫有是典即有是禮惟其厚於中所以庸於外故禮非強人然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皋陶謨

聖

又必禮常於外而後使典益厚於中外有規矩之可循則日以興其至性之感內外交相養也典禮人心所同而要必惇庸在我苟為上者一有不慎而即於逸欲則其仁已漓其度必失而又何以表正萬邦為民之則乎故必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使內念之清明無復一毫私意則天理常存審幾之兢業無敢萌其逸欲而發皆中節斯仁心藹然典禮秩然是乃所謂和衷和之則無所乖忤而衷則中節之和惇庸之至也問寅恭二字儒說只是一敬愚意寅字在內中虛之敬恭稍在外審幾之敬中虛則大本不偏審幾則發皆中節中節之謂禮也而此云衷即中節之和何也曰父止於慈子止於

孝君止於二臣止於敬豈非中節之和豈非  
與禮仁敬孝慈即此天降之衷非有二也 君臣寅恭

於和衷而典禮之行在天下矣然而民質不齊則有循

乎典禮而有得於心者亦有拂於典禮而自罹於罪者

夫典為天敘禮為天秩其有得於典禮則其合於天而

天之所命者也其大拂於典禮則其拂於天而天之所

討者也服以章德稱其德之大小而以五服章之刑用

於罪因其罪之大小而以五刑討之篇內德字推允迪

包九德則實以材言言官人以治事也此德字以典禮

言言爵賞之無私也然皆人之所得乎天亦未有不循

典禮而能與於九德者其實一也○五服蔡傳據周制

言然下篇舜又言十有二章則疑與周制不同要之以

服制之等差稱其德之大小而已 命討簡在帝心人君

得一以為據可矣不必盡泥也

順天而已不敢少以一毫私意與焉然天工人代而行

政之際稍不勉焉則刑賞毫釐之謬即無以合於天心

故必其勉之又勉夙夜勤慎以期於察之必無不明施

之必無不當也夫五辰撫而庶績凝而典禮命討之行

又君臣相與敬勉如此則德之所感既有以發斯民降

衷之良而政之所施又足以服民之心以使之懷德畏

威知所從事民於是幼有所恃少有所長老有所歸鰥

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生無不遂性無不復黎民於變

海內太和君身無不脩而安民之惠究於下無不懷矣

必如是而後可謂之脩身必如是而後可謂之思永故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巽

曰人君之慎厥身脩思永又在於安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

典禮命討皆天然豈渺冥者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

有性情之德言之可否聞而能辨行之順逆見而能知

合乎典禮民皆好之背於典禮民其憎之民之理即天

之理民之心即天之心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而已張子曰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

天蓋言乎形氣之私則人各有我民固有困於氣質流

於匪僻而不知所以自反者是以惇庸之責必率以躬

而命討之施必不容廢言乎性命之正則斯民同此物

則同此秉彝有未嘗昏蔽而炳然常明者以自迪則或

不能盡以論天下之善惡則公是公非必不可誣好之

惡之必不容己人君以一人之身為天下人之身則必

以一人之思通乎天下之故故人君所以脩之於身而

見之於用人行政者要亦不過自盡其天以合乎民心

之天而得其聰明明畏之本然使斯民亦各有以自全

其天而安於性命之正焉斯已耳天人一理達於上下

而偶或不敬則上下為私欲所間無以合乎天理之本

然而孚於斯民之志氣矣凡有土者可不慎厥身修思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皋陶謨

巽



永歟○河津辭子曰皋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也先儒謂知人安民爲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此德實踐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按允迪厥德明明德也知人安民所以新民也知人以人代天安民見天於民而要之以一敬則所謂在止於至善也聖學相承千古之一揆者如此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

書經詮義卷之二 皋陶謨

聖

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思日之日當作日

朕言惠可底行欲帝之以此實見於行也又謙言未知其可底績與否而但欲助帝以成其治蓋惠者其言而力行以底績則在帝也亦思有以助之而已後世之策問廷對亦可謂亟於求言矣顧廷對之策非盡無可擇者亦必有大關治體而可卽見之行者然取其文榮其身而已舉其言而行之則未一二觀也

益稷

此篇自方施象刑惟明以上實合上篇爲一章禹言思日孜孜卽承思日贊贊之意而其旨實在於帝慎

乃在位一語慎在位卽禹謨克艱厥后之意亦卽皋

陶慎厥身脩思永之意也安止幾康卽慎厥身脩思

永其弼直卽謨明弼諧惟動不應俟志卽邇可遠在

茲是皆卽皋陶所陳者以致丁甯於帝耳見此外別

無昌言也舜因弼直之言而重望臣鄰之弼又深恐

頑讒之害治而欲以刑威之是亦克艱之心禹則謂

帝果思日孜孜則弼之皆直有不待於威者因又以

苗頑之未化爲警見慎修之不容少怠也舜又以皋

陶祇敘施刑爲言則終於望臣之弼而見刑之亦不

可廢也君臣相警要以敬字盡之夔曰以下二章贊

韶樂以見舜治之成而作歌颺言君臣責難以保治

於無窮者因附之此篇之末云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日孜孜皋

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子決九州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日都者美皋陶之言亦美帝之求言也子何言謂盡於

皋陶之言也善言非徒美之宜有以思之思日孜孜者

思勉以見之行也承四載隨山刊木治水之始事刊木

思勉以見之行也承四載隨山刊木治水之始事刊木

思勉以見之行也承四載隨山刊木治水之始事刊木

思勉以見之行也承四載隨山刊木治水之始事刊木

通道相視川原形勢以慮疏導之方孟子曰益烈山澤而焚之是益與禹偕其難通者先焚之其可通則刊之而已也焚刊所至因取其魚鼈禽獸以供民食時五穀雖有而不登故也決九川距四海治水之中事九川九州之川又大於澮以上非人力者皆謂之川決之通其流去其壅塞也史記以弱水黑水河沛漢江淮洛渭為九川此禹貢偶合九數耳不必泥也治水先其大者使得所歸而後可有所受汜濫以漸平矣濬畎澮距川治水之終事蓋百里為同同有澮廣二尋深二二里為成成有洫廣深皆八尺一里而井井有溝廣深皆四尺井畫九區每區有遂遂廣深二尺區間為畝畝開為畎廣深尺

井田之制已自禹始其受田之數賦稅之法則三代或因時制宜以通變耳溝洫不濬是以旱無所滋潦無所泄雖大川亦因是而壅塞水潦之降無以相通又無可容積此泛濫之患之所以漸成也今川既距海禹乃得以相視平地而經畫之使畎達於遂遂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歸於川此人力所為故特曰濬川非不決但為主畎澮亦決為主耳畎遂溝洫澮既濬則水得所歸又有所蓄旱可以滋潦可以洩水土平矣由是制產授民因田作賦而稼穡之利興南容曰禹稷躬稼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稷與禹偕見地有可耕則辨

其壤墳白赤之色性與高下燥溼之所宜種而使之耕之種之及水土悉平則播種之利益舉然猶有艱食者初平之日土未盡闢穀亦未盡登也猶進鮮食以佐之暨稷播為句奏庶艱食鮮食另句非盡艱食也猶有艱食者則奏鮮食以佐之耳再又令民勉遷易其所有無以變化其居積近川澤者居魚鼈蒲葦命之彼此相通以其所有易其所積也蓋九職任民三農生無所謂遷其有無化其居積也蓋九職任民九穀園圃斄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婦嬪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閭民無常職農末相資而後斯民可無有餘不足之患矣乃者難辭蓋至是而後烝民乃得以皆粒食而萬邦興起於治功斯治水之成功也禹述此言而不疑於自伐者見治以孜孜而開不思日孜孜則治將日壞意存乎勉帝之愼乃在位正與後文無若丹朱之意同第禹言未盡意而皋陶遂會其意俞之以為可師於是下節禹乃復申其意也凡自多其功則謂之伐今禹自敘其成功之難則非伐也亦曰無忘厥初耳朱子所謂古人之直不似今人瞻前顧後也孔疏以為彰益稷之功蔡下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此皆疑禹之伐而因為曲其辭耳非本節語意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輅山乘櫟按史記夏本紀作泥行乘穉河渠書又作彘漢書溝洫志亦作彘尸子作藎以板為之其狀如箕墮行泥上此孟康說也據此似宜如今之木

屐木屐今人亦謂之屐然則羸羸皆當從屐音乞堯河反

渠書偶脫旁木耳又按輶者人君載柩之車檀弓天子

龍輶而柳幡又柩車亦作輶輪無輶曰輶斷全本考工

記車人行澤者欲短轂反輶是古人行泥澤自有泥澤

之車蓋與陸行之車異制而異其名輶蓋牛車而全木

為輪且短轂者耳張守節謂輶形如舡而短小兩頭微

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此則尤不可解

如人曲一足以乘則辛苦已甚豈可終日且輶以行泥

非拾泥上物已也櫟史記夏本紀作權河渠書作橋漢

書溝洫志作楬權楬同音音橋字音稍轉耳蔡傳以鐵

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此如

醕說也按此似如今鞣澀以登山固可行然亦似過於

辛苦矣禹雖不憚自勞然天子大臣亦未宜如此山行

也韋昭謂楬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是則如今之輶

今輶亦有櫟子之名雖曰勞人自逸在司空亦不為過

此說可通蓋橋輶音稍轉耳又或謂橋者架木為橋如

今之棧道但此於四載之名不類矣又考工記行山者

欲長轂仄輶又名柏車其軫深六尺柏有局迫之意大車

軾八尺此軾只是古人自有行山之車蓋牛車而淺軾

六尺是迫局也

長轂者也此皆未有的據姑備其說然非大義所繫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益稷 至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不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乃申思日孜孜之意也天子之位有天德者居之以

一身為億兆之命以一念而關萬世之安不可不慎思

日孜孜所以慎之於無虞之日也安止幾康又申言慎

之之實也弼直則君臣交慈不敢謂臣無與於其責也

動而不應申命用休天人之應又以能慎之效言之皆

約皋陶之旨以申警於帝見此外無餘言也然安止幾

康之言則愈簡要而愈深切矣止者所當止之地萬事

萬物各有所當止之地即所謂中所謂至善也至善之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益稷 至

準存乎萬物而事物所以當然之理則具於吾心心之

於事物有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故蔡傳曰止者

心之所止也安汝止者不搖於形氣之累而宅乎此心

之安事物未至則戒懼常存而不使萌其意必固我之

私以澹吾虛靜之體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也事物之

至則嚴為省察而不使耳目口體之欲得以奪吾方外

之用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王方麓日記曰寂然不

物各付物亦未得所止則必求至於所止而後可安既

安其止也

得所止則必其安於所止而不復失是必其動靜交慈

而要以至靜立之體王方麓曰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

何而能安日無欲則靜虛動直

新安陳氏專以安汝止屬聖學傳心之要也王方麓曰靜時言未是玩蔡傳可見聖學傳心之要也王方麓曰

止伊尹曰欽厥止易曰良其止孔審於事之幾所以慎門言知止此聖學相承之微旨也

其發知事物之各有所止則主忠信而研之於慮以求其必至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省於事之康所以要

其成知事物之必於是而始安則立其誠而體之於身所謂印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念念如是則其於止安矣

君自脩則賢臣輔左右之臣繩愆糾繆王方麓曰心有非幾則格其心事有未安

則正厥事是以凡施之政事者皆得乎事物當然之則而合乎民心本然之理天下誰不不應焉蓋吾心所備

具之理則斯民所同得之理民心固有是理而吾動乃

適與之合是斯民固先意而俟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明天畏自我民明威民之不應如是則是以是昭受

於天天其必重命而用休美也會編以得民得天平看

是為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不敢自謂能安止而深望人臣之弼也鄰以相助為

道臣以助君為職三山陳氏曰臣當親我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

曰鄰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

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色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鄰猶異體股肱耳目則一體矣蓋言之愈切也翼為以

股肱言明以目言聽以耳言翼為明聽蓋以教政禮樂

為言王耕野曰左右有民教也宣力四方政也觀象作服制禮也審音知政作樂也汝指禹言

蓋禹宅百揆然實望之羣臣不專責禹也四者皆責之

臣非謂君無所事事也君者心也心欲如是而手足耳

目助之期於至善而已禮獨以服言服以章德而辨等

威禮之大者且欲其明於用人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孔子論為邦曰

又曰車服以庸曰欲觀古人云云蓋古者已用是為章

書經詮義卷之二益稷

而舜欲為之辨其等定其制也白雲許氏曰章服想是意而定其某籍於衣某繡

於裳不然則何待詳數邪日秉陽月秉陰星辰垂象於

天而運行不息象之示人以法天也考工記曰山鎮靜

而能生物篤實輝光示人以立體也考工記曰山以龍

無常而能變化潛見以時示人以達用也考工記曰水

也華蟲剛耿而有文章示人以文德也華蟲鱗也今

驚亦雉類也雄者偏五采頂有毛冠冠色黃背上有毛

正黃腹下正赤頸翅雜五色長尾黑白相間成章

之於衣繪輕清而法天也宗彝宗廟之彝形為虎雌

鬱鬯之尊周禮虎強猛而慈雌智巧而義示人以慈孝

勇智也宗廟之器示孝也虎知愛子慈也猴亦作雌似

捷善綠木雨則倒懸於木而以尾塞其藻潔以自清示  
鼻性多智有神氣其羣相死故曰義藻潔以自清示  
人以脩己也藻有馬藻葉大如鴨舌有蘊藻葉火明能  
燭物示人以應事也火不若日月之明故在粉米形為  
聚米示人以養人也黼形為斧示人以能斷也考工記  
黑謂之黼蓋其黻兩己相戾示人以能別也黻之狀亞  
首黑其兩己相戾猶蒙文已  
字故曰兩己相戾猶蒙文已  
北字入字之義也蒙文已  
工良故蒙文已  
為重濁十二章皆以五采彰施而為五色有其德者稱  
其服服其服者則當思有其德大槪衣六章之德大而  
主一事章服之降殺自上迭減而降尊裳六章之德小而各  
六如六德有邦三德有家之類也是不可以不明別  
其等也樂有舞而主於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也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益稷

堯

十二律還相為宮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  
生角三分損益而五聲定其間或用正律或用半聲或  
毫釐差詳已見舜典以五聲播於八音而樂成宮為君商為臣角  
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聲音之道與政通焉五者不亂則  
無怙懣之音政之治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  
臣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  
財匱政之忽也今樂譜易用合四一尺工為五聲合宮  
凡字變宮也句字變徵也此古人之用半聲又有六  
字為清宮五字為清商此猶古人之用半聲又有六  
則出於本宮旋宮上下相生之外而今人用為變徵卻  
廢句字不用又漫以上字為角聲而一字亦不用音亂  
矣甚察之以出納五言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審一以定和凡學士所作下逮民俗歌謠皆太史采之  
納言受之太史定之矇瞍颺之玩其辭審其音而志之  
邪正俗之美惡民之憂樂政之治亂國之安危皆可得  
而察焉其不善不和則庶頑讒說所當有以懲之此如  
之善否則勸懲加其人也其淡而且和則定為樂章  
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勸之俾勿壞也至若君身  
行政之有得失則亦以是自察而自脩焉是不可不聽  
之審也東匯陳氏曰納五言采詩而納之蓋詩樂之事  
納言兼職之納言有專官而百揆則總之也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益稷

堯

臣鄰之於君非徒順以助之也是貴弼其違而已王荆  
拂我而相之曰弼蓋人君自貌言視聽出入起居之微  
故弼字或亦作拂蓋人君自貌言視聽出入起居之微  
以及夫發號施令用人行政之大偶有所違則必為害  
於治故凡有稍違則當盡心以弼之無面諛而徒背毀  
也陳善閉邪必本於敬四鄰者以君居中則先後左右  
皆臣鄰也孔注孔疏皆只以前後左右言鄭康成以四  
之語戴記文王世子篇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文股肱耳日為四鄰此蓋因東萊呂氏曰舜非有嫌而  
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  
非肯欺其君而為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惟

恐過之未聞在下者有艱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接近  
解疑面諛背毀非虞廷氣象因爲委曲其辭謂或者而  
折不如格心姑面從以俟其自悟及退而不忘忠盡至  
有後言冀君聞而自改然而從後言則君違將有不及  
弼者故特以爲戒如此噫此俗人之見烏足以知聖人  
之言也凡人臣偶有面從則是存竊位保祿之心而必  
非大人格心之道格心之言本於孟子今試觀孟子於  
齊凡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對雖若將順而實匡救皆  
格心之道禹焉夫豈有面始從而待後言者哉夫舜豈  
慢遊傲虐者而禹戒以無若丹朱虞臣非面諛背毀者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益稷

堯

而舜戒以面從後言此正東萊所謂聖人敬畏無已之  
心也夫漢高祖偶擁戚姬而周昌謂之桀紂武帝方欲  
云云而汲黯折以多欲漢廷君臣稍爲近古惟敢於桀  
紂多欲其君所以爲直諫社稷之臣後世人臣之章疏  
奏牘頌君德者必比於堯舜美帝功者必逾於湯武吾  
不知其胷中碌碌然有多少堯舜湯武蓋自其做秀才  
執筆效爲表策時而已然矣然其心則未必不桀紂其  
君丹朱其君也以此立朝故其君有過則必不敢廷爭  
縱有愛君愛國之心亦惟是隱忍依違而不敢力諫何  
者身家祿位之慮多而忠敬其君之念後也而且曰吾

將有以格其心吾姑待其自悟吾第私言之以冀其聞  
而知悔嗚呼以和光爲委蛇此所謂大臣之度此豈虞  
廷之氣象歟至於爲人君者亦未必盡無求言受誨之  
心然儼然至尊且務飾神聖之名則且以或受人臣之  
面折廷爭爲己辱間且亦自知己過而護疾忌醫甚且  
多方自爲文飾及夫人臣章奏偶或過於懇直則必謂  
爲是大不敬而嚴以毀謗之誅是關天下之口而欲肆  
然民上也嗟乎人君一日萬幾即使其眞聖如堯舜而  
言動之偶違猶恐有弼之不盡者況中材以下之主乎  
後世之君臣其當重念此言也哉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益稷

堯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庶頑讒說不爲忠直之言不惟無以弼治且足以惑人  
聽聞是震驚師者也侯以明之古人之制如周禮鄉大  
夫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禮記亦曰習  
射尚功射禮習鄉尚齒鄉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  
聽何以射蓋射雖主於中而其教要在於比禮比樂比  
禮比樂而又能多中或非涵養深粹有中和之德者不  
能也此語朱子嘗有疑焉謂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爲好人乎解者亦多疑之王方麓云射以觀德使賢不肖無所遁其實蔡傳謂欲明其果讒頑與否非也頑讒之不在時帝先已洞燭之矣豈待射侯而始明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益稷

堯

其果否乎陳定宇曰侯明以禮教也納言以樂教也愚按侯明禮記書識此皆學校之事項禮所言非必盡達於帝也禮比樂比射侯亦不特以禮教也射固所以為教然一能命中而遂可必知其賢不肖之實此又朱子所不能無疑也且蔡傳言明其果讓頭與否亦即是明其賢不肖之實矣日記所辨非能識則蓋禮識其失於禮樂徒曰以禮教則明之記之是明箇甚事記箇甚事字句又自欠明矣此等處皆只姑循舊說可耳朱子所謂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入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者也大抵朱子於經解闕疑最多聖人之不敢自用也九峯則闕疑處少矣胡文定之於春秋則雖如郭公二字及經文偶闕 捷記如周禮閭胥之掌比釁捷秋冬皆必作議論矣

罰儀禮大射鄉射皆有司馬摺朴是也記使之自記也書以識之則學校中之史為識之也納言即納其所敷奏之言蓋曰讒說則是有其說入於納言之官矣既欲

其並生則盡使之更納其言以觀其志意乃使樂工合其前後所言協以音律又時颺之日時颺則非一時一時試之也玩其辭審其音辨其志之邪正察其聲之乖和而能改與否所可見矣周禮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瞽矇世奠繫亦以琴瑟和之古人言語無往不合以律故經書之言亦多韻語再謨篇皆叶韻伊訓語亦叶韻曲禮首韻文周彖交孔子十翼亦多韻節亦用韻故所納之言可使工時而颺之然此只以觀其能改與否非以樂教之加勸以九歌之說也陳定宇釁陶之說皆未是蓋納言時之如郊遂棘寄之法非必加以象刑要知此學教之法竊言與典樂聯官者舜

因弼直之言而念及之因并以圭禹耳黃文叔曰責罰諸嘉石甚者納之圖土又甚者遷徙之皆威之之事也其有難通處不必強為說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言及於威蓋深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而胄子之教又儲才待用慮之不可不嚴也禹則言帝能脩德以被天下則天下之賢皆惟帝所用用賢而核其實以盡其能則人皆反身自勵以副我為治之望頭讒有不足慮者猶帝慎乃在位一節之意也不慎厥德則在朝之臣且皆日奏於罔功又豈僅頭讒之足慮哉故萬邦黎獻對典樂之所教而言也言不患無賢也敷納以言廣納黎獻之言於納言之官也明庶以功試之於事以覈其所言之信也言行相符而能有功然後錫之車服以旌其功德此用賢之事也蓋未經任事才能皆無可見故必以言見之雖唐虞不能廢也然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事非徒言之成信之為貴耳故必明試其功而後可錫以車服聖人非疑人誠以言之非艱行之惟艱

書經詮義 卷之二 益稷

李

朱子曰明庶以功庶字誤恐只是試按庶試音混今蘇松嘉湖之間猶然是

以音之相近而誤耳 蔡傳因孔疏說也 若徒以言舉人則口聖賢而心盜

賊言仁義而行貪殘者何限又豈必顯為讒說而後為

不可用之人哉曰試之以事則任事矣獨不慮其壞此

事乎曰仕宦之始不過官師庶事之任有為之長正者

以監之其才行可見其不才則黜之自不至壞事也誰

敢不讓者不敢以小才任大事以小言干大事也凡敢

於讒說之人皆由於不讓不自計其實而務為異說以

欺人否則心競於干進而務為膚說以諛人者也讓則

有其實而後敢言有其能而後敢任且退然與其言浮

於行甯使行浮於言與其食浮於事甯使事浮於食矣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益樓

空

讒說其敢興乎敬應者敬盡其實以應君之求不必遽

說到彌直然敬則亦無不直矣敷同日奏罔功言雖今

日在廷之臣亦皆日進於無功也敷同二字只作皆字

看不必為黨同欺罔之解蔡傳中率為誣慢因讒說言耳非以解罔字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領額罔水行

舟朋淫于家用疹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

呱呱而泣于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

惟明

承上文帝不時而言所以終惟思日孜孜之意也丹朱

以高明剛簡之資不能思日孜孜而流於傲虐罔晝夜

惟罔則不能若時罔水行舟則不能若采此蓋甚言其不能順時順

理而已不必泥漢孔氏為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之說也是以不獲紹堯致治蓋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仁山金氏曰舜與朱聖狂

相遠然其幾只一閒耳再蓋孜孜於自治故戒君之懇

切如是也再於娶妻生子皆不暇戀而惟是荒度土功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是以如是其急正思日孜

孜之實也荒度土功句包決川距海以下而言荒度者

審地勢之高下察川流之緩急詳土性之疏實尋川瀆

之源委度水性之疆弱計彼此之分台慮堤岸之厚薄

因濬澤之廣狹量道路之遠近辨壤地之肥磽盡溝塗

之經界即山谿之險夷為九土之疆域考地產之厚薄

覈居民之多寡定貢賦之等差合四海以內而經營之

故曰荒度也弼成五服以下則上文所未及言而詳言

之第以每服五百里概之則曰至於五千然冀近北偏

非能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蓋不必外服之盡周四面也

約遠近為治法耳疏衍疑天下地勢南北長而東西差短况唐虞都冀冀已近北行千里即

雲中出此皆沙漠之地安得有二千五百里之廣若東

西可僅僅若南則不止二千五百之數倍之可也故知

五服各五百里者截長補短就各服言非必包甸服於

中而四面相距為五千里也愚按此其所疑是也其言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益樓

空



截長補短就各服言則非也禹貢五服道里分明以遠  
 近為法安得能截長補短哉今按冀為甸服則幽并及  
 兗豫雍之東南為綏服矣至要則已北邊於青徐及揚  
 荆梁之北境而為綏服矣至要則已北邊於青徐及揚  
 東海雍之北境而為綏服矣至要則已北邊於青徐及揚  
 也蓋地之疆域有限於幅員者而己不必其固包甸服  
 鄆地雖荒沙漠而去王畿為近聲教之所漸者深故失  
 為侯列若沙漠之地則雖近聲教之所漸者深故失  
 不列列為要服幅員之遠近道里難則亦列之要荒而  
 繫九州內地然聲教已遠近道里難則亦列之要荒而  
 已不能強也要之聲教已遠近道里難則亦列之要荒而  
 王畿則紛然之疑州十有二師所以相十二牧之治然  
 難皆可以不必矣

亦約舉而言耳州境有廣狹不必果皆十二也禹會諸  
 山執玉帛者萬國蓋土古凡居民宗族所聚則各自為  
 君長天子因而爵命之為之法制以統飭之耳所以侯  
 國之大不過百里小者僅數十里九州州約方千里則  
 所容可百數十故擇諸侯之賢者使之聯屬小國而  
 為之師又擇其尤賢者使為一州之牧猶今之以省統  
 府以守土以親其民耳然州境有廣狹邦國有與廢形  
 世亦分限不必如鄭司農所云制之畫為某局限以千  
 國亦不必如鄭司農所云制之畫為某局限以千八百  
 也即如其數或然或謂州有十二師亦各有寡豈能必  
 之限然蓋以一身使臂以臂使指此治法之宜分土既  
 自非州如謂十二師能統理是必有師以佐之而布天  
 富云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所以羈縻遠人  
 矣文義可無善乎

使之有所約束四方不皆至海是亦約舉為言也孔氏  
 海諸侯五國一賢者一人為伯此於五長文義不順  
 邦仲與謂皆建官如五服之內此則蠻夷之邦而治以  
 中國之法勢必有所不要之古今世遠有難以必求甚  
 能蔡傳固未可易也

解者得聖人之心可已無庸強為臆說也苗頑弗即功

朱子所謂調發也各迪有功而言之然亦以見日孜孜  
 他人夫不動也夫不動也夫不動也夫不動也夫不動也  
 如是而猶有未化於德者帝何可不益為思日孜孜以  
 愼乃在位也皋陶方祗厥敘平成而後明刑弼教皆積  
 禹之敘者也明刑弼教脩內治即所以服遠人舜之命  
 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竄穴蓋德之不迪刑有當加象  
 刑惟明既示以趨舍之宜則宜其知服若甲兵則刑之  
 大者帝蓋或已有征苗之意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龔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閒鳥獸踴躍韶九成  
 鳳凰來儀

史記韶樂之盛以見舜治之成也鳴球球能鳴也升歌  
 之磬也按此歌磬亦編磬遂字依聲以收韻者東陽許  
 琴瑟皆詠也朱子曰夏輕擊也為雙溪曰輕琴瑟倚歌  
 堂上之磬堂下以石夏輕擊也為雙溪曰輕琴瑟倚歌  
 者和之不用匏竹也搏拊皆彈也王雙溪曰重為搏  
 拊按也然瑟乃有按琴則不必按也又明堂位篇以指  
 拊拊搏皆為樂器周禮登歌擊拊亦為樂器其或後世  
 所制而以詠以鳴球琴瑟合之歌詠也升歌有歌鐘  
 不言者省文耳歌詠在上貴人聲也人於祖考本一氣也故祖  
 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皆以堂上言之祖考之格  
 非有可見觀人之德讓而神之格可知虞賓固傲虐者  
 然樂之淡且和固有以平其欲而釋其躁也匏竹在下



且厚也後世而政教不脩人心乖戾百姓愁苦萬物彫  
耗則雖韶樂猶是亦一時所感深於人心而其盛不可  
復得矣君子之論樂者其又當知所本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猶上章之意或以宗廟朝廷分看者非歎息而言者歎韶樂之美

非誇典樂之能也獨以石言則因石聲難和之故擊拊  
者輕重之宜所以和之也石之所以難和者則以其音

屬角然此所謂角者管子所謂音之角如雉登木管子

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

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推登木○此八音

角也律呂還宮之用則八音各具五聲惟草木不然耳

然格格如不相入也此即入音之木石與角之難和如

小民之難保御之而得其道則和矣木音亦角而輕於

石金石眾音之綱石有編律以石和則八音無不和可

知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此於典謨之終以見聖人保治於無窮之意六府

三事之脩和典禮之惇庸德罪之命討無非天命無物

不體無時不然惟時者無時而不戒懼雖不睹不聞之

頃亦常存此心而不敢忽也惟幾者無事而不謹慎於

隱微獨知之地必嚴為省察以慎其幾也天下之理散

著於事物天命之性則具於吾心此心動靜之際偶有

怠荒則萬事皆失其理而禍亂之端作矣是以必惟時

惟幾以勅之然後有以亮天功於不替人臣苟不忘此

意以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日以興起而百工皆

廣矣此帝之所以望於臣也念哉者欲帝即此言而復

念之以本諸身也任事者臣而率作以興之者君君之

所以率臣者必謹於法度則臣之任事者亦不敢怠於

法守矣君之所以御臣者屢省其成功則臣之効功者

皆不敢偶為欺蔽矣是以君敬乎此則念慮光明下無

遁情而股肱皆良庶事以無不康皋陶之所以望於君

也然率作省成非侵庶職之謂也惇庸無所忽而所以

率作慎憲者自君身矣命討無所私而所以屢省成功

者無不當矣故周公亦曰君子所其無逸而又曰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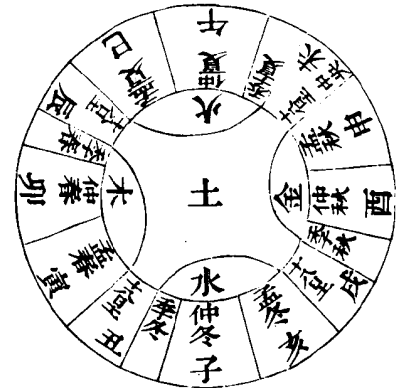
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是

則率作愼憲而屢省乃成之道也若必躬親庶職以為  
 興事煩苛細碎以責臣功則是叢脞而已非率作省成  
 也元首叢脞則臣下掣肘臣心解體而庶事皆壞所以  
 足上文之意而以爲戒也或疑脞者痿痺而不能起立  
 之意叢脞謂事叢積而不能治非君侵臣職之謂乃怠  
 忽而不明之謂抑知明與昏對不與怠對君侵臣職則  
 溺於細務事必反叢積而煩苛正有痿痺而不能起立  
 之意矣況舜以喜起爲言是有振作之意皋陶慮其過  
 於興事也故有愼省之戒又恐愼省之沉溺於細務也  
 故又有叢脞之慮反覆相成意致縣密上下之勅命時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益稷 堯

幾必要如是而盡蔡傳至精當矣何容爲異說歟拜俞  
 其言受善而忘分也拜而俞之帝之所以自勅又曰往  
 欽哉則終以勅其臣也時解多以君臣各致其敬言蔡  
敬是專以勅其臣言帝拜而曰俞則以皋陶之言自勅  
可知於欽哉上加一往字則是命之使往治其事可知  
典讓中曰往欽哉者不一  
皆如此解不必曲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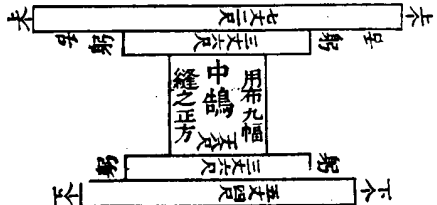
播五於行四時圖



皋陶曰撫於五辰此本不  
 必爲圖而會編有五辰圖  
 辰星實之按五星流白  
 隱見非無謂是也且其  
 文指亦已矣惟蔡傳引  
 禮記播五行於四時有土  
 分旺於四季之意故用月  
 令中央土之意而爲圖如  
 此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而土則分寄於四季各十  
 八日合之得七十二日每  
 歲以三百六十日爲數則  
 木之在春火之在夏金之  
 在秋水之在冬亦各七十  
 二日是爲上分播於四時  
 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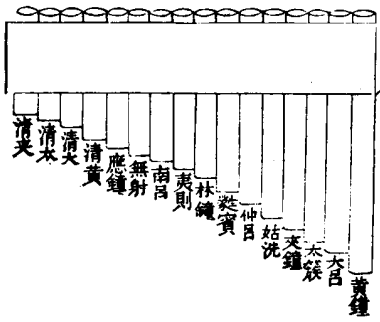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二 益稷 辛

梓人爲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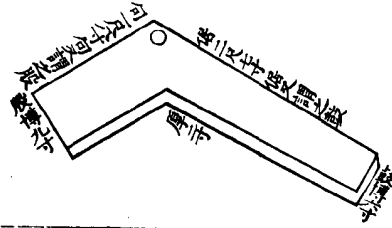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  
 而鵠居一焉上兩箇與其身三下兩箇  
 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鄉射  
 禮注云倍中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  
 舌半上舌蓋其中用布九幅縫之方一  
 丈八尺夾躬用布二幅各長三丈六尺  
 上箇倍躬則七丈二尺下箇兩舌半上  
 舌則只長五丈四尺也俗本爲侯圖如  
 今箭塚而已此皆孤陋貽誤後學故特  
 據考工記爲圖以正之

鳳簫之圖



簫有大小其編管有多寡此姑圖其十六管者備四清聲也其形參差有如鳳翼其管徧律各如其律之度或用倍之猶恐未準則以蠟塗底而上下調之俗本所圖之簫不分長短形如編籬故特圖此以正之餘樂器人所常見者不復圖也然簫韶之簫實非此鳳簫也其樂名韶韶耳

鳴球之圖



考工記曰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注云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爲一九寸也爲二一尺八寸也爲三一尺七寸也按此舉黃鐘一律者以爲則也餘律之磬可因律度而推矣俗本爲磬圖形如人字不分股鼓故圖此以正之

書經註義卷之三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庭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夏書

夏書凡四篇禹貢禹之所以王也甘誓啓之能敬承也至五子之歌而王澤衰矣然脗征猶有征伐能述謨訓猶有先王之遺焉厥後少康中興光復舊物夏史豈竟無書意者杞不足徵自孔子時而已失之抑或孔子刪書猶有存者至秦火而失之漢儒不能復憶歟書序篇

書經註義

卷之三 禹貢

一

目所不足憑釐沃湯征女鳩女方等篇未知果夏書否也然即此所存四篇而興亡之監具焉可以觀世矣

禹貢

禹貢之作當在舜攝位時表爲夏書之首或孔子意也禹平水土而書以貢名貢者若在下自獻其誠之意見王者食租衣稅是皆小民之忠勤爲人上者當勿忘其所自又水土未平則民且不足聊生而何有於貢惟水土平而後烝民乃粒因得以則壞成賦焉上盡心於民民亦因而有所貢於上尤不可以不念所由來也故不誇言禹績而特以禹貢名篇其亦動

人以深思矣首一節已撮一篇大要冀州以下分記

九州之治道山四節隨山刊木之事道水九節決川

距海之事此與九州所記一經一緯九州攸同節言

水土之平六府孔修節言貢賦之定祗台節言聲教

之行皆所以總結全書而五百里甸服以下又弼成

五服至於五千之事總九域山川而經緯之者也東

漸西被節乃又以祗德之聲教所及言之以見禹功

之成篇內重規疊矩雖水道山名古今或有不合而

聖人之志意精神實於此畢見焉任天下事者其皆

知所法可歟

書經註義

卷之三 禹貢

二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節一篇之綱敷土分別九土下所別九州及各州之

土壤色性地宜皆是也隨山刊木後所志道山道川皆

是奠高山大川則九州之疆域及各州中所志山川旅

祭皆是也九州始畫於黃帝杜佑通典以爲起於顓頊而世遠績堦

中經泝水之患蓋有阻絕不復相通不可控治者禹平

水土所以敷布而治之使復爲九州疆界以不紊也此

句實又總下二句而言下二句要皆敷土之事泝水之

患道路阻絕故隨山以行而山又草木暢茂多所阻塞

故刊木以通之史記云行山表木蘇傳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然要以通道爲主蓋探

索源委審視形勢以經營疏導之方有可疏濬則隨宜而疏濬之否則徐置之以俟後舉此治水之始事也及夫川流既通水勢漸殺則畎澮畢爲之濬祭告畢舉疆界大定劃然見山高而水深於是定其名山大川以爲九州綱紀是治水之終事也蓋禹之治水也始則烈山通道自西而東經營其大略道山數條是也繼乃大致其功先其下流使有所歸次溯上流俾無所壅自東而西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之序是也又自上流而下詳爲相視形勢再加疏濬之功慮爲久遠而不壞道川數條是也然則孟子曰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蓋紀其實云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三

首以禹敷土三字蓋禹當任事之初已具有天下大勢在其胸中而隨山刊木以下乃隨宣布之大禹之神勇也

冀州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冀州境內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蒲阪今平陽之蒲州安邑縣古河自黎陽北行迤東北入海故冀州三面距河河自雍之北境東阻陰山折而南流河以東爲冀河以西爲雍又南阻華山折而東流河以北爲冀河以南爲豫又東至大伾今直隸轉而北流河以西北爲冀河以東南爲兗也及山西大抵其域也輝彰德亦冀州地舜又分冀北爲并冀東爲幽則因恆山太行之限以爲境也分冀北爲并蓋因管

澤鴈門之限今大同朔平宣化三郡及忻代應蔚渾源保安延慶諸州以北涉沙漠皆并州也分冀東爲幽蓋因太行衡山之限今順天永平保定順德廣平諸郡及昌平遵化灤州通縣涿州易安祁深冀晉趙定諸皆幽州也冀州河東之地今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彰德衛輝懷慶諸郡及岢嵐保德平定永甯霍濕吉蒲解沁遠澤磁諸州皆冀州畿甸也

既載壺口

始事於壺口水患密邇王畿不可不先治也河自東勝之境折而南流循行兩山間以至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壺口山河水注其間如壺焉壺口則奔注放逸氾濫自此山而出之口自此而南則孟門也奔注放逸氾濫之患蓋此爲急此河水南出故於是始事焉姑殺其勢使不至放逸既者追記之辭既載者姑始事耳其成功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四

則有待也

治梁及岐

此與上句連看禹雖始事壺口然壺口而下龍門未闕壺口而上山峻水急壺口之事不可保也故既有事壺口則溯流而上疏鑿呂梁之山石以緩其上流之勢上流勢緩則其出口亦可不至於橫決矣呂梁山今永甯州梁山蓋呂亦脊骨之名其山多石而橫亘如梁所以有呂梁之名或疑永甯之呂梁山去河已遠非如梁所經而雍州韓城之梁山則正臨河上孔傳則以梁山岐爲皆雍州山會彥和亦云壺口梁岐一役其施功同時故并言之於冀思按以梁山爲韓城之梁山固於壺口爲近然若雍之岐山則去河更甚遠矣安得指其言於冀乎古之名山者往往盤踞盡其山麓與臨諸縣皆其山所連屬存山雖去河百餘里然石樓與臨諸縣皆其山所連屬

則鑿山通治皆一名 蓋其山與呂梁近相連屬河水當橫流見阻之時或溢出而并及於此因治呂梁而并及孤岐且疏勝水而使之入汾也此兩句皆治冀州西境之河也○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按先績後地者其成功猶有待之辭蓋難之也治汾宜無難然脩太原所恃者堤耳河之下流未盡通汾未敢言成功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五

汾水自管涔山南流陽曲縣西北太原府經太原今太原縣府西南合酸水晉水山海經酸水出少陽山東流入流四十里陽入又西南流合勝水勝水出孤岐山東南流至晉而達平原已有奔放之勢而太原土疏沙淖易於衝潰故非堤不足以禦之故禹因鯀功而脩之又隨宜濬治至於岳陽蓋當堤而堤是亦行所無事也霍山亦名太東三十里南接岳陽趙城北接靈石東接沁源岳陽者岳山也西流至蒲州河津西自岳陽而下不復言汾入河蔡傳言東入河東字誤也

及總此至彼則日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河既受汾南流阻華山遂東流過底柱東北過濟水又北受沁水東迤北行受淇水東阻大伾遂北行東受二漳此皆冀之南河也覃懷在太行南麓當濟沁之間河流方出平地而伊洛濟沁諸川灌之勢多汜溢故致功為難 按覃懷今懷慶府地其地有懷水南入河濟水自謂山曲折南流過岳陽東境經安之西境又東南經澤州又東南流經武陟縣之東南入河此皆覃懷之境然則以覃懷言當日濟水出其東南入河此皆覃懷之境和云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者蓋兼衛輝府為言然涑字當作沁字若淇水則大同保順覃懷而下則太行定之距馬河與覃懷遠不相涉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六

東南麓瀕河之地淇泉漳洹爭灌於河其難治與覃懷等 淇水出彰德府林縣西南東南流入河百泉自共城也清漳出平定州欒平縣西南流府北流者因淇泉故道至彰德府涉縣東南會漳漳水濁漳出潞安府長子縣流入濁漳者也二漳合流經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入衛宮一支東北行經山東邱縣復分二支一支北流經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合桑乾諸河入海此今日二漳水道也今之衛河固古之大河故跡然而亦多非舊矣且禹貢道河之文曰北過濟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則是河自大伾而下皆北流今衛河究是東流未得為北流也故程大昌據地志謂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是河之故道此孟康所謂王莽州者東考鄴之東北是漳河之故道然則魏郡鄴縣在河之北而漳水橫來入之謂之衛漳蓋河自魏縣東南而北而二漳水橫來入之謂之衛漳蓋河自魏縣東南而北而經廣平而會漳水也山海經亦曰漳水東流而注於河



漳不入河蓋自王莽之亂而後云今自尊懷至於衡漳皆有成功則冀之南河亦皆順道矣北條之水莫大於河治汾治沁治淇治漳治恆治衛皆所以治河也氾濫之水不必真天下皆氾濫亦數大川而已

厥土惟白壤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此所以暨稷播也凡土之色黃為上土本赤次之受生白次之所生青黑為下為木所勝也土之性壤為上和緩埴次之潤澤埴次之不和塗泥為下不能勝壤宜黍稷埴宜菽麥塗泥宜稻稌知其土性所宜則知播種之宜與其土化之法而粒食與百材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七

殖矣周禮土會之法山林宜阜物川澤宜膏物邱陵宜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澗澤用鹿鹹瀉用豕埴用狐地埴用豕疆藥用菁輕壤用犬職方氏揚荆宜稻稌并宜五種充宜四種青宜稻麥幽宜三種雍冀宜黍稷禹貢於九州只言其大概其詳者蓋自稷辨之矣帝畿東憑太行太行以西既治則可察其土性以急興農功若太行以東則雖亦冀土而可稍緩且其功猶有待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性既辨則可則壤成賦矣王畿之地地廣人稠又場圃園廛漆林皆在所征且非若畿外諸侯之白食其土而後入貢周禮諸公之國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

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唐虞故其賦雖不然然要必諸侯自食其祿不盡皆以貢也

上上然而歲有豐凶則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而水土初平其田不皆可耕則有時而更易是以或有錯出而下者不得歲以為常九州之賦惟冀揚豫梁言錯而他而荆雍豈獨無豐凶且貢有常數歲凶則錯出而下以惠民可矣非其錯多而上者何也愚按九州之賦要必皆有錯出而非一定然錯出而不一則稍有不均則其錯出之幾等也揚豫之錯而他州或更過於他州者則言其錯出之消長不定水消之錯而他州則可藝而倍收水盛之年則棄之如今之湖田故有錯出而土也兗州亦多澤然而其賦文下不能及於他州則荆州洞庭也兗州亦多澤然而其賦之滿未若九江而不及於他州則荆州洞庭也兗州亦多澤然而其賦荆州不言錯也賦非盡出於田他州蓋亦有之然他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八

州易物以貢而冀州則概以賦故先言賦也冀土雖壤而瘠故田惟中中朱子曰平陽潞坂太行山之盡頭其山金氏曰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但惟堯舜能都之仁載其上壤性細壤故其土為九州第五古者天子之國率民以力農務本為天下倡是以冀州田惟中中而能有上上之賦若後世則侈靡成風京師之民多務末業而地廣太荒不治所恃者反在東南漕運苟中途有梗數年之間能無坐困元之末季京師斗米千錢至反乞糴於張氏深可鑒也然而北土之多荒也人未嘗不計及之而溝洫不脩布治不得其人則雖有志於水利屯田而究不能以有成功昔有明萬曆年間我高祖清

簡公巡撫天津見瀕海之地平曠彌望因令軍民分程  
懇治立之成法又效三吳車水之法歲以種稻得田數  
萬頃斥鹵之地遂漸成沃壤今天津改衛為府殆未嘗  
非因其利也土無肥磽所貴治法法無常治所貴得人  
有土者甯不深念乎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禹既底績衡漳遂踰河而南經理兗州為疏鑿九河計  
於恆衛大陸間未遑及焉蓋九河未疏水無所泄上流  
之治終草草也及夫克功既就九河已疏乃復踰河而  
北以相治恆衛諸川以畢冀州東境之事故記此在田

書經註義卷之三 禹貢

九

賦之後云恆水出恆山北谷今又名長溪自阜平縣龍泉關北東流經大派山名  
大派水又東流合滹水至高陽入易水滹水出今蔚州  
東南過廣昌東至曲陽縣之北而西合恆水又東南流  
經保定之境至高陽縣入易水出定興西飛狐嶺  
東南流經易州合涑水東流至霸州天城入滹沱此  
據古水經及薛氏說也今恆水自曲陽南經行唐而東  
入滋水滋水亦發源靈邱高是山東流南經行唐而東  
乃合恆水入滹沱水今名唐水又與晁氏說稍異衛  
水出靈壽縣東北東流入滹沱衛水今名雷溝河自靈壽縣東北境之南武夫山即  
東南入滹沱滹沱出代之泰獻山今代州繁峙縣北占  
山也東南流至靈壽西合衛水東流經真定保定之境  
至霸州之東而合易水東流入於海恆衛水小而特見  
於經蓋治滹沱易水而滌源自恆山也衛水所出實滹

沱易水治則恆衛諸水無不從矣舉恆衛而滋澆大陸

廣澤當大河之北滹沱之南按今廣阿澤諸州縣南

北約五百里接滹沱之流滹沱之流至大城合易水其經流注滹沱河

今又入海蓋大路所跨甚廣通典所指邢未盡非也第

得其實而孫炎好指為鉅鹿廣阿者邢未盡非也第

逕邢之疑卻不知鉅鹿在邢東二百餘里故程氏有河未嘗

水在真定之兼冀州則河又未嘗不兼邢州矣或疑引

陸流可耳何兼冀州則河又未嘗不兼邢州矣或疑引

以歸海是則大陸難相銜東行由河間之北行冀州受

深亦何害於河既大陸相接耳然後至大陸之文乎

大陸之澤實滹沱澆溢之餘波所被而河衛亦被及之

此如徐之野本濟所匯而泗水亦通之也水消則

陸亦然水消則只承滹沱以水之故道為老漳漳河以滹

流亦由大陸以合滹沱今九河既疏則河不東溢而恆

衛既從則滹沱亦不南溢是以大陸之地既可耕作而

冀州東境之水亦無不平也或疑大陸是廣澤不

同澤者有水有草水波浸淫皆可種植或有謂之澤非必如

以爲水田餘蘆蒲蓮芡皆可種植或有謂之澤非必如

湖澤相混看耳又問高平曰陸今廣澤而何以名大陸

田具區云也

鳥夷皮服

書經註義卷之三 禹貢

十

冀之島夷如孤竹合支肅慎之類謂之島夷者第以其  
近海而夷耳山經海云居海中凡四荒之地即謂之海  
也爾雅曰東北之文皮若貂鼯土豹之類是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北方之水如遼自塞外南流經遼潢自塞外東南灤自  
昌東南流至皆南入渤海而當碣石之左蔡傳言滹易  
滹易去河不遠以不必經碣石可耳故其貢道挾右碣

石以達於河此舉冀州東偏之最遠者言之也黃文叔  
島夷貢道亦通○碣石地志以爲在北平郡魏城縣文  
皆不遠魏城縣水經云在遼西臨榆縣中是其所指要  
其言在縣西南者以未淪於海言其言在水則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既淪入海也然昌黎撫甯之南既杳無其迹而或則指  
登州之海也然昌黎撫甯之南既杳無其迹而或則指

濟河惟兗州  
充處河濟之間河繞其北濟縈其南其東則負海故自

充處河濟之間河繞其北濟縈其南其東則負海故自

爲州域今大名以東北天津以西南大抵兗州地也今  
名東昌河間天津諸郡及曹開濮臨濟高唐武定德大  
滄景諸州及衛輝之昨城東平之陽穀壽張東阿鄆城  
也如北盡碣石則兗境固東北接永平矣朱子曰河患

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  
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紱

按壺口覃懷之治皆不得已而所汲汲者實在兗州故  
治衡漳之後遂治兗州疏九河以使河得有所歸故史  
紀禹功亦次冀州而遂及兗也至若鑿龍門開砥柱則

必於九河已疏濟深皆淪之後而導川之條可互考云  
○禹貢濟水本皆當作涉但作濟相沿已久不可易矣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說文所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者卽山海經所謂出  
共山南東邱絕鉅鹿澤者也

九河既道  
北方之川惟河最大其源最遠其曲折最多詳見其水

最濁其性最悍而兗地土疏勢平又無名山之限承河  
之委河自大伾而下循太行東麓放於平原其潰決衝

突爲害尤甚禹以其性之漂悍浮急故相視形勢以疏  
之爲九水分則其流小其勢緩而不至衝突矣以其水  
之至濁也流小而緩則沙泥停積又恐其久而易壅故  
於其可合則仍合之使之合而爲一震蕩沙泥奔瀉騰

湧以入于海此禹之所為盡物性也既道者難辭費耨  
 鑿之功者昔失其道而今乃既道亦喜之之辭也凡治  
 川言既入既從者倣此○九河先儒所考以徒駭為滹  
 沱曰滄州者據入海處也滄州今隸天津府曰在平城者據所  
 出也在代州然滹沱自為滹沱與播為九河者不相合矣  
 大陸澤滹沱亦與古馬頰在安德平原間亦以自河出  
 河通然各有源委也安德今濟南府陵縣平原屬德州曰在滴河者則  
 言也此今名篤馬河其流或有或涸曰在滴河者則  
 入濟而不得復同為逆河矣此蓋漢元帝時河再決於  
 平原之道也滴河縣今屬濟南府覆鬴在安德今德州有東流北  
 至海豐入海者胡蘇在饒安撫隸臨津東光今東光有

曰在齊河縣則南北相遠矣齊河縣在濟水上且據此所考則徒駭最北次則  
 太史又次則簡潔又次胡蘇又次鬲津又次鉤盤又次  
 覆鬴而馬頰最南河之經流不知所在與爾雅徒駭太  
 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之序不合與許齊鬲  
 津最南之言及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北簡潔鉤盤在  
 東光南者皆不合矣東光縣屬景州況此九河者馬頰  
 當入濟餘皆自入海與今衛河入海之道已遠又安所  
 謂同為逆河哉好古而多為附會以不斷之於今多見  
 其擇焉而不精耳但九河之名孔疏及爾雅郭注及朱  
 子孟子集註皆分簡潔為二而以徒駭為河之經流蔡  
 傳乃因會彥和說而合簡潔為一此似當從舊說顧九  
 河既無可考則簡潔之為一為二亦無可據矣草廬吳氏謂南  
 皮縣明有簡河潔河然此二河水濁而善壅分之為九  
 河者亦安知非後人附會也  
 則水小力弱不時加濬治則其流易闕漸就涸固非  
 一朝一夕之故然正惟支流壅遏水勢莫泄乘以淫潦  
 暴發風雨連旬則汎濫之害因之復起洪流衝擊海波  
 騰躍彼此相助而九河復淪於海矣九河之地海水所  
 漸漢王橫言之酈道元言之則非九峯之私言自今河  
 漳入海處以至昌黎撫甯之南地正五百里安得謂海  
 水西溢之言為必不可信哉徐常吉日今衛河入海之

處地形最下禹時九河當入海于此凡海水易溢之處  
古人皆有埤塘今淮安嘉興皆然獨滄瀛一帶為沮洳  
萑葦之場則北海之未易溢可知王橫漢人假令自堯  
至漢海溢數百里則自漢至今滄瀛之間桑田當盡為  
海矣夫水勢就下滄瀛之間既已瀕海何不遂注之海  
乃更引之向北斜行五百里邪愚按常吉所言所謂習  
於所見不能通于所未見者也海溢何常曷嘗擇地埤  
塘之設豈必古人且正惟地形卑下是以海水易溢豈  
下處未易溢而高處反易溢哉且海門僅存一鄉泗州  
城没于水滄桑之變又能謂必無哉唐虞之世海未嘗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頁

五

西溢則兗州之地北與永平接壤是滄瀛之地原未嘗  
瀕海惟其地未嘗瀕海而地又平下故於河則疏而九  
之濬而深之以斜行北流又合而一之以趨於碣石山  
間然後入海安得謂既已瀕海乃不遂注之海更引而  
北行也哉故九河淪於海中愚必以蔡傳之言為據

雷夏既澤

北川之次大者莫如濟濟性沈重而遲滯善為浸淫故  
濟水多澤其發源王屋也王屋山今在山西垣曲縣東懷慶府源縣西北至濟  
源而滙為二澤今在濟源縣西北五里其既入河也潛渡河南而  
溢為滎澤詳見導川其分出於河也分而為二南濟至荷而

為荷澤北濟至濮而為雷澤其復合為一也則豬為大

野然其勢亦自高趨平而不加疏濬則或散溢平原不

能定其何所為澤矣禹因順水之性視地之形使之道

有所歸可澤而澤則濟水就其約束回之不為澤者今

既為澤亦難辭也喜之之辭也濟水懷兗之南雷夏既

澤而兗之東南安矣澤雷夏導荷澤豬大野當是一連事但雷夏在濟水北屬兗州故子

南屬徐故于徐記之耳○雷夏澤今在山東濮州東南十五里然雷澤今不與濟涉矣澤與既豬稍異者

澤因其自然波之所被而禹導之豬本有是居可以聚

水再為豬之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頁

六

澠沮會同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澠濟出為澠澠壅也河水濁而別支易壅故同澠澠與

澠音近澠楚楚然清也沮沮洳也濟是澠沮在河濟之

水清其則支楚楚然又善為沮洳也則流會同者會為一而同歸于海也此袁州腹中之水

無不治也○凡澠沮沱潛之類蓋皆非一水再濬吠澮

分大川之流為小川一以資溝澮之便一以殺大川之

勢則凡自河濟而分者皆得以澠沮名矣濟之別流今

自齊河分而北行經武定濱州至利津蒲臺之間入海

者今謂之小清河其經歷城之北更行至青州博興入

海者今謂之大清河小清河蓋即沮也澠則別無可考

蓋河既南徙支流亦絕而灘固善獲其無遺跡宜矣或曰凡今人所求九河如自德州平原而東者皆禹貢之所謂灘也蔡傳所引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陳留縣屬開封浚儀縣屬開封亦屬開封汜水自河出為陰溝蒙城今在亳州北蕭縣東又汜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蒙縣為淮水至梁郡蓋狙獾二字即灘獲之訛耳又灘水出沛國芒縣云者芒縣今歸德此即徐豫二境之灘沮于兗固不相涉也按今之灘水有二一自歸德之睢州東流經夏邑永城蒙城東至靈壁入泗此蓋水經所謂至蒙為灘者然實不涉汴水矣一自開封東流至鳳陽府入淮此蓋汴水又不涉蒙之沮也大概徐汴之間河流屢徙今之水道又不與宋時相合者多矣又元和志云灘沮二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九域志云濮州有沮溝宋時河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七

決曹濮間二水之源遂涸此與爾雅河出為灘濟出為沮之言不合非是

桑土既蠶是降三宅土

兗土宜桑而蠶惡溼涇除而後可蠶凡近澤之土宜桑兗土本下濕也然蠶最惡溼葉稍濕則蠶殞兗地無山稍高則邱水去而後

宅土皆喜之也獨言此於兗者兗之治為尤難也二事然不必如孔疏連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者塊壘之意按字彙房刵切繇水退而茂條水退而長也皆

草木初遂其生之意亦見而喜之也禹之隨山刊木多在雍冀及梁草木過於壅蔽則除之兗徐及揚之北境

皆當河濟淮江下流算山而多水患水患退而草木始遂故嘉之此以見聖人之於物矣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墳美於塗泥而墨則土不勝水之色故其田中下貞者亦正得一州之賦之意蔡傳因言以薄者為正示人君

以薄斂耳然曰正則非過於薄也袁了凡謂什一而稅殊非大道抑思中庸孟子皆言薄斂何必以是疑蔡傳

數又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正之名史記太陰在子歲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也思按太乙太陰歲旗害旗之說自古有之然術數之法各異豈可以釋經且屢試寡驗歲之豐凶物宜不同方土核數歲之中為常乎 仁山金氏曰貞字篆書下下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六

誤是亦一說可通貞古通作正篆書甲字誤合下下二字為一也作十有三載

乃同者禹之治水八年而兗州卑溼尤甚水患雖平賦

稅未復俟其水溼漸退土田盡闢則又遲之五年而後

總計一州之賦乃得為正第九等同列於他州也正義

之說及成功第九之解固非然近解謂役作務待耕

治十有三年然後起科之說亦未是也禹治水八年又

平此本朱子之說正義謂繇治水九載績用勿成舜舉再三載功成并繇九載數之謂十三載是不知兗州致功之難也舊說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是不知禹之治兗最先且禹只八年於外未嘗有十三載也役功作務本孔疏說然謂功成之後待十三年而後起科則十三年平抑兗州諸侯皆不得食民租稅可者乃獨待十三年後是寬其諸侯而惠實不及其民庶

乎故其說必不可通要以禹治水稷播種其功並與民田可耕則有賦稅而水未盡退民未盡業土未盡闢則賦稅猶少後此以漸而地闢民復耕作日增賦稅日增乃能定一州之正額為總計治克之始暨定額之年凡十有三載故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豈不起科之說乎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幾甸而外諸侯自食其稅而計其所入所賞貢天子者如周禮諸公之地則以壤莫獻非若後世之以四方漕運供王畿也所貢之物惟其所產而不強以所無惟服食器用之常而不貴奇異無用之物是以百度惟貞而民用足遠人服也堯土宜漆桑故以漆絲貢其絲之成以女工者則盛于篚亦以見四方民力之勤也織文織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五

稿織貝璣組則惟其俗之所工而已

浮于濟漂達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九州貢道皆由河而達兗州由濟由漂皆可達河惟其所便也○考古之漂水出東郡東武陽東郡今東昌府東武陽今朝城縣今朝城縣南有漂河坡廣十餘里至于乘入海于乘今樂安今禹城西有漂河上河青州高苑縣北亦有漂河然源委各異皆不與地志合史記云禹斷二渠以引河注云其一則漂川豈漂水本出高唐今之高唐縣而禹則分斷河渠自東武陽東北流以合於漂因以河之支流亦名爲漂歟然程氏又以此爲漢河說者謂程氏

所指謂此乃漢時河徒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比之

河其漂水則仍以東武陽者爲是也但高唐之漂即禹

河東北流經臨邑縣屬濟則下流當合小清河境之水

或流或涸或散或聚皆難以定指是漂之下流實合于沮即沮不當

越沮以入海于干乘也樂安在清濟之南故地志終未

可據而蔡傳闕之慎矣

海岱惟青州

自兗而東南次及青州青以海岱及濟爲境其東南則

龜蒙穆陵之限可因徐而見今山東自岱而東皆其地

也今之青州萊州登州三郡及濟南府濟水以南諸縣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三

舜分青之東北爲營則因海以爲限也今奉天遼陽錦

州地也

嵎夷既略

海嵎之夷或曰今朝鮮也青州東境略者巡行而經

畫其溝洫遂澮審端其塗徑封植五里有植十里有封

蓋嵎夷雖夷而分田授業同于諸夏嵎夷既略則青之

土田無不略矣他州亦略而特言於青又以青州之績

爲易成也

濰淄其道

濰淄青州西境之水其道者易辭導之使循道耳不煩

鑿濟之力也灘水出今莒州箕屋山今莒州西北凡北

流經濰縣入海水自箕山東流經諸城縣西北入海

水出今濟南府淄川縣之原山今又名岳陽山接章

境之東北流經益都臨淄至青州壽光縣入海壽光縣北

海處于濟為已近而海水西溢淪沒九河則濟之入海

處亦不在今之入海處矣計濟之入海處於渤海未溢

碣石未淪之時當自壽光以東北猶數百里於登萊之

北沙門島之間乃為濟水入海之處淄水自是入濟而

非入海矣然則漢志言入濟者禹道也水經言入海者

書經詮義卷之三 再頁 三

後世之道也蔡傳據漢志自有深意也或疑淄若入濟

貢道何不由之此全未識地輿者由淄入濟之遠孰若

由汶入濟之近也青亦憑濟而不言治濟者濟之汜溢

在上流自岱以東蓋安瀾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登萊三面負海其不瀕海者白壤其瀕海者廣斥鹹瀉

用貮斥亦可田不但煮鹽也然鹽之利廣矣○鹽之為

用生民所不可少而產鹽之地亦不一濱海之地則煮

海為鹽山西甯夏則有池鹽解州鹽池得風而川雲則

有井鹽鹽井非一處苗蠻則或有木鹽草鹽草木上自而海

水之鹽亦有不同有以煎成者有日曬而成者閩中之

成舜時惟青州貢鹽而後世鹽利之富莫盛於淮揚次

則長蘆在天津次浙物利固亦有興衰也顧古者鹽利

蓋公之民諸侯貢之天子而已自管仲官山煮海齊以

富強而後鹽利皆歸於官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白色次於黃赤而墳及鹵瀉故只上下海濱民寡賦降

於田一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栗絲 書經詮義卷之三 再頁 三

廣斥煮鹽山海之區多產葛今浙閩廣中亦皆出葛也瀕海多海物

凡可供食用者然例以惟木之文則林說亦通海濱多

沙石蓋石之可以攻石玉者也故曰惟錯怪石之貢亦

當闕疑絲枲鉛松怪石皆出于岱畎者也萊夷蔡傳云

即今萊州然春秋萊國說者多以為萊黃此難的考宣

年公會齊侯伐萊杜預註云今萊黃縣服虔說亦云今

東萊黃縣按黃縣則今屬登州元和志云故黃城在黃

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然如此則齊魯其伐萊

之說為 牧蓋萊夷之俗及其地所便作牧則興起其牧

畜之功而亦以所牧之畜貢也栗絲出諸城高密沂水

膠州諸邑其入於篚則栗絲特異于岱畎之絲故也山



桑其木似桑而葉堅硬于桑，粟絲之蠶大於家蠶而色黑，養其蠶者放種於粟木之上，聽其食葉老而作繭，繭亦黃色，色牧繭取絲，其絲堅韌，宜為琴瑟，絃以其絲，繭繅即今之繭，納也。○朱子曰：萊夷，夷問于貢，篋之間，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絛按此言夷人亦貢方物耳，似不必以縲絲卉服為出于夷也，但縲絲則實出東萊云。

浮于汶達于濟

達濟則達河矣，汶水出泰安州萊蕪縣北之原山，山前山後淄川益都也，汶水之源非一，而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鎮，是為大汶，又有贏汶，出新泰縣之官山，流經泰安州東入大汶，又曰小汶，有牟汶，在萊蕪縣東南，而西流合贏汶，有北汶，出泰山，東水嶺又名整汶，有柴汶，出泰安州東三十餘里，凡五。西南流經今兗州府北境，至源而以出原山者為大。西流經今兗州府北境，至壽張之安民亭入濟，此汶水舊流也。今張秋北有鹽河，又名大清河，會通城本汶水入濟。

書經註義

卷之三 再貢

三

古道今引之以合元，濬會通通于淮，泗明文皇又於東泗水者自元人始。元濬會通通于淮，泗明文皇又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邨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湖南北分，流南達濟甯，以會泗水，北達臨清，以會彰衛，所以便漕也。蓋自大河南徙而濟之源流遂絕，古大河為枯澗，新安陳氏謂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經枯河以合汶，是則當元時濟之流為大清河者，猶可見也。但既曰枯河，則濟之流此者亦或有或無矣。然濟善伏流，大清河之流蓋非獨汶水實濟也。汶水截入南旺，以資會通，河固于漕運為便，然會通河橫截水脈，自張秋北達臨清，而水之故道迄今乃不可復識，是亦一恨矣。况建閘為宣泄，官民分水利，閉關以蓄水，開

剛以通舟官用水，民田之旱潦不得而緩急焉。旱無所，所泄而水，水失其性，汶泗之旁泉眼多就枯涸，則可憂患為多。水失其性，汶泗之旁泉眼多就枯涸，則可憂不僅在考古之士也。泗水本亦通大野，但使濟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自青而西南則及徐州，徐東至海北，依岱南帶淮西北，憑濟不必言西者，荷澤孟諸可因豫而見也。今徐州淮沂邳海濟甯泗宿穎亳諸州及兗州府之在汶以南，泰安南境諸邑，鳳陽之自淮以北，諸邑及歸德之虞城永城夏邑皆兗徐豫之州境，皆狹而各成一州者，唐虞以前若伏羲都陳，神農少皞皆都曲阜，顓頊都帝邱，陳今在豫州曲阜，今兗州曲阜縣在再。帝王所都，土田墾闢，貢徐州帝邱，今濮州在兗州也。

書經註義

卷之三 再貢

三

人民輳集故狹，而自成州境也。爾雅并青於徐，周禮并徐于青，則以境狹故也。淮繞徐之南，沂流徐之東，淮大沂深，二水亦為徐患，曰又則費濬治之功，然曰其又則亦易辭也。淮水出豫之南境，東北流至穎上，始入徐揚之境，東北流會泗沂，自州之南迤北，經壽州鳳陽，東入海。自泗州稍北，流經陽之北，至泗州會沂泗。沂水縣屬莒州臨樂山，在出今之沂水縣西北，臨樂山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又名離崖山，又名沂山，一山。南流經沂邳會泗。沂水西南流而異名，實則汶山也。南流經沂邳會泗。沂水西南流州之宿遷縣北，匯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按運河至邳自淮安至魯橋北，及濟甯運道皆古泗水之經流也。又

東南流入淮○水有稱名相亂者恆山有濟見而非禹  
貢之濟瑯琊有汶水出膠州西境靈門山接莒州又名  
世謂之高栢山者本名涿水東北流入濰水  
活汶大江亦名汶亦謂之汶江始出而非禹貢之汶沂  
水之出尼山者西流入泗流經曲阜縣及出冠石者曰  
小沂水冠石山在下流合沂也

蒙羽其藝

東蒙當沂水之旁梁州有蒙山為西蒙故此為東蒙山  
縣連青兗二郡界沂父而蒙可藝矣羽山當淮水之上  
延袤一百餘里沂父而蒙可藝矣羽山當淮水之上  
羽山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北淮父而羽可藝矣  
八十里北連莒西南及郟城淮父而羽可藝矣  
曰先淮後沂先大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後下也  
又而蒙羽藝事之相因者也然亦各有工夫非但父淮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五

沂而蒙羽遂享無事之成功也茅伯符曰徐田上中齊  
乘稱沂州芙蓉山下有湖漑田于頃古稱瑯琊之稻元  
和志云承縣界有陂十三所今沂嶧二州仰承二水  
漑田青徐水利莫與為京則蒙羽為沃壤可知○或疑  
蒙羽去沂淮已遠豈必二句相承抑知古之名山大略  
非必數里隨地易名而種藝者豈必在山亦此山之下  
耳淮以北沂以西近蒙羽之地皆得言蒙羽也淮沂泥  
濫則蒙羽之下隨地皆水而不得藝其害又豈僅在水  
濱者哉 其藝者禹畫井疆稷降播種而樹藝興也然曰其  
藝則易為功者異於既藝之辭也此治徐之東南也

大野既豬

豬者汚下之地眾流聚焉之所也豬豕也性好汙下  
當徐之西北汶流徐之正北而二水會于大野淫溢曼  
衍致功難矣濟以沈毅勁決之性散于平地肆為沮洳

故禹引而豬之使之停蓄以定其性則不惜土以與水  
爭也濟自河出分而為二其北濟東北流入鉅野其南  
東來經鉅野北以入濟泗水自東南來亦支流被于鉅  
野濟會眾流于平地其勢益濫禹是以引而豬聚之也  
既豬者難辭昔未有所豬而今乃既豬也自大野既豬  
而濟之下流又疏為沮濟于是東北行而千里安瀾矣

○河南徙而濟流中絕川澤易形或淤或塞多難復識

然地之高下大概不易大野在鉅野縣今屬兗又中都

西南有大野中都今東平然則即今之南旺湖無可

疑也王方麓曰今南旺湖實在汶上縣西南紫迴一百

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馬場坡湖以及

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五

右與古經志合是南 然南旺湖之大實因會通漕河之  
故乃漸遏汶泗諸流而成前此水泊未必若是故元和  
志以為不可復識但眾水可豬實因其地勢之下是南  
旺實仍古大野之舊况以合之經志又正相符合不必  
更為他求矣

東原底平

東原當大野之東汶水之南此據古汶水道言  
原此以臨大野而見高平耳當濟汶汜溢之時實下溼  
也大野既豬而東原底平矣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此  
治徐之西北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者水土之和考工記埴埴之工以土性漸包漸長而

穰緻也蔡傳叢生而積草木之性如其土性充土疏故

草繇而木條茂而枝散徐土埴故草木漸包叢密而長

揚土塗泥故草木喬天有柔弱意喬無旁枝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赤次于黃埴墳次于壤故上中州境狹而居民少則賦

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賦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纁縞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毛

土五色以備勦聖分封寰宇記曰五色土出彭城北三

有五色土元和志翟翟雉以飾旌旄車服全羽為旄折

卽野雞毛冠緒黑相間嶧蓋鄒縣之嶧山鄒縣屬兗

采尾長而勁特南臨鄒邑傳以為在邳琴瑟之材以

者則下邳西面之葛繹山谷又名距山也

桐桐生石則聲越生土則聲壅生陽則聲亮生陰則聲

暗特生則遠聞林生則近聞故以嶧陽孤桐為貴也磬

以石生土中則無聲生土上則粗礪沈水中則聲不

揚生水濱則潤而緻浮出土則聲清越故浮磬取之泗

濱曰磬則成磬淮夷淮南北皆有夷今淮安近珠生于

蟻故曰蟻珠珠舍於蚌之肉中初出輒如肉子久乃堅

世乃遠致合浦之珠今人用尙東珠珠賈云淮珠淮夷

瀕海習水而以珠及魚貢亦以服食之貢也玄以供朝

祭之服織以為禪服縞以為大祥冠服再期而祥素縞

也又中月而禪禪蓋徐俗工染玄又工織織縞也生絲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水出陪尾山陪尾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山

兗州府又西南流至濟甯州其支流分被南旺湖其經

流南行豐沛間又東流過徐州此泗水古道也今則自充

州城東築金口壩分入于淮一從壩上越壩西南濟甯州

西南至魯橋入漕河一從壩上漕河又名運河然自北而

南實本泗西南流別支入大野其經流南行迤東會沂

水東入淮故徐之南境浮淮入汭達河此蔡傳許慎說

沮條下蓋據經文言達于河則當實由此道且入河為

便而近或又據河渠書言自梁陽引河東南為鴻溝與

濟汝淮泗會則泗水乃鴻溝分流非再時所有然經文

明言浮于淮泗達于河則是泗水也蔡傳又言泗水至

大野合沛上源亦無支流入泗也蔡傳又言泗水至徐

境自可由泗達濟以達河也或疑自淮入泗自泗入

以東若荷澤以西則濟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

殊出陶邱之後既東至于濟道又東北會于汶耳若自

于海何管屢見屢伏故蔡傳道沈條所引汶又北東入

堂記云此因河既南徙濟水源非謂濟復詳故言濟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毛

淮海惟揚州

自徐而南則及揚州揚州自淮而南南盡南海其西境

接豫蓋限以天柱山之霍山也西南接荊州則憑桂賀

桂陽嶺山脈北行至敷淺原者也今鳳陽府淮南之縣

賀陽嶺山脈北行至敷淺原者也今鳳陽府淮南之縣

郡及滌和壽六安無為諸州并大江以南浙江福建江

西及廣東之廣州南雄韶州惠州潮州諸郡皆揚州之

境內揚州之治甚略淮南江北古無水患通運河淮合

流而水措意惟在蘇常淞嘉間及彭蠡偏側蓋蘇常諸

郡地平民眾是以泰伯南遁乃君句吳越於春秋時

皆為強國而地多川澤水患亦所不免若鄆郡之間則

山深人寡春秋時概未有聞為何國者彭蠡以西又三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无

苗居之故禹迹多有不及也

彭蠡既豬

彭蠡在揚之西偏南聚眾流西承江漢禹因地之汚下

而引眾水豬之江水冬消則眾水有所滙而安入於江

江水夏漲則可溢入澤中既停而不為悍決實所以安

江漢也曰既豬則亦費疏濬之力矣按彭蠡即鄱陽湖

當饒州之西府西四里九里凡江西之水皆滙於此最遠

之南江府東南九十里凡江西之水皆滙於此最遠

水自石城甯都南流迤西至贛州入貢水貢水自連山

大帽山之北流至贛州入貢水貢水自連山

水自石城甯都南流迤西至贛州入貢水貢水自連山

章貢水自北流歷受吉安臨江袁州瑞州諸郡之水至

南昌北入湖次則野江自廣昌北流經建昌撫州北流

入湖又次則贛湖自鉛山西北流至餘干入湖

則經贛州西流入湖周迴四百五十里此其大概然

亦不定澤中有鄱山故又名鄱陽湖或謂彭蠡即今彭

意亦謂澤中不必湖而鄱湖乃眾水所鍾非江所滙故

也抑知經言既湖則已見眾水所鍾而別指彭澤非彭

澤縣去鄱湖百里間北臨江上後世立縣附古為彭

必實在其地也或疑彭蠡為巢湖則又失之愈遠者

巢湖在今無為州巢縣舒廬之水所鍾而達濡須口入

江尤非江

陽鳥攸居

鴈因日為南北故名陽鳥隨日之行南陸而南日行北

陸而北彭蠡多鴈故因而志之以見水土及物性之宜

去也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无

鳥有所聚也凡江湖諸皆有鴈來居而彭蠡為多蓋

無際及秋冬水消湖入江則雖至寬處不過二三里

四旁州堵蘆葦叢萃皆鴈所居而已非澤畔之地再故

意棄之不使民田而只以居鴈也觀此語蠶澤之側饒

而彭蠡之非彭澤縣亦非巢湖斷可識矣蠶澤之側饒

廣之問土地平曠田疇可治故民多居之禹亦力為經

理之又自九江府而下安慶之間江流狹急必賴彭蠡

以豬其餘波而後安慶以下乃可安瀾說經者不可不

深究地形以體聖人之意也問鄱陽一湖豈人力所能

已因其下而使為澤因其益下而使為豬但可濬之處

三江之際震澤之旁川澤紛錯田疇曠遠江湖之利江南民庶蓋自古萃聚於此而震澤受羣山之水奔瀉流注震澤以東地土反高與海為隔震澤歸海不得其道反而內溢則汎濫之害震澤旁地無不受之矣禹於是審其形勢疏鑿三江深其流使澤水可泄大其道使吞納宣暢以東歸於海鑿三江所以治震澤也曰既入者難辭昔不入海今費疏鑿之功而後入海與九河既道者同也九河曰既道者九河之下復合為逆河而後入海也三江言既入者三江自歸於海不復為一也○三江之說彼此不合各有所據班固以一從吳縣南東流入海者為南江此即吳淞江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頁

三

今宜興縣 東入海者為中江此即永陽江一從毗陵北東入海者為北江此即大然永陽江之入震澤其下流仍自淞江注海未得分為二江也郭璞以岷江即大浙江今名錢唐江水自發源北之浙嶺發源流至徽州府南又東流經嚴州合須江東經杭州南東至海甯入海淞江即自震澤東為三江章昭以淞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浦陽江即然岷江浙江皆與震澤無涉太湖本不江相通今之自蘇州經常州達鎮江入江者乃始皇所掘之秦淮水而蘇氏有味別之說此因經有北江中江之文乃添入彭蠡為南江其說固本之鄭康成近之畔蔡者猶多主蘇氏又有以色別之說夫味別固無當於經即色別亦何可據漢水色黑江

水色黃湖水色白此亦固然漢初入江時可分至蕪黃以下則不分黃黑矣湖水初入江南岸色白至安慶以下則不分黃白矣涇之入渭清濁判然不混涇濁渭水清數百里不混然不得謂涇為北渭渭為南渭也濟之入河南溢為滎至定陶北而復分流濟清河濁濟衡而南溢為滎澤又自滎澤並河南流然亦以其既分而復指為濟耳不得于並流之時謂北為北河南為南河也且蠡澤之水不大於洞庭之水如必指彭蠡之水為南江則洞庭之水亦得為江而不可沒是四江可也何獨三江云哉夫道濊道江二條經文本有錯誤詳見然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頁

三

不可因其有誤而議聖人如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正不必以此言而病孟子也如必據經文而強以說附之則亦將據孟子言而謂汝淮泗皆入江可矣然豈水之道哉吳夫差掘邗溝以屬淮夷江淮始通詳見後蔡傳三江之說據庾仲初又張守節顧夷薛士龍皆指淞江婁江東江為三江朱子亦然薛氏之說謂其曾親見江南水勢蓋自太湖初出為淞江在蘇州府南下流七十里乃分為二分處名三其一東北流入海為婁江至嘉定縣東入海今江口其一東南流入海為東江至嘉定縣東入海今劉其一東南流入海為東江至嘉定縣東入海今耳其後入海者蓋又後人所開又三江正道及湖旁隙

地人多私墾為田而三江之流日狹其他所開之河又錯亂不一舊蹟幾不能詳別矣 三江之地雖不滿二三百里然疏泄太湖之水關繫實在江左浙東諸郡故禹功為大蔡傳曰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此真知禹貢之書法而明於治水者也近又有據郭璞之說為信者謂國語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是以浙江淞江岷江為三江也禹貢以三四言括千里事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俱各自為文不必必以震澤底定繫三江句下江漢朝宗雖明著於荆然并漢言之而揚州之江千五百里無緣不為一及吳淞婁東近在百里之內而禹必及之則大川與海通不知凡幾

易為害自古至今河患屢見而未聞有江決之事千五百里不一及何足異哉經有費疏鑿而必記者河自華陰至底柱至孟津過洛汭亦不過數百里間而詳紀焉荷澤雷夏大野亦相近不過數百里而三州分記焉三江之在揚所繫既重則因費疏鑿而詳記之又何足異哉

震澤底定

震澤當蘇州之西在吳縣吳江常州之南當武進無錫宜興縣湖州之北當烏程縣之北周迴五百里受江浙諸山之水遠者自縣縣之北石埭之南流經涇縣謂之涇水又名清江東流經宣城之灣沚又東北

書經詮義

何皆不及邪愚按經文有各自為文者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嶠夷既略濳溜其道之類此地既相遠文自完備不相承者也若淮沂又而蒙羽藝大野豬而東原平彭蠡豬而陽鳥居三江入而震澤定此地既相近事又相因文之必相承者也如謂皆不必相承則陽鳥攸居何與治水事而囿於揚記之邪經有無所施勞而不記者河繞於雍而自積石至梁岐三千里未嘗一紀淮出於豫而自桐柏至徐數百里未嘗一紀濟入海于青而自會汶以下未嘗一紀江源於梁而自岷至澧三四千里未嘗一紀况江水自彭蠡而下兩岸皆高江自未

而底建康宣宣城謂甯國府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

是俱匯為彭蠡此語稍混蓋惟歙嶺以南其西之水

矣西入彭蠡若宣及建康則無西流之水

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徽衛之水

江徽池甯之水不豬則江西江東諸水為揚西

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浙西諸水為揚東偏之患

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夏彝仲曰三吳之水悉注

震澤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者以平震澤西南受杭

歙之水天目雪川及安吉州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

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孟反流而趨內受水

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激蕩靡甯勢固然也故必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差

使三江之流既深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

流潤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此二說者皆深

悉東南形勢而得經及蔡傳之意矣又以思禹鑿三江

必非止如今日之淺狹而太湖旁地水淺處好利者又

多堰壩以為田蓋與水爭地湖身亦漸狹矣明初蘇淞

水患明太祖乃棄蕪湖宣城高淳間地為青草湖以豬

水而蘇淞水患以息因即以所廢之田稅責之蘇淞故

蘇淞之稅倍重夫豈仁君所為且不務宜泄其下流而

徒豬其上流使川原改易亦豈治水之道哉有治三吳

之水者其必宜留意於吳淞之三江矣

篠蕩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竹類不一而以篠蕩盡之北方非盡無而東南尤美也

竹之性其根遠布而生筍故曰敷天長美貌喬上竦也

先言草木而後言土性草木多生於山塗泥其下上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塗泥故田下下水淺土薄不耐旱潦北方水深土厚

雨而不稿南方則不然所宜惟稻無他穀以相助

兼旬不雨則苗稿矣所宜惟稻無他穀以相助

宜稻菽麥猶間有之梁已少矣黍稷則南人并不識也

田錯五種則此歉彼豐可以相濟僅賴一種歉則飢矣

故揚荆梁之田本皆下品也然時殊事異今之賦亦時使

廣江南人眾土闢以下下之田而有上上之賦亦時使

然然而賦供下上且上錯中等者上廣工脩且凡賦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美

所出不僅在田也任土作貢如周禮闡師在農以耕事

飭材事實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

獸任墳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

賦每高於田數等且彭蠡震澤之旁有或藝或棄備為

萊田而不常收者故山堂章氏曰九州廣狹不侔濟河

又或錯出中下也

州淮岱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州千里而遙海岱州千

里而縮荆及衡陽州二千里東海西河州二千里壽春

之淮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河燉煌黑水

州雍相去且四千里若以三危黑水當四千里華陽黑水

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何廣狹之殊也蓋區別壤境不

因土宇之大小惟據民田之多寡均之荆河淮濟間百

舍垣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地利脩人力盡故  
克徐豫土最狹至淮漢以南淮南揚州函劍以西西雍  
州劍以江湖環流關嶺重複僻在遐陬關疏稼政正平  
地寡墾關力艱故荆揚雍梁地最遼闊西漢去古未遠  
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二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  
萬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而荆揚梁雍四州僅當二  
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數足  
以見田疇之多寡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識矣愚  
按俊卿所言可以知九州廣狹之故矣然古今之所大  
異而東南財賦遂甲天下其間轉移之故亦有說焉唐  
書經詮義卷之三 再頁 三

虞三代之興皆在中土東南蓋荒裔也東漢之衰中原  
多故吳獨憑江以守而民物得以漸繁迄夫西晉之亂  
中土陸沉元帝南遷中原之避亂者多從之焉以故有  
南冀海州南豫姑南徐鎮江之建皆所以處中土閩中曠土  
亦萃衣冠漢武帝滅閩越遷其民於會稽閩土此東南  
之初盛而西北反就彫殘也唐室之盛中原復安隴右  
之地且曰烟火萬家雞犬相聞而其他可知天寶之亂  
中原復擾而東南半壁鮮羅兵革唐更日衰五季繼之  
兵爭不已而李氏南唐據錢氏吳越據得以保境息民  
安據一隅宋室靖康之變高宗南渡建國臨安今杭州

土之民從之以故人民財賦衣冠文物反多萃於江南  
此東南之益盛也顧在今日東南人滿迄無隙土民多  
逐末俗以澆漓日逐奢華家無居積漸至游手失業多  
不聊生論者多曰揚以下下之田而膺上上之賦是以  
民力日竭抑知今日之賦原非過厚第以古之什一耕  
者得九今則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則雖二十而一  
亦只以繼豪右之富而無及於農民民之耕者實止於  
什而得五為已幸矣是以鹽商木賈貴並王公寒士耕  
夫賤于奴隸本末不已俱歟然則民力之竭不存乎賦  
歛之重而由於民習之奢不因乎土田之磽而由於失  
書經詮義卷之三 再頁 三

業之眾古先王經制有常重農務本商賈之末不得與  
士農齒而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亦或者可轉移於  
其間歟至若東南財賦之盛則時勢使然然盛衰何常  
為民牧者亦勿謂其可以長保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古者金銀銅皆謂之金班志曰金有三等黃金白銀赤金為下周禮  
有音廿人之官廿人掌金石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  
巡其禁蓋金帛飾用所不可廢也瑤琨美石今東南猶  
往往有之如泉州有水晶及昌化美石青田及閩亦以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禿

備服佩也篠簜為矢筥也籥管符節之用周禮掌節籥及虎節人節龍節皆金節而以英蕩輔之輔以玉節角籥為節之函也又門闕用符節則注云割竹為符以合之也割竹為符非籥竹不可故蔡傳云籥亦可為符節籥者不考周禮全文而謂蔡傳之言為誤不知其自誤矣

南始有蓋廣東之概言木非一種也古者甌閩皆為島夷山海經云甌泉荃皆卉而此獨言卉服故傳以為葛越木棉之屬按葛越非葛也浙閩間有蕉葛以芭蕉皮今之草葛是也左太沖吳都賦曰蕉葛升越得之矣孔疏云以葛為之非也木綿本出南交草生而枝幹似木葉如楓葉花黃白色如杯結莢含毳毳中有黑子而白綿裹之熟則莢裂綿吐取壓去其子乃彈其綿而紡之用以織布即今之棉布也昔人謂為攀花亦非攀花亦出交中乃大木也其花實亦吐綿但未聞其可織

否耳棉布之利至元時始入中國自宋以前中國之布惟麻為主芒葛輔之耳今則棉布衣被天下而麻布乃不復用矣人因疑古只之名僅見于南史何唐虞時已充貢而歷代傳記無及之者愚按唐虞之世義仲致日且宅南交則木棉之貢宜其有之後織貝之入筐則或世不能遠有故木棉不及中國耳

出於島夷與否未可據也此皆非大橋柚大小種亦不一皮赤者橋柚之出於衢州者為廣而漳州及廣之化一州者為大皮黃者柑柑以温州者為美而江西為多

風則乾畏酒則腐也待命而貢不責以常貢也按廿人職在周禮而明之神宗以闔豎之賄殃民橋柚錫貢唐虞而唐之明皇以妃子之笑傾國豈古昔盛王亦開後人以弊政歟泉幣本為民利而求以利己則殃民聚斂

之臣所以進也嘉果偶俱食用而饜其口腹則啟寵納侮之漸所以興也在上者豈必無求有節焉斯不濫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江至靜海入海今在通海州東南淮至淮浦入海今在淮安東北

故由江達海由海達淮此以貢道之遠者言也江北近淮者則不必由不日浮而曰沿者江海道險依岸而行也由淮入泗則因徐州貢道矣按沿于江海則海道之行舟自古然矣

西永平之入海道也古州跨海為境則登萊之通旅順口以達遼亦西永平之入海道也元人之海運獨非師古歟但唐虞之治海波不揚島夷賓服海道無阻後世或不能然故海運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旱

險不如漕運之安也漕運自江竟達於淮古者江淮不通自吳夫差鑿邗溝而江淮始通春秋左傳哀公九年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今之湖運自吳城邗溝東北通射江都縣東北行遠淮安者是也隋煬帝廣之至今遂為漕道矣然江淮雖通而其地中高故兩端築堤壅水於中積以成湖而後可行大舟其南端則瓜儀之壅端則淮安壩分壅淮黃入之其中積之湖則高郵湖在長郵州西北射陽湖在寶應縣東北馬湖在寶應縣西天源實障河淮之水以入而積之遂成巨浸耳河淮淤積則隄岸日增至載水高於民居漕固今時之利也而江淮之水患多矣補苴何日已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自揚而西則及荆州荆地北距荆山南荆山在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南雍州有荆山為北條荆南盡衡山之南蓋盡蒼梧粵西之地而非限於衡岳故曰衡陽其東境接揚州見揚其西境

接梁則有巫山之限今湖廣之地皆其境也今自荆山陸府德安府黃州府蕪州乃東接揚之安慶荆山以西

州境彼于粵西及貴州東偏亦其南裔也自平越府以東當猶是荆

境州

### 江漢朝宗于海

荆州之水江漢為大江自巴巫入荆州境巴東縣今屬湖南至武昌西北會漢經荆州岳州迤北行漢自

###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聖

南漳入荆州境南漳縣屬襄陽府至漢川東南入江經安陸漢

漢川東迤漢行入江江漢之致功多在上流禹貢之致功有多在

夏大有多在中間者濟之荷澤雷而江漢之會峽急流沉

### 九江孔殷

東下趨揚有朝宗于海之勢矣

水經曰江水東至下雋西北下雋今巴陵縣即岳州府澧水資水沅

江南受沅湘而後北會漢水江漢之會岸狹流沉勢相

衝激漢之入江也其流未安則上流以沮而江之受九

江也吞納不快九江雖治未甚正也今江漢既安流以

朝宗于海則九江亦得以安流入江而九江甚正矣此

亦事之相因者也此治荆州東境及南境之水也○朱

子考定九江原委一曰瀟水又名營水出營道南

郴州至衡州之二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今自嶺南

分流南流者為滙水經桂林平樂南至梧州入牂牁江

北流者經灑陽湖南山下北流入湖廣東安縣北經永

東至長沙湘陰縣北入洞庭湖三曰蒸水出邵陽

之東南高麓山東四曰資水出零陵都梁縣東北

常德府境東流五曰沅水出群州且蘭縣北流經

至益陽入湘水五曰沅水出群州且蘭縣北流經

北流經常德之桃源龍陽東至益陽之西北入洞庭湖

###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聖

○此水在苗六曰漸水出武陵索縣今出常德七日敘

水出武陵義陵縣今自辰州府入沅水北流合

入澧水北至辰州府之西北辰州府入沅水襄水一名渠水出

縣入沅水八曰辰水出武陵辰陽今自貴州銅仁府東

州瀘溪九曰酉水出武陵沅縣今自施州之辰

南入沅會彥和所考九江有澧水今出永定衛之前後江

瀟水蒸水蔡傳蓋仍之也朱子以經文東至於澧而後

過九江則是古者澧自歸江不在九江之數而澧則水

小也大仁山金氏謂郴江出嶺北與湘江合而後入瀟水

書經註義

卷之三 禹貢

聖

此謂湘沅之閒川原甚眾九江所指似難據一說以定  
 要以洞庭一湖而合眾川之水且正當東陵之上經文  
 又第曰過九江則與過洛汭過漆沮之文同而此曰九  
 江孔殷則又與九江既道者不同九江之即今洞庭無  
 可疑也但今之洞庭西接常德在龍陽縣南控長沙在  
陰益陽二西引澧州北及華容在安鄉華容東距岳州  
在岳州周迴七八百里而經無豬澤之名故漢志求之  
 江之分流隨渚異名者以實之而今在潯陽則并無九  
 江之迹程氏曰隋以潯陽為九江郡第知因舊地舊名  
以名新郡而差池貿易不勝繁矣潯陽今九江  
 府江中洲渚存沒不常且數之安可盡也近猶有泥潯  
陽為九江而

更求東陵彭蠡於揚州者則因指樂湖為北經言九江  
會為匯抑知過九江之語終非播為九江也而不言洞庭仁山金氏曰記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  
 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漸潰日廣周八百里而洞庭  
 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耳朱子曰洞庭彭蠡冬月亦  
 洞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愚按岳常之間地本曠夷汚  
 下而江漢相合處道復狹窄湍急九流後世又不復疏  
 濬則以此入江不快而汚下之地漸至匯為大湖洞庭  
 之為湖殆非禹迹也亦九河淪海之類耳山海經言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  
 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蓋其言雖怪誕其地則有可徵

然未嘗言洞庭山在水中是古時九江固未為洞庭湖  
 也其言過九江宜矣洞庭山在湖中  
 今又名君山

沱潛既道

江漢自梁入荆皆由高而趨下而漢南江北之地尤為  
 沮洳江漢流急則溢於平地禹為之別為沱潛以分其  
 勢既道者昔未有其道而今既道也枝江之沱見漢地  
 志地志云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入東水經江沱入  
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分東復入  
江雙溪王氏曰土人謂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間其分  
處曰上沱其合處曰下沱然則此沱實自江分矣而蔡  
傳言其流入江非出于江豈九峰時上華容之夏此華  
沱已壅歟水道變遷迄今并無其迹矣華容之夏此華  
荆州府監利縣非見正義江自荆州府江陵縣東南受  
岳州之華容也見正義江水東北行經沔陽州界入

書經註義

卷之三 禹貢

聖

漢潛未有考然雙溪王氏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沔水  
 沔即古潛字也故史記曰沱潛既道安陸府志云漢水  
蘆洲湖經潛江縣東南復入漢蓋潛江縣自松滋縣而  
分者也沔水由蘆洲分流入漢蓋潛江縣東南一為通順  
河入沔陽州境通于江然則今之潛江縣固以此名也  
 今淤一枝南流復入漢然則今之潛江縣固以此名也  
 要之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則凡水之自江  
 出者皆可名沱自漢出者皆可名潛不必其還入於江  
 還入於漢也江水自蜀至荆其旁渚之以沱名者不可  
 悉數蓋沱即池字篆文同一字猶他也別出而他也潛  
 伏也又積水而通也漢水之性善潛通他處也  
以伏流得名人因而通之漢水之性善潛通他處也  
以伏流得名人因而通之漢水之性善潛通他處也

而道之一以殺江漢之勢一以便溝澮之用耳

雲土夢作又

雲夢之為澤猶大陵之為澤不必豬水為湖也甫田滋

揚之具區亦不必太湖朱子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為

雲夢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其南又荆州藪編

杜縣東北有雲夢宮江夏水東經監利縣南其上卑下

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逕於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又

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澤又元和志雲夢澤在

安陸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南西七里今按

華容今監利縣藪編今荆州西陵今蕪黃之地雲杜

屬荆州府安陸縣屬德安府雲夢縣屬德安府雖縣地

依古命名彼此無附會然司馬相如子虛賦謂雲夢

方八九百里則其連亘固甚廣矣大約今之華容安陸

公安松滋枝江皆江南之夢也荆門江陵石首監利潛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望

江沔陽漢陽京山北連雲夢黃陂皆江北之雲也其間

雜有水草或高或下或可居可田或沮洳漫汗跨川連

邑皆得統以雲夢名之耳然則洞庭沱潛未道江漢橫

湖本亦江南之夢而今淪為湖也 沱潛未道江漢橫

溢下濕皆水今此沱潛既道溝澮畢澹水有所行則雲

乃見土而夢可作又雲夾江漢之間故水退猶遲夢則

九江既殷而水退速也此治荆州西北及腹中之水也

此按形度勢而知其各有相因茅伯符謂此州以江漢

朝宗為主說經者多依之抑知此州固惟治江漢而致

聚也烈山神農氏起於烈山又山澤之利多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栝柏礪砥磬丹惟箇籛栝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畜宜鳥獸與揚州同而犀象正出其南裔故羽毛齒

革良也柃即椿也木喬而葉茂其嫩水理正直而韞故

宜為弓幹栝即檜也與栝皆美材而氣香檜木多曲故

之圓栝栝礪砥以利刀刃斲出貴州之烏龍江口堅利

入鐵俗名金鋼鑽丹出辰州及貴州今之朱砂籛員竹

籛方竹二竹皆堅厚栝赤荆也莖似菁葉如黃荆三者

皆中矢筈之材而三邦貢其尤美者包篚既包而又籛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望

之貴之而不敢襲也禮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明猶蓋

五齊皆濁周禮五齊曰泛齊成而浮糟泛也曰醴齊

也曰醴齊成而紅赤色也曰沈齊成而白也曰醴齊

於下也是五齊皆酒之初成獨而未漬者也秬鬯亦濁

釀秬黍為酒既和以鬱金而煮之者皆以明水況之

日鬱鬯未知鬱金未煮者曰秬鬯也皆以明水況之

禮記曰明水況齊貴新也以菁茅為藉而沛之編菁茅

齊酒其水所以澆去其糟也然後用以祭明潔之至

也鄭少贛謂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其酒滲下若神

飲之殆未是也按祭之有灌初獻亞獻事也王圭瓚

蓋荆俗所工古者冕服皆元衣纁裳有佩玉也考工記三入為  
為種五入為纁七入為纁然則元蓋六入者今人染元  
亦然先染成赤色而後入皂染之今所謂元青也今染  
以沔陽者為最蓋自古然矣至赤色則古者龜貝皆以  
今以鎮江為最也璣粗蓋貫璣之組也十册之龜而大者以卜元龜至尺有二寸則可為  
國之守龜得之則納與天子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之水道不與冀通其遠者或由江入沱入潛入漢或  
徑由江入漢其北境則可直浮於漢沔漢而上乃登陸

逾洛浮洛入河也漢當襄陽間去洛不遠然古人順水之道而已不肯鑿水道以通也

荆河惟豫州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嬰

自荆而北則及豫州豫北距河南抵荆山其東境憑滂  
濟及霍山與兗徐界其西境距嶠灑武關與雍梁界今

河南之地皆豫境也今開封河南汝甯南陽諸郡及汝  
自湖廣之襄陽鄖陽凡荆山以北諸縣及隨州東則歸  
德府甯陵鹿邑北及定陶長垣東明諸邑皆豫州境也

伊洛漣澗既入于河

河自上流受渭阻太華而東流過砥柱至孟津始就平  
地而伊洛漣澗自南注之濟沁自北注之河既有所難  
受矣故覃懷之致功已甚不易而伊洛漣澗皆自山中  
曲折而出則會流之際其勢盛大而悍河不能受洛汭  
皆汜濫也禹疏九河淪濟漯河之下流既得所歸則河

之上流亦可有所受然後導伊洛澗以入之昔難入

河者今既入河矣亦喜之也伊水出熊耳山此熊耳在

今商州西五十里曲折東北流洛水出譙舉山嶺一名

經汝州至河南府洛陽縣入洛洛水出譙舉山嶺一名

二山皆在上洛譙舉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洛

流九十里至洛南又四百六十里始至豫州境經而岡

盧氏之熊耳山北又東北流經河南府鞏縣入河而岡

壘相連伊水出其陽洛水出其陰耳澗水出穀城今在

縣西澗水出白石山今澗池縣東北一名廣陽山二水皆至洛陽入

洛今則澗水合澗水以入洛非再道之舊也合四水為

言者見其來之盛也

嬰

榮濟水所溢波洛水所溢皆以河在平地眾川注之有

不能受故溢而旁出也禹因汙下之地濬而豬之伊洛

澗澗既入于河順流而東則榮波亦就所豬而不為汜

溢此亦事之相因者也榮澤在榮陽縣南浚儀之渠由

河由此南流而其蓋河既南徙濟水不復貫河以南故

地反在河北矣

其澤亦壅漸為平地也然榮猶因浚儀而舊可考波則

在今更不知所在山海經之波水北流注穀水郭璞云

此百茗水也今本作波而非出於洛水經云洛水又東門水

出焉此合爾雅水自洛出之說矣通志云門水在靈寶

澗然山海經云陽華之山揚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洛

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又曰門水出于河七百九  
十里入洛水據此門水揚水其出一山豈揚水中間又  
與門水通故洛可由門水通於河而因遂亦以揚水為  
門水乎要之此皆流水而非豬澤且宏農今陝州去滎甚  
遠不當合言滎波也又波字今文經作播馬鄭王本皆  
同孔注以滎波為一水經生博肆者往往疑焉顧周禮  
言其浸波澁爾雅言水自洛出為波是豫固自有波澤  
明矣竊意波當與滎附近要在敖鞏之間而後世已  
就壅塞耳滎澤既涸波亦遂湮陵谷變遷迄不可考考  
古者不當強求今之水道以附會於古亦不可疑滎波  
之非二水而舍古經所可據也

書經註義 卷之三 再頁

吳

導荷澤被孟豬

洛入河而滎波亦豬矣順河而下濟水自河出流于陶  
邱之北分而為二其南支東至于荷合荷水衍為荷澤  
濟水來盛則荷澤不能容再既導濟東北行以豬大野  
而於荷澤之餘波則又導之使南行以被于孟豬焉被  
者不常及也水盛則被之水落則荷自入濟耳此治豫  
東北境上之濟也荷澤在定陶東今則濟流既斷而不  
見此澤亦無其迹矣孟豬在睢陽東北睢陽今歸德府今猶有  
孟諸臺遺名焉在商邱縣東北虞城縣西界上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為眉臺蓋澤中有

也顧孟豬不知何水所豬古人亦無所考而今之睢水  
經虞城夏邑東流入泗水經云汜水至梁郡蒙縣為濶  
水則孟豬固在豫之濶沮餘波所衍歟左傳宋公田孟  
諸孟諸可田獵則非若大野彭蠡周禮作望者諸者濶  
沮或音之迭轉也○豫之大川若淮源自南陽府桐柏  
甯光州之境而後入揚境若汝出汝州之東天息山東流禹州南東  
而後入揚境若汝經許州南流合澧水東流至光州之  
東北若潁出許州之西東流至鄂陵合溱洧之皆不見  
于經不為害則不必及也蓋致功惟多在河濟耳

書經註義 卷之三 再頁

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凡土高爽則壤有溼則墳下溼則塗泥土之本色惟黃  
赤白下土則有青黑豫之土爽塏者多而色不一其下  
土則有墳壚者別之以辨所宜種也周禮曰墳壚用豕  
呂氏春秋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壤土為上雜有墳壚故止中上仁山金氏曰唐虞甸服  
跨河而南故豫之賦與冀相埒然豫當土中土田素治  
人民素聚州境亦不狹也錯而上者墳壚皆熟漆泉畢  
收之歲也淡泉鄭氏曰錯字在上者高一等此州是也  
錯字在下者低一等冀州是也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  
品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臬絺紵織纊錫貢磬錯

冀竟豫皆宜漆臬之牡者為臬牝者為苴臬美而苴惡皆以為布縷也牡麻不實者也其皮為麻則色白苴麻穀曰麻仁麻仁可為飯列于九穀月令秋月食麻與犬是也苴麻則色惡二者皆可績以為布臬為禮服之布苴為喪服之布古之布皆麻也後世乃絺葛之成布者有脂麻麻實可食而其皮不可食也 精曰絺亦曰縵亦曰布縷其葉長如掌亦有岐者絺之苗不過四五尺其葉圓大而微尖面青背白不花而實實附幹成毬圓粒如椒青紅色宿根在土至春自生五月一收七月再收九月三收績其皮為布今謂之夏布又曰暑布以其只宜於夏不若臬之宜于冬也以其亦可績可布故亦謂之紵麻自元而後有棉布而臬之用衰有脂麻而苴之供亦寡紵遂奪麻之名雖有麻布亦粗惡 顏師古以為織布及練蓋以絺例之則紵宜亦布矣

書經註義卷之三 禹貢

圭

也織纊綿之精者或曰以絲為綫也綿以蠶不為繭而之為綿此綿之精者也又繭既繅絲其不盡者為綿又謂之絮故曰絮敗綿也又死蠶更煮而漂治之取其腹中絲此綿之下者皆可 磬錯以錯治玉磬者玉至堅難可入惟石可以擊之故別有治磬之錯今錯金鐵不謂之石沙保定亦出之及謂之海沙也

浮于洛達于河

主西偏貢道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白豫而西則及梁州梁州東北起華山之陽蓋並武關西山脊終南陳倉朱圜西傾其山脊以北之水皆北流漢流入包岷嶓而西南以據黑水其東境則巫峽為荊州

之界今漢中以南四川雲南及貴州之西偏皆梁境也

今商州隴安州漢中府徽州階州以南及黑水之說不一當以瀾滄江為是詳見雍州及導川黑水為二分雍梁之黑水即金沙江今按金沙江源於西蕃之諾莫潭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界東南流經姚安府大姚縣會打冲河東入四川之會川州東南至東川府折而東北經烏蒙打冲河源自崑崙之南又東流經敘州府之南東入岷江 兒哈那源而南流有小水十二里同發謂之七索撫司入四川境南流有折繞鹽井衛東北入之里占對禦果入金沙江夫以此為梁州西境固似為得之然與相承而後言海及故海岱惟青州徐遂言海岱及淮揚遂言河而後言海及故海岱惟青州徐遂言海岱及淮揚遂言言黑水而後言西河然則雍梁之黑水為一水而非二水也

書經註義卷之三 禹貢

圭

水明矣且經文言黑水非有南北彼此之別而在梁雍之西則支得分梁雍之黑水而二之又分導川之黑水而三

岷嶓既藝

滌江漢之源也江源自岷山其流甚眾折曲山吠間會流而漸大山險水急漢源自嶓冢蕩漾泛溢皆足為害于種藝禹濬其源流而使之有定道去其險阻壅塞而使之安流則于是二山之下皆可樹藝也岷山起陝西之岷州南及成都府之西境連互七百餘里青城天彭雪嶺皆其岡岫之分而別名者耳青城在灌縣雪嶺在茂州江源非一其大源自浪架嶺南流又東一源自弓楨口南流西一嶓冢源自殺虎口南流皆合為一在今四川松潘衛 嶓冢

出在鞏昌甯羌二郡之境連互四百里東漢水出其左  
西漢水出其右也隴西氏道之嶓冢在今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也與元三泉之嶓冢在今甯羗州北之十里東漢水所出也其實岡隴連互通爲一山也

沱潛既道

江漢自山而出惟其所突決浸淫分合不常靡有定道  
再因而別之使之各有常道不爲害也此與上句雖不  
相因而事亦相承也荆州先言沱潛既道而後言雲土  
夢作又沱潛不道則雲夢皆水故道之所以收平澤之  
水也此先言岷嶓既藝而後言沱潛既道水自山出未  
有定道故道之所以弭決溢之患且以滋賦澮之利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頁

堯

沱潛非一蔡傳所指今其大者說多已郫縣之沱自新  
繁而分經郫縣東北而南西抱成都至南境而復合謂  
郫之沱首不出江者非也江自灌縣之離堆歧爲數十股南行  
津縣之南而復合抱崇慶州以次會于新津之南非只  
一沱也人疑離堆實李冰所鑿未必再道然李冰或亦因  
舊迹耳江源鎮有郫江別而復入此亦一沱也宕渠之潛自漢中洋縣之  
南分流潛入岡穴流廣安州宕渠縣之西南入江浮潛  
踰沔卽此潛也徐士彰曰江漢一水夾蜀山而行江在  
山南漢在山北自梁至荆山行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  
水皆自漢潛出其水眾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

爲潛蓋當時方言猶云谿谷耳今蜀江沿岸有濫沱句  
流沱明月沱鄉歸沱之類沱者他也故導水云東別爲  
沱可推見古者命名之意矣此說最爲得之孔注謂沱  
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則失之矣

蔡蒙旅平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又曰岷山江  
水出焉東流注大江又曰岷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  
江今按蔡山在嚴道嚴道縣今省入雅州葉少蘊曰蔡  
邛峽山亦在嚴道東今邛州以邛是蔡山固峽江所經  
也今邛水自古維州東南南流經名山蘆山二縣之境  
過邛州西南又經嘉定峨眉縣東入沫水蓋峽江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頁

堯

西蒙山在青衣今名山縣西五里而今之大渡河源自西羗南  
流深山大谷間至黎州之西乃東流至榮經南又東合  
和川爲沫水至嘉定州入江卽岷江而名山以西諸山  
皆西蒙山所磅礴也大渡自西番鐵豹嶺南流經有不  
言某水而實治其水者如脩太原至岳陽所以治汾而  
不言汾覃懷底績以治沁濟而不言沁濟澤雷夏豬大  
野導荷澤皆以治濟道沱潛藝岷嶓皆以治江漢此知  
旅蔡蒙二山蓋岷嶓之江既治而以成功告也

和夷底績

和夷和川之夷在蒙山下者也今越雋黎州天全六番  
等處皆是和川卽青衣



入沫水 蔡傳所引晁說夫是邛沫治蔡蒙旅而和夷亦  
底有功蓋猶嶠夷既略雖夷而可治以中國之治者耳  
厥土青黎

梁土高下無常亦無定性山深多陰故色青黑其陽不  
勝也其地高於荆陽故不塗泥也董二酉曰黎孔注訓  
黑以色言馬融王肅訓小疏以性言黎無疏訓疏者其  
黑之性耳黑水之色土不勝水其疏惡必矣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青黎美于塗泥故下上氣寒而生物難遂地險而人民  
鮮少故賦只下中而險夷非一地力難齊則錯出或上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貢

羹

或下也歲有豐凶戶有增減九州宜皆有之而錯獨在  
四州故蔡傳非之然古者保章觀分星望雲物察乖和  
以詔救政訪序事則早潦有備預爲之揆其厚薄田之  
或易或否亦以是故耳如上田不旱早潦者也中田下  
其有旱微則使耕低田則旱潦防其有水微則使耕  
高田故當一易再易也然中田下田之收必薄於上田  
之入賦法也田之一易再易九州亦宜皆有之顧冀賦  
上上冀惟瀕河多畏水則容有不耕之田其他則否間  
歲而寬之上上其正額也揚處澤畔田之不可耕者多  
故問歲乃進之下上其正額也豫地亦瀕河濟其墳墟  
可收之年乃進而上上中其正額也梁州處山谷中

山谷之水消長不常其賦難以定額則視其年力錯出  
於下上下下之間則以下中爲常耳他州非盡無更易  
之田而賦之增減不出於定額左右則不得以錯言充

十有三載乃同遲之數年乃得定額然其賦下下無能  
上錯荒地平曠亦無山澤之殊也雍及青徐田皆上品  
無或棄或耕之異荆雖澤國而人功之脩有素故五州  
皆不言錯且蔡傳言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亦以此  
比類而推耳非必謂冀揚豫梁之田有一易再易而他  
州獨不然其言上下年分不同則是視年之上下以出

書經詮義 卷之三 再貢

羹

出當時必有條目詳具者蓋謂歲何如則有棄田而下  
錯歲何如則有兼收而上錯會歲敘事皆有定法耳非  
謂定爲年例間年而一減之間年而一加之也王方麓  
有疑於蔡傳而言之亦復不能了於其故且不得蔡傳  
之意矣書因云歲有豐凶戶有增減天下所同然豐凶  
管子云十切見水所同而水患利害之淺深則各方異  
水輕征十分去二三四則去三四五則去二半比之於山  
五切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一則去一此  
之於澤大抵高田利水下山則利旱柔土水旱爲災皆輕  
剛土亦旱爲災皆重中土無大獲亦無大傷是則水旱  
雖同而各方受病實異其無大獲亦無大傷是則水旱  
消息不恆者難執一以爲例此錯法所由立也然則年  
歲之說非可盡非而漫日豐凶則混而無別耳按此論  
正與蔡傳地力上下年分不  
同之意相發宜細參得之

厥貢璆鐵銀鏤器器熊羆狐狸織皮

璆球同玉可為磬者或成磬與否未可知也梁多鐵治

之利朱提出銀在健為又貴坑洞鏤今之鋼也所出熟此

他處如福甯亦有之熟鋼則合生鐵熟鐵鍛鍊而成者

今蕪湖善鍊之寰宇記曰定筆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

火燒之成鐵既貢璆而又有磬則為石磬可知氏曰漢

為劍戟極利既貢璆而又有磬則為石磬可知氏曰漢

於山熊羆狐狸皆生于山者也熊似豬色黑入足黑似

有鬣如馬俗謂熊為豬熊謂羆為馬熊又有色黃而

狗者俗謂狗熊也熊類皆善攀援樹木有力而春出

冬墊狐似犬前小後大色皆黃白紫蒼數種而黃者

為多白者最貴古人狐白裘皆集狐腋間白毛為之

耳狸類不一似家貓又似豹有香狸文狸九節狸牛尾

狸玉面狸果子狸貓狸青狸程狸諸種毛皆有文然狐

貴而狸織毛則為縠縠傳屬字當作縠若縠也縠以

皮則為裘也夏則毛落不可為裘落其毛而織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入于渭亂于河

主梁之西北境言也西傾西跨羌戎當岷嶓之西北今

洮州西南境上一名洮水出其東北洮水自洮州之西

強臺山延袤千里洮水自洮州之西

入河桓水出其西南恒有二源一曰羌水東南流經岷

乃名桓水又名白水南流轉東至文縣東南合羌水

因桓浮潛潛即西漢其水自昭化南流曲折經保甯順慶

二府至合州入江者阻濛枝津濛枝津亦漢水支流所

今謂之嘉陵江是也阻濛枝津亦漢水支流所

書經註義卷之三 再頁 美

亦通名為河蓋河者水流之貌詩曰沔彼流水又谷漢

水者初出蕩漾亦水貌也又沮水亦漢河之別源出畧

縣西南入漢水蔡傳南歷岡北迄邈接漢河字似稍

有脫誤按岡穴郭璞所謂岫山岳地志所謂龍山大石

然上流雖近桓水而不與桓水通故桓水必由潛逾

而後達河嘉陵江之南出者本西漢之潛自岡穴而通

者也此即洋縣之瀕谷自漢出而西南入于西漢者也

若宕渠之豐穴則武南而道太迂矣然今之西漢水則

直自岷家西源南流以入于江不見其由河入襄自襄

合于東之漢水故此等處皆難言之矣由河入襄自襄

逾斜襄谷在漢中府褒城縣北褒水自大散關之西南

丈原之西有斜谷漢中府南入漢斜谷在陳倉之東五

斜入渭今斜谷由衙嶺南溪達斜川至武功縣水道中

餘里此似當有逾字經文或有闕也入渭則達河矣

又按褒斜之間可通舟楫漢武帝時猶然而今之自陝

入漢中者乃必由棧道以行未聞以水道通者蓋山木

不刊則塞水道不濬則壅人身之血脈經絡不數為勤

動而使之流通則亦瘳痺遏滯而不週流矣勿軒熊氏

曰人言蜀地自秦以前未通中國至秦鑿山開道關塞

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金牛驛今在沔縣西南禹之

故迹何嘗不通中國也愚按庸蜀羗髻微盧彭濮武王

伐紂皆率而從周禮并梁于雍梁固周畿內也後王

德薄豐鎬且棄于秦何況巴蜀自是而後中國之與蜀

乃判若異域道路之不通有由然矣梁之貢道禹貢固

有孔道可由如此何後世之艱難險阻反倍於禹閩洪

書經註義卷之三 再頁 美

荒日欺

黑水西河惟雍州

自梁而北則及雍州雍之東境憑冀之西河其南則自華山西行當梁之北西逾西傾以西南包崑崙析支三

危以並于梁之黑水今陝西甘肅西南以屬羌番悉其

境也東自華州華陰西歷藍田蓋尾逾大散關以西禮

西境其北則盡朔方甯夏西及黑州即梁州黑水觀其

承梁州而先言黑水可見經文同一黑水不得別而三

之也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至鄯州

鄯州今西甯衛地也西甯衛前有大通河自甘肅南入

書經詮義卷之三 再頁

矣

此湟水也今以爲黑水於雍之西境固合然再貢黑水

自入海而非入河也又或謂導川之黑水非此黑水則

再貢于雍州言黑水西河又言弱水既西于導水言導

弱水入流沙遂言導黑水至三危入南海而三危既宅

又見于雍州則黑水以金沙江當之於雍州又以南通

河當之乎又舊圖黑水自亦乃集西南流經鎮夷福祿

至肅州東境轉流肅州之南西流過青海之北西入海

流沙中此亦于雍之西境爲合而不及梁州且非入海

游子六謂黑水潛流沙中包崑崙而南見于可跋海乃

分爲三支曰瀾滄江怒江麗川江皆流入雲南境中東

安知可跋海之滙乃必爲可通顯既伏沙中千里則亦

黑水入河戴河而南乃流梁境此則亦指今之大通河

其處以爲黑水積石之南有大夏水自南入河後人或指

者非大通水之能截河

南流也詳見後導川

弱水既西

弱水遠在雍之西北而先及此者蓋自梁之西境而北

則先及弱水也弱水非有衝突潰決之力然水無所歸

則浸淫沮洳亦足爲害故必順其性以導之西行而今

乃既西也橫流之時弱水亦東浸而被於河不安而

與遠近而妄爲牽摻相附者也不知弱水之與河河之

與不相涉也弱水之迹今亦難考而大約以薛氏所言爲

近按雅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

於合黎也又云合黎山然經言導弱水至合黎非出

袁水一名副投水一名張掖水然弱水合於張掖河非

張掖即今之甘肅也云弱水在剛丹則今之山丹而

甘州南境東流經山丹永昌涼州之水一則浩疊河自

之間南入大通河一則自永昌休屠城之東北而南流

書經詮義卷之三 再頁

矣

又東流入涼州之北乃轉而南流涼州之東以南合於

浩疊河二者皆非西流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出臨路

崑山東北流經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河二十三

里又北經合黎山折而北流西入居延海又出

五百里此其源流似有可考今山丹城西有山丹河出

于其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合黎山延澤此與地

志及薛氏及正義之言皆合但正義所謂臨臨松山者

又未知即今所稱窮石山否甘肅東南有故臨松城五

代志以爲因臨松山而名又莊浪有大小松山未知何

者爲是若弱水出山丹西

南則是甘州之臨松城也

涇屬渭納

自弱水逾河而東則當渭水之北而涇亦渭北大川也

涇水下流入渭上流受納而涇納之閒弦蒲澤在焉涇

之流不能屬渭則涇之上無以受納而弦蒲皆氾溢區

矣禹導涇以入渭導汭以入涇於是涇水聯屬渭汭而無或旁溢矣故曰涇屬渭汭此經之變文也孔傳訓汭為水內而下文會于渭汭蔡傳亦以水內訓之此汭字則蔡傳獨以汭水訓或者疑之然屬涇者明有汭水此治涇非治渭也汭訓內然必渭入河而後河渭之間曰

渭汭必汭入河而後河洛之間謂之洛汭實指地言非指水言河未屬渭則不得有渭汭之名而曰涇屬渭水之內亦於文義自不安也從蔡傳當矣涇水出百泉縣

峽頭山今平涼縣西南空峒山經涇州甯州東南經邠州南至高陵縣之西南入渭高陵縣屬渭水出渭源縣西安府

書經註義 卷之三 禹貢 空

南谷山即鳥鼠山今臨洮府渭源縣西東流至華陰北東入河渭自渭源縣東

流經鞏昌秦州隴州鳳翔西華陰入河汭水出汭源今在平涼府華亭縣汭有

二源北源出鞏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東流入涇東至涇州之西北入涇

漆沮既從 從從道以入渭也漆沮皆水之善沮如者漆水出同官

縣北高山沮水出中部縣西子午嶺同官縣屬耀州中

南流合漆水南經宜君同官之境又東南合洛水此陝西

洛非豫州之伊洛也洛水自真甯之東北境南入渭經

南流經邠州又東南至白水縣與漆沮水合南入渭

道本入渭後世或決入河而今又復還入渭乎又雍之漆沮不一扶風有漆沮此岐山之漆水亦入渭吉日詩所謂漆沮之從者也邠州之境西連豳蒲其水沮茹亦名漆沮綿詩所謂自土沮漆也雍之多漆沮猶徐之汶云

澧水攸同 逾渭而南溯渭以西乃治澧水澧自鄠縣終南山東北

流入渭終南山自陳倉大白以東東五武關凡渭南之

者為名斯干詩所謂幽南山是也澧水自終南山澧

流不遠然其勢盛也詩曰豐水東此三條固皆主于渭

然治渭實以安河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雍州文多變例上三條言治水之成功此條則以所成

之功效祭於山見九州皆然也旅于荆告治漆沮也荆

在富平蔡傳言即富平之掘陵原馬伯馴曰此唐之

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原有

西原中原東原縣所由名也則嵯峨山固當荆山然富

平三原相去不遠嵯峨原亦嵯峨之旅于岐告治涇汭

此及下條皆經略其地爲之滄畎塗路封植亦以見九州皆然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然皆言平地也周禮五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陸陵四曰墳鄭氏以爲在邠則岐衍五日原隰是原隰皆平地也

山之北西連弦蒲也見今西安府南亦有地名原隰此後世隨地豬野在涼州今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又永昌魏太武北伐言姑藏城外泉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休屠澤間乃無燥地漢書言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吏民相親數羅常賤此可見涼州之爲沃野矣姑藏自邠卽今涼州永昌在其西鎮番在其北皆豬野地也及涼乃三千里原濕藪澤皆底績焉此雍之西北境平土無不治也至豬野則並弱水矣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奎

按三危山有三一以爲在燉煌燉煌漢時郡名在今玉地今哈密居之後漢西羌傳注云三危山在瓜州沙州之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此於張掖之黑水爲近然南不及梁境一以爲在大理大理府屬雲南今大理府雲龍州南有三崇山亦名三危此於瀾滄黑水爲瀾滄江流其下其地有黑水祠在焉此於瀾滄黑水爲近然北不及雍境一以爲古壘州西蕃界中鄭司農岷山括地象云在鳥鼠西南與汶山接黑水在其南今陝西岷州塞外有三危山東當古壘州當州南接雲南麗江府是其地在岷山之南四此則是雍梁之間且宕川之西雲南之北崑崙之東也

昌西蕃所處瀾滄江蓋流其西南三苗所竄正宅此也宅者授之田宅使安其居不敘者興起事功大有功敘蓋可治以中國之治而非不卽功者比也東萊呂氏曰

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必使安宅不敘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仁山金氏曰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閒是皆得舜禹之心矣或疑三危既在西番當梁之西則何不屬梁而屬之雍曰雍之西南實沿河而上包崑崙竊竝黑水觀下文崑崙柝枝皆附于雍可見崑崙柝支則正當川西而在雲南西北西蕃三危又在其東乃河之東南內地也然自疊當威茂悉維黎雅越雋建昌而西當悉維皆古州名則深山險阻飛崖絕澗道不可通自河在四川西境而西南則地願曠平道路鮮阻今人猶言雲南取道番中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畜

北行直達岷且西蕃諸水皆注於河貢道易達此所以不屬之梁而屬之雍也西蕃中土地肥腴民習耕牧此三苗之不敘者若燉煌之三危則積雪氣寒沙磧土薄自未易言宅且不敘矣不以經文及地勢參考之而徒求之地名水名以冀一合于是分黑水爲三四三危爲二三而經之實失矣此雍之西南境平地無不治也

厥土惟黃壤

黃色之正壤性之美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黃壤故上上土厚水深田耐旱潦非他州所可及也地

曠而民居尚少故賦只中下然非後世例也周室之盛則賦廣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雍土多玉石如所云嬰垣之玉璆琤之玉水玉藻玉玉膏不必惟崑崗于闐也于闐西域國古人在流沙西南古人重玉琅玕今所謂寶石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浮積石主雍西貢道言會渭汭則南境自可浮渭亦以

九州之貢皆不一道也積石在今河州在河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唐

述山山勢峭拔下臨大河唐置積石軍于其西五十里唐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奎

西域別有大積石非也禹導河積石即自此始溯河而上別無所謂積石山者水經謂積石山在蔥嶺北此因漢張騫所誤指龍門今在韓城東北其河東即河津縣

也韓城縣屬陝西同州龍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石崖高峭東俯大河東與壺口隔水相望

南東受汾水雍貢之自渭來者至此而會自雍言則渭

水之內也堯都平陽在汾水上則貢之入○王方麓曰

積石在河州西北兩山如削中流黃河龍門在韓城東

北河水至此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

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故曰龍門河自積石北流入

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在古為通舟輸貢之

道唐虞聲暨于南朔故翼雍北陸遠出河外三代之季

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斥奪之河內之地為朔方郡劉項之際復

為匈奴所據漢武帝踰河開朔方唐即其地築三受降

城張仁愿所築在北河之北宋時為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

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西夏所據今甯夏府地及中衛靈州會州東及

河套中有州與州豐州夏州銀州東至河上北踰河外

今惟甯夏屬陝西其餘套中之地自明季棄之未能有

也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

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

為唐虞之故疆也蔡傳所引李復之說謂積石至龍門

難以通舟楫然神禹導川通貢道路所經明若指掌何嘗

不可通舟楫邪愚按日記所考甚為詳盡然蔡傳傳疑

而不敢斷正蔡傳之慎非執李復之說以疑經也蔡傳

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

楫矣何嘗不以經為據哉然考今會州及韋精山在中

今為中衛河南靖虜之地會州西有小河流大小鐵牛

山中韋精山在會州東北山峽流急實非可通舟西安

州在靈州之西興州今地名在花馬池之北當靈州之

南河流甯夏之南實灘積不勝舟載李復奏中渭是李

復言亦非妄也要以雍州北境之河後世棄為域外濬

治無人舟楫不行以故沙泥壅塞或分或合舟不可行

耳而豈禹道之舊哉

書經詮義卷之三 禹貢

奎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西戎尤遠而附於雍州之西南裔然亦聲教被之故卽有功敘而以織皮貢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之國而西戎來貢者實不止此三國故又總之以西戎也曰卽敘者異於不敘也又按蘇氏之說亦通但織皮之以篋則

未可知也要以蔡傳本說爲正○崑崙卽河源崑崙其卽唐劉元鼎所謂磨黎元都實所謂亦耳麻莫不刺譯言騰乞里塔皆番語也其山冬夏積雪非可居其國乃崑崙山其國如今之土蕃朶甘思烏斯藏皆是也析

支在河關西今貴德州桑阿等地是也唐書党項傳曰党項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唐與土番以析

支河爲界卽乞兒渠搜故城在朔方然此總西戎國不應及朔方蓋渠搜本河關以西之國後世有徙居朔方者如姜戎之處伊洛耳隋書西域傳云鑿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漢

張騫窮河源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閩漚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武帝以于闐出玉乃名河

所出爲崑崙而不知其皆失實也于闐東流之名玉沙其意嶺之水各新投河總與河源無涉穆天子傳山且既伏流千里又安知其復見爲河邪海經及莊騷等書皆以崑崙爲西王母所居西王母者蓋西域之國有女子爲國主晉書張駿傳謂崑崙在酒泉郡南山

石室玉堂珠璣鑲飾尙在今人所指多此崑崙今肅州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奎

其山卽肅州南境之雪山也其西有崑崙山祠然安知非西戎他國所居而後世轉相附會邪水經謂崑崙虛在嵩高五萬里外則其說益杳茫無據穆天子傳謂自宗周至崑崙八千一百

里是爲近之要知崑崙河源實在西蕃中蔡傳所言吐蕃國自云崑崙在其國西南者是矣西蕃云界中有三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在星宿海東其山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黃河經其南又連其東北是皆山有異名耳要其地當雲南之北梁州之

西雍州之西南禹之導河雖止自積石而雍之西裔實溯河上流被於崑崙南及黑水指瀾滄江言疆界了然若禹績不及崑崙則後世河源出於崑崙之說又何自昉邪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奎

三代之衰則雖巴蜀至近且猶棄之故自漢以前吐蕃未通中國崑崙析支諸國遂徒作傳聞而不知所在因遠則求之極西之地近則只泥於酒泉燉煌之間偶有

形迹輾轉附會而黑水三危崑崙析支皆失實矣讀禹貢者又不知體會經文酌以形勢乃牽於前人所附會

之文執以爲是如馬伯駒謂析支渠搜皆在今河套內城是亦影響附會也抑知雍州西境實溯河而南被崑崙及黑水內包三荒指西蕃中並於梁之西境經固明言黑水西

河惟雍州又明言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又明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又何必兩其三危三其黑水

且有無數崑崙邪大抵地輿難言故朱子曰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但既有事解經則又不得不細為考據蔡傳雖不無誤指處然要多傳疑而不敢斷故不害其為九峯之賢不似今人偶有所見遂欲強作解事自私其說以陵駕前賢也讀經者之識未必皆真其亦當務於遜志歟

讀禹貢者宜有見於聖人之心及聖人所以經理天下之次第至於水川山澤之考稍有難據自是不妨姑闕以非窮理切身之要也但從事治經又有不容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

亥

不為詳考者而形勢東西道里遠近不為圖以互考又終難以了然於心目之間故於是分別九州為圖其水道必依於經其名則參附以今之郡邑使閱者知禹貢某水某山為在今之某省某處彼此了然庶亦解經之一助也

書經詮義卷之三

附圖

書經詮義 卷之三 禹貢圖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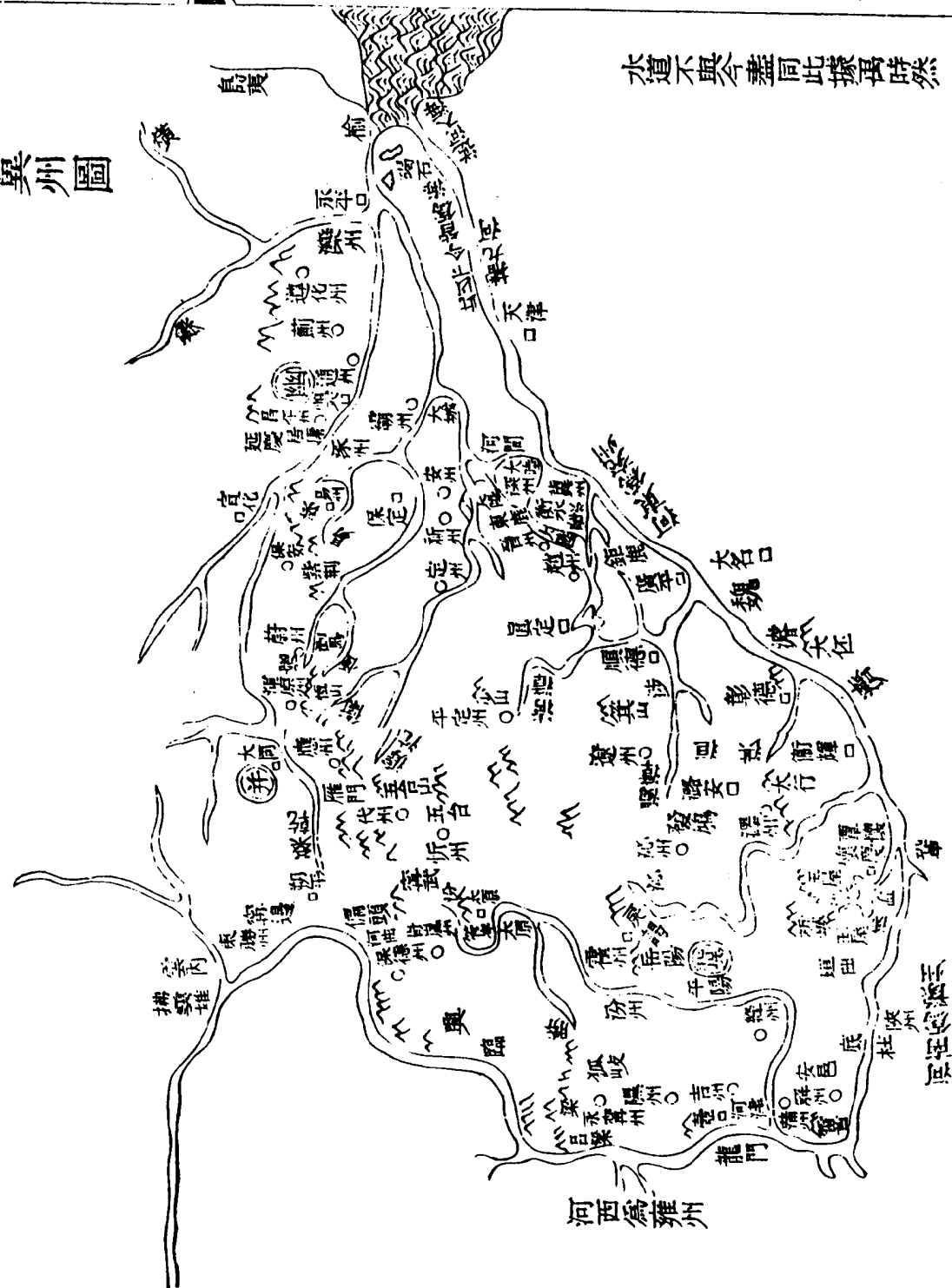


水道不與今盡同此據禹時然



冀州圖

水道不與今盡同此據禹時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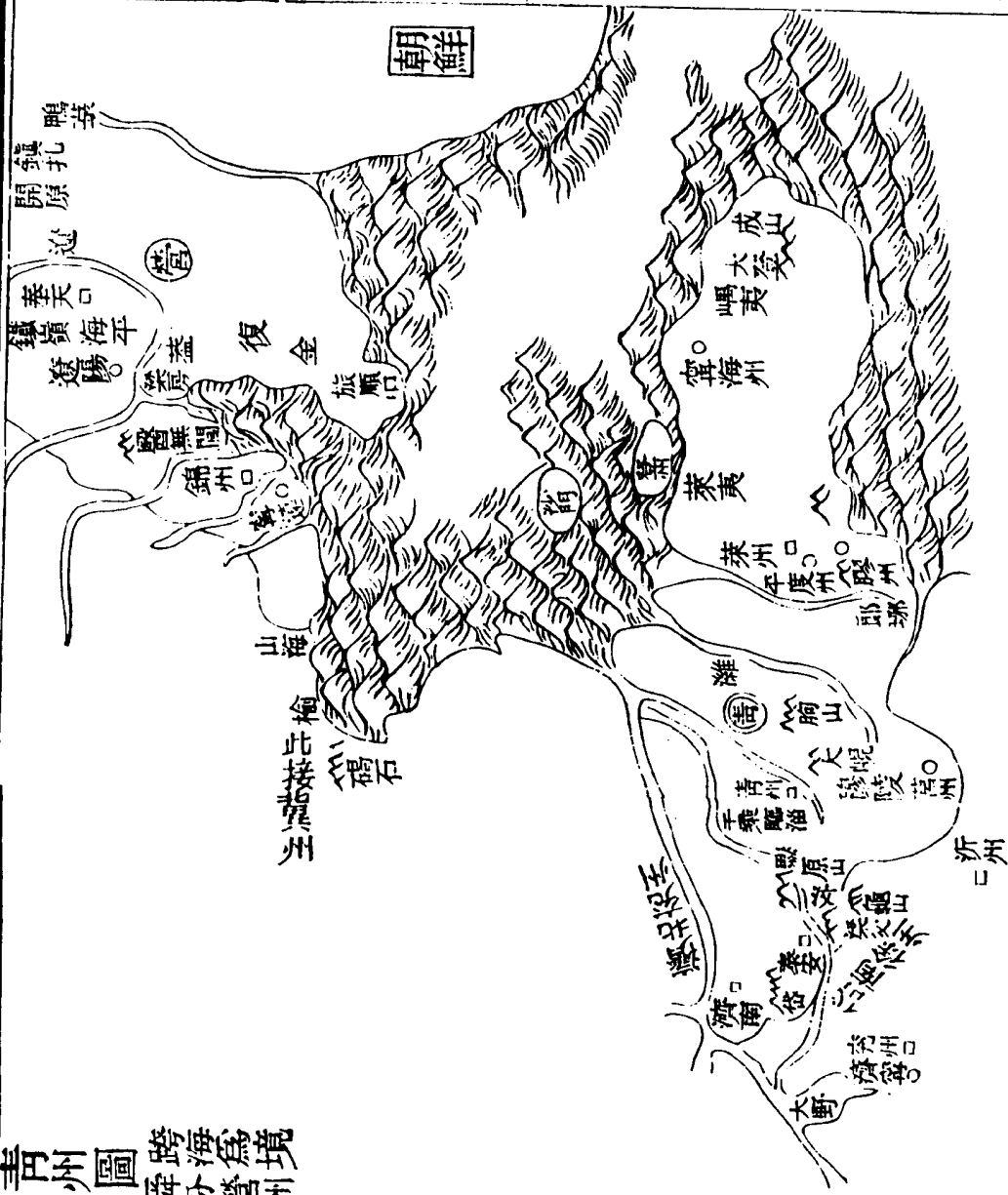


河西爲雍州

凡濟深九河皆酌參古道與今輿地不合

兗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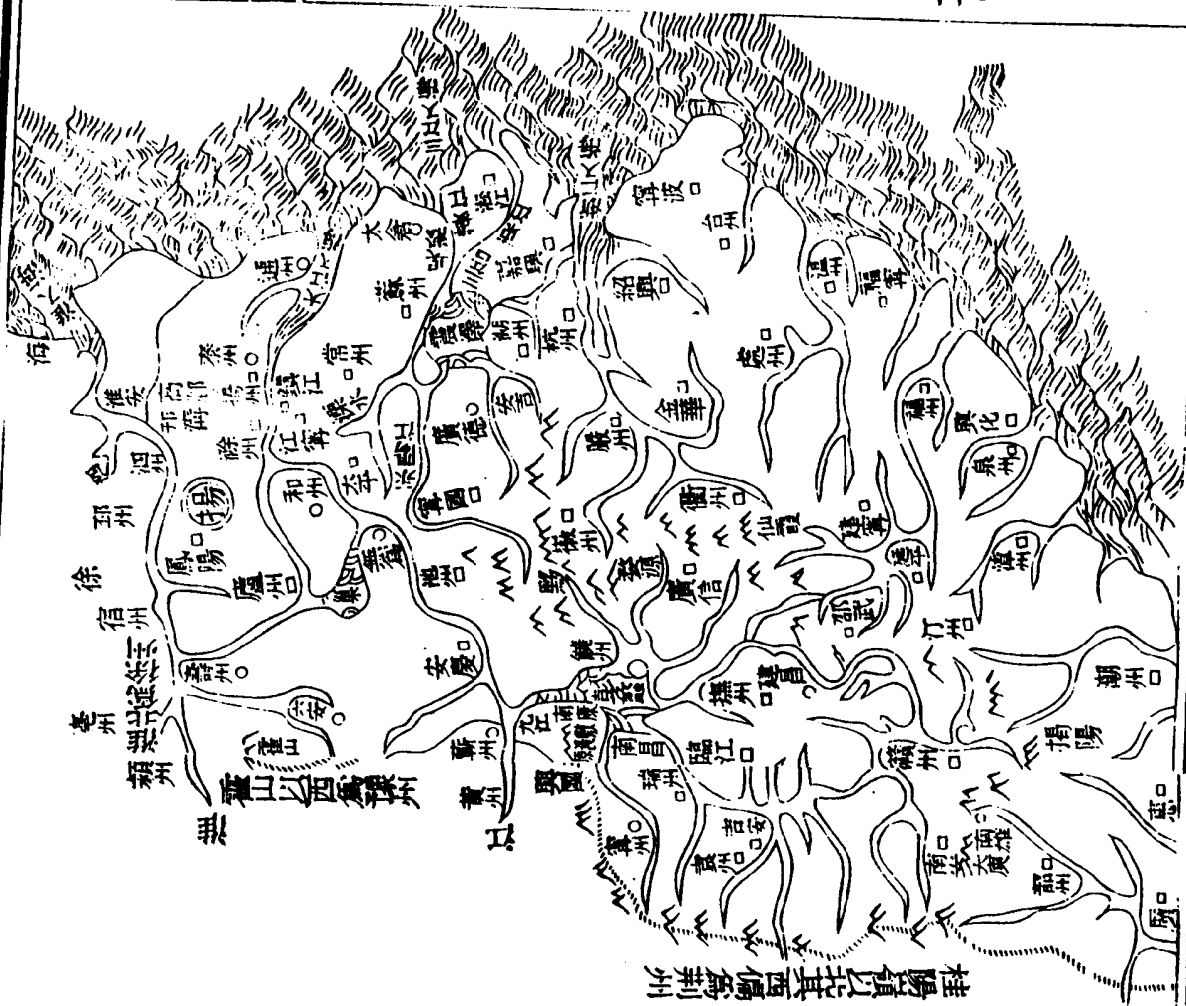




青州圖 跨海為境 舜分營州

# 徐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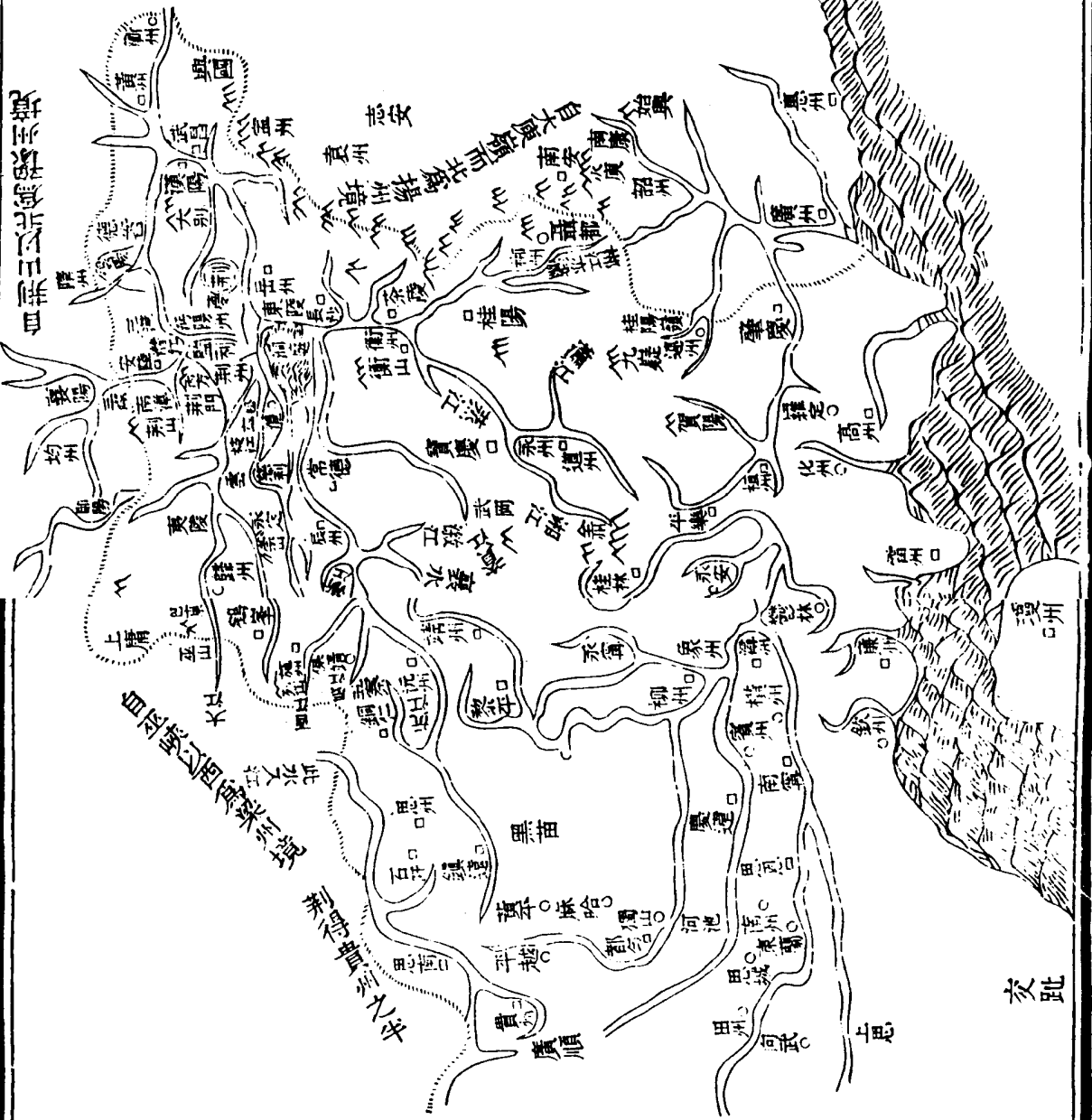


揚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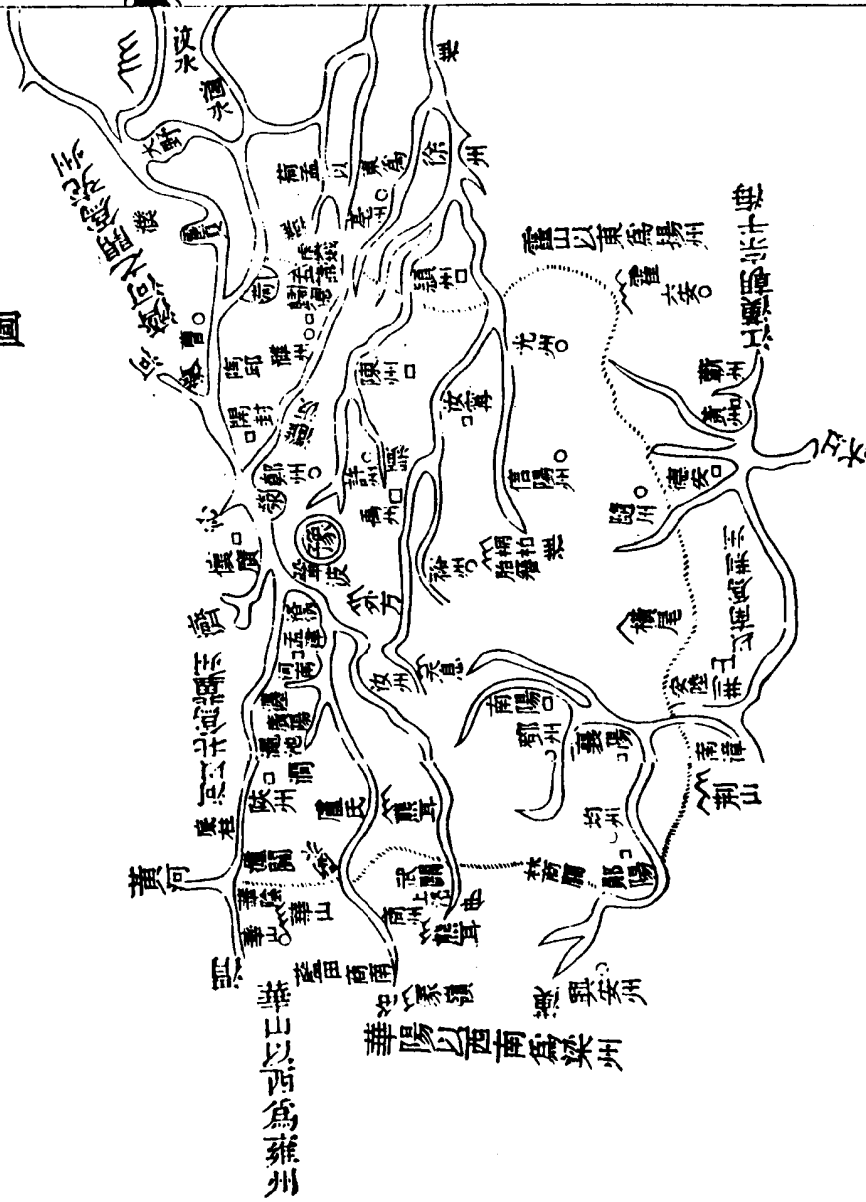
此詳圖動望其好野溪群

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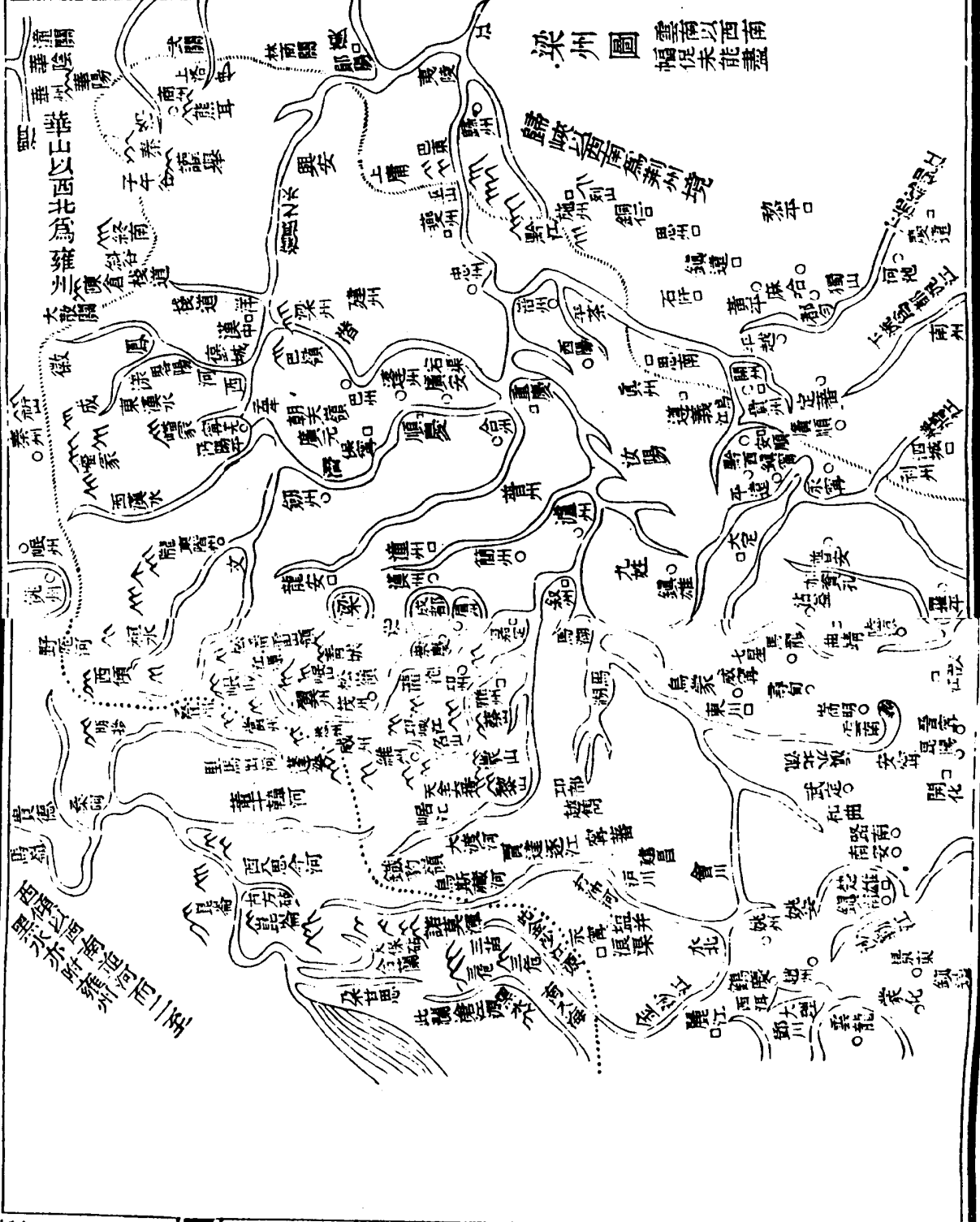
荆州圖



豫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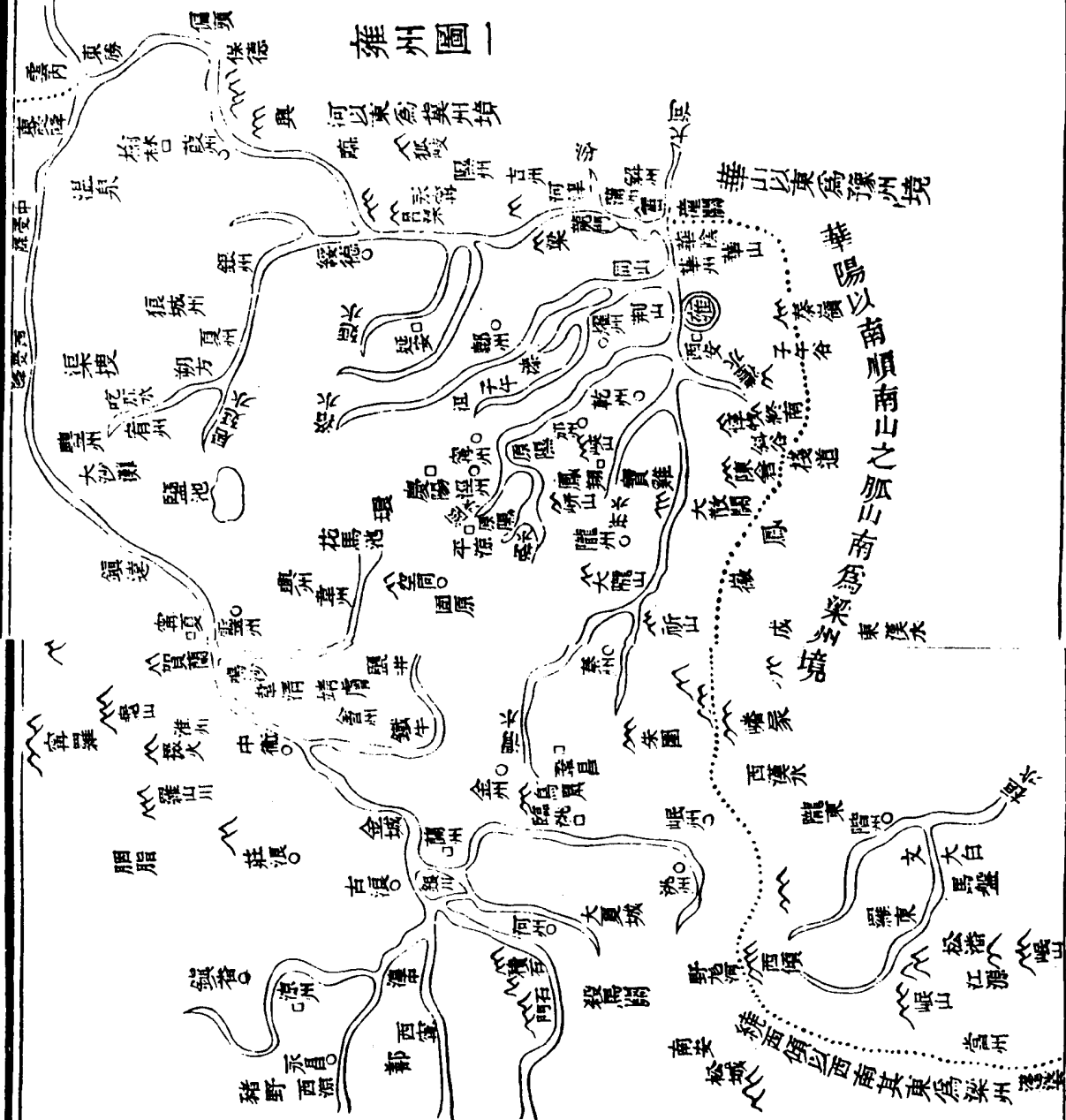


### 梁州圖 雲南以西南 幅促未能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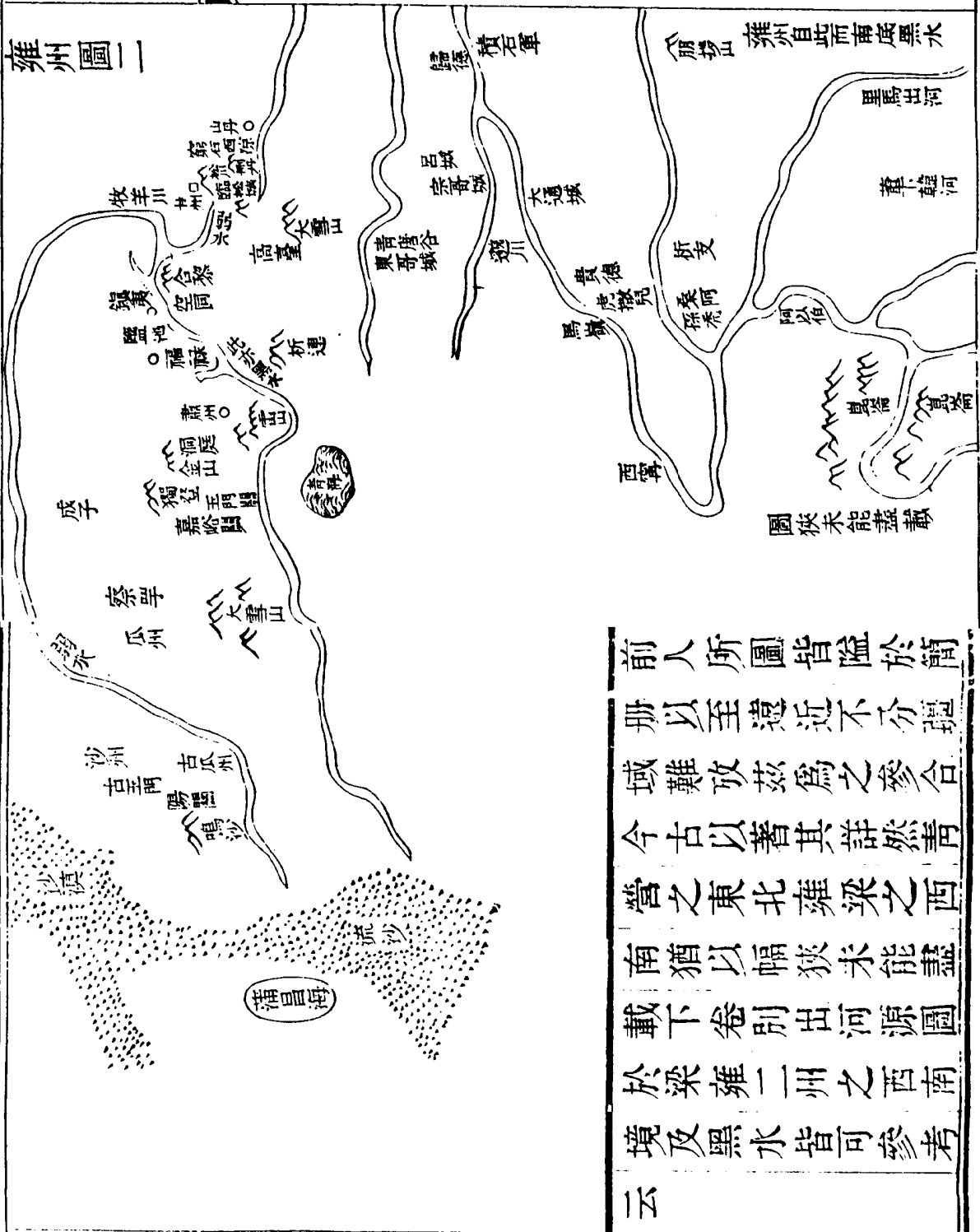




### 雍州圖一



雍州圖二



前人所圖皆隘於簡  
冊以至遠近不分疆  
域難攷茲爲之參合  
今古以著其詳然青  
營之東北雍梁之西  
南猶以幅狹未能盡  
載下卷別出河源圖  
於梁雍二州之西南  
境及黑水皆可參考  
云

前人所圖皆隘於簡  
 冊以至遠近不分疆  
 域難攷茲爲之參合  
 今古以著其詳然青  
 營之東北雍梁之西  
 南猶以幅狹未能盡  
 載下卷別出河源圖  
 於梁雍二州之西南  
 境及黑水皆可參考  
 云



書經全義  
 書經全義

卷之三 禹貢圖

卒

書經註義卷之三終

書經銓義卷之四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跋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禹貢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隨山刊木一以通道路而相視川之源委一亦以宣達

山川之鬱積而并疏濬其小水之入川者此實經理之

始事但以上文分言九州之治未暇見形勢通貫之詳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故於此綜爲紀之以見禹用功之始末云蓋隨山通道

則自西而東先北後南自然之勢也經理九州則自北

而東而南又自南而西而北先其下流使得所歸也及

濬治九川則又自源而委自西而東下流既有所歸則

更於上流大爲之宣暢以成久遠之治也此條所相治

在涇渭河汾濟漳恆衛諸水岍在隴州今隴鳳翔府又

隴州東南八十里然西聯大隴今隴鳳翔府又汧水出其南而東南入

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北入涇岐在岐山縣今隴鳳翔府涇汧

流經其東北焉荆山在富平三原二縣皆屬漆沮洛川

所經流也是皆以相治渭水也自荆山逾河壺口在吉



州今隴平大河南下之衝也雷首在今蒲州今隴平西

南枕河曲與華陰相望東衍平陸平陸縣屬解州蓋首

獨頭山凡沿河而東者皆雷首山也大河東折之處

也此相治西河也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參看此太岳

在霍州今隴平陽府汾水所經此相治汾水也與既修

於岳陽參看此自汾入河處溯汾而上底柱在陝州

至太岳彼乃治汾沿流而下至岳陽也底柱在陝州

河南橫障河流底柱山在河中禹爲鑿三門以通泄河

而人門爲通道山在陝州之東四十里其西北去析城

在陽城縣屬沁水所經沁水經北王屋在垣曲縣屬沁水

所出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西接此

相治南河及沁濟也與覃懷底太行在河內縣屬懷慶

河內濟源以東北延表千餘里北按恆岳凡澤州潞安

沁州遼州平定州實皆環其山址而潞安爲高沁水曲

折其間其山麓之水北連澤潞衡漳之源也與至于衡

則漳衛皆東流也北連澤潞衡漳之源也與至于衡

恆山在曲陽縣屬真定府恆山在今山西澤州南東

五臺北去澤州二十里橫跨燕雲恆衛漳沱之源也

與至于衛漳及碣石在昌黎之南河入海處也此相治

衛漳恆衛諸水及冀東之河也岍岐言及者近辭致功

相屬也言及亦以便文壺口雷首砥柱析言至于者遠

辭中有所括且至此暫止轉將他及也如自岐至荆當

太行至恆山亦必更經他山但其致功易者則不詳述

耳析城至王屋甚近亦言至于者則至此暫止轉將他

及之故如既自壺口至太岳是望東北行卻言逾言過  
又暫止轉還南自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  
皆禹行逾之過之也導岷山條曰入于海者謂河至此  
入海禹之隨山刊木亦至此而止也鄭端簡曰此言其  
耳至導水慮方真入海也愚按此亦不然河當未  
治之先畢竟亦是此處入海但中間不盡順道耳  
之說馬融王肅以導岷岐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  
南條四列之說以岷岐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  
次陽列岷山為陽列則鄭元說也蔡傳只據二導字分  
南北二條而以此為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此亦大概說  
在河之南乃渭之北耳逾此非謂山無所謂脈也但以  
禹之隨山刊木所以表識山川而經營疏濬之宜原非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以尋山問脈且謂荆山之脈逾河而為壺口衡山之脈  
過九江而為敷淺原則更於山脈之說亦不通耳堪輿  
往有山脈過水之說最為可笑然在小水或人工所掘  
之水則山脈過之者亦或有然若大江大河則必無山  
脈越此而朱子曰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  
間必有山此二語於山脈之說亦既盡矣大概中原山  
脈皆起於西而河北之脈則自西蕃吐谷渾蔥嶺之間  
北行經甘肅而北隨大漠以東至雲內黑山始分折而  
南行朔平甯武崑崙沿河而下歷梁岐盡於壺口又東  
一支自忻代而南行定襄太原沿汾而下歷太岳砥柱  
析城王屋西折而盡於雷首此條在汾水之東沁水之  
西蔡傳以大岳合於壺口

一支亦又東一支則恆山太行之脊其脊以西之水南  
小誤 流入河如濟懷其脊以東之水東流或入海或入河如桑  
易濬沁皆入海也盡於衛輝其又東則廣平順德真定  
漳淇泉則入河也定涿易諸郡行桑乾滹沱之間又東北一支則大同宣  
化燕薊諸郡山勢聯屬盡於盧龍其又北則朔北蒙古  
東衍於遼東且為朝鮮地也岷岐諸山  
西北發脈為天下之脊此中國大形勢其砥柱王屋等  
山皆是太行山腳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岷及岐至於  
荆山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砥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四

是荆山地脈卻來做太行山腳其所謂地脈尙說不通  
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脈邪按蘇氏傳云地之有山如人  
之有脈有近而不相屬者有遠而相連者雖江河不能  
絕也此以見東坡惑於小道之說而不察神禹當日所  
以經營相度之心又不揆地脈形勢之本然而隨經文  
以相附會故朱蔡深辨之說者不察而謂朱蔡所謂根  
本脊脈南支北支究不能脫地脈之說抑知言各有當  
而地脈非所以釋經脈有定支而逾河并非所以為地  
脈也故各條附為之詳地脈之說焉問地脈不能越江  
處河濟之間其遂無地脈邪曰兗州固絕無名山然水  
亦地脈也但地之博厚高下何窮天氣行於地中何處

非脈祇地之高起者則為山其山之夾縫卑下處則水  
猶水之必不能越山而過也其有卑下之處忽起高土  
則水之流者必繞山而行也其有深而盈科以蓋  
地脈如柱之山君山而過之洞庭山及海島之類是以  
行脈不及有山之空穴而潛流以出若隱可跡自  
類固亦偶有然亦必其地勢所趨乃壺口之山則  
高而門下復高者然後可指為壺口之勢而北而  
與龍門對峙絕壁下極無壺口之脈自北而  
東則山自離石呂梁以極絕無壺口之脈自北而  
南則甚壺口之與雷首則又兩不相屬自雷首至於  
岳則溯汾水而上豈汾水所謂於地脈尚說不通者也  
反則流而北哉此朱子所謂於地脈尚說不通者也  
亦審之形勢而可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條乃所以相治渭洛之南且及淮水也西傾在洮州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五

洮水出其北而入河桓水出其南南入江漢朱圉在大  
潭今在秦州伏羌縣西南秦谷水出焉秦谷水出朱圉  
至祈山之鳥鼠在渭源縣屬臨洮渭水之源也太華在華  
陰華州河渭之會也自鳥鼠循渭之南至于太華皆所  
以相治渭水也與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參看蓋至是而  
知渭之入河矣熊耳在上洛今商州按盧氏商洛俱  
熊耳屬并豕嶺亦同是一山然洛出豕嶺之北而伊出  
蔡傳恐其相混而於此則主上洛於導洛則主盧氏亦  
言各有當也知此之為上洛熊耳者禹自熊耳至外方  
方則沿伊水之南岸而行未幾伊水所出外方在登封  
縣屬河南府外方即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東接開封府  
而在伊洛之外也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東接開封府

禹州密縣西接洛陽縣境北伊洛所經洛水經其西北  
接鞏縣綿互一百五十里不當與江夏之內方相對而為外方  
前編疑嵩山中岳不當與江夏之內方相對而為外方  
此而止且唐虞時只言四岳而未有五岳之名外方即  
嵩山不皆所以相治伊洛也蓋至是而知洛之入河矣  
桐柏在南陽今南陽府桐柏縣東里許東接湖廣淮水  
所經也外方桐柏以地之相近及之連屬陪尾蓋竟  
州之陪尾泗水所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蓋禹沿  
淮之北岸而下別無名山險阻則因泗水入淮而遂求  
泗之源以至於陪尾所以相治淮泗也蔡傳以為安陸  
之橫尾山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尾山此與桐柏山脈聯屬故蔡

傳沿舊說而指之然此無與於相治川原蓋蔡傳偶未

審也吳草廬亦主河南山脈亦自西蕃中大河之南迤

北而入始自西傾其北行者循洮水而北為鳥鼠又東

北行固原平涼慶陽諸郡沿河南岸為朔方河套極於

榆林其自環慶而東則循居延洛川之間居延水出朔

綏德州而極於綏德延安其自延鄜東南行則極於梁

山龍門衍為周州又循涇水之北而東南行者則衍為

甯耀極於荆山其自鳥鼠循渭北而東者則為岍隴岐

原而衍為邠乾此皆渭北山脈也其自西傾東行則山

連嶓冢若沿渭南岸則為朱圉為祈山為寶雞為斜谷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六

為悼物終南為秦嶺謹舉熊耳北衍為關中今西安鳳翔之地東

函關南武關北蕭關西大散關故曰關中迤東北為太華行函谷峭澗極於

洛汭此條乃雍梁二州之限其山北之水皆北入渭山

南之水皆南入漢而伊洛則又東北入河也其自商洛

之南而東出武關則沿伊水之南迤北為方城今裕州天

息汝水之源輶轅殷亳今偃師縣嵩高極於虎牢敖倉自嵩

高衍於中州今開封鄭州俱少名山一望平曠行淮濟

之間濟南北東盡淮泗之會淮濟南乃特起岱宗南行為

龜蒙冕繹艾羽諸山盡於淮上東為胸峴又循海岸而

東極於成山之罘登萊之間南北東三此中原一條之

書經詮義 卷之四 再貢

七

盡也其自方城南迤桐柏沿淮水之南則南連橫尾此

陪尾今安慶六安壽廬無為鳳陽行江淮之間極於海

淮南今安慶六安壽廬無為鳳陽行江淮之間極於海

上此又中原一條之盡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條相治漢水也嶓冢在秦州及甯羌二山連屬皆名嶓冢漢水

之源也荆山在南漳縣屬襄陽府荆山在南漳縣漢水

所經也漢水自嶓冢東流千餘里然內方在鍾祥縣屬

府山在縣西漢水將流雲夢處也大別在漢陽

門州周迴百餘里漢水將流雲夢處也大別在漢陽

山在漢陽府城東北東臨漢入江處也自嶓冢至荆山

千餘里而略之自荆山至內方大別數百里而詳之以

漢行山澤之間而相度加謹也蓋至是而漢之源委得

矣隴東山西連西傾北連朱圉自嶓冢行漢之南為金

牛陽平朝天巴嶺諸山脊其山北小水皆北入漢山南

之水則南注於江如西漢涪川諸水皆南入江又漢中

穴漢水亦每潛地高巴蜀地下而兩川之間山多空

出而入江也至中庸今鄖陽府巫峽間為荆梁之界

界又東峙為荆山行章山而東南衍為平澤今荆州荆

諸州郡極於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松潘今為衡

書經詮義 卷之四 再貢

八

此條相治江水也岷山起松潘行於威茂威茂二州皆

隸成都府江水之源也衡山在衡州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

北接長沙府山海瀟湘所經也荆南水之入江自岷陽

至衡山三四千里以荒遠且不為害而略之也九江眾

水之會逾九江而東北則沿江南岸以至于敷淺原不

入江在北岸也而知彭蠡之可匯矣衡山九江數百

里間而再記者湘西之山勢盡於衡山江北之山勢盡

於崇山在永而荆澧之東東陵之西九江之會地形汗

下故相度宜詳也敷淺原即廬阜其與德安之博易音

本相連屬朱子曰博易山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

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

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  
為宜矣又朱子答程泰之云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  
東北一支盡處疑卽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敷  
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卽為敷  
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  
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  
今京口今鎮江府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  
東北盡處而言卽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至衡山又自  
衡山東北而至此則凡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者皆合  
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九

按此則敷陽雖非卽敷淺原而亦敷淺原之支山故蔡  
傳以為近之古人所指名山往往一山而總數山綿延  
甚遠耳故仁山金氏曰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互人  
民錯居故名敷淺原又顏師古曰博陽當為敷陽敷陽  
者敷淺原之陽也而其山正在廬阜西南是可證廬阜  
本名矣或疑廬阜崇巖疊嶂不應有淺原之名爾雅廣  
平曰原水經注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若以為地名則  
與導江至于東陵一例於敷淺原之名甚合故漢志為  
得之朱子疑其卑小不足表識然敷淺之名正不煩求  
之高大也愚按山名有不拘者如大陸澤也而名陸淺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十

原何不可名山乎且此皆導山也導山故所記必名山  
之足以表識州境者况此地乃荆揚分境處尤不可不  
以名山表識矣導江言至于東陵以其地無高山而東  
陵正以東障九江之會故記之與此導山文不同例也  
且敷者布也淺猶漸也廬阜在岷江彭蠡之交敷布而  
漸於平原為南康九江諸郡邑敷淺原之名何不合乎  
而必是漢志以疑朱蔡邪又馬伯馴因晁氏有鄱陽歷  
陵之說而欲指祁門縣西之林歷山以當敷淺原按林  
歷山固又是彭蠡之東特起高處詳見下然非山脈盡處  
又於相視導江無所關與又林歷雖在九江府之東而  
禹或至此則是過彭蠡而非過九江如過九江府則安  
慶去矣大概禹貢治水詳於河濟渭洛而略於江漢及  
淮故導山只及岷江彭蠡之會而止正以大江下流岸  
高川廣不甚為害而無所施功故也岷山當西傾之南  
其南行沿江而下者只盡於成都崇慶眉邛嘉定等州  
其稍西者則自威保南行岷嶕二江之間而盡於雅州  
其又西則當崑崙之東自西蕃諾莫渾中東南行打冲  
河金沙江間東行建昌越雋而極於敘州其又西南則  
自西蕃諾莫渾西起三危沿黑水此瀾江而南行雲南之  
麗江迤東行鶴慶大理姚安沿金沙江之南東行武定



雲南乃北轉而曲靖尋甸繞滇池值北盤江之北行東  
 川鎮雄經敘州瀘州之南境北行盡於涪州其並盤江  
 而東北盤江出雲南之曲靖府東流經威甯大定平遠  
 州東南西經江羅平州合南盤江西南盤江出雲南陸涼  
 北盤江二水合流曰牂牁江東流經西之安龍北行會  
 甯橫州薄州之東合柳江東流至梧州西合桂江東南  
 行廣東德慶肇慶至廣州之三水縣合滇江南流至廣  
 州之南東行安順貴陽平越思石諸府而北者並黔沅  
 諸江行施辰及保靖求定北並岷江東極於澧臨洞庭  
 而止其自平越東行鎮遠接靖州沅州東南為武岡湘  
 山並湘水北行北衍為道永寶辰常衡諸郡乃北峙為  
 衡山並長沙之西亦盡於洞庭為九江之會此岷陽一

瀨邵武建昌之間為杉關為仙霞其東南為閩中水皆  
 東南入海其西北為江西水皆西北入彭蠡自杉關仙  
 霞而北行衢州廣信之間北行峙天郭林歷天郭山在  
 林歷山在祁門縣西二山相屬秦以鄣山名鄣山海經  
 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廬  
 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今婺源鄣山之陰及浙源  
 鄉浙水發源處也祁門之林歷山及婺源鄣山之陽與  
 武水沱水廬水發源處也浙江東流經徽州府南行嚴  
 州合須水又東行至杭州海甯入海廬江自浮梁樂平  
 入彭蠡乃北流入江北行池州極於江東衍為甯國  
 廣德太平江甯鎮江常州諸郡極於姑蘇南東為嚴杭  
 嘉湖為衢金紹甯台溫其脊以西北之水皆西入彭蠡  
 北入岷江其脊以東南之水則東入海如溫台處甯紹諸郡入浙

自西始而弱水最西又獨西流則紀導川自弱水始也

合黎山在張掖西北張掖今甘州府合黎山一名羌谷一名要塗在甘州西北四十里綿

互高臺鎮流沙在沙州以西蓋弱水原自臨松西北行

臨松山在甘州東南有臨松城其支流合

亦指為又北行甘州之北轉而西行凡千五百里入居

延澤中居延澤即其流經沙磧或分或合或隱或見故

曰餘波入於流沙也流沙大漠自沙州之西以東北橫

或四五百里或二三互朔漠不知所底其東西橫過則

百里亦無所定云蔡傳所考魏太武西討至苑園水

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又北史云東至瀚海西接張掖

水北渡燕然山者雖地名不可盡考要於弱水為得其

書經詮義卷之四禹貢 三

實自賀蘭山以北若西域傳所云在條支在長安萬數

千里之外則失實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三危所指不一而以西洱瀾滄為得其實瀾滄江

亦名麗水以與金沙江同源而異流也瀾滄江源自西

蕃之諾莫渾五巴什山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經三危

山蕃名你入雲南之麗江府西境東岐為樣備江即程

云葉榆東南流注西洱海西洱海在大理府東趙州之

南流經雲州復與經流合西洱水即此矣其經流自麗

江府西而南流經雲龍州而東流至雲州之北雲州屬

順甯府

合樣備江南流行順甯鎮康威遠鈕兀入交趾之境至

阿瓦而入南海此黑水之源流也黑水三危實常崑崙

之西南鄭元云南當岷山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

西南與汝山相接黑水出其南此亦以西裔荒遠而略

指言之耳舜竄三苗於三危而蕃夷宕昌蓋三苗遺裔

禹宅三危三苗不敘崑崙析支皆附雍州而入貢故黑

水三危為雍州西南極界是雍梁之黑水皆此黑水源

屬雍流屬梁不必他求也至地志所稱出犍為南廣之

汾關山者南廣今敘州則其水自敘州南溪東南流黔

西州境經貴陽開州之北北流思南石阡銅仁之西又

書經詮義卷之四禹貢 西

北流平茶洞北至涪州入江今貴陽北境有烏龍

於雍州也且不入南海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

過三危山者則其水即張掖河自鎮夷東北發源西南

流經肅州南西流經大雪山此即所指燉

韓苑洛顧起元皆據此為黑水然雍州西境而不及梁

州且不入南海近游子六又云此水入流沙伏流千里

匯為可跋海乃流為瀾滄夫伏流既遠安知其為此水

所匯不足信也孔疏云張掖燉煌在河北黑水得越河

入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也其實河自積石以西

何嘗伏流此誤於張騫所窮河源者也顧起元又謂涼

州之黑水入積石河者此則指浩靈河及湟水而言今名太通河湟水自肅州之南檄外東流入西甯境又南流

至河州之北入河而大河之南有大夏河亦自南而北流注之蓋漢時大夏國在此人或指此為黑水絕河而南入海之迹不知大夏水乃北流入河非自河出也唐

樊綽宣撫安南詳其山川云西夷之水南流入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若江按瀾若江源自

大理府雲南縣之白巖東南流楚雄境及開化東南入安南入海安南即交趾即今之瀾勒江也區江一名大居江

在雲南極西境流緬甸而入占城入海者也又或以為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圭

怒江則怒江出崑崙東蕃名哈拉烏蘇色禽流蒙蕃怒夷獠獠界入雲南永昌孟定之

境入亦南流雲南西境入緬甸占城者也至其所云麗水則實指瀾滄江而言觀其雲南流入海而可見矣元

史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唐樊綽於咸通中宣慰安南蓋亦並麗水而至親見山川安得誤

指是其所云麗水即瀾滄也又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麗水役山南行其上流出吐蕃界羅些城在雲南麗江府北境外是則

黑水三危之實徵也但金沙江與瀾滄江其源皆出諾

莫渾金沙江自五巴什山分支之東又皆流入麗江府境則皆經三危山下即你但一則東北流入江一則南

流入海皆有麗水之名後世但知金沙江之為麗水則

反指樊綽所稱入海者為誤耳又瀘水亦名黑水此詳

說也瀘水即瀘水之源曰查禱必拉在崑崙東南二源今之打冲河瀘水之源查禱必拉在崑崙東南二源

察兒哈那平地水泉數十泓匯而南流又東流入金沙江支河十二道左右注之至占對入四川界東流入金沙

江或云即此瀘水而金沙江流經姚安會川東川烏蒙馬湖至敘州入江此固梁州西境然非入海也且金

沙瀘水至敘州府東而入江而漢志所稱出汾關山者則又出敘州之南溪而南流東至涪州然後入江今或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圭

者謂薛氏所稱與漢志合則尤誤也又按蔡傳以滇池為葉榆澤今按滇池在雲南府昆明縣其水北流至東川府合金沙江

葉榆澤在大理府太和縣即西洱海下流合樣備瀾滄江相去五百餘

里蔡傳合之誤也地輿難言名號相混輾轉滋謬然此宜以經為主可求證佐以合經不宜移經水以就證佐也○林氏曰禹導黑水至三危得其故道遂從此以入

南海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此見禹未必親至南海之上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禹導黑水至三危則亦並河至崑崙矣然大河更在黑水之西而上流又未嘗為患則施功止自積石始積石

在河州西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

西此西字誤是山也萬仞是可見河流經此之險而所

當費疏鑿也龍門在韓城與壺口對峙呂不韋曰龍門

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鄭道元曰呂梁之石崇

疎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是可見施功之難正在於此然

不言治梁岐壺口者以與冀州互見也河自積石至此

三千里而以至于概之者河不為害則沿流閱視而已

故無所記也華山石立峻削如擘俗所謂仙人掌之以

者河水至此阻而東折其勢汎悍則疏濬為艱也砥柱

在陝州石立河中高峙如柱禹鑿之為三門有天門地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七

鬼門猶以暢河流者也孟津今孟縣縣屬懷慶府其南

不可過則孟津縣屬河南府河流至此其勢稍緩舟可橫渡為南北之津矣蓋喜

之也河津蒲州皆可渡河然惟此津為平穩也洛汭洛水之內河南鞏縣之

東河流方稍就平地而洛率伊瀍澗以注之河北覃懷

地勢卑下疑或難於容納今則曰過之而已以下流之

既宜而容洛無難也此以與冀州之覃懷底績互見也

大伾在濬縣屬大名府大伾山在河水至此逶迤趨北

愈就平地不慎則恐有決而東南者故謹之也自大伾

而北西受衡漳於廣平府又北而西受洺水於今之冀州古

東北行而入河於今之冀州此水後世久已就枯然大

要蓋受清漳之支流及滏水而流於此者人知衛河為

河之故道抑知衛河究只是東流非北流也禹河故道

蓋自今廣平府之北北流經今之冀州而受洺水又北

行至深州是今地下土疏似易汜溢而過之不為患也

此與冀之底績衡漳互見也又今考洺水出潞安府屯

嶺而至潞城縣入濁漳如此則二漳固合而入河於廣

平矣而洺渠又自廣平流冀州謂之渠又謂之洺是蓋

古所別開抑古時本東合清濁別支過洺水至大陸則

北流而今之水道錯亂非其舊也此恆衛尤所宜慎此與冀之

衍為平澤北通滹沱衛水之衛

大陸既作又互見也自大陸又東北行地下土疏狂流

易決因其地勢所趨播之為九又恐其緩則易淤故於

將入於海之處合之為一分之以殺其勢合之以悍其

力使得刷動沙泥使不為逆潮所淤於是萬里之河乃

入海而不為患矣此與兗之九河既道亦互見也謂之

逆河者意河入海於碣石之間有山夾束如杭州海甯

之海門三山焉河與海交相吞吐激為逆潮亦如今錢

唐之潮時能逆流而上故為逆河而後世不加疏濬九

河日淤故其迹終淪於海也又按經文本言北播為九

河而後人所考九河多在濱滄景德之間又皆南流以

近於濟其與北播之文不合明矣况今所考多自入濟

入海並不得以同為逆河而經生猶欲執後世附會之

迹疑蔡傳滄海之說則何不審之地形以還與經文相

證也又禹之鑿九河非九河至此始播也蓋禹之治河

始載壺口治梁岐繼而治覃懷至衡漳此以急於王畿故先之而功未大就繼遂治兗州疏九河溯河而上經理河濟之會潞大野澤雷夏導荷澤治濟亦以治河也濟亦河之下流也又繼乃溯河濟而上鑿底柱闢龍門以大暢河流焉若以冀之治汾豫之治洛雍之治渭要皆所以治河而已及夫治功既成乃復自積石至龍門沿河相視或加功或否終於逆河入海以更加宣暢通貫脈絡而於是綜而記之其績如此讀經者其詳揆本末以體聖人之心可矣○河源自崑崙此亦以崑崙附雍州入貢而知之耳後世惟周穆王周行天下蓋一至焉穆天子傳

書經註義

卷之四 禹貢

九

似非盡妄誕其言自宗周至崑崙及周之衰梁蜀之近入千一百里則是為得其實云也且若判為異域則西戎宕昌皆不復通中國而河之源渺不復識矣漢武帝雖勤遠略然其所攘拓乃自玉關而西其通西南夷又不過邛樊之間吐蕃西戎實未嘗及是以張騫之求河源乃謂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去玉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潛行地中南出積石武帝乃按古圖書名其所出曰崑崙山其實于闐之水一名玉河一名新投河皆與河源無涉而假其說曰潛行夫潛行千餘里則安知其源之相屬也唐劉元鼎今蔡傳或

誠作詳自隴西成紀今秦州出塞西南二千餘里得河源

於莫賀延磧屋曰悶磨黎山此其所求已為得之但未

詳耳元至元間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求河源由

河州出殺馬關在河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山行浸高四閱月始抵河

源以還報其後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闕闕出得其

圖本撰河源記云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明以朶甘思為宣慰司

平地湧泉百餘泓其旋如沸逼不可視方可七八十

里履高下瞰光如沃錫燦若列星名曰火敦腦兒西蕃謂海

子為腦兒火敦腦兒羣流奔湊近六七里匯二巨澤曰

阿刺華言星宿海也腦兒華言可自西而東連屬吞涎行一日迤

連東鶩成川曰赤賓河又二三日有水西南來名亦里

赤河與合又三四日有忽蘭水自南來注之又也里木

河自東南來注之或作野里出河河流浸大始名黃河

然猶清淺可涉也又一二日岐為八九支名也孫幹括

反論華言九狹者半里廣者里許通計廣六七里乘馬

可渡又四五日支河漸合水漸黃濁土人抱革囊或糾

木筏以濟自是兩山峽束廣僅一二里或半里其深叵

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蕃言赤耳麻不莫刺華言騰

亦即劉元鼎所謂悶磨黎也蕃言又稱阿木你馬勒產

母孫又云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

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崑即華言崑崙也蓋此

山綿亘甚廣夾河兩岸山以三處分峙隨地易名耳其

書經註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山最高冬夏積雪又云其山綿亙三百餘里山有九峯  
河繞山之三面如峽者也按九峯即所傳崑崙有九重  
也又山海經言河水出東北隅蓋因河水遠其東北  
而山出焉然也又云赤水出焉而東南注于氾天之水  
洋水出焉而注于西南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  
大杆是黑水亦出於崑崙今之瀾滄金沙自九渡水至  
瀘水皆自崑崙之河南岸支山而出也  
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  
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  
之達也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  
南山皆不峻水亦散漫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甚狹  
隘有野狐一躍可越之處行五六日有納鄰哈喇自西  
南來華言細黃河也又二日乞兒馬出河自南來合細黃河注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之河北行轉西過崑崙北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  
赤里始有州治屬吐蕃又四五日至積石州五日至河州  
安鄉關按此則河自發源至河州之積石四千五百餘  
里其自發源至崑崙已幾二千里而古特傳河之出崑  
崙者崑崙以西南古人亦未之及也又考河出西蕃巴  
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搭拉諸泉即火敦腦  
兒據此則仍別有河源又在星宿海之西南也匯為查  
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  
阿刺腦兒也折而北行經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  
餘里南北受數十里小水經烏藍奔乃山下有河即乞兒馬  
昆多倫水自東南折而西流多餘里即打馬  
出也注水不可勝數繞阿木你馬勒產母蘇山之前後小  
雪山也流百五十餘里齊普河呼蘇山自西來注  
之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哈爾克爾俄羅濟諸水歷

歸德堡經積石山至河州此與元史所載都河自積石  
實所求互有詳略而大要相合可以參考也  
東北流至西甯之東百里湟川率涼浩之水自西來注  
之此即大通河也又東至蘭州洮水率恆水自南來注之恆水  
夏又北流過金城莊浪之南至中衛之西約四百餘里漳水  
注之此古會州又東北至甯夏之西賀蘭之南約三百里環  
水自南來注之水源自環縣之北又東過甯夏迤北至豐  
州西北境東行過三受降城內包河套西受降城南當  
降城南當便城州北東受降城南當榆林之北中受  
東北三城皆在河北岸相去各三百餘里經古勝州  
之北南折當勝州之南東勝之西自蘭州至此凡二千  
五百餘里始折而西南流為冀西河歷偏頭保德屬山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榆林葭州間至綏德州居延河自西來注之南行至呂  
梁山南永甯屬山延安屬陝之間延川之水自西來注  
之又南至壺口龍門自東勝至此河行山峽中及此乃  
山開岸豁自高而下聲如萬雷奔放傾瀉其南折行山  
間者蓋一千五百里焉又南三百里至蒲屬山華屬陝  
之間渭水率秦澧涇汭漆沮之水自西來注之南阻華  
山乃折而東為冀南河東行三百里至陝州禹所鑿底  
柱三門也又東至孟津三百餘里激湍始平又東至鞏洛率  
伊瀋澗自西南來注之又東至滎陽濟水自西北來注  
之自華陰至此八百里間而禹貢四紀其績者致功多

也梁岐壺口龍門華陰亦然自洛汭以東古今河道大異茲以禹迹詳之自洛汭東行至陶邱北濟水出焉稍北至太伾自洛汭至太伾約五百餘里迤東北行為冀東河北至廣平二漳自西來注之至冀澤水自西北來注之自太伾約五百餘里北至大陸約三百里稍迤東北行乃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蓋自大陸至入海猶五六百里云蓋自發源東北流至細黃河折而西北至貴德復折而東至蘭州折而東北至甯夏折而北至豐州北境又折而東至勝州北乃折而南至蒲州潼關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大陸折而東北是凡九折然在蕃中曲折甚多蓋不止二折矣共行一萬二千餘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里云周時河徙碣磔今不詳其所在漢溝洫志云周定著其地河徙碣磔語本程氏然又不漢改頓邱則漸南知碣磔之地在何處宜姑闕之耳漢改頓邱則漸南矣頓邱今大名雙溪王氏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今東郡東注渤海此即與二漳自入海矣故竊謂今之老漳河實古大河之故道也繼決於瓠子今開州之西滑縣又決於魏之館陶屬臨清州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口蓋自今滑縣之南而東北行今所指爲河故道者屯氏河在東即今之二河並行元帝時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清河縣屬廣平則河水分流入於博州今傳平縣屬東昌府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縣屬德州則東入濟由青以達海而下流與漯爲一

漯水亦在平原而漯通於濟之支流此言河決合漯川是則南侵入濟其下流與漯爲一蓋由今之小清河以入海也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之在河濱支川之與河相貫者盡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又按河之漸徙而南古今不一宋紹興後河決入鉅野一南奪泗以入淮一北合濟汶以入海及金之末河又自開封決入渦河按此在衛輝南延津非今亳州之渦河以入淮及元明則河道一由開封之北經曹州至徐州北奪泗以入淮而不及鉅野一由滎澤之南蓋古鴻溝汜河舊道流經睢泗亦入於淮然汜河水小而徐州之勢大要之皆由淮以入海也故虛谷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方氏曰建紹後河入鉅野溢於泗以入淮者爲南河由汶合濟至滄州入海者爲北河按此仍漯川舊道然滄州二字似誤蓋合濟則不至滄州也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衛州決入渦河以入淮此即今至徐州一淮獨受大河之全而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温州屬懷慶府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按此所謂枯河蓋即由汶入濟之河其下即入漯川河也此道當由陽武延津流長世東明曹州北行鄆城壽張然此道今亦久已就堙不可復見矣夫河之入淮乃天地之變而人反資之爲利者運道故耳顧運道之利小民之害也決全河以入泗又堰淮黃水以入湖黃水滓淤河身日高壩

堰愈增洪澤諸湖水入而無所泄以至載淮黃巨水於居民之上淮揚之際水患頻仍修築之功日費巨萬小民之害國家亦何嘗獨利哉漢賈讓治河之說嘗以導使北行復禹故道為上策多開溝洫以殺其勢為中策築堰以隄防之為下策今上策既不敢言而中策亦無可施日經營者乃惟在下策焉下策日行川壅而潰今固未大潰耳積薪厝火恐害將愈大也方麓王氏曰前代河半行河北而鮮患今日河盡南徙而屢決蓋地勢南高北下北行順而南行逆也此以濟淮之間言徐沛之地固高於濮鄆間也國家運道徐沛以北悉資泉水通流五汶四泗徐呂二皆泉水也

洪則借黃河接濟水急處曰洪徐州洪呂梁洪皆黃河入泗而河狹流急之處河身既窄必至橫溢而出此淮揚所以多水患也自徐州至淮安清河口皆黃水湧沸淮不能受橫溢入湖湖又不能容而水患且南被於揚矣夫天地之有四瀆猶人身之有血脈經絡瀆者獨入於海也今河淮并行河奪淮入海之路至於泛溢猶人身血紊經亂此豈天地之常哉竊以河淮必各得其道而後河不害漕河漕必各計其便而後河可言治夫漕不可以一歲不通而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今之隨決脩補隨塞疏濬不過為通漕而已河實未嘗治也為今之計能使河東北入海復禹故道上也不得已猶當使河漕兩分河淮兩利如

永樂之舊次也永樂之舊河猶兩分其北河則合汶濟以流於深川不盡入淮也永樂初開會通河北達漳衛南接淮泗此亦已紊開河不資黃水黃水不入清河此橫道絕夫禹之治河於下流播之為九今以河之巨且悍而一淮為之委又無可分而容之之地誠能使之北而有道以分之有地以容之然後河可永久無患而徐沛淮揚數百里間免於閭殫為河退出可耕之地不知凡幾其利又大矣愚按方麓之說至深切而著明矣然治水之道實與井田相表裏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水道之所以安流而不紊也今欲使河復禹故道則先於河間滄景以上開大漳衛之身又於深冀邢趙之旁多開溝洫及支河以待於廣平大名間則相審形勢以求禹舊迹不惜棄地以與河自下而上道路既通然後於衛滑之間決河北嚮以通之其用力或亦不必及禹之半而其功可成也乃或者謂河水至濁一石之水得泥六斗合之則悍而泥行分之則淺而易淤故九河之疏不可施於今日愚謂河水之濁自古已然豈古可分而今不可分然河水之濁有後世而愈甚者正以徐揚之際土本塗泥而小民冬月渡河每以沙泥鋪河水及夫冰渙沙泥皆隨水而天下流之濁淤乃愈甚矣堯土雖疏然脈猶墳起河果北流而



勿使沙泥壅之且令民時加濬治必不患其易淤也又  
或者曰治平成之河與治洪荒之河異不得其意而漫  
施神禹之故轍必如漢行封建而反者九起王安石法  
周禮而禍及雞豚矣噫信如其說則是封建必不可行  
周禮必不可法而河患亦必不可治也任事誠難然豈  
大禹可行於洪荒之世而今日反不可行於平成之日  
神禹亦人耳有憂民之實心有行所無事之大智如君  
臣一德而謂禹迹必不可復井田封建必不可行周禮  
必不可法愚不之信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毛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漢源自西於河為近故紀河而遂及漢導漢曰嶓冢導

漾導江曰岷江導江者岷嶓皆盤踞數百里禹嘗深入

其山以導之也始出曰漾其水漾漾然也東流為漢二

源合而始大也按漢孔氏傳曰泉始出曰漾東南為沔

沔漢沔通稱也水經注謂西源出龍西嶓冢山會漢為

葭萌入漢始名曰沔則似以東漢為漢西漢為沔未知

然滄浪水深而色蒼然故以名也滄浪水在今均漢水

至此千里然行山中相導之而已不為患也三澨在今

鍾祥縣屬安陸及景陵縣屬沔陽蓋水善噬岸處而以澨名

如漳澨遠澨類也楚地以澨名者不一夏氏云三澨一在沔陽一在景陵一在京山自南而

北與漢甚近皆有澨水按此則與蔡傳之泂水正相合  
矣又許氏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故或疑三  
澨非水名而又謂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  
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按清  
水者今自南陽南流入漢之水也然水名與水際之說  
本不相妨蓋有小水入大水而因或埤增水邊之土以  
過居止是二水之際也今以經書過洛兩過九江漢水  
懷大別以入江今之漢口也東匯澤為彭蠡朱子曰多

此一句東為北江入于海夾深鄭氏曰衍文也朱子曰  
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瀾漫數百里方數千里  
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南岸漸迫山  
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江矣然以地  
勢北高而南下此以江之南北岸言故其入于江也反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毛

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為是瀾漫數百

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

江漢之匯而成也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

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

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

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

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

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昔日

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邪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

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

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其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莆田鄭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得之按此條朱蔡之說亦既明且辨矣而後儒一泥於經文一牽於蘇傳而且強爲之說焉則如吳草廬謂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匹敵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以著其爲瀆不以漢附于江而沒其入海之實也愚按瀆者獨也既不獨入海安得強

書經註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著之以爲瀆濟之爲瀆也亦以其能分出於河而自入海耳若使濟不復出於河則亦河入海耳其得於濟曰東爲北河入於海哉此說之最不可通者也張吉曰彭蠡之澤雖無仰於江漢之入然實因江漢充物故湖水阻抑不能出而成其澤非謂江漢截入澤內而爲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及夫江漢漸消則彭蠡之水自入大江與江漢頡頏趨海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彭蠡爲南江非必判然異派也邵北虞曰江漢多漲彭蠡鬱而爲

澤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其勢相敵故曰江漢朝宗其流不分故曰中江北江愚按此於匯字似爲得解然漢既爲江水所隔而不與彭蠡接則所謂東匯澤爲彭蠡者只當於江言之不當於漢言之矣江不言彭蠡以與漢互見則亦只可言東會於匯不當言北會爲匯也且漢亦安能與江敵江流四千餘里所受之水亦無幾而已入江使漢果與江敵則當日會于江而不當曰入于江矣彭蠡之水尤不得與江漢倫若以彭蠡之水爲南江則九江之水已得先爲南

書經註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江矣而何讓於彭蠡乎郝京山且謂安知古之彭蠡不卑於今日此尤爲遁辭不足辨也大抵古之經文亦不能無誤人固當尊經以求義亦必當審於物理以印經必謂經文無誤而巧爲附會其文則郢書燕說何不可通而漁仲所譏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矣仁山金氏曰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是庶幾爲可通也然經於渭洛皆只以入于河止則此入于江亦既可止終以鄭漁仲爲衍文之說爲得其實也○按漢有二源東出甯羌州之西北出秦州之西南漢志云西漢水出隴西嶓冢山而於東漢水則言受隴西氏道漾水是西漢

書經詮義卷之四 禹貢

三

初出亦曰漾水而東漢亦出嶓冢且二水相受合流矣  
 經於梁州貢道曰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則是桓水  
 入潛而不通於沔今之南流為嘉陵者乃漢水所潛出  
 而非沔水之經流矣水經云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  
 逕葭萌入漢是則西漢水東南流至葭萌之北漢中之  
 南而合於東漢水也乃今之西漢則逕自東南流合桓  
 水以入江而東漢水乃獨東流是二漢之分流亦已非  
 禹道也漢自甯羌州東流經南鄭縣南南鄭縣即漢中府又東  
 流五百里至興安州北又東百餘里至白河縣入湖廣  
 界又東百餘里至鄖陽百餘里至均州迤東南流經光

化穀城約二百餘里至襄陽東津灣乃折而南流經安陸至  
 潛江約二百餘里又東流經沔陽州北東至漢川迤東南至漢  
 陽之漢口共約三百餘里南入于江自發源至入江共約行一千二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  
 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自漢而南則江源最遠故遂紀導江也沱江之別蓋非  
 一處而鄆為大蓋江自深山而出其源既眾其流悍急  
 故別之以分其勢也澧今之澧州也江流至此已曲折  
 四五千里而不一紀者江不為患且荒遠則略之也澧  
 地卑下在雲夢之間當九江之北故治之有不容忽也

書經詮義卷之四 禹貢

三

按澧水今出湖廣永定衛之西歷山實合順施容上  
 澧諸澧之前後二江合流經慈利至澧州又東至安鄉  
 縣南入洞庭湖朱子則入湖者後世迹也然九江之月亦  
 蓋南入洞庭湖朱子則入湖者後世迹也然九江之月亦  
 未可定指言入江則入湖者後世迹也然九江之月亦  
 者以至於龍門華陰至大別至于荷例之則是必山  
 漸矣非水也蓋澧者澤名其地卑于荷例之則是必山  
 氏乃欲指澧陵九江合注為勢甚大而曰過之者已孔  
 縣言則失之矣九江合注為勢甚大而曰過之者已孔  
 殷而不為患猶其云過洛汭也洛率伊瀍澗則以洛汭  
 合言過漆沮三澧有三水而皆曰澧則總之二水相並則  
 九江之來惟沅湘為大然所會既非一江則約而數之  
 江也東陵即巴陵當九江之東岷江方受九江又沮  
 東陵而北折故謹之也自澧至東陵不三百里間而三  
 紀之卑下之區眾水之會故致功詳也按東陵之即巴陵此無容疑也  
 陵一名天岳山雖不大而當九江之會又江流迤北  
 之所是所宜議鄭氏以江夏有西陵故此為東陵廬陵  
 羅氏又謂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為東西此失之拘如此  
 則東原底平亦當求一西原相對矣地志以為在廬江  
 西者因其以九江東迤北者江至此透迤而北也東迤  
 為在潯陽故也東迤北者江至此透迤而北也東迤  
 北會于匯句此不惟彭蠡非漢所匯且道已遠且舍近  
 之會漢不言而遠言會于匯文義事理本皆難通竊謂  
 北會于匯句直當是北會于漢而上節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入于海二句則承此會于漢之下此節東為  
 中江入于海句乃是衍文耳蓋江透迤而北以會漢漢  
 遂南入于江矣其作匯者因匯澤字而誤書也會漢而  
 後又東七百餘里至彭蠡澤口彭蠡本非江水所匯然

因江水盛大章貢廬盱諸水有不能泄故滙而爲此澤則指之以爲東滙澤爲彭蠡義猶可通若其於漢水則中隔已遠必不得謂漢滙澤爲彭蠡矣東爲北江者江南之水多以江名如章江廬江永陽江浙江閩江滇江泮河江之類而惟岷江最爲在北故時人謂之北江也若東爲中江入于海句則又因重出而又訛北爲中實古人傳寫之誤也如此則文意了然事理通貫矣今因經文之有誤而必強爲之說且指爲書法之妙贊謂簡而且該然則武成篇之日月錯亂又將何以稱之亦能強爲之說乎朱子曰禹貢之文古今讀者不過隨文解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如是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汎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

矣且經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宋江州今九江府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也唯國初胡秘監且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經之凡例亦自可考今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江而過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是漢水過三滢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是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五

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恆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義不亦旣明矣乎且廬江出陵陽東南陵縣今浮梁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鄱陽縣今饒州府治餘于縣亦屬饒州遂以會於彭蠡而入于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其西南廬山在九江府德化南山北屬南康府星子縣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南直此山此江而得名也漢廬江郡今之廬州六安安慶無爲及蕪黃皆廬江郡地也然則彭蠡安得無源而必待漢滙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入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

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此水發源自甯都東南曰汝水又曰貢水又西北流至潯州東又西北行會南安之章水北流經吉安臨江北至南昌東北入鄱陽湖其所會吉安袁州瑞州諸郡之水甚眾總行曲折二千餘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眾水之源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止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雩都縣屬潯州府則又但見其為一郡眾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五

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眾水皆會豬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得而專也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遠莫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尙可考也按三江九江眾說紛然皆有右蘇而左蔡之意而不自

知其惑故詳述朱子之所辨證者如此又朱長孺云于匯當作爲匯亦因江之會漢甚近而于彭蠡猶遠故以北會二字斷作會漢而另以爲匯二字謂爲彭蠡也又顧氏云匯者水流迴合之名漢水南來江水北注其會合之處若迎若卻有旋折之勢所謂匯也此即以北會于匯爲言會漢也然如長孺說則北會二字歇後而不知其會誰于匯二字無頭又不知誰爲之匯經文亦甚不明白矣如顧說則漢江之會實兩道皆狹二水爭流波濤洶急舟不能橫渡未見其爲迴合而有若迎若卻之勢也尙書之文多艱澀難解此亦古人方語之故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五

若必艱深減省其字以爲是簡而盡此則後世如揚子雲樊宗師等氣習豈聖人文字反以此見長哉今使作東迤北會于漢則與東北會于汝者一例然後接東匯澤爲彭蠡祇與東至于荷看作一例而以東爲北江入于海終導江之文則文義道里皆條暢明白矣如謂不當僭改經文則朱子於易於四子亦多有斷之以義稍爲移易而後其說可通者九峯於武成一篇亦更爲考定古經經焚火之餘出自漢儒安必其無訛謬斷之以理所可通是亦非爲僭妄矣○江源自松潘衛西番之境上二百三十里曰大分水嶺其北流者入于陝西

之洮水其南流者為岷江其別源之大者東支自弓楨口至漳臘營會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會正支其正支自浪架嶺東南行次第會眾源經松潘城在松潘城東二里得名南流經茂州威州汶川縣迤東南至灌縣之離堆岐為數十股分流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此所謂東別為沱也自發源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矣自成都南下眾流以次復會於新津縣南以上州縣又南行經眉州嘉定州而峽江自古維州東南流名山峽江即大渡河自西蕃鐵豹嶺南流經黎州西又流自西來注之此蔡蒙旅平和夷厓積處也又東南行至敘州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之東金沙江率瀘水滇水及馬湖諸水自西來注之見折而東北行至瀘州南赤水自南來注之赤水自貴州南北流經納溪資水自北來注之資水自德陽之東南東南西北入江自成都至瀘州又一千五百餘里矣又東北行至重慶涪水及潛水率桓水自西北來注之涪水源自松欄山東南流經龍安府江油縣界又南流經綿州潼川州之境至遂甯縣乃東流至合州合嘉陵江嘉陵江即涪水今直為西漢水合桓水南流經保甯府順慶府廣安州至合州東南合涪水東流至重慶府之東北入江

巴水自東北來注之此亦潛也自重慶府之東北入江廣安州至重慶府又東流至涪州汾關山之黑水自南來注之見又東迤北流經忠州至夔州東經巫山以出三峽

謂聖唐巴自瀘州至此又二千里矣三峽之險而不書者無所施功也江至此始入荊州東流經歸州又東至彝陵州而江行平地矣迤行東南至枝江東流至荊州府迤南至石首又東至監利皆雲夢之澤當澧之北而沱潛亦多於是分道也自三峽至此又八百餘里矣迤九江至東陵乃折而東北流至漢陽武昌間與漢水合遂東流於武昌之北斬黃之水自北來注之過廣濟縣州接宿松縣屬南當九江府之湖口彭蠡一湖匯豫章諸郡之水而自南來注之見自會漢至此又七百餘里矣迤東北流揚州之境至安慶皖水自北來注之又東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三

北行至池州貴池水注之至無為州東關巢湖之水注之巢湖在廬江縣北接巢縣及舒城縣界匯淝水及諸山水為湖東自無為州之濡須口東入于江江水漲時則黃流亦溢入湖江水又北折至太平蕪湖和州諸消則湖成涸澤而水小

州府之南境東流至通州之海門入海自宿松至入海又一千五百餘里合計岷江之流幾八千餘里云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始發源曰沱其水隱隱然沮洳之意東流曰濟沛然而清澈也導沱不言所自蓋不必至其源則沱即濟之源

也既入于河而知溢為滎之為濟水者以其清也河悍

而性浮濟毅而性沈故濟能截河而南溢不相混也河悍

沈毅故善伏流而物不能過今東阿井水入以為濟水

所鍾故以其水煎鹽皮為膠謂之阿膠人服之能清

肺氣降痰涎補腎水澄澈下部之穢調婦人經血以其

膠漬濁水中能使之清則濟水之性沈下所可信矣

陶邱在定陶今曹州定陶縣西南七里知出于陶邱北之為濟者亦

以其清流獨出也漢孔氏傳云沛既入河並流十數里

然則沛自滎澤而東固清流並河濟出陶邱東流分而

之南岸至陶邱之北而復分出也

為二此言東至于荷者以南支言蓋南支為大也按陶

在定陶而其北則接東明長垣之界濟水自此分出則

岐而東南過宛句又東行至陶邱之南乃復東北行至

定陶曹州之間而會荷澤然荷水發荷山在定陶衍為

後復東北行而會于大野

平澤而濟水經之故曰至于荷也荷澤以受濟水所溢

于孟濟經大野而會汝不言匯為大野蓋與徐州之文

詳略互見耳濟水二支先會大野而後會汝汝之入濟

野而泗水亦既會汝而後北行復迤東北行入海其間

或分為沮闕視之而已不復為患也按鄭淡泉有三伏

四見之說趙田袁氏極非之愚按既見而伏此亦但以

其初出王屋時言之耳然此殆亦後世迹也山海經云

王屋之山多石澗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蓋澗沈

音近澗水即沈水也其言西北流則誤山海經之東南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堯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堯

水東流為濟則是導沈水而為濟水與導漾東流為漢

一例明有源流相通為一非既伏而又見也然沈水之

所以既見而伏者則以山多沙石而濟水性沈又後世

無人濬治之故今南方山水有流成深澗而夏月水涸

則只見沙石絕無流水其下流則又浸淫泌如而出者

亦以水沈於沙石之下之故耳其復見而為二源者則

濟水性沈而毅故能復上出而見如所謂趵突之泉之

類是也其既入河而橫出南溢者亦以其沈毅之性河

水不能亂故得以橫奪而溢出於其南也濟水本小於

河而能並為四瀆以獨行入海其性然矣至若既溢為

滎而後則並河東下出于陶邱北故堯之貢道則浮濟

達河青之貢道則由汝達濟以達河徐揚之貢道則亦

有由泗達濟以達河者濟水原未嘗伏流即此節至荷

會汝入海亦皆可考也安得有三分四見之說哉蓋自

制舉業興經生執筆為文無處生活故於河則以曲折

立說於濟則以伏見立說是亦巧而新矣而不知其非

經意并非蔡傳意故愚常歎制藝之文實多為經賊也

蔡傳所謂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而

又引南豐齊州二堂記之說者一以駁程氏溢出者非

濟水之說一因王莽而後河奪濟漂之流清濟不貫濁

河而榮澤亦涸故引此為言以見濟雖為河所奪而濟之上流未絕又歷下今濟南府之流於地中者亦皆莫非濟水耳非謂導沈之經主言其伏見也又考沈之為濟雖即有伏見然自王屋山下以至濟源不過百里其伏流亦無幾耳後世因濟水能伏而再見又能截河而南溢因之於于闐求河源則曰注蒲昌海潛流地下見於積石於黑水之在張掖則曰河多伏流故黑水得以越河而南又或曰黑水入流沙伏沙中潛流而出於崑崙之西又或曰黑水入河截河而南於漢既入江則曰漢為北江記其入海以見其亦為瀆夫沈之伏流只百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聖

里間故有迹可尋而可曰沈即為濟濟流未絕故齊之東南諸谷之水或匯于黑水之灣又匯于柏崖之灣而至渴馬之崖泊然而止又復涌出於歷城西曰趵突之泉者皆可擬於濟水伏流之例然皆非相隔千百里絕無形迹而可指之曰此某水之伏流地中而復見者也濟之溢出為榮並行而東原有清濁之分又能清流獨出故可曰此其為濟此其為河非若江漢之合流渾然一江數千里入海而仍以味別之曰漢為北江江為中江也易牙辨淄澠亦豈混淄與澠而能辨為二味哉是則濟水伏流之說亦足誤人愚故為分別明之○濟水

自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流數十里漸沒沙石中及至濟源縣之西北五里乃顯發二源皆周迴二里餘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自發源至入河約三百里間並河北岸行數十里截河而南並河南岸行數里溢出為榮澤在榮澤縣西五里西接榮陽縣其澤之塞為平地處也蓋王莽之時河既奪濟行渠而榮澤遂枯東漢明帝乃即榮水故處疏狼岩復並河南岸而行三百餘里乃至陶邱之北別出而東南流岐為二道北道逕行滑縣屬大開開州亦濮濮州隸山鄆縣屬濟匯于鉅野南道繞陶邱而南至荷澤荷澤東昌府鄆州澤而濟自西北來會乃迤北東行與北支會于鉅野分流約四百里而復合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聖

過鉅野北出汶水乃自東來會之遂經東阿穀城東北流經歷城北復岐為沮今小清河濟陽商河濟陽縣屬武定州武定濱州至蒲臺之東北入海其經流自歷城東流至博興縣東北入海博興縣屬青州府然此猶以今之清河入海迹言也若以河至碣石入海計之則青濱之東北皆海水所淪沒蓋濟水東行受淄澠猶數百里而後入海濟自發源至入海亦約三千里云顧自王莽而後清濟不貫濁河然濟水自行枯河中蓋或隱或行而滑曹鄆濮之迹猶未嘗絕河之奪濟只在平原以東濟青之北耳及夫河更南徙以入鉅野又南徙以入淮



則舊河遂為枯澗蓋濟水善伏而枯河亦漸壅滑曹濮  
鄆間絕無踪影清河入海惟見為汶水之道自運河而  
分耳然而濟南濟甯之名則終有未改東阿之膠猶以  
濟顯則濟固伏流地中仍與汶合中間雖斷流實未絕  
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平氏之胎簪山平氏縣今廢入桐柏縣胎簪山一名大復山在桐柏縣西三十里而禹未入其山則止自桐柏以東導之桐柏山在桐

接襄陽及隨州界蓋岷嶓山深江漢源遠禹雖未必窮其源然

既深入其山故導漾曰嶓冢導漾導江曰岷山導江皆

書經詮義卷之四禹貢

聖

先山後水也河至積石其來已數千里禹只自積石導  
之故直曰導河積石而并不言自也導淮自桐柏導渭  
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則皆自顯處導之而不必深  
入其山故皆先水而後山也導沅并不言山是不至王  
屋山下也其義例固有甚明者胎簪雖亦桐柏之支山  
然惟自山出已數十里而禹自桐柏導之則并不入桐  
柏矣孔疏謂史文詳略非有義例非也淮自發源至會  
泗沂所行已遠所受之水亦眾而不一計者淮流平地  
不為患也至于東會泗沂則淮泗之間其地卑下沂自  
深山而出泗亦曲折以赴而二川自高奔注蒙羽之間

固有未免於受患者故大野之豬亦以分泗餘波而蒙  
羽之藝則深為徐州喜之此於淮泗之會亦謹志之終  
之以入海以見其功之有成也○淮源自大復山山經曰

餘山有淮井焉泉源之所發也東流經信陽州北汝甯又

東至光州亦隸之東北而汝水自西北來注之汝水出

息山東流南折至遂平縣西北之洪山澗水自裕州天

舞陽西平而東注之汝水合澗水東南流至光州之東

入東流揚州境自發源至入揚州境約六百里行穎州南境至穎上

縣東南淝水自南來注之淝水出九公山南古之陟嶺

穎上縣之穎水自西北來注之穎水出許州西境東流

東南入淮穎水自西北來注之至鄂陵受溱洧之水又

穎州至穎上縣之西南入淮東北至壽州淝水自南來

注之淝水出舒城西南東匯巢湖東北至懷遠鳳陽

府過水自西北來注之此過水自開封太康縣東柘城

南流至懷遠縣東至五河縣屬潯水自西北來注之此

儀狼岩舊渠水道經開封為汲河經睢州南古蓋通于

孟諸北接睢水而泗今其流不通則流經亳州北境

東南南折又東經宿州而東南行至五河縣又東經泗

州而泗水合沂水自北來會之焉泗水出陪尾山流至

流南行至徐州府又東行邳州城南會沂水東南行至

泗州東北實淮安之清河縣之西南入于淮沂水出艾

城北分東西二道入泗又北至清河沐水自北來注之

沐水亦出山東南流經沐陽西南至清

海屬淮安計自發源至入海亦行二千餘里云顧今之

書經詮義卷之四禹貢

聖

淮泗有與古大異者河奪泗流自徐州豆清河人知爲黃河不知爲泗沂也泗州屢徙與盱眙泗州僅隔七里而淮經其間淮水汎濫爲洪澤湖以河奪淮道而淮流

不能洩故也自洪澤北趨山陽縣即淮安府治出清河口在清河縣南與黃河合東並黃河入海南則接邗溝由寶應縣屬高郵

州高郵南抵江都大江以通運道邗江開自夫差南自廣陵即揚州府以東北通射陽湖屬山陽縣接寶應縣北至宋口一作

入淮晉永和中江都水涸江都縣即揚州府治乃更於歐陽埭在江都西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在天長縣北合中瀆入淮中瀆即舊瀆曰山陽瀆隋時又廣之以通戰艦明洪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望

武時元之舊臣陳瑄循故瀆開新河以通漕運而運河之名自此始然欲藉洪澤以刷黃水而黃水之悍淮流終未能敵則洪澤有日加汜濫耳豬湖水以通運道而湖水積而不流則堤防或不能過時爲橫決矣因爲利者可獨不爲之慮患哉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有二源正源自南谷山此水經注也南谷山亦鳥鼠之支山在鳥鼠山之西五里渭水所出別源自鳥鼠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而合流以東禹自鳥鼠同穴導之也山源甚淺不必深入此相導渭水落水渭洛之

治河之治也禹所治水始終前雍州先言涇汭漆沮而後言澧先治渭北而後治渭南此先澧而後涇漆沮則

渭水自西而東之序也○渭水合二源東流經鞏昌府迤東南流經秦州至清水縣而秦谷水亦名自西來注

之秦水自朱圜東流經秦州至清水西入渭東過隴州又東過陳倉北東至郿縣屬汧水入之府南流至郿縣東南入渭又東至咸陽澧水自西南來注之已見又東至高陵涇汭自西北

來注之已見又東至臨潼漆沮自北來注之又東至華陰縣東北入河計渭自發源至入河凡一千九百里云又

按鳥鼠同穴水經地志山海經皆以爲一山孔氏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雖似不經然山海經注云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吳

其鳥名鷄似燕而色黃其鼠名黓黓如家鼠而短尾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則其形色甚明當非無據明岳正過莊浪親見之云鳥形似雀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穴口有鼠狀如家鼠但缺骨似兔蓬尾似鼬黃鼠彼此睥睨有類雌雄然則共爲雌雄或未必然而鳥居鼠穴自無足異况獫狁以爲雌蛇交雜而生蜃物類異感有不可盡以常論者蔡傳或未免於泥也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洛出謹舉山其流已遠然行山中而不爲患則只自慮

氏之熊耳導之前豫州言伊洛澗澗以自南而北為序  
言也此先會澗澗而後及伊以洛為主自西而東所會  
之次序也澗澗並言者其入洛處同也○洛源自商州  
西北之瀘舉山去商州一百二十里東流北折又東至盧氏之熊  
耳蓋六百餘里所受山澗之水有不及詳自盧氏東流  
迤北至新安會澗水至偃師會澗水今澗澗皆至洛陽  
迹然偃師與新安洛陽接壤而經以澗縣南入洛似非禹  
澗合言則其入洛之處固不甚相遠也至洛陽會伊水  
至鞏縣北入河計洛自發源至入河凡一千三百餘里  
云又按淮南子及博物志皆云洛出熊耳此或因導洛  
自熊耳之文耳孔傳云洛出上洛山是為得其實而於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聖

則云在此宜陽以西宜陽縣今屬河南府是則今盧氏之熊耳  
也今考謹舉上洛及兩熊耳在商州之熊耳固皆山脈  
連屬故或謂伊洛皆出熊耳熊耳只是一山似蔡傳過  
為區別抑知山脈雖相連屬而二熊耳山則自各以山  
之形似得名以兩峯相並如熊耳也洛水行於山北所經只盧氏  
熊耳而不及上洛之熊耳伊出上洛熊耳行於山南又  
不涉盧氏熊耳此蔡傳所以必分別言之不可混也○  
水惟河為大江次之濟淮又次之漢渭洛又次之汝泗  
沂又次之涇澧澗澗及九江彭蠡又次之漆沮三澗澤  
水則皆小水也故於河無所言會而雖洛汭亦謂之過

濟雖亦瀆而小於河故於河亦言入漢於江言入漢小  
江大也江於漢則言會漢非他小水比則與江略均也  
是則汝小於濟而次濟泗沂小於淮而次淮涇小於渭  
而次渭伊小於洛而次洛皆可見矣九江洛汭非小而  
以江河之大過之則見小矣此皆書法不可不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

結言九州之水土也九州攸同歸於治也三山陳氏  
敘九州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此乃所以同之也蓋有  
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  
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故有以同之則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此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聖

先王疆理天此句總言之下文其目也四隩可居之地  
下之大要也居民利於近水故所既宅安民居也皆得以  
隩水隈也居民利於近水故所既宅安民居也皆得以  
居多在水隈無水則不可居矣九山九州之山如冀之梁岐  
降邱宅土而度地居民也九山九州之山如冀之梁岐  
之岱宗之類但兗州無刊木以通其道旅祭以告成功  
可表或亦南主岱宗也刊木以通其道旅祭以告成功  
也九川九州之川不但以所導之九川言也疏濬以通  
其流即蕩滌以盡其源也九澤九州之澤如冀之大野  
類然不當以大野彭蠡當之荆之雲夢揚之具水有從  
區皆下澤地耳具區如蘇常嘉湖諸郡是也水有從  
入而無汜濫有所限域而不橫決也四海會同句又結  
言之海內之水皆有所會歸是攸同之實也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結言九州之貢賦也水土平而言六府孔脩者水五行

之始土五行之成故水土平則六府無不脩也刊木通

茂之害除絲條天喬而草木之性遂烈山焚澤之事息

而炊爨烹飪之利與金鐵玉石皆有六府之無不

治可庶上有色黑青黎性泥斥墟肥瘠高下川澤邱

陵墳衍原不同而所宜之物與其所樹藝之法亦以各

異正名辨物交相正焉如周禮五地之物生山林之動

植物宜阜物川澤之動物宜鱗物植物宜膏物邱陵之

動物宜羽物植物宜穀物墳衍之動物宜稻稷并宜五

蕨物原隰之動物宜九州所宜穀荆揚宜稻稷并宜四

種幽宜三種與其所宜物即九州所宜反土化之法剛

雍冀宜黍稷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馮用犬皆明辨之

用牛赤緹用狐墟用豕疆藥用蕒輕費用犬

豨勃壤用狐墟用豕疆藥用蕒輕費用犬

也。由是而致慎於財賦之入畿甸之內首重農事兼及

園廩漆林苑牧山澤九州所貢則惟服食器用不貴異

物不責所無而於九州穀土則又皆準則於上中下之

三壤以適乎什一之正無過厚過薄之失有上錯下錯

之權以爲中國成賦之大法焉凡此皆底慎之實也蓋

庶土生財不止於穀而穀之所出尤爲國本故六府而

穀居一焉統謂之曰貢賦非截以庶土二句言貢而咸

則二句言賦也蔡傳補言土賦或及於四夷則如皮服

卉服織皮之類也六府脩而財賦有所出慎財賦而取

民有其節聖人之仁也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巽

錫土姓

水土既平而封建以定德教以敷以下皆弼成五服之

事也錫之土以立國或因舊國而定其疆界或因功德

而肇以新封或展親而廣九族之恩或象賢以承先代

之祀錫之姓以立宗或因世官而敘其功或以大臣而

崇其德或因其所處之地而繫以所生或即其所受之

封而指以命族凡此皆因民尊尊親親之恆性而使之

異姓各有所尊同姓各有所統而於是天下之治乃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天下之勢如臂之使指血脈無不

通貫矣蓋必使人人各君其君而後能不獨君其君各

親其親而後能不獨親其親况天下之大必非一人所

能獨治故必其分土授民以分而治之民之親諸侯也

近而易民之親天子也遠而難諸侯之治民也其澤易

周其教易行其於民之利弊良薄也易知其於民之風

土人情也亦久而相習天子之於天下也則澤或有所

難徧教或有所難及生民之利弊亦或有所難詳遠方

之風土人情亦或有所不識矣是故建國親侯乃先王

之所以比民而無間也諸侯之有國也土皆其土民皆

其民守之祖宗傳之子孫則雖非賢君亦有視爲一體

之意後世郡縣之治守令之於方土既未必其相習而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辛

莅任或不久遂已移易雖有賢郡守亦無能觀德化之  
成况士習之薄也視官以爲利耳孰是爲君國計孰是  
爲生民計者由是官爲傳舍民爲路人催科獄訟卽以  
爲能矣課農桑施德教又誰其務之况守令之上加以  
藩司藩司之上加以督撫督撫之尊小民已不得望見  
焉君門九天堂下萬里上德以何自而宣下情以何由  
而達哉夫上德無自而宣下情無由而達則是望澤而  
澤不能至民無如君何是民有君而無君也革弊而弊  
不可革君亦無如民何是君有民而無民也血脈不流  
上下判隔體雖一統不且成爲痿痺人哉上古之世侯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至

國固不必皆封於天子惟人之有才德而爲眾所推服  
者卽從而君長之如秦伯以七公子逃之荆蠻遂爲甸  
吳長之類今雲貴土司亦多類此  
天子卽因而裁治之使就法度因錫之爵等定其封域  
焉其有所統不多分處不一勢均力似無以相統者則  
天子乃使親賢有功之人出而撫之如殷民七族之屬  
魯懷姓九宗之屬  
晉建之爲國此或建或因要皆天理人情之自然公之  
至仁之至也柳宗元乃謂封建爲聖人之不得已而又  
事此以要結天下之心且以暴秦之郡縣天下爲計之  
得是惡足以窺聖人建國親民至公至仁之治乎張子  
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

建乃定禹之濬畎澮距川卽井地之事然豈禹能盡濬  
亦率有土諸侯各治其地而已故井地封建交相賴焉  
者也至於宗法則又本天理人情之自然而又與封建  
相維繫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宗以  
合族則人心有所繫屬而報本追遠之意可不忘冠昏  
喪祭之儀有所主所以厚風俗篤人倫之道莫大於此  
程子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  
兄今父兄從子弟曰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  
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至

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  
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  
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  
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  
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  
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然則封建之行今或未  
易言而宗子之法或亦後世所宜急講歟○水土未平  
之先羣后亦多有土有姓此則因平水土之功而更有  
新封新錫者且并舊國亦疆理之蓋皆禹承帝命而行  
之而分土授民實司空職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封建定而文命敷此聲教之所以四訖也台者史臣為禹自台也侯國散處天下勢不相一惟敬己之德以先之則感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天下自無不率服蓋禹以堯舜之心為心則敬體君心即所以敬己之德君臣合德無分彼此也不距朕行言教令無不行如下云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之事○橫浦張氏曰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勉有功之意東萊呂氏曰禹之治水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無所距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五

禹豈外是以求德哉眾人為之則力也禹為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見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愚按禹之治水固莫非敬德苟不自敬其德則役人而人不從矣何以能成大功乎然此節則自是水土既平封建大定而誕敷文命之事此稷契皋陶所以為續禹之緒而洪範所謂彝倫攸敘者也史臣殆未必有意標舉全篇而東萊說似太巧矣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禹於九州既別其疆域而經理之於導川又隨其脈絡而通貫之而其於土姓之既錫也則又因道里之遠近別為五服以定諸侯朝貢之節以施政教詳略之宜此以見聖人綜理之密而用心之盡也謂之服者天子之所以服御天下而天下咸以之服事天子也甸服者王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五

者全納之遠者漸去之然要以穀為主孔疏去糴送糞非也服者服輸將之事蓋三百里之內近而致力易故服輸將之役損齋王氏謂不但自輸總經而為四  
之遞者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於帝都謂  
三百里皆言納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言納理或然  
也蓋四百里內之代輸亦其勞正等耳當時亦既輸於  
三百里者則內有所輕重也金仁山云三百里之民獨  
更有甚詳然非有所輕重也金仁山云三百里之民獨  
納粟而不納粟則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蓋酌五  
百里之中而為轉輸粟米之賦也此其說即是三百里  
之民只納空糶此治惑於孔疏去糴送糞之說其亦擇  
傳總上二者而言也  
三百里之外非不輸將但不使親納王畿耳所以均其力也陳氏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王畿獨以甸名服者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

貨之所聚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噫近世之糧漕仰給東南而京師所居之民則大抵商賈末技耳故特以浮靡奢汰先天下也陳氏之言其有旨哉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者斥侯守土之意甸服之賦皆以供王而侯服之近內百里乃以為卿大夫采邑此與周制稍不同而其意則一周禮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大夫子弟所食邑此皆在王畿內然內鄉子男之邦近內易遂而外乃為采邑則其意與此同也於服事天子公侯伯之國近外所以樹之屏然甸服內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姜

非盡無建國者侯服三百里之外亦非盡皆大國而無男邦但畿甸之近不封大國而自侯服之外三百里以達要荒則國之大小相維總之以諸侯舉大者以為言耳厚外安內則其道然也經文舉其略也○又按此所云五百里皆當以規計不當以方計以規計則道里均若以方計則四正之至者五百里而其四隅之至者已七百里矣此意先儒皆未之及以規計則甸服之內積實不及方千里井地之法則積實必以方計故侯服之內二百里為采邑為男邦男邦亦仍然畿內諸侯四方各七百里而後可足王畿地方千里之實也周禮王畿之外五百里乃為甸服

亦即此采邑男邦之地也說詳見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之者撫安其國其民之意揆法度也詳度於文教也淡泉鄭氏曰立學校明禮義教化誕敷固所以安之脩車馬備器械威武奮揚亦所以安之也然內非無武備而文教為詳外非不敷以文教而武衛為重武衛嚴則夷蠻不敢生猾夏之心聖人因之而已亦其勢不得不然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之為言約也約束之使就治也夷易也坦易而無禮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姜

法也按要服當青徐間及荆揚之北境固不必盡夷而淮夷萊夷之類正處其間則其俗其治固不能純乎中國耳蔡字素達反音薩猶後世言安置也○唐虞都冀夷近而蠻遠故五服先夷後蠻周都豐鎬蠻近而夷遠故九服先蠻後夷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者曠遠之意人民鮮少而治法亦荒略也○四面相距各二千五百里是五服之地共五千里以荆揚則有餘以冀并則不足雖使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亦似不能二千五百里况禹貢遠及黑水流沙而冀北山

川未嘗一及也竊謂禹分五服但以道里遠近分政教  
詳略之宜制朝聘疏數之節而已不必五服盡包王畿  
也燕雲北鄙去王畿近聲教之所漸者深地雖荒遠不  
失其為侯服而沙漠之地究不得強列要荒青梁荆揚  
之外境固九州內地然聲教已遠道里艱遙則不得不  
列之要荒勢所不能強也必四面各求二千五百里以  
實之則亦泥矣又周禮九服則四方相距萬里漢地志  
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今以地圖按之則實  
無此數周公以日影短長定里數則里數亦非以人迹  
屈曲取之之說蓋周服里數實合四方為言方二百五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毛

十里合之則五百里惟曾氏曰周禮王畿即禹之甸服  
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侯服即侯服之采男甸服即侯服之諸侯皆仍然畿內之邦也  
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采服即綏服之揆文教衛服介  
於其中猶然奮武衛之意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愚按在衛服外衛服當禹貢之要服三百里夷蠻服當禹貢之二百里蔡夷服則當禹貢之荒服三百里蠻唐虞都偏於北故於夷近而於蠻遠周都鎮服蕃服即禹之荒服愚按鎮服當禹貢荒服之二百里流其蕃侯甸男蔡衛為中國蠻夷鎮蕃為夷狄內五服去王城三千里相距六千里然周地幅曠不能廣於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為極特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

聽四裔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故五服止于五千耳此  
說蓋為近之然齊魯皆極處中國之東要不得概以蠻  
夷則九服之界劃原不盡拘五服九服皆概以大略言  
耳天下非棊槃可一一界作方格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之圭  
告厥成功

上文五服皆錫土姓以分治之宜而其所以治之者則  
祇德之行此所云東漸西被朔南暨者即不距朕行之  
實然要惟水土既平而後聲教得以四訖故於此告治  
功之成也冀堯青徐揚皆東至海雍州西及流沙漸者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禹貢

毛

浸漬之深青州猶踰海外也被覆冒所及暨及之也衛  
山之陽朔方以北非可以疆域指故言及之而已聲即  
祇德之所播教即祇德之所行訖盡也四海亦概舉言  
之朔漠流沙古人亦謂之海必求四海以實之則亦泥  
矣東南有海西北則不能及海也元圭象水之色夏之尚黑蓋本於此  
人而見帝以圭為贄成功統平水土定貢賦弼五服施  
政教之成功言之而以平水土為之本也時說有多纖巧者此概未辨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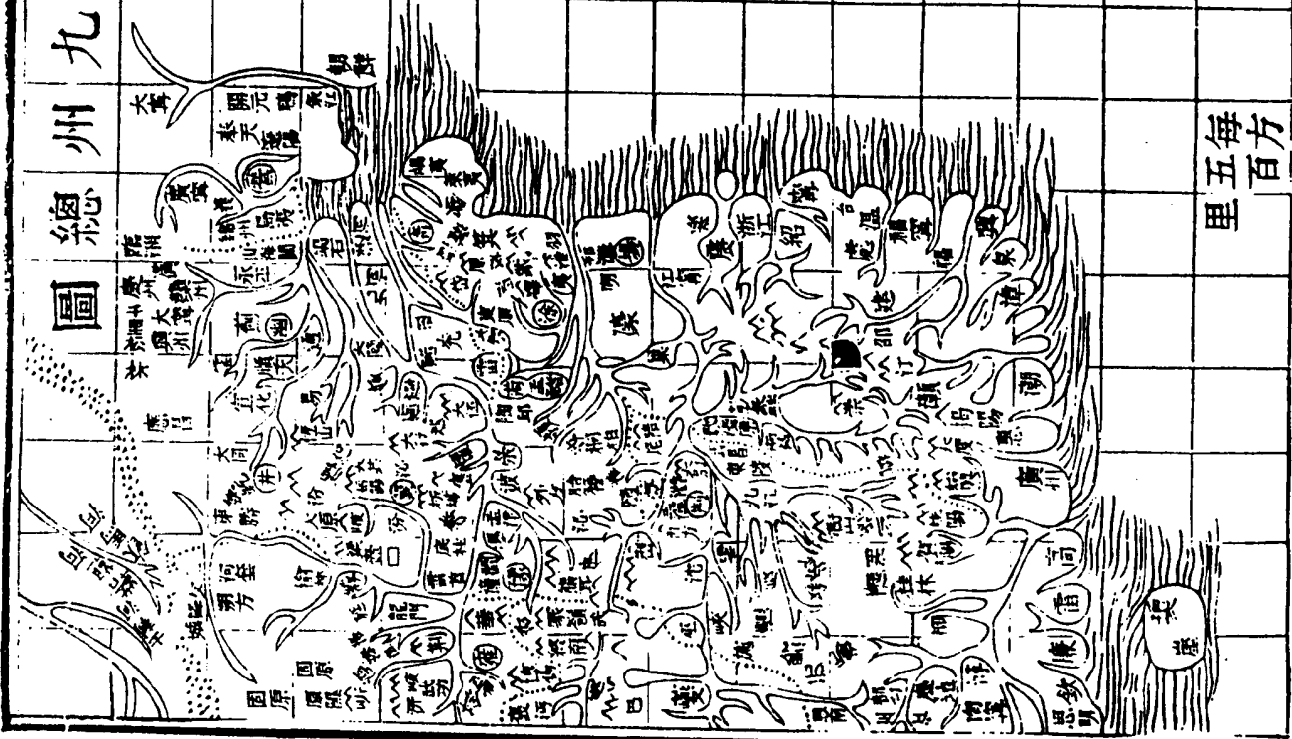
書經註義

卷之四 禹貢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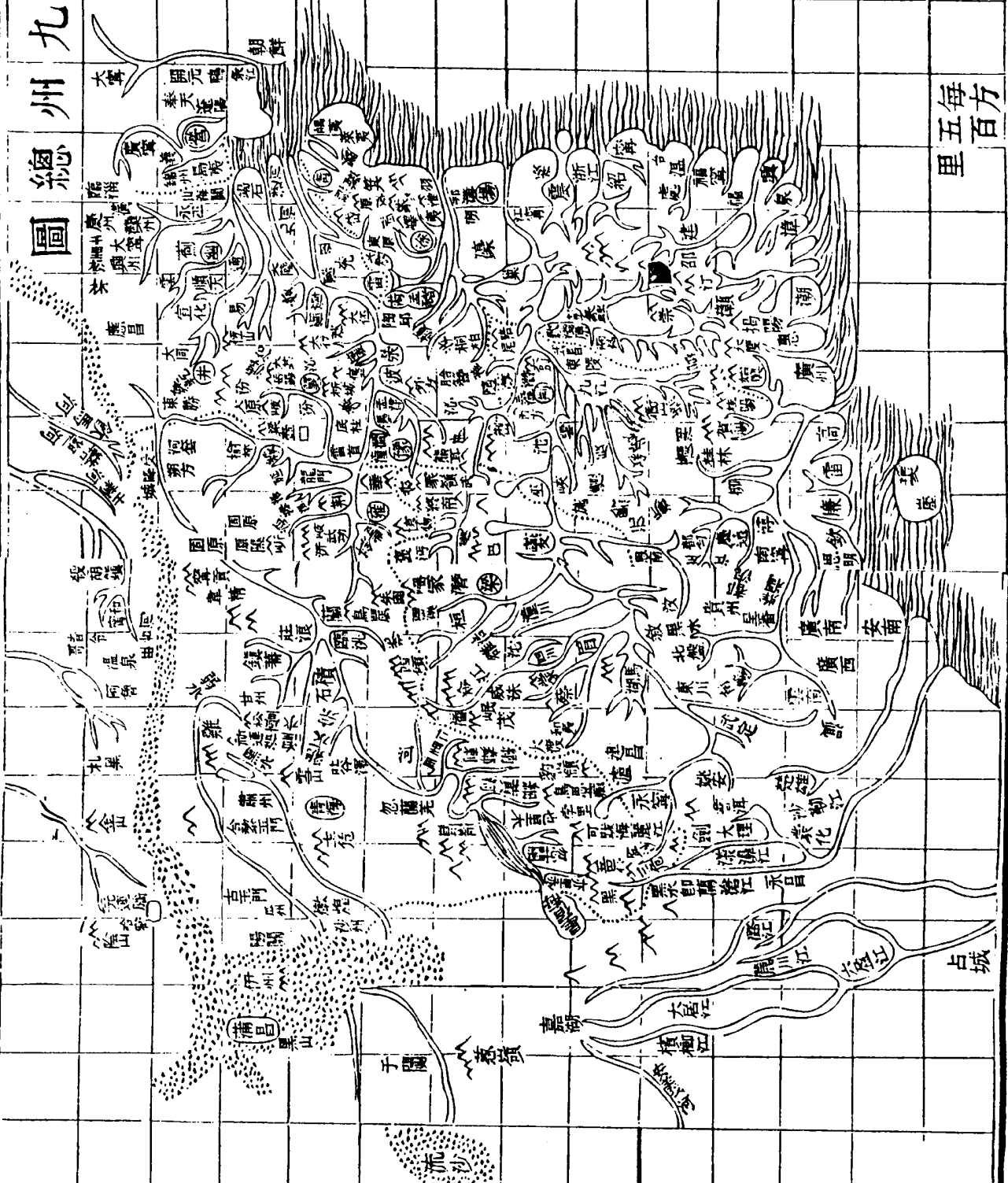
里每方  
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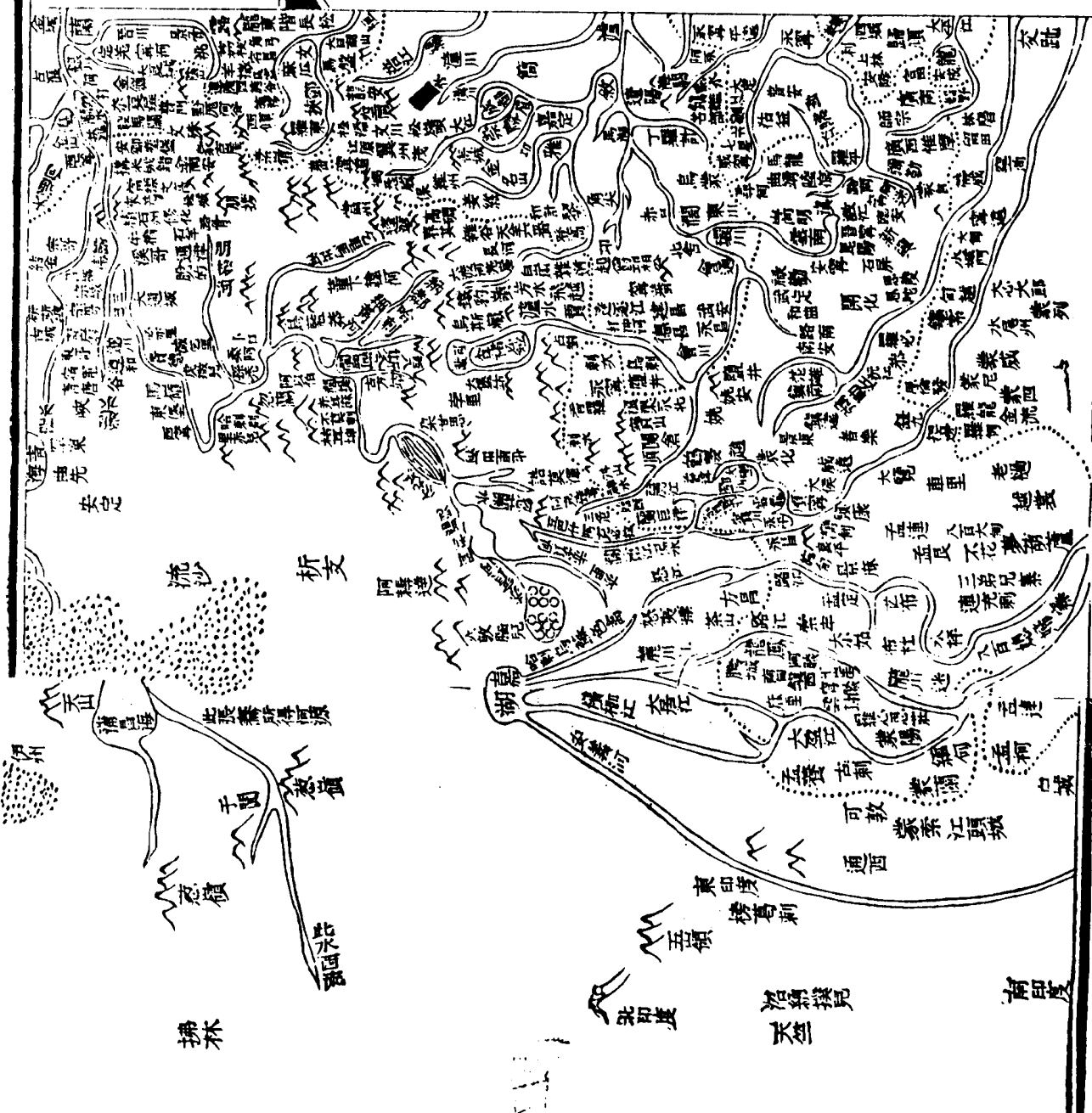
九州總圖



九州總圖

每方里五百





河源圖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空

首節史臣原序次節誓辭之發端第三節聲有扈之罪以明致討之意第四節嚴部伍之令以一六軍之志末節著賞罰之嚴以終之郝京山曰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眾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為忠也○按史記有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之文孔疏因言堯舜受禪敢獨繼父有扈以是不服今考誓辭則明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故征之非僅以其不服故征之也况傳子繼世本

天地之常經唐虞以前殆亦未始非傳子也如神農至帝榆罔而後滅又如帝嚳既崩亦帝摯繼世而立帝摯無道然後天下廢摯而尊堯可見唐虞以前亦皆傳堯舜受禪湯武征誅是聖人一時之權以救世耳有扈氏之不服或以是藉口固未可知而蔡傳以三苗徐奄之類斷之當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師至有扈之郊有扈氏乃出師與戰此總一事之始終而言之故蔡傳言其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也乃召六卿則啓於將戰之時召六卿而誓戒之慎其事也○按周禮天子郊內之地制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空  
為六鄉王畿千里則國外百里為郊郊內之地方四蓋百里田用貢法分為六鄉以作六軍是也  
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萬二千  
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中大夫五州為鄉合  
五鄉為甸甸一人無事則屬於司徒以聽教典及有征伐則屬之司馬以聽軍令是故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即一鄉之萬有  
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即每鄉  
二千五百人為軍帥皆中大夫即州之  
五百人為族即  
百族皆下大夫即  
百人為卒即一族  
卒長皆上士即族  
二十五人為兩即一里  
兩司馬皆中士即閭  
五人為伍即五  
伍皆有長即比  
蓋寓兵於農藏險

於順先王之兵制所以爲善三王所同孔疏本鄭康成無庸異說也後肩征篇亦曰肩侯命掌六師夏后亦然所可徵矣廬山胡氏乃以比六卿爲冢宰司徒司馬宗伯司寇司空而謂六卿並將方麓王氏又謂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卽此之六卿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非鄉官也愚按天子親征亦必無空國以從之理且冢宰六卿之長而出師乃以屬於司馬體統亦不宜然若以爲六卿之屬官則又不得謂之軍將皆卿矣天子六軍此三代所同有肩征篇可據若冢宰等六卿則唐虞無司馬曲禮五官亦與周禮不同曲禮天子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奎

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眾也

說者推以爲夏殷之制夏時

之六卿固未必同於周禮矣安得舍其所據而反據其所不可據乎泰誓牧誓之呼司徒司馬司空此以侯國而行征誅大臣皆從其情事又與天子之征畔國有不同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此誓辭之發端六事之人六軍之各司其事者也自軍將以及公司馬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此聲其罪以致討也五行天之生材以養人三正君之承天以出治故禹言養民之政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皋陶之論治則曰撫于五辰有扈氏威之侮之怠而棄之則是違天之道拂物之性而虐下背上無不至矣自絕於天故知天亦勦絕其命天子惟奉行天罰而已何容心乎威侮五行如溝洫不脩早潦無備焚萊不禁斬伐無時田野荒蕪土木煩興食用無節之類故蔡傳以暴殄言之暴殄其物卽是拂逆其性惟輕忽之而不敬故暴殄之而不惜或譏蔡傳謂偏以質具於地者言之而不以氣行於天者言抑知氣之與質本不相離蔡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奎

傳意已甚密也三正之說董仲舒言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鄭元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禹正建寅漢律歷志以黃鐘林鐘太簇三律爲合天地人之數是三統之說由來已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說自邵子然一日至半夜而日已東轉至雞鳴而地氣上升至平旦而人皆興起一歲至子月而日轉北行至丑月而地氣始闢至寅月而人肇東作矣由是而推三統固天地自然之道惟秦人以亥月爲歲首則於理爲必不可通也怠棄之者如魯文公之不視朔紂爲長夜之飲而舉朝皆忘其日之類周禮如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此夏正寅月也正歲  
帥官屬而觀治象之法此周正子月也蓋帝王雖易代  
改正而實三正並重故怠棄王朔而統以三正為言乃  
或謂三代以前無改正朔事或謂三正所指如三綱三  
事之類三山林氏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三綱五  
常抑知三正不指正朔言則於怠棄二字不切况三代  
所頒正朔皆朝廷敬天勤民之大政繫焉故天子視朔  
於明堂諸侯聽朔於太廟今不用正朔則政事無不廢  
棄可知彼謂不必求之太深是不知三正之重故耳又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非截然兩分威侮五行未有不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奎

怠棄三正者怠棄三正則五行無不威侮矣時解分威  
侮五行為虐下怠棄三正為背上亦不盡然也恭行天  
罰詰誓之辭類然孔氏疏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  
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然愚  
謂須按其意何如大禹以脩六府和三事而受天命今  
啟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罪而討有扈此正啟敬承  
繼禹家法固不在文字之間而已也必以篇內數恭字  
為一篇綱領則亦經生常談而已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恭命

此戒飭六事之人以嚴部伍慎戰事也左主射右主擊  
刺中主御此車士甲士三人左傳所謂甲首也出軍之  
法五人為伍伍有公司馬五人公司馬執鑼五伍為兩  
二十五兩司馬執鐸四兩為卒百人卒長執鏡然革車  
一乘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之七十五人蓋守  
輜車之士有二十五人輜車牛車以載輜重者二十合  
之是百人為一卒卒有四兩三兩以戰則步卒七十二  
人車上甲士三人皆兩司馬三人中又推尊者一人為  
卒長卒長居車之左而主射其二兩司馬則一人居車  
之中而主御一人居車之右而主擊刺此言攻者三兩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奎

各嚴其兩之政而卒長又統主百人之政惟御特言馬  
徒視車為進止則以御為重也五卒為旅旅帥執鼙旅  
五百人之長五旋為師師帥執提鼓師帥二千五百人  
鼙五師為軍軍將執晉鼓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蓋一  
軍則戰車一百二十五乘將帥及甲士共三百七十五  
人戰卒九千三百七十五人輜重三千一百二十五人  
合之則一萬二千五百人也射者便左故射必居左用  
矛便右故必居右御者便中故居中凡車上以左為尊  
惟軍將之車則御者居左軍將居中以主旂鼓黃文叔  
馬政作一車之將右與射將戰則中軍以鼙令鼓鼓人  
佐之此失之不考者也

皆三鼓師鼓人如族帥兩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行

鼓行鳴鐸以爲鼓節也及止則攬鐸以止之攬鐸者掩鐸口而搖

也退則卒長鳴鐸以退之故一乘之眾其坐作擊刺進

退死生皆聽於甲士三人而卒長以上又聽命於軍將

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徒者死列所謂節制之

師呼左右御以告之使各恭於命而六軍如一人矣又

按古之軍法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有相相助之義

故出則爲伍兩卒旅之眾有相死相救之心而將卒相

親尊卑有定臂指相用耳目有常部伍後先皆其素定

且戰則進退有節擊刺有數用其人亦愛乎其人蓋雖

書經詮義 卷之四 甘誓

矣

不得已而用兵終不敢視人如草芥有慎事之意無倖

勝之心也後世有軌里連鄉之法行而兵農以分見管子

自棄車宗卒之戰行而車徒不相爲用見左傳下及戰國

秦尙首功而戰爭之慘極矣書存此篇猶見先王之舊

典讀者無以其寥寥數言少之也此章所考乃鄉遂六軍之法稍異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此勅以賞罰之嚴而於罰則重言之威克厥愛之意也

用命恭命也不用命不恭命也此之賞戮皆以在軍時

言之祖卽齊車之遷主社卽祝所奉以行之社主也孥

戮非王者之心然嚴之以使之不犯未始非仁心也兵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必多爲遷就其說○鶴林吳氏

曰甘誓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

罰之典靡不明備可知夏后典則之存矣

五子之歌

首三節史臣原序其歌五章皆述大禹之戒而反覆

已意以致其哀怨之情此詩之變雅也不爲樂章故

不存於樂而列於書程子曰書爲王者之軌範不獨

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

也按按虞夏商之盛而樂章不存所可見者勅命之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矣

歌風愆之訓其變則有此篇皆書中之詩也周室之

盛樂章闕有間焉而文王之德及宣王之中興則史

或不載以備見於詩文王大明崧高常武六月采芑

皆詩中之書也讀詩書者無徒以文辭而尙論其世

則身心之益無窮治亂興亡之鑑備焉詩書春秋其

致一也夏書所存今僅四篇少康中興夏史豈闕無

所紀蓋簡策之所失亡者爲已多矣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

此節敘太康之罪有加甚而不悔之意五子之怨皆怨



此也易文言傳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召公曰王位在德元有其德乃居其位以逸豫滅厥德是尸位也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而存於心者也心存而不放則性命之理見而德日崇心放而不存則人欲之私行而德以滅矣逸豫者縱逸於豫而不復知檢節也天下惟豫之境最易溺人故當堯舜之治而禹曰克艱后益曰徽戒無虞皋陶曰無教逸欲然太康當堯舜禹啟重熙累洽之後自以爲天下無事則逸樂之志易萌以至於往而不返蓋禹以由豫有得而太康以冥豫致凶矣德者民心之所同得得民心之所同然則民心服之拂民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三

心之所同然則民心貳之况上逸則下勞君惟逸豫之從則民之被其毒者必眾矣黎民之所以咸貳也此三句總太康嗣位一十九年之事言之乃盤遊無度以下又專以盤遊一事言之乃者繼事之辭盤遊者盤桓於遊也黎民既咸貳矣乃復盤桓於遊而不知悔此所以啟有窮氏窺伺之心也夏都安邑乃逾河而南又自河逾洛以畋于洛之表至十旬而弗反正所謂盤遊無度也棄民如此欲民之忍難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此敘太康之失國也有窮后羿蓋諸侯而有官於京師

者咸貳有貳心也蓋太康棄民而羿萌窺伺之心則必有以市其民者如齊之田氏之類貳卽貳於羿也至此曰弗忍則太康猶必有厚毒於民者縱己之欲其虐民自所不顧而姦雄又厚爲之歸怨焉民所以愈見爲不堪命也羿於是因民之弗忍而距之于河在羿深爲得計而史氏體五子作歌之意則有厚於責己不暇責羿者忠厚之至也東萊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乃敘作歌之由於怨而又撮其歌之大旨如此也孔氏疏曰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子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史述太康之失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然也然則厥弟五人三句乃原敘法而五子咸怨句則另提以接距河之後情事宜然又或曰從猶追也追之不及故徯於洛汭以俟其返迄終不能返乃怨而作歌二說未知孰是咸

怨怒字與舜怨慕之怨同情之所不能已也怨而所述者大禹之戒則所謂怨而不怒者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史臣之本序亦可謂深得五子之心矣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與訓不可下下後五反與民惟

邦本與近本固邦盜與本予視天下五反愚夫愚婦一

能勝予上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與近不見是圖古反

子臨兆民與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補反為人上

者杜奈何不敬近本

近猶親也拊循之也下猶遠也忽視之也苟無民何有

國國以民為本遠而忽之則失民心失民心則根本動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三

搖而邦不可保親而拊之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根本附

著堅固而國以安甯矣民之可近而不可下者以此此

皇祖之訓也夫匹夫匹婦至愚且賤然既失其心則怨

毒之發雖一夫且能勝予蓋失之在已民必怨之况縱

已之欲而不知敬民所失既多民之蓄怨必甚豈必待

徵色驗聲禍亂已著而後知其怨已哉當於不見而圖

之敬已之身以敬民而不敢稍縱其欲以惟恐歛怨於

民庶幾根本不搖而邦可保是以予臨兆民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稍縱則敗矣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此

申繹皇祖可近不可下之訓而深怨太康之失道也一

能勝子見獨夫之勢位不足恃不必以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言過失之多亦不必泥三字奈何不敬敬字正對逸豫滅德言敬其在已則無失而民不怨矣敬民自在其中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上章奈何不敬主於心言之此章乃數其事言之敬則

不敢縱欲以敗度此六事皆縱欲敗度之事以不知敬

畏而惟逸豫之從故肆然無節循至斂怨於民而不顧

國之所以亡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逸豫滅德之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三

君必有不止於一者乎東萊呂氏曰天下之事皆有其

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

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性情不可無

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寇盜制於聖人豈以滅德

然色禽而至於荒酒至於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

彫之非其則矣愚按禹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禹弗子而荒度土功惡旨酒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

豈無所嗜欲哉敬天勤民則於此有不暇禹以之所

行者垂訓子孫而太康恬不之顧欲無失國得乎此章

全述祖訓之意而潤色以成歌既明指六事故不必復

申言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皇祖之訓堯舜相傳之訓所以立極於冀方而君臨天

下也今以逸豫滅德則失其所以相傳之道而紀綱無

不紊亂此所以致滅亡也此乃實指太康之失言之蓋

敬者治心也紀綱者治法也逸豫而至於無度心既無

所敬畏紀綱安得而不亂乎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失其所以有冀方之道冀方所以滅亡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叶絲關君反

書經詮義卷之四 五子之歌

焉

石和鈞王府則有叶羽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此以反

承上章亂其紀綱之語而申之典則鈞石皆所以紀綱

四方者也首章言奈何不敬治道之本於心也次章戒

荒逸所以敬身而出治也三章言紀綱本治心為治法

也此章言典則鈞石則治法之詳而以明明之德為萬

邦之君則治法之詳皆自君心之敬德者出之故大小

本末無不兼備如此蓋不惟祖訓垂之空言而且有成

法萬世可守能率祖訓而敬守之萬世治安可也不念

祖訓之言則不守祖宗之法紀綱亂而復滅隨之矣首

章咎其不敬未忍明言之也次章末或不亡乃微及之

而猶未敢明指之也三章言乃底滅亡則明指言之此

章言覆宗絕祀乃言之愈悲切矣是章法立言之淺深

次序也周禮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

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

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

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

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八則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

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

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

書經詮義卷之四 五子之歌

焉

眾蓋典者法之常也則者事之準也夏周之典章法度

未必盡同然大要不相遠也度量權衡皆生於律已見

而規矩準繩又生於衡故權衡又法度之始舉鈞石為

言而法度之細無不盡備矣按朱子語類問關石和鈞

量之類朱子曰恐是○三山林氏曰太史公曰禹聲為

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而後大

也備關石和鈞事若甚細而舜典巡守必同律度量衡脩

五禮如五器武王代商必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是王

天下之三重所以同風俗而寡民過之大者也後世乃

蔑視之以為細民之事此紀綱所以失而民俗所以漓

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而綱紀四方實本於明明之德

不敬其德則典則雖在鈞石雖有亦誰爲舉而行之故以逸豫滅德則至於亂其紀綱荒墜厥緒雖祖宗亦無如之何也可慨也夫○近說有曰自古勅業難守成亦難然守成之難子孫未必知而祖宗知之故率祖則興背祖則亡五子所以深悲時變追述祖德也後世府兵變而唐覺肇新法行而宋室微祖制之係興亡如此愚按禹湯文武周公皆以大聖人勅業垂統是豈特子孫宜世守之雖百世不可易也其有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爲之救弊補偏以適於平而已若井田封建學校軍制之大則三代蓋如一焉故商書曰纘禹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美

舊服周詩曰纘禹之緒實曷嘗有所變哉若漢唐而下則既承暴秦毀裂之後而漢唐宋開國之主又非有大聖人之德之才其勅業亦惡能盡善第以祖宗起自微細躬歷艱難其計慮稍爲深遠故子孫苟世世守之亦可以安小康之治耳設使唐宋子孫有出類拔萃之才德而奮然大有作爲以取法於唐虞三代之治者夫亦誰謂祖宗之法必不可變而必斤斤然以守之也漢賈生之言曰琴瑟之不調甚者必取而更張之當時之人羣惡其新進喜事而其後反者數起卒用賈生之策然後少安改正朔易服色皆自武帝行之未聞譏其變制

也唐室府兵之制爲近古寓兵於農之法此宜由均田府兵以進而漸行夫古之井田封建乃守法無人以至變府兵爲曠騎變租庸調爲夏秋兩稅是不變其所當變而變其所不當變其肇藩鎮之變而京師無守衛也不亦宜哉介甫以功利之見依託經術以執拗之質偏任小人此新法所以致壞然保甲今猶守之而公田竟未及行青苗之行介甫親試不無小效是用人行法之不善而非盡其法之不善也考古者宜綜其本末而後論之矣然此可以論後世而非所以論太康太康之祖何如祖太康之祖之法何如法夫豈可墜太康以逸豫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老

滅德而荒墜祖法非自用自專而更變祖法者也又豈唐宋子孫同日語哉雖然欲奮然法古盡取三代以後之弊政而更改之此必惟勑業之君因時制變爲可以行若守成之君數世而後大勢已定則固有難言更張者此非古法之必不可行而君臣之間事勢所阻嗟乎非大聖人孰克建千古立隆之治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蘇傳曰有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字讀作又弗慎厥德雖悔可追上四章述大禹之戒而反覆喪敗之由大意已盡此章則歎息而致其哀怨之情蓋辭意有窮而情不能已也

冀方而滅亡矣宗祀而覆絕矣是無可歸之地也歛怨于民愚夫愚婦皆其仇敵故無可依之人也指太康而曰予君國一體微子亦謂紂爲我皆至情然也事勢至此無復可言惟哀思鬱積熱中而不可解耳以此立於人世其顏則厚其心則忸怩忸怩二字皆從心故傳言愧發於心非不悔也弗慎厥德於前以至喪敗於後雖悔其可追乎弗慎厥德卽所謂逸豫滅德此與奈何不敬之言正相首尾也○歌辭五章聯絡照應甚密而藹然足動人以仁愛忠敬之誠說者謂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五子之歌皆怨已而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君子以是知仲康之宜

書經詮義

卷之四

五子之歌

美

爲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能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歟理或然也

胤征

此篇實誓而曰胤征以胤后承王命徂征句而爲名也征者上伐下也此以見胤侯奉天子命而征不臣其誓師乃天子之事非胤侯之私故不以誓繫之胤侯亦正名辨分之意也首節史臣原序以下皆誓師之辭因日食之變義和置若罔聞之故而征義和故誓辭首謹以天戒爲言而歸重臣人之脩輔次述遭

人之徇見臣人不知脩輔則宜致刑皆影照義和而言也次乃明數義和之罪以見其不可不征次乃勸眾士以敬承王命次又言所誅者惟在義和而戒其濫殺亦先聲以安脅從者之心而離義和之黨也未節則又凜之以威以見法律有所必嚴所以整齊其眾也通篇辭嚴義正而寓意委曲實在不言之表蓋人臣失職不惟命司寇以五刑之辟而致勞司馬以九伐之威其事勢從可知矣義和廢職罪已當誅而義和之所以敢於廢職者則既貳心河北謂南方小朝廷其如我何耳是以奮然征之非惟正失職之誅

書經詮義

卷之四

胤征

美

實以翦羿之羽翼而寒天下貳心之臣之膽此仲康所以能君也其未能有加於羿則相時度勢以行之故誓辭中絕不之及而第以廢職之罪罪義和其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微辭示意其可知義和之罪不僅在酗酒廢職也張膽明目潛慮密謀二者蓋兼有焉蘇傳以胤侯爲羿之黨其亦未深體經之語意而考之當時之事矣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繼太康而卽位大書曰肇位四海猶春秋大一統

之意正名定分之辭也

周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是太平天子氣象此書惟仲康肇

位四海卻有草味不甯之意宜細玩知之

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為大

司馬見仲康嗣立能不墮張皇之志有奮然興復之謀

也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肆然有不為王臣之志蓋

義和世掌歷象有國以為私奉有官次於京師以供王

職自太康既失河北義和遂歸其私邑不復服官王朝

而以酒自樂中立其間此乃因日食之變而胤后乃

以王命征之此敘胤侯所以征義和之本末也○按仲

康之立史記夏本紀略而不詳漢孔氏唐孔氏皆以為

羿廢太康而立之解者相承而不深考惟其以仲康為

書經詮義

卷之四 胤征

全

羿所立故蘇氏有義和忠於夏而羿假王命以征之之

說然左傳稱羿因夏民而代夏政稱帝夷羿則豈徒挾

天子以令諸侯者朱子稱袁道潔考之太康但失河北

至相始失河南是可知仲康之立實在河南非羿立之

於河北也仁山金氏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甸服東

南而居之太康十九年敗于洛汭之外為羿所拒遂居河南之陽夏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即太康

所都也又十年而崩弟仲康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

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

侯為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

是紿兒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擁虛位而胤侯為羿

黨也然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公四年左傳稱

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明

矣仲康繼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措固已有

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義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

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

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

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義

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按肇位四海亦史臣大書之辭

猶朱子綱目於蜀漢書漢中王即皇帝位也當日事勢則未可盡知大約羿帝河北夏帝河南諸侯亦多兩屬焉其勢不相上下故仲康未能討羿也其征義和則惟以廢職為言而不明討其不臣亦且以安反側子之心

書經詮義

卷之四 胤征

全

而徐為自強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之為

再舉之計也仲康立十四年崩于相立相自陽夏遷於王室倚重矣帝即今山東濮州也在位二十八年乃為

寒泥之子澆所弑夏統中絕四十年而少康復興是仲康雖未能討羿而終仲康之世羿不得逞則仲康之能自立也羿亦好敗而為其臣寒泥所殺泥之子澆乃滅

夏后相至少康中興而後誅澆此合左傳及仁山通鑑前篇考之乃見按仁山所考至為明備必如其說而後

詳備附載於此

此篇之存為明白正大林傳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云云

仍二孔也雖能正蘇傳之非而於理似終有未足矣○

義氏和氏蓋官名而因以世官為氏其後有一氏失職

故義和合為一官及仲康征而滅之義和氏遂絕至周

時則馮相保章二氏皆爵只中士為太史屬官而隸於

宗伯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謨所垂之法訓所垂之教或謂謨本諸心訓發為辭然不必過為分別天人

之感應甚微惟先王凜欽若昊天之心則凡休咎之徵

皆如上帝之告語以反身而自慙焉而尤賴有臣人爲

之守其常法凡在百職皆脩職以輔其君然後君德無

不明而國家可以安保此及下節皆言人臣當輔其君

以彌天變所以爲征義和廢職之張本也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書經詮義 卷之四 崩征 全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適人孟春之徇猶周禮始和之布也凡有官守言責下

逮百工無不各以隨事規諫其君爲責是爲恭於臣職

平時且然况天變細事且然况大變乎官師技藝且守

其常憲而脩之况義和之世以歷象爲職乎頒之爲令

其徇之以適人凜之以常刑義和之廢職不恭其可免

於刑戮乎國語自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警獻典史獻書

師箴賏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警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此王之聰明所以

無所壅蔽而動作皆合乎天也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

鳩諫曰賈財罷民魯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楹匠慶諫

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是工執藝事以諫也後

世諫有專官而言路以狹至於諫官又非其人人君自

以爲聖則依阿苟容而搜尋細故以塞責甚者箝口不

言或且阿附權臣以攻擊善類而三代之道亡矣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

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鼙夫馳庶人走義

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凡人臣之敬恭厥職者自敬其德也義和惟顛覆厥德

書經詮義 卷之四 崩征 全

是以沈亂于酒而畔官離次無所顧忌畔官故倣擾天

紀離次是遐棄厥司此卽所謂廢厥職酒荒于厥邑也

日食之變義和若罔聞知此又以聲言其廢職之實爲

今日徂征之不容復赦也日食據唐志在仲康三年邵

子經世書謂在仲康元年金仁山余息齊皆主經世書

似與原敘肇位四海之言相合但歷家推步往古往往

爲術不同不能盡合無庸執一說也辰卽十二辰本以

日月所會之次立名辰弗集于房言日月之會不相和

輯於房宿間也必如此解語句方順孔傳則云房所舍

之次左傳杜注亦云房舍也唐律歷志推仲康時九月

合朔已在房心北但以房訓舍則與辰字之文相複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則春分日在昴夏至日在星秋分日正在房夏仲康時去堯不三百年歲差不過二度餘若此年冬當置閏則八月中氣在下句是季秋月朔日月猶會於房不得以蔡傳為誤也誓奏鼓三句見微賤之職且恭於脩輔以謹天戒所以甚義和之廢職也嗇夫鄭司農以為司空屬官今冬官闕無可考孔疏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蓋以日食之時刻及所食多寡告王也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

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杜預注曰伐鼓於社責羣陰也又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欲行此禮季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周六月乃夏之夏四月義和之罔聞知亦弗君君志所謂正陽之月是也也朱子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如日在房某度也南北同道日行黃道月行則出入於黃道南北六度也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無光故能掩日之光望而日月之對同度此如日在房某度東西正對亦月行正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也亢者相衡不讓之意疏義曰亢當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太親切則日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失所受之光而月食西學則曰日月正相對

則中隔地毳月體小於地而中為地毳所障則不得受日之光故月食按西學此說自比先儒闕虛之說為勝是皆有常度矣詳已見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疏云月避日者以陽氣壯縮如水見焦釜自緩也纒少退縮則彼此自然退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若國無政不用善良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按天人之際感召至微有不可誣而實未可以一端測者日月在天本非有食日月之食亦自人見之耳顧自人見之則自人感召而消彌之人固天地之心也是故無道之世或山為之崩或川為之竭音竭七政之行為之舛錯乖氣之所召為之也太和之世天清地甯風雨以時四靈備至和氣之所輯為之也日月之有當食不食夫何疑焉爰考春秋時襄公之二十一年一歲而兩日食九月庚戌朔日食其二十四年又兩日食七月甲子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食自其二十年至二十七年凡五年而七見日食是常度有不盡軌者矣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而日食百餘見是可見有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頻食者矣非人事之



感召則曷為若是乎至於交度之見淺深則南北所見各異或游氣蕩漾所見亦有高下不同西學所謂視此

差氣差不同此

皆推步可定乃事理之常又非所論也災變之說漢儒為詳而每病於牽強蓋執一以為言則未必有當於天

心矣若徒委以為天行之常而謂為不足畏則是啟人

主以縱肆之心而為禍滋大矣人主亦反躬自治凜之

以敬而已譬之人子之事父母父母色不在予雖未必

果有怒於予在人子能無恐懼也政典蓋夏先王所垂

政治之典三山林氏以為大司馬所掌邦政之典似太

泥先時者不及時者皆推步之差日已食而義和未知

書經詮義

卷之四 胤征

全

故蔡傳以為後時王方麓駁之亦太拘矣但政典以下

林氏謂為胤侯誓師勅戒吏士之辭非復指義和言新

安陳氏亦以先時不及時為先後失師期蓋疑推算之

誤罪不應至死也然以此屬之下節則語氣終不順朱

子亦云林說非是殺無赦之言刑似太重蓋古人謂刑

為殺殺不必死也姑存其說宜更詳之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

此乃戒飭吏士之辭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罪有當討即

天罰也自義和而言則天所當討自胤侯而言則欽承

天子威命而已其辭直其義明胤侯之非黨羿可知然誅一失職之臣而陳師誓眾之戒嚴如此則義和之他有所恃以抗衡天子其不臣亦隱隱可見矣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此戒吏士之妄殺也義和據有私邑不服王官則必有

所脅從負嵎相抗是以興師動眾其勢必至於戰戰則

有玉石俱焚烈于猛火之虞故先事戒之討失職而曰

渠魁知其罪不止於失職也失職之臣而有脅從之醜

汙俗之染知其黨羣習於不臣也是雖未能正叛逆之

書經詮義

卷之四 胤征

全

名亦隱然足以見立言之旨矣脅從為義和所脅而從

與之同事者罪雖大而情有可原也舊染為義和所染

而汙與之同惡者惡雖深而法有可赦也於脅從則罔

治於汙俗則與其自新一以體好生之德而廣王師之

仁一以招來服之心而散奸雄之黨又於以見不得已

之情而為策之善也蔡傳今按以下一段甚妙宜深玩

之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此又言軍事尚威不容姑息見法令必行以勉眾士之

用命與上節意不相蒙故以嗚呼二字更端然威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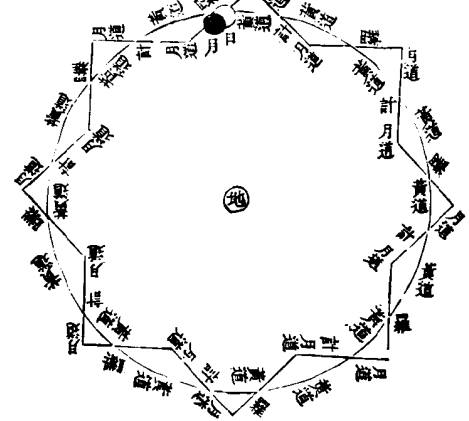
非不愛也以威行其愛則見為威克耳此古人之不得已也若愛克威則必允罔功其過反流於不愛矣蓋至於興師動眾則必不能不戮一人不死一士而苟非申嚴紀律必不能以成功眾士其可不勉力而知戒歟然而其事迫其情危矣此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孫瑤岑云行師之道平時則當拊循臨事則尚節制恩按此語亦似是而非蓋節制而於平時則尚節制恩欲節制而不可得者所謂如養驕子臨事而不加附循則眾士且必有離心又非節制所能轉服矣是以行師之道同甘苦節勞佚而法令則至公至明在所必行斯令行而人不怨惟不以小仁廢大法故謂之威克厥愛然而愛其本也威其用也威愛並行而不肯非可以平時臨時分也

附圖

書經詮義 卷之四 肩征

矣

圖之食日而日掩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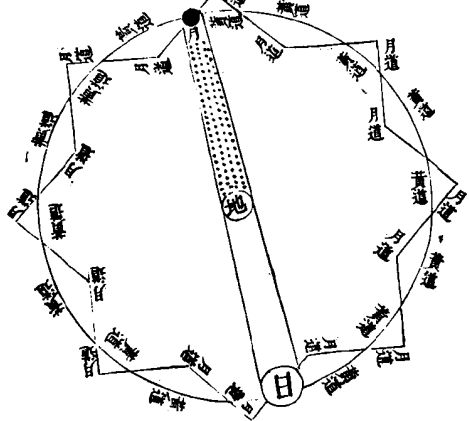


日行黃道月行有小輪出入於黃道內外六度之間以生陰陽二歷陽歷為羅入故月行有九道故日月合朔而月行正交黃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其若月交黃道而非合朔及合朔而不正交黃道則月無光而日不食不相掩也

書經詮義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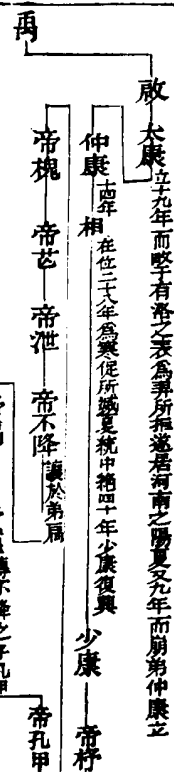
矣

圖之食月而日抗月



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有晦朔弦望故日月相望而月正交黃道則中為地毬所障月不能受日之光而月食其若月交黃道而非相望及月望而不正交黃道則不當地毬之障而月不食月當空洞受日之光也此從西學之說

夏世系圖



啟 太康 立十九年而墜有洛之表為羿所攝遂居河南之陽夏九年而崩弟仲康立

仲康 四年 相 在位二十八年為寒伯所攝夏統中攝四十年少康復興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讓於弟局

帝局 帝胤 傳不降之子孔甲

帝孔甲

帝皋 帝發 桀

書經註義

卷之四

九

書經註義卷之四終

書經詮義卷之五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庭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商書

商書十七篇大概簡嚴質樸足徵一代風氣或謂周書宜文而反質商人尚質而書反文以是疑今文為真而古文多偽此亦不然蓋文質之異不在字句而在文意氣味間不得以聲牙佶偈者為質而以文從字順者為文也大要商書以直勝周書以婉勝商書以意勝周書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誓

一

以神勝周頌商頌亦是則文質之辨矣堯舜禹而後征誅而王者自湯始今讀成湯之書三篇乃可見聖人不得已苦心焉自古無置其君而復相之者而伊尹行之今讀伊尹之書五篇乃可見伊尹忠誠正大之志焉自古無欲動民而民不從者則盤庚疑于拂民從欲今讀盤庚三篇則可見賢君之舉動不苟而情辭忠厚焉伊尹之訓近而旨遠所以挽縱欲之君也傳說之言精而辭顯所以輔明哲之辟也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皆寥寥數言而天命人心之際悚切至矣微子一篇纏綿愴惻至于不忍卒讀此三仁之所以稱仁也歟言性自湯

始言仁言誠自仲虺伊尹始言學自傳說始然人心道心即性命之微也惟精惟一即學問之功也允執厥中則仁誠之實也是以身脩思永之實用人行政之施則典謨訓誥同一揆焉反諸身而求之常變不同惟其所措至若質文之異及今文古文之辨無多問焉可也

湯誓

湯誓有不安之意而行之以決以建非常之功殆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歟數桀之罪揚于王庭也反復惟恐民之不從而諭以伐罪弔民之意孚號有厲也誓于亳都而後往嚴之以賞罰之必行告自邑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誓

二

以此為誓于亳都者篇首無原敘篇目又不著地名而玩其誓辭又皆率眾必行之辭無臨陣戒嚴之意則可知其為誓於亳都與甘誓牧誓所不同也孔疏謂史非一人辭有詳略然而所以可略者亦非無故矣其曰非敢稱亂即不利即戎之意而一則曰天命殛之再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終則曰今朕必往此非即所謂利有攸往者乎數夏罪無溢辭告其民無忿志蓋以下伐上事出非常自唐虞歷五六百年而湯始行之常人之情又不能為解者故不得不反復以自明其志斷其辭和而其心苦矣

京山郝氏曰臣湯誓以臣伐君故其言詳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無表暴過甚之辭其獎率三軍無忿憤激烈之氣且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弊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事果非得已也

湯誓之辭正而婉甘誓之氣壯而直讀者可以深味矣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桀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按湯之伐夏民有違言至武王伐商則庸蜀羌擊微盧彭濮莫不率從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則當時人情事勢亦略有不同故湯有慙德而武王遂無此意焉然湯武之德氣不同則情辭誠不可掩也孔子論樂以韶武並言而曰武未盡善其亦殆如此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誓

三

湯發此誓于興師之時故不地史記此篇于成功之後故稱王以下伐上事出非常蓋疑之者眾矣亂生于人有一毫人欲之私利天下而弋之亂也篡也命稟于天道道窮而不得不變則聖人不得已以奉而行之有夏多罪滅絕天理固不復為天下君而天命殛之矣湯豈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皆莫非天理而以恩合以義合之故其實有不同者我生而子之生我而父之一氣所承恩之所必不能變也撫我則其后虐我則其離合之則可留不合則可去惟義是視則君臣無定位矣君人者所以承天命而代

天以撫天下之民豈寵之私之使厭縱其耳目口腹以虐萬姓毒天下歟是故誅其不君以作天下之君此雖易一時之君臣而實以定天下萬世之君臣非稱亂也顧其辨於天命人心之際間不容髮君非桀紂則皆未可指為獨夫臣非湯武則必不可以言弔伐天心有一日未厭則桀紂猶擁虛名民心有略可挽回則湯武亦終守臣節是故堯舜之授禪湯武之征誅皆聖人之權也權之而合于時中即天理也若非聖人而言權則皆亂天下者矣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子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誓

四

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之伐夏也蓋與伊尹謀之而明白正大與眾共知之矣然于分則有稱亂之嫌于民則有不恤之議則不得不反覆以自明而非敢強民以不欲師役之與衽席之民固不能無憚也其曰舍我穡事蓋與師于秋冬之交然亦或毫眾之託辭也止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見夏之當伐而非稱亂也此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見我之不可不伐夏而非不恤爾眾也天者理而已矣理所當為伐罪救民之責不敢復委是畏天也殺一人以安眾人君子猶必為之況勞我眾而安天下乎朱

子曰讀書且先求聖人之心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可見湯之心矣東萊呂氏曰舍我稽事而割正夏然則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亳民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

意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率猶盡也

黃叔憲曰猶一切也夏桀之罪辜眾非不知之但安於湯政之寬仁而謂桀之虐焰不能及我耳故湯亦不必

詳數夏罪而以率言之且述夏民離散之情與其感言之苦以動民惻隱往救之心也曰今朕必往而其辭愈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誓

五

決矣上文皆言天命而此則言民心天命無言以民心驗之民之心即天心也民心罔不欲桀之亡則天命殛桀矣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我后后來其蘇則天命在湯矣聖人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觀夏民之愁怨有惕然其不敢自甯者湯亦體天之心爲心而已亳民固未易以知此也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殛戮汝罔有攸赦

上文既開論以弔伐之意此乃戒勅之以用命而示之

以賞罰之嚴也食言食大賚之言也誓言致天罰之言也以下伐上恐眾心有不能釋然者故重殛戮之言而曰罔有攸赦其迹似以嚴刑強民其事其心則皆有所不得已也○魯齋王氏曰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緝率師徒而反有怨言雖曰安于湯之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于湯之國者乎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殛戮若強驅之者蓋成湯肇脩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于逆順從違之理素著其事桀也進以聖輔其惟臣職此眾庶所素知也忽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誓

六

一日舉兵伐之聞見駭愕以吾君聖明而有千名犯義之舉以吾君眾庶而爲舍順從逆之事此所以羣疑填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稽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言既決眾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恭命卒成大功正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稽事之實怨故也愚按湯之舉眾十一征矣民罔違言不勞曉諭至此而忽有不恤之怨則誠以疑於稱亂而不敢顯言故耳王氏所謂駕言是也然成湯伐夏之舉夏民徯之天下望之伊尹萊朱輔之國之大臣亦必同心與之所不能無疑者

或其民之無遠見者耳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聖主固不敢謂小民之愚惟我所使而遂人言之不恤也故反復自白以釋其疑而後卒以俱往焉聖人之敬天而畏民亦于此可見矣在四方則怨其後子在亳民則駕言不恤在仲虺之誥則曰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在此篇則曰夏罪其如台其將行則斷以必往其既克則惟有慙德凡此類當合同異之故而參觀焉無庸以一端執也

仲虺之誥

首節史臣敘所以作誥之由惟天生民有欲一節言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七

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不可辭也簡賢附勢三節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非一日也佑賢輔德以下則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而有無窮之恤也告君而亦謂之誥者湯未歸亳猶在師中稱亂之疑厥心亦多未釋湯之慙亦曰終嫌于稱亂故也但興師之始則志切救民嫌疑所不暇顧及事定之後懸慮後世則此心終有所不安仲虺作誥一以釋湯之慙而白其心一亦以釋眾之疑以見天下後世之人固不得以斯爲口實也故告湯實亦

以告眾也夫以臣伐君實以資後世亂臣之日實而坦然自居謂可無慙此必不可者也然湯之伐夏實處事勢之窮有欲不爲而又不可得者其事可慙其心可其白也顧心可白而慙終不能無是故成湯之慙周公之過皆聖人之不幸而扣馬之諫常棣之悲與成湯之慙皆有以維繫萬世綱常于不墜是此慙固可有而不可無不能釋而亦似不必釋者矣而仲虺必作誥以釋之曰哉曰恐來世以爲口實則此慙之所以不可釋而且不可不共釋之于臣民眾庶者也蓋今日之舉在天理則有可據而天命之集不可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八

辭在事勢則不能已而人心之歸不可卻順天應人之行豈後世之爲羿稟者所得而口實哉白其心卽所以釋其慙矣故或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而朱子曰正是解他也然非謂可無慙也迹之疑似問于當躬故自茲以往吾之所行皆合于天理人心而不忒歟則今日之取天下亦公也而非私也是所以承天命也自茲以往吾之所行將違天拂民蔑禮棄義而以天下自滿歟則是今日之取天下固有心於利之而爲亂爲篡矣慙其可釋口實其可免哉故既爲釋之而又終勸勉之而實皆以釋慙爲主

也或問湯之慙德不以其謂夏不當伐乃自慙已德不能感化夏桀以至于放伐此其心中不安處此意是日聖人固是有此意然君臣之變聖人已是大不安觀子恐後世以台爲口實句明是慙代君之嫌與誓辭中非敢稱亂乃是一般意思不必又求深說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特記成湯放桀于南巢所以著湯之不能無慙德也惟

其有慙德則恐來世之資爲口實矣然慙者慙其在已

恐者恐其及人故蔡傳著又字分兩層也鄭康成曰必

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則意實一串也

有成湯之恐而後可以留萬世君臣之綱有仲虺之誥

而後可以明聖人一日之權故東萊呂氏曰此慙此誥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九

皆不可少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

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成湯有是慙而可見聖人之本心矣而仲虺乃爲解之

無乃近于佞乎曰湯之有慙固也慙之而憂慨不已則

恐退然自廢而無以任天下之治是不可不爲之白其

故而益勉之以自脩也上天立君本以又民君不能又

民而且以陷溺其民則不足以爲天下君矣是故天錫

王以勇智正將以王立天下表纘禹之事王今日之事

亦正以率其常道之所當爲而奉順天命已耳蓋變而

不失其常是則常道之所宜然王益勉之耳無庸徒憂

愧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所謂道心之微也感于

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此所謂人

心之危也欲不能無所貴能有以節之節之者有物有

則道心所以爲人心主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此所以不立之君以父之則必至于

亂也聰則能聽德而不爲外誘所壅明則能視遠而不

爲外物所蔽人生有是耳目則必有是聰明然必其氣

質之尤爲清明者而後其性之理更爲昭著故能以理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十

節欲而自又其身則可以本身加民以理節民之欲而

又天下此事理之當然則是若天所特生而立斯民之

主者也順理則明從欲則昏夏桀自昏其德而立天下

之上是導天下以從欲而民皆縱欲忘理爭奪相殺以

墜于塗炭矣豈上帝立君之意哉民墜塗炭舊說多以被桀之虐言然接上

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下文言表正萬邦則塗炭二字自當以從欲惡德言上下文意方見一貫言各有主也

夏民之墜塗炭如殷民之相爲敵讎攘竊犧牲勇者不

牽於欲聰明之決也智者不雜于欲聰明之精也變聰

明而言勇智者勇故能立非常之功智故能定非常之

策所以能成已成物撥亂世而反之正也天非真有私



于湯而湯之得天者既有是勇智之德則是天之特以此錫湯以使之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服矣所謂生聰明時又也表正萬邦禹之服也桀失其緒而湯纘之堯舜不傳朱均而以傳舜禹使禹有知其不與桀而與湯審矣然則今茲之事正所以率典常而順天命君臣之虛位豈可得而盡拘也哉誅昏德之君所以正天下之為人君者誅簡賢附勢之臣所以正天下之為人臣者典常之率孰大於此舊說以茲率厥典奉若天命二句亦不順玩蔡傳則此但而已云云茲字正指當仲虺數語日所行而以湯為順天乃正所以釋其慙也仲虺數語天人常變之理皆了然矣此所以與于道統而為見知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十一

之聖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非天意而強託于天謂之矯無此理而飾以為有謂之誣蓋其拒諫遂非以從己之欲者類如此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亦其一端也爽字對塗炭言孔疏曰左傳云子神明從爽以至于明則此節只以申上節意蓋謂惟爽是明之始也故爽訓明此節只以申上節意蓋謂惟夏王既有昏德而復不之改以矯誣布命故為帝所不善故使商受命以使昭明其塗炭之眾耳受出於天非王私意也然語意未完故吳傳疑其下有脫誤不必多

強為之說或欲以爽訓失謂使夏失其眾也愚按爽字失之類皆非可竟作失墜解也蓋爽如味爽之爽是自味而明之初故亦可訓差失以辨色而未精也然爽然自失仍是自覺其失終有明字意也今即以用爽厥師作用失其眾解亦終于語意未完下節直接不上況以爽訓明猶大學所謂新民乃正與上節以上言天立君民墜塗炭相應蔡傳精矣何可易乎之意而桀逆天命天之命湯者不可辭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上文以理言此下又以勢言此節言商之在夏夏必不能相容下二節言民之歸商商必不能復卻皆當日事勢相迫如此勢之所趨亦天理也簡賢附勢之徒皆當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十二

日染於桀之惡而助桀為惡者如葛及三臆韋顧昆吾之類皆是也邪正必兩不相容然正猶或容邪而邪必不肯容正況湯之德聞日彰而民之歸湯日眾桀及其徒豈終容湯乎詰類問矧子之德言足聽聞古注云道言我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思之未知是否朱子曰是聖人固不徒為自保計然亦有時而不得不有以自全者於理勢可以自全必不固滯以阂其國家於喪亡之地也朱子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又曰文武之勢當亦住不得綴謂能揆理度勢方是聖人勢不可止而止

則亦是固執之私而已豈乘龍御天者乎○湯誓言夏罪其如台蓋小民不識不知之言抑亦退託之言也此言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蓋知時識勢之臣民與湯同心同德者也兩不相妨而言各有主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承上德足聽聞言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是能以理節欲而道心常為人心之主乃所謂天生之聰明也人君而

一有聲色貨利之足以動其心則嬖倖聚斂之臣必乘其間隙以投之人君而一用嬖倖聚斂之臣則聰明愈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三

錮而官賞皆其私昵無復為有德有功者地矣故惟其本原澄澈然後能官必稱德賞必稱功而無一毫私意

焉所謂惟仁人為能好人能惡人也人君而能取人之善改己之過是亦賢矣

此用人惟己之用人只作取善說蔡傳中用人字乃以德懋懋官二句言者也勿混然視為人之善而已取之則取善必不宏矣

見為己之過而稍吝焉則改過必不力矣故必惟本原澄澈之至然後能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此形氣

之私一無所累而明無不見聰無不聞者也人非寬無以容天下之眾非仁無以安天下之民然未能自勝其

私而務于寬則寬者必縱弛而已未能自盡其理而務

于愛則愛者必姑息而已至縱弛而廢天下之法姑息而養天下之患則必反而以苛刻隨之蓋寬非所寬是不能寬仁非所仁是不能仁也今惟本原之地既澄澈而無私而用人惟賢之舉處已惟善之從庶官無不得

人庶政無不合理則不必有意於容人而天下自無不涵旨於度量之中不必沾沾為愛人而天下自無不羣

被其生成之澤矣故謂之克寬克仁也言仁者自仲虺此篇始然寬仁皆以用言而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為

仁之本體私欲盡則天理全而與天同量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是也彰者德之誠中而形外信者德孚於人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四

而人信之此所以致人之推戴有如下文所云也此節語至平實而非聖人不能盡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湯之德彰信于天下故自征葛而後屢舉伐暴救民之師而師所未至則望之切師所將至則慶之深民之戴

商久矣雖欲不伐夏而有天下其可得哉此二節皆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其勢亦自不容

已也

經世書紀年云湯伐桀歲征葛越十湯十一征說八年乙未伐桀然亦無從知其必然

者皆以爲行方伯之職然亦不必太拘蓋夏桀旣不能正天下則凡無道之國湯力能征之則征之可矣不然是坐視民被暴君之虐而不救也豈其仁哉文王事亦如此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伐夏事非得已揆之天命人心亦旣有可與其白者而非亂賊之徒所得而藉口矣然所行之爲公爲私爲義爲利自今以往天下猶必有環視而伺我者我之所推所固而皆一循乎天理之正歟此心愈可其信也我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五

之于當亡者而有不推於當存者而不能固則是有繫于私而放桀之舉亦有不能其信爲順天應人者矣蓋旣爲天下君則惇庸命討之責尤不可以少諉慎無以元惡旣隕而可萌懈怠之私謂天下惟吾所好惡也賢兼功能言德以所得言佑卽佐佑其所設施輔者輔助其所進脩也忠以立心言良以行事言顯者表白其心之忠遂者直達其所行事也弱者不能有爲昧者不知取善兼者使附於人攻者董之用威也亂則刑政紀綱皆所不脩亡者社稷人民皆所不恤取之則滅其國侮之更戮其人也此其所推所固皆視乎其善惡之大小

而因物付之我無容心焉諸侯其曠敢不懷德畏威而心悅誠服者諸侯皆懷德畏威而心悅誠服邦之所以昌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命討之政以施于人而惇庸之責必凜於身未有身未盡善而能責人之遷善身不無惡而能責人之去惡者而已德之得失祇存乎一念盈歉之間惕然常若自歉則純亦不已而德日新萬邦所以惟懷也苟其一念自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六

滿則人欲間之而德喪矣九族且自此離況萬邦之遠哉蓋理欲有消長之幾此身無中立之所德不日新則日退而已湯之聰明勇智本原澄澈而用人行政皆有以彰信于民其德大矣然使以民之推戴及代夏而罔有違言心事有以自白則以是而坦然自信謂天下無復議予也是則自滿之志而後此將不可知矣故伐夏雖可無深慚而已德不可不益勉所謂豐亨王格之勿憂宜日中者也天之錫王勇智所以表正萬邦則萬邦之德之從違皆視乎王躬之得失而性命之正涵於心此心而稍有偏倚之雜則無以端萬化之原善惡之辨

判于幾審幾而稍有過不及之差則無以合當然之則是有所謂中焉當合動靜兼內外無時無處而不戒謹恐懼勉之又勉以交致其功焉庶有以益明其德于已而建中於民則德之日新者在是而天之所錫可無虧表正萬邦之職可無負矣是以天下之事物至賾至變而莫不有其當然之理是則所謂義也事自外而義具于吾心惟逐外而不知所裁斯事之過不及者多矣精吾義以斷之審之於幾而不敢少忽焉所以建事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也吾心之神明靈妙不測而有以範圍乎此心者是則所謂禮也心在我而禮則本之自

天苟放心而不知所範則心之所得乎天者亡矣嚴于禮以防之慎之于靜而不敢少放焉所以建心之中而使之不偏不倚也以禮制心所以主靜立極而為應事之本也問以禮制心似不專屬靜時曰固不專屬靜時然所以主靜也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又曰今學者只是要常存此心以觀眾理常存此心即主靜之意也神聰言動皆是動然非禮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主靜也聖人于天理此心常一于天理而不妄動是即主靜也聖人主靜只是如此若必欲求一箇靜而主之則偏入禪矣以義制事所以因物付物而達吾心之用也內外夾持動靜交養此昭德建中之實功大德日昭豈惟萬邦懷之且垂裕于後昆萬世焉可也蘇傳云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

也心以禮作此語要說得圓通以為是聖人事不知兩制字本極用力非圓通語也朱子曰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也是常常地不巳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是凡人若蘇氏之言則聖人心本無事并未嘗有心則亦何消以義禮制之而義禮皆顧制事從外起聖人初無與焉矣多見其惑于禪也

制心者在吾而義禮之精則必由于學問蓋析理庸有未精則將有惑于疑似而不自知者故聖人不以一己之聰明為聰明而必廣之天下之聞見為聞見款然自下無往非師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自得師也不敢自是以稽于眾舍己從人所謂好問也湯之用人如己改過不吝固本非謂人莫己若而自用者然恐于既有天下之後而或不免自滿焉故又申以是為戒也取善之

量無窮則析理日益精而由是以之制事制心則允執厥中信乎有以表正萬邦而不愧也仲虺此節所言與堯舜禹授受之言及大學中庸皆相表裏讀者其詳味之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此因上二節之意而丁寧之然實與篇首相應也夫邦國之昌後昆之裕要其終言之也而今日之有天下則其始矣得師好問制事制心皆當自今而日懋焉始之不慎何所為慎終乎蓋殖有禮而覆昏暴乃天之道王苟或一有不慎則棄禮即昏拂天之道天命其可保乎

惟念念自明其德敬崇天道而不敢少懈焉是則慎終  
于始而天命可以永保于終矣何僅以伐夏慙哉此終  
後日言始字以今日言然日皆今日則日皆始也  
金仁山謂謹終惟始欲其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  
之德如其說則終當作慎終如始矣殖有禮二句雖與  
上佑賢輔德節相即上文之事金仁山謂益廣其佑輔  
顯遂兼攻取侮之規則語亦涉重複矣欽崇天道即謹  
之于始也永保天命則有終矣道以理言命以歷數言  
解此節以新安陳氏之說為長道以理言命以歷數言  
殖有禮覆昏暴之道即不滅夏桀而式商受命之天也  
則自茲永保之命即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之命耳  
天命無常道存則集故患無以欽崇天道而已伐夏或  
非所慙也篇中所言雖多而始終實一意也○或曰理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尤

無兩是謂慙德未可無與則仲虺似不當釋也謂此慙  
為亦可釋也則慙德其亦可無矣二說將安歸歟曰此  
其事難言也當於此心問之耳易曰革已日乃孚元亨  
利貞悔亡革之不能無悔也非常之舉非元亨利貞其  
能使悔亡哉湯之伐夏也辜眾有不恤之言武王之伐  
商也夷齊有扣馬之諫誠以定分之可畏此理日在人  
心而不可泯滅耳然亦不得以夷齊為仁而遂謂武王  
為暴於武王之心信之於武王之德徵之也湯武誠順  
天應人耳毫有違言湯誓之而卒無違志湯有慙德仲  
虺釋之而不失顯名蓋天下果有以知聖人之無他焉

則亦共安之矣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也然惟湯有  
不邇不殖寬仁之德武王有敬勝義勝世德之求故雖  
取君之天下而天下可共信之亦惟湯益乾乾于仲虺  
日新之訓武兢兢于召公旅葵之戒故能保吾所取之  
天下而天下皆共安之不然慙德之不無皆革命之有  
悔矣故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也乃  
亡者難亡之辭也此仲虺終不敢謂慙德為無之說也  
雖然桀紂之日天運之窮也窮則不能不變變之而後  
可通通之而後可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使人人  
而夷齊也大難誰為勸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仲虺之誥

辛

革之時義大矣哉然而聖人終有不敢自安者安之則  
何不可為矣是以夷齊之諫放伐之師湯德之慙仲虺  
之釋聖人並存之有兩是而不相背者君子而處變焉  
問其心可也

湯誥

首節原敘自王曰至兆民允殖是以明其奉天以伐  
暴救民之意自俾予一人至乃一有終乃示以君道  
之難盡而欲諸侯之共體此意相保有終也然通篇  
綱領在綏猷二字故開口便提出以見君道之重大  
乃言夏王之不能綏猷而天降災以示絕次乃正敘

其伐夏之事次言天命之果可信而夏以亡次言紂  
獸之責在予而益加危懼次乃其望以紂獸之事次  
又引躬自責而終之以其信保終焉通篇節次分明  
情辭忠厚簡質明達湯之德氣深醇學問精粹於  
此可見焉亦可知仲虺之所稱爲非溢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湯既勝夏而歸天下宗商諸侯畢朝湯因而大告之與  
更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詁

三

衷者領裕之際心胷之間以降命自天言則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不偏不倚者而借以名之也天生萬物莫不  
各有其衷而氣有所偏則理有不全惟人者天地之心  
其氣至秀至靈而理亦無不備如光明在中而四方無  
所不照空洞之至而四方無所不通即劉子所云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朱子曰孔安國以衷訓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又曰何故  
不說降善卻說降衷衷字是箇無過不及的道理天之  
生而物箇箇有一精當恰好的道理與程子所謂天  
有之中所謂萬物一原又自不同舜與詩所謂秉彝  
張子所謂萬物一原又自不同舜與詩所謂秉彝  
字卻似中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君有則則  
則臣有之則耳有之則目有之則止於仁君之  
則也故民執以爲常道也符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

若說便是萬物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  
此也若曉得名字訓義固是一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  
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又曰此蓋指  
大本之中也紂披朱子以爲此爲大本之中者此蓋指  
旨也其言衷字名義而兼不及於物之蓋在乎物之  
言蓋泛論衷字不偏不倚者以應之則合乎衷也  
衷而率吾之不偏不倚者以應之則合乎衷也  
無過不及矣然此卻帶著性字原相非此衷也  
也其言大本之中則似與萬物一原相似然萬物一原  
是原萬物所自出此則似與萬物一原相似然萬物一原  
理而爲萬物所自出此則似與萬物一原相似然萬物一原  
是原萬物所自出此則似與萬物一原相似然萬物一原  
備在大本之中而內故朱子云卻似此事物之則卻包全  
者是虛位字面其所以爲人得天地之衷以生則此  
衷似天所付予故曰上帝降之  
朱子曰天下莫尊於理  
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  
有箇主宰意天地自有箇生物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  
禍淫便是分明有箇若順也自然而然之意恆常人也  
人在裏主宰相似  
秉彝彝字似性者所得於天以生之心天地以生物爲  
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即此衷所具之理  
也實理仁義禮智無所不具按成之者性性自人  
受而理仁義禮智無所不具按成之者性性自人  
以盛載此理惟仁義禮智而性秀靈之氣所  
地理言也此理惟仁義禮智而性秀靈之氣所  
地氣味皆在其中此即核之仁中涵生理而根於花  
實氣味皆在其中此即核之仁中涵生理而根於花  
理便是生小所涵醜色不同雖然此桃李卻或  
甘苦脆硬大小所涵醜色不同雖然此桃李卻或  
受氣之稍不同所涵醜色不同雖然此桃李卻或  
猷謀也由古亦通用謀其所由知覺之載性而行以  
見於用者性涵於氣而居實理無爲性動于知覺而行

幾分善惡矣然順其自然而動則由有所當由是則道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按善惡非性中有二者並居性本是善惟順從性中發出則是善幾發處稍有偏斜便入惡幾然只有直向一路無過不及恰好處乃是善幾其餘若上下左右向了一便都是惡幾善幾順而惡幾不順然惡終多而善幾常綏安之也仁山金氏曰定少以氣之所行最易走作也綏安之也又或曰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謂輔翼斯民以升於恆性人所固有而大猷使目得之者然皆安之之意

及其所由則有不率於性者氣稟之偏物欲乘之亦從氣稟來如好酒好色皆是同氣稟有偏而然恆性未泯縱之不知所制則人欲之流陷于惡矣然恆性未泯則有由之而不安者惟人君有脩道之教爲之觀感爲之範圍然後能使斯民皆無失其性而要于其道不有聖人爲之君則天之降衷斯民雖有恆性亦皆喪失其性而卽於陸危矣西山真氏曰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己然後爲安仁山金氏曰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必有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愚按綏猷事以躬行爲安之使之各安于道所謂脩道之教也此以言君道之重也此節之言爲萬世言性命之始然降衷恆性卽禹謨所謂道心也必惟后爲之綏猷則以人心之危故也而后之所以綏猷之事則不能外於精一執中矣此所謂自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而湯爲聞知之聖歟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此言夏桀之失君道也德卽降衷恆性之德而夏桀自滅之既無德以君其民則作爲刑威以屈其民而民之罹其荼毒者無所告矣爾指諸侯言萬方百姓則諸侯之民也福善禍淫天之理也降災以彰其罪天不言而示之意也蓋不使君天下矣舊說多主天心仁愛人君之言愚按此言以彰厥罪則是天意示人以夏桀之當滅耳故下文直接請命伐桀事無譴告微懼仁愛之意當也○福善禍淫天可必乎曰此須認道字善宜得福淫宜得禍道理固然天卽理也曰理可憑乎曰天理只在人心爲善者人人欲福之爲惡者人人欲禍之是則天之道也曰然則有善而未必得福淫而未必得禍者何乎曰人只當自問其爲善爲淫何必問得福得禍且爲善而便有徼福之心則其善皆僞善其爲惡必多而不自知矣又何從得福乎況職在士庶者縱有善可稱亦所及無幾以纖織之善而欲望報於天天安得有此暇豫工夫立無量大數賬簿使無量大數神道爲一檢點施行也惟是帝王卿相家國天下之大則又有不然者人君一言之惡爲害已溥一事之善蒙澤亦眾故善則人心服之人心服則祿位永保則是天之福善也惡則人心叛之人心叛則國滅家喪則是天之禍淫也要之所謂天者仍祇是人心非必在蒼蒼之表有人

焉操筆執簿也然則降災以彰厥罪其說何居曰天人  
一心亦天人一氣而已所行之善眾心悅之和氣所凝  
而禎祥見矣所行之惡眾心疾之怨氣所積災異興矣  
因災異而知警知悔則民之怨氣可復平不然則必至  
眾叛親離底滅亡而後已故董子以為災異之降乃天  
心之所以仁愛人君也有是惡則有是怨有是怨則有  
是災是降災乃所以彰厥罪矣感召之微是即天也曰  
然則士庶之賤不當為善亦不妨為惡矣曰何為其然  
也好善而惡惡恆性然矣朝廷之爵所以賞善然亦有  
有善而賞不之及者要不敢因賞之不及而不為善朝  
廷之刑所以威惡然亦有有惡而刑不之及者要不敢  
因刑之不及而為惡所性之良固不可得而滅也今且  
曰為孝弟者則誅之弑君父者則賞之人其遂肯不為  
孝弟而皆弑君父哉且禍福有不必自外而即在吾心  
者吾為誠善而俯仰適焉身心快焉夢寐安焉其福自  
求矣吾為不善而常畏人非焉而常疑鬼責焉而夢寐  
不安焉縱口屬膏梁身被錦繡其果安以為福焉否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善而已矣有不善而心不安焉人性  
猶未泯也若不善而安之則禽獸矣人而禽獸則雖日  
告之以禍福因果報應之說其亦悍然而不知耳故聖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詒

圭

人之言曰天道福善禍淫原以有據之理言之而非必  
如異端因果報應之說惟異端小慧專以福利誘人而  
天下之人皆化於偽不復知善之果為我所當為矣是  
以感應篇陰陽文之類皆盛世所當焚而為功過格之  
袁黃乃吾儒之賊也語類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  
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  
曰天莫之為而為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  
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失其常理又  
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  
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紱按為善而反得福  
為惡而反得福亦有偶然如此時然君子不問也若以  
理言則自是有定矣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詒

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惟天既降災有夏以明其罪故我奉天命明威不敢赦  
乃明告天地求助元聖以有茲伐罪救民之舉言非敢  
輕動也於告天地言請罪有夏於聿求元聖言以與有  
眾請命此只是互文見意非有分焉天命明威  
只是天命之明威耳林氏分將天命為福將天命為  
禍淫亦非語意求元聖與戮力湯非至是求伊尹蓋  
此求字只是與之定謀意伊訓曰造攻自條朕哉自  
毫是伐夏之謀定于伊尹猶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賈若草不兆民允殖  
與爾有眾請命而罪人黜伏是上天信乎其佑下民而  
福善禍淫之道弗僭也曰孚曰允皆喜其得命之辭賈  
若草木句諸說不同宜姑闕之賈若草木二孔注疏以  
為大惡既除天下渙然



咸節若草木同生華蘇傳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  
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林傳謂賞字當讀爲警陳氏謂  
警諸草木區以別矣長生之則兆民之眾信不欲金仁山謂草  
木之微上天且長生之則兆民之眾信不欲金仁山謂草  
昔也民用于虐政如草木之樵悴今樵悴者蘇如草木  
之敷榮按如二孔氏黃氏王說則責若草木句屬上  
句以言天命之允殖也如蘇林陳金之說則此句屬上  
句以言蔡傳則未見明白意亦似屬上句也又朱子云  
之說而蔡傳則未見明白意亦似屬上句也又朱子云  
資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既黜伏  
天命既弗僭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也則  
是以人物對言然此無  
關大義姑備眾說而已

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此以自任綏猷之責而深致其危懼之情也以一人而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詒

毛

撫萬方其滋戾也猶易易矣然以富有天下爲利則將  
獲戾于上下而不自知以和安天下爲心則有不慄慄  
危懼而不能者湯之危懼自昔已未一日忘而在今其  
任愈大其責愈重則危懼爲愈深也惟湯不以得天下  
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此所以雖有慙德而天下後世  
終其信爲聖人也自此至終篇皆此節之意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戒飭諸侯之辭而有殷殷屬望之意蓋萬方之中亦  
不無或染於桀之惡德者而今既來歸則一切與之更  
始也從匪彝則廢其法即怡淫則荒其心是肆欲妄行

而置斯民于不問且率民以滅其性也典卽守上治民  
之常法所以自輯甯其邦而助王宅命者也能各守爾  
典則有以承上天孚佑下民之休命矣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爾能各守爾典是爾之善也朕固必不敢蔽矣予不能  
輯甯爾邦是罪當朕躬也其敢自赦而不痛自刻厲乎  
蓋福善禍淫上天之道當命當討惟簡閱在上帝之心  
予小子不得而自私也夫以予一人而任輯甯爾邦之  
責則凡爾萬方有敢從匪彝而即怡淫者皆我失爲君

書經詮義

卷之五 湯詒

天

之道以不能輯甯爾邦而綏厥猷我之罪也其弗敢自  
赦者此也若予一人而自蹈于愆則是予之罪其敢舍  
己而責人也哉此所以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也夫  
有善不敢蔽則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之施所不敢闕然  
則有不善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舉亦所必行而獨  
言罪當朕躬者忠厚之至不忍以不善逆諸侯且深自  
危懼之情若有不暇責人者而自任之重亦可見矣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俾予一人以下之言而言予之危懼者如此爾  
萬方尙克于此言而信之其亦將體予之心爲其任綏

猷之責乃亦或有以承天休于無窮矣曰尚曰乃亦皆深爲屬望之辭也○誥辭之溫雅縝密無踰是篇者

伊訓

陳氏大猷曰伊尹之訓五篇伊訓作於太甲嗣位之初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幾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改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至咸有一德一篇則太甲德蓋日進而尹亦將告歸矣故其言益精而愈決矣大臣格言淺深有序如此朱子曰商書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五

幾篇最分曉可玩伊訓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粗卻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此篇以明言烈祖之成德爲主取法不待于遠紹聞衣德在家庭也以有夏先后之德而子孫弗率遂底滅亡我烈祖脩德以興而今王嗣之其可弗率乎此三節以興亡爲引起之辭所以聳其聽也因述烈祖之德之詳而及其爲後王慮之遠并著風愆之戒此三節乃正言烈祖成德以示之法而且防其微也未節乃合一篇之意而丁甯

以禍福之幾其言有盡而忠愛之意無窮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此史臣原敘也元祀太甲卽位之元祀十二月商用丑正不曰正月而曰十二月者蘇氏傳曰殷之正月卽夏之十二月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幽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先王先王之廟蓋契及先公及成湯外丙皆是也太甲在喪而伊尹攝祠因祠先王以奉太甲見於祖而告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三

卽位改元之事焉于時諸侯咸在百官聽于冢宰蓋諸侯朝于嗣王以定其位而嗣王尙未親政伊尹因王之見于廟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王也○蔡傳商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之說及居仲壬之喪云云萬授一皆深駁之謂改正與改朔有辨改正與改年始又有辨正爲一歲之始故歲首必以正月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皆曰春正月是爲改正朔爲一月之始故十二月首皆有朔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雞鳴周朔以夜半是爲改朔秦之建亥則曰冬十月是謂改年始商周改正者也故商正丑月也周正子月也伊尹元祀十二月三祀十二

月皆子月也左傳申須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心星也星必辰月始昏見商見於四月則正月建丑益可知矣且祠先見祖正朔事也乃在十二月者孔傳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崩年改元可乎春秋之義踰年卽位改元商尙質其禮簡易表記云商人未瀆禮改元卽位豈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奉王歸亳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甫畢已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不必令久居桐而明祀正月朔新君有朝正見羣臣禮故先於歲終月朔奉之以歸理勢宜爾也藉曰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三

之則亦甫踰大祥大祥之後當猶禫服而遽以冕服迎又何異於朝祥暮歌其反吉何太驟太甲允德亦必有漸能斷以今日允德明日迎歸乎不忍令其君姑處桐宮於一月之間獨忍奪祖之年而卽位改元於湯崩踰月之日乎故孔傳其必非而蘇傳爲得也至於秦用亥正原無取義而萬氏以爲謂之改年始吾不知改年始者遂無別所謂正朔乎抑別有正月又用何月乎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旣以是月朝賀則是月是月朝正矣而安得云不謂之改正也故萬氏之說不盡然也然蔡傳亦有未是者春秋書春王正月而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三

左傳曰周正月也則周正月非夏正月矣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以周之十月實夏之八月故以雨雪爲不時而書若建亥之月則雨雪常矣不必書也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以周正子月正凝冰時而無冰故書若寅月則無冰不足異也莊公十七年冬多麋以害稼故書也若夏正之冬則無稼矣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冬至也若夏正寅月則安得日南至乎成公元年二月無冰夫寅月無冰猶或曰異也若卯月無冰何足異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以周十月爲夏八月非隕霜時若夏正十月則重霜正其時且亥

月菽已成矣而何以言殺菽乎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誠以周十一月爲夏九月周十二月爲夏十月故宜及此時脩治橋梁故曰民未病涉若夏正子丑之月則已凝冰沍寒矣可復至此時爲橋梁哉而蔡傳謂三代皆以寅月起數是失之不可也然周正以子月起數而夏正得天三代實兼用之故周詩所詠實仍夏正蓋頡頏授時則遵時王春秋所書是也民俗咏歌多仍夏正七月之詩是也若萬氏以詩之四月維暮六月徂夏及維暮之春皆爲周正則又

書經註義

卷之五 伊訓

三

有二月實建丑之月而非建子之月孔氏湯崩踰月而太甲卽位改元之說爲必不然也至若外丙仲壬二君之有無則史記及竹書紀年皆有之而趙臺卿之注孟子亦然惟邵子經世圖則無之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呂氏皇王大紀論亦主此而朱子注孟子則兩存其說或問朱子曰康節之說未可據邪朱子曰也怎生便信得他歷書雖可推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如朱子言是闕疑可也然以孟子本文考之如謂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皆其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

書經註義

卷之五 伊訓

語

不然矣然則商周改正改月而此曰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何也曰三代改正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於寅子丑寅月皆可正也三代改朔子爲夜半丑而雞鳴寅而平旦子丑寅時皆可朔也至於起數則寅月起數時之正也子月起數陽之始也故子月寅月皆可起數而丑月則有難于起數者以辰則陰辰以月則二陽故商人雖以丑正而月則仍起數於寅秦以亥正亦因亥月不可起數故仍稱冬十月春秋胡傳亦曰前乎周者商人建丑而曰元祀十有一月後乎周者秦用亥正而曰冬十月皆未嘗改月也然則改月者惟周正耳此元祀十

太甲差長則是太甲本太孫當立何必更數其幼弱二叔父歟且成湯壽百年矣是豈湯崩時而猶有二歲四歲之幼子乎若謂外丙二歲而死仲壬四歲而死則無服庶殤孟子更無庸數及矣夫史記在漢近古或猶有得於遺聞若邵子則去古益遠以第據歷法推之世代有無又更何從可據也故朱子於孟子集註究以趙說居前而又嘗曰是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商人多兄終弟及又不止此二君也王方麓疑太甲居仲壬喪則徂桐居憂爲居誰之憂依湯墓而居王之喪無乃已迂於事愚按古者帝王之墓皆合在一處而以昭穆葬不

似後人尋風水而各處散葬也湯墓在桐則外丙仲壬之墓皆在桐矣所謂從先人之兆也何疑於居王喪而依湯墓邪祠於先王正義以爲祭湯蔡傳偶因其文意亦因篇中重言烈祖成德耳然後用吳註謂伊尹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是可見先王原不專指湯而祖廟蓋太祖之廟契廟也見厥祖者見於太祖之廟則湯主亦在焉也王氏疑徧見先王爲并指外丙仲壬則先祠壬丙而後見烈祖無乃非序抑知古者君薨則奉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時祫亦然曾子問篇可考仲壬既崩則湯及外丙之主及有廟之主皆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羹

在太祖廟中故泛言之曰先王非先祠丙壬而後見烈祖也方麓自未考耳又或疑篇中言今王嗣有令緒今王嗣厥德肆嗣王丕承基緒皆似爲太甲繼湯而立之辭抑知此書所主在烈祖成德而丙壬在位未久則無可稱主德而言何妨直言嗣湯也九峯此傳惟周末嘗改月之說未是餘則皆無可駁矣○伊尹名摯見孫子及呂覽蔡傳以尹爲字然伊尹自稱曰尹躬則尹似非字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將言烈祖之德而以夏后之德先之慮太甲之弗率而

以夏桀之弗率言之方當也不必如陳氏方進未已之說當其懋德

則天意順之如此山川鬼神皆天而已萬物咸若無妖

祥也聖人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萬物育自然之理也弗

率不率其祖之德也及其弗率則天命去之而屬之商

焉湯能顧諟天命以理即能集天命而有之矣以歷數言攻

桀者湯而造攻者自桀言自取之也此先以興亡之故

惕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羹

承朕哉自毫而言以伐暴救民爲己任而毅然興伐桀之師是布昭其聖武也由是除夏政之虐而代之以寬仁兆民無不信而懷之此言湯以德興然敘事之辭未詳言湯德之實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嗣德對弗率而言易曰位乎天德召誥曰王位在德元

嗣其位卽嗣其德也自貽哲命罔不在初勿謂其有待

矣吾心之德仁義盡之仁義之用愛敬盡之愛莫切於

愛親敦一本之誠而篤於睦族則惻怛之意油然而生

矣所以立吾愛也敬莫切於敬長循卑牧之志而引重老成則肅恭之懷歎然日下矣所以立吾敬也愛親則不敢惡於人敬長則不敢慢於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立愛自親始而民知睦矣立敬自長始而民知順矣是所以表正萬邦也以養以教皆不外此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而立之當自今始乃所以嗣德也凡治天下之道固不外愛敬兩端而太甲儼然憂服之中已有敗度敗禮之事則是狎比小人而愛敬之良皆薄矣故伊尹告王以嗣德而諄諄於此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五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此乃正言烈祖之成德也人倫有五而皆以愛敬之良聯而合之愛敬之良本於天而具於心而愛敬之事非資於師友學於古訓嚴於自治則無以盡之己未善則從諫弗拂而無所繫吝善在先民則先民是順而不待勉強所以廣其脩人紀之資也居上則盡其臨下之道而不敢驕爲下則盡其事上之心而不敢倍蓋爲父爲君爲長皆上也爲子爲臣爲幼皆下也克明克忠力行其脩人紀之實也以與人則不敢求備常有餘之在

人而已以檢身則常若不及惟知不足之在己而已其自治之誠切如此此所以天性日著瑕累畢除人紀無不脩而德純業廣以至於光有天下也湯之脩德非以有萬邦爲心然惟其能克艱於自脩無息敢怠而後天命集之則有天下之艱嗣王其安可不念乎○厥惟艱哉自是以得天下之艱深惕太甲然得天下之艱卻從自脩之艱看出而非如創業艱難之說朱子曰要做好人則上面殺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間耳看此節層層入細則其艱處可知矣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五

湯惟其立德之艱是以知後人失德之易湯惟其資善于人者廣是以慮後嗣輔德之無人在當日必賢哲盈朝惜世遠文殘今不知其姓字耳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恆者常而不輟酣者樂而忘返不必作對酒而歌說殉者以死相從而不離歌舞者巫覡之事淫者浸淫之意聖言前聖

之言忠直正臣之言侮戲玩也逆不從也耆德老成賢人頑童嬖倖童僕遠之惟恐其近比之近而不離亂則悖其常矣三風十愆自小而大然歌舞貨色遊畋之事皆必自近倖開之始或猶畏法言正士以不敢肆近而溺之日深則必且疾正如讎無所顧忌矣湯制官刑以通敬有位亦不止專爲後嗣伊尹述而言之則以見卿士邦君而有一於此且必喪亡天子獨可無戒乎臣下不匡則其刑墨君可不知自儆乎具訓于蒙士欲其長而知所以匡君匡君之責固人人所當盡也太甲敗度敗禮是必有近狎之臣以聲色貨利遊畋導之者矣故

書經詮義

卷之五 伊訓

三

伊尹欲以杜之於微也新安陳氏曰前述湯德以勉其善在啟其愛敬之良心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在禁遏其縱欲之私心也○墨只是墨刑不必用貪以敗官之說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祗厥身者凜風愆之訓祗奉焉而不敢蹈也念之於心則無時不祗矣或疑祗厥身宜寬說蔡傳以風愆之訓按正不必寬說蓋敬字是聖學根基然門路寬闊彼方欲縱之人而命之曰敬反無處下手矣以風愆之訓敬之於身則其爲敬於身者方有箇依傍不必處處大看敬字也且念者念此風愆之訓而聖謨嘉言皆隱指風

愆之訓是敬亦敬此風愆之訓矣果能念敬此風愆之訓則人欲日消天理日長愛敬可由此立人紀可由此必大看題目空說敬身也謨以垂訓之意言言以所訓之辭言凜風愆而立愛敬善也蹈風愆而忘愛敬不善也作善則祥不善則殃所謂上帝不常也歌舞欲縱之娛度未必不曰此小事耳非大惡也抑知德無所謂小不德亦無所謂大也積之則其大忽之則其小耳殃祥之應禍福之幾只在吾一念之敬肆嗣王無可念乎此與篇首懋德弗率之說正相應而出以韻語有諷詠以昌之之意焉欲其感之易入也慶叶祛羊反宗叶祖王反皆古音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早

此篇三段首段因嗣王之不惠而破其所恃且惕之以忝祖危言之也次段以王猶罔念聞而進以儉德且勸之以率祖婉言之也未段以王猶未克變然後有桐宮之營以絕其比昵之私而王亦克終允德焉蓋其愛君體國之意發爲忠誠懇款之辭言不多而苦心如見焉是以事出至變而人不之疑終之有以悟主也斯所以爲聖之任者歟○此篇首節史臣發端其文勢正與伊訓相接然則序所載篇題有肆命祖后二篇其有無不可知矣大抵序之不足信以此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不惠於阿衡不順阿衡之訓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口陳之語恐易遺亡或不若作書之可使時為省玩而深繹也明命者天之所以命我有物有則其理彰明較著循之則是失之則非須臾忽之則無以事天而不可為人者也顧卻視也凡人心有所事念念不忘則時時卻顧而惟恐失之故念念所存曰顧而忽然置之則曰不顧也顧諟天之明命者永言配命念念不忘故事物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聖

未交而戒慎恐懼不敢有私意之萌一動於幾則更為審慎矜持而不使有私欲之累必欲使吾心之所存所發一一皆合乎天理之正而無拂於天所以命我為人之道焉是若目在之也朱子曰古注云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又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此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又曰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上下神祇皆天而已顧天明命所以承之相物事在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靜之承上下神祇也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遊衍動之承上下神祇也承社

稷之重則以敬天者勤民而致治馨香罔敢貽羞于社

稷矣承宗廟之貽則以事天者事親而不過乎物罔敢貽忝于祖宗矣罔不祗肅即顧諟明命之實心實事也按此自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至罔不祗肅二十二字作一氣讀承神祇廟社不當專主祭祀言人君一身無時而非承神祇廟社之身一念忘則非所以承神祇而主社稷奉宗廟也事社稷奉宗廟莫非此理此理則天命也故罔不祗肅而脩身治民用人行政皆在其中矣東萊呂氏云人心雖渙散至祭祀時無有不誠敬者故萃渙二卦必言王假有廟此言雖是而非此章之旨又陳氏雅言云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不能深體經文意旨而認作專主祭祀言亦其於天理未看得透徹也天命即天理亦即天所以生萬民則民心所同得之理也故人君所行而有不合於天理則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聖

天下之民心去之人君所行而能無不合乎天理則天下之民心歸之民心即天命也但民心雖各有此天理而氣稟之殊不能自有以安於天理故必望有王者以出而撫安之焉惟湯能顧諟天命則湯之所行莫非天理而其德足以合天湯之德足以合天則有以當於天下之民心而民心所歸即天命所集民莫不望之為天下君以撫綏我即天監其德而集之大命以使之撫綏萬邦也西山真氏曰湯惟顧天之明命天亦監湯之盛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矣惟是承撫綏萬方之命則萬方之風氣及其所疾苦非人君一人所能周是必賴有股肱耳目之臣為之翼為



明聽焉惟尹躬克左右厥辟以安其眾所以能上承天心而下副民望迨有今日之治王方麓曰宅師承撫綏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以按如此看方於宅字細切且與下文相亦惟終意隱隱相應或以截定禍亂主代夏事言未肆嗣王丕承基緒其可以一念自荒也此節顧明厥辟對照尹躬不過左右之耳時解重尹躬說非是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有君不可無臣然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君不可徒恃有臣也監夏之罔終而知戒則君當敬以盡君道矣敬以自盡如先王之顧諟明命則臣亦得以承流宣化而先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望

王之基緒有以承之於不墜不敬其身則無以君天下民心去而天命離忝厥祖矣臣其可恃歟三山林氏曰伊尹言此蓋謂湯之顧諟天命自周有終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今太甲承湯之基緒苟不能以忠信有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愚按此同責難於君之辭然未有元首不明而股肱能效其良者夏桀非無關龍逢商紂非無箕比伊尹亦嘗就桀而卒無如桀何甚者小人勢盛則終且焚炙忠良而祖宗之天下亦從之於傾覆焉宜伊尹目擊夏邑而言之痛也人君可以鑒矣

○語類問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

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朱子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按忠信為周雖國語有成語然國語之意亦以無不忠信則周旋無闕耳未可以周字便當忠信二字也自周自字蘇傳以為自由也由忠信之道也是則亦以周字便當忠信二字矣蔡傳以其未明故用施氏之說然以忠信故能周則經文又須費幹補是於字義終未安也如朱子則闕之可耳王魯齋云周字之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思意只是一箇君字猶體君字與周字相似傳寫之誤也金山用其說曰周當作君古文君寫為周是與周字相似故誤也按此自可通姑存其說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望

亦不念伊尹所言也按語類問諸家皆以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一篇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朱子曰六字一句讀則此蔡傳訓庸為常似不如訓用之順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所作之書恐其難省而置之則又不若口陳者為明切感動也人於旦晝時應接既多則雖聖人其精神亦不能無倦是以向晦必入冥息惟昧爽時夜氣所養清明在躬此心廓然無少陰翳故古人謂敬為寅此時慮事天理炯然則且見於行皆合天命矣故諺曰一日之計在於寅古人必夙興而視朝其以此也然使其寔安逸

欲無顧諫明命之心則雖平日氣清亦精神置之無用且久志隨氣昏日高不起而已成湯顧諫明命其志氣固無時而不清明然其志氣之所以能清明正以其奮發自強無時敢懈而其於味爽之際又更加洗濯澡雪使此心激然虛靜不有一毫私意之累則天理渾然在中昭著明顯而有以立旦書應事接物之本以是坐以待旦而行所當行斯所行莫非天理此成湯顧諫明命之精微子政兄曰此坐以待旦只是打疊此心體乾淨不使復昏以待旦來應付事物非急於行之意而伊尹深見之因以為太甲規也啓開其知迪導其行也湯能自明其德而恐後人或蹈于昏於是廣求俊彥

書經註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聖

以備後人啓迪之資蓋當時善士盈庭奈太甲昵小人而不知親近耳金氏以敷求哲人及此旁求俊彥為伊尹自指愚意不然蓋曰敷求旁求則哲人俊彥必非一人矣伊尹亦欲王近君子遠小人耳豈必以自指也太甲欲縱以敗度禮則溺於宴安而志氣昏惰不復自振又且狎比小人疏遠正士是以於伊尹之訓不復念聞是自顛越其天命以取覆亡也故復危言以惕之按命字自以天命言湯之顧諫天命也湯之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湯欲後人之顧諫天命也大年於宴安而疏正士則越天命而取覆亡矣乃金氏胡氏皆以此命字指付託之命而言而取說多宗之抑思此節中全安不下付託之命一命字所謂俊彥亦不必託孤奇命之人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人生有欲不外於耳目口體之奉而已役於耳目口體之欲則聲色貨利遊畋之樂進而用物奢矣及夫耳目口體之欲縱而不返則氣昏志惰惟逸之從聰明之用墮愛敬之良薄而一身之所行皆拂乎天理矣至所行皆拂乎天理則匪人是比正士為讎天命用是絕而顛覆隨之矣夫耳目口體之樂亦適於目前耳而顛覆隨之何圖之不永也故天下無大惡大惡只自欲縱始儉德收斂此心而欲不敢縱之德也儉而謂之德者惟天生民有欲而有物有則物物若有其限制而不可過焉是性之德之本然也斂此心於物則之中而不敢縱其

書經註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聖

欲於限制之外不役耳目則用物儉而百度貞矣不敢狎侮則與人壹而宵小遠矣耳目口體之欲且寡則性命義理之正日明志氣日益清明精神日加鼓舞而天命由是凝矣孟子曰養心其善於寡欲諸葛武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慎儉德而懷永圖之謂也慎儉德所以懷遠圖惟懷遠圖則欲不儉而不敢矣此與上文無越厥命以自覆為一反一正之辭慎儉無越看懷遠圖對以自覆言○儉德只是節儉而道理自大說者每欲推之使高鑿之使深至反與欲縱之人不相對症此不知節儉之為大德與聖人之言近旨遠旨意不相連貫是亦不知節儉之所以為大德矣○問儉德如此其大而詩又有刺儉不中禮者何也曰儉本

大德儉不中禮不可謂德蓋儉以寡欲非禮之儉則吝嗇財物仍只是役於物欲而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擇萬世有辭

此即申上節之意止者所當止之所也有物有則備涵於至靜之中廓乎無物而實無一物之或遺泊乎無爲而實無一理之不具此所止之極也欽厥止者小心翼翼以洗濯澡雪於其中使此心常惺而無一毫私意之蔽則天理昭然而耳目口體之欲不能奪矣易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者也由是而建之用則亦惟因物付物而必無舍己以徇人強人以從己之私焉所謂行其庭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聖

不見其人也良其背不獲其身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亦止也而要惟能欽者有以止之蓋欽厥止者即先王之昧爽丕顯也由是而率祖攸行亦率先王待旦之所行而已虞人機張必省其括使合度而後釋君子慎德必欽厥止以率於祖而後行能如是則此心有所收斂約束嗜欲澹泊用物節儉而無欲縱以敗度敗禮之失所謂慎乃儉德者如此而已兼身與事言也王方麓曰欽厥止是心上工夫率乃祖攸行是事上工夫此語分明然率祖攸行須是有所行不顯爲率祖攸行也○此節人皆知承慎德說卻每忘了儉字蓋不知欽厥止中有物有則則耳目口體之欲

俱不敢奢侈的道理欽厥止率 豈惟朕今日擇之亦王祖攸行正所以慎乃儉德耳 萬世有辭矣是則所謂永圖也按惟朕以澤向原只帶上蓋伊尹之心公忠體國惟恐王之不善非以師保自尊而強王之從己也林氏傳以萬世之不善所謂相亦惟終則似伊尹之忠勤專爲一身之受託出脫又且自居爲哲人俊彥而於王則縛束而地溥之以使從己此皆不善體聖人無伊尹此章之言爲愈婉而心爲愈切矣我之心者也

王未克變 曰未克變則有欲變之機矣欲變而未克變則溺於小人而無以自拔也惟溺於小人而無以自拔故伊尹不得已而有管桐之舉惟其有欲變之機故徂桐居憂而有克終允德之休此亦見史氏字法之妙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聖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于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不義非性也習於不義則與性成矣言性者自湯之君降衷恆性所謂天地之性善之說也習與性成則習而非往然習之所染皆乘氣質偶偏處來如性嗜酒之人則酒必不能昏他故朱子曰看來人欲亦只是氣稟中一事也惟習染因乎氣質故所習與性而成是則此性字以氣質言也孰謂至孟子而性成於習則必有始言性善至宋儒而始言氣質哉 與爲習者所狎皆不順義理之人故也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者王狎於不順尹言雖切其如王何予不可使其狎習於不順之人也問朱子解孟子別以伊尹不欲習爲則以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爲說九峯解此於師說何也曰此宜各就本文求之公孫丑說伊尹放

太甲於桐則是以太甲不順義理而放之矣故孟子答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也若此豈木文則何嘗見有箇放字而此所謂弗狎於不順一狎字乃從上句習與性成習字生下不義成於習則不可使之狎習於不順之人而已於是有所謂弗狎於不順一狎字乃於小人之變其習也隨文求義各有攸當耳則如朱子解經與解四書亦自有不同處穆穆文王於維熙敬止在詩傳則曰止語助辭在大學則曰言其無不敬而安也

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以訓之使之密邇先王正使之弗狎不順也蓋於其有欲變之機而知其天性之默有所動於其雖欲變而未克知其為羣小之所狎習者深故因其天性之默有所動而使之密邇先王以動其哀思之心因其為羣小之所狎習者深而使之遷於桐宮以絕其不順之狎蓋天子宅憂本於殯宮諒陰殯宮即王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兕

者路寢諒陰在路門之外倚門楯為菴也而此時仲壬已葬于桐遂于桐營宮使王居焉此伊尹之權也湯及丙壬之墓必皆在桐邇成湯矣又按亳於桐宮地必不遠而今在亳州之北有湯陵桐宮舊蹟又相傳湯有天下遷於西亳然則今亳州之湯陵桐宮皆未可據也又或傳湯墓在河府寶鼎縣北四十餘里今按寶鼎縣即今平陽府榮河縣西亳今河南偃師縣湯都偃師而墓乃遠在榮河古人不擇風水其葬必不若是遠是亦後人所附會妄指者耳夫王之徂桐宮也以居憂耳及其允德而喪甫畢則以冕服奉王歸亳是太甲之居桐王號初未替也伊尹特營桐宮以絕小人之狎此則亦必更選俊彥哲人以與王居且必躬朝夕往焉以時將納誨之勤而觀其變否故其言曰無俾世迷耳豈曾以其君為不賢而放逐

之而說者謂伊尹放太甲於桐太甲賢又反之是其言皆失實也雖然居憂不於亳而於桐而且一切變置其左右之人則有不謂之放而不得者惟太甲亦自言速戾厥躬言自作孽不可追則謂為放太甲於桐自不必為聖人諱也且營桐之舉幸太甲克終允德耳設使太甲不悛不義愈甚則其後將如之何吾恐南巢之事復見於商而昌邑之廢不待博望矣顧伊尹毅然行之有無事於躊躇不復為轉計者其有見於王之可變歟抑公忠之念一往而深則其他有不遑恤耶惟伊尹輔弼三君一德一心之誠人所素孚而嗣王不惠誠勉諄諄其至誠惻怛之心又人可其喻是以舉非常而人不疑置其君而君不怨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而豈不學無術之人所得而學步也哉又嘗論之近習嬖倖之臣其足以惑幼君而亂人國也自古然矣太甲狎於不順伊尹得而變置之故太甲卒有允德之休而商垂六百年之緒設使伊尹之權不足以處置太甲而近習嬖倖之黨有得以與伊尹爭衡者則營桐之事不得行而太甲之迷不可悟勢且至君臣水火宵小密謀十常侍未除而陳寶受殃劉瑾安然而劉謝黜逐魏璫擅國楊左駢誅矣是故大臣之權必不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五

可以不重師傅之職必不可以不尊周禮之小臣奄人則皆掌於冢宰而侍御僕從又罔非正人後及漢初如鄧通之寵丞相猶得召而斬之蓋三代之風猶未艾也後世人主於奄寺則忽之而變其矚於大臣則忌之而斬其權且天子之尊儲貳之貴如在天上雖有老成碩望亦惟是俯循階陛躬就北面而已誰得以師傅自居而教誨其上者而奄宦之徒或則緋紫貂璫手握絲綸以稱南北衙與廷臣相軋是以舊君或終燕寢而外庭未及與聞幼主或立自宮闈而朝臣不得與議則雖有伊尹周公其亦將束手無策坐歎其顛覆典型已爾其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上

至

謂之何哉夫伊周世不多有而大臣權傾人主苟非其人亦足生亂然大臣之位宜擇其人而大臣之權必不可靳古之以付託大臣而尋至篡奪者如王莽司馬懿之徒迄猶可數而小臣嬖倖之亂人國者則史不絕書何者大臣縱或擅權自恣猶知有名義之閑而小人鮮恥寡廉則爲惡無所不至也人主奈何而不之鑒歟○營桐事只在伊尹口中帶敘過亦見史筆簡潔

王徂桐官居憂克終允德

徂桐官以居憂見伊尹一時之權克終允德見伊尹格君之善結此篇以起下篇又可見古史文字之密瑟矣

太甲中

分二段自首至次節因太甲克終允德而深致其欣喜慶幸之情自第三節至終因太甲圖終之言而復進以懋德率祖之訓意與上二篇不甚異而情辭歌舞和悅之氣可掬獎勵之意亦無窮矣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前此祠廟見祖日以己丑蓋卜日行事內事以此奉王柔日

歸亳以正歲日朔則奉王以朝正而遂視朔也仲壬之崩不知其在何月若以爲踰月而遂即位則初喪至此纔畢大祥當更禫服不當以全吉之冕發也殷練而祔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中

至

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商人敦質厚終尤嚴則及吉必不若是速朝祥暮歌于路笑之況伊尹乎然則仲壬之喪必已畢於數月之前而冕服迎歸乃特以正歲之朔正以重其禮而非緩其君也如謂今日允德明日迎歸則允德非有期日可據即謂改過之後適值終喪之期則皆適會歲終亦必無此恰好桐官與亳應必不違故以是日歸而見廟則因之朝正視朔此乃宜用冕服冕服宗廟之服周禮則朝正於廟而視朔於明堂未知殷禮何如玉藻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古注云端當作冕駁蔡傳者謂迎歸勢不容緩故即歲終舉行而此十二月非必正朔此必不然而謂湯墓遠在河東滎河

者亦只出後人之附會也餘辨見伊訓及上篇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敬其事故作書以獻此殆如後世賀表之類也此既至毫而上之非以此往迎之也王能終有其德則民得以有君而王亦得以有其民休何如也嗣王克終厥德伊尹實啟迪之尹不敢自謂能也則歸之天謂天實俾之耳然太甲有自啟之明又能有自克之勇則是亦天之所俾也皆深為踴躍慶幸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中

五

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稽首以受書而致敬也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

拜手稽首稽首稽留之意首至地之久也紱按洛誥篇成王拜手稽首亦以受營洛之圖卜而致禮也然惟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則然若高宗於傅說則有不必然者蓋伊尹周公先王之臣太甲所師之而不敢臣者也嚴矣又安得此意而存之乎不明于德不能自明其德也人與天地相似故為人失其所得於天者則不類於人矣欲敗度縱敗禮即不明不類之實而皆自致之

是以速戾也欲即耳目口體之欲度則當然之則有存乎事物而不可違者也以義制事則事物皆得其所當

然而無失以欲勝義則惟其自便於私而事物之宜所不顧矣故敗度也縱則心之放而不反禮者天理之節

文有範圍吾身而不可亂者也以禮制心則吾身皆範於天理而無過縱欲忘反則此心放而不存而一身之官皆失職矣故敗禮也欲強物從我而敗度在物縱以心役物而敗禮在身孝敬之意衰而聰明之用廢皆職此之由與先王之肇修人紀顧諟明命者正相反也凡夫天災流行皆可得以人事預防而時為補救而自君之戾則必有不可追者微桐宮之營先緒蓋幾墜矣既背訓而不克於初庶賴匡救以圖其終蓋兢兢乎有不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中

五

能自保而惟恐復蹈前愆者下文伊尹所言皆以答圖終之意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禮凡君拜則盤辟避之不敢答拜至此王言既終乃復拜手稽首而以言進也節嗜欲求放心所以修身身修則百度貞而範圍立是能實有其德而和協于下民而不負胥匡以生之望矣非明后乎此約王所言之意而為起下之辭然明后二字乃所以承奉而懲慝之非必照下節先王說也○蔡傳中誠身以見於外言誠意以發於心言兼內外而皆實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後我后后來無罰

先王明后也惟其修實德以有於身故能有實惠以被  
於民不敢自縱其欲則心無私而惻怛敬恭之意自流  
身有主而知明處當之用自出是以能子惠困窮而民  
之服厥命者亦罔有不悅子惠困窮上之協於下也民  
服厥命罔有不悅下之協於上也至於鄰國之民之不  
免困窮者亦莫不承風而仰望焉則協心者至矣此所  
以為明后而終辟四方也此稱先王以立明后之則以  
起下文視祖之意見取法不於遠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中

奎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此以下正言圖終之道王今者克終厥德亦既有始矣  
顧當由此勉之又勉使身日益修以至於允德協下視  
乃烈祖以為法焉而無頃刻之豫怠可也俾嗣王克終  
厥德終字對不惠之始言昔不惠為始今知改為終也  
太甲言圖惟厥終終字以後日終身言所謂永圖也圖  
終之道懋德而已懋德之功有時而豫怠則失德而罔  
終懋德之功無時豫怠即所以圖終也

敦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

此又懋德之實功也蓋此身為承祖考之身則無時而  
不奉先也一奉先則思孝焉期於無敢忝祖且所以立  
愛也此身為辟四方之身則無時而不接下也一接下

則思恭焉期於無蹈風愆且所以立敬也東萊呂氏曰  
察之謂思按時加省察乃所謂往省括於度也此即前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之意但彼重立字此重思字故言  
之稍有不或謂人情事生則孝事死則忘故言奉先  
思孝人情接上則恭接下則慢故言接下思恭此說似  
巧然非本旨蓋對圖凜二者於心而實見之事夫亦可  
終言只重二思字  
以達家邦而終四海矣然使耳目之官或蔽於淺近則  
無以分善惡而周知小民之困窮或墮於謊言則無以  
別是非而衷於一理之至當協下未易言也故視欲其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中

奎

遠則視必思明毋曰己見也聽欲其德則聽必思聰毋  
曰己知也以理為斷而反覆研求之則不蔽於近不奪  
於邪矣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  
已此動於欲縱而度禮所以敗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故先王顧諟命昧爽丕顯所以先  
立乎其長者而事至無不能思斯耳目之欲皆不能奪  
視聽之用無所蔽壅而人之賢否事之是非暨小民之  
困窮閭閻之疾苦皆無不旁達遠獨以周知焉而孝恭  
之念亦以日純愛敬之施惟其所達以無不協於下懋  
德之功如此而已孝恭明聽德也思之惟之所以懋德  
也時時思惟而無時豫怠則所以圖

終者盡矣朱子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言所欺為聰 王曰賴匡救之力圖維厥終故伊尹曰朕承王之休無斃以答之君臣一體君之休臣之休也聖人以君之身為己身故視君之慝如己之慝而不敢使留視君之美如己之美而不勝喜懼如此若曰以無負成湯之付託而已則猶非聖人公忠之志也

太甲下

自首至尙監茲哉言天位惟艱人君宜慎所與自若升高以下則欲王謹小慎微以慎思而力行之末節乃微見引退之意而其言無親罔常言終始慎厥與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下

毛

言慎終於始言邦其永孚於休則皆蒙上篇圖終之意而言故曰申誥蓋其說為加詳且密矣講家必區分之以為某節中上篇某句則已泥也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 統 謂此篇若升高必自下以下云云尤於學者緊切淺近易明而作聖之基在矣讀者宜反諸身而求之可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上篇慶幸之下恐其言不盡意而忠誠之意不能自己

故復申為告之天者理而已矣非有心也然天生人而命之以理人惟能敬以守之以無失乎上天所賦之理則德全乎天而天命集焉一有不敬則失其天之所付以自絕於天而天命違矣故曰克敬惟親也君之于民勢位懸矣然其所得於天之理與其嗜欲之情則無不同惟君心純乎天理而不繫於一己之私則能以民心為己心而好惡同民仁恩溥焉民之所以懷也一有所以懷也一有所私則好惡徇於一己之偏而布虐於民民心離矣故曰懷於有仁也鬼神無形與聲而莫非天理流行之用惟君心所得於天者皆能有以實之而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下

美

實無妄則其精神之所積自有以與鬼神相通而祭則鬼神享之君心一有不實則所行皆偽而祭祀亦為具文鬼神何自而格乎故曰享於克誠也然分而言之曰天曰民曰鬼神合言之則天而已民者天地之心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也分而言之曰敬曰仁曰誠合言之惟敬而已敬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不仁愛民者其用也敬則此心真實無妄而無不誠祭享其一端也 如此見三字體用具足若只就行政故下文祇言敬而仁誠祭祀言則不見三者合一處矣 在其中下文必字無字惟字慎字皆敬而已矣言天位則為神民主可知矣天無親民罔常懷鬼神無常享此



天位之所以不可不艱也克艱則敬矣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  
慎厥與惟明明后

敬則吾心所得乎天之理至純而不雜是謂之仁至實  
而無妄是謂之誠如此則德全矣德者台敬仁誠而言  
節不是台敬仁誠都  
德之一也以上夫言也若以敬仁誠謂之三德則所謂  
德敬厥德字義重疊說不去  
矣此等處講家殊多憤憤順天子民而孚于神治之  
道也謂道者德之用所  
謂率性之謂道不敬則所得乎天之理失而否德

矣違天暴民而慢於神亂之事也道欲其盡時措咸宜  
而後事無不治事或一有不德則失道而為亂矣孔疏  
云總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下

堯

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與治同道則民懷神享而  
言事然不若蔡傳所分爲密與治同道則民懷神享而  
天命集未有不興者一或與亂同事則民怨神怒而天  
命去之未有不亡者治亂以其事言興亡以效言也顧  
從亂易而從治難故興之難而亡之易人或靡不有初  
而鮮克有終也若終如其始常能慎於所與則惟自敬  
其德而明之又明之君爲能然也敬而無間則其德明  
而又明德之明而又明則常與治同道而不一出於亂  
終始如一罔不興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尙賴匡救之力  
圖惟厥終之言而進之也圖終之道在常不變其始而  
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爲明后且悠久

保此初心之明而爲明明后矣尹蓋慮太甲悔艾於初  
而轉移於終故言及此愚按言慎與者啓太甲以率祖  
如下文所云也治亂在迹慎與在心此心一不克敬則  
有所雜而非仁一不克敬則有所偽而非誠矣欲協於  
神民得乎故必終始常慎所與而後可謂克敬而後可  
謂有仁克誠也然則天非有心於興人之國惟克敬故  
興天非有心於亡人國惟不克敬則亡天命無常其可  
常者在我而已是圖終之道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此欲其取法於湯所謂與治同道者以終慎與之意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下

卒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則德合於天  
是以克爲天下君而配乎上帝敬德而曰懋者勉之又  
勉終始無間時乃日新所謂明之又明也西山真氏曰  
惟時云者謂  
敬德之外無復他道也或謂時字即無時豫怠  
之時言時勉敬也亦通然西山之說爲較順懋於敬  
德而無間則仁熟而誠至矣方麓王氏曰程子曰敬則  
誠又曰才不敬便私欲萬  
端害於仁是敬  
可該仁誠矣克配上帝以天位言所謂克敬惟親也  
配上帝則民懷神享矣今王所嗣之緒即先王懋敬厥  
德以至於克配上帝之緒也尙其知所與哉亦憇憇獎  
掖之辭也篇中不及丙壬丙壬嗣位未久無可紀耳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下又告以懋敬慎與之實功也德無下積之則高論語

曰下學而上達象傳曰慎德積小以高道無邇行之則退

孟子曰君子之守舍下而求高舍邇而求遠非能有得

適顛躓耳前此太甲之欲縱而敗度禮亦謂細故小善

不足為耳非期於大愿也今雖怨艾自淑而忽小之意

不除則猶恐無以淑終也故伊尹丁甯以此東萊呂氏曰太甲悔

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而循序故告以此使

和下學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也愚此說與成公

實正可以互相發也二必字著力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至難者民事而忽之則不知其難至危者君位而怠焉

則不知其危太甲前此蓋輕而安之矣今雖悔悟然非

深思焉恐無以真知其難且危也故深戒焉而動之以

深思焉兩無字惟字俱著力

慎終于始

太甲曰圖惟厥終伊尹曰慎終于始終猶後也而今即

其始矣一日之事百世之謀也一身之間天下之則也

因仍苟且始其失矣何以有終故終宜慎也而慎終則

必于始一言一動用人行政莫不皆然即今其始也然

果知慮終而謹其始則日日皆其始慎之者且終身其

未已矣自下自邇思難思危皆謹始慮終之道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前此狎于不順必以頑童之言為

遜于志而尹言多逆心矣今不但已也道之是非易見

而道之疑似難明則聽言之際必於道審為研求而後

忠言無所拒諛言不得以聞之焉此克己之大端慎與

圖終之樞紐也東萊呂氏曰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

有合理者要之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亦間

之言悅遜志之言則所從必非道之言而諛諂盈庭矣

此不徒以言之故以君心好諛惡直故也惟以大抵太

道為斷則非必故為迎拒而聽言皆得其正矣

甲有聞明之資而多輕忽之意故以上五事皆所以矯

其偏蔡傳言五事王方麓曰進德之序一也輕民事二

也安厥位三也不慎始四也順言難受巽言易從

五也愚按五事亦有經緯而然千古治道不外乎此又

愈言愈切非劃然五件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

不為太甲言已也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道此節兩必

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求著力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或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下邇之易忽也民事之易輕也厥位之易安也始事之

不慎也忠言之難受也諛言之易從也皆以不慮失之

研諸慮焉則知下邇之可高遐民事之多艱難君位之

未見于行知其不可輕而惠不下于民知其不可安而德未脩于身知欲圖厥終而茲未慎于始知忠言之合道而未能決于從知諛言之非道而未必決于去則是牽于欲而無以自割故弗爲也決于爲焉積小以高大有孚以惠心乾惕以厲躬作事必謀始遷善改過以興利懲忿窒慾以遠害斯與治同道罔不興矣是力行之勇也審之者精行之者一如是是懋懋厥德同於先王上文必字惟字慎字必求字皆敬德之目德日純而仁全德日實而誠至矣一人元良則萬邦以貞與治同道而天下自無不治也此責成太甲之身而勉之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太甲下

奎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丹朱以啓明詒訟廢商紂以飾非拒諫亡太甲敢爲顛覆典型抑其才智有過人者才智之君患在自用故伊尹既告以當慮當爲而又申戒其辯言亂政欲其惟善之從而大公無我也辯言二字蔡傳言作其聰明是自恃能辯而亂舊章之意非謂誤聽人言也時解有以辯言爲他人喋喋利口之言者非是又弗慮弗爲是不及之失作其聰明是太過之失太甲卻多是太過邊前此未親大政所恃賴在伊尹故便自縱弛去今一旦親政果敢有爲則自用聰明又或所不免矣故人臣期于有功所以自盡其義以成功爲寵利而居之則其心不可問矣何以輔君而有終乎篇內皆責難於君此則合君臣而戒飭之言君當惟道之從而

不可有自用之私臣當惟君是忠而不可有居功之志是君臣同德而邦乃永孚于休民懷神享天命集焉固人君所當自求亦不可謂人臣無與於其責也夫伊尹精白一心其非以寵利居功豈猶待於自白即功成身退亦後世君臣之薄而君子用是以爲保全似非所語於伊尹但是時尹年已老因有退心則以是微示欲退之意而非以居功自嫌也要之此語爲人臣深戒則非獨爲一己言矣

咸有一德

自天難諶至惟天降災祥在德反覆言天命之去留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奎

由君德之純雜而實以夏商之事證之今嗣王節勉太甲以一身自脩任官節勉太甲一於用人德無常師節又欲太甲博資於不一以成其一而即以至一者斷天下之不一能如是則德宏矣俾萬姓節乃推言一德之效以歎之嗚呼節因即欲使之以效自考末節又申言君民之相需而人君當合天下之善以爲善然後一人之德有以當於天下之心是一德之全功也篇內前言常言庸而後言一庸即常常即一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字承庸常而言也德惟一對二三而言精粹無雜之謂也終始惟一對靡常而

言始終無間之謂也純則常雜則間以用功言惟常而後能純所以日新以成德言純則自無不常至誠無息是也惟和惟一推一心以與人協于克一括萬善于至一惟一以與人所以致天下之善惟協于克一所以總天下之善蓋性命之原萬物皆備而繼善之理人心所同故惟己之心純乎天理而無間然後能有以公天下之善而不私及夫能合天下之善而擇其精則在己之德乃益純而無間矣此尊德性而道問學內外本末交相輔益以脩德而合天之極軌也大哉王言一之所發一哉王心大之所存一該萬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奎

善故無適而非善言之所以大也善協于一故因言而可見其心心本無不一也惟至善之則人心所同故一之所發民無不孚至于如此人心一有不孚則非純一之至矣蔡傳曰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貳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夫如是則天而已一德者天之德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所陳之言皆戒以脩德也孔氏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薨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襄

二十二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愚按此篇旨意亦多與上篇相承但更深詣耳是太甲既親政即告歸而續陳此篇也其前篇太甲曰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則太甲之復留伊尹而不于告歸亦情事有宜然矣

亡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即天之所以命人者也天之所以命人者德而已矣常厥德則有以凝天之命而天位永保不常厥德則既自絕於天而天命亦去之矣蓋天不可信而信之以德德常則命亦可常命不在天而在己也常者恆久之意純乎天則常雜以人則有間而不常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奎

矣九有以亡以失人心言人心即天命也此泛言興亡之故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庸平常也不易之常道也失其常則靡常矣不誠故慢神不仁故虐民不敬故皇天弗保啓開迪導也言監視能有天命之人而啟迪以代夏安民之意惟求有一德者則眷顧之使之為神民主也一則純而有常純則無私而仁所以懷于民常則無息而誠所以享于神也德

之一也亦君臣相輔以底于純故兼以尹躬暨湯言之

觀下文任官二節可見主意仁山金氏曰湯以元聖稱尹而尹于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造可知且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

真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語類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伊尹聖之任氣象可見○語類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

是純一而不雜德至于純一不雜所謂至德也蓋歸于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恆中

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德者天之心也咸有一德則克享天心矣德合于天則

受天明命矣天豈真有所監求有所啓迪而以理言之

則若見其有必然者誠以德信之故也永豐陳氏曰純

也惟與天合德故上當天心受明命而有九有則嗣王今日之有天下亦當純一其德以克享于天然後可以

書經詮義卷之五 咸有一德 奎

承祖宗之基業膺上天之付託慰生民之屬望故以成湯一德之效告之而必言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亦猶

太甲上篇言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而有九有言得民心繼以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意也

革夏正言有天下朱子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兩節皆以天命九有並言故此亦反復於天命民心

去留之故德本於天而民心所同故德之純則天人交

與豈有所私豈待于求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上文屢言一德矣此則剔醒一字以見意之所主也一

則純乎天動以天吉之道也二三謂雜以人動以人凶

之道也吉凶惟人所自召惟天無私故也此泛言感應

之理也純而無間乃以合天偶間以人則凶咎至矣故

不雜中實兼有常之意又以見敬德之功不可須臾怠

也橫浦張氏曰一者純乎天理二三者雜乎人欲天理無往不吉人欲無往不凶以其體凶也○問

易無不貞而吉者然有貞而不吉者奈何曰易以盡時

位之變書以道政治之常也然貞固或有不吉豈可因

不吉而變其貞哉曰善亦有不吉者惡亦有不凶者不

僭其可必乎曰君子道其常耳善雖或凶其道則吉惡

雖或吉其道則凶也遇禍而心亨何吉如之得福而心

愧人人之所指摘而不平也何凶如之且德一而後動

罔不吉耳德未能一則二三矣以二三之德而責吉可

乎世之以小善責吉者其德皆二三者也免凶得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此乃勉太甲以自一其德也嗣王所服之天命固先王

以一德而克享天心之命也先王以一德而受天命則

嗣王之一德亦當自今始今之自新固其始也有始而

或間之則二三而有息矣豈所稱常厥德乎繼自今乾

乾不息罔有間斷合終與始皆惟一焉是乃日日常新而服命亦可常矣西山真氏曰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日而新乎愚按一者有常之謂然謂之日新者卻不只常常如此蓋惟一者其心則日新者其德此須分明看然德亦只是一德又非於一上有加但於中天理日熟日純學問日廣日洽人欲日消日淨才力亦日長日堅此如種樹日加培壅時常照管不以人為害之終始如一則此樹自萌芽而拱把自拱把而尋丈以

書經註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堯

至參天蔽日此豈非日新又新然未嘗有加於樹也若今日種之明日拔之今日壅之明日搖之有時栽培有時忘記聽其燠旱則其樹萎矣何能日新乎蓋終始惟一之功只是一敬終始惟一者常常無不敬而已敬以存理而理必無不循敬以遏欲而欲必無不去敬以學問而學問必期浹洽於心敬以力行而所行必期有得於道如此接續不已無少間斷是則常厥德之日新自不可量終之以與天合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朱子曰四為字並去聲

此言用人之一也蓋人君知日新其德則既有以承藉天命者矣而作神民主則用人其先務又必賴有臣焉以其為承藉天命如上文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後克享天心故用人不可不慎也任官必惟賢材非賢材則不可用左右必惟其人非其人則不可近朱子曰左右之臣蔡傳以左右為輔弼大臣然朱子之說只是指親近所包較廣即輔弼大臣亦莫非親近左右者蓋人臣之職以為上則輔弼其君以成德以為下則宣上之德以綏民此伊尹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志而因之為太甲告也人臣之職其重如此而用人可不謹歟故必其難其慎於將用之時不使小人得以倖進難以心言惟恐用非其人慎兼

書經註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辛

用言察之必致其密惟和惟一於既用之後庶使君子獲盡其才可方麓王氏曰和如晏子所謂獻其否以成其有問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蓋必其難久我受民者也愚按惟其能和是以能一也其慎而後擇之者精所以以遏欲之嚴者遏小人也之心常存如戒慎不睹恐懼不問慎之用必嚴必惟如必慎其獨過己之欲以此遏小人之進亦以此惟和惟一而後任之者重所以以循理之篤者篤君子也和則善與人同用人如己而無彼此之嫌一則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而無始終之間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和則德無二三雜一則終如其始無者是篤行之至也問用人之一即君德之一而已然非其於天理人欲之際析之也精則無以辨君子小人於疑似之介而得其真

非其於循理遏欲之功守之者篤則且有知其為小人而繫累於私則去之而不能決知其為君子而憚其嚴正則任之而不能專者是以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伊尹之告其君必先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而後乃言及於用人也取人以身君德本也然或知自新厥德而用人之際或有所忽則小人或得巧為間之則亦無以輔成其德以下究於萬民而上承天命矣是必也取資於臣以贊其所不及然後能廣吾聰明以極於萬殊之用精其權度以得夫一本之原如下節所云而君職庶幾其克盡故伊尹此篇之言所以為體用具備本末交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主

盡而前與堯舜之授受禹皋之陳謨同一揆者也後世中主之材不必大為無道然而耳目所役惟在聲色之娛心志所安不絕遊畋之樂而用人則僅循資格旅進旅退大臣則奉命惟謹充位苟容而且自聖自賢視羣臣為莫己若羣臣亦日以堯舜諛之嗟乎欲君德之克脩而治之上躋三代也其可得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用人以輔德即為下為民亦是輔德之事人皆師也惟善是從而已博取之天下之善以成吾德乃不狃於聰明理散於萬殊善不同也酌於時中而已衡之以大公之心以斷其

宜乃不迷於眾聽朱子曰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善然後為吉善亦且是日則為善須協于克一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此心揆度彼善而今日則為善須協于克一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蓋善以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協字雖訓合字卻是一中流出無不善者又曰一故善一日善記協于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揆度參驗之意耳又曰從一善但易地有不善者又曰一故善一日善之原也蓋均之是善但易地有不善者又曰一故善一日善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紱按張子云善原天下之謂一則無一字似以理言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一則無字克一者能以順乎天理之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此心之所有渾然一理分不得理與心而二之矣故曰克非也若參以人欲之私則心與理離而二之於是乎有非理之心而無以斷天下之善矣是之謂不克一也是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主

故能揆度以純一之心則是能約而會之于至蓋不求一之理張子朱子與九峯所云皆無二致也  
之於博則於天下之善有所遺而事物之至曠至變者將無以擬其形容觀其會通有不周於用者矣不揆之於一則與眾善之會失所歸而事理之同歸一致者將無以得其物宜行其典禮有用之而違其體者矣此約一處是揆之天理之極至有至精至當處乃擇而用之卻非合萬歸一之說俗解謂主善為師如採金一般或產于山或產于水協于克一如煉金一般或般以入爐煉成一塊其說似是而非也然非此心之沖虛欲然不足則無以受天下之善而得其詳非此心之權度精切不差則無以斷天下之善而歸於當此以取只是惟精事新安陳氏謂主善為師即所謂惟精協于克一即所謂惟一亦未是蓋主善為師善尚大段說未

必精也惟協于克一方得其精耳如既協于克一則即此實踐而力行之方是惟一之功此處卻未說到行也但既能惟善為師又能協于克一則其心體已是十分乾淨是已能道心做主而人心退聽者矣亦非是到此時方求精一也故下文遂有其效言之能協于克一則其能行必也顧立言則各有主矣南軒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是必能自新其德終始惟一者密朱子曰虞書為尤精是必能自新其德終始惟一者乃足語此與虞書之惟一同義及此而體用具足德之日新愈不可量可以及與天同德矣太甲至是得與聞焉誠異于常人之悔過者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以效驗鼓舞王也夫果能純一無間以至於一理渾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奎

然而足以貫天下之善則德之純一者至矣一心之所涵包并萬善故發之於言者大無不周言合於理之至當斯天下可行萬世無弊也大哉王言最難看要之只是當理不必是說大話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故王者之言關繫本甚大故言而當理則一言而四海蒙福一言而或後世承休或一言而可杜禍患之萌或一言而可立常行之極是則王言之大若聖人之言近而指遠亦其類凡言之所宣至當不易是可見其存於心者純一無間心立於萬善之原泛應曲當左右具宜也蓋本然之善人性同然故萬姓雖或顛蒙亦必無聞至善之言而不知其大被至大之化而不孚於心者惟得萬善之原斯與民相見以心其誠之不可捨有固然者也上文

主善為師即大舜好問好察之事協于克一即大舜執兩用中之權此節則用中於民而民自無不丕應僕志蓋感動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實惟人君之一德有以使之然耳德日新如先王故克綏先王之祿常厥德保厥位也德惟一而動罔非吉則有以永定烝民之生底字訓致也又定也蔡傳云民生厚則此底字當訓定蓋惟定故厚也有九有永綏民也不言天而天命信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復以不可捨於天下後世者警惕王也周書無逸篇

曰在昔殷王中宗暨高宗暨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吉

迪哲可以觀德之謂也易觀之九五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傳曰觀我生觀民也可以觀政之謂也七世之廟因上文克綏先王之祿而言萬夫之長可與觀政因上文永底烝民之生而言臨川王氏曰於廟言德者不德則墜厥宗于長言政者政荒則民散愚按此偶為分屬言之亦無庸過泥也 殷先王外丙仲壬在位未永未有表見而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承緒於法當太宗然或荷墜緒則不得稱宗矣故伊尹言及之按虞書稱文祖藝祖神宗是祖有功宗有德廟號太甲自應是太宗但無逸偶未數夫德之吉凶在一時耳若祖甲則殷亡而未及宗者也而名之臧否在萬世政之治亂由一己而心之向背在萬夫則君德可不慎歟危言之也○七廟之說祭法云



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二祧者謂高祖之祖高祖之父也享嘗乃止孔疏引之以釋此七廟之文然禮言天子七廟以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無二祧之說又七廟皆四之致祭故周禮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禮經他處亦未見有月祭之文而遠祖亦必無享嘗乃止之理又七廟而無太祖則商之祖契周之祖稷首安在祭法不足據也按按大宗之法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九族自高祖而下為有服之親四世而總服窮矣故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壹

廟而五太祖者始封之君必有大功德焉不可忘也二唱二穆則四親廟也考也祖也曾祖也高祖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然有事于祫亦得及其高祖至天子之尊則德之所及者博其報本也遠不得下同於諸侯所以於四親廟之上更加二廟此乃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凡六世焉合太祖之廟為七世也二祧者周人有文世室武世室朱子嘗云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宗廟之次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文世室在羣穆之北西至其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尊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武王當昭故詩稱率

時昭考而武世室在羣昭之北東北者羣昭之北也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周祖后稷太祖之廟居中西文武以上親盡當祧者祧主皆藏於祖廟之西夾室中西文武有世室蓋而後則如此所云而祧主藏二世室之西夾室也蓋漢儒之說多如此而朱子禘祫議亦從之祭法遠廟為祧之說蓋亦因文武世室故也但如此則二祧與七廟之數除二祧只四親廟天子與諸侯無異惟劉歆則謂周人九廟而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朱子亦嘗是之謂使文武世室只在七廟數內則恐當宗者不只二人便占卻親廟之數如有三四人當宗則高曾反不得有廟矣故劉歆之說為是蓋七廟是天子常禮至當宗不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美

祧之廟則無定限加於七廟之外雖八廟十廟亦無不可也由此言之則文世室乃立於懿王之世武世室乃立於孝王之世朱子前所言猶是未定之見而以劉歆為是乃其已定之說矣世儒惟知乎禘祫議及或問以為朱子之言而不知朱子自有定論之言其亦考之未詳也商制詳不可考今以此篇合無逸篇及以周制推之商之太祖以契至湯而有天下湯稱烈祖太甲允德承緒為商太宗至祖辛時湯廟不祧立烈祖廟此以昭穆論之其兄終弟及者至陽甲時太甲不祧為太宗廟至祖庚不得獨有廟也至陽甲時太甲不祧為太宗廟至祖庚時太戊不祧為中宗廟至紂時武丁不祧為高宗廟此

稱三宗烈祖三宗皆在七廟之外是殷凡十一廟也七廟盡而不祧故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祭法之言其不可據也明矣周人以稷爲太祖而文武不祧成康合德守成宜亦不下于太甲然周人無宗名其祧否不可考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左傳杜注以宣榭爲講武之屋公穀二傳則皆云藏禮樂之器之所願炎武補正則云宣王之廟其制如榭故謂之宣榭爾雅曰無春室曰榭秋以宗廟之重而書之也按顧說良是而魯宣公之十六年實周定王之十三年也自定王以上至宣王凡十一世宣幽平桓莊釐惠襄頌匡定也然桓王實平王之孫而定王則匡王之弟乃有宣王之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老

廟存焉蓋亦以宣王中興而不祧故也漢之太廟以高祖暨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宣帝稱中宗至光武帝再興而稱世祖其祖功宗德猶有古人遺意但宗廟不在一處不序昭穆而又有原廟之立及明帝不更立廟而爲同堂異室之陋是皆失之李唐以後乃世世稱宗於是古意盡失矣夫立廟不祧所以昭祖宗之令德而爲後王法次則諡以尊名節以壹惠如其下者名之幽厲爲後世鑒此固天下之公而非子孫所得而私者也胡康侯獨謂祖宗賢否非子孫所謂去取而祖功宗德之說爲非是秦人不立諡法但數世數之說也豈古人

公天下示勸懲之良法美意哉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又卽取人爲善之說而廣之亦因上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而言蓋深

恐太甲之不免自廣以狹人故申言之以爲戒也善者

性之所具有同然而天子以天下爲一家以萬民爲

一體故必其盡天下之善爲己善而無所遺然後能以

一人之善孚於天下人之心而無不服是君得以善而

使民民亦得以善而事君治功之所以成也匹夫匹婦

有善其可以爲賤而忽之也哉而苟有自廣狹人之私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老

欲所累而不純爲私意所間而有息善之量有所遺而心之理必有所歉矣匹夫匹婦有善而不獲自達於君一善之遺全體之累將使一夫不獲爲予之辜譬之一體之間雖指爪鬚眉之細一有不具亦豈得爲全人況自廣狹人則所遺之善必不止於一匹夫匹婦乎夫以天子之尊天下之廣萬民之眾爲天子者亦豈獲盡匹夫而咨訪之顧不能盡匹夫匹婦而咨訪之者其勢而惟恐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者其心常存此至虛至歉不敢自廣之心則邇言必察芻蕘是詢小人怨詈皆自省之資一豫一遊皆延納之地夫然後善無所遺而政

教皆有合於人心之本然則匹夫匹婦皆獲以自盡之明效也然非此心之純於理而無間者又安能及此歟

○魯齋王氏曰湯學于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而闕不可知此五篇皆教嗣王之辭及此篇則以一字反覆推衍精妙深微百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焉然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字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始有此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尹尹亦以師保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可指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況他人乎愚按伊尹不可學然則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何哉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伊尹可學也伊尹之志宜志也學伊尹奈何學其所言而已以伊尹訓太甲之言爲伊尹訓已之言以身體而力行之是則學伊尹也今試思立愛立敬思明思聰數言以及風愆之戒取善之法何一不當於學者之身而豈惟天子哉學伊尹之所言則是能志伊尹之志矣由其志伊尹之志以造乎伊尹之德則苟或值伊尹之時行伊尹之事亦無不可以學伊尹之用權矣今學者之立志先己柔懦卑下語以聖人之事則視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堯

之如在天上語以天下功業則惴惴不敢承當只爲少伊尹自任之心便至甘處下流終身墮落抑知果其學焉則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哉顧伊尹聖人其學之所造則誠聖人也其氣象之間則微有未化而行事之際亦或別有可商自周公孔子處之或不其然故程子曰終是有任的意思在而伊尹之不可學處又或不在於用權也

書經詮義

卷之五 咸有一德

今

書經詮義卷之五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邑後學

程夢元 庭園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盤庚上

三篇皆因遷殷而民不適有居發也民曷為不適有  
居以大家世族有胥動以浮言者故也大家世族則  
曷為胥動以浮言以耿處山河之會近鹽鹽之利池鹽  
在解州去耿都之南不遠具乃貝玉安土重遷故撓其謀而以浮  
言動也大抵民處於山則其氣重而多務本其利寡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而商賈鮮通其風樸而不便於華其害鮮而宅田可  
久民近川澤則其氣輕而多逐末其利多而商賈輻  
輳其風薄而俗尚淫夸其害亦頻而貪利之民則不  
識為遠計故民每樂近川澤而不願于山故兗州地  
不千里且多水患而民賦墾於九州江左湫隘囂塵  
逼居湖海而財利甲乎天下淮泗之間民居水底堤  
防數潰而鹽商木賈坐擁豐財江漢之會蕞爾彈丸  
俗詐民漓而九省交通萬家煙火如一旦率而遷之  
民之不樂者眾矣然譁囂之貨富民利之貧民未必  
利也蕩析之害貧民苦之富民不妨苦也是故貧民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之謀遷也易而富室之謀遷也難而世臣大家於民  
也近又小民平日之所信從者富室以為難則貧民  
不知遠計亦惑以為難矣晉景公謀去故絳今山西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今解州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  
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隄之  
疾不如新田新絳今絳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  
流其惡汾水出絳縣西南入汾且民從教十世之利  
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  
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之遷於新田魯敬姜曰先王  
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夫民勞則  
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  
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夫以利  
害則如韓厥以政教則如敬姜故殷亳處嵩山之陰  
水土深厚矣此西亳在今河南偃際陰陽之會風氣  
和矣宅天下之中建都宜矣且先王之舊邦政教遺  
俗流風在矣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從先王居說者謂湯始居東亳及天下遷湯始居亳  
乃更遷西亳盤庚遷殷是從湯舊都也盤庚之謀  
遷去耿也必有大不得已者其謀居殷也又必因小  
民之不便而既與碩畫老成共之其撓之者惟是具

二

貝王之臣及小民之無定見者耳故上篇既總示以圖遷之意而復深責其臣之傲上從康中篇則將行而更諭其民欲其保后胥感下篇則既遷而開釋既往戒飭將來所以慰其眾也篇中辭句多佶屈不可曉而大意則條暢語亦淺近無甚深義其事故有不可知而辭義所不可解者實皆無大關繫則亦不必深求第就其大意觀之於必遷見擇謀之善於規畫見措置之宜於包荒見德量之宏於必欲曉諭於眾待浹洽而後行而不敢強民以從己見臨事之慎於反覆開示以格其心而不忍加以威刑見恩意之厚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三

則雖愧德不古若不能下令如流水之源而盤庚于是乎賢故聖人有取焉可以為宴安者箴亦可為自用者警也○上篇自首至底綏四方另是一段以自陳其謀遷之故自教於民以下乃責羣臣之辭然責臣而民與聞焉亦所以曉其民也責臣處在使之黜其私心其私心即傲上從康之心而其原在於具貝玉其術見於伏小人攸箴胥動以浮言自古我先王至非予有咎皆反覆無傲從康一語而嚴辭以飭之自遲任有言以下又緩其辭以勸之末二節乃直嚴之以法而決其辭於口吻吞吐急緩間亦可見其心

之忠厚矣○誥辭多難曉周誥更難曉朱子所謂雜以方言俚語隨時隨地各有不同是當時與民下說話也仲虺之誥湯誥卻明白仲虺誥君故辭略脩飾湯誥似亦會加脩飾故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此為下三節敘起然三篇要皆為民不肯遷之故眾感眾之以遷為感者也矢陳也陳已意以告之也時解謂示其決

不可易仁山金氏曰遷于般則宗廟朝市皆已攻治也未是

但民未肯往居耳眾感眾民以遷為憂也時解以眾感為憂

居亦非是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四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祖乙遷耿不知其故序文亦不明小序云祖乙地要之

遷非所遷也當日之臣必有謂祖宗故居不可棄者而

盤庚不欲明言故但言先王之宅此本以重民而非以

劉民也今則不能胥匡以生矣可無遷乎且考之于卜

亦曰其如台也其如台漢孔氏傳曰其如我所行猶云龜筮從也蔡傳不從孔氏而曰此地無

若我何蓋參之湯誓云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日其如台西伯戲黎日今王其如台皆不如孔傳之解也

此言其如台即不能胥匡以生意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

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龜卜以紹天明故以從卜為恪謹天命此藉先王有遷徙故事以見今亦常從卜而遷違卜則違天命故恐天之斷命也羣臣以守故土為可從先王之烈此言不承

先王之不常甯恐天且斷命矧克從先王之烈哉此節語已難解以意會之如此○五邦孔氏疏引馬融說以為商邱亳囂相耿也蓋左傳言相土居商邱今歸德府漢孔

氏言湯自商邱遷亳其後則仲丁遷囂音教今河南滎陽故城古敖倉也又李願云囂在陳留今河南開封浚儀皇甫諡曰在河北未有定考黃今大名府東南十祖乙居耿耿在山西吉州之南河津縣三里有故般城祖乙居耿之北居壺口龍門大河間也

并商邱為五遷此一說也孔傳則以亳囂相耿及盤庚遷殷為五遷蔡傳據經文非之矣抑湯自商邱遷亳之說孔疏亦嘗疑之以小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世本云昭明居砥石未有左傳云相土居商餘則無考而相土為契之孫若相上至湯未嘗他遷則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乎蓋湯之遷亳固不知自何地而遷也然則馬氏之并數商邱亦未可據也蔡傳以史記言祖乙遷邢而疑祖乙有兩遷此似可通然自邢遷殷則邢似不應有蕩析離居之患邢臺縣今屬平府也而索隱云邢音耿是即邢即耿非兩遷也程伯主曰五邦西亳南亳囂相耿也今

書經註義 卷之六 盤庚上

五

考湯之都亳漢志以為偃師又于山陽之薄亦云湯所

都薄亳同此皇甫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而葛在梁國甯陵之葛鄉今歸德府甯陵縣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

豈當使民往為之耕亳今梁國穀熟也按穀熟故城在商邱東南即亳邢之張守節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即東亳後徙西亳即偃

師是則湯有兩邦初居南亳及有天下乃遷西亳亦猶周公營洛宅中之意五邦之說此殆為可據也○商之屢遷未詳其故然在盤庚則有未敢明言其失者而

縉雲馮氏曰商之屢遷湯尹意也臣民安于無事縱佚成俗則遷國有大故則遷縱佚必遷者蓋縱逸生于無

書經註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六

事方遷都未定雖尋常君臣亦不暇於淫侈故商先王以遷徙勞役其臣民子孫以損其寔安酖毒之疾也國有大故則遷者棄舊從新變其臣民心志以迓維新之

慶也盤庚之遷必由民俗縱佚故其民懷安而怨若以避禍則不待誥而徙矣噫斯言過矣夫遷國重事也先

王雖曰勞其民而用之亦豈其不使即安以不情至此哉魯齋王氏曰商亳王業之本也子孫無遠慮往往輕

徙曰囂曰相曰耿皆際河之境土豐物饒人所共趨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害雖數圮於水安土而憚遷盤庚

賢君也為民避患決計遷殷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

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漸衰微至紂竟以浮奢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也按相處河過大伾北放平地之衝當濟水入河南盜爲榮之口歌居河自北下呂梁壺口之間而自禹蹟七八百之後濬治或疏下流或壅河之決蓋常有子商所以屢有水患也武乙遷朝歌後爲衛地張今衛輝一府其地表亘不過百餘里而田賦比於大愚郡俗稱爲小江南則土田之肥而民風之靡可知矣謂魯齋所論是爲得之今但因小序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篇目便爲穿鑿一說必將五遷委曲說向好邊亦似不必矣

若顛木之有由蘗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七

耿不能胥匡以生若顛木矣天牖予衷造茲新邑有由蘗也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往茲新邑其天之所以永我命也羣臣或以耿爲先王所遷守之可以從先王之烈抑殷亳尤先王舊都也永命于新邑非所以紹復先王之大業乎故今日之遷正所以紹復先王大業宅中圖治以底綏四方爾眾又何復憂疑哉此一段皆自白其不得已而圖遷之本志無責臣民語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上文言不能胥匡以生下篇言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定極則耿之受水害爲己大矣受害既大則小人必有以欲遷爲言者老成敬事之人遠慮深謀之見所謂箴言也民多欲遷而及夫將遷則又不適有居不勝疑畏者則在位者總于貨貝而不欲遷因動以浮言以遏抑其宜遷之說如謂水患出天時之偶然後此未必復作此地祖宗所擇不容輕棄遷徙之事甚勞非可妄動新邑之士甚瘠不可以居吾王幼冲不知所擇而妄勤我民爾等小人又安識朝廷大計是則上遏王之德意而下伏小人攸箴以中爲之梗使君民相疑皆世臣舊家在位者之所爲也故盤庚欲教于民必由乃在位而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八

所以教之者則以常舊遷都之事止其法度使之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焉故此下皆責在位之辭其曰先王圖任舊人共政曰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皆以常舊服也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曰罔有逸言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皆正法度也曰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曰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皆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史臣撮王言大旨以著于首如此玩此自盤庚數于民至攸箴二十六字陳氏謂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金仁山亦以遷都規模言此坐實

法度二字反使上庭天子外朝詢萬民之庭也

下文義不申非是王若曰恪汝眾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心指其傲上從康之心謀黜乃心即禁止其傲上從康  
反正相足為言也此通下文之大指也羣臣意在從康  
所以至於傲上亦惟其敢於傲上所以從康而不顧二  
者亦相因非二事也惟傲上故匿厥指伏攸箴而胥動  
以浮言而所以匿王指伏箴言且胥動以浮言者則只  
為從康故也故王挾其隱而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  
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九

乃所訟

此即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其政亦意指遷都之政  
而言播告之脩即其政也不匿厥指宣王之德意於下  
使小民共曉王心也罔有逸言於王所播告之外不為  
過言以恐沉於眾而遏其攸箴也民用丕變從令而無  
疑畏之情也造為浮言其心險陂昧於遠慮其謀膚淺  
此傲上從康之情明若觀火而曰予弗知者詰問之之  
辭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

此德字皆以愛民言如中篇所謂承民康其者王之欲

遷本以施實德於民而拯其患而羣臣造為逸言則若

王之以遷徙勞民自荒其德者是含胡掩蔽使王之德

意不得以達於下也故曰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而

不我畏也廬山胡氏謂予非欲棄德而用刑及孔疏言

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皆非是蓋此以匿厥

指有逸言言非有用刑意汝不我畏是亦我之拙謀致

之則有宜加威刑之意然不欲竟言加罪而特為咎已

之辭陳之忠厚之至也作乃逸逸字只以過失言新

亦未是凡說經於古人語安陳氏謂成乃逸即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十

此乃正言無傲從康然後事治而利興以勸之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

又申言猷黜乃心而以名奉之蓋實欲便安於已而託

言不欲勞民此虛德也為一時之勞而即終身後世之

安此實德也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克以實德被民

及其婚友是承其祖父之勤而世有積德可大言矣何

煩於聒聒起信乎仁山金氏曰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友

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享觀遊之樂在位之臣與

之黨比以故倡為異議而不遷不思水患時至都邑淪



沒婚友其將焉往是為之者適以害之豈獨小民之受害哉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

罔有黍稷昏音敏

申從康之害也河決無常或數或疏故曰遠邇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

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十一

申傲上之害敗禍姦宄蓋言幸災樂禍為姦為宄即胥

動以浮言之事是也即所謂先惡也經翼云取覆亡之時殊費

相時儉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蓋言儉

利小民亦尚顧畏當遷之箴而不敢非議恐老成有過

言以相責者也此解亦尚屬勉强時解指在位者弗告

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謂民有箴言則不以告而

更造為險膚之言以恐動沈陷之此正與顧畏箴言者

相反而伏小人之攸箴所謂姦宄也林氏云汝苟知遷

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以都之未為利又何

不必深鑿然數汝字乃字辭厲吻急如見怒色如聞罵

聲意中隱隱有用罪伐厥死一語在喉吻間而終不忍  
輕出卻以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一語縮住忠  
厚之至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上文語氣已急此復開說以緩承之以起下文不敢動

用非罰之意也世臣舊家與國同休戚本人君所甚事

也橫浦張氏曰器惟新者只以證人求舊耳非以器喻新邑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罪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

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十二

意在嚴之以罰而復緩言之動猶苟動也先世之勞予

不敢掩故爾祖與於享烝然則爾之用罪用德其當受

福受災皆先王及爾祖實監臨之當用罰而不誅是非

德也予亦豈敢動加汝以非德乎於罰曰予敢動用非

罰於德曰予亦不動用非德其語意之輕重可見周禮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

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蘇傳曰有幼

用罰用德皆非敢輕則亦惟汝知自勉矣以遷國之難

故遂以難目其事而示以志有專主老成及孤幼民之

欲遷而有箴言者也廬山胡氏曰老成則知長久之計而欲遷孤幼則畏受水之害而欲  
遷悔之弱之以浮言恐沈之而伏其箴也各長于厥居  
各當謀長遠之居也各長于厥居與中篇汝不謀長以  
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當率其民勉思乃災之長同意黃叔憲謂公卿  
出力以聽命是讀長字為之上反非是勉出乃力無從  
康也聽子一人之作猷無傲上也作猷只是今日圖遷  
解字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  
不臧惟子一人有佚罰

此乃以賞罰決言之無有遠邇示無私也伐與罰同用  
猶行也蓋傲上從康罪也克黜乃心以施實德德也二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七

者惟汝所行汝用罪則予罰其罪汝用德則予彰其德  
而已此以用罪用德屬羣臣言而重讀伐字彰字見賞  
若如注疏則用罪用德即上文所云用罰用德而用字屬盤庚言句法非不順然而少味矣故蔡傳不從  
大業綏四方邦之臧也惟汝用德之故如知患而不能  
避欲遷而不果行邦之不臧則是予不能斷之以罰之  
過矣引咎于己正以必罰悚羣臣也前言拙謀作乃逸  
則已含此意至此乃明言之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言既終而復致其丁寧且使之轉相播告以宣其德意

於國中東萊呂氏曰當時所告惟在恭爾事恭其從  
遷之事齊乃位盡其位分之所當為度乃口不為逸言  
皆脩王所播告而不為傲上從康也語終而復以必罰  
之志嚴之○東匯陳氏曰世主之懦者惟知狗人雖事  
所當為慮拂人情而輒阻其果者又惟知狗已事苟當  
為遽拂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已外不  
失人庶所為兩全歟

盤庚中

此篇將遷而告其民惟恐民心之有未決也故言昔  
先王有憂民之心而民亦憂其憂今予本以從汝之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中

七

志而汝眾反不與予同心是自勸憂也此古我前后  
五節大意也今予命汝一以下三節復自白其必遷  
之故所謂告用直也失於政以下四節則以鬼神惕  
之今予告汝不易以下則嚴其辭以慎遷事而再以  
建家勉之告民之辭和緩於告臣弗率非民本志也  
中有未可盡通處始如舊說耳至於言鬼神處則殷  
人氣習朱子曰中篇說鬼說神若使如今語令如此  
好一場大鶻突而今人講章亦必欲將他說向好邊  
則愚意不必然也觀其忠厚之大意焉可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直其有眾

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以用也與也能左右之曰以將率以遷故臣民咸造眾

則恐有褻慢故戒以勿襄登進厥民者王庭之位臣在

前民在後盤庚特呼民而進之於前使聽告戒也東萊呂氏

以王庭為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今亦未見其必然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二句亦反正相足之辭

嗚呼占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

時

承猶順也奉也順民之所好惡而為之趨之避之不取

書經詮義卷之六 盤庚中

五

或失所以敬民事也保愛護也言君民同心所以能以

人事回天之氣化也此等字義只可會意解之如以浮為過又轉而訓勝俱甚費力則以

承訓敬亦須委曲解之篇中字義如此者甚多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

蓋承浮于天時而言大虐必有所指蓋亦河患也相體皆瀆

河先王之遷未必皆是然要皆避民害以利民利是皆

敬民而使之欲與民同其安而非徒以勞民也民當念

其志矣

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言我今日之遷亦惟因汝蕩析離居之故故遷以大從

汝避害趨利棄危就安之志也趙田袁氏曰從民一時之欲者其從小從民承

建之利者其從大故曰丕從此言我之承民也此節纏繞二字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子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試用也心之攸困憂所以安定厥邦之策與勞民動眾

之難而不得不擇久遠之圖故其心甚苦也而民乃不

體此心則咸大不宣布腹心敬念此利害安危之大以

實心感服于我是安利其災危以自取鞠苦也爾忱不

書經詮義卷之六 盤庚中

去

屬謂心懷疑畏念有三也稽即欽念也此責民之不

保后胥感也此節語反覆似無倫次蓋亦口急之故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

亦反覆上節之意但上節喻言此直指以罔後無生也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一者謀長思患以決於從遷毋苟安目前毋畏一時之

難而二三其念也倚者傾軋之意迂者迷亂之意此微

指羣臣言之身為所倚則起穢以自臭矣心為所迂則

遲回不一矣此及下二節欲民體圖遷之志也

子迺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不謀長則無生在上予以汝遷所以迺績乃命于天也  
奉畜汝眾所謂承汝康其也

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亦反覆上節之意以念先神后為言者體先后承民之

心也言勞爾先者見爾先之保后胥感也以念此之故

欲大羞爾懷爾謂爾民宜體此誠也亦以起下文鬼神

之說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政謂圖安之政視民利用遷是也○此從上文念字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中

七

來念之而知神之必如此也此節又只以反迫下文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其生也民有生樂生與事以生之故厚生曰生

生猷同心以枕相屬也蓋不欲刑民故但以神之降罪

疾者惕之汝罔能迪言無能自免之道也或以迪吉言

自免皆未是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此又申上節蓋此篇主於誥民弗率也先后既勞乃祖

乃父先后暨乃祖乃父同一體也汝其作我畜民汝當

保后胥感也今汝乃有害政違命之心是以我先后雖

懷來乃祖乃父有深閔之之意而乃祖乃父亦斷棄汝

不救乃死也非深一層意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

此言降罪疾于具乃貝玉而不肯遷之臣亦所以悚其

民也羣臣之祖父以輔君為心故降罪乃自其祖父啓

之弗祥即丕刑也○按不忍刑民而第惕之以神此盤

庚之仁厚然福善禍淫是有其理而以不從遷之故降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上

夫

之罪疾則又未衷于禍淫之義而其說亦渺冥矣若聖

人必不為是言故朱子以為鶻突也蔡傳用王氏說亦

就其善意而取之耳郝京山曰三代以前淳風未散心

術純而機變少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為仁以奉先為孝

此二語京山已便看錯了惟仁而後能享帝惟

孝而後能享親非徒以享帝為仁奉先為孝也所以幽

明同揆人鬼一道二句亦差幽明本是同揆何必有曉

之以鬼神則懼而惕之以災祥則恐莫是怕閻王地獄

善教至于後世機智多而文飾巧此卻反警般人為尙

鬼尙鬼終謂祭祀為矯誣愚謂今人祭祀乃多矯誣若

矯此教化所以愈難網罟所以日多欺愚意謂祭祀非難

亦誠難恃鬼神故夫子猶有取于盤庚也愚謂鬼神之說難言之矣要之天地間實有是鬼神而非恃鬼神以懼其民之謂也君子教人以民義耳謂以鬼神立教則孔子之不語神者非乎夫鬼神當然之理既非民所易知而禍福災祥之稱乃適以與民禱媚之志故傳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祖己之告君曰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安得謂殷人尙鬼爲非習俗之疵也盤庚三篇情辭之忠厚可予然必取此爲善而嘖嘖稱之則多見其惑也或問朱子曰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

書經註義

卷之六 盤庚中

九

周旋從事日用之間竊謂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尙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失豈真有一物邪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遷誠不易而予之所憂者遠保后胥感亦鮮以不浮於天時永敬子之所大憂而無相絕遠可也誠分吾所謀者而深謀之分子之所念者而永念之以相與則大恤

濟矣設中于心謂每事皆圖揆其極至之理而勿以目前近利細娛參之則浮言不能惑而利害之辨明也果其設中於心則亦謀君之謀念君之念以相從而無胥絕遠矣○此篇一字中字俱不必說深遠然道理利害俱有箇極至處甚是分明亦非有二但人每以近利細娛奪之則此中不見耳故須是設中于乃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盤庚將遷有眾旣咸造矣則宜無慮於不從而必丁寧告戒以惟恐有不洽於人心者正以遷徙之際大眾動

書經註義

卷之六 盤庚中

十

搖人心不一則恐有宵小竊發其間不可以不謹也故篇中期化其心而篇終乃嚴之以刑先事而戒之乃可無不虞之患矣不吉以心言不迪以行言顛隕失其職事踰越踰其定分二者皆不恭上命者也姦者自外橫掠宄者自內攘竊二者皆起於倉猝者也皆所謂不吉不迪也刑自劓而上有刑宮大辟至於殄滅不使傳染新邑罪之小大稱其罪惡之輕重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終篇爲鼓舞之辭所以作其氣也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互文見意邦者家之積也永建乃家而無患

則其邦安定矣然邦猶爲君言也曰家則于民愈切矣  
盤庚下

既遷而安其臣民自今予其勳心腹腎腸至用宏茲  
賁五節自白己志以釋臣民疑懼之情自邦伯師長  
至終戒勉羣臣欲其一心以建大命之本篇中辭意  
最爲惻怛而文義之不可解者尤多朱子云如古我  
先王將多于前功一節全無意義不可曉又曰尙書  
有不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  
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  
則須著意解典謨諸篇辭旨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  
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有不可解矣又曰看  
書於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  
曉了亦要何用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乃今人必欲  
盡委曲求解夫安能不失之鑿哉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下

三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既遷而奠其居是遷國常事然亦可見其規模之素定  
故遷而能安有以紹復先王之業矣雙溪王氏曰定  
居如君有寢廟  
臣有邑宅 既定其居而後乃正厥位見經國之次序居  
民有廬里 未定位不可正也如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  
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其官云  
云亦次 既正厥位辨之以分而後通之以情位未正眾  
序如此

未可綏也眾兼臣民言遷徙之餘人心未定而盤庚之  
遷人多異議今雖既遷猶恐上下之志意未孚而有猜  
疑畏忌者此意未解無以興事功而建大命也故盤庚  
之綏爰有眾尤有不可不急急者慰勞之而通其情慤  
釋已往之疑慮勉將來之新功此篇皆綏爰有眾之言  
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統戒臣民也一戒一勉亦反覆相足之辭草廬吳氏  
曰無戲欲其敬也無怠欲其勤也大命兼民命國命而  
言建命謂命雖自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下

三

以永其祚也方麓王氏曰始云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  
又曰子逆續乃命于天是命之短長在遷  
計之汝與不決今日無戲怠懋建大命是  
命之促永又係于遷後之勉與不勉也 當時傲上從  
康習於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不復爲自  
勉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勳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

前此決遷計耳原無罪眾之心今此既定都矣前事之  
愆盡釋告之以罔罪爾眾所以釋疑慮之情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適于山對瀕河之患而言湯都二亳皆依山也毫字從  
高省毛

音毫高土之名也蔡傳引鄭氏三毫之說所以爲依山之證其實西毫南毫爲二毫則餘一毫未知所在東成皋南嶺轄西降谷南毫去商邱不遠詩云帝立子生商只是偃師一毫耳南毫去商邱不遠詩云帝立子生商是堯封契于商而毫在其封內契因始居毫也小序云湯始居毫從先王唐漢孔氏傳曰契父帝馨都毫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湯始居毫時契未應得稱先王故孔傳以先王爲帝馨然括地志又云契始封商在商州東八十里上洛縣則商州今屬陝西意者此爲西毫則去偃師及商邱皆絕遠又左傳云帝使鬻伯居于商邱則契之始封似又不得在商邱矣此皆荒遠而加之後人附會無可的考也故王方麓議蔡傳契始居毫之言爲誤然序文亦未可據而湯所始居之毫亦非此偃師或有天下後乃遷偃師耳此等皆無深求可也降凶德蓋以無水患言嘉績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下

三

謂安民之功此蔡傳皆略依漢孔氏爲說然未敢信以爲必然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此自明所以必遷之故而謂眾皆不諒其心也○以此對適于山看則新邑之利耿都之害可見然上中二篇皆只舍胡說過不甚明言不知何故意者蕩析之害民已身受而不必言而適山之利又未易與民言故歎時氏曰民無遠慮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復適于山正所以復湯之德以治國家也然此實天牖其衷而又賴有篤敬之臣共爲謀之用是恭敬民命以永地于此都此與上篇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語正相首尾也方麓王氏曰篤敬蓋當時老成之臣與盤庚同心者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可以成功盤庚所與恭承民命者乃獨在篤敬之人知人諳練具于此見矣愚謂援天以信之者理之當然即天之所啓也但惟篤敬者知之而眾人則昧之耳讀上中二篇疑盤庚果於自用者讀此而後知遷邑之謀固有老成敬事之臣爲之主也晉景公獨用韓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下

三

厥之言而晉獲久於新田之居漢高祖以聽婁敬之策而漢得啓有關內之基唐憲宗獨任裴度以有討蔡之功明太祖獨信劉基以有破漢之績是皆得篤敬之士而謀之是以違眾而可行功成而不廢也然苟非人君有擇理之明知人之哲則又有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者故盤庚曰設中于心能設中于心則事理明而賢否判矣盤庚其知之矣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厥謀蓋指眾不遷之謀靈蓋篤敬者所謀及小民之箴言也卜蓋其如台之卜上篇曰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

克從先王之烈意羣臣必有以不遷爲從先王之烈者此所謂用宏茲賁也然此語實難解但如孔疏及蔡傳之說則正與歷告朕志罔罪爾眾語正相應所以兩釋其疑也從之可耳○按如蔡傳說則賁字音焚符文反孔疏引有賁其首爲證是矣而今人多讀作賁卦之賁邦記反音閉誤也宏賁皆訓大然宏是擴而大之意賁則只是大二字之虛實死活不同也又蘇傳曰賁飾也大此郊廟朝市之飾也止齋陳氏曰各非敢違卜蓋言吾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以求其宏大藩飾之爾如此二說則賁字讀如賁卦之賁然賁飾之解終覺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下

賁

淺而無味不若訓大之安也又郝京山謂予以幼冲非違眾謀獨行已意由上帝高祖弔降神靈卜曰其如台我不敢違用遷都以宏茲光賁之命耳此說似亦強通然各非二字又終說不去畢竟此節亦無關大義闕之爲是不必強求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上文既總告臣民以釋其疑貳此以下則專告其臣勉以革舊習而建新功所以率其民而建大命也歎息而呼告之以尙皆隱哉所以動其惻隱之仁而懲其戲怠之私也以蕩析離居之餘而繼之以跋涉播遷之苦新

所不恤故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此上篇賁以傲上從康猶是其病之標而非其病之本也唐虞之戒其臣者不過曰無曠庶官汝無面從而已其四凶之罪亦不過曰靜言庸違比周爲黨方命圯族侮慢自賢而已未聞有以贖貨誅者至此篇而始見有具乃貝玉之臣至紂時而草竊成風用又讎斂商以亡矣成周之盛亦未聞有以贖貨慮其臣者至穆王之命伯冏而始有惟貨其吉之慮至厲幽而榮夷好利師尹不平西周之亡不可救矣三代而下尙可言哉是故民有不順

書經詮義

卷之六

盤庚下

賁

命不畏刑者而後讐以鬼禍之不可逃臣有慢上令造浮言者而後責之以貝玉之不當具盤庚雖賢也能謂非衰世之意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生生自庸則實德敷於民矣敬此以往永於無窮勿以他念間之斯大命亦建於無窮君臣一體期之之厚心也

說命上

說命傳說之命也然篇中并記君臣往復之辭則與三謨之體同與周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不同商周



居者則任之敬之也但貧富不均疑非先王時所有或又云鞠卽鞠子幼者也謀卽古謀人老成者言使老幼各保其居也按此字義亦涉牽強惟梅溪王氏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皆得所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按此以謀人之保居五字對鞠人二字句法似不齊然意甚精確且於生生之道甚切當以梅溪之說爲長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罔有弗欽

朕之所若所否如此爾不可不敬念也此節上下過文

書經註義

卷之六 盤庚下

无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于貨寶欽念予所否生生自庸欽念予所若也以敢恭生生者自以爲功則予所敘欽矣總于貨寶當日羣臣之大弊上篇戒其臣但曰從康而已蓋不欲明揭其罪也中篇對民言乃微及具乃貝玉一語使其臣聞而知愧也此篇舍前事而罔罪與之更始乃直示之曰朕不肩好貨又直戒之曰無總于貨寶所以謹其後也噫古王者之於世臣大家其厚如此顧人臣而一有總貨之心則必上匿其君之德旨而不行下陷其民於死亡而不顧慢上殘下無不可爲終之而一身之禍敗亦

居甫定民氣未甦民之可痛甚矣羣臣有心甯不惻然動念哉故下文以念敬我眾之事望之○邦伯有邦之長蓋謂畿內諸侯也師長林氏曰眾官之長蓋六卿也百職事謂庶官也二孔氏以邦伯爲二伯州牧則州牧分處九州安得在畿內從遷故蔡傳不從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懋如德懋懋官之懋兼勉大之意簡簡其善也懋簡卽所以相之念我眾念之而不敢亡敬我眾敬之而不敢忽也承上隱哉而言此蓋上有隱民之心則所以恤民窮敬民事者將自不容已故曰予其勉於簡爾之善以

書經註義

卷之六 盤庚下

无

助導爾念敬我眾也下節又正所以懋簡相之之實也

○本節十字作一句讀勿斷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公私不兩謀念敬其民爲心則不好貨矣好貨則不念敬其民矣敢恭者毅然自割其私而惟民之生生是敬是念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卽敢恭生生之實澤也敘之欽之所謂懋簡以相之也○敢恭以下十三字作一句讀○鞠人謀人之保居語亦不可解舊說以貧富分謂鞠人有養富人也謀人自謀貧者也草廬吳氏曰言我不任貪人有能敢干恭承民之生生使貧富各保其

異體且此詳傳說之訓不止重高宗命臣也上篇高宗得傳說而命之任以相臣師保之重中篇傳說進言於王而告以法天致治之要下篇又因高宗自言廢學而說遂進言爲學之事高宗因復以伊尹之事厚期之然冢宰師保非必二官爲學爲治非有二事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上

无

而中篇論治憲天何莫非學下篇言學教人建事何莫非治而俗解或因蔡傳有冢宰兼師保之言遂以中篇論治專屬之冢宰之事抑知冢宰總百官而中篇所言則訓高宗之言正所謂論道經邦者非訓百官事也以下篇論學專屬之師保之事抑知三公論道而中篇所言則欲王自求之古訓以法古人正爲治之本非如後世經筵日講而後謂之學也治之與學安得而分屬哉顧六卿有職而王公無屬官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耳篇中所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三公之事也曰暨乃僚曰總百官是冢宰職也蓋古無師保而不兼六卿者然有冢宰而不兼師保者此不得疑蔡傳冢宰兼而師保之說爲非是矣中篇所言詳及政事要是論爲治之要學固生其中而不得謂之言學下篇所言則又所以學之之法蓋將以立出治之本而不得謂之言治言各有所主而必謂治與

學不分以欲翻蔡傳亦徒見其過當而體味之不詳也究之篇內輔德之意重而總百官之事輕君德不脩賢才無自而進冢宰亦不得而施治典矣故高宗之所殷殷致望於傳說者在輔德而傳說之論治論學亦皆所以輔德高宗有惟暨乃僚之言及傳說有式克不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之言則冢宰之職反皆止帶言於往復之終也○朱子曰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仁山金氏曰伊尹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上

三

爲太甲言其書明白傳說爲高宗言其書深詣傳說之言非用功深者未見也咸有一德篇太甲至是進德已高故其書亦非易看○自篇首至惟肖史臣詳記所以得傳說之由自爰立作相至其惟有終則高宗命說之辭末節傳說復命之辭高宗以納誨深望其臣故傳說復以從諫深望其君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宅憂亮陰三祀七字作一句讀言王居喪於亮陰之

中三祀也言號令之言也既免喪而未有命戒故羣臣諫之知之以質言明謂明於理以全體言哲謂哲於事以發用言皆知之之實也高宗天質開朗又嘗舊學甘盤蓋素有明哲之譽者故羣臣以作則期之知本于心明哲見於言言無不當于天則則天下以之為則言之不可已也况天子君萬邦為百官所承法乎故王當發言以作命庶使臣下得有所承如其不言則臣下罔攸稟令也○亮陰為凶廬說本鄭氏蓋亮陰本當作梁菴古字通用耳按亮字高在上本有棟梁之意轉借為之意故古即用陰字然則亮陰實即梁菴謂柱梁而為菴也他經又作諒陰轉為不同耳蔡傳引翦

書經詮義卷之六 說命上 三

屏柱楣此本是士禮而可推之天子者士喪居倚廬于中門之外中門即正寢之門其喪殯在正寢也東牆下倚木為廬用木一頭著地而以草覆之為廬故曰倚廬覆草不翦不翦齊北戶為戶既葬則翦屏障之餘草柱楣朱子曰柱音知主反西向為楣梁以短木為柱起其楣令稍高以作戶改而西向不似從前著地也士大夫不障諸侯則加障焉兩旁有草屏障之也天子之尊宜優于諸侯大夫士蓋始喪則翦屏柱楣而為梁菴不復為倚廬之制不以木地為廬也然菴即其廬故鄭氏曰柱楣所謂梁閣也但天子喪禮不存殷制更無可考要以文義考之則必鄭說為長或問朱子曰諒陰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為信默惟

鄭氏獨以為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朱子曰梁閣未詳古定制何如不敢輒為之說但借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按諸侯五月居廬見於孟子天子居喪豈其有大異於諸侯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以一人而正四方正以見作則之難而言非可輕也恐德弗類歉然不敢自以為明哲不能勝作則之任也茲

故弗言而恭默以思為治之道恭默者思之專篤也貌恭言不默則其氣浮其神擾而思不深故恭默所以盡其思也然思之專壹之至則貌不期恭而自恭言不期

書經詮義卷之六 說命上 三

默而自默又有其自然而然者故曲禮曰思道者思其優若思此以形容其思非務為恭默也 思道者思其知之所未至也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蓋高宗質性高明而又舊學于甘盤故其所見者大而自知不足今臨天下百官待命則愈覺困躓不敢輕言此所以道其實也然恭默思道又非是懸空思想蓋其所思者治道亦是就其所舊學者為主而反覆思惟求所以措治之方耳不然則單思元寂又適所以害道也思道則非徒望助而望助之意亦不能已若以為思得良弼則又失之矣思非思得良弼而帝賚良弼則實其思之所感蓋求治之切而遂夢得佐治之人蓋人之氣本

與天地之氣相通而吾心之理又與聖賢之理合一故其精神所至夢寐通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陽燧之得火於日方諸之得水於月磁石之引鐵琥珀之拾芥感召斯應不可誣也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辛三者必合矣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于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思之則有所得可定憑乎曰何不可憑也今如閻羅地獄之說本屬虛誣然酷信神鬼之人則有夢入地獄夢見十王若儼然有據者焉有觸於胷有嘯於梁皆其心之所歉然而精神所役爲之感也况以誠心而感於誠善之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上

重

士哉朱子曰高宗夢傳說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裏高宗宗卻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然則有思之而終不得者何也曰凡以思而得者非思有所得而得者也思而有得者精神所萃擴然無私如鏡斯明物來自見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物將至有開必先此所謂虛受所謂無心之感也無心之感誠也思有所得則思在所得而思之用私思之途狹矣又何能有所遇乎即使遇之亦遇其所私而已又何能有得乎故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有心之感也有心爲感其思僞其感妄也此論如高宗思道是至公至誠之思故良弼得感于夢若如人思掘藏得窖則是至私至妄之思至私至妄之思必無所得之理然則帝賚之夢其

果有所謂上帝者賚之歟曰朱子言之矣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說是帝眞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究竟帝只是此心此理之主宰夢中之帝卽此心之精神與天理凝合而有所成者也曰夢寐之說人多有不信者則謂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素知傳說之賢而特以疏遠之賢難以遽加上位殷人尙鬼是故假夢賚以神之今以觀盤庚之告其民亦借鬼神以惕之則高宗一時之權或亦暫託之神有不必如程子所論者乎曰何必然也或問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程子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舜有鰥在下堯一旦而宅以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上

誥

百揆之位伊尹有莘耕夫湯一旦尊以師保之位管仲囚於士師桓公遂舉而加諸高國之上韓信一逃亡之卒漢高祖遂舉而加之諸將之上古之人君惟賢是用果知其賢則猶斷而用之何慮乎人之不信而必爲養狙之智以權術愚其臣下哉且盤庚之言鬼神亦非因俗之尙鬼而因僞託以愚之也盤庚亦實有見爲不遷則得罪于高祖者而因爲懇切言之耳夫以誠感人人猶或不信况以權愚人幾何而不胥爲鬼蜮哉此蘇張申韓之所以爲害于天下也而謂高宗爲之乎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高宗既夢見其人則庶幾天下或有其人故因羣臣言

而追憶其形象命繪之以旁求于天下也蔡傳詳所夢之人是解乃

審厥象句繪其形象是解以形二字勿混金仁山曰高

宗之夢蓋有日矣編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

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其象以說築傅巖之野孔氏傳曰

物色之也按仁山之說甚是

傳說代胥靡以供食而蔡傳只以隱居之意釋之以備

築猶或可代胥靡則已甚必非賢者事也卜築二字見

唐人詩李白詩云東山代胥靡之說見於史記然自戰

國以後俗多游言以汚嶼古之賢聖如伊尹負鼎百里

奚自鬻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類夫豈可信為然

代胥靡之說其亦猶是也郴州何氏曰孟子曰傳說舉

書經詮義卷之六 說命上

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

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

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為備也索隱引漢

書注胥靡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

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人使不聊於生如此非輕

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况書只云築胥靡非

經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

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於賦而巖穴耳愚按何子元

綜羣說以折衷於經其辨甚為明晰而孟子曰傳說舉

於版築之間故羣說每以爲疑愚謂孟子言版築蓋謂

以版爲室築土爲宮如言桑戶樞樞門圭竇耳代胥

靡以供食孟子併無其文也故朱子於孟子註亦只曰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夢賚旁求見其得之之難爰立作相見其用之之決置

諸左右見其親炙之誠蔡傳引史記補與之語果聖人

一層見細密不苟處恐人專以信夢爲疑也言以豕宰

兼師保者意略重置諸左右句蓋師保必兼六卿而豕

宰不必皆師保不兼師保則不必日在左右前此宅裏

有豕宰攝位聽政矣然而不必師保不足也故高宗

自爲豕宰攝位聽政矣然而不必師保不足也故高宗

傳說爲相其爲豕宰不待言如齊桓之任管仲高溪自

不敢不聽聽以誠得人故也高宗舊學甘盤厥終罔顯

此置諸左右爲欲置諸左右朝夕親焉是資其論道也

非使兼師保則爰立作相一句已足不必又更加王置

諸其左右一句矣體玩經文統按三篇脈絡知蔡傳爲

甚精密而諸章自多拘滯此作經義尋章旨者穿鑿之

密或乃以咎蔡傳謂不當碎破分說何足以讀蔡傳乎

以上皆史臣敘事爲說命緣起

命之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書經詮義卷之六 說命上

恐德弗類而求賢故得賢而厚期之以輔德朝夕欲其

無間求輔之誠而不倦也雙溪王氏曰不日諫而日誨

蓋屈己以求教也雙湖胡氏曰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

責之以納誨輔德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于甘盤

而有得故其言如此方麓王氏曰納誨而不朝夕亦難

以奏功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

成乎按此篇所命皆反覆此節之意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

言其所資於納誨以輔德者如此金銅也古者刀劍戈

之考工記所謂作礪謂切磋琢磨以成德於身作舟楫  
謂前後輔翼以其濟於事作霖雨謂布德行惠以加澤  
於民

啓乃心沃朕心

此欲其納誨之誠也沃字有厭飲饒治意又有受之不倦意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欲其苦口而勿憚相導之勿離也若口者臣而飲藥

者君跣勿視地者君而爲之目以視者臣愈疾以格心

言傷足以行事言雙溪王氏曰己之有失非說之苦口

不能藥己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也時說若藥二句承啓乃心

書經詮義卷之六 說命上

毛

若跣二句承沃朕心非是金礪舟楫之喻期相需以有成此節則需

之以救失亦言之愈切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

兆民

說總百官羣臣皆其所率故命及之欲其不惟以己事

君而且而人事君也羣僚之匡辟不必盡如師保而所

望者同啓其心則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下之以守

其職而不移則上之所以匡君而無闕而要在家宰之

得人且有以倡之也此節見師保兼冢宰意然要皆欲

輔德承師保而言此節爲安民承作相而匡君而無闕言者則支離破碎失經意且失濼傳意矣

則有以輔成君德使之率先王之道蹈成湯之德以安  
天下之民矣方麓王氏曰先王如太甲太戊皆迪高后  
王迪高后也愚按率先王以事言迪高后以德行言或因時德則如一也率先王迪高后則  
德類矣以康兆民有以正四方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丁甯之意欲其一心而不忘也新安陳氏曰即相亦惟其命非是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克聖能以聖自期也高宗以納誨期之說傳說以從諫

書經詮義卷之六 說命上

美

望之王言患王之不受不患臣之不言也從諫者以身

力踐其言不徒悅其言而已也

說命中

此篇詳傳說納誨之言大要以憲天聰明爲主而逐

節各有精義首言建君置輔所以承天治民次以憲

天聰明責重于君次言人君之言動命討皆不可以

不審次言慎於用人次言慎於處事皆以治道之大

者臚列言之也又次言君心之不可一念自滿滿則

怠也不可一事之忽忽則荒也又次言君心之望欲

不可不嚴改過不可不力則言之愈密矣而終以政

專之醕歸之此心之安止則法天者在本原之地也  
商俗尙鬼故又以黷祀戒之語似散出無統而實有  
淺深次序非深體味焉未易見也及乎王悅其言而  
說則又以力行進之所言皆醕乎其醕實與伊尹相  
頡頏矣

惟說命總百官

史臣記此以起下文言說既受命爲相於是乃進言於

王耳

此篇依舊是師保論道經邦事  
俗解專承爰立作相言者非是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堯

將言爲治之要而先爲緣起之辭蓋天能生人之生而  
不能必人之生生天能賦人以性而不能必人之盡性  
於是立天子以治之以天子之大萬民之眾天下又不  
能以一人自治於是乎建國親侯分土而治之國亦不  
能以一君獨治於是乎設官分職以相承相輔而治之  
此皆天道之自然要之以治民爲事耳天子諸侯皆有  
邦者而天子畿內及侯國又各分爲都鄙皆分土而治  
也此節奉若天道與下節憲天聰明不同天道二字專  
就本節言歸重惟以亂民一句下節憲天聰明則統通  
章治體而責重於君身然苟知奉若天道則不敢不憲

天聰明矣

惟天聰明惟聖明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

此乃以亂民之實責之王也天非有耳目而曰聰明者  
以理言之大無不包小無不入體物而無所遺欲稍違  
之而不可得故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遊衍是聰明之至也故蔡傳以公言之天無心而曰  
天之公者惟其無心故時行物生皆順其自然而不待  
強一事一物各適其當然而不可違是公之至也惟其  
公也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人心之聰明亦若是而已  
爾如此說天聰明方實是聰明蘇氏傳曰未嘗視也而  
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此語落禪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罕

細審之 人之有心莫非天理是以亦明無不見聰無  
不聞顧天本無心而人則有欲人心一有私欲之蔽則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多矣是以言動皆苟好惡失常  
用舍皆失其宜物事皆違其則是皆不聰不明之害卽  
有私爲之害也而或者以一得自足以無慮自安則又  
皆私欲之萌而所以爲聰明之蔽者甚且自縱自飾而  
無以自反欲臣之從而民之治也其可得哉故人主而  
欲法天以出治也亦法天之聰明而已而所以法天之  
聰明者亦毋不敬而已敬則天理常存而私欲退聽此  
心廓然大公而聰明之用出焉所以與天同德也天理

之正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故人君聰明之用既皆有以合於天理而無私則合乎天下人心之所同然而臣無不欽若而民無不從治矣此對高宗言故重責於人君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口不慎則起羞矣動不慎則起戎矣在己者之不可不慎也衣裳非可輕子人也干戈宜反省其身也加人者之不可不慎也惟于四者而謹之信之而知其利害之必然明之而悉其所當然之理則一言一動皆篤於典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聖

禮之悖庸一喜一怒皆當於天心之命討矣何往而不善乎此言動喜怒皆自君身之性情飭之故言之最先而言動喜怒之每失於輕者則以私欲之動不能自戒是以視聽不審而察理不明之故失之故重言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其舉甲冑衣裳干戈爲言蓋舉目前所見而言之信茲克明則有以推類而無不謹也仁山金氏曰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按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象傳曰三年克之憊也則高宗之所失或果如仁山所言歟○此以下皆承憲天而言然每句一意如後世諫疏

之條陳不必強申合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以任事惟其能則官之爵以崇德有其德則爵之天理之公也以一毫私意問之則聰明壅蔽無以爲知人之哲矣是以官惟私昵爵及惡德而政無不亂也用人之際國之治亂繫焉可不慎歟此由君身而及於朝廷皆不可雜以一毫私意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慮者研之於幾也幾者善惡所由分而善則由性而發天理之公惡者乘氣而動人欲之累也善無定在因物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聖

而付與時偕行是猶天之默運于四海而萬一各正也獨是理無爲而氣有欲故善幾恆少而惡幾恆多善時中而稍失則非故善幾恆難而惡幾恆易然而性命之正萬物皆備固未始不炯然于心也研諸慮焉必於善而後動力制其人欲之私而一循乎性命之正而慮之也精則得乎天理之真而有以欽若夫時行之妙於是動罔非善時措咸宜此於君身而密之行事皆必其動以天而勿使雜以一毫私意也臨川王氏曰事固有善萬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表裏雖善何施不顯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此與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意同然此重慮字是著力有工夫語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誠如上文所云亦既有以憲天之聰明而鮮失矣然而健行不息生生而已者天也天以日新而稱盛德無窮之善皆吾身所當盡之善一念自足有其善焉則此自足之私即天理所由失而前此之善皆虛矣天以富有而稱大業無窮之功皆吾人所與人其有之功一念自多矜其能焉則此自多之私即人心所由貳而已成之功盡壞矣是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為人君者當自強不息與天同運大公無我與天同量焉而後為盡天聰明之至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聖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患不生於有患而生於無患以為無患而即安焉則禍亂之萌每有積於細微而未易見者及既見而圖之已無及矣此亢龍所以有悔而履霜馴至堅冰也然所以防患者豈必其事事而疑之人人而忌之亦惟是事所當事而不敢一念之即安則備之者周而患自無自而起故車馬戎兵以備外海耕三餘九以備凶荒此事事之大者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則凡謹小慎微之密亦莫非其念慮之所周亦如天之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斯有備之道也此亦猶上節之意皆以戒盈滿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一心之微眾欲攻之而人君之身尤羣小人之所旁窺而默伺者此循理遏欲之所以難也是故君心微動於色而女謁干矣君心微動於聲而鄭衛進矣君心偶佚於遊而土木興矣君心偶樂於畋而犬馬至矣君心微見於耽味而獻納之事行焉君心偶驚於貨財而聚斂之臣起焉凡以希寵而已而希寵之臣乃自君心啓之君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形氣之私則小人皆有所嚴憚而不敢干以私希寵之臣何自而至惟君心或動於欲有以啓之而於是寵幸之臣至焉其心曰君如是是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器

無患非道之不悅也是可干以私而惟吾所牽引者也是則獻媚之為即其侮君之心而君之啓寵者為有以納其侮之若近之而生其不遜則猶後焉者耳孔氏疏曰君于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之則必恃寵慢上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愚按此猶後一層事而於啓字納字俱少精意凡人之身不能無過而君心一日二日萬幾則尤為過之所叢者此反躬自飭之所以急也一言之誤發於適然而不及持一事之誤動於偶然而不及檢此或亦如日月之食焉不妨明以示人而無庸自蓋但是知其為誤而自改之則可以復於無過而何傷乎日月之明此非徒以過為恥也程子曰恥有過而改之可也以過為恥而文之則陷

於惡 若以過爲恥而多方以蓋之則必且惡人之言拒人之諫順其所誤者以行之以至於背理亂常而不肯顧是則非理之爲本其偶誤之端而君心之恥過者反有以作其非也而豈復爲無心之失歟過亦便是已非亦不是指其文過爲非但過誤出於偶然可以遂改若非自以有過爲恥而不肯認過則順其所過者以行之而非理之此又言過欲改過之事爲當慎于幾微嚴于自治而不可稍有自遂之心一有所自遂則其幾甚微其流害甚大蓋微以有己之念參之則與天地不相似而無以又天下之民也傳說之言及此爲深密之至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醕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中

罍

上文皆散渙各言一事此乃直指其本原而示之蓋言動喜怒之微用人行政之大無一不本於心心役於欲則聰明闕而生心害政無往非凶心安於理則聰明無所壅蔽而政事之施無往非動以天無不醕矣攸居者居其所居猶言安汝止也心之所居惟此天理理涵於至虛而萬有所各足理安於至靜而萬動所從出君子惟厥攸居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所以爲憲天聰明也若使天理人欲交戰于中而此心或入或出或存或亡則雖亦龜勉從善不無數事之合乎天而此理終非我有居之不安卒亦無以相勝欲政事

樂善矣而欲使自治其心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又因其習之所偏而特舉以戒之然君子務於民義則必敬鬼神而遠之矣其或詖於鬼神則必有不盡於民義者矣黷於祭祀是亦私蔽之一端而不能憲天聰明者也祭所以報本追遠不忘其初是人心本然之誠而不能自己者非有微也有微於神則營私而至於黷矣夫以理言之則人神一體精神之流通無間故先王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豈敢以無有見聞而忽之以事言之則幽明異致既爲見聞之所不及則亦不可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中

罍

以常接於見聞者接之且鬼神之爲體尊嚴非有以自萃其精神則無以萃鬼神之靈爽非有以自專其誠敬則無以致鬼神以昭格而在人有人事之當務又非可委棄人事以獨萃其精神專其誠敬於不可見聞之地者故先王之制祭禮也惟以時舉之而致其感慕之思或因事告之以嚴其尊奉之志而餘日則不敢干焉而於其祭也則又必七日戒三日齊以專積其誠而後敢謁於廟壇而所事之鬼神乃洋洋乎其如在焉事神之禮如此其嚴者欽之至也若黷于祭祀則在己之精神必有所不及萃在己之誠敬必有所不能專且內外之

官必有不備器皿之具必有不虔將有司跛倚以臨視  
史矯舉以告是欲以諂神而適以瀆神安能致鬼神之  
來假乎何則禮煩則亂矣亂則不敬大矣欲以事神不  
其難哉後世之祀典全無紀綱不堪滅裂致使小民之  
家日以黷神爲事以爭言福利神祠鬼廟徧于天下而  
郡邑或無社稷之壇佛寺僊樓盡占名山而釋奠皆成  
褻瀆之舉編戶細民奉及古之侯王而不以爲僭僧尼  
巫覡疏奏上天星斗而不以爲誣甚且糞壤污穢可積  
於神廟之前袒裼裸裎可坐於神座之下嗟乎褻慢之  
至尙忍言哉三代之時異端未興其所祭者蓋猶是當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七

祭之鬼然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雜揉國語亦已言  
之商人之尙鬼或不至如此而高宗賢君必不大爲非  
禮但氣習偶偏則傳說已嚴爲戒之後世黷神已甚而  
在位者亦聽其習爲故然莫之或正也是則何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  
王惟深味其言故稱以爲旨而知其必可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因王味其言故拜稽首以志感也然王雖知其可行  
而悅言之意多則未知其果能實踐於身默體而躬行

之否也故說又以行之惟艱惕之蓋說之所言雖若平  
易而非勇往從道以痛割其私至於極盡者不能及也  
故曰行之惟艱要亦人所當自盡而非力所不可能也  
信之也真則行之也篤而不艱矣是信能協于先王之  
成德也此二句以愆慝爲戒勉之辭君能勇往力行而  
臣或有所隱而不言則臣之咎矣然則悅其言而不行  
是亦君之咎也○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固也然  
知之亦自艱如人欲往京師必是知出那門行那路然  
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能  
力行者然鮮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南軒張氏曰知者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中

八

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  
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奭篇曰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盤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以雖  
已知之此非難也貴于身親實履之耳此爲已知者言  
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  
矣朱子曰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傳說告高  
宗耳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話  
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最好按此經  
以行爲艱而程子朱子及南軒則皆以知爲艱統  
疑焉以爲今日之讀六經通四子談性命論古今者何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

兗

可勝數豈其皆不知道及核其所行則言仁義而行盜賊口堯舜而心躑躅者又不可勝數其餘立說著書為當世所稱名士者考其實德亦碌碌無所短長夫豈非知之為易而行之則甚難者而今乃細按之徧觀之名儒鉅公及近日所有著作則見其所立之言所著之書雖極博採儒先深研性理要多是粘皮帶骨膚淺浮夸而鮮能自體於身心性命間以深有會心根極理致中正無疵者至若近時之講章時藝則不過勦集陳說以射利沽名斯更無足罪爾嗟乎自有明迄今得河津辭子及整菴羅氏等數君子而外果能知道而忱信之者

說命下

是真能有幾人則信乎行之固難而知之亦已非易也程朱豈予欺也哉○新安陳氏曰知對行言自傳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為萬世為學者之法程愚按再謨惟精惟一已足知行對言但未明見知行字面耳

此篇因高宗有舊學甘盤厥終罔顯及訓于朕志之言故詳進以學古之獲須知何莫非學而師古與求聞對道積德脩與建事對一自外求一由心得一狗乎用一操其本此論學之殊旨也遜志時敏一語千古為學之大法合內外而致其虛受也惟敬學半一

書經註義

卷之六

說命下

辛

語又言學者所罕及蓋合人已以考其實功也監于成憲一節則以終建事之意見立事亦不在徒求多聞也時解都申在學古上說者非是旁招俊乂一節意卻遙對上篇惟暨乃僚云云之意而言於學古之後者見非君能自修其德則賢臣亦未必從且羣僚庶位亦只于建事之用為多也建事者為治之用時解專以此篇承置諸左右言者亦非是以王聞說言亦遂不復徒求之言而以一體屬之以伊尹期之○說命三篇上篇不甚要緊緊要在中篇下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舊學甘盤未立時事遷于荒野三句廢學之因厥終罔顯言於治道未能有所發明即所云恐德弗類也此節語只引起下節訓于朕志一語○蘇氏謂甘盤遷于荒野後乃不知所終意以君爽有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之語又疑厥終罔顯非所以語高宗耳試玩恐德弗類恭默思道之云則高宗自以為厥終罔顯可知抑高宗此時惟求人言是於人言上求道有多學而識之意未能反躬自求得箇一貫處故只管望說盡言所以終覺罔顯正自道其實也蘇氏以遷於荒野四句皆屬甘盤其於語脈已不順且宅河徂亳高宗既明知甘盤踪跡

則何不及其時力求甘盤而使之罔顯而反更旁求不可知之傳說乎東坡解經每於文氣語脈間大有所得不知此處何故憤憤而願濱古史則亦以遯於荒野爲高宗云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鞠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

訓志深於沃心志者心之所之沃心於平日受其言訓志則欲其有凡動於志向者皆迎合而引之於道正下文建事之意故以麴蘖鹽梅爲喻作酒醴作和羹志足有爲也麴蘖化之而辛甘之美出酒味多辛醴味多甘周禮五齊醴齊其一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至

也酒三酒也酒欲辛則多麴醴欲甘則多蘖蘖穀麥芽也○五齊泛齊醴齊盎齊醴齊沈齊三酒事酒昔酒清酒鹽梅輔之而鹹酸之味成有變化氣質將順匡救之意所謂訓志所以言交脩也說言行之惟艱故高宗言

克邁乃訓以能行自任也志者行事之主幸故言訓朕以建事故下文傳說進以學古志又言邁乃訓正是求多聞王方釐以此爲知本之論太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呼王而告之所以起其聽也王言克邁乃訓是言聞其言斯能見之事耳顧凡人求多聞其意皆將以建事而所聞有盡當建之事無窮必求得所聞而行之是記問

之學非能有得于心又安能有以應天下之事而不窮哉要知典謨所載古訓具存治己治人之道備焉於古

訓而學之反復思繹浹洽于中深知其理而以身體驗焉是以古人爲師而有得于心默會者在不言之表斯自能有以播之於事而無疑不然終無以得久安長治之策矣王奈何徒求多聞哉按學字從舊學甘盤來而說之所言學異於王之所言學王學於甘盤以求聞爲學故罔顯也說之所言學則已兼遜志時敏脩己治人之事統知行以爲學以心得爲學者也說前言之惟艱而王言克邁乃訓然王之所言行與說之言行亦微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至

有不同說以深體所言而得之身心爲行王以從其所言而見之行事爲行也故學術事功理本一貫而多聞建事見末不見本學古脩德得本以推末傳說之言皆以深矯王失也故朱子曰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的脩傳說曰學于古訓云云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觀朱子所言而此學字之與求多聞者不同亦可見矣蓋今之所聞與古人之訓亦不甚異說之訓亦古之訓也而病在求多則不求浹洽病在建事則未嘗反己王介甫謂不式古訓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此

於本篇意旨俱未甚體貼而學於古訓亦不止專爲考正所聞併學字之旨亦未嘗體認也今說者尙沿其解亦已淺矣至于此所謂建事之事只如今人言去行事故篇末又有監于成憲可以無愆之語說所云有獲則以獲於心言正與建事意相對而今說者乃強以建事申在學教上講亦非本文旨意也呂東萊謂學問之博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化育皆所謂建事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雖多亦奚以爲真西山云大學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明則見諸行事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愚按此皆將求聞建事看措大了而非本文語意且求多聞亦算不得格物致知求與學有不同學于古訓學字方是格物工夫在裏求其有獲方是惟學古而有獲則格知之事大抵東萊說話亦多措大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堯

操乎建事之原矣

惟學遜志務事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申言學古之法厥脩乃來對王所謂交脩而言王以交脩賴道人此言厥脩乃來則在己有以來之至道積厥躬則不以不待人言而自得於己矣脩來道積學古之獲也遜如巽卦之巽有下伏而深入之意時敏則健行不息之功也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難沒要緊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脩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

時敏則厥脩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於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魯齋王氏曰大凡工夫細密者有勞擾沉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有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故二者必內外交飭愚按二者相須不可闕一然遜志又時敏之本也能遜志則有以深會於心而進自不能已能務時敏則學之不已而有日新之功道非自外來而此言厥脩乃來者義理自古訓中體會出來也允懷于茲即遜志時敏之篤而不分久而無間來者積之漸積者來之多道亦即建事之道然建事求道於事事積躬則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堯

取之左右逢其原在躬取之而已

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天子所以治人所謂王言惟作命者豈徒自爲學乎然教人亦居爲學之半則視乎其念之所在而已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道之積厥躬者即其德也朱子曰惟學學半蓋已學而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文義是數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脩也溫得文義朱子學言然推之帝愚按教所以得學之半者正以念終始王亦只是此理

典于學得之德脩罔覺卽合人已而獲學之全也蓋同此教人而好爲人師則所學日損惟於教人之時念念是反求諸己誠以責任在身不敢有誤兢兢業業益加自持如教人文義時便須更加細玩文義恐或致有差謬教人行事時便須自省其身恐已未能盡善如此方是教學相長且學時之爲事爲非爲得爲失在己或未必能盡自知及出而教人施之行事則是非得失畢見正可反而自驗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則教人事正是自己之嚴師念念如此是念念常于學而教亦得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焉

學之半也若徒云性分之全人已一體則可言德之全而不可言學之半矣王方麓謂以事分言之則有學有教以崇德中庸所謂合外內之道也此皆只說得德之道全說不得學之半蓋其於念典二字未嘗細按也積厥躬則已有德德脩罔覺又德之日進日純瑕累盡去不可自知也以教學半解作我教你只一半事那一半要須自得此說出于葛氏朱子已深駁之而喻子才呂東萊亦用其說大抵東萊每愛新巧耳朱子云五通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那一半要須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蔡傳所謂後世釋教機權但不知那一半頓放何處也正本之師說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此節終建事之意蓋學道修德所以操建事之本而敦人亦建事也然修德得于古訓而用法則監先王法以近爲可守也然非學古訓以有得於心則無以得法之意而用法亦差而一於學古不拘成法則惑人之耳目而亦非子孫所宜然矣蓋先王非無德也法皆其德而德由心得則非法所能盡博而參之于古訓則心得之矣上古非無法也德皆成法而法因時異則或非今所可行近而監之于先王則永無失矣以學古所得者精法之意而善其法之施事無不建矣何必徒求之多聞哉方麓王氏曰法字乃法度之法爲學爲治後世始分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焉

敦既居學之半則爲治亦學中事謂成憲不關君德不可但監憲與上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夫子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周官言學古入官而又必典常作之師也愚按方麓此說得之說者多強以教學作申而以此節法字爲爲之準的非也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人事君相臣之職而取人以身要視乎人君之德故不曰克而曰式克見王能脩德監法以至於無愆則賢才望風興起說用是能招而用之以爲輔德又民之助不然而王或棄德廢法則諫或不行言或不聽賢士且

蹇裳去之說雖招而用之其可得乎此併答惟賢乃僚同心匡辟之言然仍是責難于王以反身脩德之意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因上文厥德脩罔覺及永無愆而言王蓋有意于學古而信其效之必然因以之自期而歸美于說也教而曰風者如風之善入有以感于心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非股肱不成為人非良臣無以造于聖此引喻以起下文然聖即四海仰德之謂良臣惟聖即時乃風之謂說固以聖望王至是而王亦以聖自期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毛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作者扶助而興起之之意湯于伊尹學而後臣是湯之克聖實伊尹有以作之述伊尹自言必于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則可見其作我先王之實是以能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所謂良臣惟聖者如此前此曰良于言曰克邁乃訓則惟是求之言此則特爲股肱與之一體蓋有不待言而無往非保子者蓋聞學古之言而知躬行在心得矣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欲傳說以不

克堯舜其君民爲恥則自此以往又無往非輔德之忱而信乎良臣惟聖矣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又非易言賢不輕出此君臣相遇之難也其者期其必然之辭惟爾能紹爾辟于先王之德以永綏天下之民亦良臣惟聖之意詰命既終而反覆致其欣喜之情屬望無已之志也敢者自任之辭對之以身盡其致君澤民之力揚之於眾著其明良遇合之休皆王之美命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姜

○從來君非賢無以致治賢非君無以行道相需固甚殷也然賢者身居事任之外雖未得君而仕有以自善其身可矣若人君則身任天下國家之重爲萬民之所待又者苟不得賢人爲之輔之則何以自盡其責而爲天下君况用之而不得其人則亡國破家相屬可不懼歟是以賢實無求於君而君則必其有求于賢不能自已也然非自治其身足以有爲則賢者不至非自虛其心惟善是從則賢者不至有有爲之質有受善之心矣而所以求賢者或未盡其道所以待賢者或未盡其禮則賢者猶不至是故成湯之于伊尹也幣聘至於再三武丁之于傳說也精神通于夢寐而後伊尹傳說出焉



君子求賢如此其殷而賢之自待如此其重也故一出而相與有成天下被其澤焉三代而下難言之矣然薦辟之典猶見於漢雖碌碌如公孫宏者猶必待聘而始就焉自唐乃專以科目取人而士風胥日下矣薦辟之事或間見之顧士非伊傅而君之任之者亦非能成湯武丁也然使士而盡科目也猶曰以禮致之也科目而皆士也猶曰以禮自致也是以賄賂之門開而三公嫌其銅臭奔競之風熾而名士歌鬱輪袍甚之而科目之途亦以日壞士先以盜賊自待而君亦因以盜賊防其士習俗之汙下尙忍言哉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堯

高宗彤日

此篇在先儒皆以爲高宗之書仁山金氏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釋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已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序謂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惟史記謂此書作於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將祖而不禘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問高宗廟號宜乃別立廟號爲高宗耳何祖庚立時遂稱高宗之廟乎曰不禘之廟立於將禘之時而其功德之可不禘昵廟而已名之爲高宗也番陽鄒氏曰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云祖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說命下

卒

已諫于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篇中絕無以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已曰者乃史臣之辭非祖已之作之書也此必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旨淺直亦告少主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臣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爲高宗祭成湯後之解又泥於小序比稱昵爲禘廟蔡傅亦曰非成湯之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愚按此二說實爲得之蓋尙鬼殷俗固然不必泥說命有黷于祭祀之戒而遂必以此爲高宗事也或又以此爲高宗初年事而此書乃作于嗣王之時爲史臣所追作故稱高宗然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有喪不祭安得有彤祭之事若既免喪後則又求得傅說而相之矣又何至豐昵而來祖已之訓乎大抵解經於些小處不同亦無大害考究稍有未精亦不必爲先儒病此篇自宜以金鄒之說爲是不必曲爲他說也○首節史氏紀事以起作訓之由次節祖已私言自述訓王之意訓王二節正所以格王心末節乃微言豐昵

之非所謂正厥事也篇中辭簡義嚴洞然於天人之際京山郝氏稱其精深蘊藉不得以淺直目之讀者正宜深玩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者祭之明日復祭而賓其尸也祭之日以神事尸祭畢而送尸不與於燕及明日彤祭于塾以明孝思之無窮因以賓禮燕其尸以紓其昨日之嚴敬蓋殷周禮同而名異殷謂之彤從容之意周謂之釋尋釋之思也卿大夫雉雉序謂雉升少牢禮則與祭同日而直謂之賓尸雉雉序謂雉升鼎耳而雉亦未知果有據否然以宗廟之庭祭祀之會而有雉於此雉焉其亦必人之氣焰有以致之矣此所以有祖己之言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高宗彤日

奎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蓋殷之貴戚世臣殷之王族多以十干名又紂之時有祖伊也災異之興人事致之行事之失王心主之祀豐于昵而雉適雉于彤此事之可以類求者也豐昵之為必其禱媚之志此心之可以默揆者也不正其事徒委之偶然不可也不格其心而欲爭于事不能也故祖己將訓于王而自念之如此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承有不承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 義謂民義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孫瑤峯曰孔子曰務民之

義敬鬼神而道之則義字之意自見下文王司敬民所謂義也天生民而有是義則民盡其義所以承天故義者承年之道也苟以不義自取

天折則豈天之天民哉亦民中絕命于天而已此格心主理而言義則承不義則不承理也時氏所云受其氣者或承或不承非天之天之其說固然然非此章之旨意承年視乎義而禱祠無庸此所以破王心之惑也抑嘗論之夫人之禱祠也皆生於不義行有不義則不懌于心而妄意冥冥之中有鬼神焉其將譴之則從而禱祠以媚之庶神之不我罪而加福也抑試思鬼神者天地之功用則亦天理而已順理則順乎天無庸禱也不順理則逆乎天禱又何益乎使鬼神而歆人不義之禱

書經詮義 卷之六 高宗彤日

奎

以免人之禍予人以福則鬼神先獲罪於天矣而又况乎能禍人福人哉有司納賄而出入人罪人君猶必誅之况天之鬼神哉君子反躬自盡非義不為以一心對越上帝焉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報本追遠之誠吾所自致而降年之承與不承所不敢知又何有於禱祠之為而為非禮之祀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天之與人本一氣也是故人之理正則其氣亦正而天地之正氣應之禎祥見焉人之事乖則其氣亦乖而天地之乖氣應之妖孽興焉此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其

不爽也是故身之氣乖而戾見于身矣家之氣乖而戾見於家矣國之氣乖而戾見于國矣天下之氣乖而戾徧於天下矣君子見災異之興而反躬自省益脩厥德則氣之乖者可反而和而災禍可弭故董子曰災異之降天之所以仁愛人君也乃人於鬼神之不可知者則媚之而於災異之明見者則反忽之諉之適然之數而以爲無如我何蓋微福之心勝而畏謹之意忘福利之念昏而義理之明蔽也此節乃微指雒雉之異言之意以今茲之祀王必有不嫌於義者以致斯孽也其天之孚命以正厥德乎王其毋曰其如台也以上皆格心之

書經詮義 卷之六 高宗彤日 奎

論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民亦謂民義也民得于天有義理之正而或不得所養則無以爲盡義之資或無以教之則不能有以盡其義之實是故天立之君以使之任養民教民之責是王之司司者敬民而已敬之云者公布其利而不敢有一毫之私正身率民而不敢有一事之忽即郊廟社稷山川百神亦所以爲民報本反始不忘其事耳夫豈于敬民之外而別有所干求也哉上文民字只作人字看實隱言黃東發謂曰其如台者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不玩語意而以名字看作一例矣非

也先王罔非天庥則皆既歿而精神在天與天同監昵雖所逮事夫甯有私焉豈祀有常奈何其豐于昵乎此節乃所以正厥事也此節本爲雒雉而訓而所言絕不及於雒雉惟天既孚命正厥德一語微指變異言之至此則第言豐昵之不可而此外亦不贅一言因上文之意已足王可得於自思也此其立言之善也洪範庶徵則雖別類以言然不過如易之取象使人隨事自檢於視聽言貌之間而非有所執泥於一事也漢儒詳于災變而失之過鑿則凡見一異必指一事以實之則天意未可知而其所以檢身者亦已狹矣况其所指或有不

書經詮義 卷之六 高宗彤日 奎

應則反啓人以天變不足畏之疑是以私意鑿焉而反失之也如此篇漢孔氏傳曰耳不聽之異其意蓋因鼎居鼎耳是未當也又劉歆云鼎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愚按諸說反覆取疑議推測要皆以己意而窺天又執若典祀無豐于昵之一言之爲簡而要王司敬民雒雉之言爲切身而可乎蓋雒雉於廟則于廟乎思之民爲消弭天變之紛乎大抵天意難知而省愆自我則敬天者意雖祥亦凶乃人君於祥瑞之偶臻則侈然自引爲德而于妖孽之屢見則肆然曰其如台此祥瑞

之所以往往無憑而妖孽則無有不應也祖己之訓非人君所宜深念歟

西伯戡黎

戡黎之事註疏皆以為文王先儒多從之而陳少南胡五峯呂東萊薛季龍吳才老則皆以為此武王事夫黎在圻內當王都之東北今潞安府黎城縣為古黎國則文王雖為西伯亦安得稱兵圻內越王都而戡之故金仁山吳草廬鄒季友皆定以為武王時事而力辯注疏之非然金仁山前編以此為紂之三十三祀乃武王十一年事則蹈于小序十一年觀兵之說夫武王伐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西伯戡黎

奎

紂則伐之可也一日未伐紂則猶然君也此事間不容髮豈可以震撼圻側先為窺矚之謀又退然安之二年而後為征誅之舉哉吳才老以乘黎為武王伐紂時事鄒季友則謂祖伊所言危迫之甚必在周師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即喪之語夫以此為武王伐紂時事可矣然考武王之伐紂也自一月癸巳初三日興師至戊午二十日始渡孟津其行甚緩蓋三十里之常也行八百餘里既渡孟津及癸亥遂陳商郊前月大盡則此是二月初四日其行甚速蓋實膠鬲之言也六日而行夫以六日之間遂底牧野豈復

有暇越朝歌以北又五六百里而先戡黎哉然則以乘黎為武王伐紂時事者亦未必然也朱子曰西伯

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司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得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文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是朱子雖以稱兵畿內為疑然未嘗不以戡黎為文王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西伯戡黎

奎

事也郝京山曰周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逮王季文王父子祖孫俱德百年九州已有其六此亟重之勢欲免紂之疑敵國之忌不可得矣紂之疑則君也君不明小心服事臣不敢不忠至崇人密人黎人則寇讎也此寇讎二字未甚安蓋文王伐諸國不只為己私也欲宴然坐而納侮以為至德無是理矣遭獨夫之主虐使囚繫為能小心不二以臣節終五十年如一日豈非人所不能哉此德所以稱至也若更欲其不伐一國不稱西伯而後為至德則為文王者蚘而後可者也按此說頗合朱子之意但此見黎之可伐而黎固密邇王室似

終不能無投鼠忌器之疑黎字史記以爲者大傳以爲肌愚謂此亦西方之國爲西伯政令所得行者而其君不道故文王得而滅之黎此時不在殷都畿內也厥後武王既有天下興滅繼絕乃復封黎後於朝歌之北而仍黎之舊號如周之鄭國始封本在西都之閭而亦仍名鄭國也後及西周之衰而又爲狄所滅是戡黎爲文王事而文王所戡之黎非潞安黎城之黎也羣疑似可釋然矣○首節史臣記作誥之由中三節奔告之言謂天之棄殷由王之自絕次言天人共棄之必然而有明徵者及紂猶冥然乃出而自歎殷之必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西伯戡黎

奎

亡也按此篇之語雖若甚危迫然指紂之失只曰淫戲而以祖伊之直言紂猶偶不之殺又其篇次在微子之前則是當此時微子猶未去箕比猶未奴未死也此亦可以見戡黎者爲文王矣其辭曰殷之即喪者蓋非文王之至德則紂之喪亦不待三十五六年後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篇內無及戡黎語而史臣標此於篇首則以見祖伊之奔告實因此而怨也觀篇中大命不摯之言則畿內之民蓋有望周師之來伐而又怨其不來者矣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所以決言天之訖殷命也凡先王之相後人也爲之創業以垂之爲之法度紀綱以使之守之爲之訓辭以戒勉之則凡法度訓誠之所存即先王在天之靈之所監其相後人也至矣後人淫戲以絕之則背先生之訓誠而不顧棄先王之法度而不行是舉先王所創之基業而自顛覆之絕先王以自絕于天雖先王其若之何天命之所以訖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西伯戡黎

奎

惟王自絕于天故天棄我謂之我者世臣與國爲體故以殷爲我也下微子篇亦然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又天棄我之實徵也康食天之所以養民恆性天之所以生民典法天則之所以保民不虞天性者不揆度於天理是失其恆性也民心本即天心今天嗇其養而使民失其常如此是天之棄我而不復顧也○此所言性亦即性善之性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此言民之棄殷也民心即天心民之棄殷即天命之棄殷決矣蓋文王與戡黎之師殷民方踊躍而望之及文

王戡黎而止民復缺然而怨之所謂大命胡不至實自  
文王而言祖伊之所以深恐也其不言及文王本無利  
天下之心故也祖伊之告亦欲紂或有峻心則天命猶  
可挽回耳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此言卻只承今我民罔不欲喪來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責命于天謂必其有命在天也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殷之卽喪雖指其功而言然卽字實因紂責命于天而

書經詮義

卷之六

西伯戡黎

堯

愈決之蓋來告猶望其悛而紂責命于天則無可望其  
亡必在卽矣喪亡之事而亦謂之功者由凶德惡德亦  
謂之德也○此節蘇傳最宜深玩○郝京山曰孔子刪  
書不敘文王事紂之事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紂之  
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孔子  
謂之至德論者不必強爲之辭矣

微子

此篇微箕之言皆最深痛而微子之言若斷若續似  
無倫次蓋憂思悲慟之至故紙上如聞嗚咽之聲其  
志殆猶在於圖存也箕子之言略有倫次蓋已知殷

之必亡而自念則無他志也按史記則以紂爲象箸  
而箕子諫之紂遂囚之爲奴比干繼諫紂遂殺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於是曰爲人臣者三諫而不聽可以  
去矣遂去之要之箕比必不止一諫蓋數諫不聽乃  
逢其怒而一奴一死耳論語記微子去之箕子爲之  
奴比干諫而死其先言微子去之者蓋箕比之奴死  
其仁易知而微子之去人或不能無疑乃夫子斷以  
三仁是以首及微子不必以論語所記爲三人之事  
之序也今按此篇則微子之去實箕子詔之箕比身  
任公孤貴戚之卿故無可去之義微子本帝乙長子

書經詮義

卷之六

微子

辛

箕子所欲立者是有宗祀之寄而在朝蓋無職位則  
又可從容以去者是微子止有可去一道箕子所以  
詔之出也但使箕不奴比不死則紂亦或可不亡微  
子亦尙可以不去及箕比且至奴死而微子乃不可  
不去矣故三仁奴死去之先後以史記爲據可也而  
三人之所以爲仁則於此一篇見其心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

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其者擬議之辭本言殷不復能治正四方而曰其不能  
或復治正四方若不敢決言者猶有望之之情也底遂

陳于上遂字蔡傳未有明訓孔傳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孔疏云致行其道遂其功業蘇傳言致成其法度京山解謂我祖定治之功遂至陳布于上意皆強通然似以訓成者爲是紂之敗德多矣而其原則在於酬酒性情既爲酒所亂遂無惡不可爲也謂之沈酗者若沈於水中不復出也沈酗敗德此所以不能治正四方也此語詘然而止有不忍復言之致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兇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書經註義 卷之六 微子

主

上節傷紂之沈酗敗德爲喪亂之原此節言喪亂之形而歎其至于如此也國無政刑故民皆好草竊姦兇草苟且也上無道揆故卿士師師非度以是上下更相容隱則凡有辜罪皆罔恆獲矣非不欲詰不可詰不能詰也紂爲逋逃主辜罪安可獲哉夫彼此相徇迭爲蒙蔽以至于辜罪罔獲則法網之寬宜莫如紂矣然而劓剔炮烙刑之酷未有如紂者蓋善惡不兩立所縱者惡人則不得不酷刑于善人矣且惡人之幸則播惡于眾尤善人之不幸也是以小民方起而相爲敵讎其爭奪相殺而無所顧忌有固然也既曰今殷其淪喪又曰殷遂

喪既形容之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又歎之曰越至于今皆悲痛已甚之辭至于今三字口若咽啞不能言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出尺類反其音如

其者猜疑之辭發出狂如言病狂喪心也耄老成人即

下箕子所謂耄者長舊有位人者耄遜于荒三山陳氏謂

老成皆遜惟箕比獨留耳此我字分明是以紂言吾家

孔氏傳以我爲微子自我則謂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

家耄亂欲遜出於荒野蓋因微子去之遂謂微子之問

皆因有志於去抑知微子之心倦倦君國原非爲全身

遠害之圖其以出爲道則自箕子詔之而微子之去則

又在箕奴比死後也且如孔說則微子已有去志又何

待二師指告而吾家耄遜于荒句語氣亦不順費解况

書經註義 卷之六 微子

下文箕子所云乃罔畏畏正答其發出狂之語嗚其耄

長舊有位人正言耄所以遜于荒之故照應又甚明也

顛隳即淪喪也上言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謂喪亡之禍不知所底也此則訪於箕子謂老成先見

或當知後此喪亡所底事將若何而及今可審所自處

亦或有圖存于萬一之道也若無所指告于我則後此

將若之何蓋亦其窮極無聊之思而忠愛之誠切矣今

無指告于顛隳似只得半句語然必謂求所以救顛隳

之道則語句必添設字面須善會之蓋紂亡不可救微

子亦知之而忠愛之情不能自己則謂知後此顛隳所

底則可知所以處顛隳者是則所以救顛隳於萬一之

沈酗于酒紂自爲之然氣質所偏遂至縱而不返則似亦天使之然曰天毒降災荒殷邦臣子無所歸咎之辭也方興謂沈酗日甚也箕子之答皆每甚焉亦以見無可如何之意也

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

乃字承上文言惟其沈酗日甚是以當畏者亦無所畏如謂已有天命則不畏天謂敬不足行則不畏已謂祭無益則不畏神謂暴無傷則不畏民皆酒之昏其志亂其氣而至於如是所謂發出狂也乃罔畏畏別何有于耆長舊有位人是以拂逆而播棄之此耄之所以遊于

書經詮義

卷之六

微子

三

荒也先咎此而本之以沈酗揆喪亂之原而言之也以

下之惡皆罔畏畏者之所爲而已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惟乃罔畏畏故夷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殷民亦敢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草竊姦宄又何所畏也惟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則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故有司於攘竊者何所不容蓋師師非度矣而有辜罪者又誰爲獲之也將用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惟乃罔畏畏而沈酗日興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百姓者無所不爲而又崇長逋逃俾暴虐于百姓臣下化之朋家作讎脅權相滅是以降監殷民凡用又者皆若讎視其民而培克之故小民亦興而敵讎其上而之所以召其敵讎者方興起日甚而不怠是君臣上下之罪惡合而爲一而小民之多瘠乃罔所告矣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又豈小民之罪哉以上皆答其所陳喪亂之形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微子

三

此乃指告以顛濟也商之亡無可救商今其有災而我乃適當其敗此事之無可如何者然商其淪喪我則罔爲臣僕宗臣至戚受職任事君國一體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而已若王子則以出爲道先王元子本宗祀之所屬我昔嘗欲立子而及今思之乃適所以刻子王子自今去之宗祀或可留於一綫是亦圖存之一策王子而弗出則我乃顛濟而已尙何底乎蓋言惟獲存宗祀則所以救喪亡而別無他策也我舊云刻子一言非自咎其言正以見微子一身無職任之羈而有宗社之責此必不可不去者也按舊謂微子與紂本同母但生微子



時其母未立爲后故爲庶及既立爲后而後生紂故爲嫡此不通之說也後既爲后則后所生之長子卽嫡子矣安得爲庶且微子之母弟猶有微仲微子直是庶子耳惟微子本庶故箕子雖欲立之而不能勝太史之爭也然紂不可立箕子知之則豈獨箕子知之立賢固宗祀之大計禮所當權帝乙惑也惟微子之長且賢可立而未立則紂或廢黜宗社之寄宜在微子矣故以出爲道或可以存宗祀也獨不有武庚乎曰紂之虐也武庚不聞諫言紂之亡也武庚不亡不死及既受封以承先祀而又畔之武庚庸愈於紂也武庚之不善箕子知之

書經詮義

卷之六 微子

圭

不然紂雖無道武庚猶可屬望則猶足以繫屬於天命人心而微箕之徒何爲愁困絕望至此柳宗元謂箕子之隱忍囚奴意在武庚之念亂圖存其不然也柳宗元碑云當周師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絕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之隱忍而爲此其有意于斯乎愚謂紂既不殺箕子而囚箕子則箕子自不得不囚奴箕子既囚奴則不得不伴狂受辱在箕子只有自靖自獻罔爲臣僕一念柳州之論皆無當于其也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紂雖滅豈無存者而必微子一人存之乎曰古人重宗承所宗之謂存宗祀故嫡長子曰爲後之子非尚有子孫而遂得謂之有後也爲後者有宗廟社稷之承者也然則微子一人之去其可必

宗祀得存乎抑預知周人之必封于宋歟曰微子王子也且嘗有土之君也今濰安府城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出遜則微子之私人皆從以出故商之祭器從焉詩所云追琢其旅也以微子之賢遜于荒野近裔之地民必有歸之者可以國矣國則宗祀不斬不必待封宋而後爲宗祀可存也秦伯奔荆遂肇吳國微子何獨不然哉此存宗祀之說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六 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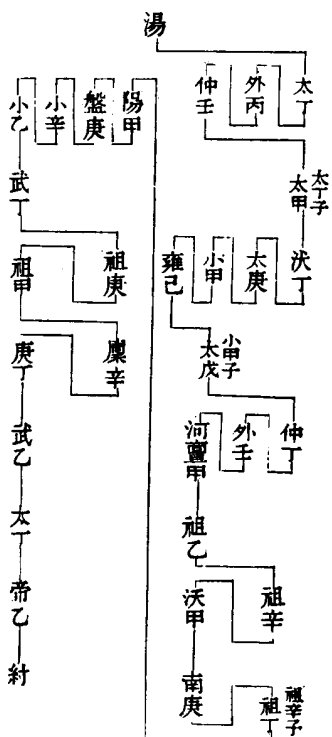
圭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各審乎義之所重以行其心之所安求可以見先王而無愧可爾他非智力所可圖也王子自以出爲道我則不顧行遜此復決而言之惓惓之意也○孔氏疏曰咨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也鄭司農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鄭說非也說志在必以諫死則有病若說安于義之當死則亦無病自靖自獻其常一奴一死其偶箕比一心而已朱子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或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者微子去卻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最是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德輿董氏曰箕子以罔爲臣僕自靖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諫益切而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箕子之諫亦猶比干耳紂囚之偶不死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至誠惻怛之意非有所爲而爲之故曰仁也○仁山金氏曰觀箕子處微子與微子之自處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有知紂必亡而奔周左傳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

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不可以不辨也明方麓王氏之說亦略與此同蓋抱器歸周與面縛銜璧皆必非微子事蔡傳引左氏特以證微子之遜未嘗適周而于左氏之亦誤則未及察此聖賢大節所關後學正當參詳互考以補先賢所未及不必以畔傳爲嫌且於傳亦初未嘗畔也

商世系圖



書經詮義卷之七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跋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周書

周書三十二篇其獨多於夏商者夏商以遠而闕周書以近而存也周書文矣然贍而有體華而有實若左史國語則其為史同而浮夸漫濫不同是以弭誘征戎非不可謂之訓拒請隧杜問鼎非不可謂之誥而不登于書蓋非盡實錄抑醜駁殊也費誓泰誓諸侯之書而陟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

一

諸四朝之末其體制猶然先型其言足以垂諸世鑒也武王之書十篇以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合數湯誓辭約而泰誓辭張武其未盡善歟以觀牧誓簡嚴則不能無疑于古文之非全璧也武成一篇虞典夏貢體也然其文亦有鋪張揚厲之致而篇中誥辭不無闕失其為興朝氣象則又有可想見者矣箕子陳疇河津辭子稱其為書中之易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罔不備焉武王受命年八十餘而孳孳乎訪箕子之疇納旅葵之戒則武王之進德不怠其又惡可及也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聲牙至不可讀然闕其可疑觀其大意則保民惟德遏欲自身而周之治

體治法可于斯覘焉斯武王所以稱反之之聖歟呼孟侯曰朕弟述先訓曰穆考敘己伐曰寡兄其為武王之誥無疑而三篇之首尾皆綴以他簡康誥首一節繫洛氏而始正之梓材後半亦他篇錯至使編書者遂次之于微子之命之後而以爲成王時書此分明失之不考也金縢紀武王事以及成王之初蓋史臣因三監事及成王疑信本末而綜其始終以彰周公之德聖人之誠意懇摯而處事從容亦已于斯可見也大誥體段大略有類盤庚而辭旨隱躍之間尤聖人有大不得已及夫般命既黜微子繼封册命之文忠厚温良藹然可掬于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

二

以見三代之至公至仁非後世所能望也大抵訓誥之辭艱澀難曉而其在當日亦必人人所共知但右史珥筆載言則不復爲脩飾然其志意逾真有不可以體制求者册命之辭温文雅飭則史臣奉王之旨而秉筆爲之故體裁必端整也旅葵召誥皆召公之書旅葵以告成德之主其辭益嚴召誥以導幼冲之君其辭微婉雖辭句亦多難曉而以將順寓其忠盡愷惻發於懇忱蓋與詩之洞酌卷阿同一致焉予想見太保風流矣洛誥簡嚴而語句加之佶偈是以鑿如王介甫巧如呂伯恭亦且畏其難解然則欲說經者領其大意而無事深求

可矣多士多方皆周公之誥而多士之辭婉所以撫而  
教之爲新附之民士也多方之辭厲所以戒而飭之爲  
再畔之殷邦也要之以殷受之舊染未除而欲爲之使  
革心從化若以爲殷士不忘先王而成周乃必強之服  
已也則失之矣無逸立政皆周公之訓而無逸嚴之君  
心所以立敬天勤民之本立政慎於用人所以宏立綱  
陳紀之用要之以敬則無怠而有以立身以誠則無私  
而有以任人此周公之言所以與禹皋之謨伊傅之訓  
先後同符也君爽一篇未敢知其所由作而惓惓王室  
惟恐輔德之無人則其忠誠可想也蔡仲之命語意皆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

三

略與伊尹之告太甲者同蓋太甲以身改前失蔡仲以  
子蓋父愆事亦頗相類也顧此命當在召洛二誥之前  
而古文之失其序者多矣成王靖外患而大命周官見  
一朝爲治之大體雖特建公孤之官要本以周禮爲綱  
而補其所未及命君陳以尹治東郊見承先志治之小  
心雖命之從容以和要亦式周公之訓而善其推行及  
臨終顧命大臣屬之以經國遠猷而從容不亂則成王  
之守成誠爲善始善終而且進德高遠或以爲不及太  
甲之高明吾不信也成王考終康王繼世召公以四朝  
元老躬定大策俾康王以冕服受冊然後反喪服以亮

陰是其於禮爲變抑亦以小愆之懲故歟東郊殷庶至  
畢命而始望以成終是豈化民成俗之難抑王者必世  
而後仁且君子猶病之心其不敢自謂已安已治乎穆  
王初政君牙罔命有敬民圖治之心有謹小慎微之志  
君子謂成康之治可無墜矣暨于訓夏贖刑則凡疑獄  
之興雖大罪得以贖免豈先王之法制有然讀者不得  
謂聖人存之於經而遂曲爲之說也要以哀矜惻怛之  
意猶有存焉則凡治獄者所宜深念耳宣王有中興之  
盛而於書闕焉意者其史未成而幽王之亂遂失之歟  
終以文侯則以見政在諸侯而王室不復振焉王迹盡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

四

矣此春秋之所以託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費誓諸  
侯之始服勤王事有然而魯爲宗國春秋所以因魯史  
秦誓霸國之事登秦誓於周書之末如春秋之紀齊桓  
晉文但以桓文之書無或類于書者而秦誓古茂可以  
類從又其言慎于聽言用人可以爲後世法焉故取之  
若以爲孔子知繼周者秦也則吾亦未敢信也君子讀  
書求其大者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傳而得其心  
法治法焉斯可矣

秦誓上

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其事一也然湯誓一篇而武

王之誓四篇者蓋揚之伐桀惟率商亳之眾而武王伐紂則有諸侯之師所統既眾則誓之宜詳也秦誓之辭煩而牧誓之辭簡者秦誓始會諸侯之師故反覆于天命人心之際而表紂之惡為詳所以明今日之事為順天應人而不容已也牧誓既底商郊將與紂戰則以慎戰事為重故聲罪之辭略而節制之事嚴也秦誓上篇以大會諸侯而作故誓告友邦而并及本國之臣其言主上帝立君之意而紂失君道故君師之責已不得不任其事也中篇以徇師而作故并誓西土之眾而其言主於奉天伐暴至其所謂天者則以民心驗之末又示以慎戰之意也下篇專誓本國之士其言主於厥類之彰而紂以反類見棄於天人則文考為天人所歸且嚴飭以賞罰之決也顧三篇之中辭迫且傲實有如吳氏所云雖金仁山以為其書明整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不必效後世回護語然數惡徑盡處終覺辭多淺率恐蝌蚪殘缺之閒有掇偽誓偽秦誓張霸以補之者抑湯有已事在前是以武遂處之而無慚亦世之變也○此篇以惟天地萬物父母一節為主紂之在位三十有餘年矣紂不可為民父母故天命我文考文

考大勳未集故予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紂不惟不悛而日甚焉是豈上帝立君之意是以君師之任已不得不引為己責商罪為天所誅予不可以不順天命故今日之事所以致天之罰天意決然而時不可復緩也通篇文意本自一串然於中要亦似有長語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特書十有三年見守臣節之久

此書之紀事多不表年大春秋書會諸侯凡內志

書大會孟津見天下人心之同

則曰及凡從諸侯則曰

會此日會則非武王有志於諸侯而諸侯自來會武王也曰大會見來會者之眾也此篇主誓告

諸侯故先表此以見作誓之由也篇內亦呼御事庶士而所主則在諸侯也○史事自春秋託始以前年數俱難的考而龍門史記尤每自抵牾然此經文云十有三年則是十有三年矣而漢儒必委曲為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年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者總以小序有十一年伐殷之誤又習見文帝武帝有屢自改元之事故疑謂文王亦然而附會以求合於經及序文也然謂文王受命改元則猶或可謂武王冒父所改之元為元而即位不更改元則斷斷乎不可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是明以十一年伐殷

矣因其與經不合則又爲十一年觀兵之說然則一月戊午爲十一年之戊午乎爲十三年之戊午乎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此辨蔡傳已甚明然推歷家猶有以伐殷爲十一年事者故愚復詳及之至春字蔡傳以爲建寅之月此改正不改月之說也程子云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見紂自絕於天矣此亦以春爲建寅之月然其意與蔡傳不同謂周於此時尙未改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泰誓上

七

用天正耳顧愚謂周於此時既不用商正卽宜改用周正今乃暫用人正自一月數至四月則後此改正又當何時乎周人改正不改月之說子以春秋考之而知其必不然矣詳已見伊訓下而周人之改月也則自幽人之風已肇之如所云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其自子月起數是也然則此武成所謂一月者是則一陽之月詩所謂一之日也但以未易殷命故不言正月而但曰一月耳未可以孔註爲非也一陽之月而謂之春旣一陽矣則可謂春周人原乎其氣之始而以二至二分爲四時之終所謂天正猶先天卦位之

以復承坤後爲子之半也然周人雖改時月而禘禴嘗烝則仍用夏時故左傳曰啓蟄而郊此以孟春祈龍見穀之郊言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此以子月烝祭也子月烝祭本常事不書此年以夏五月丁丑再烝見讀書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以未月嘗爲先時過也洛誥十二月烝祭歲周十二月夏正十月孟冬也天子時祭用孟月諸侯以仲月是其紀歷數則自子月爲春脩人事則仍以寅月爲孟春故臣工之詩所言暮春則實建辰之月如曾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此亦必建辰之月若建寅之月則非可風浴時矣然此詩則蓋孟春祈穀而因戒農官之詩其言暮春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泰誓上

八

以預爲期耳鄭箋以周季春爲夏孟春實誤解也萬伯符獨據告戒農功不當在辰月而必謂周以寅月爲暮春則亦失矣大抵史之紀時必尊周正而朱子之釋語孟必曰周某月爲夏正某月詩之所詠多是夏時而朱子之釋詩必曰斗柄建某夏之某月從未嘗有周不改月之說其語晏淵有語孟註爲未定之說語錄爲門人所雜記有不足憑者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大會諸侯而誓故此誓主於告友邦之君欲使明知其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先言天所以立君之意也萬物之生於天地也天始之地生之惟其氣之所值雜然流形而已而得其氣之秀而最靈者爲人以有聰明之德此入之所以異於物也以人視物則人靈於物矣而人之得氣於天者又不能無清濁厚薄之殊故必惟得其氣之至秀至靈者而後能實有此聰明之德是天地之所特鍾以使之首出庶物而爲天下君者也蓋天地能與人物以血氣之生而不能俾人物之皆相養以生能賦人以義理之性而不能必人之能相道以盡其性夫然則縱欲忘理而至於相爭相殺也無可救矣惟亶聰明者作於其間則其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以能灼然有見於人所共有之情與人所同得之理則不忍遂一己之欲而必推以及人於是爲布置而經理之以使之各遂其生各得其性是人物之生於天地者實轉而託命於聖人故元后作民父母也此數語辭簡而該卽太極西銘之理而始自武王發之信非聖人不能及也○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人爲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泰誓上

九

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此言紂之違天而暴民非天所以立君之意也○天之生亶聰明也不數矣而民不可一日無父母奈何曰人不盡亶聰明人未有不聰明也居元后之位則當思所以父母生民之道自其聰明而擴充之則聰明亶矣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不敬而徇於欲焉聰明所以昏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泰誓上

十

命我文武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酒曰沈色曰冒皆甚之之辭暴虐曰敢行言其罔畏畏也官人以世亦列於惡沈則新曰不擇賢能而使世濟其惡爲民害更甚也愚按世祿爲文王之政然世祿則可世官自不可但此非大惡此偶因罪人以族對言耳紂之時爲逋逃藪故家舊族之不得世官者正多耳剝剔孕婦王方麓曰正義曰必有孕婦被剝剔者不知爲誰皇甫謐謂比干妻殆附會也又按此因上文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而因數其惡以實之然所數似無倫次如惡至焚炙忠良剝剔孕婦亦已至矣而下節又數其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則反輕於此矣豈以焚炙忠良剝剔孕婦之人而猶望其事上帝乎是此等處皆不能無疑意必有攬入之語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數句卻是實話蓋天命之集周久矣文王伐密伐崇皆肅將天威事也但未伐紂耳大勳未集在文王不如此說在武王自不妨如此說也○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文王度必不終竟休了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泰誓上

十一

一似果實文王聽他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又曰文王爲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是休了按如廢帝擊而迎唐堯亦古人所有又曰武王便去伐商大猛耳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惟不得已所以

不朱爲聖人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文王之大勳未集其率諸侯以事紂也冀紂有悛心耳武王十三年之心蓋猶文王之心也故曰以爾友邦冢

君觀政於商蓋爾時人心益離有雖欲率之事紂而不肯而且日欲亡紂者商政可知矣紂不悛而日甚此所以不得已而有今日之師也○凶盜只是盜賊不必如林傳以凶爲醜鼠食郊牛角之說○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三山林氏曰漢儒以觀政爲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惟程氏之說可以正之矣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者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泰誓上

十二

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視天與人而已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承首節之意而以君師自任言天佑下民而立之君師則凡居其位者當承助天意以厚安天下誅有罪而安無罪惟天所命予曷敢有一毫之私乎不當誅而誅之越厥志也當誅而不誅亦越厥志也一於簡在帝心而已實無與焉乃所以相上帝也天旣命文考而大勳未集則文考之命武實承之故以之自任如此上所謂大勳未集者亦卽寵綏四方之勳猶有未集也詩曰逋求厥甯逋觀厥成文王未及觀成也故武成曰予小子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上

七

其承厥志此可以見文武之心矣○朱子曰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你不會做的我做下樣子在此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坐纔一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便都壞了所以說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得生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不做都在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閒不好底人不定屢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

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閒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三山陳氏曰後世之君政刑徒尙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紱按教化自身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君所以能作師也已德不脩無以君天下卽無以師天下矣上古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皆必自治其身始已之所以治身者必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所以養天下而使天下各遂其生所以教天下而使天下皆復其性也是故自堯舜禹湯至於文武治統所在卽道統所在下有聖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上

七

人亦輔治而已道不必在師儒也三代而下人君以才智而自用於上不聞聖人之道不能自脩其身則苟且以圖小康而且偶然自足聖人不得位而困窮於下不獲輔君致治則不得已而講明先聖之道以維持天下之人心以留治法於萬一而思以垂諸後世焉於是乎君道師道若分有所任焉而治統道統亦分而爲二矣嗚呼治統道統其果可分乎抑人君宜何如自盡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德以其人自脩言義以一時制事言有臣三千蓋謂虎

賁三千人也介軒董氏曰蔡傳行道而有得於身身字當作心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蓋身字已足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思按以學言必用字方見曰夫向裏然蔡傳於此處卻只作身字已足○新安陳氏曰蔡傳百萬曰億只作十萬曰億是此以驗之人心然亦似長語於上下文意亦反覺不賁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此緊承曷敢有越厥志而言商惡已極天所必誅若赦而不誅則我失君師之責無以寵綏四方其罪與商同矣貫字蔡傳訓通言商罪通於上下無不盈滿也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貫其貫已滿又左傳曰使疾其民如盈其貫皆以貫為繩索之貫王方麓據朱子曰孟之以駁蔡傳然此文義之細無庸深求也

書經詮義卷之七 泰誓上

五

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武王是也此事閒不容髮故予不奉天厥罪惟鈞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

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足見武王之伐紂順天應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身任君師之重事處人倫之變欲代之而心有不安欲赦之則天人交迫此祇懼之心所以不能自己也此祇懼只如此香蓋敬字雖是聖狂之分然須知敬字頓放何處一味說向聖學源淵亦多隔壁矣受命文考孫瑤岑謂卜於文廟而行蓋此事舉非常自當先卜於禩抑以禮神之幣奉於齊車以行也此本曾子問篇之意史記說謂載文

書經詮義卷之七 泰誓上

六

王木主以行類者其禮取類於郊宜者權事之宜也湯之伐夏亦昭告于皇皇后帝非敢私也未為天子而祭大事不得不然且既伐紂矣何為而不告於天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前言天佑下民以理之常言此言天矜于民以民苦紂虐言天心一而已矣爾指友邦冢君言友邦不期而會同心可知此則更欲其協力以圖功也時哉不可失言事幾至今更無容緩不得寬一人以汗濁四海也方釐王氏曰時哉不可失後世襲用其語而不識其義將流

於利害之私夫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  
上順天理下合人心故曰天人合應所以欲其不失者  
畏違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予畏上帝  
之心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矣愚按詩之頌武王曰於  
爍王師遵養時晦時不可爲而不爲也時純熙矣是用  
大介時當爲而不敢不爲也樂記曰發揚蹈厲之已蚤  
何也曰及時事也又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君子之道  
時中而已未可伐而伐非時中也易曰明夷於南狩得  
其大首不可疾貞君子之難於時也慎之至矣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則可伐而不伐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上

七

亦非時中也中不可過則時不可失矣豈計較利害之  
私所可語哉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  
是也

秦誓中

此篇誓告諸侯之眾士也首言紂惡之聞於天次言  
桀不順天故天命湯以黜夏今紂惡已甚故天命我  
以代商則商有必克之理雖眾寡有不敵而人心已  
可憑且百姓之望不容諉也未則勉之敬事以立救  
民之功蓋師既渡河則將以趨戰故凜之如此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渡河則入商境故書日以謹之次而後行慎戰事也王  
先次河北以待諸侯之師羣后皆次第率師以會焉王  
於是拊循其眾而誓告之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西土有眾即諸侯之師也時東方之國尙屬紂如徐奄

屬其後猶有畔周者其會孟津皆西方諸侯對紂在東而言故

曰西土有眾蔡傳甚分明呂氏陳氏俱未免看得混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中

六

無度不善也無度而力行之所謂爲不善惟日不足也  
播棄犁老三句卽力行無度之事而臣下化之又其惡  
之播於眾致無辜顛天也凶德之彰聞於天如此此篇  
數紂惡皆與微子篇所言相合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

命成湯降黜夏命

天心愛民君宜體天德於身以保民違天而害民天必

黜之述夏商已事以起下文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

予父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又其後惡之日甚焉者受罪浮於

桀故知天之以予父民夢卜之休祥亦天命之徵矣是

克商有斷然者也夢者精神之動卜尤所以紹天明命

古聖人敬天必於是有不敢忽也孔氏疏曰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

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者不

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

六韜非實事也按孔疏於是知擇矣○卜夢襲於休祥

只是夢卜合吉三山林氏引國語以三襲之語謂休祥

者氣候之先見者也蓋博而支矣大抵林傳傷煩類多

此如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中 九

周親不如仁人

是時紂眾猶盛觀其旅若林可見此所誓者諸侯之士

則恐其有畏眾之心故曉之如此其後前徒倒戈則其

離心離德信矣仁人即亂臣也亂臣并宮闈數之蓋風

以紂之姐已對觀則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

邑姜之有助於興周矣必往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天以民為心也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民心即天心也蓋福善禍

淫者天之道而此福善禍淫之理則存於斯民之心惟

民心本即天理故民之視聽聰明皆有以別其為善為

淫而好惡合乎天理之公正故天無視也自我民視而

己天無聽也自我民聽而已今百姓皆過責於予一人

以為胡不伐紂則天之棄商必矣吾其能已於往乎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漢孔氏注曰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陳氏用其說則與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同意然於此上

下文義不貫矣蔡傳未可易也○朱子曰天豈曾有耳

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謂文

王豈天語諛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

便是帝命之也或問天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中 手

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

所說人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卻

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按

聽者氣之用聰明者用之則其公是公非之所在即理也又曰若一件事民皆以為

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此處

甚微故其理難看○東萊呂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

也吾讀秦誓未嘗不悲武王之心武王之無君天下之

有君也今觀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

是力也誠不忍坐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無過也

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有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語亦傷巧而議論甚快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承上必往而言是當揚其威武以除暴安民則亦于湯

爲有光也蓋此篇前引湯之黜夏爲言故此言于湯有

光金山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是亦成湯之心是也

于湯有光猶言光前烈也正義謂湯惟放逐我能擒取非聖人語氣然朱子於孟子註亦言比于湯之伐桀大有光焉其意似用孔傳之說此亦文義之細宜姑置之

勛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書經詮義卷之七 泰誓中

既勵之以武以奮其氣復戒之以慎以勅其心蓋參之以怠氣則熾乘之以輕心則蹶惟奮然有致果之氣而又持之以慎事之心然後功有可成雖以仁伐暴必勝可信於天而兵凶戰危善承必存乎人事故易言師貞而又必曰丈人吉也又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以見今日之事繫乎百姓之安危是必不可不謹也人心之同既有素矣此一德一心卽於趨戰言之固其果敢以相先相救聯三軍如一人可也功定於一朝則惟克永世矣此篇告諸侯之士故其言如此○林氏謂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愚按孟子引書以達己意

原不盡拘不似今人默經不許錯字也如此節本是誓師之辭若如孟子所引則爲告商人之辭且併記其事非誓辭矣二篇中固覺有增損潤色處然不在此林氏殆未及辨也○此篇中多用韻語

泰誓下

此篇誓本國三軍之眾也我西土三節言紂之惡爲天人所棄我文考二節言文考之德爲天人所歸要以背天之類故亡率天之類故興也以誓本國之師故有厚賞顯戮之語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書經詮義卷之七 泰誓中

三

戊午既誓告諸侯之士及厥明已未乃誓告本國之眾而遂率以行也大巡者巡行部局使整肅其什伍而後告之也六師者史臣之辭其實只是三軍此亦重稱而過其實者耳林氏謂泛指諸侯之師非也然三軍自有三軍之帥皆列爵爲卿蔡傳以牧誓所敘之三卿爲證亦稍混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

君子統將帥而言三山林氏曰越王句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

顯道曰類者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貌恭言從視

明德聰各有其類無容紊也曰顯又曰彰重言之見爲人所共知而非隱也提此二語發端以見紂之所行無不背於天道爲天之所罰也漢孔氏傳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蔡傳仍注疏之解語脈正對紂言林少類及橫浦張氏則謂天道於人禍福各以類至此意在包舉通篇意亦可通然試就本文二句玩狎之侮之故棄之而不務意之則蔡傳爲不可易也狎之侮之故棄之而不務意之而不爲而無所畏所以自絕於天而結怨於民也數紂之惡數語已足下文乃又求其事以實之

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子一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下

五

人恭行天罰

此所數紂惡皆益甚之之罪新脛剖心近也更作其威以毒痛及四海則遠無不至矣所崇信者姦邪故於師保則放黜之悉屏棄其典刑故於正士則囚奴之於郊社宗廟則不脩不享而所務者惟是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其所行皆與義類截然相反所以自絕於天而結怨於民者故天亦斷然降之以喪亡也然此節亦似有長語非盡本然者○正義云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蔡傳用其語而工字作之字此恐字誤孔疏云技據人身巧指器物又祝字訓斷亦本孔說而公羊傳云子路死

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云祝斷也則斷字音短謂斷絕也此蔡傳云斷然降是喪亡是斷字丁亂反決斷之意也故鄱陽鄒氏嘗疑之但於此言斷絕降是喪亡則語意重疊不順言斷然降是喪亡於義可通蓋祝有斷訓則上去二聲皆通如胥字亦訓相與之相亦可訓相視之相也無庸執一矣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下

五

此節語意蓋謂今日之舉非惟奉天之命亦以殄爾之讎也尙庶幾也迪實踐之意果者赴敵之決毅者果決之堅不回之意也迪果毅則功多矣末以賞罰嚴之誓師之常也仁山金氏曰此篇專誓周師故曰登乃辟其辭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然世讎二字似於周師難說如毫眾且曰夏罪其如台則周師固未必盡被紂惡也前半節亦似非聖人語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此述文王之德以見集命之有本也中篇對諸侯之眾

言故示以成湯之事此篇對本國之師言故本諸文考之德若日月之照臨以文王之盛德輝光本諸身者言之光四方顯西土則其德之所被也光者風之所播顯者德之所浹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有斷乎其可自信者蓋文武之德字已久時勢至此天命確乎其不可辭矣○孟子言文王由方百里起亦謂文王自岐周之地百里而興起耳其實文王伐密作程伐崇作豐戡黎翦邦攘拓四出國亦何止終於百里考古者亦所當知也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秦誓下

五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必無不克之理但恐小子無良不足以承先德耳此固不忘戒懼之心抑亦以決其必克之理也鄙陽董氏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所當然也三篇三數紂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愚意未必然此節語只是自反而不忘戒懼耳謂其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是偽為退託也篇中三數紂惡不無迫切之過以觀湯誓是何等渾融兩董氏反若以此相比武王亦何其謙淺也方麓王氏曰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於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於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於湯近則欲無忝於文王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按王氏此論得聖人之心矣

牧誓

此篇將戰而總誓之也首節肅己之容而慰勞西方之眾特起其耳目而使之各整於部局以待命也次三節詳別其眾而以序呼之又總使之各肅其容以待詳於聽命也待眾列皆定而後發命古人有言二節聲商紂之罪以明致討之由今予發以下嚴行師之律以慎交戰之事蔡傳稱此篇嚴肅而温厚誠哉知言矣京山郝氏曰此篇其聲罪也直不如湯誓之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之不言戰二聖氣象原自少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已相遠故商辭質朴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美

周辭多風韻愚按此亦誠然此臨戰而誓與湯之誓於亳都者不同其不言戰宜也亳眾有違言而此羣后畢會而直其果亦宜也論世者又當知其故矣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四誓聯屬為文故秦誓下篇曰時厥明此言時甲子昧爽皆連續而序之也牧商郊地名今考謂在衛輝府淇縣南牧野牧之野也周陳師處杖鉞亦以示武昧爽未明惟白麾易辨麾之以白旄使人皆望見王所在則有以統攝其心也漢孔

氏注曰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武右手秉旄旌既麾之而後  
示有事於教愚謂漢儒俱有此穿鑿解說既麾之而後  
言則人見色而聞其聲矣將誓之而先勞之亦所以起  
其聽也

王曰嗟我有邦豕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  
長百夫長

既呼西土之人而勞之矣則俟其耳目皆輯心氣靜專  
前後左右各司其局相率以聽而後在發言故復以王  
曰起之友邦豕君來會之諸侯也最尊故先呼之御事  
以下本國之臣三卿又臣之最尊者亞三卿之貳少司  
徒少司馬少司空也旅眾士也蔡傳據王制而舉其數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毛

然國有大小政有繁簡亦不必盡泥如王制所云也師  
氏以羣隸守王門在野則守內列營之在內者也著於  
兵事為重故特呼之周禮師氏千夫長帥師二千五百  
帥其長舉其略言自不妨曰千夫長百人為卒卒長此皆以  
其官之尊卑為序而呼之然司徒司馬司空實非三軍  
之帥此以同有事於軍事而呼之耳三軍之帥則司馬  
總之是亦司馬之亞也天命變革之際事體重大非常  
故三卿畢從將以有治於商者非用兵之常禮也此皆  
華夏之率從者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此皆雍梁荆三州之裔而鄉服從於周者從附庸之例  
故稱人也庸在漢南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漢之上庸  
之蜀卽西蜀今四川成都古蜀國也左傳楚饑庸與百濮  
伐之先零袍罕之屬是也今陝西岷州未詳所  
如蠻如髦髦微在巴蜀東今四川重慶府巴在  
之西及四川威茂之閒雜處者皆是髦亦羌類在詩云  
髮古通用耳微在巴蜀東今四川重慶府巴在  
之閒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有中廬城相  
蘇傳曰屬武陽有彭亡今四川眉州彭山縣有漢  
南彭州石首之西南今永定保靖施州皆是也八國皆  
夷又素所服役不同於中國諸侯故別而呼之此皆蠻  
貊之率從者也○古先王不易俗而治蠻貊之不同於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毛

中夏者因其俗而治之不强使同於中國耳非外之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既列呼其人又總命之使嚴肅其兵仗外肅則中靜乃  
能專於聽誓亦程子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戈柶  
長六尺六寸步卒所持故稱之六尺六寸之度準車  
六尺六寸也車上亦建戈然步卒皆持之左傳楚人荆  
尸授子焉以伐隨子亦戈也是知步卒用戈考工記戈  
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內謂胡以內接柶於以  
處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援直刃胡其鈞子也於以  
自蔽人持之故相比以蔽也干有大小皆用木而以革  
輓之車上以比之而步卒  
持之也予有酋矛夷矛車上建之車右用之凡誓則甲  
首皆下車以聽誓故予則立之於地也酋矛長一丈二  
尺夷矛長二丈



四尺蔡傳言長二丈依舊說耳陳祥道曰凡矛上銳而  
旁鉤蓋如今之鉤鑱槍王方麓謂戈戟矛三者長短異  
而形體同亦未是也凡步卒者右執戈左持盾車上甲  
士三人則左人主射中者主御右人持矛車上並建五  
兵而子長則於車上為利左傳清之戰冉有用子則車  
左亦有時用矛然車右用之為便也甲首即車上之甲  
復各執所執以下車聽誓故立矛於地也再言子其誓  
諭之使壹以聽誓也○以上四節見慎事之心焉鎮靜  
之氣焉見尊卑之序焉見從容之度焉見整肅之容焉  
所謂好以整好以暇者雖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不可  
勝之形亦於此可見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既命眾肅以聽誓則俟眾皆齊一而後誓之故復以王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无

曰起之牝雞而晨固是家之妖孽亦必其家之不齊有  
以召之然此只引以發端喻紂之婦言是聽也○周子  
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易曰  
家人利女貞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其六二爻曰元攸遂在中饋貞吉  
歸妹卦曰歸妹征凶无攸利彖傳曰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故以中正相與則家  
道之常以悅而動則狎昵之私狎昵之私則必不當位  
而柔乘剛矣是故夏之亡也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  
妲漢以呂雉而幾危劉唐以武嬰而幾易李自古婦人

用事未有不危其國家者蓋男外女內夫義婦從陰陽  
之正理若以陰乘陽則雖賢如宋高后亦豈宋室之吉  
祥哉高后臨朝正以况以陰惑陽則必非婦人之貞也  
然則以婦人而列於亂臣何也曰此所謂家人利女貞  
正家而天下定者也夏以塗山商以有妣周則有太姜  
太任太妃邑姜德本於關雎而瑞徵於麟趾化行於鵲  
巢而治迄於騶虞語其本則主之者文王武王語其風  
所自行則女貞之承助於文武者又豈淺鮮乎惟是牝  
雞而晨則家之索矣武王將目紂惡而首以此發端亦  
以示天下後世人君以自正其身為正家而正國正天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无

下之本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此數紂之惡皆以用婦言致之始以昏其身心繼而忘  
其宗族終以任用小人而惡之所播遠矣肆陳也謂陳  
列以祭也祭以報本故曰答昏棄者昏於婦人而棄之  
也厥遺王父母弟謂王父所遺之昆弟及其母弟也惟  
多罪逋逃則崇之信之以為心腹股肱以聽婦人言而  
用之也崇長信使便是用之為大夫卿士不必如王暴  
氏多分層級蓋此重疊言之只是甚之辭

虐百姓姦宄商邑則又女寵及小人所相為倚輔而大張其惡也大抵小人之黨必藉內寵之援以謀進以牀第宴婉之言無不從故也宮闈之惡必賴外嬖之黨而始張以卿士大夫之權無不行也至於君志既昏而鬼神皆所弗欽宗族皆所不恤則內外交結而朝政無不可預淫虐無不可為牝雞晨而家索又豈獨家之索歟微子篇言紂之失德而但言其酗酒蓋猶是不忍斥言之也武王數紂惡乃始以沈湎冒色並言繼又言其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則獨言其惟婦言是聽則深揆亂之始末而言之為萬世深監也然非酒之昏志則色或不能惑非色之為蠱則酒亦或不至於沈惟既昏以酒又蠱於色二者交伐而心志乃無復開明之一日故武王之酒誥則又專以酒為愆焉君子欲端其身其必先於澹泊明志歟○此誓以重慎戰此聲紂惡只以起下文恭行天罰句

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

以下終篇皆慎戰之事古者步卒夾車而陣師旅之帥擊鼓擊以鼓進伍長以鐸應之為行步之節卒長鳴鐸則止卒長即車上之左而主射者故一乘之進止聽命於甲士三人

一乘之眾步卒七十二人也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如左軍右軍左隊右隊各分所司也各止其止如鳴鐸則止各齊其齊有鼓鐸之節進則皆進而止則皆止無或不齊也陣閒容陣隊閒容隊如十乘為一隊則兩陣相去中間更空一隊之地一乘成隊則兩隊相去中間更空一隊之地今人所謂隊伍眼也前隊止則後隊可更進自陣隊前也更戰迭止如連環焉今人所謂連環陣也故進無遠奔退無遽走所謂戰如守行如戰也程子曰陣者定也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此可以知陣法矣

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行既止齊而後伐伐或四五或六七則亦止而齊雙溪曰六步七步乃止而齊足法也止不伐也齊皆止也周

禮治兵大開車三發徒三刺教戰而已樂記曰夾進之而駟伐駟四盛威於中國也是戰以四伐為常多亦至七伐而止不欲多傷人也陣法之堅整嚴重全於上節言非進退之止齊也此節意在戒嗜殺而已解者多混作一例看則誤矣然貪殺而不止不齊則陣法亦必至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

戰勇氣也必整暇以持之亦所以養其氣也然非有以奮其氣則又無以戰矣故步伐既不可以不齊而又必助之以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蓋以恭行

助之以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蓋以恭行

天罰之志帥其氣焉則氣壯而無前而銳不可撓威不可犯矣迺克奔者或將帥一時之乘怒亦或一念之邀功然將帥邀功而士卒勞矣故曰以役西土且分其怒於擊降以勞其眾則非所以專其氣於殺敵而養其勇况非仁人之心乎故戒之也所會之師既眾則接戰之地容或有不同故部局宜各爲進止而軍法則如一又若或有欲降於此欲降於彼者則戒其毋邀擊此乃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若詐戰陰謀設覆掩取則非聖人之師矣

爾所弗助其於爾躬有戮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誓

臨川王氏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黃叔憲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只曰爾躬蓋罪人不孥文王之政遂爲周法愚按湯誓因亳眾有不欲往之意故有不從誓言則孥戮汝之語以示決往也若周眾則不必然矣且此誓有諸侯之眾與焉尤未可以毫眾概也○仁山金氏曰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上篇中篇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下篇登乃辟殄乃讎則爲周

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之辭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弗助其於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魯齋王氏曰此篇乃正將與紂戰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眾悉陳於郊於是肅整軍容精明號令其辭簡而要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教其功殺擊刺作其勇奮戒其殺降其文郁然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然於是亦可以觀王者之兵矣

武成

書經詮義

卷之七 牧誓

誓

此篇乃史臣綜合武王伐紂之始終而記之者亦周典也自惟一月壬辰至天下大定往伐之事也乃反商政至萬姓悅服武王在商都除暴安民之事也自厥四月至示天下弗服既伐而歸獸之事也歸獸二字蔡傳本仍小序然九峯於小序已駁之云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獸哉而於篇題下曰仍歸獸爲言始仍之以分定節次耳又新安吳氏曰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爲正愚既生魄二節祀羣神也王若曰以下告羣后也未節記其既有天下而經理邦國朝廷以及於民垂諸後世之政治也今依改定之本讀之典核詳密事理順適無可疑者况原本武成

之錯亂自二孔已疑之今本則合王介甫劉賁父程  
 叔子諸家所參朱子又更以漢志日辰詳復校之九  
 峯奉之以為定本其說已詳見蔡傳篇末矣但蔡傳  
 原本仍以傳屬古本之下而以考定者附於其後此  
 欲然不敢自是之心然終似不便於玩讀茲則直以  
 考定之本為據而舊本不復詳錄云○一月壬辰起  
 師之始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之辭此大會  
 孟津以前事戊午師逾孟津即中篇之戊午甲子昧  
 爽即牧誓之甲子以下則皆牧誓以後之事東萊呂  
 氏曰此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焉有定商之規模  
 焉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定法愚謂不承武  
 烈此篇蓋實錄也然史氏至周而益文其筆墨鼓舞  
 張皇武王作事亦十分轟烈殊有英氣勃勃孔子論  
 大武之樂曰盡美未盡善此意亦可於行墨之外會  
 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記師之始出也一月當即一陽之月以一月起師亦用  
 天正之肇端但未遽改正故曰一月耳辨見秦誓不言朔而  
 言壬辰旁死魄蓋月朔有朝正視朔事先治國家未暇  
 起視至二日乃定策卜師受命受成故於二日紀之及

三日而王遂啓行也編叔獻曰朔後明生魄死如前月  
 旁死魄當是朔日愚謂古人以明魄生死紀月之三句  
 而已不必如此細推此紀月之二日當是卜廟定謀日  
 也癸巳起師之日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九字作一句  
 讀言自周往伐商也步步輦人挽車于往也征正其罪也  
 聲罪致討曰伐按經文明言以一月癸巳日起師而漢  
 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則是起師已在亥月下句  
 之日與此經不合矣豈發號徵發師徒已在前月而王  
 則止一月三日始親行歟○古人紀日只以甲子乙丑而每月三句  
 曰上旬中旬下旬如上丁上己之類言上旬某日也至  
 繫之以月則曰朔一日旁死魄二日哉生明曰朏皆三  
 上弦初八望十五或十六哉生魄十七既生魄十六下弦十二  
 二晦月盡以見月體而已不似後人遂主於月而曰一  
 日二日三日也魄月體也如人亦以體為魄朱子曰日  
 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老子所謂載營魄  
 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  
 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  
 在下望之卻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  
 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  
 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  
 此午酉以天則是近一遠三午至西近一酉至午遠謂  
 分宮度言三此四分天體而言  
 之弦月明及半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中分日在西

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盡天包地外地形小如日在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杳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食此自見為言耳實則在日之後則無食而過也謂之晦朔月在日之下也則日月相並也按此旁死魄云者謂月魄之旁側其魄有死處則生明之漸也明生則魄死魄生則明死明之生死有漸魄之生死亦有漸二日者魄死之始十六日魄生之始則朔日正是魄全之時但明亦於此復甦

書經詮義卷之七 武成

考

耳陳氏王氏言初一死魄初二近死魄其以旁訓近及謂初一為死魄皆非也月體若黑丸子惟二日三日四日可見矣○朱子曰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威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今案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漢時遺書尚多劉歆或別有得之傳聞者耳諸家推歷以為此

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

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為順但其言燎於周廟似無理耳燎非宗廟之禮况古文此篇文皆錯

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十四字非

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於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邪別有朱子所定武成日月譜附後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

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

書經詮義卷之七 武成

考

兆民無作神羞

舉大事必告於天地鬼神而後行湯誥亦曰敢昭告於

上天神后以非有所私故質諸天地鬼神而不疑也告

皇天類於上帝也告后土宜於冢土也告所過名山大

川過其處乃以此告之此非必在癸巳日史臣撮而合

記之其辭大略如此也有道曾孫蓋祝史目武王以告

神之辭如祀先之稱孝子孝孫禮記曰外事曰曾孫某

侯某外事謂祭外神曾孫謂祭外神之通稱也蔡傳云張然如此則是云有道者蓋以有道自目則似太涉於

之曾孫也但似多一曲折大正於商正商之不正也今商王受以下所謂底商之罪者暴物虐民萃惡數語而

紂之罪無不舉矣撥亂反正非仁人無與其事仁人迪知天命者也鄭司農曰仁人秉心與天爲一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此心謂仁心也又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上帝以遏亂人之謀略亦如湯聿求元聖而後與爾有眾請命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見人心之同惟爾有神四句更祈神之佑然以爲民請命非爲己私也此皆告神之辭蔡傳因舊本分節故惟爾有神四句仍綴於下節既戊午之上耳舊本自節首至罔不率俾在其承厥志之下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書經詮義卷之七 武成 堯

牽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戊午前有大會孟津事既逾孟津有王誓諸侯之師之事明日有大巡六師事癸亥師至商郊甲子王朝至商郊又誓師而後會戰史略之以四誓可互考也商之亡周之王決於此日待天命之至而已紂眾猶七十萬亦六軍之數所謂若林也罔敵我師而反倒戈攻後至於血流漂杵虛齊蔡氏曰古人行兵各攜斧插版杵之屬爲營壘備朱子曰杵或作鹵盾也蓋在上者用又讎歛召敵讎不怠故其禍發於一旦如此孟子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者也若周眾則一戎衣而已并

未及戰也天下大定句與俟天休命句相應亂本既除而天下周之天下矣詩所謂於昭于天皇以閒之也三山林氏曰俟天休命不敢以勝負自必之意耳先儒以謂夜雨止畢陣蓋過論也朱子曰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紂按血流漂杵一戎衣而遂定皆武王不意中事然史臣於此節乃極力

書經詮義卷之七 武成 堯

形容極力描寫得意之筆觀其筆意與史遷項羽故本紀形容鉅鹿之戰同故不覺寫到血流漂杵雖曰紀其實實亦聖人所不忍言也又按紂師既敗史記載其自焚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旌洪範小序言勝殷殺受朱子亦曰恐未必如此書序煞有可疑蓋紂之自焚宜有之武斬其首以懸太白則當不然此只言天下大定則紂死可知此又見史筆之該簡也此一節正紀勝殷之事舊本連上節惟爾有神四句在用附我大邑周之下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反商政由舊如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及興滅繼絕之事蓋司徒爲之登民籍授田里施教化司馬爲之考兵賦辨官材司空爲之畫井地居四民皆使如先王舊法牧誓所呼三卿畢從正以慮此而下文釋囚封墓亦反商由舊之大端也時解反商政由舊專指下數事言則狹矣漢高祖入秦除秦苛法收其圖籍養民致賢以圖天下事亦似此而心之公私異矣釋箕子囚而就訪之封比于墓以表其忠商容蓋商賢臣而遁於荒野者樂記云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此蓋訪之未得而武王過其里居之所則式之所謂亡者猶表其閭也亡也散財發粟非以市恩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聖

蓋紂以非道歛之自當以道散之財粟非能徧及四海論語曰善人是富蓋以賑貧民之窮擇其良善者而多予之其恩澤乃流於四海矣新安陳氏曰釋箕子囚三者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二者財用與民爲公也以民心爲心此萬姓之所以心悅誠服歟按武王以二月上旬克商至四月上旬始歸中閒閏二月是在殷都者凡三閱月此節所記皆此三月內經理殷政以安殷民之事也程子移乃反商政二句於用附我大邑周之下然反商政不應在歸豐之後故蔡傳只仍舊本在天下大定下此別劃爲一節者以此乃勝商後大節目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既定商邑而後歸周也豐在鎬西鎬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去豐邑

二十五里自漢開昆明池於此而遺址遂沒鎬在豐水之東豐在豐水之西豐邑卽今西安府鄠縣地也

於豐者以先王廟在豐蓋復命文王且將率諸侯以祀

周廟也偃武武功至是而成車甲鮮而藏之府庫倒載

干戈包以虎皮是也鄭康成謂明能以武服兵也太鑿脩文文治自此

而布下列爵分土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

報功皆文治之事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輯干戈

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正謂此也馬以駕兵車

者牛以駕大車者在載之車出兵則以載輜重糗糧也馬歸之圉牛放之

牧邱甸所賦歸之於民華陽桃林蓋周之牧圉舊地山

經夸父山北有林曰桃林今在潼關東南接河南閩鄉

縣境○周禮養馬者有圉人圉師牧牛者有牛人牧人

遠郊外各有牧地有牛田此公家之牛馬也邱甸所賦

則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出車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此賦之民者也此以言皆散還之有示天下

弗服意耳非竟棄之於野而不復畜也東萊呂氏曰但歸放用以伐紂

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郊甸之賦自不廢也抑知用以伐紂之牛馬又豈出十二閑與郊甸之賦之外邪

臨川王氏曰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

愚按武王斯時東方諸侯實未盡服然武王急於偃武

脩文誠以用兵大非得已其有未服者則姑置度外以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聖

待其自歸此其心亦三苗逆命而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之心是亦武王之至德也厥後武王既崩武庚再煽而後復屢勤王師踐奄滅五十國此又成周之所大不得已焉耳○此合上節亦史臣極意鋪張筆墨間有歌舞之意而此節舊本在於征伐商之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

遠諸侯半月而畢至孔氏疏曰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此時天下始一統也按此周字對殷而言非鑄京也此時仍在豐詩曰我徂惟求定時周之命又曰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新受周命見於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望

天下更始也○此節舊本在大誥武成下先儒訂本亦多未定蔡傳因朱子所本漢志日辰推之知其在此新安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翌後也而不察既字以翌與既翌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於周廟當在百工受命於周之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

上節觀羣后此節祀羣神論常典當先神後人如舜典上帝而後觀祀岳羣牧先柴望秩於山川而後肆觀東后之類此先命諸侯而後祀羣神者未見諸侯則未為天子此欲牽諸侯以祀周廟以見武功之成且令萬國歡心慰文考求甯之志也祀周廟非四時常祀蓋特舉大祀告成事於祖且復命文考

應受命文考曰周廟亦對殷廟而言詩曰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厥作裸

將常服黼尋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亦紀其盛之辭也柴望復命於天地山川也應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庶商罪以告於所過名山大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望

川柴望亦諸侯咸助祀廟亦以大告武成此互文耳先祀廟而後柴望內外之序宜然也此節舊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以日辰考之知其既生魄之後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蓋諸侯將告歸而臨遣之辭表揚先烈見大勳非予所克成恭天命見伐商非一人私意也目后稷曰先王猶商頌稱契曰玄王蓋自祀周廟而已享天子之禮



矣周自不窳失官而自竄於戎狄夏之喪也棄不務故不窳失官然則不窳蓋未必後稷之子其曰公劉後稷之曾孫及太王為公劉九世者皆未可據但依史氏舊說耳周自后稷至文王千有餘年必至公劉乃復立國於幽觀篤公劉之不止十五世也詩及七月民風之厚而公劉之雋烈可見矣大王以狄難遷岐戎狄內侵商室之衰可見及太王遷岐以後事業便振動裔皇如疆里宣畝建廟立社皆覺氣象一新况太王在位甚久而祖甲以後商室愈衰泰伯王季以及文王二號賢聖生於一家木拔道通民之歸附日眾是周家之王業自太王已肇基之其有志於翦商亦實有見於天命人心之將然必然而非覬覦之私見泰伯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聖

則有見於定分之宜守其常是以父子之閒志氣有殊故左傳曰泰伯不從此無庸為太王諱也王季其勤王家詩曰惟此王家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又史稱王季已受商錫而長諸侯矣文考克厥勳詩所謂比於文王其德靡晦也天命集於文王使撫方夏之眾德以積而所被愈遠功以漸而國勢愈張其興起之勢有自然而然而非人力所能强者即天命也九年大統未集蓋自專征之始言之文王伐密伐崇武功日盛而威德所加遂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未有天下耳故據其實言之

而曰大統未集漢儒因此言而遂為受命改元之說又無可實據而以虞芮質成為受命稱王之始蓋因詩有文王蹶厥生之語又相傳有歸之者四十餘國之說故遂附會以為言且謂武王合數文王受命之年為十有一年則謬之甚焉者矣王方麓曰紂十三祀賜西伯弓矢鉄鉞使專征伐此文王受命之實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此言似矣然紂之命西伯或亦為惡未久志未甚昏時所為且因西岐之強而因而錫之非實好也而紂之在位三十六年若十三祀而命西伯則文王之受命已久與九年之數未合故竊謂九年之說必因文王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聖

征伐之始言之如所謂葛伯仇餉初征自葛者蓋前此文王雖為西伯亦必請王命而後行事及夫紂德日昏天下日亂生民塗炭之禍有必不可不救而號令又不可復望之紂者則不得已而以身任之於是征伐四出除暴救民但不欲伐紂耳固非復曩時之西伯故曰九年大統未集也顧文王終以服事終而武王始有伐商之舉而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者則以文王之心安天下耳武王之心亦安天下耳紂可服事而躡勉以服事之志安天下也紂不可復事而征誅之志亦安天下也詩曰遙求厥宥遙觀厥成文王未及觀成也而武王成之

非所以承厥志歟○此節舊本在受命於周之下朱子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於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於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當錯連下說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卻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包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朱子曰自太史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陽公力以爲非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卻有一箇痕瑕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聖

考至武成方稱文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密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祖父春秋傳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又曰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若非文王早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又曰若使文王無心於天下則三分

之二亦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絀謂歷考朱子所言而文武之心文武之時勢亦皆可見論商周之際者固無庸執一端以測聖人矣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自文王而已膺天命矣故於此日成命也敬上天已成之命承文考安民之心是以東征以綏厥士女而其士女亦篚厥元黃以曉然於伐暴取殘之志是蓋天之休命之所震動是以皆附於我周而無貳也要之民所歸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聖

者德耳武王之伐紂也至公而無私至仁而不暴是則動以天耳而商民皆曉然於武王之心望風來服是即天休之所震動也武王以一月癸巳出師至二月甲子遂底商郊行商之畿內如履無人之境夫豈非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而如是乎及夫牧野之戰則又紂之前徒倒戈而周兵不血刃焉信乎天休之震動商民之志其久已無商也武王不敢自以爲功故前歸之祖考上歸之天命而其言如此○此節舊本在罔不率俾之下程子乃移綴於此與上文其承厥志緊相接一氣皆爲告諸侯之言

無可疑者但此二節皆有揚詡之致而鮮戒懼之衷雖  
武王辭氣固然然此下必更有退遜求助交相警勅之  
語如蔡傳所云而簡編錯亂之餘其闕失亦不可復補  
矣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史臣總記武王經綸天下其政治之大經也其治天  
下莫大於封建故先言之武王之初諸侯多是舊國武  
王因之而別其爵等爲之限制不使有僭越侵奪焉所  
以使之大小相維而各安其土宇也然此布治之初因

書經詮義卷之七 武成

兗

商舊耳其後大封同姓建牧立監則分土固有不限於  
三者是以魯衛齊晉之封皆不止百里而周禮有公五  
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制而  
所封大國皆謂之孟侯又謂之監梓材曰王啓  
監厥亂爲民蓋使之  
長庶邦小侯其勢不得不加大乃孟子王制所言則猶  
舉舊法之略讀者固不必執此一端以疑周禮也春秋  
初猶多小侯大抵夏商舊國蓋當武王時既無罪可以  
黜爵又無功可以益地則仍之以爲之制而已有邦有  
守非賢能無以佐治故次及於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人  
雖能非賢不可官懼其播惡也德賢矣而用非其能不

足以任事則亦枉其能矣故惟賢則官之而其於所官  
也又因能以授事則庶職皆得人所以佐邦君而治其  
民者也此自王朝以及於侯國其用人皆當若是而武  
王則自王國倡之所以爲諸侯法也建國所以爲民則  
民事重矣民非人倫無以異於禽獸無以異於禽獸則  
爭奪相殺其禍何所不至商末之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而攘竊犧牲興爲敵讎所可監矣然愛敬之良人所固  
有而非有食以養之則救死不贍之民又何暇於治禮  
義乎是以以九職任民而重農務本制產授田耕九餘  
三凡以重民之食使之有以相生相養則衣食足而後

書經詮義卷之七 武成

辛

知禮義民有恆產而有恆心而迪之可無弗率也至於  
送死之禮所以厚終爲使民勿背也報本之禮所以追  
遠爲使民勿忘也五服之喪各以親疏爲殺祭祀之典  
各以尊卑爲秩恩以聯之分以別之凡所以因民固有  
之性而養其良心而典禮於以惇庸此三事五教之所  
以相爲經緯也然而禮教文也信義實也不本之以信  
則禮教只爲具文不揆之以義則禮教或拘成迹雖无  
妄之理本人所同具而無以惇之則其信易漓率性之  
道與人所共知而無以明之則其義易昧故必在土者  
之所存所發皆一於真實無妄而無一念之或欺則精

白一心以與斯民相見而民亦皆感於誠誠相欺相詐之習惇一人之信所以惇天下之信也在上者之化裁通變皆合乎天經地義而無一事之或謬則鑑空衡平以示斯民法則而民亦皆明於義無邪說詖行之惑明一人之義所以明天平之義也信義立則五教無不孚而三事無不厚矣及夫有德者則顯之以爵以崇之有功者則厚之以祿以報之在王朝則懋官懋賞於侯國則進爵益地在先世則興滅繼絕是皆崇德報功之事又所以勸善也自秦誓至此五篇辭多揚詡而鮮退讓之度讀者往往疑之然而奉天伐暴之公發政施仁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至

大燦然可見而此節所云尤足為百王大法言簡而無所不該周室之靈長八百餘載未始非文謨武烈之所遺留也東萊呂氏曰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恍然若存焉然則讀此篇者又無庸因孟子不可盡信之言而遂疑其為偽作也○此節舊本在萬姓悅服之後

朱子曰武成月日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

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云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是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於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而粢五日乙卯又祀餼於周廟則六日之閒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尙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至

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讀者詳之

武成日月譜 出朱子大全集

一月 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

壬辰旁死魄 孔注云二日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三日 ○戊午師渡孟津 二十八日

二月 若前月小盡即是庚申朔大盡即是辛酉朔

癸亥陳於商郊 庚申朔即是四日辛酉朔即是三日

○甲子勝商殺紂 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即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

不相應

閏月

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也○若不置閏則下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

一也○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已丑朔

紱按正義云古人置閏皆在歲終故秦史每書後九

於終歸餘於終然則正月義之說為可據矣秦用亥正

而月不改仍商閏是也周成之子月為一月正亦不改月此

見也此仍商閏是也周成之子月為一月正亦不改月此

既改也此仍商閏是也周成之子月為一月正亦不改月此

三月 必無辛酉也

四月 朔二大二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庚寅朔

王來自商 日既生魄諸侯受命於周 或癸卯或甲辰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武成 璽

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 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

○丁未祀於周廟 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

望大告武成 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洪範

洪範九疇源於洛書發於大禹而演於箕子故其書

實與伏羲之畫卦文王之演易相為經緯表裏易以

明陰陽交易變易之理以盡天下之至蹟至變所以

開天下之物而成其務也範以明五行變合生成之

用以範天下之民彝物則所以協天下之用而操其

本也是故禹之論治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本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今以觀

洪範所言建極斂福以錫庶民即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之說也五行五事性命之德八政五紀脩道之教

前四疇皆德政之綱所以立脩和府事之體也三德

以馭其太過不及稽疑以辨其猶豫嫌疑庶徵以考

其行之得失而後五福斂焉錫焉後四疇所以盡戒

董之用也至於皇極敷言亦即勸以九歌之意立體

者從五行之生數致用者從五行之成數五行之生

至五而備故五數居中承天之命盡己之性布之為

政協之於紀而皇極立焉五行之成數得五而成故

縱橫十五剛柔不失其用吉凶可質於神休咎有徵

於時而五福錫皇極保焉箕子之所演以合之大禹

所言洛書之數固同符一揆也是故本身加民立體

致用氣化所為範圍萬物所以裁成洪範備矣是故

朱子曰今人只管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

若理會不得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是讀經者於

洪範最宜深體也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

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

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璽

璽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靈

是順五行敬五事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裏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區處教合宜稽疑考之於神庶徵驗之於天五福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皇極按河圖之畫卦也虛其中之五十以為太極而四方各涵二五之數如太陽居一而涵九陽居三而涵七太陰居四而由是虛五涵十而畫八涵六是四方各涵九為三奇之積陽之純也故三陽卦為乾以九虛五則四八是太陽交於太陰故二奇一耦而為兌以八虛五則三二八則二奇一耦陰之雜也其卦為離以八虛五則三二八則二奇一耦陰之雜也二耦而為震少陽居五則二七則二耦一奇陽之雜也其卦為坎以七虛五則二七則二耦一奇陰之雜也耦二奇而為巽太陰居四涵六為三耦於少陰故一純也故三陰為坤以六虛五則一六為三耦於少陰故一純也故三陰為坤以六虛五則一六為三耦於少陰故一

故二耦一奇而為艮故九乾一兌八離三震七坎二巽六坤四艮而成八卦橫圖及夫橫圖既成則見乾兌離震巽坎坤艮有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則更位置之為圓圖而見為以九六七八居四正之位以一四二三四補四隅之空若胡氏所配則殊失古聖人本意是以八八六十四卦莫不各具一太極之理此由體而推之用以類萬物之情也洛書之第疇也用其中五以為皇極而縱橫各得十五之數如一與九對為十二與八對為十三與七對為十四與六對為十合中五數之則四正四隅橫直是以總歸皇極而類八疇積一二三四五合十有五也故前四疇六皇極之體後四疇盡皇極之用也則四方四隅有會極歸極之意此致用而本諸體以責人君之治也是故圖主於體書主於用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美

圖左旋而相生八卦以開天下之物伏羲之肇人倫而制文字也書右旋而相克易九七西南二位遂成易者朱子所謂一與三生數為陽陽不可易七與九成數為陰陰可易故南西北易位胡氏所謂金乘火位火入金鄉九疇以成天下之務大禹之脩六府和三者皆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圖固可以陳疇書亦可以畫卦然聖人心純天道各因其時伏羲當開物之時以觸於圖書而啓之畫卦敘疇自出於聖心不拘拘拘方位象數之合卦自因圖疇自因書讀者亦不必互相附也或以後天八卦附之六坤二艮八巽四皆於五行數位卦象不合而日者有一白水二黑土三碧木四綠木五黃土六白金七赤火八白土九紫火自大易流於術數而易林火珠之說則尤為大謬矣自洪範泥於徵驗而五行傳之學起焉後世或因漢儒五行傳之牽強而并疑洪範之拘則又其不善讀經之失也詳見八今且勿問第疇根源只就洪範本文玩之求之心身性命之間以密之政治紀綱之用播之天下民物之眾驗之天人相應之機則此篇固大小兼該精粗具備用以治天下而有餘洵乎有以繼典謨而參乎大易矣欲易而讀之其可得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稱祀因商俗也稱訪著尊賢也稱箕子仍商爵土之號

見不為周臣也杜預曰太原陽邑有箕城今考在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十三

祀即武王克商之年蓋既釋箕子因即訪而就之見

好賢樂善汲汲之心矣程子曰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

泉州高某說一字錯朱子曰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

史稱十有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言十有三祀則十三年

明矣使十一年伐殷十三祀王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

此說有理按十有三祀王訪箕子分明是既釋其

內而序有以箕子歸之語其皆謬也方殺紂而奪其天

下而訪於其貴戚之卿而不以為忌周為天下所歸武

王非有私取此心可以其白而賢者道之所在知求道

而已則不知其為殷父師也自靖自獻罔為臣僕而敷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堯

陳治道於新王之側而不以為嫌紂實自取覆亡此豈

可以讎周惟自深其悲痛而道者天下之公安得秘為

己私不以傳於當世也蓋愛國愛君而不忍臣僕新朝

者其仁之至也身則不致以事他人道則不妨以公

之天下者其義之精也二者並行而不背於以見聖賢

之處變矣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彝倫攸敘

乃言者身造其廬致敬盡禮而後敢言不敢有造次輕

易之意所謂難之重之也天之生民也形氣之軀不能

無欲而所以宰乎形氣之用者則一理為之體是以日

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本之於性發之為情

率而行之為道有不容須臾離者是則天之所默定而

相協其居者也相者維持而保護之協者畫一而和合

之猶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居安也所止之地也

日用事物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順之則安違之則危

能循乎事理之所當然則合乎有生之所以然此即其

所居即所謂彝倫也彝者有常而不易性也倫者有序

而不亂道也人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道固天所陰

隲而相協其居者而形氣之軀欲動情勝則往往失其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堯

性命之正而無以相安是必賴有聰明首出之君為之

信典庸禮以使之各遂其生而復其性而後彝倫以無

不敘以無負上天相協之心是故敘彝倫者人君之責

而彝倫之所以敘者則必有治道治法之詳誠不敢自

謂己知遂不嚮碩德老成而咨詢于舊典也武王之誓

師也亦既遂以君師下民為己任矣及既有天下而汲

汲乎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蓋毒痛四海之

秋則拯民水火不得不自任其責而會朝清明之後則

又不能無任大責重之憂夫是以下車而訪洪範齊戒

而受丹書此武王之所以為聖人而開萬世文明之治

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乃言者躊躇審慎知其人果可與言其道之必不容以終祕而後敢言不敢以倉卒含糊應也錄以方命圯族之材則御事治物皆違其理違理則違天天不必有震怒之形而有震怒之理洪水未平下民昏墊六府不克脩則三事亦不能盡和自聖世視之則見為彝倫攸斃如所謂黎民阻飢不親不遜是也天錫洪範自指神

書經註義

卷之七 洪範

義

龜出洛而言聖心自有九疇且自羲農以來創制開物法治亦已略備而禹既躬事墾刊平成天地則人事盡而天地之氣以和由是和氣所鍾四靈應之以出神龜負文有天地自然之數聖心偶有所觸九疇倚之而敘於是治法之備可垂之以為天下後世法使人人得全其性命之正而安於所止是則天乃錫禹以洪範九疇而彝倫之所以敘也此節只以見洪範之不輕畀蓋有非其人則不足以言治者子喻慕揖讓以亡燕王莽竊金滕而篡漢介甫附周禮而亂宋聖人致治之迹多反為後世召亂之階此洛書之所以待禹而畀洪範之所

以待武而陳也以洪範之為書如此而其說既出後世

若董子之春秋繁露劉向之洪範五行傳且已不得其

源而流為揣測之私智况陰陽家學刑德家言皆得以

竊其說以干求利澤惑世誣民如今之通甲奇門洪範

兵家堪輿家陰陽家巫者皆無不竊其說而謂洪範九

疇非禹可輕錫乎凡古人之言帝言天則皆不過以理

言之後之人無容以辭害志也○程子曰聖人能使天

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

各於其所聖人所以敘彝倫也洪範九疇聖人使天下

順治之道也非能為物作則惟止之各於其所順乎陰

書經註義

卷之七 洪範

本

陽相協之妙而已陰陽相協彝倫天敘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天人相因天下事大綱出不得此九者世間只順了箇陰陽相協之妙便彝倫常敘自古聖人只理會得此而已朱子曰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寓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此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耳按河出圖洛出書之說後人或且疑之然而無庸疑也靈異之物萃天地之英具自然之象斯世亦間嘗有之而觸物而通於理則有存乎人者圖書之出不違



義禹則亦偶然置之後世無復知有圖書矣師範龜而為網罟觀舞劍而悟草書人心之靈有所觸發則義理無不可通况以圖書之呈具天地陰陽之象數當盛治欲開之世而觸發於聖人心目之閒其因之而畫卦第疇何足異哉顧河圖之出適見於伏羲洛書之呈適當夫大禹以圖出而八卦畫焉以書出而九疇敘焉則見為天之有所畀有所不畀固宜然也若後世因圖書之出而為之神異其事焉則又附會者之過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奎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自一至九者洛書之數自五行至福極則禹所第之疇曰初曰次者大禹次第之之辭也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其中此不過一五行生成之數耳其數則止於九而以縱橫左右四隅相對成十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皆相對而成十數也其位則以奇居四正而偶居四隅其流行則易金火之位以右旋而相克其合之則縱橫十五有立極以馭四方合四方而歸一人之象焉然於九類不相合也禹則以五行獨繫之初一一條而次二以下則通言治道焉蓋天地之元

以一氣闔闢而為陰陽變合而為五行于是人物生焉則是人物之生莫不各由乎陰陽五行之運而理即寓乎其閒是則所謂天命之性而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其大數皆不越於五故以五行繫之初一言萬物性命之原也人物皆得乎二五之精而人則獨得乎陰陽之和五行之秀氣是故秉彝之德獨存乎人心之寂萬理具備人心之感無所不通是則率性之道固聖凡之所同然繼之者善純粹至精而成之者性則此理即寓於形氣之中以不能無情欲之動惟此心存而不放則性命之正湛然而百體從令形氣不足以役之此心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奎

放而不存則役役乎外物之投而性命之正以隱形色皆為虛器無以踐其形矣故以五事繫之次二而曰敬用五事人事自成之要也人用此性命之正亦同有形氣之私而氣有清濁之殊則理有明昧之異是必賴有先知先覺乎此而能踐形復性者為能推己及人為之建官立師以養之使遂其生教之使復其性閑之使不肆其欲不內于邪蓋性分之內萬物一體使斯人之性有不能復則己性之量亦有未全是以六府之脩三事之和皆匪異人任次三曰農用八政所以言脩道之教也六府皆天所生之材三事皆天所付之命而人事之

所以與材致用布教施令者或違其時則不合於天而無以盡物之性六府之材無以興三事之施亦非盡善矣故帝堯曰若時皋陶曰撫辰皆所以敬天而勤民次四曰協用五紀所以欽若昊天也敬五事以脩之身明明德之事也農八政以施之民新民之事也八政農而五材取之于地五紀協而五氣合之于天由是而皇極建焉明明德所以斂福于身新民所以錫福於民要使斯民皆一德同風而後無愧於君師之責是故前四疇者皆所以立皇極之體也然此猶脩己治人之大略也性命皆全乎天理而氣質每倚於陰陽不有以權剛柔

之施無以得還其性命之正故次六以又用三德所以

變化氣習治己治人皆率是也張子曰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五為數

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接物此沿以皇極訓大中之說然權以處中此意甚善

理有一定之則而事變或介於疑似之間不有以質之

於鬼神無以定一時之猶豫故次七以明用稽疑而所

以應事接物者愈析愈精無幾微之失矣朱子曰德雖應變無方而

事有非人謀之所能及者故謀之鬼神脩德雖持以小心而舉動或不能

不疏於偶閒不有以驗之於天人之交無以嚴省身克

治之實故次八以念用庶徵而所以脩己治人者愈嚴

愈密無一念之荒矣南豐曾氏曰不敢自信故參其得失於天由是則極建

於已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福可錫於民舉斯世以共升於正直蕩平之域民皆知嚮福而畏極合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矣是故後四疇者皆所以致皇極之用也合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則所以敘彝倫也所以助天之相協厥居也然禹則以是繫之洛書者書列五行之數而有致用之道觀右旋之機而悟成物之理右旋相克所以成之而觀正隅之位而見施受之宜陽正陰隅陽卒陰從陽施陰受五行以運所以加民皆率而施之事五事所以脩己五紀所以承天三德因物制宜庶徵隨時反己皆從而受之事觀

五之居中而知建極之在人君合一二三四而成五二三四皆得五而成六

七八觀縱橫十五而見四方之會歸有極此因書而第

疇之大略也至於九疇之配合於九數則亦自有其義

焉朱子曰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

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

事之始矣以氣之始取類於人事之始也二位西南其數則火之生數

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

妙合而凝脩身踐形之道立矣以氣之著取類以形色之著也三位在

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故為八政八政則

脩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

舉而措之天下矣以氣之益著取類於設施之益宏也四位在東南其數

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者益久故為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合於天文矣以氣著之久取類於歷象之尤著也五居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以五為土而管攝極而為四方所取法也六位西北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以氣合成形取類制變成治也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奎

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以成形之蓋取類於猶豫之決八位東北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以形之益著取類於休咎之定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中焉以形於通之久取類於通之天下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眾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眾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

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大衍相乘之法只謂自一至九積之成四十五足見愈推愈廣善圖或彼此相乘或自相乘其數皆無意義非也太極動靜之分謂生數為陽自靜而生動成數為陰自動而歸靜也前四疇只說得個大體故曰主常後四疇則盡變以致用大抵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說之則陋矣按此以形氣之徵著言之其取類亦甚明矣抑水之德智五行以辨物亦幹事之智也火之德禮五事以檢身亦嘉會之禮也木之德仁八政以及民亦長人之仁也金之德義五紀以合天亦利物之宜也土之德信皇極合前四疇以立極而上下交孚是亦信之兼統四德也三德以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奎

制權水之因地制流稽疑以辨惑火之明燭幽昧庶徵以自省木之柔以順從福極以齊民金之剛而能斷則以義理性情取類於九疇亦未嘗不有合焉者也○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於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按初一次二皆讀住猶易也又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土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箕子所演也天一生水陽氣動於至靜之中氣  
機之始流也地二生火陰氣涵於至動之內形質之方  
著也天三生木以陽分陰而形以漸散地四生金以陰

抱陽而體以漸凝天五生土以陽統陰兼攝四行而質  
以愈大矣此五氣自然之序也

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圖書之數皆然也  
五氣之運行不息言則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水周子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此河圖左  
旋相生之序也以五材之相制為用言則曰水克火火  
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  
穀惟脩者洛書右旋相克之序也禹因書而第疇而箕  
子所演仍以天一地二為序以五行繫之初一則推  
本言之也何謂天一地二曰天地只是陰陽陰陽只是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卷

動靜至靜中一點動處便是天一行陰合動中有靜  
而陽實陰虛處便是地一行陽合動中有靜  
者其形方者徑一則圍四故陰之靜而止處曰地四  
三者三奇兩數五以陽則參天四者二耦用其半則兩  
地以三合兩數五以陽則參天四者二耦用其半則兩  
倚數而三法密率且五之徑一行常盈也算法一仍止如  
不必如算一積也至於六七八九十則止是一二三  
要一故不以一之起數也至六七八九十則止是一二三  
五又各遇調陰燥陽潤陰下陽上陽動陰中其氣滋潤  
猶在陰中則下而未上也以陽涵陰則陽光外著其氣  
炎燥正陽之位則上而不下也故就下火生於地而成  
就土故陽動而陰未盡陽為陰遏則曲陽達陰上則直  
矣凡木之始生句芒必曲及出地上陰凝而陽向盛陰

為陽燥故從陰定而治則革矣從如金之受治及成為  
陽而為陰也朱子曰從人之所為土合四行之氣得陰  
為從又可改他器是其革也

陽之冲和爰是能生物以養人稼者土之含宏光大積  
者土之生物有常也於地十故稽者地之性也土實秉  
地道全此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以自體而嚮於用者

言也潤極於下轉凝而鹹炎極於上則燥而苦鬱久而  
發則其味酸從久而變則其味辛和氣所成則甘味也

水歸於海煮以成鹽火燥而焦則其味苦鬱久而發則  
發如釀醋是也凡木之味亦多酸也從而復變則辛如  
受刀刃之割而辛痛也稷以流極而成故曰作五行  
稽而己矣如木之味甘而已味以流極而成故曰作五行  
淡下流至海而後鹹也鹹輒苦燥酸融辛肅從其本也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矣

鹹能輒堅水之潤也苦能燥溼火之炎也酸能爽神鹹  
木之生也辛能殺物金之肅也凡此皆從其本性也鹹  
升苦降酸收辛散極而反也火炎上而苦則降肺之逆  
氣木本發散而酸則收斂金本收斂而辛則發散此皆  
與本性相反為用蓋五化之流行物極則反也故素問  
以鹹補心而瀉腎以苦補腎而瀉心以酸補肺而瀉肝  
無所變而土成五行也周禮食醫之兼補五臟以中土  
夏月多苦秋月多辛冬月多酸春月多酸  
其旺氣之不足故也惟甘味則無所變土氣中和無過  
不及也性緩之生人之道莫先於食食主於味故舉味  
以例其餘此以致之於用者言也天地之閒無物非五  
火苦木酸金辛土甘以色言則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  
黃焦木聲則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以臭言則水朽  
土脾腎主骨髓心主血脈肝主筋絡肺主皮毛脾主肌

肉以性之理則水智火禮木仁金義土信以形之則則  
水貌火言木視金聽土思以人之倫則水夫婦火兄弟  
木父子金君臣土朋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天不越於  
五屬此章言五行之性獨推言其味而物性得天不越於  
皆可推矣下章言人之事獨舉言其形色而人性得天  
之理亦皆可推矣味獨切於民用素問言氣以養形味  
以養化故醫家用藥以辨味為主左傳亦云五  
味之和食之以平其心是味之用為尤切也  
氏曰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時四方其材其氣材生於  
於其性其形性生之理其事其情事如貌言視聽思其  
天於其性其形其器形生之器其情事如貌言視聽思其  
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  
一柔一晦一明五行又各有故有清有濁有正有邪有  
美有惡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蘊皆在是矣耦之  
中又有耦焉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愚按此疇者九疇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堯

之本萬物無所不包也○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  
與前章不同後倣此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五行之在人則為五事不言五常五倫者亦以致用者  
言之敬用五事則所以自惇其彝倫之事也勉齋黃氏  
曰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凝合成形亦若造化  
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聲者氣  
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火雖有形質然造化之

初其質終是輕清至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全具  
亦如人有耳目則人之形成矣以此配之人身造化見  
合一矣按人以胚胎而有形貌及落地則能啼然尙閉  
而心思日啓其序確是如此與醫按此亦以人之形  
家以五官分屬五臟者又自不同  
色自微而著而之以配五行也不言五常五倫而言五  
事者亦以致用言之耳有形則有貌有口則能言有目  
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心則能思此氣之秀靈為之也  
言也 專以人 恭者溫文而卑牧猶水之潤下也從者順理而  
有章猶火之炎上也明者察邇而見遠猶木之曲直也  
聰者聆音而察理猶金之從革也睿者觸物而通微猶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卡

土之稼穡也有貌則無不恭有言則無不從有視則無  
不明有聽則無不聰有思則無不睿所謂有物有則者  
生人之理性之德也恭而無失則整齊嚴肅如潤下之  
作鹹矣從而不得則有倫有脊如炎上之作苦矣明而  
不蔽則哲於事機如木之作酸矣聰而不壅則謀而能  
斷如金之作辛矣思而不荒則睿能通微如土之作甘  
矣問作肅如何似鹹作乂如何似苦曰正色則可親而  
聽言能斷所謂發而中節者率性之道然也五者在人  
本所同具而口體耳目之私亦人所易徇惟私意動於  
內則貌言有不肅不乂者矣私欲誘於外則視聽有不

哲不謀者矣是惟敬以用之能敬則心存於內事至能思而天理以明百體皆從令焉不敬則心馳於外而不能思天則以不復見而貌言視聽皆失其道故孟子曰此天之所與我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思亦五事中之皇極矣然五事以思為主而思即行乎貌言視聽之閒故朱子曰思不可見操存之漸必自可見而爲之蓋制外以養中此內外夾持之道也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能敬用五事則智崇而義精禮卑而仁熟仁義禮智之德皆實有於身矣至於五倫則亦不外此五事以爲交際之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主

端而事父有事父之貌言視聽思事君有事君之貌言視聽思如愉色婉容怡聲下氣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君之事也違其則焉非所以親義別序信亦非可以言肅又哲謀聖倫事相爲經緯敬五事焉而盡倫者在是洪範獨言五事以其尤切於脩身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本於身而施之民則有八政民非食無以養生故食其首也非貨無以給用故貨次之脩六府以興財所以使

斯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報本追遠之志不能忘此人性之自然而發者因其性之自然而導之且爲之定其分焉教民之始事也故祀次之食貨者天地自然之利而天下之利恐其不均也立之司空以均之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制產授田分職任事所以益厚其生而利其用也報本者斯民固有之良而斯民之性恐其不齊也立之司徒以教之脩禮明倫興賢毓才所以益正其德也養之教之而猶或有不類則於是立司寇以威之由近以及遠則賓接諸侯巡守述職之典行而政教達於天下矣又其不率則張皇六師七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主

征九伐之法舉焉此聖人之所不得已而亦不可廢焉者也八政所以治天下之大綱而非能敬用五事以盡其肅又哲謀聖之實者則亦不能有以立之而無失盡已性而後有以盡人物之性也有以立之而無失則所謂農用之也若苟且以求小康則八政雖未嘗不行而非農用之謂矣朱子曰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八政何以不配五行曰八政所治不外五行之用及五行之理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以民事而協之天則有五紀春夏秋冬之運所以成歲

也朔弦望晦之象所以定月也甲乙子丑之數所以數日也星之所布辰之所分又以紀日月之行而為歲之所以成也歷以驗之數以紀之又所以總上四者而因可布為敘事會時之政也歷數日之行以定春夏秋冬而後作訛成易之政可舉日行赤道南二十四度而冬道北二十四度而夏至日交赤道而春分日行赤道則刑在草野則耕耘收斂在祭祀則祠禴嘗烝在武備則蒐苗獮狩凡八政之施無不因時而舉所謂敘事會天也曆數月之行以觀朔弦望晦而後氣盈朔虛之積可求日月十二會有朔虛餘日以置閏而後四時有常否則節卻而後矣曆數日之甲乙子丑而後數之有定者得其常如每月三十日每歲三百六十日之類曆數日所纏之星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圭

與月所會之辰而後數之不齊者盡其變如冬至或在尾要考所纏之度而定每月有大盡有小盡要考日月之會而定也五者由疏而密然必盡其密而後不失於疏欽若昊天敬授人時然後術不違天政不失時所謂協用之也○問協五紀亦是一官之事何以不列於八政而別為一疇曰八政皆協五紀而後得宜不協五紀將食貨皆無以興況其他何由盡善八政以農於民五紀以協於天不得以為只一官事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極者至善之地皇建其有極言為天子者當立於至善之地而以為四方之標準也極之所以建不越於本五行敬五事農八政協五紀然敬之農之者要必皆有以盡夫天理之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後可謂之極立於是而不遷而後可謂之建極極之所建即福之所萃福斂於身則用以敷錫於民新民之效未臻則明德之功未盡成已成物內外人已非二端也能建極斂福以敷錫於民則民亦觀感則傲於君之至善而相與保之於勿失矣此節皇極一疇之綱下文皆申言敷錫保極之意○斂福於身如舜之必得祿位名壽也錫福於民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圭

使民皆飽煖安居入孝出弟以盡其天年也建極錫福雖不越前四疇然敷錫之用卻更須有區處盡善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處故下文有念之受之無虐無畏等語而此疇後又有三德稽疑庶徵等事以維持皇極之用而後建極錫福之事盡會極歸極之效臻民無不受其福也○東坡蘇氏曰至而無餘謂之極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又曰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立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

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又哲謀聖之應謂休徵也五福

人君建此儀表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

人而區處之既建其極則下觀而化如何又須逐一做做聖人便天下都做聖人也然區處包亦此心

不容已處仍只在建極內若無此包區處之心則亦未為盡建極之道也日念錫受福等事似亦在入政內

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人君果能敬五事以至於肅又哲謀聖而建其極則廣大含容區處周備之意亦必有自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蓋

然而生無待勉強者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

不成道理又曰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為害

若論時中之義則無所不包然果使五事皆得其時中則亦所包者廣而極至之標準立矣但漢儒於時中之類又只是著迹附會以失之穿鑿也最是近世說中字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責成人君之建極也建極主君身自立言作極主示臣民之標準言其實一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惟皇作極既可以使庶民無有淫朋矣然又必寬其途以容之鑑其品而別之以振作斯民於善而後斯民有

所勸以無不惟皇之極矣有猷有為有守皆德之一端

有猷有為才也有守節也方麓王氏曰有猷如子貢有為如子路有守如原憲也念之而不忘

其在中人則受之而不拒蓋受之可進於善棄之則必流於惡故包容而浸漬之使之日觀摩於善則亦日進於善而不自知也安和之氣著於色好德之情發於言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其

則是亦幾於肅又哲謀者錫之爵祿以顯之一以收人才之用一以勵為善之心則斯民知嚮善之門得為善

之樂斯所以惟皇之極也此節陳氏王氏都作三項人看時說則謂而康而色一項即上二項人由念受而進於此者按二說皆問庶民之

善否天子恐未能盡知之而念之受之奈何曰古之天子其於民也近而親其設教也周以備是故國有大事

則蒞外朝而詢萬民於平時亦得誹謗以傳語於天子是以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其設教也則閭塾黨庠州序聚其民而教之州閭之史時察其有德行道藝者而書



之三年則鄉大夫爲大此而賓興之拔其俊秀以獻於朝而教之太學其在諸侯則亦皆設爲庠序以教於其國夫有善則書於策豈非所以念之其無善可書或善而不能無過苟非甚不率教則亦寬爲教養之不輕實以移郊移遂之典故其民雖非俊秀皆得以入而橫經以稍知義理不流於惡出而負耒以安於畎畝無苦飢寒是豈非皇則受之至若升於司徒者則不征於鄉升於學者則不征於司徒以優異而造就之其尤賢者則司馬論定而官之其次則亦或出而爲鄉州黨族之長是所謂錫之福也夫舉善而教不能既有所以勸而官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七

長皆得其人則又有以敷其德教於閭閻且聖王以好德爲懷秉大公之志則錫福於其所知而羣臣亦皆以共體其念受之志而又何必以未能盡知爲慮乎後世君門九天草野之民無從望見顏色民生之疾苦與民俗之醜滴上旣不得而周知在上之恩膏與在上之德教民亦無從而徧被及夫開進士之科尙辭章之學則郡邑之庠序有其名而所習無關於性命身心鄉會之賓興有其事而所取惟在月露風華在下之士雖或有自力於有猷有爲有守者其亦孰遇而問之而况能令天子念之受之乎至於利祿誘人民志不定則道行德

藝誰爲進脩羔鴈夤緣爭行賄賂龍斷日熟浮僞日滋士風且蕩然埽地矣民何自而惟皇之極歎無虐梵獨而畏高明

承上以起下言當平其施也建極之君必無虐梵獨而畏高明之事然庶民之賤念受容或有不及世祿之子不善容或爲姑容則未免爲虐之畏之是不容以不懷也寬其途以振民嚴其辨於有位夫亦稱物而施以適夫衡鑑之空平而已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七

之福其作汝用咎

有能有爲者才也才有可使則官之矣然有才者或不足於德故宜有以涵育之使進其德則我所以福君子者君子又能爲我福斯民而邦其昌矣何以使之羞其行蓋好德之良人所固有況有能有爲之士乎第是身家之累亦賢者所不能無故必爲君者爲之體恤其私忠信重祿以富之使之俯仰寬然無內顧之慮然後斯人乃奮然向善以植名節而砥廉隅否則用其身而不恤其家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北門隱憂室人交謫而猶責其人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以自羞其行也胡可得

歟若于其無好德者則將或怙侈而滅義汝雖曲念夫世祿之典而錫之以福不加斥逐亦成爲汝之用咎而已此所謂無畏高明也○問而康而色曰攸好德而後錫之福則凡厥正人宜皆攸好德者而又有無好德者何也曰彼以由鄉學而升者言庶民之俊秀也此以世祿之子十五而入太學者言所謂高明也古之用人有兩途焉草莽之民識見難廣而質亦多庸愚非有出類之資未必能有猷有爲有守而以德行道藝之優遽升於司馬其餘則多爲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但有以受之則亦不識不知以安於耕鑿受治於人無害其爲惟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堯

皇之極而已若夫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其諸子則依於末光涵於世澤國家典籍便於嫻習而秀氣所萃資質亦多聰明是以有能有爲多在世家之子而國家優養世臣則世家之子有能有爲自先進用疏逖者自不得與之爭進宜也然亦不能皆賢是以世祿而不世官其或質之不肖而父兄之養未盡其道則無好德者亦多有之其無能無爲則真之其尤不率則棘寄之施所不能已君上非能有私也後世則不然德行道藝之書既無聞於鄉學而國學尤爲冒濫小學之教既失而父兄之教子弟又惟以利祿爲私怙侈滅義之風惟世

家爲尤甚是以紉穉驕癡寂麥不辨或反不克如庶民之俊秀此今古所以殊也此兩節皆作育人材錫福之大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不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方麓王氏曰陂古文作頗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愚按周易讀陂爲頗則下于食有福祿字叶扶我反此處無偏無頗頗字當讀作坡下遵王之義義字當叶音義亦古音也平字叶蒲眠反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李

王道王路者王以建極於身者而布之爲禮樂政教而民則可率循其禮樂政教以一德於王是故以屬之王而曰王之道王之路猶其言皇之極也蕩平正直言王道之寬廣易行而無狹隘險阻迂曲之處也好惡人情之大端由中而發未有不得其公正者惟心有私意之萌則偏頗而失其本體之中作好作惡而用情皆非公正矣作好作惡非好惡之自然當然乃所謂偏頗也偏好惡則所行皆偏而各徇其所私之好惡以各阿爲黨所謂淫朋比德也反者與正道反側者反之半也偏黨之至則反未至則亦側而非正矣匡其心之邪而示以

正路之當遵直其行之枉而導以正道之易也明諸心而知所往則庶幾知至至之而來會於極矣得為善之樂而無傾跌之慮則庶幾知終終之而能歸於極矣蓋極雖建自惟皇而實則人心之所固有我能先得我心之所固有而因之勞來匡直以輔翼其民則民既有以啓之而知又有以翼之而行未有不憬然悟而翻然就道者至於會極歸極亦斯民自得其心之所固有而已而於民豈有加乎故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亦惟皇作極而已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全

上文所敷之言乃詩歌之體此則復論贊其言故加曰字以別之皇極之敷言者皇建其有極而敷之為言也蕩平正直所謂彝無庸求之高遠也戒而勸之所以訓也上文敷無字戒辭也敷遵字勸辭也不可有所背馳也惟天下之至常即為出於天之至理以出於天之至理為訓是于帝其訓也九疇所演無非天理然惟天子能以身建極全乎天理而後敷之以為訓言則所敷之言即天之訓天之所以陰臨下民而相協厥居者皆不外此故以此繫於皇極一疇乃所以敘彝倫之主也東坡蘇氏曰天錫九疇象數而已禹及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

訓愚按蘇傳道理本  
是而說來卻傷巧矣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惟天子以身建極與天同其體用而包涵徧覆以造就天下之民人使天下民人皆感心易行以會歸於極則是凡厥庶民於極之敷言實能法而行之以自附於天子之盛德光輝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者也於是天下之民皆親之以為父母尊之為天下王蓋亦有動於自然而不容己而實且不識不知於其故也如是則彝倫無不敘而君民相與以保極於無窮矣此極言其效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全

也○此疇以建其有極為主造就民人而錫之福只建極中事敷言亦只敷其所建之極之言非既建極矣而又以錫福誘民以敷言教民為建極之輔也蓋能建極之君其愛人自無不至其教人自能不倦其量自無不廣其言自無非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觀感於心範圍於禮而於所敷之訓自覺其有以實踐力行非必待以言教而後知訓行也敷言之感民亦勸以九歌俾勿壞意耳近天子之光近近之也趨嚮依附之意即會歸而于極錫保也以德光言故曰近如眾星之拱北極如星月之受日光以為光也曰者庶民意中之

言非必庶民果有是言暉於父母之恩而父母之安於  
王之王長而王之此正保極之謂王民之皞皞也近宇人多  
作彷彿不遠解未是○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  
皇極居中故自孔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  
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意標準之名常在物之  
中央而四方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  
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  
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  
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  
書經詮義卷之七 洪範 全

加焉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  
焉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  
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  
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  
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始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  
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  
以言夫人君以其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  
身立於至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以使民觀感而化  
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按此疇中以皇建其有極為主然言錫福  
庶民之事詳而不言皇極之所以建者正以前四疇之  
順五行以窮理敬五事以脩身農八政以致用協五紀  
以奉天為極之所以建是以第言皇建其有極而不復  
詳言其何以建極也斂福只在建極中極立而剛柔合  
撰人神大用也休徵時至五福之斂在是矣後四疇只以  
詳言極之用也自有威福神有從違徵有休咎禍福有  
嚮有威人君所以自考耳錫福於民如念受造就之事  
亦止在八政五紀二疇中此疇則又本之於君心以正  
大寬平之衷致農之協之之實耳于極其曰惟時厥庶  
錫保則建極自然之效非有加焉者也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為至極之  
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  
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  
之有以為其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

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臣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全

使進善則人才眾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約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

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此二段朱子與蔡傳之意微有不同而皆可通但朱子此辨主於辨大中二字之訓之非而其於經文則順意解之蔡九峯作書傳則更細按經文檢而釋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之今解經依蔡傳可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於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路遵道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全

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民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識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按禹疇曰皇極取類於洛書之中五而言人君

立於中以爲四方極也箕子衍之曰皇建其有極言人君當有以立極於身而以之爲四方極也皇字宜少讀其字仍指君身言極屬之君身者人君所當然如禮記曰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極字中自涵有中字之理然訓作至極則自涵得中字訓作中則不見至極意而子莫之執一無權莊周之緣督爲經皆得以混之此朱子所以力辨也顧因中五之義而以極訓中此於字義牽強而於義理猶可通若以皇訓大則於字義固可通而於文義皆不可解矣今日大建其有中謂中無不在當大有以立之則皇字既不訓君此大爲立之者誰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全

而其字又誰指也曰惟大作中謂臣民皆有以大興起於中道然此必誰爲立之孰使至之如曰自君至之則立極者自屬之君而皇字不得不訓作君字矣至於大則受之惟大之中則文義愈無可通或又以大爲大公無私謂無私而後爲時中之道此於理甚通而於字義又終爲輾轉而非自然也朱子天極屋極之喻皆以極字涵中字之意又言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環觀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云云此則以位言之如孟子所謂中天下而立惟人君處天下之中而爲天下所環望故不可不純其德以

立至極之標準蓋如言位乎天德位在德元原非以不過此而西不過此而東正訓皇極之極字也毀朱子者舉此數語以爲朱子之疵并於朱子之文意皆未嘗體玩矣其於經文雖牽強爲解穿鑿以通則又何如守朱蔡之言爲平易而坦白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皇極立化民之本三德通御世之權蓋敬身以率之農政以施之敬天以協之寬大以容保之其治亦無非正直而民俗亦幾平康矣然而人有氣質之殊時有治亂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全

之乘地有風氣之固則建極之君不可不隨人隨時隨事而權其威福輕重之施焉所以繼皇極一疇而次六以又用三德也其爲會歸有極之民歟則適於平康君亦守其常法而已其或乘亂國之後遇剛悍之民則彊而不和治之者不可不御以剛斷威則嚴以必行福亦錫於不測是以剛勝剛也其或丁疲敝之餘遇和柔之俗則其民旣變而順治之者復施以剛民不勝重矣御之以寬慈威霽於刑中恩行於法外使之徐而自化是以柔勝柔也如或人之質一於沈潛則恐其柔而不足有爲必驟爲激勵焉以使之奮興此剛以劑其柔也過

於高明則恐其剛而失之妄作必徐爲涵泳焉以使知  
自抑此柔以劑其剛也凡此以剛柔相濟稱物而施要  
皆以使之革其舊染之習拔其風氣之囿矯其資質之  
偏以適於正直之王道而成其平康之治焉耳此一疇  
非言爲治之具而言施治之宜也三德皆權程氏謂正  
直爲經而剛克柔克  
四者則爲  
權非是問三德不配五行而配剛柔曰以受治言平  
康土也彊弗友金也變友木也沈潛水也高明火也以  
施治言正直土也剛克者二金火之用也柔克者二木  
水之用也其用則不外威福兩端一剛一柔優悠布之  
五行一陰陽而皆本於皇極之建亦陰陽一太極之理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矣

而已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三德之用問用福卽柔克用威卽剛克否曰不  
盡如此剛克中有威福柔克中亦有  
威福但用之以決斷則爲剛用之以寬  
和則爲柔卽正直中亦不廢威福之用惟建極之君則

福民而民知勸威民而民知懲而德之所化且有不賞  
而勸不怒而威者故威福自君作之而臣下無敢有姦

其柄者三德所以惟所用也威福之權自君則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王食之享亦惟君也所謂天祿也

○此作福作威玉食非以勢位鎮壓臣民之謂謂能以  
德用則威福自君如有三重以寡民過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君無以建極則剛柔失其用而威福之柄下移失威福  
之柄則無以治人而比德淫朋由此而作矣新安陳氏  
曰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  
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僭陵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者  
立本者也三德者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  
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其宜而柄移於下  
矣○或疑此疇自惟辟作福以下爲皇極之文非也威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矣

福正是三德中之用皇極言錫福而不言用威三德以

威濟福陰陽異也五陽  
六陰五六天地之中故三德大約與

皇極相成而自此以下四疇皆不能離皇極此疇若無

下二節語則無以見剛柔之用之出自人君若皇極疇

中則首尾完足亦無處安插得此二節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應事之權變無方恐容有非人謀所能定者故次七以  
明用稽疑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有心有  
心則未免於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  
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

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非細事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之法而其屬有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者龜人掌六龜之屬者蕤氏掌供待事者以占人卜者筮人易者皆所建立之人也朱子曰著龜皆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

日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之五兆應乎五行也五兆又各有吉凶故周禮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之繇辭也而今亡之矣占人職云凡卜筮者君占體即經兆之體雨霽蒙驛克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象大夫占色象各有氣色不同也史占墨卜必以墨塗畫龜甲之腹以熹火灼之而觀其所食之墨體色亦食墨之體色也及史則兼察其占圻圻龜甲所屬其善惡大小廣狹皆詳察之也明昧之微辨處占人察之以考其頌辭也○蒙屬木者草木有蒙茸之象克屬土者山川土田有交錯之形也蔡傳驛者絡驛不屬注疏本作落驛而曰希疏之意然絡落古字通用卜法今無可考史記龜策傳褚少孫有所補占法然漢俗之法非古法也

日貞曰悔

此占卦之二體應乎陰陽也夏商時未有周易文王雖繫彖而未用於世故第以卦變為占貞正也所值之常

也悔悔也將來之變也或以占一事之始終或以占彼此之合否觀其象而斷吉凶也朱子啓蒙占法六爻皆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三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四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五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六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三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四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五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六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筮以問將來之吉凶謀事之可否人神之謀合則得而吉矣人神之謀不合則忒而凶矣獨言衍忒者本以有疑而卜筮諺所云問禍不問福也朱子曰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蓋以五行而二之則十五行各則百有二十龜背之文具三才十幹龜腹之文具十二支其本有此象也故經兆之體亦百有二十也其頌千有二百蓋於百二十體得十合之則千有二百也體圻色墨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一卦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人即所建立卜筮之人占斷也三人斷之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其違于用人用靜吉用作凶

土文所以稽疑此則正言稽疑之事凡事理所當為與事機得失之顯然者皆無待卜筮如或義涉兩可機難懸測眾謀未集無以折衷則卜筮以稽之鬼神虛公之至也東坡蘇氏曰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筮

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與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土酌民言句出禮記聽輿人之誦左傳晉文公將戰城濮時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人心有欲而鬼神無心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按人君能建其有極則固已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足以知來其智有以藏往矣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

民之故而以下筮前民之用人君亦益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焉蓋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德之報其敬事之至而愛民之深也故大禹以列之九疇箕子衍之以詳告武王若不盡人謀而專信鬼神求之卜筮則文仲居蔡而孔子以不智譏之而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惑眾者王制誅不以聽後世以時日未技占卜小數而動且附於大易洪範河洛之數焉嗚呼豈其然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筮

人非難治已為難治事非難治心為難誠恐持之日久有怠忽於暫而不自知者而一己之身心其理其氣實皆與天地之氣相流通故順逆偶動於身而祇祥遂徵於天地感召之速不可誣也故次八以驗用庶徵凡雨暘燠寒風之適違其時歲月日時之稍有變易皆引之以自省而益勵於自脩焉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要求以斂福而錫之民是所以大從民欲也○或問五行比五事朱子曰曾見吳仁傑說得順他言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里是土將八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溫潤的便是水故其徵便

是肅時雨若又曰舊本謂雨屬木陽屬金煥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陽屬火煥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漢儒五行傳以貌與雨皆屬木以言與陽皆屬金以視與煥皆屬火以聽與寒皆屬水故朱子據吳斗南之說辨之而蔡傳以此為定義類既精而五行五事庶復之序皆無不順矣今按五行傳以相克為序而雨之屬木與屬之屬金究於義類不協幸強配合耳雖黃勉齋有配與屬不同之說亦不足為漢儒解也若醫家以形貌屬土以言聲屬金以視色屬木以聽音屬水以心思屬火此以血氣經絡別之又自一理又太陽寒水厥陰風木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此其所屬又別是一理不必強同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來備以敘卽下文休徵也極備極無卽下文咎徵也庶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奎

草蕃廡卽百穀成可知凶則不止於百穀之不成而已此極備則彼極無經特分言之見過不及之皆害耳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久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雨暘燠寒風天地氣化之流行也其以時不以時則氣化和乖之異也而氣化之有和有乖則以君身之有得有失致之分類而觀之其休咎各有可徵矣故人之一身猶天地也人君一身尤天地氣化之所默相通也貌之不恭則失之狂妄民何仰焉有淫液無節之氣象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奎

矣言之不從則失之僭差民何聽焉有亢厲不交之氣象矣視之不明則失之豫怠邪正之不為別姑息者所以養姦之氣也聽之不聰則失之急迫是非之不及辨卞急者所以寡恩之象也思之不睿則失之蒙昧事物之理無所發明回旋撓亂是亦有終風霾曠之象矣氣機之所感其有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之應不宜然哉時然後動動則必恭潤澤者所以不淫也時然後言言則必從整明者所以不亢也視必思明御之以敏斷溫然者無所姑息矣聽必思聰受之以從容凝然者不為下急矣思必通微以無不通應事接物閒所以時中而不亂也和氣之所將雨暘寒燠以時應之亦事理之所必然也然此當觀其理而不可泥於迹觀其理反身可以自得泥於迹揣測而反不可通朱子曰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卽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又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又曰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必有是應多雨之徵必推說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

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卻要一齊都不消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說了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之說固不可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只恐古人意思後世見未到耳伯謨問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朱子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卻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老

微無不應矣按西山此句難說今如容貌甚恭而言有不明聰者有之如云一事得則五事從則只有先立其大事無不思則庶幾百體從令然亦須是事事皆當事而思時此心不放非遽能令然亦須是事事皆當從也果其五事無不從則聖人從容中道日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微無不應矣此卻斷然之理只看狂妄之者其視聽必不子細鯀湮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自爲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按洪範繼五行而次以五事故箕子之演庶徵即以五事而徵休咎今如以智配時兩禮配時陽仁配時煥義配時寒信配時風又如以夫

婦有別配兩長幼有序配陽父子有親配煥君臣有義配寒朋友有信配風亦未嘗不可要以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不中不和則氣化無不乖者是何必泥於迹焉而執文以害辭執辭以害志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上文以五行之氣配之五事而五事之得失有以致五氣之乖和言其微也此乃以歲月日星配之王及卿士師尹庶民而王及卿士師尹皆因歲月日之所徵反之以省其在躬之得失所謂念用庶徵也然五者之休必終歲而後見而五者之咎則或見於一日而利害係於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英

一月或見於一日一月而利害實關乎一歲者第一歲統乎月月統乎日爲君之統乎臣而遇災而懼反躬自省則君臣有同責焉亦無庸以辭害志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之閒五者各以時至而無極備極無之戾此百穀所以成也豐歲之民易與爲善政治所以行也由是而俊民章家室甯矣是休徵之效也夫人君而既敬用五事以農八政協五紀則既有以又民而育賢才康四海矣然休徵亦以時至則百穀順成而又之用明俊民之章家之平康又實覺天地之和氣有以助之而相成

焉故王者之自省也一穀而偶有未熟一政而偶有未明一賢而偶失於遺一家而偶或不甯皆為已德之不脩以令風雨寒暑之不和所致而時為兢兢此所以為建極而斂福錫民之君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盡

休徵之效終歲始見咎徵之害即一日一月而已成故五者之至有一非其時則君子不敢不惕然也○二節皆用韻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書經註義 卷之七 洪範

堯

之從星則以風雨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有又民行政之權則皆念庶徵以自省惟星之麗乎天隨天而轉此只當以經星言

庶民惟星不能治人而受治於人則各涵所欲而望君

上以為之遂之焉耳然而有物有則肅又哲謀聖之得乎性者不以貴賤殊也日月循行於眾星之間以成歲

功猶卿士師尹之布政於民以成君治日月自行其常度而歲功自成風雨自節冬夏字中有燠有寒風雨亦該得有陽字星各有好略舉

其二卿士自省其身自盡其職則民欲無不遂民德亦無不興矣朱子曰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

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多風經於畢則多雨謂觀伯箕宿兩師畢宿也詩曰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春秋緯曰月離于箕大風揚沙又軫亦好風蔡傳言軫亦好雨蓋誤字也孫子云日在箕壁翼軫風是壁與翼亦好風也占星者言月經畢之北則兩經畢之南則否若穿箕畢而行則大風大雨又按二星之所以好風蓋二好雨者其故則未易知諸家之說每屬牽強也

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則每月亦無極備極無之失是陰陽和而風雨時應也

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以氣類言蓋其未象箕箕生風氣而生風畢星形如箕之物其前有糠糶星是以感其他如虛危開有哭泣墳墓胃昂比有大陵積尸與鬼中

有積尸氣日月經此皆能動疾病之氣大辰主火玄枵主水是皆其氣類也月亦非有所樂

書經註義 卷之七 洪範

百

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日好日從但假設以喻人事民之

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致治

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按民好生

惡死好安惡危好善惡惡皆同情也聚所好而勿施所惡八政備矣而卿士為王布政則尤宜有同民好惡之

誠以實深於政事之閒者要亦肅其躬以將之又其言以布之盡其哲以察之密其謀以謀之則民間之利害

民情之疾苦民俗之美惡民類之賢否無不周知而措置之盡善而民亦無不有以遂其生復其性和氣致祥

休徵豈獨在王哉此亦即錫福保極之事也○四時之運寒暑往來皆由於日日行赤道南去中國遠而寒日行赤道北去中國近而暑日行正交赤道而日夜分寒暑均月行則附於日道左右六度間或出日道而南或入日道而北或高或下或速或遲歷家因其難齊故分爲八段隨四時設色以識之并日行黃道爲九道其實非有九道也大抵日月五星之行與經星不同南北二極而別有黃道之極斜倚北極二十四度間是以黃道斜交赤道而日行因有遠近以生春夏秋冬日只一道其行有常月及五星則更各有小輪附黃道爲輪心而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一頁

其行緣輪以出入上下或去黃道六度或八度月及金水之道只六度火木土之緯道至八度此九道所由起也蔡傳所引俱出漢志然每歲有差今分至所至之宿又與此不同蔡傳不過引此以使人知日行有冬有夏之故如此耳詳已見二典中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天之生人也萃陰陽五行之氣卽賦以陰陽五行之理氣至而生者氣盡而死有自然之數且有生則予以養其生安其生者五味之養五材之用本至足也踐形之適盡倫之樂本至安也人惟是自全其所得以生之理

氣以成終成始而歸全於天則福莫大焉矣是五福者卽天之陰隲下民而相協其居者也然眾人限於氣質則每不能有以自遂其生而自全其性所賴有聰明首出之君敬五事以脩其身農八政以施之民協五紀以考於天爲能有以建極斂福而卽以錫福於民又權之三德以善其剛柔之施稽之卜筮以明其吉凶之報驗之庶徵以致其省身之密則於是事不失時行無過舉其於民有以生之而民無不壽矣有以資之而民無不富矣有以安之而民無不康甯矣孫氏曰形有以教之康而心甯而民攸好德矣持之以悠久而不忘而民考終命矣是

書經詮義 卷之七 洪範

一頁

則君之所錫福於民也是則彝倫之所以敘也○問五福不配五行曰不必強配也然莫非各有五行矣漢儒惟必欲強配五行故六極多一弱字遂配以皇之不極不亦爲穿鑿而牽合乎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不壽不考終也疾憂不康甯也貧不富也惡弱不好德也惡者自暴弱者自棄暴棄其天則宜於貧矣貧則不免於憂疾至凶短折而禍極矣嚮福而畏極者人之情惟人君能建極以斂福則能錫福於民以使之皆嚮於福而背去其極民化於善而各安其生以全其

天年天厲不作治道之成也○半山王氏曰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也南豐曾氏曰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也固已見之皇極矣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天桀紂之極也○五福一疇之有六極猶庶徵之有休徵又有咎徵耳六極卽五福之反非別一類也舊說有以六極列數為十而謂九疇虛

書經詮義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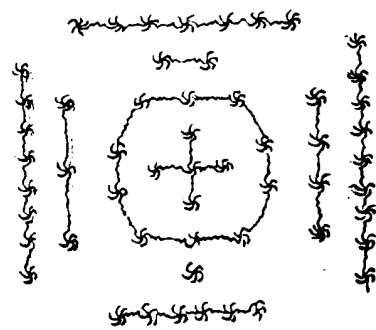
洪範

五

五用十且畫為圖者非也洛書只有九數何嘗有十數乎

附圖

古河圖



河中龍馬負圖有數自一至十蓋馬背毛之

禹時洛有神龜負圖出其數自一

古洛書



旋文也馬八尺者曰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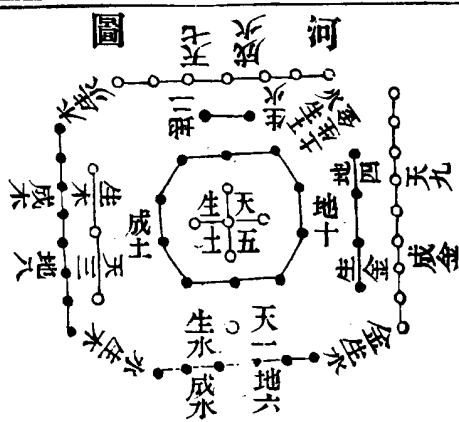
至九蓋龜甲背步多其形如此

書經詮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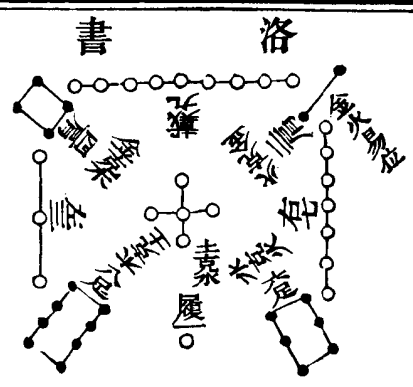
卷之七

洪範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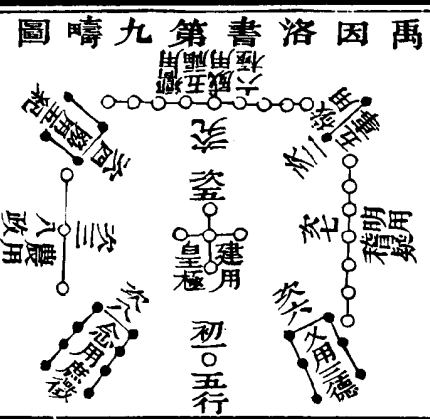


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朱子所謂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各處其方也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十數則全奇耦相得故靜而為體然因之而畫卦則通變無方矣○河圖無與於洪範此并圖之以見奇耦動靜生克圖與書之不同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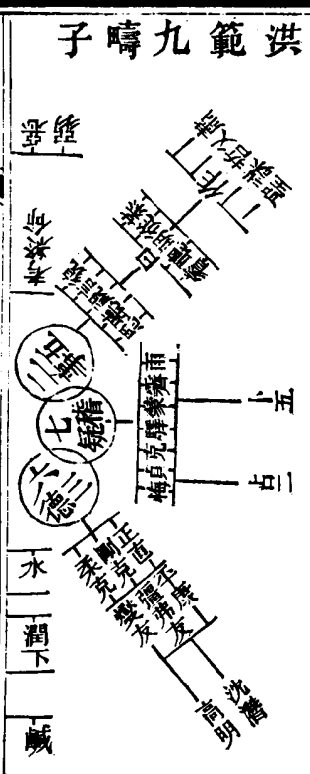
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  
朱子所謂以五奇數統四耦  
數而各居其所也主於陽以  
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主於  
奇則數行其用動也然因之  
而第疇則又守有常法矣○  
此就洛書而言見得有陽以  
統陰意洪範九疇中又無此  
意不相牽合也

書經註義 卷之七 洪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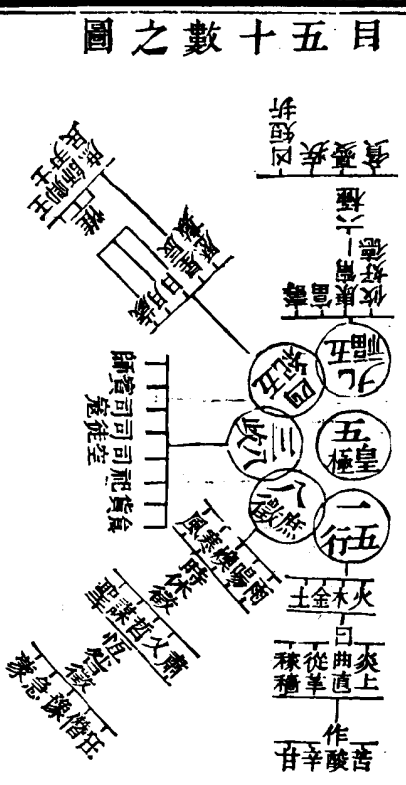


自一至九洛書之數禹會其  
意而則九類以繫之班固謂  
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非也  
然大禹第疇則只以明五行  
之用而著人君之治法於洛  
書之奇耦方位所不拘矣舊  
見圖九疇者雜一後天八卦  
於其中不知後天八卦與九  
疇何與併與洛書何與故茲  
特辨之

此本不足圖因舊圖而圖之耳舊本仍有九疇相乘得  
數圖有皇極居五圖有九疇虛五用十圖有九疇合八  
疇數圖有大衍洪範本數圖皆絕無意味概置不錄



書經註義 卷之七 洪範



書經註義卷之七終

葵源汪 欽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庭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旅葵

此篇主意自在慎德二字然所以慎德工夫在細行必矜所以矜細行者在不狎侮不役耳目所以能不狎侮不役耳目者在凡事斷之于道意俱照遠人異物言明王慎德以致物即可頒物以昭德服食器用非異物也此一段概言之也若微有動於異物則玩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葵

一

人玩物非盛德事玩好在耳目之前而失人心亂百度其害有甚大者矣此一段危言之也是必範身於道而凡無益之事珍奇之物皆悉屏絕之則庶幾遠格邇安此一段切言之也末二節又約通篇之意而指言之夫西旅貢葵其事已細且武王未之受而召公遂諳切言之如此此大臣格心之事也王心未能無欲而強以制之則後世有焚雉頭裘毀珠玉錦繡於前而不免求美女珠貝於後者惟諭之於道而使之細行必矜則貢葵雖一事又安得不閑之於未受之前而嚴為誥戒歟凡召公之言每多委婉而此篇

獨似嚴切告成德之主不妨正言與輔導幼君之以婉而入者固不同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周都在西去東南為遠九夷八蠻舉遠者而言也通道于九夷八蠻是四裔皆來致貢矣惟西旅所貢獨以葵見葵雖方物然已涉珍奇而使人玩於耳目也此節史臣敘召公所以作訓之由三山林氏曰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道於外域而受旅葵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葵

二

而人主之欲寢廣矣此所以諫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明王概指之辭慎德而四夷咸賓見今日之夷蠻通道實王之盛德有以致之非以克商之餘威致也意以王惟慎德之故是以四夷咸賓而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然方物之貢當惟是服食器用之常耳所以見葵之非類也大抵召公之言多有委婉之度以頌揚寓規諫之實若大雅之洞酌卷阿亦然說經者多失其意矣篇末所謂大德所謂九仞皆實以武王為既能慎德之君而慮



其以旅斃玷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惟慎德而致遠邇方物之貢因卽以德之所致者昭示

諸侯使異姓之邦則懍然於天子之德威用能世守其

邦以無替厥服伯叔之國則撫茲先王之手澤亦用此

時爲展視而益篤親親是以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

物或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朱子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苟不謹於好尙則何

足以昭示諸侯而使之畏威懷德歟按諸侯皆有分器

此亦周制所以待新封之國者武王已然事也寶玉亦

書經詮義卷之八 旅斃

三

德之所致但寶玉特重耳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

之鼓闕鞏之甲是不獨寶玉也異姓曰無替厥服君臣

之義同姓則時庸展親周道親親如宗盟異姓處後是

以雖至東遷猶於晉鄭焉依自武王貽之澤也○此一

節皆反照旅斃之非所當受以發端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

力

言德之慎也不敢存狎侮之心不敢縱耳目之欲是以

遠邇之交無所忽易不以蠻夷爲可輕方物之貢不尙

珍奇不以遠物爲可寶蓋慎微之至也慎德之至則德

盛而自不狎侮而以禮接人不以遠人忽之致啓寵納

侮也苟其有所狎侮則君子必有離心小民必怠於力

無以服人而爲盛德之玷矣罔以盡人心人字卽指君子爲人心所同歸之說○此篇因貢斃而言耳而謂君

子爲人似爲別生支節抑知以斃爲可受而遂受之則

是視西旅爲可輕而狎其人也蓋凡

接人而不嚴之禮義則皆狎侮之類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德盛則自不役耳目而以禮飭身百度皆出於正無珍

奇之慕也苟役於耳目則玩好在前而欲縱從之百度

皆亂其德喪矣此節亦承盛德來蓋能不役耳目則百二句串下不必如王方麓一戒一勉之說此與不狎侮

對則據現成說也不狎侮則人心歸不役耳目則百度

書經詮義卷之八 旅斃

四

正狎侮則人心離役耳目則百度亂偶

以一一反一正言之而彼此可互見耳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則失人心而在己實喪其德矣玩物則亂百度而

在己實喪其志矣蓋一念動於私意則中有所蔽性命

之本然者失而聲音笑貌皆虛此德之所以喪也一時

累于私欲則中無所主物則之當然者錯而往來朋從

皆妄此志之所以喪也喪德者有己之私喪志者徇物

之累然德失則志非所志而志喪則亦無以立德其失

非有二也蓋人之心一有所留滯則是以心役於物而

不能使百體聽命於心無以檢身而積德矣以上蔡舉

史成篇而程子猶譏其玩物喪志况章句辭章俗學乎况聲色狗馬之樂乎此三節危言之見德偶不慎則失之於微而爲害已甚大也

志以道靈言以道接

道者率性之謂其大原出於天其本具於心而散著於事物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志者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帥者也能以志帥氣則百體從令而其志安不能以志帥氣而反役於氣則往來憧憧於應感之交而志不得安矣然何以持其志而使之安則吾所得於天者有性命焉宅吾心於性命之中澄其源以觀理理明而志有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葵

五

定斯所存所發皆確然率循於性命之本然而耳目之欲不能奪焉志以道甯斯所以能不役耳目也朱子曰志如伐意如侵蓋決然一往者謂之志故志立則匹夫不可奪如伐之謂也若潛萌猝發者則謂之意意則或出於私而未有所定如侵之謂也是故意之發必審其幾能慎獨以誠意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所嚮決矣意即志也志以道甯也如立志言者發於人心而人已所由以相見者也言之接於我者無端常百其途以相試而已之聽言也無主則輾轉回惑必擇其所以自便之私以從之而接非所接矣然何以審於言而善其接則事物之交有典禮焉研其慮于典禮之途觀會通而協一一協而得所主斯至蹟至變皆灼然折衷以典禮之當然

而酬酢之間無慢易焉言以道接斯所以能不狎侮也朱子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東萊呂氏曰既說應也又曰志我之志也言人之言也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愚按此節承上以起下文下文卽甯志接言之道也旅葵之獻或者有言當受以無失遠人之心者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作無益之遊觀則必流於狎侮貴珍奇之異物則是役於耳目皆非道也作無益則必害有益矣貴異物則必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葵

六

賤用物矣此又其爲害之顯然者也西山真氏曰爲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皆然也按作爲無益之人未有不貴異物者所貴在異物則其物亦歸無用而適以資其佚遊廢時失事傷財病民喪志喪德之爲害有無窮者上以是倡下以是效以蕩陵德實背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聖世君臣不敢不有以防其漸矣後世漢文之治非有合於聖人然以恭儉自持亦成小康之效奈國無經制致民俗之侈靡且有加於帝王者而

當時亦莫之防也是以其治易敝况下流日甚以迄于今無益之戲日紛遠方之物日萃故民則本計非所尚而未技相高工賈日尊農民日賤矣土物非所愛而奇巧是珍俗愈紛奢民財愈匱矣誰實使之然哉以為己則喪德喪志以為人則敗俗害民奈何其莫之懲也犬馬非土性不畜此非獨恐違物性亦非徒恐不習用以晉惠公乘鄭馬及戰陷于泥濡此非其土性則不習用之說要以舍土物而畜他方之物於事為無益於心為畔越之私也至珍禽奇獸則尤非犬馬比而徒役耳目之娛絕之以不育於國所以頁百度而甯志也上一句猶泛言之此二句則切為指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 癸

七

之矣人只知不卻其貢不違其情所以結遠人之歡而不知珍奇得以中中國人主之心則貢媚者且將踵至是啓寵納侮而且以敗度者求狎於遠人也遠人縱欲以貢媚者為結歡而其心實且輕中國矣豈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歟不寶遠物而中國之體嚴中國之治遂德威惟畏乃所以格遠人之心也王氏振子曰西旅之心但召公為慮於未然耳愚謂貢糞本非有窺伺雖非窺伺而受糞則有以啓其窺伺矣後世於遠物之貢不惟不卻而且有竭兵力以求之如漢武之於宛馬明祖之於西洋者此張鷟逢君之惡所不可勝誅而劉大夏能寢再舉之謀為福于生民已厚也賤貨貴德所

以勸賢無玩人玩物之失而檢身接物皆必於道則寶賢之心自不容已王方麓曰所寶惟賢見此惟賢是寶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則有所嚴憚而狎侮之心不敢萌聽言之際有所主耳目之欲無所徇君子盡心小人盡力百度皆正功成民足矣何適人之不安乎王者以安適為急通謂中國則必於寶賢而取賢以身則本諸慎德知德之當慎則存心接人皆必以道而不敢少寬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 癸

八

理欲消長不容一間慎德之功難於持久故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惕若而後得以無咎一念偶萌怠荒似於行為甚細而其累於德已甚巨矣武王纘后稷千有餘年之緒承文考通求厥甯之志紹開衣德於家庭齋戒受書於尚父故伐商而八百來會踐阼而四海歸心非甚盛德何以能之第或以戎商既克天下又安乍萌盛滿之心於旅癸微見其兆則後此有不可知者此召公所以惓惓於慮而為之防微杜漸也故總上文之意而歎息以發之其言之為愈切矣東萊呂氏曰人主當於一嘔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足聖人雖

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也三山陳氏曰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純亦不已之意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慎小持盈之意豈惟欲其知之亦貴乎其能蹈之耳慎德者在一人而所以保民生於天下後世此與上節一戒一勉拳拳之忠溢於言外矣○此篇次在洪範金縢之間當是武王有天下初年時事故林氏謂肅慎楛矢分陳等事爲武王一如大保之訓曰固是有天下初年事然玩語氣則昭德分寶是述現成典則歸注民不易物二句非召公創出此法以教王也樂記武王未下車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旅葵

九

遂封黃帝堯舜之後周頌賚爲大封諸侯之詩其詩曰敷時繹思左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是此法或武王所已行而非以召公之訓也

金縢

此篇紀事主於周公自首至王翼日乃瘳紀周公因王疾而禱神求代之事也自武王既喪至終紀周公居東之由及成王終迎周公以歸之事也求代之冊藏於金縢成王之悟以啓金縢故揭金縢二字名篇通篇脈絡一串前後相應蓋史臣於周公紀歸之後綜其事而追記之以表周公之盛德抑以王疾之瘳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十

風雷之變爲周公詫異也或問程子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東坡蘇氏曰周公之禱非特弟爲兄臣爲君也亦爲天下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耳又朱子語類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按此似皆以武王之疾瘳爲實由周公之禱也京山郝氏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瘳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脩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未必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之見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命也夫愚按誠可格天此信之以理也然謂蒼蒼之表真有一上帝聽周公之禱而從之使益其壽如東坡所云後又因周公被謗而特爲風雷以彰之此亦忒視天爲有心視上帝爲有其人宜後人之營情禱媚

矣顧京山則既謂所不敢知而又言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則武王之瘳風雷之變亦天自然耳何與聖人聖人之請代成王之啓書亦適與事會耳何必精誠之極而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語亦似無可著落矣天人之際本自難言而要以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君相之氣尤足以通乎天地之氣克商二年是武王未可死之日亦羣公大臣及周邦之人所惟恐其死之日人心所同卽天命所眷武王當不卽死也然武王不能終不死也且卜三龜而一襲吉體其罔害武王之本不卽死明矣天何嘗待周公請而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十一

後益其算哉而武王邁疾於未可卽死之日人心皇然有惟恐武王卽死之憂周公以王室至親任公相之責兄弟同氣君臣一體則是公之憂宜其愈切公之請宜其愈誠公之自以爲功爲人情之至卽天理之極是則聖人爲之須是亦有此理曾謂非理之禱而聖人亦肯爲之也哉至若以周公之聖而橫被流言以武庚之姦而煽及四國骨肉啓釁君臣相疑人懷疑畏憤鬱之心而不敢明言則乖氣所積發爲風雷此猶爲理之當然及夫人疑旣釋則人氣盡舒而陰陽之氣亦以和矣風雷之變天豈有心而周公之

忠誠實於此益顯不必謂天之風雷爲周公所感亦不必謂天果以此風雷譴王使啓金縢之冊也如謂死果可禱而免則天下宜多不死之人風雷果爲周公而作則天下宜無抱屈而不伸以死之人如謂周公可以無禱則天下無忠孝之至情謂風雷非爲周公則人主亦可以無遇災而懼之深情矣是皆豈可謂之理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特紀其年見羣公之不能不深憂懼而周公不得不自以爲功以有三王之禱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十二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見羣公之憂懼也○穆字孔傳只訓敬字李氏謂穆者敬而有和意蔡傳因其義則曰誠一而和同東匯陳氏曰敬和而有深遠之意新安陳氏曰證以昭穆之穆有幽陰深遠之意承菴姚氏曰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按穆之訓敬本於爾雅然未足以盡穆字之義以訓深遠之意則本朱子蓋以公卿百執事皆在則宜兼和字意以交於鬼神則宜兼深遠意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將自以爲功故卻二公之卜抑亦以武王有疾中

外憂疑而視朝廷之大臣舉動以相鎮壓今與眾穆卜於廟則百姓駭矚人情動搖非計之得也是亦聖人之權也○託辭以卻聖人其亦僞乎曰小僞而大誠公有不可解之志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乃字因既卻二公之卜而云也自以為功引以為己之責也公與二公同任王室而公之至戚則更有密于二

公者以為祖孫一氣欲告於三王非己之竭情盡誠則精神無以相感也不卜於廟故為壇壇蓋虛立三王神

書經詮義卷之八 金勝

三

位焉鄭康成曰時為壇壇於豐理或然也鄭氏云壇壇之處猶在焉

植壁於三王之坐所以享也秉珪於手所以贄也然皆以禮神也植古與置通此本孔注三王王迹所起故特告之○壇

立壇中壇周壇外壇壇下平地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以下四節皆冊祝之辭謂三王為爾家庭親暱之辭也元孫謂武王稱孫對祖言神主於尊也某武王名正義云本

告神曰元孫發泰誓皆不諱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開匱得書讀至發字口改為某史官因之也三山林氏曰左傳申縞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以對三王言則曰之諱也蓋始于周周以前不諱名也

元孫以承祖宗而主天下者言則曰丕子有丕子之責

于天責成三王之辭亦家庭恃愛語氣也蔡傳言武王

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則此句之下當有轉文然後可接以旦代某之身句又朱子嘗取此

道之說謂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謂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也故周公乞代其死如鬼說則下句可直接但

如其說則與下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語氣又相承接故通下文義讀之則終以蔡傳為長舊說謂天責取武

王而文意多欠明則惟鬼說為較明白故朱子有以旦取於鬼氏然語錄所偶載然未必為朱子定論也

代某之身此轉計語蓋必不得已則以身代非謂必以身代也玩前後語氣則責三王以保護丕子之意重而

以旦代某之意輕然至于甯以身代則忠誠愈切而計無復之矣夫武王克商後此七年而崩時天下亦已定

書經詮義卷之八 金勝

古

矣然而武庚一煽淮奄並興破斧東山勞王師者至於三年之久況使二年而崩其動搖不愈急邪橫浦張氏

曰大位者姦之窺危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以畔周公之先見微矣愚按鷓鴣之卒章曰子羽憔悴子尾翛翛

子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惟音嘒嘒七八年後之情事如此則二年時之事勢可知周公愛國之誠憂危之至

其至於求以身代也不亦宜哉夫情理之所宜然則亦事之所宜有精神所感通於幽冥鬼神之有以慰周公

也雖武王固非待以禱而瘳然而得命於三王三龜習吉則謂武王之瘳以周公之禱焉可也

子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承以旦代某而言有仁順之資而又多材多藝故能服事祖父元孫非不仁順也然不若且多材多藝則不足以事祖父矣仁順而多材藝此亦周公自道其實家庭率真語也公何以不自謙曰不自見其有曰謙有所其所有則知之為知之而已若自有而故以為無則偽也今人之所謂謙者偽而已矣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五

此則言武王之未可死所以以丕子之責望於三王也受命於天以敷佑下民用是能有以安定子孫此皆丕子之事若不免於死則將失墜天命而誰為敷佑四方以定子孫乎夫以公言之則四方之民所託命以私言之亦三王所託以依歸此保護丕子之責所以必責之三王而無可諉也此節不復關代死意蓋代死本發急語以反激三王見三王在天萬不可不保護丕子耳細就本文玩之語意可見不必以此節與上節對說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神意不可知藉元龜以通之許其保護則用此璧珪而歸以俟命之問也古者禮神之珪璧禮畢則瘞于兩階

皆繫於冊祝合而後退若卜筮則以禮神之珪璧與幣蓋并珪璧冊祝皆納於金滕之匱中也此不許以保護則屏棄此璧與珪矣此膝下恃驕撒賴語乃根於至性所發孺慕之誠在周公亦不自知其所至者也人子於

父母祖考之前有所激切而猶或多作假意周旋則至性之已薄者矣東萊呂氏曰此非與三王為要約也周是特愛放賴以保護丕子之責硬坐况其所憂者大是

三王身上不得云非與三王要約也况其所憂者大是亦宜垂涕泣而道之日歟○以上皆冊祝之辭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六

乃卜當一句三龜一習吉當連作一句三龜謂卜龜之三人也謂於是命龜而卜之而卜龜之三人皆重斷以吉也籥即金滕之籥卜筮之書亦藏於其中故啓籥而觀之書即周禮所云其頌于有二百左傳所謂繇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即周禮所云經兆之體百有二十也禮君定體故周公第古其大體也其罔害者喜之而為未敢決之辭也武王遘疾有弗能圖後之憂今獲命於三王尚能保其永終之圖若更生焉故曰新內則如新受賜與茲今此此新字之意略同

也一人謂武王予一人者親之之辭言今茲所歸而俟者惟三王尙能念我王而任其保護之責也此節語意重疊有不勝欣慰而未敢必然之致所謂情見乎辭者也○此冊所告者三王所責望者亦專在三王此又言新命於三王誠以祖孫一氣精神所易通而安定子孫又有切於三王者故其言皆有家庭怨慕情致無一語及於天者上文所謂能事鬼神亦緊接仁若考而言是鬼神卽指祖考之神非指天明矣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句斷從蔡傳無可疑者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七

將歸而藏冊于金縢之匱中此常事不必書周禮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納冊金縢本常事也書之者因此後有因天變而將卜遂啓金縢而得此冊王因是以悔悟故書此以爲後事張本也公歸之明日而王疾遂瘳史臣記此亦有喜辭且異其事而服公之忠誠能格鬼神也○王疾而自以爲功禱神而及於代死旣禱而納冊金縢納冊金縢固周家常典公非以逆知成王之信流言故將以此悟之然後世新莽乃至僞效其迹以飾已篡弒之謀其亦因公卻二公之下而自以爲功爲迹有鄰於詭祕歟曰聖之於姦誠僞分焉

而其迹亦不難辨也二公之穆卜卜瘳否耳使卜之而不吉則朝野皇然甚非所以靜國人也且禱於三王此惟是周公自有之心亦惟是周公可行之事於先王則子孫於武王則兄弟庶此身可代而精神可通非二公所可任其事也故周公籌之審矣安得謂其迹之鄰於詭祕歟至若周公之所以禱三王也則誠以社稷之未安人心之未固東方尙餘助紂之黨遺孽猶有窺伺之心而武王必不可死故憂之誠切而因以丕子之責望之三王必不得已則甯以身代焉故其言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七

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三王亦永有依歸由是觀之周公之責望於三王也豈得已歟若夫身代之言則雖其忠國忘身之志然實則冀以此堅三王之任責而非以此必先王之我代也王疾瘳而周公不死是可知情摯之言乃不得不及此耳又何必以代死爲周公奇節而駭異而效之歟若莽之於漢則在漢不過葭莩之親於時非有窺伺之冀漢室亦惟王氏動搖之耳王氏之外誰爲敵國外患者大臣縱計安社稷亦何至萬不得已而求以身代哉此其誠僞之殊亦不足深辨然豈惟王莽也夫孝子必不欲其親之死而天下無不死之



親忠臣必不欲其君之死而天下無不死之君然卒未聞千古之忠臣孝子其於君父之疾病而皆求以身代也周公求代武王死於克商二年之時而不復求代武王死於六年之後是周公豈不知命者抑前切而後衰哉其情事有不同也聖人之心所當求而聖人之迹不容襲不論其世不原其心而徒襲其迹非愚則矯况乎以叵測之心而欲藉聖人之事以自文也其可得邪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尚書惟此節有二於字

武王疾瘳之後又四年而崩史臣欲終記周公之事故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尤

遂遙接此此篇紀事主于周公也流言之亂蓋自武庚煽之而此獨以管叔主之武庚不足言不謂管叔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室懿親而竟倡其亂則罪在管叔也三叔同之而獨以管叔及之以管叔爲之倡則罪分首從而蔡霍亦不爲無罪也曷言夫武庚煽之武庚紂之嫡也商喪之日隱忍就封怙紂之惡而因准奄之黨其心蓋未嘗須臾忘叛周矣第以有武王在則畏武王之威而不敢畔耳故前此武王二年之疾周公竊竊憂之以武庚之故而紂之黨惡如五十國者未盡芟夷也及夫武王既喪則主少國疑武庚謂此時爲可逞矣然

而又有慮者則以有周公在二公助之同心輔政是猶未可猝搖也然則欲搖周室莫若使之內相疑欲使之內相疑莫若先搖周公周公搖則內不固內不固則外離心而大事可舉矣夫周公武王弟新王叔也又主大政則亦何以搖之曰卽以武王弟新王叔而主大政搖之可也彼新王孺子耳且管叔又周公兄也以冲人而擁虛位以叔父而握大權於勢則可危以弟而總國於中以兄而出監於外於序又不順且周公以文武兼濟之才攝天下樞軸之柄夫豈肯居人下者周公殆不利於孺子也則於是使告之三叔曰周公殆不利於孺子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手

也而三叔亦從而信之曰周公殆不利於孺子也於是遂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是則流言之亂武庚煽之而使管叔倡之其始終本末之故有由來矣是故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憫斯三叔之流言其爲武庚所煽而陷於罪也不有可徵歟曰管蔡皆振振公子也其奈何至爲武庚煽歟曰振振者仁厚云爾三叔其何獨非仁厚者然智識之高下則不能無異也太姬之子十人伯邑早卒武王繼世周公冢宰康叔于後亦爲司寇而五叔無官豈兄弟之間有厚薄哉亦其才識之庸有不足用也惟

三叔之才識本居庸下而周公所處之迹又有可疑是以武庚得從而煽之而三叔遂因而惑之如必謂殷人有兄終弟及之制而管叔遂因之有爭天下之心則亦不必然也或曰周之代殷非管叔意也管叔蓋親見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矣父北面而臣之兄稱兵而伐之三叔實不義其事且殷紂卽有罪殷之元子武庚尙存從而輔之不亦可乎是三叔於周公則爲異趨於文考則爲繼志於周室則爲畔賊於商室則爲忠臣其不幸而敗也其苟幸而勝是豈武庚之不爲少康而三叔之不爲伯靡而必責之曰畔也畔也云乎是故太王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三

有志泰伯逃荆武王伐商夷齊扣馬朱溫有兄王莽有子志之不同雖父子兄弟間不能強也吾于三叔亦云曰豈其然乎夫武王之伐商非武王伐之實天下伐之也天下伐之則使文王而更在位十有餘年文王亦不得不得不伐之矣武王之爲天子非武王自尊天下尊之也天下尊之則使武庚能賢亦不得而更立之矣況三叔豈心乎商者哉三叔而心乎商則當夫周師未舉之先三叔微窺兄志逃而去之爲吳泰伯可也不則周師方舉之日力諫以沮之諫而不從則逃而去之終身不食周粟爲伯夷叔齊可也奈何於伐商之時未聞其諫也

載管叔有諫語皆後人附會耳於克商之後未聞其逃而受命監殷以

終武王之世及夫武王旣喪主少國疑然後欲乘間而起又不爲光明正大之舉而潛造流言以離間君臣骨肉旋欲舉戈相嚮曖昧以行如是而又安得謂之忠商以強爲三叔解免也曰由此言之則三叔誠有罪矣若武庚於周則殺父讎也舍殺父之讎而不甘臣事則雖隱忍以待乘間而發得不謂之有志乎而安得指其爲怙紂之惡邪曰殺父之讎不共戴天固也然要顧其所以殺之者爲何如也舜嘗殛鯀而禹嗣興禹不得而讎周舜周公蔡蔡叔而使蔡仲爲己卿士蔡仲不得而讎周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三

公何則誅有罪也紂之罪爲天下所共誅矣天下共誅紂而武王封武庚不廢殷祀仁厚之至也武庚之爲紂嫡也當其父淫酗肆虐之日不能涕泣而諫爲箕比之囚奴剖心及夫周師入境之時又不能禦侮折衝以徇夫血流漂杵之眾至於其父自焚以死之日又不能慨慨自裁以從其父於地下又不能潛逃荒野若少康之匿迹自晦以待有爲微子之抱器而逃以存宗祀乃旣面縛銜璧俯首就封而後又從而畔之以亂天下是安得不謂之怙惡不悛洪圖天命哉黃叔憲曰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匹夫故其讎當復殺之而義者

雖匹夫不得讎讎之則死武王行天討為天下誅殘賊而可讎乎故武庚能從父於死則可既受周封爵而畔周則不可凡此天下之通義也○三叔此時流言而未畔流言之故只疑忌在周公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

流言之亂遠近囂然君臣疑畏公上之則無以自白於王下之又無以關流言之口使猶是貪戀名位而不知退則不利孺子之迹由此而成外戈內指得以清君側為言內之無以自固宗社動搖實惟公故公誠何以告先王哉惟是從容引退而以國事委重二公則公既不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圭

與朝廷事不利之謗自消而朝有二公庶政又可恃以無失此公之所以善處憂疑也是故幽詩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窳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曰狼窳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蓋處公之地值公之時剛愎者將慷慨自明意氣之間益足以滋其戾畏意者則退然沮喪舉措皆亂而不知所為孰若公之從容有以自處不動聲色而自可消亂於未成也哉故愚謂伊尹周公皆古聖人然伊尹之於太甲終覺有任之迹存焉而周公之於成王則所處為尤善第不識當此疑謗之日伊尹處之又何如也○辟字確主蔡傳用鄭氏

說作避仁山金氏曰古文尙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避字也辟諸聲從彡孔傳謂辟如致辟于管叔之辟先從并皆屏避之義漢孔氏曰辟法也告太公召公言我不以朱儒多從之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朱

子初亦主孔氏其答董叔重之問嘗言周公誅管蔡伊尹放大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故朱子於詩傳鴟鴞篇仍從孔說其後與蔡九峯帖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圭

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何如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故蔡傳此章三宗鄭說本朱子意也朱子於詩傳則未及改云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者避居國之東偏若引罪自責以待放逐之意也

唐孔氏曰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愚按此時洛邑未營故不得言東都然營洛者本武王之意則周公避位開居周公既不秉朝廷之政則不利孺子之謗已無所施而時久事明且二公亦必為之徐訪焉

流言所起之人自無不得矣罪人謂三叔也或問罪人為管蔡或以為周公官屬如何朱子曰非也管蔡既流

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居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武庚陰謀本設間以搖周室三叔之意則只以飛語動周公顧周公動搖則王室必亂王室

內亂則武庚得乘間而起三叔之計短而三叔之為罪大矣故未知流言所起則疑罪在周公既知流言所起

乃知罪在三叔故曰罪人斯得然而所言之是非則蓋且不能無疑也○居東之說有欲從孔注者東匯陳氏曰幽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時不得分為兩節矣亦非養寇三年而始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國家之事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稍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願一己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哉迨夫三監伏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王

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遷就牽合矣新安陳氏曰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接流言下與此之弗辟接流言于國下一也在彼可以致辟為刑辟在此何不可乎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審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矣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也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耳是二說皆宗孔注者愚謂不然幽風之詩七月鴟鴞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王

東山皆周公作也故附鴟鴞東山于七月之後破斧所以答東山也故附破斧於東山之後伐柯九斝狼跋三詩又東人為周公作也故又附於破斧之後此非以事為序也若書序則本不足信且大誥主於征武庚而序乃只言三監及淮夷叛與經意亦不相應矣抑成王雖曰幼冲度必非甚小弱按先儒謂成王即位年方十三三而終矣武王之后邑姜又太公女也則武王之崩邑姜當亦已老矣何故武王前此皆未有子至八十而始生太子歟故愚謂王稱孺子不過家庭親愛之情其自言幼冲亦只謹抑之意成王未嘗親政則以諒闇之常成王並非甚幼小傳記之書固每多附會所謂成王幼未能踐阼甚且謂成王方在襁褓者皆不足信也王之未親政但以諒闇故耳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事可

專行然征伐大事要必不可不稟王命而行如禹雖總師而征苗亦由舜命也如不稟王命而興師而大誥又稱王若曰則是周公矯詔矣況三叔之罪不過流言經文並未遂加叛字武王方崩未有瓊瓊三叔亦安得遽叛周公徒以流言之故遽爾興師是不主於誅武庚以靖國家而實主於忿流言以戮其兄弟周公之聖固如是乎而大誥又何以無一言及三叔邪大概三叔之意本只疑忌周公原非有心於叛三叔未有叛心武庚亦不敢遽動及夫周公避位居東則不利孺子之言不驗而朝廷又訪知流言所起則三叔自知其罪不可逃又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三

武庚益從旁煽之三叔內不自安折而與武庚劓是則事勢相迫有以使之然也然則武庚及三叔之叛實斷在成王既感風雷而迎公以歸之後而不在武王方崩之日流言與叛原分二候不得合而一之矣惡得謂緩征爲養寇哉東齋又謂三監伏辜則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以待成王之悟夫公之出師既可不稟王命而遽出豈成功以歸反又待王悟而不敢遽歸何公之前倨而後恭乎此又以見其說之自相矛盾矣陳壽翁謂辟字與致辟文同不當異義然此曰我之弗辟而下節曰居東則是避而居東也彼曰致辟有一致字則辟

自爲刑辟矣居東明是避位而居如壽翁云屯駐以東征則是周公屯駐東方二年並未見是征討又如何罪人斯得也弗避無以告先王亦是引罪之辭今必曰避之又何以告先王亦太泥矣且避之足以見無不利孺子之事亦正所以告先王也鴟鴞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以武庚既陷管蔡於罪則是既取我子不必管蔡就誅而後爲既取我子也如使管蔡已就誅則武庚亦同受誅矣所呼鴟鴞又以告誰而無毀我室者又指誰邪是二陳之說皆爲必不可通也又或謂罪人斯得者是時周公方間居東都而太公召公則已密爲訪流言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三

所起召致管蔡而誅之矣在周公并未嘗有推刃同氣之事故鴟鴞詩曰既取我子痛之也此似忒爲周公周旋然或亦一說也于後乃公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未知流言所起公避位而不敢言以聽王之自察也既知罪之所在公憂國而不忍不言且悲管蔡之陷罪也故曰于後曰乃所以見周公恭畏之心忠誠之切也王亦未敢誚公蓋雖知罪在三叔而亦未有以知公之必不然有憾於詩之所言則未敢加之誚讓也且又以徐察其實耳又接流言之起在三叔而鴟鴞詩意則所

憂者竊在武庚故其辭曰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  
室恩斯勤斯鷺子之憫斯蓋惟周公之明是以知煽惑  
三叔使陷於罪者實由武庚又有以知武庚之所以煽  
三叔使搖已者意不在害已而欲傾覆我國家且又不  
以流言爲讎而以陷之於罪爲痛則仁之至也曰無毀  
我室則此時猶未叛而周公逆有知其必叛矣繼之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夫曰迨天之未陰雨則是武庚猶未顯然以叛東方  
尙未舉戈時也及此時而廣求賢才增脩國政武庚雖  
黠其如我何若猶怠於自治待變而後圖則將無及矣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无

身雖在外而心在國家忠之至也如其三叔已辟武庚  
已誅而第是居東待命則所謂未陰雨者何所指歟繼  
之曰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  
有室家則以言前此之積累勤勞至今而國勢未安也  
繼之曰予羽樵樵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  
維音嘒嘒則又言國勢未安而多難乘之是以憂深慮  
切而不敢不以忠誠告也此詩之言與前此禱疾祝冊  
之言同一憂懼如使東征以後所作則曰予未有室家  
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等語俱無著落矣讀詩及此篇  
者試深味之○方麓王氏曰今此詩在東山前是貽詩

在前而東征在後又明證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

大雷電以風而不雨是陰陽之氣不和故爲天變風至  
於偃禾拔木則變之大也若既穫而風雷猶無害於民  
事今大熟未穫而風雷偃之則民食失天又災之大者  
也風雷之變雖未必眞爲周公然骨肉離間君臣相疑  
而乖戾之氣應之則天變非無故矣弁皮弁天子視朝  
之服也以鹿皮爲冠素衣素裳素鞞白鳥鹿裘此天子  
日視朝之服諸侯每月聽朔及會盟鄰國凡奉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縢

无

行天子之事則皆服此大夫聘問鄰國亦皮弁服祭蜡  
亦皮弁服上下同之此卜天變亦皮弁服如視朝之禮  
也啓金縢之書蓋將卜天變而欲先檢視故事所以發  
匱觀之唐孔氏曰案省故  
事求變異所由起觀下王曰其勿穆卜是可知  
此因將卜而啓金縢也凡卜筮舊冊皆藏匱中啓書而  
偶得周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此則若鬼神所使以  
特白周公之忠者矣○此周公居東之二年秋事也王  
於是迎公以歸則公之居東實未滿二年矣故九罭之  
詩曰於汝信處於汝信宿安得以二年爲東征三年哉  
且東征則有破斧缺斨之勞三年之中平殷管蔡霍奄  
淮夷徐戎滅國五十周公豈遑甯處而伐柯九罭狼跋

三詩則見有袞衣赤舄之容無踴躍干戈之氣是居東之未嘗東征固又有明驗也安得而牽合之爲一事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問之者問其詳非恐其詐也諸史卽前爲周公祝冊之史百執事亦前爲周公執卜事之人此以將卜天變則威在聽命故二公及王問之也信者言有是事噫者歎公之忠公命言此祝冊實周公當日命卜之冊也我勿敢言者前此冊祝之日誠恐人心動搖則體周公之心而勿敢言武王疾瘳之後周公不以自伐則亦慎愆其事而不敢言後此流言之日則國家危疑王怒不測又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圭

有不敢爲周公言者是以終勿敢言而不期王自得之也夫周公之忠誠二公甯不知之則舉朝之羣臣以下及國中黎庶遠及諸侯之國亦誰不知之然而流言之起逆有嫌疑王心旣不能無疑則二公雖能爲周公維持調護亦且不敢遽爲公白況羣臣國人亦爲之游疑歎息而已周公避位居東而二公徐得流言所起是以鷓鴣之詩旣作而王亦未敢誚公蓋當日不激不徐從容消變周公之忠誠天爲彰之亦人有和衷實善爲處於以待成王之自悟也觀諸史百執事之言而當日之事勢人情皆大可睹矣○前後合觀周公被誣亦只年

餘間事若更日久則雖無雷風之變武庚三叔之姦亦必敗露周公終於得白矣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維子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維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

執書以泣蓋周公之冊祝哀誠至足動人成王讀之而有以見周公之心又痛先王之喪念家國之艱其感傷自不能已也其勿穆卜知天變所由來而謂無待於下也昔公勤勞王家公惓惓於敷佑四方以定子孫於下地憂寶命之墜念先王之歸知拮据將荼蓄租以至於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圭

卒瘁者不爲虛語非徒以代武王一事爲勤勞也今天之動威所以彰周公之德而何庸更卜乎親迎周公以歸不必國家有是禮而實亦國家之禮所宜崇德報功所謂禮以義起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前此不雨今王出郊往迎周公而雨且反風上下交而陰陽之氣亦以和人心所快則鬱拂之意消也禾之偃者得雨而生意上升則自起其爲大木所偃者則有折傷不能自起二公命邦人去其已拔之木扶所偃壓之

禾而增土築之歲則大熟言災而不害喜之也成王出郊二公守國故築木自二公命之○方麓王氏曰金滕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自以為功一為周家大業一亦以成王之幼也王翼日乃瘳又四年而崩成王諒闇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於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同德以身任天下之重而豈知管蔡不平於旁武庚伺釁於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或以成王終不悟為疑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天理人事間不容髮周公之人事已無不盡王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金滕

書

罪而附之叛矣論者第因孟子書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之語遂謂武庚之叛管叔以之而不知管叔之叛實武庚陷之鴟鴞取子之言有可據也彼陳賈徒欲為齊王解慙則意坐罪周公而孟子探知其心以折之則不暇復深論其事耳又按監者大國約束小國之名凡周所新封如魯衛齊晉皆謂之監殷民七族之在魯懷姓九宗之在晉是皆即其所監者梓材篇曰王啓監厥亂為民是也管蔡衛霍皆監而其國皆分殷舊畿使殷之舊小侯隸焉則皆謂之監殷管國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蔡國在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衛得殷之舊都朝歌今河南衛輝府其地在北其鄰在東也霍國在今山西平陽

經書詮義 卷之八 金滕

書

府霍州殷畿跨冀堯豫此四國皆殷畿內舊地也 其後管蔡霍皆從武庚以叛而康叔獨不從故不言四監而言三監非武王恐武庚之叛而使三叔監於其國也漢儒不察而以爲監於其國故王制因有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其皆失之矣

大誥

大誥一篇朱子疑其緩而不切雖以王介甫之善鑿亦且謂其疑有脫誤闕其所不可知而釋其所可知然則必謂皆無可疑其鑿不有甚於介甫歟蔡傳於此篇大抵斟酌注疏聊通其義今讀者但觀其大意



而略其字句斯可耳篇中每以王曰更端分節段自  
 首至彌我不丕基為一段言冲人嗣服東征必不容  
 已天命可畏而卜必不可違是以我有伐殷之舉何  
 諸臣徒畏其艱大而反欲違卜抑知事誠艱大而甯  
 考之功不可不成卜不可違正天之明命有所當奉  
 也此段大意已備以下皆即此意而反覆之耳爾惟  
 舊人一節申言武功之不可不終若昔朕其逝二節  
 又反覆喻言以決其當征意肆哉以下至終則又責  
 其不知天命而釋其艱大之疑破其違卜之說大要  
 通篇皆主卜言蓋當時武庚既叛當征本無可疑但  
 連衡既眾實有艱大之形而斲擊骨肉之間時勢更  
 多疑慮彼未舉戈西嚮似宜自固以待時而倉猝興  
 師動眾是激之傷人且未見其能克故羣臣有違卜  
 之言亦自謂老成謀國也抑知三叔武庚本非有相  
 固之志即淮徐奄邦亦不過欲以撼魯而為自大之  
 謀非有大義深仁真可聯為一體則其合固易離也  
 况及此不征後必滋蔓而難圖矣按朱子嘗云當初  
怨及武王誅紂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  
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宗社為墟甯不勤  
心茲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  
亡及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  
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必竟尚存商民感商恩意  
之深此其所以叛也今愚謂其合易離似與朱子此

意不似然朱子此說自為商家念舊之臣民言愚此  
 說自以東方助惡之邦君言惟臣民有念舊之心故  
 易與為叛惟邦君實各自為心但此意周公所不欲  
 故其合易離二說本不相背也  
 辨而第是斷之以義則艱大無可委決之以下則艱  
 大亦無足畏大勇之發自無俟於激切倉皇也按朱  
主孔注則謂東征在成王疑公之日故有緩而不切  
之疑其實東征在成王迎歸之後則事勢自稍從容  
公可坦然任事矣觀朱子自有定  
說則不必終以緩而不切為疑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  
 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  
 將言征伐之事而先敘國家多難又謙言以幼冲之人  
 當重大之任於人事所當為且無能自盡况能窮極天  
 命乎造進也進於明哲審度幾務以為其所當為則所  
 以迪民於安康而除其禍亂此以起下文求朕攸濟不  
 忘大功之意也格知至到之知確有見於天命以奉而  
 行之無所疑貳也此以起下文龜紹天明朕卜并吉之  
 意也稱王若曰者王迎周公以歸而武庚遂挾三叔以  
 叛於是王遂命周公討之周公乃傳王命以誥多邦言  
 雖周公之言命實成王之命非周公自專其事而特矯  
 王命以告多邦也若羣叔流言之日周公遽爾與師周  
不待王命則不當言王若日矣  
 公東征未必盡起多邦之眾然而大誥之者西山真氏

曰昭大公而一眾志非但防亂而已也曰猷曰弗弔曰已蓋皆當時方語如此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以予幼冲小子而嗣無疆大歷服是以心之憂懼若涉

淵水然而無可諉也予惟勇往求所以造哲而迪民康

者敷其文治以勅典章法度敷其武功以光大前人

受之命此庶乎不忘前人之大功矣予敢閉于天降威用

而閉之不行是忘前人之大功矣予敢閉于天降威用

乎蓋為所當為而不失則所以勉於造哲也除害去惡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委

則所以迪民於康也此以言武庚之當討也○此節用

字王介甫連下節甯王遺我大寶龜作一句讀言天降

威成王不敢拒故用甯王所遺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

吉凶而即天命也朱子亦嘗取其說以為非諸家所及

然蔡傳本注疏之說要自明白

靈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蠶

天降威用予冲人何能格知甯王遺我大寶龜所以紹

天之明命也昔者嗣服之初嘗即命于龜其告我曰有

大艱于西土亦我西土人有不靜者而及今果蠢動也

龜之紹天明為不爽矣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國有守

龜曰甯王遺我者鄭重之辭也龜紹天明天不言藉龜

筮以傳其意如介紹焉介紹以傳賓主之命蓋人之志龜筮以傳天人之命

氣本日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天地之鬼神即人心之鬼

神人之志氣有乖和則天地之氣機已默有相為感召

者第人心有用則動而難靜無以窺朕兆之微耳著龜

生而具天地之象數如龜背之文應三才十幹龜腹之文應十二支著草之生上有雲氣

天地之象數也故先王以為神物而藉之以紹天明

龜莢無心而人心以寅清之氣通於鬼神於是氣機感

應於自然而象數之變即著龜以顯焉此著龜所以能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委

紹天明也武王既喪而武庚有動搖周室之志三叔有

覬覦國相之心東國之人情未安西土之本根未固其

志氣之乖而未和固必有默動於兩間而先見於朕兆

者不足異也即就也就寶龜以受命也辭肇明曰即命與金縢即命于

元龜有大艱于西土有與西土為難者謂武庚西土人

亦不靜謂西土之人亦有自作不靜者指三叔也舊解

大艱于西土指流言于國以西土人亦不靜為有征討之勞不得安靜非是此皆龜所傳之

天命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武庚以少有土地人民而洪圖天命大紀其先世之緒  
敢於帝制自爲是固天討所必加天降威用在武庚矣  
然亦以其知我國有可間之疵人心內不相和是以乘  
間而起敢曰予復殷業而復以周爲鄙邑也左傳子產曰鄙邑  
也又宋華元曰過我日鄭鄙邑而不假道是鄙我也  
殷紀其緒反鄙周邦有大艱於西  
土也我國有疵民不康西土人亦不靜也於殷則指言  
之於三叔則隱之且有白反不慊之辭焉仁之至也  
今蠶今翼曰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盜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

今蠶承越茲蠶而言民獻十夫蓋必有與謀而定策者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堯

得賢之助以撫定殷邦而繼前王所圖之功正所謂敷  
前人受命不忘大功也得賢自助而後稽卜先人謀也  
以下之并吉而決大事之休龜能紹天明故也前此卜  
之不爽有明徵矣今茲卜而并吉不有以可必大事之  
休乎賢者之謀既所當從龜卜之吉又所不爽我雖不  
足以格知天命而天命亦從可據矣○或謂救甯武圖  
功謂撫定甯王之圖功意似可通然篇中皆稱甯王不  
應此處獨重稱爲甯武從蔡傳爲是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子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大義既所當討民獻又有同心其有不免於疑者或天  
心未厭商德耳今得吉卜則天降威用確有可知而不  
可閉矣故以此商之友邦君及尹氏庶士御事用以爾  
眾伐殷及其逋播之臣爾庶邦宜亦無所疑慮也此節  
承上起下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艱大以事勢言先王新喪王室未安師旅之興民搖財  
匱殷興一呼東方響集勞師遠伐勝未可知其事甚艱  
其關繫於王室之安危爲甚大也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堯

邦君室以事理言民不靜卽所謂西土人亦不靜我國  
有疵也王之叔父故曰王宮三叔皆邦君也作不靜者  
實在王室之懿親謂自反有闕無庸遂責殷遺也當此  
之時無動爲大我不東伐彼亦未必遂西姑自內脩待  
變而動如忿然一往兵禍連結事勢有不可知者故予  
小子及考翼皆以爲不可征而卜未可據也蓋庶邦之  
意在畏其艱大而又借自反有闕以文之憚於征伐故  
也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蠶繇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綏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靈考圖功

此因其艱大之說而以義責之也言事之艱大我何嘗不念之而紬繹以思則艱大有不容諉者允茲四國之

蠢動將必干戈雲擾繆寡不辜甚可哀矣及今不圖安

所謂造哲而迪民康者乎蔡傳言四國蠢動害及繆寡是言四國之毒民也林氏云

毒民以興師者豈為一己之故是繆寡之可哀凡子之

以興師征伐言也愚謂二義相兼語意始備

所當為則皆天之所使天既以此艱大者投遺於朕身

子冲人固當求朕攸濟而不暇以艱大為憂以義言之

則爾邦君及諸臣當有以安予之志曰無以艱大為憂

也甯考所圖之功不可不君臣僇力以成之可耳奈何

望

反以艱大為辭而憚於征役乎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靈王興我小邦周靈

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因其曷不違卜之語而復以往事徵之也予不敢違

卜不敢替上帝命也夫前而甯王下而小民大而家國

之興亡細而生民之日用凡有嫌疑莫不決於卜筮則

卜之不可違必矣蓋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神

物之前民用即天之相民也三山林氏謂十夫予翼則

哉此解今天其相民又天之明命其不可違如此今此

是一說然語意不順

朕卜并吉是天命之弼我不基以敷前人受命而奈何

其敢違之也哉畏字只是不可違意天命之為而不為

患之上帝命之命以命我行事言受茲命之命以受命

有天下言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靈王若勤哉天闕愆我

成功所子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

天斐忱辭其考我民子曷其不于前靈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子曷敢不于前靈人攸受休畢

此申言武庚之不可不伐即敷前人受命不忘大功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意也專呼舊人而言者以考翼尤羣

書經詮義卷之八 大誥

望

臣所信從又親見甯王之勤者故稱甯人之功以動之

也甯王勤於圖功要以造哲而迪民康以繼求甯觀成

之志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今此天之否塞艱難是天以艱大遺投於我

正我所當自任以求成厥功之所在蓋殷孽包藏禍心

至今日而肆為猖獗是正天奪其魄而啓迪我心殷孽

不盡除東方之國必不安而甯王之心亦不愜吾無以

慰甯王於地下子敢不終竟甯王所圖之事乎子惟將

極卒甯王圖事故子亦欲大化友邦君以無畏艱大誘

友邦君以其成厥功以追配於前甯人蓋君臣其任其

責也後兩子字為舊人及友邦君自子也唐孔氏曰三  
義不甚異大意准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同  
甯以勸民耳三山林氏是之而議其不當以甯王為文  
王新安陳氏曰以甯王甯人為文王固非以前甯人為  
武王舊臣蔡傳亦未穩玩文意則甯王甯人前甯人皆  
合指為武王恩按此節中間有大化誘我友邦君一語  
則下兩項語皆為友邦君矣意以我固不致不終武  
王所圖之功所爾舊人及友邦君亦不致不終武  
所圖之功所爾舊人及友邦君亦不致不終武  
傳已精無天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民獻且子翼以于救甯  
容異說

武圖功子舊人曷其不於前甯人圖功攸終乎棐字蔡  
言天輔我以誠信之辭亦本注疏朱子曰諸家棐字並  
作輔字訓此不可解後漢書顏師古注云棐匪通用  
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山屋許氏曰朱子謂棐匪  
通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而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諸  
諸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愚按許說甚順蔡天闕  
傳似費曲折但其考我民當是指民獻十夫說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聖

嗟我天之啓我以當厥功也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誠  
以殷孽為切膚之疾必速為攻治之若藥不瞋眩厥疾  
不瘳東征之舉不無毒民而不容已苟憚一時之勤恣  
則將贖前人之美功子舊人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  
畢乎天亦惟用勤恣我民亦字此節語雖雜遝而有條  
理篇中反覆要不外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不忘  
大功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敷語之意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救甯王大命

承上文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而言昔以于伐殷逋播  
臣告友邦君朕豈不思其艱大者第思甯王既有成勞  
而為之子者畏難苟安不思討平禍亂以安養斯民則  
况能望之以敷布典章光大前人之業而嗣無疆歷服  
乎彼敬事之考亦安肯曰子有後弗棄基乎是以事雖  
艱大而不敢不自任之及朕之身以救甯王大命也此  
復深破艱大不可征之說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承上文勤恣我民若有疾之意而言蓋四國允蠢繆寡  
哀哉此兄考所深憫也勸者長惡之意弗救即勸之矣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聖

此節文義終難強解按蔡傳中長其患三字是正解勸  
宮邦君室為言者願以管蔡為難耳而或謂王言譬之有  
友來伐其子則為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為是而不可  
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愚按此解甚是但解勸字與  
蔡傳稍異耳又或謂民養二字屬上句讀言有友伐其  
兄考之子以為所養而兄考乃安坐不救也如此說則  
兄考以喻邦君舊人然以為所養之語亦似無謂此篇  
文義多有難解處然深責諸臣為不可征之言者也  
姑從一說可耳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  
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以下復斷之以天命以終格知天命不敢替上帝命  
之意肆哉者欲其無畏艱大也爽邦者迪民康之功哲

即造哲之哲但此以指十亂言也迪知蹈行天道所以

真知天命蓋默契焉者也亦惟十人亦字對民獻十夫

昔之爽邦知命者亦惟十人何爾時則不敢易法而今

則不欲相從也先儒自二孔以後多以十人為即十夫

惟蔡傳分前十夫為民獻此十人為十亂疑蔡傳者謂

此節經文未嘗明指武王時事十夫為十亂疑蔡傳者謂

周公在十亂之數此處不應自言愚按亦字及爾時字

則此數語非指當時而指武王時可知矣爾時二字對

下今字言也周公在十亂中然予有亂臣十人是武王

成語此處又以成王之命言則亦只述武王舊語非周

下爾時罔敢易法句難說矣夫昔時以諸侯而伐天

子以小邦而攻萬乘則事之艱大而可震駭孰有甚於

斯時者且紂之昏亂毒痛非能有害於周則救民伐暴

之師宜若可緩然亦惟十人迪知天命越天堦枕則確

見紂之不可不伐民之不可不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是以決然伐之而無所疑畏卒以成康民之功越天堦枕

如朱子云堦與匪同則詩所爾於斯時亦惟十人之謀

云天難謹斯不易惟王意也

是從而罔敢違甯王之法矧今天降戾於周邦惟大艱

人大近而相伐於厥室其艱大如昔而災之切近過於

昔彼民獻十夫之謀蓋亦奉天之所命者爾乃謂不可

征欲予違卜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何今昔之不

相若乎此以下又漸說向卜去所謂天命俱以下作證

據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聖

于前靈人

予何敢曰格知天命然於天意思之熟矣武庚怙惡不

悛洪圖天命亦自取覆敗自絕於天者天亦絕之若稽

夫之去草不使遺害嘉禾理固然也今縱惡而不誅則

貽害於天下予曷敢使之滋蔓而不終朕畝蓋前甯人

有助甯王以除暴救民之休今日之天意亦惟休美于

前甯人汝其何可退前人之休以重違天意哉○稽夫

終畝意須甚會亦以武庚怙惡則天所必誅耳非謂天

有憎於殷遂欲盡絕其種也厥後武庚既滅微子遂封

周之於殷唯恐其不祀焉公之至仁之至也如謂新朝

聿興則其勝國之遺必欲芟夷及盡此則六朝五季凶

惡不仁之事夫豈聖王之心抑亦豈天地之心哉

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靈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天命無可據則賢者之能知天命亦無可據而固曰天

命不易天惟喪殷天休于前甯人以上紹天明卜之無

心則天命可信也然第曰從卜而已而不盡人謀是信

鬼神而違眾志又豈智者之所出哉予曷其盡用卜而

敢不汝從亦惟先揆之以理理之所當然即天之所命

如率循甯人昔者迪哲康民之功則在汝今日自當有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聖

圖功攸終指定疆土之理所以止物謂定安疆土也

氏曰指與者同左傳引詩者定矧今卜并吉則理之所

在卽天之所命可知矣肆朕誕以爾東征爾毋謂天意

難知也天理昭然不爽卜之所陳若合符節而奈何其

可違哉此三節皆以深折王曷不違卜之言也○此篇

首尾皆以卜言然下之以迪民康爲事上之以承先德

爲心參之以黎獻之謀揆之乎理勢之極則本非專用

卜者惟庶邦有不欲往征之意則不得不以卜斷之要

之卜之所決卽合乎理之當然則是天命無可疑是以

東征三年而人不怨缺戕破斧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公之心卒以大白於天下邦君御事雖一時有

畏縮之言大義所存其心固未嘗不曉然也噫此公之

所以爲大勇歟不然者必惟卜是從則又非所以爲聖

人矣

微子之命

首節一篇之綱次節卽崇德之心第三節卽象賢之

事末二節戒飭使就封致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望

也周人之命雅飭典則與商之說命不同與凡誓誥

之語益不同蓋史臣之所潤色周人所爲尙文也篇

內愷惻和平溫柔真摯有一體之意無彼我之嫌合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大誥 吳

有客振鷺二詩以觀又以見周室之至公至仁三代

而後其風渺然不可復矣○雙溪王氏曰泰誓牧誓

言紂之失至於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

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

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

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唯

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西山真氏曰此

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

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

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魯齋王

氏曰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久矣武庚誅乃加封上

公使奉商祀唐孔氏曰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

氏曰此蓋順樂記之言而文致之耳未必有據此惑

於歸周銜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夫箕子詔王子出

迪出者去其位也遁其迹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不

得已封武庚耳武庚既封商祀不絕吾何求哉此所

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武庚既誅商祀再絕微子於

此時不出是商祀果絕也賢者之出處如是乎是故

此書乃始封之辭非加封之辭曰律乃有民曰永綏

厥位盡懲勑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也樂記云投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微子之命 吳

殷之後於宋故孔氏以爲武王時已封微子於宋然樂記主於論樂而略言之不必據爲實也方麓王氏曰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忌同姓懲武庚事尤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蕃屏周室者爲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於上公其待遇爲益加嗚呼此周德所以爲至也○又按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猶稱殷爵者殷臣之客於周者也蓋雖爵爲上公而以殷舊封爵爲稱號至於後世子孫亦皆以微子稱之愚謂微子之命不稱宋公蔡仲之命不稱蔡侯一而已矣不必深爲之說也

書經註義

卷之八

微子之命

吳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武庚既敗周求微子於野微子懼殷之不祀乃出而來見於周有客之詩是也周封微子於宋而作冊命之呼之曰殷王元子重之而不敢名也崇其先世之德不欲使之不祀故擇其子孫之賢者象之使承其統古制然也考古有是典是以我崇成湯之德而以元子象其儀型使脩商之禮物而爲我周之賓客禮物不廢與周之制度同其休美傳於永久蓋好德之心無已而期望之意亦與爲無窮矣東萊呂氏曰聖人開一代之治必更

新一代之典禮按此非徒以新天下之耳目亦以法久偏而趨於平也周既受命商之禮物所不用矣而禮物之脩復命之微子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况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損益之理如循環焉先世禮物之不脩後聖有作救微補偏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之不脩故也○又按統承先王不過紹先王之緒而已脩其禮物脩而存之未必盡脩而行之不必如漢儒竝通三統之說也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此卽二王之後所得行者服色則尙黑尙白皆如其故其他則只是上公之禮

書經註義

卷之八

微子之命

手

下文云慎乃服命率由典常是矣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蓋古先帝王之後不能皆作王賓故只及二王之後而黃帝堯舜之後則謂之三恪云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者體之存寂然不動而萬象森然聖者用之發感而遂通而施之各當也廣周徧廣闢充溢而不窮淵靜深有本發微不可見也功者德之發德者功之本加時垂後互言之耳湯之德如是後王之所當崇而不可忘



者也金華時氏曰後世傳記多謂湯尙嚴商人先罰而後賞不知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模未有不出於寬者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愚謂傳記之言每難作據成湯撫民以寬非如子產遺愛子產之政多嚴者救時之良抑本不足也桀方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而成湯以萬方有罪爲在朕躬惡在夏寬而湯嚴實代虐以寬耳商末怙侈滅義服美於人利口惟賢而周則文王卑服政貴有恆辭尙體要惡在商質而周文實矯文以質矣惟是商之法制或詳於夏故人見爲嚴周之禮樂益備於商則人見爲文耳此風氣運會所開湯武何心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微子之命

至

於偏尙哉新安陳氏曰成湯之寬乃自齊聖廣淵中流出加時垂後之功德之源也此爲知言也矣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踐脩厥猷履其實而脩之於身也自帝乙之時箕子恆欲立之則其令聞舊矣恪慎者踐脩之實心踐脩厥猷卽克孝之實事脩身繼志孝之大也本恪慎克孝之心以事神接人則於神人無不肅恭矣是其德之著也其德如是是誠厚而不忘者故成王嘉之謂以是肅恭於神者享帝則上帝必於是歆以是肅恭於民者治民則

下民必無不祇協惟其能踐履成湯之道是以宜象成湯之賢故用是建爾于上公以尹茲東夏也通節一氣說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不必如張子韶真西山分內外說橫渠張氏云克孝內也神人外也西山真氏云恪慎此意甚善而玩本文上帝時歆亦謂其德之足以克享語氣則不如是分也天心中不必因宋有郊天之典而云然也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恩謂宋固有郊天禮然不謂是也武王命康叔亦曰惟命不于常豈必衛亦受天命爲天子邪湯爲皇天所眷佑下民所歸心以王天下而成周乃復以上帝時歆下民祇協望之微子此後世所疑忌而不欲言者三王之公以善養人初無彼我之見者如此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微子之命

至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乃汝也敷乃訓本其恪慎肅恭者而敷之民也服命微子所受上公之服命仁山金氏曰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飾典常則昭代所頒之典禮常法爲侯國所當率由而不可踰越者亦惟本其恪慎肅恭者以慎之由之也以此恪慎肅恭者質人民謹侯度卽所以上蕃王室前弘烈祖下律有民而永安其位由此而毗予一人以蕃王室者輔其君也世世享德以弘烈祖者垂之後也萬

邦作式以律有民者廣之天下也永綏厥位且俾我有周無斃則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在是矣此一節卽使之統承先王脩禮物作賓王家之實事而深以望之微子也○東坡蘇氏曰方武庚叛後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愚按弘乃烈祖此統承先王也然慎服命由典常則所以脩禮物而作賓王家者亦非竟用天子禮樂矣蓋用天子禮樂者惟是享於成湯之廟及郊以契配耳其他則只上公禮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祀宋以二代之後周不敢忘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微子之命

垂

禹湯之德故使杞宋統承先王魯禘文王於周公之廟而郊配以后稷夫何以辨上下哉或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王未之許而魯遂自用之理或然也○此殷後也而望之以蕃王室毗一人在周王無取商天下之心在微子亦瞭然知天命之靡常天下在周猶在殷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此之謂乎然此固非所語於魏晉宋齊之世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致丁甯之意也休美其政則不替王命矣其所當休者卽上文之所命是也溼野呂氏曰微子之命義而仁信

而有禮其賢王誼辟之志乎

康誥

此篇以明德慎罰爲綱蔡傳分節段甚明篇內言用罰甚詳蓋因康叔所封正得紂都之地習染已深不得不嚴之以罰亦刑亂國用重典意也抑康叔長於明刑者故其後爲王朝司寇而康叔於諸叔爲賢武王之所樂與語也故雖詳於言罰而愷惻審慎實有不欲用罰之心故欲其以德用罰且終之用德不用罰焉然則要欲其取法於文王明德而已○朱子曰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垂

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已意以告之乎胡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又曰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

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幼姪先叔之理仁山金氏曰逸周書武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霍封叔處以衛封康叔凡封於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耳其實康叔亦監殷也愚按此不為康叔之命而曰康誥篇內語句零碎重複諛懇蓋家人兄弟間對面相告語史之載言者隨筆抄錄成篇非冊命體也若至成王而始封康叔則叔父之尊自當作冊命以命之不當既奉王命而又遂述己意以丁甯告戒之矣且篇內稱王曰者非一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誥

而其辭則皆以兄告弟之辭魯齋王氏云康叔為武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辭也又武王慮殷民之難化所以舉其甚親者任此責也斯言蓋為得之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浩大誥治

蘇傳云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更補在洛誥篇首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侯者諸侯之長庶邦小侯舊國皆附屬焉即所謂監凡監殷者皆孟侯也凡殷時小侯既無功德可以增封又無大罪可以削奪則皆仍其舊封而使親侯大國監之故特謂之孟侯也曰孟侯重其責也曰朕其弟親之也小子者親愛之辭新安吳氏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誥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丕顯考重稱之辭所以悚其聽也德人所同得而惟文王能明之所以能新民之本也得人心所同然而人自觀感而化矣罰人之所畏而文王必慎之刑期無刑所以為新之輔也此文王所以造周而首為康叔告欲其近取法於文王也方麓王氏曰罰謂之慎言輕重適當耳蔡傳引左氏務去之之謂何也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古聖人明刑之本意也後世鮮復知之矣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後世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觀下文初言慎罰次言以德行罰終言不用罰而用德可以見務去之之意矣愚按分言之則德陽而罰陰二者不容偏廢故並言之合之則慎罰止明德中事耳不能使民不罹於罪德之薄也復忍而輕於用罰仁者之

心安在哉能自治而全其所性之德則惻隱之心油然而於罰自不容以不慎仁人能好能惡民亦自不犯于有司矣慎罰豈在明德外哉大學一書首言明明德而次以新民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大學與康誥所言相為表裏如此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考

仁聖之心寬洪惻怛其包含徧覆無不周遍雖鰥寡之微且賤亦不敢侮舉其至以見其全也不敢侮則德意有加而罰不妄及此以見明慎之實矣庸庸祗祗威威天命天討皆順帝之則而在己無一毫私意焉此明德慎罰之施也肇造猶言造端始於家邦施及鄰國於是西土皆親暱而尊戴之焉民心即天心民心所歸則天命所予蓋惟文王之德有以合乎天人之心是以天命集於文王使代殷而有天下天下之國皆化於治天下之民皆嚮於善焉是文王造周之實也乃寡兄勗者勉勉於文王之德而不敢怠用以成其未成之功也夫文

考以明德慎罰者造之於前而寡兄勉之於後故今小子封在茲東土撫茲東土其可忘所自而不思所以明德慎罰歟以殪殷為文王之功而武王之事則只以勗之一字盡之明是武王自述而不敢居功之辭其非周公之辭明矣○衛居邯鄲之西管在其西南蔡在管東南霍在衛西北是地相比近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美

念哉二字承上起下文所言皆念字中所不容不盡之事也康叔任治民之責然人知治民之難而不知自明其明德之難文考之德近在家庭敬以述之紹其所聞之德言而服行之顧所乂者殷民則殷先哲王之德又近而可儀型者也往敷求于殷先哲王而得其本心加民者又不遠以惟商之耆成人而得其心以宅諸心而知所以訓民之宜猶恐其未足也則又別求所知所行於古先哲王以為康保殷民之本使吾心之所得於天者弘之又弘以盡其量則德裕於身而王命可以不廢矣今之往治殷民者其將在此夫文考之明德至矣

又必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不遠惟商者成人又別求聞由古先哲王非文王之德猶有不足也家庭雖近而文德淵微恐所聞不足以盡之文考之與殷先哲王及古先哲王時異勢殊其事或有不合其接則一是宜參觀互考得其所以宅心者則知其所以異而又知其所以同然後而此心之知無不盡而此心之用無不宜德無不明治民之本裕於身矣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宏于天蔡傳以此心之天言而取諸大畜之義蓋人之所得乎天者萬物皆備此心之體也顧此心之知以虛而受而事物之理以實而交二者交相證焉而後所知為有可據苟不由學問之功以宏之則此心之天亦有所未盡矣故象傳曰天在山中大畜謂人心方寸而廣大如天也君子必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謂人當從事於學問以盡其天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彼謂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為致知為善去惡為格物者其謬於經不已甚歟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李

上節教康叔以學問之事此乃切康叔之身而言之民之疾苦在乃之身此所以不可不敬也朱子曰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天可畏而斐忱民情可見而難保不敬則忽之而無以保民矣朱子嘗云斐與匪同則此當云天命可畏而非可信是即惟命不于常之意也然如蔡傳解亦自安民情大可見欲惡其大端矣以欲惡公之民則足以保四海以欲惡徇諸己則病民無所不至然非能誠意正心以熟其仁者未能盡好惡之正此小人所以難保也盡其心所以求仁忠信以得之也苟安而好逸豫所以自徇驕泰以失之也盡心而無康好逸豫則舉所應適紹衣敷求遠惟別求聞由者皆實踐於身而盡之以出而加於民乃其所以又民矣弘于天而心之體備自盡乎此心之天而又民之用行內外人已知行體用皆無二道也又引所聞以申戒之事無大小皆所當敬不遺於小而後大者可盡惠之懋之皆敬以盡其心而已惠不懋懋不懋二語蔡傳未甚分明而講者有說焉一則曰所以致怨者惟由其惠與不惠懋與不懋也此兩歧之說也一則曰能惠其所不懋懋其所不懋也此兩歧之說也亦覺未安一則曰致怨不懋與不懋之當順者而不順行之當勉者而不勉則拂乎人情而怨謫與焉此說與上文為順而理亦足宜從之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李

言汝雖小子而汝之事則在弘上之德意以和保殷民汝亦惟當有以助王宅天命而作其自新之民也蓋非敬以自明其德則無以及此此所以深爲康叔望也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二南之德化廣矣所未被者惟紂都以東北耳紂都之民習於紂惡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攘竊成風庶羣自酒污染已深狎難嚮化而康叔所封正處妹邦之壤則化民成俗之難尤有異於他國者聖王睹一方之未靖一民之未化皆引爲惻瘵於身故其所以告康叔者益爲肫懇而詳盡其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曰應保皆欲其以德化民動其好德之天良使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之知所自新委曲而保全之也民性本善好德之心其所固有果能自明其德民未有不思自新者因其自新之念而鼓舞振作之使日化於善而不自知則康叔之責盡而武王之心慰矣故言明德之事而終之以作新民民無不新而後明德之量始全也德原於天而被之民民有未新則天之所以命我者未盡其責矣非所以安天命也故望康叔之弘王應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宅天命云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德明而民化所以乂民其有不化乃不得不刑以威之刑之不可廢也刑欲其明明本於敬存一刑期無刑之心則其於用罰之際必有不敬苟然者矣人有小罪二段錯舉以見用罰之權衡殺謂刑之也按殺字不必是宮有事於制割皆可言殺新安陳氏疑小罪怙終不應遂至於殺因以自作不典句爲敗常亂軌罪雖小而實乃亂之原故不可不殺此刑故無小怙終賊刑去稂莠太委曲以看殺字太泥也刑故無小怙終賊刑去稂莠所以全嘉禾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仁山金氏曰過自己災原人情所以存忠厚二者皆以不忍用罰之心不得已而行用罰之事東坡蘇氏曰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眞人於必死之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則雖不欲敬以明之而有所不敢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人罪之大小不一而用罰之輕重有權如上文所云故敬明之者要宜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宜必使之不失其倫則用罰之意大明而足以服人民服其用罰之明斯戒勅而勉於和矣然此以罰服人而民之畏罪出於勉也必也於用罰之際有哀矜惻怛之心第以留一惡人恐足以敗常亂俗而反爲害於善良故不得已

而必刑之如人之有疾必去其疾而後足以全其生所謂以生道殺民者則此不得已之心足以感民而民亦曉然於爲上者好生之德所以能畢棄咎也然此猶所恃者罰禁之於已然未能潛消於未然也必也念小民之無知而犯法如赤子之無知而入井則務爲養之以給其欲使不至於人欲之橫流教之以範於禮使自得其好善之天性潛移默奪於其心而委曲以保全之使治日用飲食由之而不知則又不徒畢棄咎已也此節三段一層深一層若有疾已含以德用罰意若保赤子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已含用德不用罰意舊作一頭兩腳分去惡保善平看者未是蔡傳分去惡保善者去惡于不得已而保其善心於平時非分兩項人共承大明服說下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又口二字當在刑人殺人之下

言不容一毫私意也又曰者丁甯之意廬山胡氏曰若

疾若子以待吾民可也可輕以刑殺劓刑之哉黃叔憲曰周禮

五刑無劓豈劓刑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上文言不可不敬明之意此以下示以敬明之實庶獄

非人君所兼故外事付之有司而已小事及庶民之獄事及貴者之獄則必達於人君如噓嗚之九事決於大司而法必循乎國憲故曰法陳時臬

臬入尺之臬立木以表測日影者故有爲法之義又大門兩扉之間古者立木限之禮記曰士大夫出入君門由臬右是也亦有準限之義東匯陳

氏以爲門法因乎舊則民易知故治殷民可用殷法新

陳氏曰此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

來何以師用殷法哉命見得此爲武王之言然必擇

其有倫者師之蓋罰經殷紂之餘不能盡如其舊而法

久生弊未必盡宜於時惟擇其有倫者陳之爲臬其他

當更有損益然後付之有司使師而用之雖外事而不

敢忽亦敬明之事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雷

要囚必達於君曰要囚則死生所繫不可以不矜亦國

憲所關不容以姑息者也三山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

日五覆奏正得周之遺意東匯陳氏曰今世大辟囚已

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新安陳氏曰歐陽公述其父

崇公典獄每爲囚求生道嘗曰爲之求生道而不得然

後我與死者俱可以無憾矣亦合此意愚謂此三說皆

以言求囚之生其意善矣然後世覆審朝審往往經年

不決實則益資弊實使有罪者得以幸生而含冤者不

報耳用罰之寬亦觀乎用人行罰者爲何如也服念五

六日或至于旬時則其情亦宜無不得矣經年不決則

何爲也哉疑獄法與眾共之眾疑放之可耳爲囚求生

道求之貴喪於法如思其爲枯終爲害災爲待教爲不

待教之類故議獄緩死取於中孚若預存姑息之見感

於陰陽果報之說則縱惡而已豈聖人之事哉三代以

與二代相此例也瑤泉申氏曰於服念見矜恤之仁於

不蔽見明斷之義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日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陳時臬事陳列常法使法與事相麗其權於罰則斷之以殷彝此卽上二節事外事師殷罰有倫則不蔽要囚亦用殷罰蔽之也義者制事之宜用其合宜者則不盡泥殷罰而有所變通於其際所以爲善用成法者也不泥於法亦不遷就已私而惟是義之與此皆服念中所斟酌而出之者敬慎之至也三山陳氏曰師殷罰有倫謂有敘也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卽上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如是則宜亦遜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而時敘矣曰子未有遜事此歉然不足之意宜然如自謂已盡卽其不盡之心凡事皆然而於用刑尤所深戒且保赤之謂何民已不免於犯刑而猶曰子已盡遜哉兌陽劉氏曰戒泥古戒徇己慎於用罰之前戒自滿者慎於已中之後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用罰者事而所以慎之者心曰若有疾曰若保赤曰子未有遜事皆根於心之仁而已康叔蓋有仁民之心而不敢自用者武王深知之故以保父殷民之責任之而又欲其體已之心弘已之德以無負於殷民故將言用

罰之事而先以此發其端其望之爲甚切也此節意重

下句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罔弗慙此以下歷舉罪之不容不刑者以見用罰之例要之以天理人心爲斷則得罪者在人而於己初無與也姦宄卽謂寇攘殺越人于貨卽其寇攘之實此皆其所自得之罪自得罪所謂賢不畏死也越頭越其人也謂傷人也惟其自得罪故卽以其所自得之罪罪之蓋其人爲天下人所同慙非以己之私惡殺之也孟子曰此不待教而誅者也誅一人以除天下之害而何容不誅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予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

元惡固人所大慙然忍於路人而非忍於父子兄弟處父子兄弟而有忍心則亦何所不忍矣是其惡雖或未至於殺人越人而其泯亂民彝則有甚於寇攘姦宄衰季之世不復知加以罪是宜於我政人得罪刑以義起文王有成憲矣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政人者所



以正人之不正人倫之混亂不正孰甚焉既于民彝混  
亂卽以其所當得之罪罪之非已之私惡也曰速由文  
王作法是殷彝所未及而文王肇脩之者也孫岑孫氏曰想周禮大司徒不孝之刑不弟之刑是文王所作法曰速曰無赦以殷民桀紂之惡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有非一日而教之不改者故不得  
不以罰嚴之刑亂國用重典意也○以罪之大小言則  
殺越人者死刑也不孝不友未必死刑而其情則重故  
曰矧惟不孝不友如十惡不赦是也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療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乃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教者固宜大寅之法

夏字訓法是蔡傳會意訓之按爾雅夏訓職漢孔氏云夏

常也唐孔氏曰猶楷也

然小民之惡未必播惡於眾今以訓人正

人之官而爲邪說暴行以惑其民不念其君不用國法

如析言破律亂名之類則上療其君而引惡於下是不

惟一人一家之惡而且陷天下後世於惡小民之愚未

必知惡之而或且譽之從之故惟朕愍朕心朕德惟乃

知則汝宜有同愍宜速斷之以義而誅之義有當誅亦

非一人之作惡也○按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

作蓋當紂之時別播敷以造民譽者多有之矣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索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吾弗爲之矣迄於戰國揚墨橫行老莊申韓孫吳  
蘇張之徒若蠶起焉揚墨之害得孟子闢之而廓如然  
而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至今未已後世  
之異說播敷而造民譽者不可勝數是瘵君引惡莫此  
爲甚道德何由以一風俗何由以同也嗚呼誰知愍之  
亦誰其殺之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又

瘵君引惡者臣之罪然不能自明其德以正家而正朝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奎

廷則亦惟君惟長之故君長一國者不能厥家人越厥

小臣外正而使之得依勢作威倚法以虐以大放王命

是非德用治也君長能辭其責乎朱子曰乃非德用又

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爲威虐汝之爲此欲以

德父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焘按自凡民自得罪以

下至此皆欲其嚴於用罰之辭然用罰之嚴而保赤之

意卽寓其中非忿疾於頑也正欲其以德父而已仁山

曰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卽小臣諸節外正卽庶子

及正人也愚按此節亦字分明蒙上節說下然上文言

播敷造譽而此節言威虐似不相蒙抑知播敷造譽以

召其黨則必威虐於非其黨敢於瘵君放命未有不作

威虐者如齊之田氏厚施以市民其於二惠高國諸室

非威虐乎不能二字正有無能如何之意朱子斷謂姑

息也時解有以惟威惟虐二句貼君仁山金氏曰臣者

長言謂不能如彼而如此者非是

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不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君

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

道也此節蔡傳欠明蓋不能訓其臣之下當有一使字至若康叔口不能用上命矣則是我在言外非以此解大放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典如邦之六典刑典亦其一也敬典亦即慎罰之意乃

由裕民由敬典以裕其民也上文所言皆敬典之事其

必於用罰可謂嚴矣而以為乃由裕民者刑所當刑因

書經詮義卷之八 康誥 堯

民情即天彝維政教有敘明服之事也凡有害於民生

有背於民性有惑於民心者必務去之若有疾之志也

嚴著之憲典明示以好惡之公使民知所戒而不敢犯

若保赤子之心也敬之云者服念之而不敢輕蔽權於

義而不即於私則其不忍之心有積於其素而油然於

用罰之間者民之裕也不由是歟新安陳氏曰前兩言言裕民何其舒緩蓋始欲其以刑濟民以戒懲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民以容養人之善心其緩其急並行而不肯也愚按用罰之嚴即所由罰可蔽以殷彝心則以裕民之道陳氏看作兩截非是

惟文王之敬忌惟文王之所敬亦敬之翼翼乎求所以

康民也文王之所忌亦忌之凜凜乎惟恐其害民也是

則義正之威實本於仁育之德以是期裕其民曰我其

有及於文王是誠能默體朕心朕德則予一人以懌矣

言慎罰而歸於文王之敬忌以德用罰之意也方釐王

氏曰言明德以作新民終之言慎罰以敬忌終之明德

自內而達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又曰文王克明

德語其實曰敬止克慎罰語其要曰敬忌後之欲明德

慎罰者師文王而已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聖王之又民也德化為主而刑罰以輔之刑者聖人之

書經詮義卷之八 康誥 堯

心所不得已也德者天理之正人性所同以之處事則

吉以之宅心則安人君為政亦惟導期民使適於吉康

之域而已故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而

豈其忍於輕罰歟康誥多長句我時其惟至况民性本

善習俗之染非其本然導之以所性之本然民未有不

感興而歸往者苟不能道之以德而徒欲齊之以刑則

賞民而民不知所勸刑民而民不知所懲有刑如無刑

矣不言世德作求而言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者

以其處殷之地治殷之民故也此蓋言當自明其德而

後推之以慎罰不明其德則亦無以慎罰所謂以德用

罰也卽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意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殷先哲王非廢罰者也然要惟德用康又民罰之行皆其德化之苦心也予惟不可不監于殷先哲王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心其爲德所不能化而後不得已於用罰焉究之民罔迪不適此理之必然者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之屢矣而未能同歸於善此非必民之無良亦我實涼德不足以化民耳爽惟天其以是罰殛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圭

我我何敢怨蓋一夫之不善一事之獲戾莫非予不德之所使况殷民之穢德尙顯聞于天子敢不自思明德以化民而輕言用罰乎予惟不可不監至罰之行十五二字蓋當時語愚謂此二字猶當時方語之可以意會其他方語尙有在今不可解者又按殷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則是殷民之習於紂惡未能遽以自新而武王心乎殷民惟思以德化之使之同歸於善用罰本非得已非徒欲殷民之我服而已也至以殷民之未同而明思天之罰殛則是武王固以殷民之化否卜天命之從違故以助王宅天命望之康叔其慄慄危懼反身脩德之誠至矣是故讀康誥三篇而後知

武王之爲聖人在易觀之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孔子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武王之謂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靈不汝瑕殄

敬我者敬以明德也罰以輔德之不及德所不能化然後不得已而用罰是之謂以德用罰然則專務於明德則刑罰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可矣蓋德者陽之舒也罰者陰之慘也陽可統陰罰亦德之用也以對待言之則陽主生而陰主殺矣一代之治體視乎人君之所尙人君而惟以德化爲務則其治可臻於和平民所涵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圭

濡無非德也人君而一有用罰之心則其治必流於刻覈政令所行無非罰矣故先王之慎罰也非徒慎於罰也務去之之謂也慎罰而務去之則是用德而不用罰矣是故用罰非作怨而一有用罰之心則作怨矣用罰亦遠謀而一有用罰之心則用非謀矣用罰亦有常經而一有用罰之心則用非彛矣無有作怨勿用非謀非彛惟斷之以實心以大取法於古人之敏德如紹聞衣又進而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不遠惟商裔成人又用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皆蔽時忱丕則敏德之事也以安汝之止惟厥攸居宅心也省汝之德惟時惟幾察也使德遠乃之謀慎脩思永使之弘不競不綌不剛

不柔敷政優悠以漸摩其民而使之自化

前所云康保民知訓康保

民皆裕乃以是則刑罰可以不用此朕心之所厚期也

汝能如是則不汝瑕殄矣方麓王氏曰明德慎罰初以

二事分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又言以德用罰然日用

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無刑必至於不用而後為至

治故終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愚按用罰

非聖人心也般民方習於惡以治亂國則罰不能不用

耳廢罰亦非聖人事也使罰果可廢則篇中慎罰十二

節之言無庸贅矣蓋時事有不得已而用罰之事而其

用罰也則必以德用之不敢專恃乎罰焉要其心則惟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三

存用德不用罰之心故乾乾於明德必使民皆化於德

而罰可不用而後已焉是以周室文武成康相繼而卒

至於囹圄空虛也不然則此篇所言疑於自相矛盾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此復以天命丁甯之蓋文者以明德慎罰者受天之命

而武王承之武王求所以宅天命而期於康叔之助之

誠以命不于常惟德是予也故誥辭將終而又戒以當

念明其服命質民人以謹侯度高其聽無忽於所誥之

言用之以康又般民民心安則天命集所以自固其命

即所以助王宅天命也○肆字復齋董氏以為語辭○

服命侯爵之服命侯伯七命衣七章車旂之飾享獻之

之命篇所云慎乃服命相同或謂服命謂所服之命指上文誥辭言非是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般民世享

遣使就國而復以敬典丁甯之典所當敬守而所誥之

辭又有益宏於典之用者乃者難辭以般民世享則天

命常保矣○此篇辭雖煩碎而脈絡貫串義蘊宏深情

辭懇摯是武王第一篇文字宜深玩之勿徒畏其艱澀

也

酒誥

書經詮義

卷之八 康誥

七

此誥專為沫邦而發而蒞沫邦者康叔故誥蒞之責

康叔任之惟其任之康叔故首述文王蒞酒之教次

教以蒞沫邦之命遂呼康叔而動以蒞酒之效因述

般先哲王之不敢湏酒以興後嗣王之沈湏于酒以

亡以為法戒乃責之康叔之身以正其本終復嚴其

禁於沫邦焉首尾貫串非二篇而誤合也○復齋董

氏曰古之為酒者以供祭祀取其馨香下達也以奉

親老取其能養陽也用之冠昏賓客取其能合歡也

然賓主百拜而酒三行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

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甯不謂其太甚已而

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世何莫非酒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如下妹土二節之命明者命康叔為明之也○草

廬吳氏曰康叔封於妹邦武王有康誥之篇矣又特誥之以此俾教戒其臣民使勿瀆於酒也○薛士龍曰妹

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今衛輝府淇縣之北有妹鄉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誥

酒非佳味而嗜之者眾以其辛薰之味性少飲之足以動盪血氣調和筋脈使人陶然暢遂然多飲過量則必昏人神智亂人性情是以酒流生禍蓋自古有然不然亦廢時失事也是故西土庶邦雖遠於商邑而文王之誥誌之者且致丁甯焉朝夕言其誥誌之勤惟恐人忘之也祀以馨香達於鬼神故不能廢酒因謂天之降命以肇我民為酒者惟元祀之故曰惟元祀則其他若皆非所用矣誌之之辭也曰天降命者稻稌有可酒之材在人有釀酒之智則是亦天降之命也○穆考只從昭穆之次為長觀周詩每稱武王為昭考可見少正官之

副也孔疏引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管蔡邠霍魯衛毛耶邴雍曹滕畢原鄆郈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朱子亦嘗用其說孔疏又云庶士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事以卑賤更別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上文言酒之用則曰天降命此以言酒之禍則曰天降威方麓王氏曰天理不在人心外順之則為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滅天理天安得不降威乎民以酒喪德其流之生禍則亦喪身邦君以酒喪邦亦必自喪德始互言之耳此以言酒之不

經書詮義

卷之八 酒誥

美

可不誌也○文王之誥如是則是前此已有酒酒喪邦者矣後文獨以紂為監者以其近而禍大且殷民所親見也○朱子曰張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邦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然不至於暴殄而已衣食而至於窮奢極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

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  
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  
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沙泥之濁而窒  
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激其沙  
泥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

此所謂小子者公卿之子弟國子之倅也故有官守職  
事爲所當盡凡人而嗜酒則必至廢事務盡其官守職  
事則自無瑕於彝酒惕之以有正有事所以節其嗜欲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七

之流也越庶國者自本國之小子以及庶國之小子有  
正有事者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故飲酒亦惟祀謂  
飲福及旅醕無算爵燕私之禮也將者捧持之意以德  
將之如獻醕交錯以禮行之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德將無醉之謂也人惟不事其事游惰自安又此心蕩  
然無所畏忌然後酒得而亂其性情無德之謂也若常  
有以檢其身心而不敢放則酒亦安得而醉之夫既無  
彝酒矣及可飲之時而又必德將無醉此文王之所以  
避酒禍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民間之小子文王不能親爲誥教故惟使民之父兄  
自爲迪之迪者以身導行之非徒告戒而已也天生百  
材所以養人而皆興於土物土有宜寒煥高下剛柔燥  
溼五土所生之物不必相通而民之生者各安其所居  
皆足以收其利是故黍稷稻麥各惟所食絲麻皮褐各  
惟所衣居山則麋鹿居澤則魚鼈各惟其所爲禮其若  
耒耜釜甌居室舟車成於百工亦因俗制宜各惟其所  
利用民生不見異物則無侈心而勤於職業無侈心則  
嗜欲不流勤職業則財用不匱財用足則易與爲善嗜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七

欲寡則難與爲惡俗之所以醇也自夫民見異思遷志  
淫好僻而遠方之物叢至遠方之物叢至則耳目之所  
營日雜而口腹之嗜欲日流視土物爲不足愛習侈靡  
以爲可常荒本業而事游蕩忘稼穡之艱難土肥則居  
佚思淫而忘善土瘠則衣食不足而盜心生焉民俗之  
惡有由來矣是故父兄之迪子弟也能迪之以惟土物  
愛則厥心臧矣固未有知愛土物書爲勤儉而猶敢於  
洩酒者故不必言愆酒而愆酒之令已行也至於爲子  
弟者則惟是聰聽祖考之彝訓不敢以細行而忽之自  
謂無傷則大惡積矣方麓王氏曰孔子曰不爲酒困孟

子曰禹惡旨酒此慎酒之在聖人也果可以小大言乎是故理無大小自聖人行之則皆至善無大小自君子蹈之則皆吉惡無大小自常人戒之則皆善越小大德活看其意則謂慎酒非小德也說者謂小大二字綱常倫理謂大德慈酒為小德非是○惟曰二字文王使民迪小子之辭非民感文王之化而自迪其小子之辭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及下節武王所以誥諸妹邦者嗣者勤而不息純者一而不分奔走謂服勞奉養也肇經營趨事之事考長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芑

父母互言之耳農者民之本計妹邦土田沃饒但殷民當紂之時習於酒酒之化游惰侈靡不虞天性而草竊之風起孝友之意衰矣命之以嗣其股肱純藝黍稷以奔走事其父兄亦即有正有事惟土物愛之意且迪之以孝弟之天良蓋不惟恣酒之為亦所以格其心而端其本也服賈末業習於贏奇非若本計之良然懋遷有無化居亦四民之所不可缺者而朝歌為紂畿甸紂方營於象箸玉杯奇技淫巧則四方之商賈萃焉斯民習見而效之其逐末者多矣逐末者多未能盡抑惟導之以孝養父母則庶幾不忘所本亦善心所由生也為農

為賈皆以勤於職業孝養父母為心必其奉養無缺有以得父母之歡心而後敢致其潔厚以用酒蓋因歲時伏臘而聚家人之樂飲酒如是是亦聖王所不禁也恣酒而導之以飲酒之道飲必以道則無彝酒矣聖王之不必絕欲而以禮防欲者類如此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節字句艱澀難以強通大意謂爾大能宏其孝敬之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中

心以羞養耆老養老之禮如天子諸侯養三老五更於飲蜡皆是惟君二字蔡傳闕疑仁山金氏以惟訓與謂猶羽毛惟木之惟言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儀禮君燕其臣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按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此以羞耆惟君為二事也方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無敢不醉飽榮君命也此以惟君二字即爾因合耆老切羞耆言也竊意金說為長然不如爾因合耆老之歡而飲食醉飽抑或大自思惟實能反觀內省其動作云為皆有合於中正之德則庶幾可交鬼神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以宴樂此即越庶國飲惟祀之意介字正也祭畢而飲福燕私其副也新安陳氏謂介者剛介之介與下剛制于酒相應仁山金氏云介介福也按此皆礙語氣自以則是能無廢職業為天之所順而王亦副字之美為長不敢忘之也事神難於事人故有不惟觀省之說抑亦

因事神之心而導之使稽中德也臣之職業非第養老祭祀然必於羞者饋祀而後飲酒則平日之勤敏正事而無彝酒可知商俗經紂之播棄黎老昏棄肆祀則其不知養老不事祭祀久矣故矯其俗而特重言之抑由親及疏由生及死皆自孝養父母而推廣之君子之事也導之飲酒者愈寬而恣酒之意愈嚴因之而納於禮教之中以成其德不必強制其欲以遠乎人情聖王之教之所以可行而不滯也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全

誥恣妹邦之命使康叔明之故此特呼康叔而告之因以今之受命賴諸臣克用文王之教之故亦欲康叔於妹邦克用今日之教於以助王宅天命也棗徂二字終覺費解蔡傳之說依孔疏也西山真氏曰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與而王乃以克商受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墜失天命則謹酒受命又何疑哉愚謂國而酒酒未有不亡然而徒曰不腆於酒國固未必以是興也武王斯言爲恣酒言之耳然使文王而不能恣酒不克使庶邦克用其教則周亦何能興固不必以辭害志也○新安吳氏曰三篇皆武王

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爲三篇無一言及武王若果周公之言則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

王曰封我閭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衛居殷地故歷舉殷之興亡以爲法戒又事在勝國之近得之耳目者爲有明徵也成湯之世已遠故曰聞人之縱欲也生於無畏知畏天顯則我之所以承天者不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全

敢少有所違知畏小民則我之所以加民者不敢少有所忽是以經德不回而已之所得於天者以無失秉哲不惑而天之所以命有德者無不彰是眞能迪畏者也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又曰味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招俊乂啟迪後人湯之自言曰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是觀之湯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所可見矣湯之垂統如是故自成湯至於帝乙皆能成王畏相如太甲之惠阿衡而克終允德大戊之聽伊陟而天命自度高宗之恭默思道舊



學甘盤旁求傳說皆法先王之經德以自成法先王之  
秉哲而畏相者也君能成王畏相故臣之御事者亦皆  
厥業有恭君臣之交若魚水焉無或爽也按一說裴與  
則裴者敬主于中而文見乎外之謂  
記曰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謂嚴敬也方麓王氏曰君以  
論相為職相以正君為職求其正已而非求其適已取  
其可畏而非取其可愛則能成王畏相矣正君者以獻  
可替否為事而不以趨旨承意為能以經世宰物為心  
而不以榮身固寵為術則誠厥業有恭矣君臣之相率  
於敬畏如是則暇逸之不敢矣况崇飲哉○商王之越  
酒非有明文不敢崇飲從敬畏而不敢暇逸中想度出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奎

來○人君而曰畏民畏相後世所不肯言也可畏非民  
已自禹謨言之畏相二字則自此篇發之然以觀後世  
之君稍能畏相者必賢君也後世之相稍能令君畏者  
必賢相也王方麓之發明亦既著明深切矣厥后自聖  
而大臣習於諂諛國欲治也胡可得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惟君相交相迪畏是以內外臣工無不知所敬畏為悉  
數之所以見商先王風化之盛教澤之遠也伯謂諸侯

之長百僚統御事之大臣以下而言庶尹庶官之長亞  
其副也服服奔走者宗工又百僚之尊者也百姓里居  
族姓大家與致仕之老也不敢者猶若勉然不暇則自  
不洎矣所以不暇者天下無無事之人以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祇辟則所為不暇之事也人君以天下臣民之  
德為德一人自逸而外於德化則非所以助成王德顯  
尹人以宣王之德化者助君一人自逸而不助其君則  
非所以助尹人祇辟矣時解謂助尹人者不是去代他  
得專心事君耳恩按此解或委曲非是蓋各事○不暇  
其事體大臣事君之心則是所以助之敬君也○不暇  
洎酒亦是從各事其事處想當然耳然天下固未有事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奎

事之人而暇於酒酒者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  
殷紂武王所及見而亦曰聞者殷周相去遠也酣身置  
身酒中厥命罔顯于民言其命令之亂悖而昏昧也怨  
非所敬亦非所保然作怨而不悛則亦若敬而保之者

焉大縱淫泆于非彝以燕褻喪其威儀凡其所為皆人  
所不忍見聞者而紂安之以為樂惟是荒淫而厚于酒  
無時休息所謂長夜之飲也不甯惟是而其心之疾很  
雖死亦所不畏其罪在於商邑雖滅亦所不憂蓋酒之  
為物以鬱而發性味辛熱助肝生怒昏人神智雖匹夫  
之酗酒者亦無不然况紂之沈酣而不息也以日昏於  
酒故祭祀之典皆所不脩而淫虐之刑日作惟是民之  
怨氣與羣飲之腥穢升聞于上而天亦降喪于殷無復  
愛惜矣紂以淫逸自速其辜豈天虐哉此紂之以酒而  
亡與殷先哲玉正相反者以無畏故也酒之喪德喪邦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金

文王所誥戒此不有明徵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民監今惟殷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節亦二於字  
結上文所述殷之興亡起下文勅愆之命監兼法戒而  
意重監殷之亡故言大監也撫于時即下文勅愆剛制  
之謂所以弭酒禍也  
予惟曰汝劼愆厥獻臣侯甸南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乃以慈酒之命責之康叔而又欲其以身倡之也殷

臣之賢者雖不免於習俗必不至於酣身然而劼愆則  
必自賢者始以賢者且不免則庸眾皆藉口矣先殷獻  
臣而後侯甸男衛自近而遠也半山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諸侯之國接于衛者康叔以孟侯監殷故得而劼愆侯甸  
男衛太史貳國之典章六典入法入則皆掌于冢宰而大史皆藏其副本六典治典官成禮典政典刑典典事典也入則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且職記載頒時日內史掌八柄之副於冢宰而內史副之入柄曰爵曰祿曰誅曰主其冊命皆謂之友有相切磋之誼資其益者也內史掌八柄之副於冢宰而內史副之入柄曰爵曰祿曰誅曰主其冊命皆謂之友有相切磋之誼資其益者也止齊陳氏云諸侯有太史無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愚按上文已言殷獻臣則此內史不得復指為商故臣意此時周禮未  
作法制未定或諸 獻臣百宗工者玩蔡傳則分兩項言蓋服  
侯亦有是官也 獻臣百宗工者玩蔡傳則分兩項言蓋服  
謂此蓋賢臣之為百宗工者玩蔡傳則分兩項言蓋服  
獻臣以其賢者言之百宗工則百官之長泛言之也服  
事也服休以休美君德為事 蔡傳云坐而論道者按諸  
卿亦可言服休之臣又或云玩爾事二字即後世之所  
謂賓師初非居位執政者如孟子之於齊是也此說亦  
可服采以輔君治事為事 按上文既有百宗工下文又為  
人君所尊事者則此或亦賓師之臣有一時承乏人君  
而亦治君事如孟子之為卿於齊出於於滕是也人君  
所尊示蓋有成己之益而不敢臣之者也古之邦君有  
友臣有師臣以交相勵翼而不敢肆然民上上文所謂  
畏相也圻父掌邦政以迫逐違悖 小雅有圻父篇曰圻  
軍政者其為司馬無疑又左傳所舉 農父掌邦教以順  
所招之詩祈圻通用亦指司馬言也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金

臣之賢者雖不免於習俗必不至於酣身然而劼愆則  
必自賢者始以賢者且不免則庸眾皆藉口矣先殷獻  
臣而後侯甸男衛自近而遠也半山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諸侯之國接于衛者康叔以孟侯監殷故得而劼愆侯甸  
男衛太史貳國之典章六典入法入則皆掌于冢宰而大史皆藏其副本六典治典官成禮典政典刑典典事典也入則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且職記載頒時日內史掌八柄之副於冢宰而內史副之入柄曰爵曰祿曰誅曰主其冊命皆謂之友有相切磋之誼資其益者也內史掌八柄之副於冢宰而內史副之入柄曰爵曰祿曰誅曰主其冊命皆謂之友有相切磋之誼資其益者也止齊陳氏云諸侯有太史無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愚按上文已言殷獻臣則此內史不得復指為商故臣意此時周禮未  
作法制未定或諸 獻臣百宗工者玩蔡傳則分兩項言蓋服  
侯亦有是官也 獻臣百宗工者玩蔡傳則分兩項言蓋服  
謂此蓋賢臣之為百宗工者玩蔡傳則分兩項言蓋服  
獻臣以其賢者言之百宗工則百官之長泛言之也服  
事也服休以休美君德為事 蔡傳云坐而論道者按諸  
卿亦可言服休之臣又或云玩爾事二字即後世之所  
謂賓師初非居位執政者如孟子之於齊是也此說亦  
可服采以輔君治事為事 按上文既有百宗工下文又為  
人君所尊事者則此或亦賓師之臣有一時承乏人君  
而亦治君事如孟子之為卿於齊出於於滕是也人君  
所尊示蓋有成己之益而不敢臣之者也古之邦君有  
友臣有師臣以交相勵翼而不敢肆然民上上文所謂  
畏相也圻父掌邦政以迫逐違悖 小雅有圻父篇曰圻  
軍政者其為司馬無疑又左傳所舉 農父掌邦教以順  
所招之詩祈圻通用亦指司馬言也

保萬民宏父掌邦土以定經界農父之爲司徒法父之爲司空於他書無考然

大國三卿立政篇亦以司徒司馬司空並數而所稱農父宏父及若保定辟云者又于司徒司空之職爲合故可以意會之也古注皆從父字絕句王荆公從

遠保辟絕句朱子稱之以爲賢出諸儒之表謂之若

疇人君與臣爲疇猶夫之有婦所以相助爲治詩曰公

侯好仇又曰率由羣匹燕及朋友此侯國三卿有常職

名位通于天子者也自太史以及三卿及康叔之身此

自卑而尊也夫既曰友之事之疇之則皆有才德可敬

憚者矣而康叔又何以劫愆之曰酒亦人所同嗜嗜欲

之偏賢者不免而師友相資君臣相成取其善戒其失

正所以友之事之疇之也嗜酒之人無有失也則何庸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全

切切爲絕之而此欲以矯殷民酣酒之習則不欲以偶

耽於飲者開其端是以一切爲嚴愆之而剛制者自康

叔之身始康叔非酒酒酣身者剛制之云者如禹之疏

儀狄而絕旨酒蓋非祭祀非養老非燕饗鄉射則不得

飲酒如文考之誥愆武王之大命所云也剛制於身而

後可以劫愆他人故以明大命於妹邦者責之康叔云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誥愆之命已見於妹土二節此則於不率教者乃嚴之

以刑亦所謂劫愆也殺刑之也方麓王氏曰羣飲蓋紂

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者咸與惟新申之愆戒之後猶

未肯變是所謂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蘇蔡疑

罔法已甚則謂其爲羣聚而謀爲大姦者不免增益於

本文之所無如使果所指在爲姦惡者聖人豈肯疑似

其文以誤人乎愚按王說甚善宜從之願羣飲之風不

改未有不聚爲姦惡者殷民之好草竊姦究未必非庶

羣自酒者之所爲宜武王之嚴其罰也此豈獨武王之

於殷民宜嚴之卽後世之非事而羣飲者亦宜嚴之以

刑可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臣之習染已深自難遽改如今人有言欲戒酒而終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全

不克剛制者故又思爲緩以需之而申爲教之且議貴

有條臣工自未可與庶民同法而此又非羣飲比也要

之不用教辭時同于殺則終不欲以臣工而弛酒禁矣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

于殺

教辭如羞者饋祀之辭明享卽永不忘在王家之意蓋

加之爵祿也酒酒本腥德乃事卽酒酒之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典聽朕愆所謂明大命于妹邦待臣之體寬於民貴貴

之義也然教戒必嚴自親貴者始有司民之望也勿辯

乃司則無以責乎民之酒酒矣辯之訓治明辯之義

陳氏曰勿辯乃司民酒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勿讀曰辨使勿使汝所司之民沈溺于酒唐氏謂勿使汝所司之吏沈溺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云汝司民有酒則以正治之勿為之辯以爲無罪蘇氏云當專一司以察沈溺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爲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諶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溺于酒是誰之過歟惟蔡傳讀勿辯乃司爲句其說最優於諸家

○方麓王氏曰武王作誥最初禁酒恐民傷德敗性慮至遠教至周也後若漢文帝戒爲酒醪以糜穀景帝以歲早禁酤猶有古遺意然所謂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復及至武帝則權酒酤以利而已周公之法未能遽復法文景不亦可乎東坡蘇氏曰自漢以來皆有酒

書經詮義 卷之八 酒誥

堯

禁酒不能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此言周公沿舊說也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與乙皆咎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甲咎其子而責之學乙咎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愚按漢唐宋之酒禁因之爲利失之矣至有明而悉除之然除之而蕩無復禁則亦非得也乃躡翹燒鍋近亦聞禁矣顧禁之而卒不能禁者塞其流也風俗日漓民多無業富商大賈以坐食而習於奢游手惰民以計短而樂於暫而欲如文王之誥愆武王之明大命也胡可得歟然則後世而有欲禁酒當不自禁酒始矣

梓材

前四節武王誥康叔之辭首節告以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若稽田節望之以成其終也後四節臣下告君之辭今王惟曰節主懷諸侯言皇天二節主化民言要皆主於用德而已末節致期願之意方麓王氏云此一段詞意懇惻三復之有不盡之意恐是召公之言今以召誥篇及河酌卷阿等詩參玩之則誠似召公之言也○朱子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也又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梓材

準

曰梓材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闕之祇按吳氏以此篇有誤簡朱子深取之然分自王啓監以下爲非武王言又不若蔡傳分自今王惟曰以下之爲精密也但後半截辭雖艱奧而意自明爽貫串前截字句既有不可曉者而大意又不甚貫恐其中猶有殘闕也闕疑焉可矣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如世臣舊家及國巨族與冢卿大臣皆是也世臣三家晉六卿齊高國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國之巨族如魯有股民六族衛有殷民七族晉有懷姓九宗五正是

也家卿大臣孔疏所云卿大夫在朝者都  
家卿大夫所得邑也周禮有都家之官 巨室大家為  
臣民素所服習而屬望焉者而又於君為近君之淑慝  
臣民不敢議而大家已先得而是非之政之得失臣民  
不敢違而大家已先得而抗衡之無以服大家之心必  
無以孚於臣民也大家之情又視臣民以為向背人君  
之情與臣民漠不相屬則大家得以起而間於其間矣  
人君之心實能與臣民聯為一體則大家亦從而心服  
於其下矣以者有所以以之也達之者足於此而通於  
彼也人君能有以自明其德而不至開罪於臣民又能  
以臣民之心為心而大公無我則深有以服大家之心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梓材

空

而德教沛然中無所間是能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而國中之情交孚一體也易大象傳曰地中有水比先  
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水比於地君比於民比附而無  
間之義也然以天下之大天下之民之眾則天子安能  
以一人而徧附之是以眾建諸侯以使之各君其國各  
子其民然後著為巡守述職之典交相往來以親比於  
萬國則天子比於諸侯諸侯比於民而上下相比無所  
間矣蓋天子之於民遠而邦君之於民近則邦君之比  
民也易而天子之比民也難故必使各君其國各子其  
民而後能不獨君其國不獨子其民如身之於臂臂之

於指血脈相流貫也封建之法既廢而天下之大必欲  
其權歸於一人郡縣之吏掣肘不敢有為吏視官為逆  
旅官視民為路人君門九天臂指寸隔欲使上德之必  
究於下下情之畢達於上也不其難哉通節作一句讀  
言能以臣民之情通于大家而合臣民大家之情使皆  
得達於天子者是惟邦君之責也但此節下似當猶有  
發明之辭不然則下節覺難徑接云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慝人宥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梓材

空

三卿即大家族羣臣也此節大意謂汝若常念及之以  
為我有相師之卿貳羣臣在焉予其毋以威虐殺人庶  
無開罪於大家於是自君之身先以恭敬勞來其民者  
倡之故大家羣臣亦遂從風以恭敬勞來其民是故凡  
民之有姦宄殺人而或知情藏匿資給之者則皆宥之  
盧山陳氏曰三者皆因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惡或  
資給之也按今律有知情藏匿罪人之條然在親屬則  
可相為容隱然宥者故人臣見其君之事而體其心則  
輕之而已非不罪也 故凡我敗人者亦審其情有可宥而宥之矣是亦以厥庶  
民暨厥臣達大家之事也然字句終難強解則未敢確  
據以為是云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

首二句原設監之意無胥戕五句約舉古先王命監之  
辭至于者亦略舉之而云然也王其效邦君三句又推  
明其所以命之之意未二句結言之而戒其輕於用罰  
也大意謂先王之所以立監者其意亦以爲民而已禮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是監者諸侯之長也康叔爲孟侯  
故以啓監之意告之蓋不惟治其本國而已又以布政  
於其所監故其命之辭若曰無或相與戕民無或相  
與虐民至且命之以無忽寡弱左傳成風曰保至且命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梓材

之以聯屬婦女蓋寡弱孤嫠窮民之無告者人君必先  
念及之而加惠焉合所監及之民皆由此愛敬仁恤之  
意以容保之也又推其意而言王其以此告邦君御事  
者其命果何以乎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  
地而已此爲民立監之心也自古王若茲蓋唐虞夏商  
已有建牧立監之制監罔攸辟以刑辟威服其民則是  
戕之虐之非合由以容引養引恬之意矣此節意自與  
上節相屬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勤敷蓄克商也勤垣墉造周也勤樸斲定制度也陳列  
脩治爲之疆界通其畎漁蒞治殷民也仰塗其壑俯覆  
以茨固壯周室也塗以丹牖發其光華也三喻皆以康  
叔君衛言之望之以代終之意苗初芟草也疆田畔畝  
陳列脩治之卑曰垣高曰墉室家之牆有卑處有高處  
壘說文曰仰塗也茨以茅覆屋梓材粗曰樸細曰斲  
丹丹砂赤色牖有青有赤山海經青牖注云今晉青之  
類考工記梓人爲柶簾故有龍獸之刻丹牖之飾也  
取梓材二字名篇則此節以上皆武王之語可知然此  
節頗與上文不接此下當更有丁甯之語蓋上下皆有  
闕文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梓材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夾音  
既者竭而無遺勤者繼而不息先王宣布其明德以懷  
來諸侯諸侯亦無不來享而盡以明德應之易比卦彖  
所謂元永貞无咎不甯方來者是也今王用先王舊典  
以和集諸侯則亦庶邦不享矣詩曰儀式型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后式典集之謂也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庶邦  
不享之謂也先王之典即先王明德之所存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重稱以感王聽之辭以起下文之意也韓昌黎平淮西  
碑云天既全付予有家意本諸此○朱子曰此節一旬

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迷民者以民之愚昧莫爲之教養遂迷謬而不知所歸也德之所施使民各安其分而不爭所以和之各得所願而無歎所以懌之相導其所行而維持輔翼之焉所以先後之也承上文言皇天旣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故今王亦當惟德之用以和懌先後迷民庶無負皇天付民之意亦所以慰悅先王以德受命之心也○懷諸侯保小民兩節文意正相配其言庶邦享似因營洛而朝諸侯言其言迷民似指遷洛之殷民言故朱子

書經詮義

卷之八 梓材

奎

取吳氏說以爲是洛誥中書大要當是召誥洛誥一篇中不識何篇錯簡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永保民

茲字指上文三節而言監視茲言而不敢忽卽有以祈天永保矣惟曰以下十六字作一句讀○問此篇若都作武王誥康叔語似亦可解曰若要牽強解去何嘗不可只是都費力且不是耳讀書者須要平易其心則辭雖艱奧終能窺見意旨如此四節今作臣下告君之辭讀去何等明白

書經詮義卷之八終

書經詮義卷之九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 廕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召誥

首七節敘作洛之事以召公此篇因營洛而告也取幣以下皆召公告辭改厥元子至稽謀自天四節言天命之不常而惕王以敬德且信任老成也有王雖小至王乃初服六節言王今為天元子宅中圖治必其有以誠民而凝天命而化民自殷御事始化殷御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事又自王躬始是必惟敬德而後可以誠民永命再以夏商之興亡惕之欲其疾敬德於初服也自若生子至受天永命又反覆言初服之當謹則敬德以誠民而祈天永命者必其自今日始而不可緩也末節結言之而深致其所望之意蓋欲王祈天永命者拳拳之忠而所以凝天命者只在於得民心民心即天命也所以得民心者只在於自敬其德在己所得於天之德即斯民所同得之心也是故監於夏商所以警也無遺壽者所以輔也要之根本在疾敬德之一言而已人知召公此篇所倦倦者在敬之一字然敬

字虛而德字實須是疾敬厥德若離卻德字則空空敬甚物事乎當時洛邑既營成王將親至洛邑大會諸侯殷民亦屬目以觀新朝天子遠近咸仰稟德化政令焉天命人心去留嚮背之機端在於此故召公先事誥戒其丁甯懇惻有如此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成王七年之二月也按營洛事在七年耳非周公攝政王諒闕時本非為成王幼不能踐阼而攝也及成王既免喪則政自在成王矣周公位家宰正百工則自是上相本職政自成王又未嘗不自周公也此篇中有初服之言以宅洛為初服耳非謂成王至是年始親政也至豐以營洛告蓋西周宗廟皆在豐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亦至豐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發命蓋武王難居鎬而宗廟則仍在豐邑不改以豐鎬相去只二十五里為途近也營洛告文王必亦告武王言至豐而徧告可知耳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下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營洛之事王命周公主之而召公時蓋以太保兼司空

故營國邑之事又召公職也是以先周公相宅焉按周治城邑之事召公世以為職焉其後宣王封申伯於謝則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又韓奕之詩亦曰濟彼韓城燕師所以前月乙未發命二十至此月戊申至洛五月至完

洛而遂卜宅將事之敬敏也經量度營謀為也量度其為城郭朝市宗廟郊社之地與其規模之大略而謀所



以爲之之法以待周公之至以商度而興工也○據周禮典命章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蓋城分九區中爲王宮前朝後市左右各三區以爲民廛天子三朝外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天子詢眾庶之朝也治朝在應門之內路門之外天子每日視朝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宗人嘉會之朝也燕朝即路寢也天子五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其序自外而入宗廟在庫門內之左社稷在庫門內之右國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祭天之園丘則兆於南郊在近郊內祭地之方圻則兆於北郊北郊大社也詳見後丁巳節下此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皆當預爲定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三

之○古人紀日只用干支以日係之月則日朔望雖生明生魄非若後世以初一初二紀日也○營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周公成之史記載武王之言曰南望三途三途在陸渾南北望嶽鄙杜預云謂河願贖有河洛邑當伊闕之關北望嶽鄙北太行山鄙願贖有河洛邑之粵贖伊洛二水在洛邑南毋遠天室此蓋言天子居此爲宅北粵贖伊洛洛邑南毋遠天室四方之中四方來者可無遠也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則都洛之意宅中圖治武王營之已有成謀矣是以成王四年踐奄遷殷民於洛邑正使之近就畿甸以教化之之意但洛都未及營耳至是乃始營洛成先志也營洛於土中不欲以道里之不均勤遠諸侯至公至仁之念也至於洛邑雖營而

成王猶居鎬京者則以祖宗世守之地王業之本是以戀之而不欲去非謂百二山河地勢險固處上游以俯制六合如兵家形勢之說也聖人天下爲公無阻險自固之意使待阻險以自固則天下亦已非其天下矣公私之念學者審之無徒爲婁敬之謀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農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越三日而後攻位經營相視之詳也攻位者闢草來畫經界以定其位也攻位事備故就近命庶殷攻之位成者其基址皆定也○古者役民必於冬月左傳云水昏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四

正而裁水謂營室星室也日至而畢日至冬也此以三月興役者營洛大事非常役比也周三月夏正寅月也寅月農功猶未興而天氣始和故以此時役之又此役以一月之閒規模大定且四方和會見士于周則是必爲時不久而功已成矣此所以不害於三農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達徧也攻位已成周公徧觀之將以計商工程而詳用役書也東萊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或曰周公至是始知洛者或在豐偶有他事非必先卑後尊之說○方麓王氏曰至洛卜宅卽所謂瀆

水東灋水西又灋水東是也得卜即所謂惟洛食也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國事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伴來以圖及獻卜即獻此戊申之卜或云乙卯日周公再卜者非按先儒多有周公再卜之說此失之不詳矣夫召公卜吉攻位已成而周公又卜然則使卜或不吉將棄其所營之位而又別攻乎此達觀新邑營將以用書亦即將圖之以獻王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將營國都故特舉郊社之禮而以其事告也周公以人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五

臣而舉行郊祀蓋奉王命而攝行之也○按朱子云天地定是不合祭孔傳云告立社位于天以后稷配故牛二禮記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此本言若不吉則帝牛以稷牛為帝牛也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然則此牛二自當是祭天以稷配未必是告祭天地蔡傳殆誤也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祭享之理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做一堆都祭周禮有國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御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或云此因事祭矣某看來只要如此也還方澤之祭或云此因事祭告不必與常禮同此或可通又或謂蔡傳言祭天地而不言合蓋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位即謂南郊園于位之初成非常祀可比故同日舉祭也愚按天地分

南北郊此於經傳確有可據周禮大司樂言雲門之樂神可得而禮成地之樂夏至日於方澤奏之則地祭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壅埋於泰折祭地也然則此攻禮于北郊雖無明文而已有可互考而見者矣此攻位而遂定南北郊之兆理固然也然同日而分舉兩大祀則已褻而非所以告虔矣郊之以祖配者以上天之尊恐非人之精神所能感格而祖孫一氣故藉其祖之精神之可以合天者為庶有以通之公羊傳所謂介紹之義也然則祭天豈可無配其或謂東都初建禮未遑備者亦未必然也然則此篇之告祭只郊天而不及地意者社即地之謂乎曰考之禮天子將出則類于上帝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六

巡守至於方嶽則燔柴以升中于天皆只祭天而不及地蓋王者父天母地然尊父而親母家統於一尊出告反面之禮告於父而可以統母矣故不及北郊可也若夫以社為即后土無北郊之文此則胡五峯之說朱子亦嘗言之然則下言社于新邑為即祭地亦似可通顧北郊之說於周禮實有可據胡五峯不信周禮則云然耳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蓋大社天下之地祇與天對者是北郊之方澤夏至祭之者也王社王畿內之地祇與稷並者是庫門內之社也人道尊父而親母故祖禰之廟惟宗子得祭而支子不

敢祭若庶子則得以祭其所生之母於私室是故惟天子祭天而社則自諸侯以下下至士庶皆得立之亦親

母之義也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然則社於新邑用太牢者實邑中庫門內右之社非北

郊大社也牛羊豕三牲曰太牢羊豕二牲曰少牢豕曰特豚若郊則用犢也社以句龍

配凡祭外神皆以人鬼之嘗有功於其事者為介紹之

猶之以稷配天耳非即祭其人也句龍五官之正位亦

尊矣諸侯以上以之配社而祭之可也若士庶成羣立

社則其分不得祭句龍古所云鄉之賢者死而配食於

社或亦介紹之義且以報功乎要之此節之祭告以將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七

大營都邑而告非為位成而告用牲於郊牛二當是告

於天而配以稷非并祭天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當是庫門內之王社以興土功而告之故不及稷社稷皆在庫門之內之右非地示之大社也祭社當配以句龍而止一太牢

者告祭其禮簡既此祭社而不及稷也不祭北郊告父而已非二至之禮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按洛誥首稱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

國洛上文丁巳月十四日戊午十五日則哉生魄乃社

於新邑之明日己未日也洛誥云周公初基而此不言

己未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乃朝用書蓋此五日之間周公

方會集臣庶商推賦功屬役之宜如蔡傳所引計丈數

通計城邑周揣高低揣度牆垣之厚薄度厚薄揆度牆垣之厚薄切

溝洫道途旁之溝洫皆量度其淺深物土方杜預曰

相取土議遠邇恤其勞遠者地有遠邇遠者宜量事期

多功之成合用計徒庸總計合用多慮材用慮材用慮算也

石也書糗糧日資給之糗糧也等事以成命役之

書其商推自祭社之明日始即乙未日哉生魄所謂初

基也當此之時五服諸侯邦伯皆前後屬其當役之民

以至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周也及甲子則役書已定而頒布之近以命庶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八

殷畿內之民遠而侯甸男邦則命其長伯伊以頒之諸

侯以頒之受役之眾所謂周公威勤乃洪大誥治也

厥既命庶庶殷丕作

前此攻位者定其基址此乃丕作者大興版築之功也

庶殷且丕作而四方之和會者可知○三山林氏曰召

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

距甲子十日而丕作周召規模其敏如此總計之自成

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豈

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既營洛邑則成王將至東都而朝諸侯且殷庶之遷洛者於此望顏色待政教焉殷庶既在輦轂之下則誥庶庶殷使之從治實為國家之根本故召公因周公之將歸而以諸侯之幣將其誥戒之辭欲周公因幣而納其誥於王使王知慎終于始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二句一篇之旨下文乃反復詳之乃字指周公御事謂王之御事實指成王言也以王身為教化之本也○古者相見必有幣邦君來會于洛則皆以幣至召公至是率邦君取之因周公以獻于王因以將告君之辭也其必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九

以因周公者周公事畢已可歸且冢宰有事京師不能久留於洛召公主營國邑之職則待功畢而後歸也旅王如庭實旅百之旅陳而獻之也旅王若公若及也及公以達王也誥告以誥辭告之也○首自言拜手稽首終又言拜手稽首似後世書啓之法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言天命靡常人君不可不敬也天子者天之元子紂滅殷亡是天改厥元子及此大國殷之命也茲字有指點親切意王今所受之命亦即此皇天所改於殷之命

是故休莫大焉恤亦莫大焉命之在人君凜凜乎其不易承不必待失命而後以為恤也為天元子而承天命者亦敬之而已無疆惟恤可不敬乎○此節突起不承上文然意相表裏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至篇終乃覆推衍此數句意耳○敬字虛下文敬德字實然所當敬者德耳蔡傳云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則敬德之實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十

其疾敬德

言天既決於改殷之命則殷先王在天之靈亦無如何誠以後王之所以服天命者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民受其虐無以自容天雖不欲輕改元子天亦不能不哀下民是以眷命用懋非天絕殷殷自以不敬絕也王其監此而急於敬德乎其者期願其能然之辭也蓋能敬德則好惡一出於公正而不致少有偏私知人之哲生而安民之惠降能以一人之心通乎天下之心則合乎天地之心而天命萃不敬德則好惡徇於一己之偏而為天下戮矣君心敬肆之辨歧於須臾則天命人心之去

留不可復挽故敬德不可不疾也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自絕則先王其謂之何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天嘗迪之保之而今已墜命天難諶也其祖面稽天若  
而今已墜命祖宗不可恃也命之墜也不疾敬德而已  
相字今時既字皆現前指點以悚王心也瑤泉申氏曰  
夏周相去遠故曰相古殷乃近代故曰今相西山真氏  
曰面嚮之也朝夕念念對越在天而不敢違背然後能  
考知天意之所順順乎天則天亦順之矣所謂天若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七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

夏商既墜之命而今冲子嗣之不敬自拂其耆長始能  
敬自無遺壽考始壽考能稽古人之德知守古訓則率  
由祖宗舊章而先王能我庇矣能稽謀自天知敬天則  
面稽天若而天命不我棄矣而非壽考不為資故召公  
先言及之太周公畢公諸人皆壽考願王敬聽其言  
而老臣之言亦不可不念不然則殷紂之智藏瘝在矣  
方麓王氏曰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  
而勿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  
用顧畏于民暑

語將更端復歎息以起之重提元子二字無疆惟恤責  
難於君之志也民心即天心民之嚮背即天命之去留  
誠者無私之感真實無妄之發也誠于小民實以民心  
為己心而大公無我則其本身加民者得乎民心天性  
之同而無所乖戾而小民亦各得分願以無不和順相  
動以天是今之休美也然非疾敬德則一念之怠私欲  
乘之好惡徇於一己之偏而無以誠于小民矣夫小民  
可近而不可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其暑險甚可畏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七

知顧畏于民暑則知天命之在民心而敬德以誠民者  
不敢後矣其不能今休王不敢皆作王必能然之辭似  
頌而實規召公語氣大抵如此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祀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紹上帝繼天出治元子職也自服于此土中誠民之政  
教將於此宅洛行之也周公作大邑所以待王為配皇  
天主百神宅中圖治以凝成天命之所其者厚為期之  
之辭紹上帝是配天而主百神也自服於土中是自時  
中乂也然非敬德之至與天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則不

足以配皇天慈祀上下非敬德之至吉凶與民同患則無以自時中又王其當深念之矣如其果自時中又不能誠于小民則王厥有成命而所以治民者信為今日之休美也周公所期於王者如此王今來洛之初政其必當有以副羣臣之望乎○豐鎬處天下西偏周公恐德化之不能均被如奄徐淮夷屢為騷動亦以去周室遠故也是以殷民未化則遷之使就輦轂之下比事臣我宗多遜而就營洛邑以比於天下諸侯此自時中又所以為成周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至意也王氏測影之說本於周禮法立八尺之表以下至日中測之測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七

用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晝漏之半日中之影與土圭合是為土中自此而東則影漸夕而多風賈公彥疏曰據中表之東美而言於晝漏半中表影得正時東表日已映矣而西是地與日為近晝漏半已得夕影故曰景夕多風而西則影漸朝而多陰據中表之西表而影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而南則影漸短而多暑據中表故曰日西則影朝多陰而南則影漸短而多暑之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四寸影不滿尺而北則影漸長五寸是地於日為近南影短多暑也而北則影漸長而多寒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今則影法與此少異惟土中表影與土圭合則風雨時而陰陽和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自時中又自畿甸始畿甸之難化者在殷頑欲化殷頑宜自殷之御事始服者習而馴擾之使之自化也欲服殷御事則惟是使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使之耳濡目染於多遜之風庶有以悚動其好德之心而節損其嗜欲之性則有以日進於善矣蓋化民貴有馴服之道而不徒在於誥告之勤也夫殷庶之於周命之攻位則位成矣命以役書則不作矣是何嘗悍然其不於周服者第是周之御事服文王慈酒之教則惟祀有德將之度而殷御事染於酣身或庶羣自酒也周御事被文王卑服之化則羔裘著素絲之節而殷御事習於侈服則服美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七

干人也周御事親文王養老之政則饋醕有執醬執爵之虔而殷御事習於播棄稂老則以蕩陵德也周御事沐文王作人之盛則章相有追琢金玉之美而殷御事習於師師非度或且將由惡終也是以成周憫之既踐奄而遂遷殷民於洛邑召公又告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此可見聖人至寬至仁之心惟欲人之感化於善非欲強人之服己已也論者不察而第謂周人取殷之易服殷之難抑知殷頑固未嘗不服於周而必欲強不服之人以服己亦豈聖王之事哉此節獨言服殷御事御事又殷庶之倡也御事化則庶殷從而

化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比介有周御事固所以化殷頑然君身起化之元也故王當以敬作所謹之於隱微獨知之地成之於暗闇皆寂之時所謂居敬也偶不自敬其德則雖周御事且不能必其有終况服殷御事乎然果其能敬作所則篤恭而天下平又不徒以化畿甸之殷頑而已也前言疾敬德言當及今敬之也此言敬作所則無時無事而不可不敬言之愈嚴而愈密矣○此節即所謂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五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承上文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之墜命惕之又以起下文嗣功初服之意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同此天命也夏商既墜之而今王嗣受之我之所受即

此二國之命嗣其不敬者則早墜命嗣其能敬者則有

歷年如欲嗣其能敬者則宜自此初服始矣宅新邑之

始天下耳目一新自時中又是服行教化之一初也慎終于始疾敬德而不放從之意也此又結上生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哲愚吉凶歷年久暫皆命於天而敬不敬則存乎人人而不敬則哲者以愚吉者以凶壽者以夭人而能敬則愚者可哲凶者可吉天者可壽變化氣質挽回造化皆人之自為而天不與焉然及其流於下愚即於凶天而後知悔之則悔之為已晚而或不能救况其有終身不悔者是必當謹之於始如蒙以養正則作聖之功能謹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其

之於始而自茲以往念念不忘則人欲日靖天理日明是初生而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隨之矣夫人之有生其得天地之氣至秀而且靈性命之正具焉本無不哲而氣稟之在人者又不能無清濁之異則嗜欲之淺深由斯起焉是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能勝氣性命於德疾敬厥德所以哲命自貽也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在天者不敢知知今我初服在我者自盡之而已三山陳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其所以為上智下愚於已取之而已愚接天之生人知愚亦須有別但變化氣質則存乎人耳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承上文初服而言宅新邑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所謂初服也故今王其及此初服而疾敬厥德則自貽哲命者在此時矣天命不敢知在王則惟德之用以祈天永命可也德之用言用德也天命非可祈祈永命是私而已願惟德集命有必然之理君子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天自不我絕焉西山真氏所謂不祈之祈也詩曰豈弟君子于祿豈弟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卽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之謂也○此節提明宅新邑所以逼緊一疾字疾敬德中體用具包王其德之用以下九字作一句讀時解有以敬德句就本身說以德之用就誠民說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召誥

七

者非是○曰受命原其始也曰成命據在今也曰永命要其終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淫用非彝亦以對殷庶爲言恐王以宅洛初政而忿疾於頑故以此告之民順之則可有功起下王位在德元意也前所云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亦順導之一端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位在德元者以其身居天子之位則敬其德以立天下之極所謂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者也民若有功所以若

之者亦惟導之以性之本然使自得之而已德者民之所同得所性之本然也但以民染於習則昧於德而不自知有以感之而好德之良見焉王位在德元明明德以新民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越王顯矣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王之利貞也前所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者亦以王位德元而小民刑之故耳民化於德德顯於天天命集焉祈天永命之道孰有外於敬德乎若夫德則不足而以殄戮驅民欲民心之服也不其難矣而何以祈天永命邪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召誥

六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監夏商之墜命疾敬德以誠民君之勤恤於上也稽古人之德且稽謀自天臣之輔君以勤恤於下也傳以恤民言新安陳氏以無疆惟恤言愚按勤恤當只是憂勤之意其曰只有殷歷年十九字作一氣讀心之所期者如此亦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已以小民者以誠和小民而受天之永命也言祈永命者自我敬德以祈之言受永命則自天眷命而我受之也篇中言天命言又民往往分見此則合而言之天命只在民心合民心則合天心矣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

予小臣至明德二十二字作一氣讀讎民殷庶百君子  
殷御事友民周民及周御事也敢再敢任之意也以  
以之也與上節以小民之以同保受王威命明德謂承  
流宣化以布之民使殷周臣民皆有以保王之威德而  
不敢失受王之威德而不敢違也敬德誠民之道自王  
盡之承流宣化之事自臣任之則無慮小民之難化未  
必刑用于天下也王誠敬德以誠民即是以小民祈天  
永命則予小臣亦敢以商周之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召誥

九

王終有成命而越王顯矣又謙言我非敢自謂功也宣  
上威德以布於下此臣職之所當然而今日爲此言者  
惟是恭奉諸侯之幣以供王實能祈天永命之用耳王  
將宅洛肇稱禮祀所以祈也然惟敬德之君爲能所能  
祈則幣帛非虛文矣召公之規言直而辭婉也我非敢  
陳氏指營洛言則上文諸中無營洛語不得於此忽言  
及之方營王氏以承保受句來爲是奉幣陳氏以致慶  
言意蓋本王荆公謂諸侯會洛而獻幣所以致慶也然  
於此處慶字自覺安不下經文自是供王能祈天永命  
非慶王能祈天永命○此篇只敬德誠民祈天永命監夏  
殷數意而反覆五六百言圓如轉珠不嫌重複秦漢間  
文字往往有似此者而醇疵則天壤遠矣

洛誥

上篇召公因營洛而作誥以告王因以召誥名篇此  
篇周公因營洛而告王於王然不可以周誥名而遂  
以洛誥名篇且并記周公及王問答之辭與成王命  
公留洛之事皆因洛而發則皆附之洛誥也篇首脫  
簡在康誥一節記周公經營洛邑之事與召誥有詳  
略而事可互考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四節周公遣使  
告卜而成王復之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命書之  
前與首節不相蒙此時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也王肇  
稱殷禮以下至罔不若時十三節周公教王以治洛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十

之事而示之以去志王因答而留之此蓋周公既洪  
大誥治遂先召公以召誥及諸侯之幣歸鎬又有齊  
百工使從王之事是時公與成王皆在鎬也予小子  
其退至乃單文祖德七節至留周公而公許之是時  
周公與王皆在洛也但成王不知以何時至洛亦不  
記成王在洛朝會之事經闕多矣新安陳氏曰此篇  
告王宅洛舉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  
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洛之事尚謹  
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  
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  
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  
按惟冲子惟終等處聲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棗地篤  
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伴來志殷四節公  
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

述命甯祭禱之事而因以責難于王是時公留洛邑

而王已歸鎬也按伴來蒞殷當即是命周公告多士之命而命周公留後在七年之十二月

月周公告多士在八年之三月蓋成王既蒸祭而遂歸鎬其伴來蒞殷及甯周公在八年之正月也

戊辰二節記祭祀冊告事此在公許留之後末節因

記周公之終以附之讀此篇者當見周公輔王之忠

成王任公之篤一德一心千古罕違其斷簡殘編及

字句訓詁之閒則有不可深求者半山王氏曰此誥

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又東萊呂氏解

尚書自洛誥始朱子問有難解處否伯恭云也不見

得後數月復相見伯恭乃云果有難解處夫以介甫

之鑿伯恭之巧且以為難況在今人而可以字句求

解謂無疑義乎

補首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

周公以乙卯至洛達觀召公所營丁巳用牲于郊戊午

社于新邑此哉生魄乃祭社之明日己未日也獨記此

日者以周公商酌役書自此日始也洛邑亦召公營之

而獨言周公者周公成武王之志肇作邑之謀且總其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三

成事也基如下文基命之基創造其基籍之所也天子

所都故特稱大邑在豐鎬之東故曰東國皆重其事之

辭也成周將營洛邑其征役四方之書必已先時而布

故此時四方之民皆來赴役畢聚於洛以待事大和會

者乎民有素使民以道用民以禮得人心之和也周禮

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獨言侯甸男采衛之邦者此五服為

中國諸侯外而蠻夷鎮藩則羈縻之而已不役使也百

工諸侯之百官播民和者能拊循而鼓舞之以宣布其

民心之和是使之來見而趨事赴工於周周公咸勤以

周公及召公及諸侯之卿大夫及民之父老會集商較

為之計丈數揣高下度厚薄勿薄洫物土方議遠邇量

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酌以成書而後命役使民

之受役者皆分藝有章程功有節飢飽無慮勞逸適宜

此即播民和之大端即周公咸勤之事先言民而後言

諸侯而後及周公勤固賤者之宜而周公與焉也民心

之和諸侯播之諸侯之播民和周公寶先之勞之故以

初基作邑之事繫之哉生魄之一日而歸之周公焉越

六日甲子乃朝用其書而命之庶殷及侯甸男邦伯洪

大誥治也蓋萬年不拔之基業託始於此五日之閒故

史臣重之而敘其勤以為洛誥之首新安陳氏曰洛誥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三

冠此九句於首方有頭敘強以附於康誥則後文全無照應其爲脫簡無疑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以乙卯至則知召公之卜又徧觀召公所營之位於是畫之爲圖及所卜之兆爲書命使而獻於王此在哉生魄之前蓋丙辰日事也三月十日拜手稽首遣使於君如對君也復子明辟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也周公之於成王或稱王或稱明辟或稱子或稱孺子或稱昭子元臣叔父其體尊其情親有家庭敘順之致焉故其稱謂如此然其於對君之體則未嘗不嚴敬也復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誥

子明辟一語自孔傳以爲周公攝而歸政之辭漢唐諸儒皆從之而不敢易宋儒始據經考實以辨其非然攝其事而非攝其位之語亦費軒旋而七年歸政之說今猶循之愚以爲亦不然也夫武王九十三而崩則成王必無幼而不能踐阼之理其稱之曰孺子自言曰冲人亦猶武王之呼小子封盤庚之言子冲人耳非必果幼也武王崩成王諒闡冢宰攝政此禮之常及羣叔流言則周公避居東洛朝廷之政太公召公攝之二年成王以風雷之變迎周公歸此時成王猶未終喪也三年武庚及三監叛時成王方免喪故朝廟有遭家不造未堪

家多難子其懲而後患莫子并蠶自求辛螫擊允彼

桃蟲拚飛惟鳥之語周頌可考也於是王命周公東征四年王自又伐奄踐之遷殷頑民於洛蓋合周公之東征共計三年而後東方悉平七年二月成王至豐告廟而以營洛之事命周公召公任之是則七年之間居位者成王政亦未嘗一日不在成王周公方奉命奔奏不暇何嘗安居朝廟以一人攝天子事哉至若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自是冢宰常職非攝天子也何待於七年而致政哉曰然則召誥有王乃初服洛誥有如子罔不若子之語君爽篇又有弗克經歷小子同未即位之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誥

語何也曰初服者以宅洛言新天下之耳目是亦一初也周召爲成王師保古人尊師重傅凡事必待老臣商酌教誨而後行之是以政乃不迷及夫既營洛邑成王於國事亦漸經歷諳熟而周公有明農之志又爲成王計慮深遠故告之如此成王又倚重老臣凡事謙退不敢自斷故周公欲留召公共事而有小子同未即位之語此可想見君臣同心非成王不與於政而周公獨行天子事也文王世子篇有周公踐阼之語明堂位篇有周公負斧展南面而立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之語此皆妄儒欲誇大周公而不知道以誣公於罪者遺誤後人

為不小矣故愚謂攝王之說固非并攝政七年之說為亦非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詹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雙溪王氏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愚按此謀始以定都耳而謂之基命定命者王都立四方之極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是京師首善之地為天下之所瞻望則天命人心所繫屬焉以配皇天以慈祀於上下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皆於此地為憑藉是初基作邑即所以基命基者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姜

承藉之謂也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則於此地而定命矣王如弗敢及者成王謙抑之心惟恐己不足以承藉天命則於作邑定都之事皆有志焉而不敢辭以倚藉於周公召公周公以君臣之際叔父之戚為深有以知其心故形容之如此也成王既委重於周公故周公承王之命繼召公而大相東土庶幾有所憑藉以為父民之地而作民明辟焉始基所以父民即所以基天命矣此節所以緣起告卜之辭然而君臣之一德一心正於此可見東萊呂氏曰世儒以復子明辟為攝而歸政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為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

論營洛獻卜之事邪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伴來以圖及獻卜周公以乙卯至洛子周公自子也召公先以戊申至洛卜宅而此曰我卜者以國為我不必周公自我也先卜河朔黎水蓋亦近洛邑之地相視以為可都者東坡蘇氏以為黎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林氏呂氏皆同其說愚按黎陽今大名府濬縣續文獻通考云衛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為黎水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已越朝歌妹土而東北去洛甚遠此必非此章所卜之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姜

河朔黎水也大約此所卜黎水當在河且殷民遷洛已久此特更營下都以統馭之耳非至此始遷殷民多士篇可考不得謂殷民重遷而先卜近者以悅其意也河朔不吉乃更卜澗澗之閒又卜澗水之東兩卜皆惟洛食故遂營澗澗之閒臨洛水為王城又營澗水之東亦臨洛水為下都也王城即郊郭之地此天子東都朝諸侯之所蓋建廟社在其朝市如西都規模焉今河南府也下都之名成周以後陳尹東郊畢公曰東郊此統率殷民之所周成周以後陳尹東郊畢公保釐蓋皆居此今洛陽地也二城相距十入里○卜以食墨為吉意者圖畫其地山川形勢於龜而灼之以其兆之食墨處為吉此畫澗澗地於龜而近洛水之上處正食其墨又畫澗水東之地形於龜亦推近洛水之上處正食其墨故兩言惟洛食而築王城下都皆臨洛水召公得卜而遂經營以

定位周公至洛則達觀而圖之此乃命使使以圖及卜兆獻之王所謂復子明辟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使使復公而亦拜手稽首古人尊隆師傅其禮如此也天以休命畀周使今日而不求所以承藉天命以又四方者則是不敬天之休也惟不敢不敬天之休是以來相宅以期作周匹休天畀之而周承之所謂匹休猶言配皇天也此答予乃盾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志

民國十四年

之言所謂基命之事也恆吉者所卜之休非止一時之吉如所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也或疑此恐礙下文億萬年意抑知此以下之休言下文以人敬天之休言初非相礙我二人共貞謙言己不足當而欲共周公當之故望公能左右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言自時新邑臨治四方匹休於無窮而實賴公之相之也此正王如弗敢及之懷然而亦不敢諉矣自公既定宅至此答以圖及獻卜一節之言所謂定命之事也周公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成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又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交相委重之辭也拜手稽首誨言即以周公所示為誨言而重其事因重其

禮此不必深求草廬吳氏曰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於公也按召誥拜首稽首旅王若公又拜手稽首曰予小臣云云亦似此此周之所以為尚文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周公洪大誥治之後即歸鎬京將以迎王治洛且整飭百官使之扈從因告王以秩祀教工朝諸侯治萬民之道蓋王來涖洛則公當以冢宰從而公方有明農之志故教王使自行自此節以下至無遠用戾皆周公在鎬告王之語也宅洛之事首舉秩祀先神而後人如舜既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志

民國十四年

受終遂先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于羣神而後輯五瑞其巡狩方嶽亦先柴望秩于山川而後肆覲東后此之營洛亦先郊社而後命役書蓋古人舉大事未有不先事神者呂氏齋祓一心對越天地一段義理甚精宜深玩也王者繼天出治為天下百神主必其此心之精爽足以對越天地懷柔百神而後此誠敬之存足以又民理物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此禮所宜然而周公教王之意實重威秩無文一語一秩字則尤重蓋祀典無文則人所易忽然禮以義起如其有功德宜於食報有靈爽能禦災患則雖鄉之祀典所未及者亦宜舉

之示民厚也秩之則尊卑有等上下有分各稱其所當得之宜而不可踰越且使淫祀不得興神姦無敢作而民可以無惑於鬼神無營於禱媚焉是卽所以教民義也後世祀典無秩雖民庶可以干於上天星斗及嶽瀆山川及古之帝王是故異端得持福利之說以惑愚民淫祀徧於天下神姦時作不可致詰使聖王有以秩之焉則小民亦安得以瀆於鬼神而不脩民義乎○新安陳氏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卽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无

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祭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而周公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因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證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周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卻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况梓材庶邦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猶爲顯然乎愚按陳氏所考大抵近是但謂王祀新邑

等在孺子其朋以下則未必然梓材庶邦丕享等語吳氏以爲洛誥之文朱子亦嘗取其說但玩梓材今王惟曰以下自有片段而已若茲監數語又確是結文今洛誥汝其敬識百辟享節之上下又覺無處頓放得安貼也闕之而已

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

統百官本冢宰職故王自周適洛則周公揀飭整齊百官以使之從王而又微示百官曰王庶幾有所事也有事蓋隱指下文教工之事新安陳氏以有事謂上文祭祀未是蓋從王不專爲祭祀且不必微示之意而曰庶矣惟記功激勸人主之大權故周公但整飭以使從王而俟王之自教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手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既以崇德報功之典秩祀鬼神因卽以崇德報功之意秩敘臣工故公既微示百工以意而又教王使卽命之曰今此大業已定天下又安實賴諸臣輔弼之功予一人圖有以報之用記載臣之有功而可宗者以功之大小爲配祀之先後享於大烝則將使子孫從而享之以世世不忘蓋周公相成王於茲七年始則被流言之惑繼而有殷監之叛奔走未甯則於記功之典皆未遑及

及夫四方以漸削平又營洛邑則新都布治記功褒賞  
宜正在此時故於是詔王之凡在有功之臣或於其  
身或其祖父皆爲之紀錄太常其在祖父者則其祖父  
從享先王而錄其子孫其當及身者則亦記功以待備  
爲從享之列此亦追王上祀之意達孝之推後王所以  
成文武德者也既褒其功又勉其後惟命曰汝受此褒  
功之典命汝當益加厚以弼其君庶無廢前勞也此因  
殷舉秩祀而連類及之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報功崇祀此用心之厚而以功作元祀實規用心之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語

三

蓋人臣之功之大小有無此天下之人之所共聞其見  
非一人之私寵也大示人以記功之載籍使受之者可  
以無愧而見之者無不心服則公之至矣示人以大公  
則人臣皆精白一心以公忠篤弼爲務是教之以公也  
示人而或不免於私則人臣皆諛悅苟容以希君固寵  
爲務是教之以私也人臣之公私皆自汝教之則記功  
之不可以不謹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  
絕

然則孺子其可朋乎孺子而徇於朋其自茲以往無乃

若火之始於燄燄而其所焚灼將接續而不可絕滅三  
山林氏曰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漢之  
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也播  
紳稔禍海內塗炭於其微而不謹則其末必寢淫而不  
可解矣愚按朋比之禍延於朝野而朋比之原實起於  
君心君心而一有作好作惡之私斯啓寵倖之門而塞  
公忠之路功臣解體宵小營私夫亦何所不至此雖以  
教工記載言之而格其君心之非則拔本塞原之論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作新邑倖嚮卽有僚朋  
作有功悼大成裕汝永有辭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語

三

由記功載而推廣之凡守常法御事機皆當如予往日  
之公慎惟是任用此舊人以圖治於新邑勿以私人閒  
之庶使之知上之意嚮大公無我於是各盡其職敏於  
趨事而無懈怠之私治之所以日起而有功也寬以有  
容而無急迫之意政之所以優柔而就緒也蓋明作者  
天之行健而悼大者天之無疆惟人心一累於私斯委  
靡而不能勇爲心無私累則見義必爲而明作矣人心  
一動於欲斯迫切以圖功利心無欲蔽則本體寬平而  
悼大矣人臣視君之趨嚮以爲趨嚮君勵志以爲所當  
爲而惟能是使則臣以明作者副之不期於有功而功

自建君存心於化民成俗而惟德是崇則臣以惇大者  
副之不急於責效而效自舒前此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日在成王左右故其所用舊人而若舜撫事者罔非才  
德之選今茲成王自服土中周公志在明農則恐成王  
之德器未純心志未固或動於一念之私誘而遺棄老  
成別用委靡誤悅及新進喜事之人以隳前功而亂治  
體故戒之以厥若舜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  
欲其聽任之專勿以閒之召公告以無遺壽考亦斯意  
也忤嚮卽上文教工之意倡之以朋則若火之燄燄攸  
灼而敘弗絕導之公正則卽僚而有功成裕以永有辭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書

公私之別而已後漢諸葛武侯以征魏遠離而告後主  
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宜昭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其愛君預防之意與周召  
同顧成王以畢協賞罰而爲周令主後主卒以寵黃皓  
亂政而取敗亡人主可不知所慎歟○問明作與惇大  
似分兩樣相反曰就枝葉上求則叛分兩樣似難相兼  
就根本上得之卻原來是一串東萊呂氏曰漢文近於  
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  
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非後世所可及仁山金氏  
曰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繫脚精者之寬大之體

而寬大者少振厲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厲奮發之中有  
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  
所以永有辭於後世也愚謂此皆就枝葉言也漢文得  
黃老之似無動爲大而尙能恭儉愛民漢宣得黃老之  
粗流於申韓而任法以爲治是其根本則固皆已失之  
是故其所爲惇大者非所以惇大也藏疾納汙置之不  
辨而已其所爲明作者非所以明作也鈞察苛求以文  
治術而已是以漢文雖恭儉而當日之民侈靡相競棄  
禮義捐廉恥盜者白晝奪金矯僞乘傳郡國其所謂成  
裕者安在宣帝自謂雜霸而其功實霸者之所不爲以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書

法令爲詩書以刑餘爲周召獄嚴誹謗吏尙深文論者  
謂西漢之亡實基禍於宣帝所謂有功者又安在哉夫  
有爲之氣與寬大之形質稟所偏自是兩不相入強振  
厲者以寬大則必并其所振厲者而不爲教之情耳強  
寬緩者以振厲則必於所不必振者而振之教之妄耳  
何者求相濟於枝葉也若求之於根本則不然求之根  
本者去私之盡而循理之純也去私盡則行健之體全  
心無私累見義必爲所以能明作也循理純則好生之  
德洽萬物一體好惡同民所以爲惇大也爲所當爲而  
已無與焉明作卽惇大之發而已不爲所不爲而有爲



者存焉悼大即明作之體而已二者豈殊途乎故言治者宜求之本本者心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終猶成也成文武之德也東萊呂氏曰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此節承上起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敬以直內所以萃此心之神明而為燭物之體也敬則

明不敬則昏故諸侯之享與不享惟敬為能識之儀者

禮之文志者心之用也儀見於外而實本於心志存乎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語

堯

中而即顯於外二者不能相遜焉是故役志于享則交際之閒其登降俯仰進退周旋必有嚴翼肅恭而惟恐失墜者謂之享誠也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誠以享之為言嚮也謂以心相嚮而物以將之也不役志于享則交際俯仰進退周旋必有肆然而不能自戡或足恭而不由其中者如橫而委蛇及幣重言甘皆是也謂之不享不亦宜哉然非能敬者無以識之前言教工之事而主之以公自己而施於人非公無以溥也此言御諸侯之道而主之以敬自人而交於己非敬無以明也然公則本體存而能敬矣敬則私不起而能公矣其為治

心無二道也朱子曰幣有餘而禮不足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役志於享上則天下之人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新安陳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旒王而言也○多多之也猶言貴之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是惟不承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節語多難曉姑依舊說解之耳頌朕不暇蓋周公思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語

堯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作以待旦其惟日不暇如此然而周家禮樂皆定於周公而六官卒未有成書待成王命周官始定是公固有所不暇及者此時成王自服土中周公度成王為能君而動明農之志故欲以己之所不暇及者望王為頒之禮樂刑政皆所以輔民彝周公固嘗有以教王茲欲王聽其所教于棊民彝正所以頒其所不暇也禮勉於行也不勉敬於行之則無以裕民非所以承命矣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周公成文武德篤敘之也篤之以不忘敘之使不亂繼志述事孝也成王能如之則是

聽其教而頌其所不暇民不敢廢王命而天命可永矣  
敬之即勉之以篤叙而頌之也王能如是公可明農矣  
棊民彝所以裕民養之教之寬裕以柔和之民生裕矣  
無遠用戾即不廢乃命之效而廣言之也詩云優哉悠  
哉亦是戾矣此節蓋反復一意也民者國之本天之命  
也秩祀教工治內御外要皆以為民而已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故教王治洛之事以裕民終焉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故稱丕顯德以子小子場文武烈  
奉告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無  
文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七

明之迪其知保之輔其行公稱丕顯德總上文周公之  
教而言正所以明保之也以此即明保之上文所云雖  
鮮及文武然實皆揚文武烈之事奉答天命配皇天也  
和擇其民於永久而宅中以定民居自時中又也朱子曰居  
師營洛邑惇宗將禮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也威秩無文  
定民居也 愬祀於上下也以前承祖考上答天休明輯臣民幽  
格鬼神是皆所稱丕顯之德是皆所以明保之也玩語  
謂丕顯德者一以字直貫至威秩無文止故移惇宗將  
禮三句合為一節陳氏以上文周公所告為周公在鎬  
迎王治洛之言以此節之上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  
發命之事而今闕之此節以下皆王在洛舉祀後留公  
治洛之言故以惇宗將禮一節為王述已行之事之辭  
今細玩語意則皆條答上文周公之言不應在至洛行

事之後且周公既有明農之言則成王不應無留公之  
言若王未嘗留則周公又何以不遂明農而又從王治  
洛也故宜斷從蔡傳以自此公明保子冲子以下至此  
罔不若時止皆為成王在鎬時答公而留之之語 此  
節受教而將以行之之辭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  
武勤教子冲子夙夜愬祀

明光以德光之發越言勤施以德教之敷播言勤則夜  
思書行繼日待旦者是也旁作穆穆迓衡語頗難解以  
意通之謂四旁推暨其敬和之德潛通默運於深遠不  
可見之中以迎治平之福蓋旁作者如文言傳所謂六  
爻發揮旁通情也旁作穆穆以本諸身之敬和者發為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八

德光施之教化而天下自感而化之治平之休自至為  
若有以迎之也迓衡有方來而不窮之意亦不必如呂  
氏既平則盈不可久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見武王不泄邇不忘  
遠其教天下勤矣周公成文武之德有以便四方之民  
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蓋周治實成於周公所謂旁作  
穆穆迓衡之實效也成王善於守成而已子冲子夙夜  
愬祀此成王之謙辭所以推崇周公而見其未可言去  
也此因周公言明農之言故微示以留之之意如此要  
之成王亦不是逍遙天子全不理事者須善會之  
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

上文所述皆公之功棐迪之篤也罔不若時則明言以留之也朱子曰此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闕文按按自王肇稱殷禮至此皆周公及成王在鎬往復之辭自公明保子冲子以下至此則成王留公在朝而沮其明農之志之辭也此下當有周公答王允留之辭然後復從王至洛行秩祀記功朝諸侯發政令等事而今闕之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王與周公皆在洛邑王將歸鎬而留周公治洛之辭也自洛歸鎬故謙言退王退而公留故言後方釐王氏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堯

曰成王不果遷之意必嘗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今經文闕矣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咀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然則成王之不舍鎬京而第以洛邑為朝諸侯之所宜也○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留周公在後之意按漢儒見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一節錯簡在康誥之首便以康誥為周公以王命命康叔之書見此節有命功後一語而伯禽之封未見於經遂以命公後為命伯禽為周公後正如鄭

風有將仲子兮一語便說是刺祭仲有有女同車一語便說是刺忽不昏齊女其不考語意不度事迹而徒因文附會類如此抑不思康誥中何竟無一語關會作洛此節以下何竟無一語關涉伯禽也後世之人猶有欲據詩序而攻朱子詩傳者不亦惑之甚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此述公之前功而以未救為歉所以起下文委公而望其益懋之意也按悼宗將禮此亦至洛所當行之大政必其于新邑行之者矣而此云未定于宗禮者意成王考定功臣則必以周公為首而公同王至洛則謙退不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卑

欲自居故功載於周公未能定其位次王亦姑懸以待是以未定于宗禮未定者惟周公之宗禮未定也然成王則終以未克救為歉云草廬吳氏曰救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甯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顧九疇曰其後即命公後之後迪將其後謂公居洛邑必當興起事功恢宏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也監我士師工朱子曰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按氏曰文武受民重言之也梓材篇亦云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也於士師工曰監於民曰誕保示法於百官

要所以保民而已臣民皆指在洛邑者言故曰亂為四

輔蔡傳所言宗周謂鎬京也朱子曰四輔猶四鄰○按

四輔只重輔字勿泥四字如虞書言欽四鄰亦不必數

定箇四也蔡傳所引三輔亦只以證輔字耳漢分畿甸

史即長安也左馮翼今陝西同州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新安陳氏泥四字之數即

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當之禮記云虞夏商周有師保

不必備惟其人然記第言師保疑抑思四輔之官非更

貴於三公而周公當日固已三公矣又安得以四輔期

之乎又或疑洛王畿非屏藩不可泥蔡傳漢三輔之證

則漢之三輔又何嘗不是王畿周公留治下都正為兩

書經詮義卷之九洛語

望

京屏蔽謂之鄰謂之輔正其宜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哉字當作我

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方麓王氏曰肅將順

政教於外也祇歡懷敬愛於中也人心於公如此公留

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非困我哉愚按我惟無斃其

康事者成王自謙之辭謂安民之功我非敢怠顧年沖

德薄不足以爲法於臣民鎮撫臣民賴有公在耳公其

監我士師工而勿替焉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矣或以

二事屬之周公言公之功皆安民之事也不惟民心所

屬即予亦無所致朕時說以爲得委重於公之意然委

曲費辭說肅將祇歡稱公之前功四方世享期公於後

效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拜手稽首承王命也以去爲退以留爲來天所命之民

文祖受之武王承之文所云遁求厥甯武所爲孝思維

則保文祖受命民即所以光烈考武王也承保云者承

王命以保之之責也王命至武王十九字作一句讀與

宏朕恭句對看言王以保民之大任責予子以將有以

責難於王王以大任責予子實寵予子責難於王所以

書經詮義卷之九洛語

望

受民之事

宏朕之恭王也下文相宅節宏朕恭之事予旦節承保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成王雖歸鎬而朝覲會同以發政令則皆來東都大惇

先王之典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政之所以無過也大

惇先代之遺賢無怨無惡率由羣匹用人之所爲大公

也二者亂民之大端矣而以君心主之君心之怠肆棄

典遺賢多矣君心之敬恭則於典不敢不惇於賢不敢

不用羣賢竝登政刑脩舉民受其福遠近嚮風詩曰不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篤恭而天下平是新邑之治實四方之綱而後王之所觀法也曰者周公期王之辭其者期之之意也前四句云王當如此後三句斯其效如此蓋果能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則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而王有成績垂於後世矣獨言殷獻民者宅洛誥告庶殷擇其賢者而惇顯之化民成俗自惇殷獻民始矣自時中又與萬邦咸休句連讀皆以效言即成績也以是望之王所謂宏朕恭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書經註義 卷之九 洛誥

望

多子越御事即士師工以以之也以身率而示之法與之儻力也篤前人成烈即誕保文武受命民也其師者文武所受之民篤其所以保民者乃所以答斯民仰望之心也以實心相信曰孚盡其誠以保民即所以盡心於事君而可為後人之所觀法則不止為監於一時已也明君以篤恭者刑於天下人臣為實心體而成之文祖之明德遠矣茲乃益篤其烈而遠觀厥成使難化者無不化焉乃所以殫其德也此承留後之命而以誕保者效之已也

考朕昭子刑二句草廬吳氏云成我所以也按此訓昭字如君爽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於義亦可通然於文義太覺瑣碎終不如蔡傳之直捷

自予小子其退以下皆成王及周公同在洛邑凡舉殷祀朝百辟發政令之事皆已舉行於是王將歸鎬而特命周公留洛之事誠以殷頑遷於洛邑教化殷民非周公之盛德日與漸摩無以使之化也方麓王氏曰畢命言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留鎮監我師工則慎始之政誠有未易言者是則特命周公者成王之明宜周公之不敢辭其責也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受命留洛之辭然重以相宅惇典殷獻民者責望於王王躬無以出治雖周公何能有成臣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君

書經註義 卷之九 洛誥

望

臣之聞其所以交相期望而各盡其責者如此要之其所慮慮者多以殷民之故是以成王甫退而慈殷之命隨來多士之篇繼作當日之情事可考也後世稍又安即以粉飾太平為事而民風之厚薄置不問焉否則嚴刑酷罰以強禁其民而酷吏成風民不堪命矣孰若成周之天下一體以一夫未善為己辜訓導從容不以勢迫刑驅期必勝而卒之人無不化以暨於囹圄空虛如成康之治歟此篇辭句多難強通讀者宜於此等處得成周之心焉勿徒爭訓詁之異同可也此一段皆在戊辰烝祭歲前事

仲來恣殷乃命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成王既歸鎬後事事當在八年春特以恣殷之事屬

之周公又恐無以安周公而特以優禮尊顯之故附於

洛誥之末著周公留洛之始終也恣殷之命卽下篇周

公所以告多士者甯周公而曰甯予因周公予不敢宿

而云帶記事於敘事口氣中古史之簡也秬鬯所以禮

神然周禮之享諸侯皆再裸是古人之享大賓客皆以

享神之禮也明潔也致潔敬也精意以享謂之禋拜手

稽首亦成王授使之辭成王言致其潔敬精意以享於

公因拜手稽首而奉之庶公之安予所享也明禋便是明禋於周

書經詮義卷之九 洛誥

公非謂此秬鬯之酒本所以禋祀鬼神而今於享公也

休享休字陳新安謂致休美以享公近解又謂以此休

美之物享公語氣皆反似夸寵之辭殊不協語氣愚謂

休當訓安卽甯予甯字之意休享欲周公安而享之如

今之祝文○秬黑黍也其一稌二米者曰秬黑黍大於

日尙享也○秬黑黍也其一稌二米者曰秬黑黍大於

他黍故曰秬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作蜀黍

方謂之蘆稌又謂之稌粟以其幹葉似蘆又似稷而名

字轉相訛耳稌卽稷也南方無黍而有秬黍稷宜於

雍冀南方秬鬯釀秬黍爲酒其氣條鬯故曰秬鬯將祭

多不識耳享則煮鬱金香草和之乃謂之鬱鬯蔡傳以鬯爲鬱金

香草誤也按唐孔氏曰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

鬱金香草其和之使芬芳條鬯謂之秬鬯酒然則以鬯爲

誤由於孔疏秬鬯實於卣鬱鬯實於彝卣皆尊名彝

爲上尊卣爲中尊彝爲下尊按此以貴賤爲上下彝盛

之其餘尊彝以盛酒盛水故爲下貴者考宣王之賜召

穆公平王之賜晉文侯皆只秬鬯一卣此甯周公以二

卣蓋異數也禮記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

則資鬯於天子然則宣王之賜穆公以圭瓚秬鬯一卣

使之得自爲鬱鬯以祭耳周公爵上公長諸侯其得用

鬱鬯已久此之二卣乃王之遙以享公如再裸之意非

宣平之賜召晉者比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進爵也以宿爲進者歸宿之義不敢宿者不敢當明

禋之禮故以之禋於文王武王此亦史臣述周公之意

書經詮義卷之九 洛誥

并記其事不必周公言也又半山王氏曰成王使周公

來恣商民乃命甯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於文武使

之明禋則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

之命卽禋文武三山林氏曰文侯之命江漢皆曰一卣

此言二卣者宣平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惟一卣

此告於文武故二卣也予不敢宿與曲禮君言不宿于

家之宿同愚按如二說則解宿字甚順然林氏從介甫

說者疑蘇傳事周公如神明之說爲不情耳抑知享神

享人通謂之享則其義可知矣是以享禮再灌而酢性

用體薦體薦者分牲爲二胾用其左胾分爲十二段去

屍一段不用餘十一段燔之半熟盛以大俎詩

曰邊豆大房法言大房半體之俎是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

不敢食夫再灌體薦則是明禋之禮也不敢飲不敢食

則亦不敢宿之義也抑祭禮迎尸而入尸立於戶牖之

閒節谷辰君以圭瓚酌鬱鬯獻於尸尸受之不飲而灌

於地后以璋瓚亞灌亦然則尸亦不敢宿也禮記云

君子敬則用祭器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其卻齊

享也曰犧象不出門犧象祭器也周禮司尊彝有犧尊象尊然則古

人於敬之至者其禮如祭不又有明徵歟且經文曰明

禋者是成王之遙以享公而周公不敢自進則以之禮

於文王武王語意自明非王命周公明禋故公不敢宿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吳

君命卽禋於文王武王則之與卽自有辨也如曰王命

周公以明禋而告太平則明禋與甯予何與以字亦無

著落矣拜手稽首乃成王之致禮於公若命公使明禋

則亦無庸拜手稽首矣此篇本多難解然此一節之解

自當斷從蘇蔡無庸疑也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周公禋於文武而口祝之辭非祝版之辭也史臣聞

之而記之耳此節四句各分而皆爲王望助之辭欲其

和順於先德以篤敘而行之如所云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禱王之進德脩業也欲其有以養身無或遇疾無

自致於疾如所云不騫不崩禱王之身之康強也自王

之身而永之後嗣則萬年厭於乃德自王之身而廣之

民庶則殷乃引考然惟王能惠篤敘則有以自保其身

而無邁自疾矣无妄之疾不可知若自致之疾則和順於德者所無矣能惠篤敘

則有以垂於後而子孫飽德矣乃德乃字不能惠篤敘必泥指文武

則有以導殷民而殷庶亦順治以獲終天年矣萬年厭

德如所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也殷乃引考如所謂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也獨言殷者因伴來誌殷而

言之下都殷民所居輦轂之下亦根本之地以殷民之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吳

難化而且獲引考則天下仁壽可知周公誠善禱哉然

忠愛之深故情見乎辭也○此所云禋于文武不過因

秬鬯而致其精意非舉大祭祀故以意祝禱如此若大

祭祀則有常典亦惟成王來祭非周公所敢于也

王伴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申上文殷乃引考一句之義惟王惠篤敘以身先之是

王能使殷承所誌之條敘於萬年之久其永觀法於王

而懷王德也通節作一句讀此非與王言而蔡傳以爲

責難之意者王以誌殷之事委周公而周公則以誌殷

之本望之王是其意因責難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威格王入太室禱

此事在周公許留洛之後仲來瑟殷之前七年十二月事也洛邑惟文武之廟故烝祭惟及文武用特者重周

公留洛之事又如巡狩而歸格之禮故用特貴誠也冊即告周公留後之冊惟告周公其後言冊祝之辭專以

此也殺在裸之後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蓋祭禮亞灌后不在則大宗伯攝三獻初獻亞獻也既灌乃出

迎牲殺牲燔黍乃薦腥燔黍之四獻皆在堂之事所謂朝踐之事也既乃碎牲體烹之於鼎待養定乃延尸入

室而獻熟焉五獻六獻也尸食畢乃行酌爵七獻八獻皆在室之事所謂饋食之事又曰直祭也其九獻則賓

之長行之以終焉此天子九獻之大略是禱在殺之前也此先言王賓殺禮威格者謂諸侯以王殺牲禮祀故

威來助祭耳非先殺後禱也太室謂太廟之名孔氏疏五室中央曰太室據秦儒月令篇則明堂太廟之制如

井田分爲九區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其四方之旁室各爲左右天子視廟則

各以月而居其室中爲太廟太室中央土居之祖廟之制與明堂同故此言清廟中央室也然中央○戊辰孔室中又自分堂室禱尸降神在堂不在室也○戊辰孔

疏以爲十二月晦日此恐未然孔謂三月辰朔大推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庚子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辛巳朔小

無且古制閏月皆在歲終不於九月則十二月戊辰未可定爲何日也况烝祭而特命周公留洛亦不應以歲終晦日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巽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前此王既留周公治洛而公許之矣此則特因烝祭而冊祝以告於文武即承文武之命以命周公留後而亦

使逸作冊以誥之此皆十二月戊辰日事也蓋發大命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且使人咸知之不然則內批行事

其弊乃不可言矣○此篇史多變例作奧衍倒拗之筆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上兩節著公留洛之始也此一節要公治洛之終也王以誕保文武受命公公以承保乃文武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自任自此以後公之治洛以誕保文武受命者凡七年而薨書法甚明方麓王氏則云惟七年者

明上文皆爲七年事也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作洛還政皆在此年此史

家倒記然也無還政之說按此固皆是七年事然如其說則周公之誕保文武受命者惟在此年乎則其說不

可通矣○仁山金氏曰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

歸鎬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

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誥 辛



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闕文錯簡皆伏生口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爲定以此致誤

附定殷作洛年月日

成王三年三叔武庚叛王命周公東征誅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封微子于宋

成王初卽位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其

秋王感天變迎周公歸三監武庚遂叛詳見金縢是

時奄與淮夷徐戎皆叛

○四年東伐淮夷遂踐奄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語

奎

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按此則東征三年難周公主兵

然成王亦嘗親征統在三年內之事耳

○七年二月乙未王自周至于豐以宅洛告廟

漢志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

十七日辛卯 十八日壬辰 十九日癸巳 二十

十日甲午 二十一日乙未 二十二日丙申 二十

十三日丁酉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九日癸卯此月小盡

三月大保相宅○周公至洛

漢志云三月甲辰朔按此則前月小盡矣 二日乙巳

三日丙午 四日丁未 五日戊申 太保至洛

卜宅 六日己酉 七日庚戌 政位 八日辛亥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 十一日甲寅 位成 十二

日乙卯 周公至洛

洛語曰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周公遣使告下

十三日丙辰不言事將有事于郊社而齊戒也 十四

日丁巳 郊 十五日戊午 社 十六日己未 哉生魄

四方和會 周公咸勤此下五日酌酌命役之書 十七

書經詮義

卷之九 洛語

奎

日庚申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癸

亥 二十一日甲子 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洪大誥治

召公作誥旅王若公此後有周公歸鎬迎王治洛及成王治洛舉殷祀朝諸侯

十有三月王在新邑戊辰 烝于文武命周公留後

○八年三月周公初于新邑告商多士三月前有成王

故周公於三月是年命蔡仲 奄與淮夷又叛乃滅

奄歸告四國多方

○十有四年周公薨

多士

詰告庶殷誠以殷民習於紂惡又從武庚三叔煽惑以畔是以遷之洛邑篇中所云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又曰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置天罰移爾遐逝是也是則遷殷頑民以其不正之故非以其不服之故故遷洛以居之又作下都以鎮撫之比事臣我宗多遜其教思為無窮其容保之為無疆也矣然殷庶以遷則遷以攻位則攻位以營洛則不作殷庶非真不肯服周者但以習染既深雖知新朝政令之當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多士

華

從而舊習未能遽革則或且藉口於先朝遺民不忘舊德以自文飾又或以我既臣周而周不我用以此歉然不能心服此實皆緣飾以辭罪之言耳故周公此篇告殷多士首二節略言我周革命之公惟帝不畀以下推言我周之革商正如商之革夏皆視乎天命人心而夏商之亡皆其自取正毋得藉口於不忘先朝以存貳參之志也爾殷多士以下又言我周承帝事以割殷則爾殷遺自當服我周之教令何乃作為非法以自取罪戾此指其從叛而言也又念殷即大戾是以至於邪慝不正則遷洛之故實欲以革其

邪慝之習而非有他所可見矣告爾多士以下承上言我之遷爾於西亦莫非承天之命蓋凡自取罪戾即天命所當罰殷革夏命惟爾所知自能率德則天命所予我周亦何容心今之移爾于西正我存矜恤於汝之心率德改行在汝不得以我不用汝為辭也朕來自奄節乃正言遷洛為率肆矜爾之意今予惟不爾殺以下則申明肆矜遷洛之實心而戒飭之以克敬又動之以克敬之安且久皆使之知所自擇以變而從善而不欲以刑罰驅迫之公仁之至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多士

華

此成王八年之三月也蓋周公以七年十有二月受王命留洛至八年之正月王佯來恧殷此三月則建寅之月始和布令之時故周公於此時始行治洛之事屬殷遺多士而告恧之也半山王氏曰殷庶遷於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從矣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述殷之喪而為悲憫之辭述周之興示以正大之義然惟天實喪殷而佑周故我周奉天明威以致王者之罰割正殷命以終上帝命周之事焉見非有私也紂固王

者而王罰自周致之於紂紂不王故也王罰奉天討而已孟子所謂天吏是也東萊呂氏曰首呼之日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于言表略無忿疾之氣仁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故今爾多士丁甯呼之以起聽之辭時文王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矣曰小國者以侯王之位言之謙辭也惟天不畀以大降喪于殷言允罔固亂推天所以降喪于殷之故弼我即我有周佑命不畀殷故弼周以殷亂而周治也夫殷以天下亡周以小國昌此豈可徵倖于者

書經詮義

卷之九多士

謹

然而殷卒以亡周卒以王則天實爲之天則何心惟誠不固亂耳天實弼我我何必求位哉東坡蘇氏曰曰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敢非有翦商之心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乍而曰天所不與似亦無可憑矣然而民心好惡嚮背之爲即天命民威之所著蓋民之所秉即天心民心之所爲即天命矣豈問之冥冥之表乎此節結上以起下凡夏商之亡皆以不明厥德失民心則失天命也下民字對天而言孔註謂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此泥一我字說耳然天之

不與殷處無善落矣其於殷言天於周獨言明亦無謂也又下民秉爲句本兼好善惡惡但惟帝不畀句承上節惟天不畀而言惟天明畏句即前篇所謂將天明威是側向民心所不歸即天威所降喪邊說意在殷之亡非我周弋取爾多士無庸貳心也然推開泛說道理以徵信非又反覆上文亦不專以殷周言也

我問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爲善最樂作德日休所謂逸也蓋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此人心自然之機人心日即於善此中自覺泰然有天

書經詮義

卷之九多士

謹

清地甯俯仰自如之致一動於欲斯其戚然外多所營內多所畏而無地可以自安矣上帝之生人也畀以五常之性發以好德之情資之以秀靈之氣助之以行健之能皆所以引之於逸有足以制其欲而適於安者人惟以暫爲快斯不適逸耳苟適於逸則其相引之機夫不有靜體之而自得者歟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以示之嚮如湯誥所謂降災于有夏以彰厥罪者夏桀亦弗克庸帝而且大淫有辭仲虺之誥言夏王有罪矯誣上天此有當日必有所指實以言之而今本不可考矣夏桀旣自絕於天亦罔念聞於桀廢元命而降致罰蓋

天子者天之元子其於天爲近常人之惡不過其身其家其一鄉一邑天子有惡則播於天下且其取精多其用物宏則其精神氣餒之所感召尤有大而速者人心之所怨惡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災異生焉高明之家鬼矚其室况天子乎及夫災異之生而知引以自晦則人心可回而和氣可致故以是爲天心之仁愛是猶有引逸之倦倦也至於卒不自悔而爲惡愈甚則人心之散不可復回而天命亦於是絕矣凡此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則皆莫非天則總而歸之天意也此節言夏桀之亡乃夏桀自適於亡而非商弋之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多士

著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歸湯如此非天命之革夏乎俊民皆帝臣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民心所共賢卽天命有德俊民甸四方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湯亦惟天所命而已甸之訓治如甸田焉經營區畫之詳也後殷民有言夏特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抑知成湯之與甸四方者俊民而已豈有私市乎此言湯之興非湯敢求位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此及下節言商之能世守其所以不失天命者華陽范氏曰明德恤祀一代創守之本而明德又恤祀之本愚按祀言恤者實本敬天敬民事之心以敬鬼神則非徒祀而已且以對紂之昏棄肆祀弗答者言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德者天之所命之性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也於天之所賦於己者則有以明之於天之流行而顯於用者則有以恤之是能迓命於天故天亦大建而保之治之所謂以逸相引也而殷王又能操存此敬畏之心而不失焉是以能仰對于天而澤及天下也方麓王氏曰操存於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多士

美

心者罔敢失帝敬之至也推行於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溥也愚謂德無不明則澤無不被敬者德之所以明也澤及天下亦明德恤祀之所流而已民咸被其澤則民心不遠天命固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罔顧于天則亦不適逸也先王勤家卽上文明德恤祀罔敢失帝配天其澤之事知畏天則知聽念于先王勤家罔顯于天又况其聽念于先王勤家乎罔顯以心之昏言罔顧以行之背言也罔顧天顯則失帝罔顧民之

當祗則澤不下于民而又從而暴之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此及上節言紂之亡亦紂之自取滅亡非周之弋之也此節乃應轉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之語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復言天所以不保之故也八字作一句讀此應轉惟天不畀允罔固亂之語又以收上文而起下文亦推開泛說道理不專以殷紂言也

几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推言以實上節之意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多士

堯

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惟德之不明則天所不畀何獨紂乎時武庚再煽淮奄用踐是皆有辭于罰故推言及之以深解殷民之惑也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承帝事者天作君師以養教天下之民以誅有罪而安無罪此帝之事而人君所當承也能自明厥德則明於天顯民祗以自盡其君師之責天命天討皆殷若昊天以行之而我無一毫私意焉則不靈承帝事矣此有周佑命之說本可直接降若茲大喪之下然開以上文兩節為寬言之而後更端又重呼爾殷多士以起其聽

革命之大非敢求位難言之亦重言之故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惟周王靈承帝事故帝命之以割殷帝既命周以割殷則周安敢不割殷而告勅于帝乎此即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於帝之說所以知有割殷之命者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天理人心可明證也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是天之弼我我其敢求位哉此即靈承帝事之事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適丁歷反

適專主也靈承帝事我之事皆帝事也微之而洗心退藏顯之而天命天討皆壹於欽若昊天而無一毫私意焉所謂事不貳適者割殷之事亦奉天而已惟我事不貳適則惟爾王家我適天命無違獨奈何反側不常而以貳心事我乎此惟指殷多士之罪而言以起下兩節之意

書經詮義 卷之九 多士

本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洪無度指從殷監以畔言也動之者微指遷洛而言也邑殷管蔡霍之邑殷監相煽以叛王師誅之而徙其梗化之民於洛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豈我之動搖爾眾亦爾之自為不靖於爾邑而已爾不我適以自取茲戾是亦有辭於罰者予承帝事而已是豈有貳適乎

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殷紂以力行無度者取戾於前武庚又以怙惡不悛者滋戾於後子用是又展轉思念謂天屢就殷邦降茲大戾故爾之染於惡習反側不靖其邪慝不正由來久矣蓋念之至此則有矜憫之思焉夫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小民何知是以遷之於西比事臣我宗多遜其容保而教誨之誠天地之心也此節諸家之說皆欠明白而董復齋朱子由因解肆字為肆矜肆赦之肆言赦之而不正其罪淺看之似淺顯勝於蔡說深思之則遷徙亦是致罰但降輕耳蔡傳含蓄而意味深長深得聖人書經詮義卷之九多士 空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語其洪無度之罪則罰宜不止于遷念其為即於殷大戾之故則不悉為加罰而又不可不遷故惟是其遷居西耳爾動自乃邑我乃以遷爾為罰是亦天之所命我承帝事而已豈予一人奉德不康甯哉爾宜率德改行毋復存違越之心朕既寬爾之罰而遷於西則亦不敢有後無庸疑怨也此節本可直接上文然欲自明其所以遷徙之故而又若惻然其不忍直言者是以歎息更

端再言告爾多士而後自明其意又示之以天命飭之無違非必殷士之果懼有後罰亦非必果懼殷士之我怨而惟是惻怛慈憫之意有并此動搖遷徙之非其本懷者况敢有後乎彼殷士亦宜共體此心焉矣說經者不體此意則只覺其為嚴厲之辭因謂遷徙出於天命而不可違故朕不敢少緩林氏呂氏及姚承菴朱子由之說大率如此此於文義亦自可通然不若蔡傳之婉切矣且遷則遷耳無所謂不敢緩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殷革夏命惟爾所知則爾王家我適可以知動自乃邑

書經詮義卷之九多士 幸

之為爾自速辜而我惟遷居西夫亦非我之過矣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革命之公爾其無辭而爾心未靖者則又曰夏士之在殷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東匯陳氏曰迪簡王庭職者今周不我用耳商王多士則非無爵命者然卿大夫闕族黨之長則鄉官而非列職世家或主治其宗或民之俊秀為比于朝故有周不我用之語也抑知成湯惟俊民甸四方惟予一人亦聽用德耳予正惟欲簡拔爾之故是以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居西去不正之舊居庶幾率德改行是正所以率商之舊而寬肆矜恤于爾也爾乃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則予之不爾用豈予之罪命德討罪惟天所命豈可以彰德之用爲一時市惠之私歟此破其苟安飾過之言而望之以率德改行之實也○東萊呂氏曰商猶謂之天邑者以其地爲商天子舊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邇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篇辭多婉曲至此節乃明告以遷洛之故而辭亦稍厲矣殷庶從殷監以叛其洪無度可誅周乃誅武庚三監而赦殷諸臣之死僅從遷徙是降輕其誅罰之命也

書經詮義卷之九

多士

奎

然天討終不可不明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邇所以正其動自乃邑之罪抑亦念其卽殷大戾肆不正之故欲使之比事臣我周宗庶可化而漸至於多遜之美其罰輕其恩厚也然戒飭之意猶未竟盡蓋待其自思得之○奄國近魯於周最遠括地志謂兗州曲阜有奄里卽奄國之地故當日東征之役踐奄最後孔疏云伐奄王不親行此言朕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討王師還卽王來還也愚按此終是曲說大約伐奄在成王四年事東征之役雖王已委之周公而喪制既終則成王亦嘗親征如宣王旣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卻又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亦其類也

儒者每泥周公攝政七年而後致政成王之說便似成

王全不曾理事者抑知其必不然也此篇雖周公之言

然所傳者王命則曰朕曰予曰我皆作王自稱若非王

親伐奄安得云朕來自奄乎王踐奄還乃遷四國殷民

四國謂殷管蔡霍其民蓋皆殷王舊族大家是以皆染

紂惡又助武庚三叔叛謀者故其罪皆應死所謂洪無

度也成王周公赦其死而遷之非盡遷四國之平民也

降其死罪而遷故曰大降爾四國民命蔡下謂天下死

之則其語似太自然遷徙亦天罰也顧不遷之四裔而

反遷近王畿則因念其屢卽大戾故習於不正所以憫

書經詮義卷之九

多士

奎

之而欲近而教之率肆矜爾恩意實行於致罰之中矣

比附也附於同列事事其長臣臣於監也我宗周之宗

古人重宗法故每言宗比事臣我宗召誥所謂比介于

我有周御事使之節性惟日其邁也多遜遜順之多所

謂禮讓與商俗之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蕩陵德故侈

滅義驕淫矜夸者正相反也周宗之多遜有素矣使殷

士比事臣之亦欲其化於多遜蔡傳所謂期之之辭也

此多遜之字非謂周宗之多遜乃期殷士之多遜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

此更端而言作洛之故以示教誨之意然其辭則愈厲矣今予以不忍殺爾之故是以申茲誥愆之命指通篇而言而

言且深有屬望於爾者今茲營洛之舉固所以賓禮諸侯亦所以為爾服事奔走以臣于我周而能多遜之所

也爾其深體此意乎營洛之事武王志之則作洛本以賓諸侯為主非為殷士然以將作洛之故是以先遷殷

民于洛以待及既營王城而又別營下都是下都之營則專為鎮撫殷庶故提過賓四方一邊而側向使多士

進于多遜一邊所以為殷士言之亦營洛之實意也

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盜幹止

承多遜而言蓋殷民之遷洛也周已為之經理安集授

之士田宅里為其為殷王之後而優禮之非比於流蔡者故殷民亦已安之是以役之而不作此變化之機也

但其心未靖其俗未革是以尙勞詰愆此乃因上文而言爾能進於多遜乃庶幾保有爾之士田庶幾安爾之

所事所居而可無後悔勉之之辭也蓋洛邑比事周宗則非若殷紂武庚之即大戾能多遜則非若前此之不

正而洪無度則此之移爾遐遜雖曰致罰于爾而所以為爾謀者深矣東萊呂氏曰爾乃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庶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多士

奎

幾安甯各幹其事與其止居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愚按殷民遷洛於茲三年豈可前此皆無田宅接上文是其受田受宅已久非至此始授之也又此節緊有之辭非戒飭使勿動搖觀之辭也宜詳審之○濶叔獻曰幹者四民之事農工商賈是也止者四民之居肆是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此乃嚴為戒飭之辭愆殷為此數語耳克敬即前所云無違也敬而無違則進於多遜天之所界以矜恤者也

不克敬則終於習惡豈惟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身不爾殺者竟爾殺矣豈予之敢有後罰亦爾之所

自致也○讀此益可得前文所云無違朕不敢有後之深意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申為勉厲而鼓舞之之辭宅安其邑洽比於鄰繼續其居傳之於後惟時者克敬而無違越無貳參之意也

爾其如是則安其事業永其天年于茲洛而爾子孫乃或能興起有家實從爾之遷洛始矣是則天之界矜爾

者亦子所率肆矜爾之本心厚望也興字蔡傳以起家言大夫有家隱寓有迪簡有服之意所以欣慰之也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多士

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予之所或言者皆以爾之安居為念蓋非欲強之使服而實欲奠之使安化於善則安狃於惡則危也此可見聖人至公至仁之心矣雙溪王氏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闕文○方麓王氏曰多士一篇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由於德言德則本於敬其曰爾士爾止有幹有年遠至於子孫備盡人情以導而勉之於善慫勸反復可謂至矣抑般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詔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欲其表裏交孚有一人一念之未

書經註義 卷之九 多士

奎

釋然者常人以為緩而聖人以為急也愚按方麓之言善矣抑篇中之責殷士則曰無度曰不正其戒之則曰無違其期之則曰多遜曰克敬是殷庶之勞於誥告者以其俗之未善非徒為其心之未服而其所以誥告之者亦惟欲其俗之能善非徒欲其心之我服也顧能化即其誠服未能化即其未服亦一而已矣○仁山金氏曰多士之末其辭婉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忠勤反覆之意則同按多方不專對殷士言無逸

篇分七段各以嗚呼更端發之首段三節統言無逸

之當以自處次段四節舉商之無逸者以為法商之

逸者以為戒且惕之以壽夭所由第三段四節舉周先王之抑畏而詳及文王之無逸示成王以法祖第四段二節欲王知法祖而深以逸為戒第五段二節欲王能聽諫而深著不聽之害第六段三節欲王知此而效古人之反身實踐毋留忿疾之私第七段總指上文而致丁甯焉南軒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者敬所戒者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促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德陳於前周公以無逸陳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東萊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奎

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逸

解所字為居東萊呂氏之說禁傳用之東萊呂氏曰凡人乍勤乍惰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今解者大抵遵之然朱子不取其說又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按以所字訓處所可也如北辰居其所朱子亦未嘗不看作處所意說但處於

無逸則文義爲順若處其無逸則其字自礙港語句難通矣新安陳氏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儘可喜外此則孔注之說林氏亦本之漢孔氏曰歎美君子之道所曰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逸也恩按孔注卻說得七斷入絕不得貫串林氏說較可通但語句又覺善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非之而蔡傳仍本之真西山乙記不取呂蔡說大學衍義則又全采呂說云愚按真氏不取呂蔡說以說經則宜矜擇也其於大學衍義又收采之者以其說之足以警告人君也要以必從一說則呂蔡爲長不然則宜以脫字闕之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堯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民業皆艱而稼穡爲尤艱民爲國本而稼穡又爲民本小民之依卽謂稼穡而兩知字略有先後淺深不同知稼穡之艱難者需體塗足之勤暑雨祈寒之怨耕耘收穫之汲汲於趨事茅綯乘屋之不敢緩於用心皆有以周知之如親執其事也知小人之依則不惟知之而心體之思民之生如此其艱也物力之興如此其不易也民非勤無以自贖而偶怠則不免寒飢也歲雖豐未見有餘歲偶歉則無能俯仰也夫然則滋味聲色之欲皆不敢以自縱遊田觀逸之適皆不敢以自如征斂賦

稅之入皆不敢以多求量入爲出之經皆不敢以過修鰥寡孤獨之顛連時爲厯慮水溢旱乾之不測時爲隱憂非時之役必不敢興非事之營必不敢出念念惟恐傷民之力失民之時費民之財以有害於民之生計是乃可謂知依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人君燕處深宮食租衣稅本無不逸第恐以不知稼穡之艱難者居之則過於逸樂而生民疾苦乃懵然膜外置之矣先知稼穡之艱難則居逸而有不敢自逸之心是乃可以處逸是能以勤居逸則其於小人之依爲實能有以知之而以心體之雖欲自爲逸焉而有所不敢亦且不暇矣此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辛

君子之所以能所其無逸也南軒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于艱難而歌詠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以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生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東萊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能體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

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長深宮遠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愚按始勤終逸亦舊說所云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樂之說蘇氏林氏已深非之然蘇傳惟艱難乃所以逸樂之說亦於經意尙隔一層而下句則字亦難接上若林氏所云好逸者未必得逸無逸自然逸雖是有此理卻未免終在逸上較量也鹿門茅氏云人君所處本是安逸要之天下民生恃以爲安故不得自逸知小人之依斯人君所以安民者也所以自安之道也天命永於多享人心免於怨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圭

咨其君之安逸何如哉此其說亦甚佳然乃逸二字卻落在知依後一層非經意矣故終以呂蔡之說爲長○方麓王氏曰經文數逸字頗不同有逸豫之逸有安逸之逸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所謂耽樂之從也非止一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安逸之逸也後王生則逸亦此逸字惟生于安逸不知艱難所以惟耽樂之從也此在本篇自有兩意不可不知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上文言先知稼穡之艱難而後處逸則不敢自逸此言

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逸則至于縱逸也乃逸以安逸而縱逸也乃諺習爲俚俗鄙語若今之好談小說學爲雜劇者蓋飽食終日舍是無所用心矣耳不聞正言目不見正事則既而言行虛誕其侮父母爲無聞知蓋勢所必至矣勤勞稼穡之人安于樸魯無暇他及以諺誕者傲之其無聞知亦信然也夫父母勤勞稼穡則爲其子者夫豈不及見之而竟未嘗知之知不以耳目而以心心之既肆宴安溺之雖知亦不知矣此周公之所以恐恐然爲成王提撕警覺也○天下國家之故未有不以憂勞興以逸豫敗者在易豫之爲卦以九四成之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圭

乃初六則以應四而鳴以致凶矣六三則以承四而吁豫有悔矣六五則以迫于四不能自拔而貞疾不死矣賴先人之遺大臣之助以獲處安逸而不思其所以致此安逸之由未有不溺於宴安而流爲諺誕者凶悔其能免乎惟六二爻以柔順中正得地道之安是以靜而生明能以正固自守介如石焉知逸豫之若人而不以終日自處此意即所其無逸之君子歟然而其人鮮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因無逸之說而實以舊聞且著其效焉祈天永命之意也仁山金氏曰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于中也蓋嚴恭則動於身者皆以天命自度矣寅畏則存于心者時時對越在天矣推此以治民則亦深念民依而祇懼惟恐以傷民者開罪於民何敢以荒甯自處民上乎民之依即天之命知畏天命未有敢怠忽於民依者也東萊呂氏曰中宗無逸之實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于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書

其壽莫非此理○中宗廟號也大戊脩德商道中興商人宗之其廟不毀故曰中宗古者因其德可宗而後宗之自唐而後乃世世稱宗非古人之道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以舊勞于外之故於是盡知小民之依及其作而即位乃以亮陰之故是以未及號令其惟不言而已言則和順於天理是其或有不言非不能明哲作則也高宗惟以知依之故是以不敢荒甯而能嘉靖殷邦以至

小大之民無時或怨蓋其能深體小民之艱難故不敢自暇自逸而惟求所以嘉美安靖其民者民俗以是嘉民生以是靖夫亦誰復怨之此高宗以無逸而獲壽之實也東萊呂氏曰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故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威和萬民亦此意也方麓王氏曰蔡傳中和字因言乃雍而生其實和之發於身本於恭默思道和之達於政著於民本於不敢荒甯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高宗亦廟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書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以不義惟王故舊為小人以舊為小人故於是知小人之依惟知小人之依故能保惠于庶民雖鰥寡亦不敢侮則敬之純而保惠之周也此祖甲以無逸而獲壽之實也○祖甲太甲之辨自二孔及蘇氏林氏及真西山陳新安俱以祖甲為即太甲且謂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信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之說故不欲數祖甲也蔡傳考據以祖甲非太甲而國語之言為不信廬山陳氏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

亦罔或克壽若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

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壽邪既云不論世次蘇氏則不

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時厥後詳之則蔡氏所考不

可破而諸說皆非是方麓王氏曰考經世書太甲祖甲

在位皆三十三年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冲年以

此知周公之稱三君罔以其德亦取其享壽之最永者

言之此太甲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

高宗之久而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

知其卽位之晚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也愚按卽

以經文本節考之曰舊爲小人又曰爰知小人之依是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甚

可見二小人字皆謂細民非不義之小人也曰作其卽

位爰知小人之依是舊爲小人者在卽位前事若太甲

之爲不義則既卽位而猶敗度敗禮非徒在卽位前也

非其卽位與高宗之作其卽位同不見有放桐復歸意

也是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安得信國語史記而反移

經文以就之乎太甲於商當稱太宗不當稱祖祖甲至

紂六世除兄終弟及而商亡未及立不毀之廟故只稱

祖甲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祖甲而後廩辛六年庚丁二十一年武乙四年文丁

三年文丁或帝乙二十七年周公於此約略言其不壽

耳東萊呂氏曰憂勤者壽逸豫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

非特以戒成王也人之一心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

遊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亦卽其

理而推之耳後世憚憂勤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

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年何其愚邪愚謂賢君念切民

依不敢自逸此只求以自盡厥職豈以祈年周公云然

亦以理斷之耳抑亦爲成王之忠盡之心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夫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周自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有天下之本也然

太王王季之所以垂緒者豈惟勢之日昌抑亦德之日

茂也故將言文王之無逸而先推本其世德言之致堂

胡氏曰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

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

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

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

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爲

之不由乎人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儉於身也即康功田功勤於民也康功凡安民之功皆是顧九疇獨以除殘去暴言之狹矣本抑畏之心以自治則一身之欲有所檢而不敢肆本抑畏之心以治民則及民之功期自盡而不敢怠即就也就所以安民之功必欲使無一民之不安而後已詩所謂適求厥甯適觀厥成也安民之功莫急於養其民故又特言田功以稼穡之艱難尤小人之依之所急也唐孔氏曰立安民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民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制恆產教樹畜皆田功之事也凡人君厚於自奉則必薄其民矣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毛

勤於民事則不暇求以自奉矣人已公私之際其不兩立如此縱欲于己忽視乎民皆逸也儉以節欲勤于即功皆無逸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自克貴剛而逮下則貴柔柔而不立則廢微柔則黃裳

元吉者也持己以敬而接人則以恭恭而不安則足懿

恭則謙尊而光者也問微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朱子曰二字柔者須微恭者須懿柔而不

微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闕弱聖人陰

陽合德全體渾然隨所施而各當而自其和易近人之

致言之則見為微柔懿恭猶所云豈弟樂只也方麓王

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無抗厲之氣無侈驕之情故其於

小民之情無不周知於民之疾苦無不動念蓋不待躬

歷賦畝親執其勞而後有動於中為知依之主矣於小

民則實諸懷而保之所謂視民如傷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懷保之政則然

而懷保之心無窮盡也於鰥寡則尤加之惠以鮮之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

曰孤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惠鮮之澤沛然蓋恩常有行於法之外也惟其以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毛

懷保惠鮮為心是以居廟堂而謀賦畝其所為經理區

畫以期就安民養民之功者無所不至自朝至於日中

昃不遑暇食用以咸和萬民欲使之各安其分而無不

康各遂其生而無不得所養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方麓王氏曰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此文王無

逸之實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亦逸豫事也然而以舒性情以節勞逸亦聖人所

不能廢且國有常制焉弛而不張文王不為也張而不

弛文王不能也故於恤民勤政之外又補言之仁山金氏曰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愚謂不敢云者抑畏之小心於逸豫之中而常存不敢逸豫之志則一己之欲恆有節而不肆而即其一遊一豫亦無不念切於小民之依是以以庶邦惟正之供而無所多求焉此文王之所其無逸而得壽考之永也言受命惟中身者以總著其得壽之實云○王季已受命長諸侯文王之爲方伯舊矣蓋自虞芮質成而諸侯之服者益眾紂因之命爲西伯亦人心歸周紂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去

所不能禁也諸侯於霸王各有常貢蓋因其爵命與其土地之尊卑大小而制之數焉鄭子產爭承於晉曰鄭伯男也所可見矣唐有送使之制廬山陳氏曰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爲三一曰上供貢於天子二曰送使貢於其鎮三曰留州留爲本州郡之用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乃切成王而言之嗣王謂成王也伊尹亦稱太甲爲以繼文王言之亦猶言自今以後耳不必文王之徽柔懿恭盛德在躬者未易則則其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

惟正之供文王盛德在中自然而發於事嗣王繼述其事則制之於事以閑其中也偶有所觀以舒其耳目偶有暇逸以息其精神此非若遊田之大然淫於觀逸則耳目四肢之欲縱而聲色土木之事興便佞側媚之人進其亦與大遊大田同歸於廢時失事暴物擾民且濫費財用而開橫斂之源爲害於民不可遏矣縱己之欲而怠於民功是與文王之卑服卽康功田功者正相反也故則文王者首當戒此東萊呂氏曰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四者旣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去

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愚按無淫于觀逸遊田無逸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知依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承上文以示戒且深究其害言之所以遏逸欲於方萌嚴切之至也人亦曰今日耽樂耳抑知卽此一日之耽樂固已非民之所訓非天之所順蓋惟天行健有息則萬物不生君子自強有息則餒此心與天地不相似豈所以示法於民而順天之則乎夫人從惡易而從善難

上之所示下必甚焉蓋不待積之日日積之終身而即此一日之耽樂爲害已不可勝言矣況日日皆今日耳逸欲之念已萌其勢將難復遏而啓寵納侮側媚之小人且乘君欲而導之上下交則於愆其不至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焉不止受當其始度亦未必不曰今日耽樂耳邊計其迷亂之至斯極以終於亡國歟愆之於日日之間雖一息而不敢肆焉蓋所其無逸之說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全

訓告者敷陳善道以告之也保惠則卽其一身之出入起居而左右調護之不使其卽於耽樂也教誨則時爲防制其逸欲之萌偶有見端則嚴爲杜絕之如賓儀之卻步於岸幘程子之致諫於折柳是也承上章言耽樂之不可一日從故雖以古人之盛德而猶胥賴有羣臣之訓告保惠教誨焉蓋道心本至微而易昧人心又至危而難安惟口目耳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是一心之微眾欲攻之雖聖人亦不敢自必其無幾微之閒故常樂得有師保之臣爲之交脩而慎愆之乃庶乎逸欲之念無自而生而法天行健之身乃可以立天下臣民表夫然故天理日明人欲退聽不予耳目以攻取

之蔽不敢小人以迎合之端而當日之臣民亦無或敢有虛誑欺誕以變易是非者是則民之所訓天之所順爲能有以威和萬民而無丕則有愆之害矣此以見無逸之難又欲成王察納忠言以立身於無過之地而絕啟寵之門也譴張爲幻如謂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財利可不加賦而足偶爲逸樂之無妨於政治及爲王飾非文過與凡妬賢害能及掎克疆禦之類皆是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書經詮義

卷之九

無逸

全

微就成王而戒之謂於此所云而不聽信則是將縱逸其心以從耽樂人乃訓之丕則有愆上下相卽於逸以欲敗度以縱敗禮不盡變亂先王之正法不止傷財害民民興怨讟矣此與殷高宗之使民無時或怨及文王之威和萬民者皆正相反也○西山真氏曰篇中有兩至于小大民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爲民而言按西山此說似是三山林氏曰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蓋古人口辭如此時解承變法言謂因其不便于己而不然之謂此亦忒求深也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

哲者明之盡也稼穡艱難人主非昏暴之甚則未嘗不知之亦未必全不念及之然而世主之能為殷三宗及周文王者卒罕睹焉則以其雖知之而不能蹈行其所知也顧知之而不能蹈之究亦以其知之不真之故真知小人之依在于稼穡而稼穡如此其艱難也則其所以為小人謀者經營區畫要必使小民皆獲所依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後即安如三宗及文王之嘉靖咸和至於民無時或怨是能知之無不盡故能行其所知而無不至乃真所謂知小人之依者是真能迪其哲者也迪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奎

哲之實已在上文此則恐成王亦知之而不能蹈之故特於三宗文王之哲而點出一迪字以起下文下文之不敢含怒云云乃迪哲之人之事非迪哲之事也

莫中江以不責小人之過為即迪哲之實此誤看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知小人之依而實能蹈之者常覺小民之疾苦無端而已之所以為之計以懷保之者每多未盡雖知之而不能實蹈之者則每覺己之於民已盡而小民之欲無厭故在迪哲之君要必無小人怨詈之事然假使有以小

人之怨詈告者則亦惟皇然愈加自敬其德而引罪自責必不敢自謂反己無過而怒責小人之過言也人主

有開怨詈而怒者此如下文所云中材之君猶不免焉有開怨詈不怒而實含怒於中者此或有所偽而不發或知所畏而不發畏者賢矣偽者終於發要之皆含怒者也有聞怨詈而能自強制之竟不敢含怒者此黃老之術藏疾納汗無動為大然卒不知自反而怒之之意亦非真能釋然也是惟迪哲之君則惟知念念自責夫何暇於怒人又何啻不敢含怒而已乎不啻不敢含怒此益見堯舜猶病之心文王視民如傷之志不如是不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奎

可謂真知小人之依亦不足以致威和萬民之治也○皇自敬德只作皇然自反解之方見迪哲精神時下作大字解覺少意味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無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懋何止不敢含怒乎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恕人之言而未盡皇然反己之功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上文言或告之者不必然而如或有然之辭此言或譸

張爲幻者本無其事而或造言生事之辭也朝廷而有此造言生事之人者則以人君聞迪哲之言而不能迪哲則是逸欲之私未絕逸欲之私未絕則側媚之子得從而以所欲投之投之所欲而動則且變易是非以變壞典刑誅鋤正士而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矣則若時者指下四句而言古人語氣然也既不能自反以永念盡爲君之道又不能寬裕其心爲包容之量最是肆爲誅殺以徇己之私欲以快小人心則天下怨怒叢於一身欲以享國永年其可得歟此究極其禍言之所以深惕成王之心也華陽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誑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脩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召怨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東萊呂氏曰此篇始以逸豫爲戒終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新安陳氏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而自反次也以刑殺止怨而怨叢無及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爲邦本國脈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叁

其者期之之辭茲者統通篇之言而言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周公之忠誠亦千載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矣○仁山金氏曰胡氏大紀以無逸爲周公絕筆之書考於君爽立政洛誥諸篇於成王皆有冲孺之稱而此篇不然故知其最後也愚按若以文意及當日情事考之則君爽一篇在成王初免喪時召公欲退而作也立政一篇以成王既免喪甫蒞政而作也此與蔡仲之命篇皆當在召誥洛誥之前此篇或作於成王蒞洛而將歸鎬周公受命留後之時或作於此後周公又復朝鎬之時皆不可知然要之當在君爽立政召誥洛誥諸篇後也乃

書經註義

卷之九 無逸

叁

序次既亂而又雜於多士蔡仲之命多方之閒則前後皆令人不知所考矣姑備一說於此

書經註義卷之九終